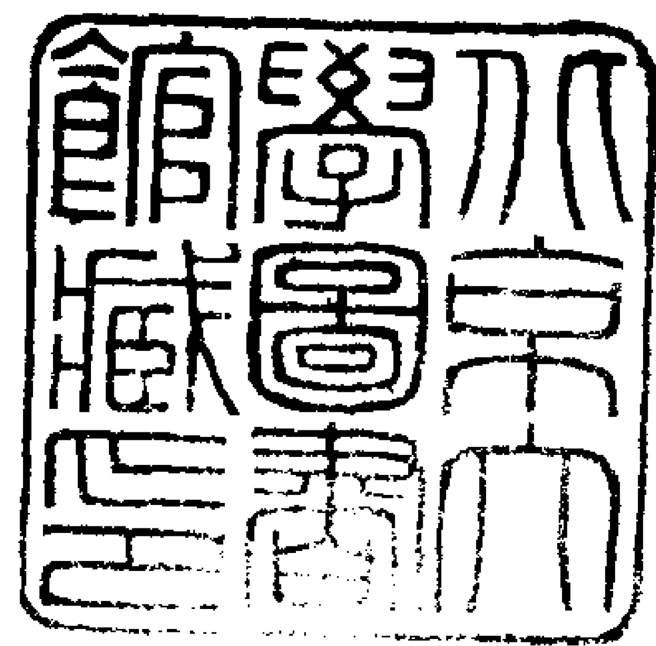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齊魯書社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稿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整理



26

齊魯書社

客亭集一卷 家抄本

清趙于京撰。于京字豐原，號香坡，又號客亭，歷城人。康熙辛酉舉人，歷官綏德州知州，陞河南府知府，撰有詔對恭紀等書。于京原為大興人，六歲遷于歷城，天性孝友，剛直好讀書，邃於理學，在臨潼與李顒王心敬相友善，居官亦以學術為治，所至有名蹟。其為詩，貫穿六經，左史，旁及離騷南華，又力探諸大家，故所吟誦，無體不工，而光芒動盪，大有不能逼視之概。如集中夏日雜興云，雨捲青來大佛頭，客山高抱濼泉流，但無俗物羞堪慰，可與人言不是愁，長日生涯拚卯酒，少年心事老吳鉤，劍南佳句千回詠，錯被人呼趙倚樓，已極可誦，而採茶示鶴洲一首，云於其母茹苦撫孤，及于京侍母之狀，痛切言之，盧見曾山左詩鈔，謂其守河南時，清操特著，集中米茶之作，蓋實錄云，洵非虛譽也，田雯序其詩，稱昔蘇子瞻見唐人劉夢得竹枝之第一篇，歎曰，此奔軼絶塵，不可追也，吾於豐原之詩亦有是語，是愛於于京之詩，可謂傾倒之至者，大抵于京居官，以孝行學術為本，不徒以詩名世，今著錄之，亦所以存其人也。

石鴉集不分卷 惠民李氏抄本

清李魯撰。魯字得之，號石鴉，海豐人，乾隆丙辰副貢生，是集古近體詩不下七八百首，似經人選定，後未加編次之本，故其中鈎乙塗抹，凌雜錯亂之處，幾不可數，魯負才嗜古，耽於詩，頃刻數十篇，每遊必攜筆硯，據地疾書，不避風雨，生平著作，無慮數萬首，顧匿不示人，人偶見之，則皆聱牙僻怪之辭，讀之不能了了，然奧衍浩博，實一時之豪，如集中自述詩云，髮燥為詩苦，霜頭未卸肩，萬篇生理障，五字耗心緣，得境恒孤往，何時入自然，撚髯辨消息，羚角是真詮，又畝夏云，農時逢畝夏，有耦可同耕，闊地百尋潤，種禾三寸生，馬忙鄰娶婦，犬靜吏歸城，共課新晴好，風柔景亦清等篇，讀之實覺格格不下，盧見曾山左詩鈔，謂其詩不入格，然奧博好學，其人不可沒，為抄一詩，以見梗概云，今讀集中諸詩，聱牙怪僻之處，殊為不少，然精心結構，無拾人牙慧語，為詩壇中別開生面者，實亦不可沒也，其詩向無刻本，此本之外，天壤間尚有複本與否，不可得知，是亦彌足珍重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籍青書屋遺集 清咸豐抄本

清曹瑾撰。瑾字方貢，號山禎，晚號留夫，歷城人。歲貢生。自幼即敦行力學，業外嗜詩古文，窺其奧。尤喜書法，瘦勁蒼逸，自成一家，因之名噪海內，為當道所折節。居鄉日，與新城王士禎、德州田雯相唱和。縣志稱其有詩集十二卷。此本詩僅百三十餘首，或王田諸人所選定者。然前後無序跋，莫可考定。惟卷末有咸豐七年五月借抄一過十字，未標名氏，亦不詳其誰何。統觀前後各詩，樸淡真切，不事雕繪，閒有漁洋風神，蓋日相唱和，自不能不受其薰陶也。錦川道中即事云，長橋漠漠陰崖下，野草萋萋古寺邊。柿葉正青秋未老，行人指點錦道川。又云，黃昏留宿在茅亭，天上明河淡幾星。穿竹過窗聲瀝瀝，石泉一夜枕邊聽。皆極可誦。又歷下春日寫懷雜詩十首和田綸霞先生韻中有，來尋暫借山間路，坐對相依我輩人。為倩李賀吟成血，更羨陶潛恥折腰之句。其襟懷之超曠，亦可想見矣。

公餘漫草不分卷 清雍正刻本

清盧道悅撰。道悅字喜臣，號夢山，康熙庚戌進士，歷官隴西、偃師等縣知縣。是集即其官偃師所刻者，共詩二百餘首，古近體均有之。道悅官偃師日，當大旱之後，撫綏多方，不數年間，桑麻遍野。在官十年，頌聲載道，為政風流，自可想見矣。其為詩頗多格老氣厚之語，意到筆隨，有自得之趣，無出位之言。如集中登緱山喜雨雪等長歌，勤恤民隱，動念不忘閭閻。其他諸作，如上巳云，年年此日興悠哉，鳥弄歌聲花正開。偕禊客依芳草坐，踏青人自綠楊來。婆娑野老看狂態，狼籍奚童徹酒盃。節候不殊風景異，離筵日暮強排徊。又迎春云，一年一度挹清芬，舉國迎君我送君。莫怪主人情太恕，北山昨日有移文等篇，亦頗有清微淡遠之妙。又集中讀漢書雜詠十首，亦極平允。其末蓋數一首，尤具卓識。大抵道悅諸詩，筆意俱到，又皆有發乎情止乎義理之概，實不能不入於作家之林。據山東通志稱，道悅所撰尚有清福堂遺稿一種，謂為陶令還鄉香山居洛之作。今未見，不悉尚存世否耶。

五岳詩集四卷明刻本

明武圖功撰、圖功字言爾、曹縣人、萬歷三十二年進士、歷官所縣黃梅等縣、擢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放辰州府知府、遷辰沅道、陞陝西按察司副使、卒贈太僕寺卿、著有詩經兒訓、書經兒訓等書、是集凡古今體詩三百餘首、分體編次、圖功生當公安派初起之時、海內為詩者、翻然一變、多效其體、圖功不標榜依附、獨力持開元大歷之說、與公安相頡頏、惜風靡袁氏者甚眾、不能挽其頹風、殊可惜耳、集中所載、如楚中云、薄暮上河梁、秋風別緒長、野蘆彌望白、落日照人黃、雁影隨人度、馬蹄爭道忙、我心懷屈宋、端不為巫陽、又秋江夜興云、銀河沙灘漾碧流、嵐光夜色片時收、魚龍寂寞孤舟遠、鳧雁喧譁旅客愁、故國三年江上夢、秋風八月驛邊樓、須知世事同兒戲、到處逢人是暗投、等篇、頗有開元以後大歷十子之風也、圖功又嘗評選古詩、輯有五岳詩選、明詩鼓吹等書、今皆未見、又曹州府志謂其所著詩集、尚有白馬集、大石潭詩草、二酉詩草、白雲樓詩草等名、亦未見、不悉與此集有異同否耶、

峒齋偶存集不分卷清乾隆抄本

清趙琳撰、琳字石寅、掖縣人、諸生、其先世為明勳衛、琳於明清鼎革之際、避人南下、以詩遨遊吳閶閩越間、既又西入秦川、南浮荆襄、遊道日廣、輒為詩以記之、於是篇章盈巾笥間、然時時為人取去、多不存、是編所收、似其後裔收集得之者、共古今體百四十餘首、以七律為最多、據縣志所載、知安邱劉正宗曾刊其少年所作諸詩、為峒齋稿、今未見此本所載、多南遊時篇章、亦雜有歸里後之詩、實為未經編次之籍、如集中入秦訪黎愧曾先生途中漫興、錄五首、據掖詩採錄知共十二首、是缺佚者殊多矣、又據山左詩鈔、謂琳曾撰悼亡詩三十首、有佳人誰絕世、知己即傾城之句、最為世稱、此本亦不之載、更非原帙可知、明清之際、人懷故國之思、每藉流覽山水、以暢其心、更事吟詠以舒其志、故琳所為詩、亦每藉之伸其抑鬱也、如途中漫興一首云、疊嶂遮天特特來、濃陰連日未曾開、衝風冒雨知何益、萬水千山勸不回、言到叩門真是拙、歡遇解意竟無精、攀援取次頻翹首、僕馬劬勞敢自哀、又解衣質酒云、陵谷依然笛侶亡、歸來老境愈清狂、一春煙月愁無奈、三

徑松筠蔓未荒酒債不堪衣慶典人情只合醉為鄉又賒醵醁隨新社在在留題墨數行自上而首觀之似皆有無限感慨抑鬱存乎其間大抵琳詩五言頗得唐人三昧七言亦可希風中晚實足以名家也

开山詩不分卷曹氏抄本

清劉毅撰毅字懷遠號勉岩別號开山人又曰學宿學人單縣人諸生援例授內閣中書選江南池州府同知攝懷寧縣調廣德直隸州知州是集共古今體詩三百餘首分為四集曰秋浦集曰路亭集曰江洲集曰琴臺集毅喜為詠歌官事倥偬所在不廢尤多忠君愛國之什其為官明察案無留牘正直無私不少假借攝懷寧縣時錢糧經銀匠封投官用重秤收入而責匠補虧匠亦多取之於民毅悉依部頒法馬徵收其弊遂絕今觀集中諸詩大抵忠孝積于中不能自已而寫夫意所欲為其督糧艘行三千里之遠風波倥偬同官各贈所言皆臣子至情可以興起後學者至九十餘篇以視人之一二言偶合于道迥不侔矣集前有盧錫寺序亦極稱其詩至性之流露于字裡行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戍日記詩草八卷 黃氏抄本

清齊培元撰、培元字養和、號東野、濰縣人、嘉慶丁丑進士、官平遠知縣、是集乃其戍烏魯木齊時所作、而同邑黃耀堂錄出者、蓋培元官縣令時、愛民如子、督吏極嚴、以獄不謹於大摟罪戍烏魯木齊、後遇赦還里、窮塞以終、自粵赴戍所及歸里門、往返三萬餘里、所涉流沙瀚海、冰山雪嶺之險、與夫怪大亦風、蜈雲魋雹、一切人生所不能睹之變、諷及可驚可愕之狀、皆以詩寫出、培元素工古律、故所為詩、多奇傑悲壯、足與吳兆騫出關之作、及洪亮吉再生之集相頡頏、培元歸里後、與其同邑黃耀堂交最篤、耀堂始得錄成副本、因以傳世、其後培元弟培祿以卷帙過繁、不易刊刻、乃選其雁字詩別為刊行、為集前并附郎樞斗所撰傳、於其遣戍回里顛連困苦之狀、備述無遺、閱之極為悽慘、據培祿殊翰合編序、知培元所撰、尚有齊東野人新語八卷、乃其戍滿旋里後、與二三知己賦詩唱酬所撰者、今未見、不悉尚存人世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良叻堂稿不分卷 傳抄本

清李衍孫撰、衍孫字蕃升、號味初、惠民人、乾隆乙酉舉人、歷官蒲城沔縣等縣知縣、是集共古今體詩三百二十餘首、乃其後裔所錄、錢坫評選之本、據縣志著錄、衍孫所撰詩集、有炊孤亭二紅齋溪上吾廬等名、今皆未見、衍孫嘗輯武定明詩抄、及國朝武定詩鈔二十餘卷、表揚先哲、而於忠孝節義之作、尤諄諄致意、極有功於梓里也、其所為詩、不規規於三唐兩宋、其合者法本少陵、而多得隨州風味、而亦時有劍南氣息、至寄情蕭遠、則又欲分纘於彭澤左司、如集中坊中早發云、寒鷄催野店、歸客早登程、雲截山腰斷、天垂雨腳明、荒苔滑欹石、曉竹作秋聲、好到無諸里、而風弔趙城、又如山行云、農家曲譜太平年、景色真如擊壤天、蓑笠幾人山翠裡、稻秧春水瀉梯田、等篇清微澹遠、蕭閒樂易、實有陶韋之風、而集中黃河五堤詠、遙堤縷堤夾堤月堤格堤等、各極其致、尤為人所稱誦云、

楚邨詩集六卷 道光抄本

清邨石常撰。石常字子麋，號海石，諸城人。順治乙酉歲貢生，官夏津訓導，遷高要知縣，不赴，歸里閉戶讀書以終。是集凡詩四百餘首，古今體均有之。石常生濟南之鄉，而不安於看書，如顯處視月之習，其扶策著述，箕冠修劍，蓋有魯仲連、辛幼安之風。徃来江淮吳越間，悉交天下瑰奇男子。其所為詩，純以性情為之，而非以詩為性情者。李石臺序其集，謂絕非勦襲初盛，呑刮秦漢，以詩言詩，以文言文者，所可同日而語。石常自謂文常愛聱牙詩，不喜選體，蓋其睥睨古今，不肯與世儒文士相沈浮之志，殊可想見矣。集中諸詩，如送陳子瑜遊燕云：北地知交少，天涯遊子多。相逢休涕淚，失意慎風波。昔我停因處，今君感慨過。區區千載事，松柏掛煙蘿。又雪夜懷子羽云：海上客眠何處村，滿天風雪擁柴門。夢回孤枕驚寒柝，酒後狂歌動旅魂。到底不平寒士氣，最難消受故人恩。可憐四體空長大，咄咄中懷孰與論。等論讀之，若有物磊磊喉舌間，嚼齧不下者，誠所謂以性情為詩文者矣。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謂其與丁耀亢友善，皆負氣，曾因論文不合，常拔壁上劍擬丁，丁急亡去，是其瑰奇磊落之概，亦可知一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陶菴詩選三卷 清乾隆抄本

清李浹撰、浹字孔皆、一字林瞻、號陶菴、德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延慶知州、降萬城知縣、撰有陶菴自撰年譜、是集為王士禛所選定者、計古體詩一卷、近體詩二卷、士禛嘗謂古詩之絕響久矣、規橅者工形似、馳騁者偭規矩、當此洋哇競奏之時、凡聞琴瑟古澹之音、無不倦而思睡、因點定其詩、分體編次、皆取其卓然可傳者、以與海內有共之云、潘耒嘗稱浹所為詩、不隨時趨、亦不規橅古人蹊徑、清真雋永、字句外嘗有餘味、精到處不減張曲江陳正字、而天然超詣、得之柳州左司為多、如集中夏日雜言云、長夏敞幽軒、開窗依蘿越、燕寢樂虛明、房廊步曲折、松響風初來、雲歸雨乍歇、仰視天宇清、林暝山吐月、月色孤冷冷、素心託高潔、又如天津云、津門連渤海、曲折抱長安、食貨喧商市、魚鹽亂釣灘、鼉鳴潮信早、龍過雨聲寒、潑剌銀刀重、庖人進膾盤、等皆其集中之至佳者、大抵浹詩原本於陶、而雜采諸家之美、此其能自名一家而可傳於世者也、至其名陶菴者、蓋雅慕靖節為人、榮一室曰陶菴、日哦其中、因以名其集云、

蒙木集一卷 家抄本

清鍾輮撰、輮字聖輿、歷城人、康熙丙寅拔貢、輮原籍江西吉水、父文子、順治中官山東提學道副使、遂占籍歷城、是集共古近體詩百餘首、分體編次、而以近體為多、集前有王士禛序、士禛子啟涑嘗賦西城別墅詩十二章、和者逾百家、而輮詩最為時稱、孟輮所為詩、巉削奇特、極似孟東野、其後輮遊京師、時詩境一變、偶賦豐臺芍藥詩四章、則芊緜清麗、大似從西崑三十六體得來者、故士禛嘗有讀豐臺詩、如未嘗有西城、讀西城詩、則又未嘗有豐臺之語、也、今集中各詩、以清麗芊緜為多、如送王思遠之任長山云、詩人年少便為郎、巏發花封百里長、聽事晝閒雙鶴唳、卯林春曉七弦張、前途村落隨車雨、回首京華選佛場、他日若旋驄馬轡、朝班爭看小漁洋、又暮春書事云、輭塵十丈柳青青、紫陌流鶯三度聽、客久奚奴曾負氣、夢歸鄉井轉愁醒、楊花似雪娥江水、蓮葉如錢歷下亭、為問楓香兄弟輩、鴟橐蠟屐幾回經、等篇皆所謂極似西崑三十六體者、大抵輮詩、創意造言、在已出者即立意不肯雷同于古人、則更不肯為勦襲為苟同、是其才可謂能兼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靜草堂詩不分卷 家抄本

清劉正逺撰正逺字端生臨朐人康熙壬辰進士歷官肇慶府知府是集僅詩六十餘篇古體極少近體則五七言均有乃分體編次者惟抄本恐多别風淮雨之譌又雜以他人酬唱之作榛楛集翠先後錯列雖標題尚可辨恐其積久則混真矣正逺詩古體殊不工近體五七言則極有格調如硯洲舟行云峽過羚羊住洲因投硯名山形終古秀溪色到今清烟火連樹畬禾苗雨岸平龍圖去千載感歎有餘情又舟行過西南偕建馨南陔二李生賦得南

字云一帆風正過西南好友聯吟恬二三叙别隔年懷舊雨相携此日對晴嵐夕陽山麓光斜照遠浦漁燈影倒涵節近工元簫鼓動喜聞絲酒擘黄柑等篇頗有唐人風味是正逺非不工於詩者山左詩鈔所選録五首亦均載此冊中惟縣志藝文著録詩一卷而與靜草堂三字未審與此冊為一本否

組經摭記十四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成瓛撰瓛字琡西號稗圃鄒平人嘉慶丁卯舉人與兄瓘齊名世稱鄒平二成是編為山東圖書館就其家所藏瓛手寫底稿録出者乃總釋禮服之書凡桑蠶絲帛衣服之事皆論及之卷一為蠶桑之利分原蠶浴種采桑辨繭繅絲等十二門卷二為化治絲枲之事分麻縷織纴布帛組紃等十一門卷三為湅染之功分湅洗染草湼石染采四門卷四為首飾之制分冕弁冠纚等七門卷五六為作服之法分正服内服繪繡裁縫等五門卷七為雜飾之具

分大帶革帶韍韠等五門卷八九為安礼之例分吉服雜儀等三門卷十至十三為喪服之紀分服制變除服術等五門卷十四為圖証就各卷所考繪圖說明分類事治纴成服凡二十二門全書約二十萬言先後凡三易稿以三十年之精力始撰成之初名禮经釋例削稿已七卷既病其太繁而棄之復撮書中會證之辭名之曰禮俗存古録復棄置十餘年及道光間又取舊所蒐集者日疏一二紙略加詮次始定今名蓋瓛初時擬通釋禮经全書故初名釋例後以類目紛繁乃專治服制一門由服制而進求縫

級上推織染，由織染追溯蠶桑，探本沿流，自浴蠶以至成服，先後通貫，秩理井然。其為說貫三禮，又博引衆說，自下已見推今證古，援古明今，上下數千年，若綱在綱，引據極為浩博，而皆歸諸實用。前人桑田織纴之書，未有倫比。即孔廣林吉凶服名用篇，方之此書，亦大輅之椎輪矣。書前有周悅讓諸人序文各卷，亦間有周氏識語。悅讓謂讀經之法，當以百今證一古，亦當以百古證一今，於百今之中得一合於古者，而經明；於百古之中得一會於今者，而經亦明。殊可以觀其指趣矣。

大學古本通義一卷附古本大學心測 家抄本

清成瓘撰。瓘字肅中，號箬園，晚號古稀迂叟，鄒平人。嘉慶辛酉舉人。是書初名大學嶽說，入審定易此名。全書章段依鄭，詮義依朱，俾使今古兩家無所滯礙。蓋瓘以今世之讀大學者，率以朱子章句，不復觀古本。其知觀古本者，又往往藉以敗程朱之學。於心均有未安。康熙間李文貞公光地所旨大學古本說，純粹和易，誠為持平之論。然其所詮諸義，尚有異於朱子者。又以章段亦宜悉從孔疏，因更撰此書，詳為辨其義之異於朱子者。其說皆能歸諸易簡，而極精甚。所附古本大學心測，分十二節，首節總論大旨，二節三節標目首章，五而後，六章七而後，四節五節六節標目曰次章，六必先字一在字，七節八節標目曰誠意根於致知，測九節至十二節，標目曰大學三章四章五章好惡異同，心測。瓘所著書，以箬園日札最有名，已別著錄。山東通志謂是書載日札中，今檢日札無之，或在續編中。蓋日札正編傳抄尚多，續編則更罕流傳也。

孝經刊誤參解一卷 清同治刊本

清王爾翼撰。爾翼字虞肱，諸城人，增貢生。爾翼嘗以孝經前經後傳之說疑似未確，即三才章以下，一切精理名言，顯非他人所能道，謂如易之繫辭，前為提綱，後自發明，則可；謂大學之一經十傳則不可。又以孝經古文為二十二章，今文為十八章，朱子正為十五章，分合次第，遠勝舊本。爾翼是書，悉遵朱子原本，其間宗明義等名，劉向本所無，庸陋無取，朱子刊之，而以章之數目為次，如中庸例。爾翼亦兼從之，僅於刊誤中一二未慊於心者，加以改正焉。今統觀全書，於改古證經之處甚多，其真知灼見，有不同凡響者。按朱刊誤合開宗明義至庶人六章為一章，而定以為經，以下十四章則名之曰傳。爾翼此書不分經傳，而以刊誤所定之經為第一章，刊誤以閨門以內二十四字為傳十二章，爾翼從今文，刪之，不錄，故此本只十四章。廣揚名章，刊誤從古文，列感應章之後，爾翼從今文，移於感應章之前。事君章，刊誤列感應章之前，爾翼亦從今文，移於感應章之後，皆持之有故，不為苟同。至三才章首節，朱子謂經襲左氏之文，爾翼則謂漢世孝經先出，左氏後出，此

安得襲彼云云，其所見亦卓然不可移易。是書原刊本極罕見，同治間鹽山趙端恆曾晗為增訂而刊行之，即是本也。

四書鄉音辨譌一卷 家抄本

清單百總撰。百總字伯平，號芙秋，高密人。嘉慶癸酉拔貢，官棲霞教諭。撰有春秋述義等。是書乃其道光間里居授徒時所輯者。凡其鄉讀四書時所有仄之誤平、平之誤仄者，均一一為之標出，且加角圈，而點畫之甚誤者亦間是正之。至其平仄尚不誤者，如柜矩上聲而誤讀去聲，物末莫洛述祿入聲而誤去聲，夫之必不能讀扶，馬之必不能讀延，夏道近之必不能讀上聲等，則皆不注。其女讀汝、說讀悅、女妻好惡相貫知中樂從少食之讀去聲、舍長之讀

上聲，相承不誤者亦不注。又如悔教善盡始視上下先後雖死活二音而不甚分明者，亦不注。凡一字無二音者，不加角圈。又二字有數音而此為本音者，則亦不加角圈。舊時鄉塾讀書者，每多由村俗學究授讀，承謬沿譌，相傳不改，誤人至深。為總此書，條理分明，考定確切，不僅為鄉塾中善本，即考定經義、研求音韻者亦皆有裨贊助也。

經韻一卷 安邱趙氏抄本

清許瀚撰。瀚字印林，號元翰，又字朴卿，日照人。道光乙未恩科舉人，官滕縣教諭。是書乃就尚書、論語、孟子、左傳、孝經等書審定其韻部者。瀚自幼即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治小學尤深於訓詁之學，校勘舊籍，精審過於顧廣圻、黃丕烈。於古韻篤守王引之二十一部之說。是編即據王氏說將諸經之有韻者用○圍其字，其同一段中有二部各自為韻或二部合韻，則用□以別之，三部者則用○別之。每章標注韻字部目，系以考証。總計尚書六十九條、論語

三十一條、孟子八十二條、左傳百四十餘條，又補遺三十餘條、孝經七條。蓋瀚隨學使者校文畿輔，試院時苦無書可讀，暇輒就經子諸書紬繹本文，審定韻部，彙輯成帙，即是書也。書末更附孝哉閔子騫騫言同韻說一篇，較論語韻閔子騫條下所考記者更為詳盡。又撰鼎銘韻辨一篇，則辨錢大昕謂丕後猶古忽同韻之說者，引証極詳審。書末有瀚跋，謂同時又審定管子、晏子春秋、荀子、六韜、孫吳各書，乃就江有誥先秦韻讀一書補正之者。按江有誥撰有羣書韻讀一書，取與是編相較，瀚所考訂遠出有誥上。

當時斲不就有詰書、加以補訂、而別成是編、蓋亦有由也、

石鼓辯證不分卷傳抄稿本

清成瓘撰、瓘字肅中、號蒻園、鄒平人、嘉慶辛酉舉人、瓘與凡珢、世稱鄒平二成、其學浩瀚、而精博絕倫、平居以著述為業、其蒻園日札一書、最為世稱、此篇為蒻園日札續編之一種、又名岐陽石鼓辯證、盖瓘讀魏書書時、疑鼓為太平真君七年二月田岐山所刻、於是博考其事、作十五證、以證其非成周時物、又從說文摘出史籀文二百有十、與石鼓相涉者、二十一、其同者有則、圓、員、治、十、樹、六字、而異者竟有昆、子、西、甲、駕、車、馬、速、四、六、大、陸、婦、佃、波等十五字、之多、於是更博稽考定、作十五辯、因彙為是書焉、按瓘所定十鼓次序、與諸家有同有異、與朱彝尊日下舊聞所載、則無一同者、其第一鼓與薛楊二氏同、朱列第七、第二鼓與諸家異、朱則列第十、第三與諸家異、朱則列第九、第四與諸家異、朱則列第一、第五與鄭同、朱列第四、第六與諸家異、朱列第三、第七與諸家異、朱列第二、第八與鄭同、朱列第五、第九與諸家異、朱列第六、第十與諸家異、朱則列第八焉、瓘既作此書、又仿其辭而書之屏、每幅拆鼓文為二、今字大利觀、且於屏首詳述作考辯之由、鄒平志中曹

載其原文、極可參考、亦涵及之、

甲申羣盜記一卷 傳抄本

清張謙宜撰、謙宜字稚松、一字山農、膠州人、康熙丙戌進士、是編乃謙宜追記明崇禎末年山東膠萊一帶盜賊肆擾之事實者、蓋當李自成陷京師時、濰人張爾忠前撫陝西時、曾枸戮其宗族、聞之懼、謀結鄉兵自保、衆已集、復悔而謝遣之、激而譁變、膠州即墨高密昌邑賊盡起、靈山衛人張大雅攻膠州、知州郭文祥率衆守禦、登州巡撫曾化龍誘磔之、州人韓繼本、收其餘衆、復圍城、化龍文祥、旋以自成偽官偪近、航海去、諸紳乃自為守、州人袁子國、擁兵欲仇諸紳、郭之遺兵黃廚、結無賴、通賊而以敢死陵袁兵、諸紳遂假黃以敵袁、袁又結黃黨薛壯殺黃、是時清總兵柯永盛已下高密、州人迎柯師入城、永盛遣將擊斬繼本、賊乃平、謙宜此文、於盜賊竄擾、及互戮情形、及又明代官吏逃避情況、敘述備極詳盡、而其終則歸咎於搢紳之好貨、蓋明季士大夫、往往多人田宅子女、怨毒所積、因以致變、雖不免感慨言之、然實為當日實情也、

雪泥屋遺書目錄一卷附補遺　民國排印本

清介序撰。序字農星，棲霞人。嘉慶戊寅舉人，歷官安吉知縣。是編乃序就其父所著各書撰為提要，所以明各書內容，而存先人心血者。全書計經目十三種、史目四種、子目十八種、集目十六種，共凡五十餘種。至補遺四種，則皆補正編之遺漏者。每一書名後，或列原書序跋，或由序加按語，而以同文尚書及詩切兩書所述最詳，蓋其父治經子，羣稱獨闢蹊徑，空絕依傍，與大名崔述學雖不同，而氣魄精神則絕相似，其生平精力即在同文尚書、詩切二書，故序所記亦獨詳備也。是書乃庭設後，序以讀禮餘閒，加以詮次者。補遺四種，乃序從其戚林奈來處尋得者，僅四種，譯老一種已見正編，至尚書小傳即正編中同文尚書、詩意即詩切、重屋圖解即向服重屋圖也。序跋有云：編為目錄，以類相從，備錄弁言，用存義例，間附按語，別以側行，先哲諸梓，以表先德，遺書開雕，姑俟成家，發云云。蓋序時已在津南學署也。按是書刊刻後，印行不多，板旋燬於匪亂，故傳世絕少。山東圖書館曾就蓬萊慕氏所藏者，油印若干分，謂明好。此冊則山東圖書館，更取家書補入未錄之遺書數種，詳加校讎後，交由溫州陳氏排印者也。書前附馬邦舉所撰墓誌銘，末有序及從弟所跋語二首。

人海叢談一卷 清宣統刊本

清吳侍曾撰、侍曾字泰孫、號竹泉、海豐人、嘉慶戊辰進士、官吏部主事、是書乃仿唐李肇國史補之例而撰者、故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者悉書之、而言報應、敘鬼神、徵夢卜、近帷薄者悉去之、惟李肇國史補、專記時事、此則兼論古人、間析故實、故與國史補體例、稍有不同焉、書中論古人者、如論牛僧孺有黨、李德裕無黨、之類、其間析故實者、如乾隆丁酉以前拔貢、無授小京官者、吏禮二部滿洲、漢軍中班除授者、不與漢員敘前後輩之類、又其紀宣德鼎彝二條、八珍中酥酪蟬元玉漿一條、無不殫見洽聞、可資考證、其自敘謂不如國史補體例之畫一、恐涉駁雜不純之譏、則未免自謙之辭矣、其書原無刊本、光緒間侍曾從孫重熹始為刊行、末有重熹跋云、此人海叢談一編、隨手取錄未竟之業也、于嘉道兩朝故實、時或及之、潘文勤師、汪柳門侍郎、均讀而善之、故特為刊行云云、按此書單行本、極罕見、吳氏文存中亦載之云、

雜談一冊 丁氏傳抄稿本

清黃如鑑撰、如鑑字菱溪、即墨人、乾隆戊戌歲貢、是書約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推闡理道、多造微之論、中篇考訂故實、論尚右、論王制、分脈分田里數、論反切、論俗語、論五穀、諸條、皆貫穿群籍、博而能通、講考據而不為考據所縛、其分別大將軍赤城王為隋嘉州太守趙昱、川主為李冰、不當盡為二郎、亦足破習俗相沿之謬、下篇多假神怪以託諷、頗近寓言、然如打全一條、記木果木一役大竹令程陰桂、秀山巡檢郭良相、酆都令楊夢槎、營山典史吳鉞四人、死難事甚詳、頗足備史家之參考、其所謂打全者、據原書稱、先是四五年間、紙牌戲中、突有所謂打大全者、盛行於雲貴川湖諸省、未幾而金川跳梁、經數年、始告平定云云、則打全二字、蓋亦所謂讖語者矣、書首有乾隆丙申年自序、或書即成於此時歟、如鑑著述極罕見、此冊乃濰縣丁卓千輾轉得其稿本錄出、雜篇帙無多、然零錦片玉、固非隨意著作也、

詠孝類編六卷 清嘉慶刊本

清黃中言撰。中言字嵩若、號果舫、貴池人。乾隆壬子舉人、官長清訓導。撰有讀史釋意等書。是編取歷代史籍中所載孝行人物、彙輯成編、仿李瀚蒙求之例、編爲四言韻語、每四句後、詳列事實以釋之、蓋亦本勸懲之意、使人感發興起者。書中卷一分四類、曰王帝附太子、曰諸王、曰仕官、曰仕庶。卷二分二類、曰后妃太子妃公主并附、曰婦女。卷三分四類、曰耆年、曰童年、曰事帷母、曰事祖父母。卷四分五類、曰敬、曰食、曰侍疾、曰尋親、曰救患。卷五分四類、曰喪葬、曰祭祀、曰負骨、曰復仇。卷六曰孝感、末附廬墓孝子姓名、割股封肉孝子姓名、唐宋元孝子無事實者姓名。統觀全書、蓋由言取列史中孝行、彙輯成編、分以類、以便廣收、編以韻、以便誦讀。先舉要、次紀實、庶爲詳考其本末。李允升序、謂既可使古人之潛德幽光、日顯於世、而又令習其語而傳之、俾聞者感發而興起、以不失古人勸以九歌之意、蓋合詩與史而一之云云、誠可謂允升之本意者。書成後、齊河馬克昌、謂大有關於世道、取捐貲爲之刊行云。

慊齋學習錄四卷 清嘉慶刻本

清高如岱撰。如岱字子積、號慊齋、濟寧人、先賢高子六十七代孫、乾隆庚戌恩貢。是書卷一計一百十九條、卷二百四十一條、卷三九十四條、卷四一百條、總計四百五十四條、皆如岱歷記其讀書窮理、潛心玩索、切己體驗之所心得者。如岱爲學、以知止爲重、以主本爲先、以反躬力行爲急、固已可謂得其要領、而務其本實者。如岱自謂是書皆本宋儒之義理、參以漢唐名臣之猷、爲反覆體驗、以求歟中者。統觀全書、首卷循循於古人之成法、務取其淺近者、可爲入道之門、次卷時以所見爲言、雖多本之先儒、而亦不拘於成說、可爲進修之階、三卷義精廣遠、蓋其蓄之于心久而出之、亦可以志向往而資據、元四卷則閒及於經濟、以見儒者之學以致用爲貴、非徒虛爲論說者。張永祿序、謂其玩心高明之域、致力切近之地、不離於古而可行於今、其學與偏狹泛濫駁雜固滯者、迥不相同、而佈孝之思、高潔之志、愷悌之懷、瑞魁之度、時流露而不容已、真可謂有得於道者云云。考之書中、如永祿之言、絕非虛譽。蓋如岱夙好儒術、主敬窮理、積年厲志、而所言不鶩高遠乎

止確實循之實可以深造且其訂遺經之疑義論古人之
行誼表先儒之潛德者亦皆不滞成說而發前哲所未及
也書前有戴二雅張永祿諸人序

漱石山房詩文集不分卷 清光緒刊本

清孔廣珪撰廣珪字借山滕縣人道光乙未恩科舉人是
集計古文十五篇制藝十篇詩題曰擊筑集總計古今體
詩二百五十餘首廣珪幼負才名當道光中滕縣南北人
才皆以廣珪為首然自中鄉舉後屢上南宮不第某科已
已擢高魁復以為幅稍長見遺廣珪詩有句云誤寫黃庭
多少字又從天上到人間即謂此也廣珪詩文極富自咸
豐辛酉捻匪竄滕廬舍盡成灰燼廣珪所著亦蕩然一空
其從子昭晰於匪退後收合斷簡殘編彙集成帙即是書

也其所著古文頗有獨往獨來追唐軼宋上希秦楚之概
如送王檢討篇宏爍淵懿為一時傳誦上邑侯書洋洋數
千言指切時要言辯而確已見諸措施而采入邑乘其他
諸文亦大率抒攄胸臆綜覈物情之作至其詩則更以沈
博絕麗之才寫抑鬱輪囷之氣集中南婦詠懷及平原諸
古作頗可見其悲歌慷慨之概王庸立序謂其懷抱瑰琦
博極群書居常以經濟自許又肆力有用書不沾沾經生
家言極思一當於世竟偃蹇無所遇故不禁形諸吟哦以
洩其鬱勃憤懣無聊不平之氣云云證以集中詩文庸立

所言，實非虛語也。書前有王庸立序、劉思慈序、又黃耒麟題詞、制藝前有甘家鎣跋、及侄子昭晰跋。

栩野詩存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鉛印本

清徐田撰。田字若木，號栩野，諸城人。清初諸生。是集分體編次，乃諸城王鑑先得其稿本，付諸鉛印者。全書不分卷，然各體詩均自為起訖，計五古百零七首、七古七十七首、五絕九首、附補輯各體詩三十三首，是為上冊；又五絕三十一首、五律九十六首、七絕二十五首、七律一百二十八首、五言排律五首，是為下冊，總二冊，詩共五百餘首。田居諸城放鶴村西，嘗與其鄉詩人張侗、李澄中等遊，幼工詩，好遠遊，足跡所歷，句滿奚囊，家貧甚，而吟詠不輟。其所為詩，各體皆工，而尤長於五古，類皆樸勁清茂，自闢蹊徑，不規規於仿製。嘗作田家繅絲行，李澄中曰：可傳不在多，即此足矣。今檢此集，多游賞之篇，而與李澄中、張石民諸人唱和之什尤多。至田家繅絲行一篇，檢集中無此名稱，而七古有條桑、飼蠶、簇蠶、繅絲四首，當即此詩也。田詩有雪谷草、闇山吟等集，向無刊本行世，僅山左詩鈔、東武詩存錄存數十首，此外鮮有知之者。王鑑先藏原稿二冊，一為五言古，一為七言古，冊中並有朱墨藍三色筆評語，為李澄中、張侗、高鳳先等人所評者。鑑先因延陳斐聲為審定，

後取付鉛印、並與濰縣丁錫田自他書中輯得數十首、附印於後。又二年、復於隋少亭處得田所為近體詩稿、因并附鉛印焉。其書首所載隋平序、則自梅花書屋古文稿中錄出者。前冊有王鑑先序、陳蜚聲跋及例言。後冊有王鑑先跋、書後并附錄當時邱元武、李澄中諸人投贈詩章十數首、及府縣志、山左詩抄、其樓集諸書所載田傳等文云。

檜明山房文集僅存一卷 清刊本

清黃來晨撰。來晨字鑄海、滕縣人。道光庚戌進士、歷官盧溪知縣。是編乃其友張革田所點定、子寶璞、寶晉校刊者。凡文十四篇、其中以傳記、壽序、碑銘、墓表為多。來晨舉進士、因辦賑出力、加知州銜、隨帶加一級。又三年、銓選江西知縣、宦游五年、因兵燹、終罣吏議、歸里後、安之若素。實具有恬退之性、而又養之以學問、始克臻此。其為文不拘拘於古文義法、而遒拔紆折、嶔崟歷落之神、時時於論序書序之間、頓挫發露、實亦足自成一家者。張革田謂讀其時藝若干篇、理本程朱、言可以羽翼經傳。又讀其古文若干篇、則胎息史漢、而大旨在於扶持綱常名教云。是來晨文字如何、自可概見。集末有某御史書、於當時魯省水災、蝗災、臚陳極為詳盡、亦可備一時之掌故也。集前有張革田序、於來晨之不遇於時、頗致感慨焉。

補閒集二卷 清康熙刻本

清孔傳鋕撰、傳鋕字振文、號西銘、別號蝶菴、曲阜人、衍聖公毓圻子、襲五經博士、撰有清濤詞、軟錕鋙傳奇等、是集不分體、亦不編年、計上卷古近體詩二百二十餘首、下卷二百五十首、乃梁溪顧彩所選訂者、傳鋕學贍才敏、工書畫篆刻、居家孝友、與人交重氣概、嚴名實、弱冠後適父兄講論聲詩、自抒其情、又與無錫顧彩羅並豫日相唱和、故所為詩、五古必曰漢魏、近體必曰四唐、陳于王序謂其以古之比興、就今之聲律、詠風騷遷革、庾鮑出若麗曲感動、逸思奇發、則其天機獨得云云、羅並豫序謂其補閒集者、蓋晨昏溫凊之間也、則補以明發不寐之懷、為塤篪樂敘之間也、則補以式好無尤之什、為皇華行役之間也、則補以東山零雨之思、為友朋酬酢之間也、則補以谷風陰雨之感、為是皆於忙之中寓一閒之境、閒之中寓一補之義云云、大抵傳鋕之詩、意氣適上、聲華敏給、擬古而古、擬唐而唐、合如集中過雲門山、田橫島、青石關、淄川道中諸作、言情為厚、寫景真摯、亦可為善學古人者、序前有傳鋕自序、敘其學詩刻詩源流頗詳、又有陳于王、顧彩、羅並豫、黃鄭垣等序、于傳鋕之詩、皆未免譽之過當也、

潍縣竹枝詞二卷 習金叢刊鉛印本

清郭麐撰。麐字子嘉，自號望三散人，潍縣人。撰有潍縣金石志等書。是書乃麐自撰，而自註之。籍上卷五十三首，下卷五十四首，舉凡潍邑之治亂、山川之形勝，以及習俗、沿革、人物、古蹟、金石、著述等，無不編成韻語，詳為註釋。其有疑義者，又皆引證群籍，考核極詳，實不能目之為游戲文章。直可與邑乘相頡頏矣。即如集中辨清水一首、考玉清宮一首，均言人所未道者。書前有陳介錫序，謂余讀子嘉潍縣雜詠竹枝詞，洎紀事諸篇，有重感焉。雜詠者，補志書之缺，而紀事者，則時事皆所以搜羅散失者。又云潍承歷代興廢，諸先輩遺蹟，僅有存者。子嘉登山涉水，覓其殘石，訪其碎事，以至浮圖歌妓之流，日積月累，合為雜詠諸篇。凡有可採者，大半萃於此矣。即不知視三百篇為何如，然已泱泱乎一國之風云云。麐以老布衣僅藉種樹拾菜以自給，乃竟忘其困苦，惟愛惜數百年前之故老遺事，矻矻窮年，惟以著述為事，寧[?]極有一歲三笑侍談之鮮，有不為之掩卷太息者。是冊僅有抄本傳世，同邑丁卓千，懼其自找[?]而湮，因為之排印行世云。

凝緒堂詩稿八卷 清嘉慶刻本

清孔憲培撰。憲培原名允憲，乾隆三十六年，高宗幸闕里，賜改今名，字養元，號篤齋，孔子七十二代孫。乾隆四十八年襲封衍聖公。是集亦將古近體詩混合編次者，計卷一七十一首，卷二一百四十七首，卷三一百四十三首，卷四八十八首，卷五七十二首，卷六七十首，卷七八十八首，卷八一百五十三首，總計八百四十餘首。憲培酷好吟詠，尤工詠物，故集中詩多詠物之作，而於戚好唱酬者亦不少。乃憲培考[?]舅特命其戚張節求袁枚序而刊行之者。袁枚序其集，謂詩有三停，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漢魏六朝得力於風，少陵得力於雅，昌黎得力於頌，謂憲培之詩，其詞潔，其氣和以平，是其能得力於風者，非特能衍聖人之道，且能衍聖人之詩教云云。集中如夜聽獨坐云：虚館涼多睡思濃，夜聽獨對短檠紅，輕陰滿砌梧桐月，清露添香何處風。看劍情豪心益壯，停杯吟罷句難工。小童問我詩成否，只在池塘草步中。又雨過云：雨過天街秋意濃，淡雲籠月去旉[?]旉[?]，軒聽亂爽桃笙滑，一枕清涼到曉鐘等篇，均極可誦。大抵憲培天機清妙，與造物同遊，故其詩冲淡高

曠、頗近王孟一流也、書前袁枚序、以憲培適命作序、頗有知己之感焉、

余青園詩集四卷 清嘉慶刻本

清萬式冲撰、式冲字懷谷、章邱人、乾隆壬辰進士、官儀徵知縣、是集合古近體詩、混合編次、卷一計百首、卷二計百十一首、卷三計百四十三首、卷四計九十一首、末附補遺十二首、總計四百六十餘首、乃浙江邵希曾、武定韓天驥、新城王祖昌等所選定者、式冲抱經濟才、而性耽吟咏、成進士、授儀徵令、曾緝獲江洋大盜、因以罣誤去職、於是羈旅維揚、與舊同寅等、花朝月夕、折簡相招、泛舟虹橋、此唱彼和、一時傳為佳話、歸里後、家居授徒、所栽成者甚多、其

詩風格、或悲壯沉鬱、或飄逸風華、類皆得乎情之真、而不失其正者、如集中春日寫意云、風曳荷村酒旆低、倚紅園外畫橋西、四圍多少青青柳、任却新鶯自在啼、又村外桃花云、却看村巷遶溪紅、疑是仙源得路通、蹊外不言含宿雨、酒酣無力醉春風、堤邊細浪剛三月、數隅新篁恰一叢、紀游河陽劍似錦、片帆斜映日華東、等篇、皆極可誦、韓天驥謂其詩原於杜、甚於白、而汎濫于蘇陸之間、其於朋友之切劘、居官之化理、家庭之名戒、皆三致意云云、絕非夸之過甚者、蓋式冲名詩、類多抒忠悃、崇孝思、篤朋友、恤窮

黎、五名節、扶世教之言、卻希音亦謂其詠物則寄託遙深而古則別意特出、振華渾灑、一片性靈、大得得力於杜者居多、復博覽諸家、熏綜條貫、加以蘊釀烹鍊之功、一歸於和平中正、洵乎得三百篇之遺云云、亦非過譽之言也

登高新唱一卷 清乾隆刊本

清楊德昭撰、德昭字用晦、歷城人、諸生、是集乃九月九日德昭與同人遊鵲山叢林寺唱和之篇什、蓋九月九日、德昭懸其友耿梅溪黃受圖二人登高之約、酒後耳熱、觸興成詩、一時競相屬和、德昭一一答之、遂得前唱四十八首、詩成就正於濼源山長沈可培、可培亦率濼源諸人共和之、德昭又一一作答、得續唱亦四十八首、乃彙輯成帙、以誌游蹤、按德昭原唱、七律一首、用光字韻、諸和作及德昭和諸人之詩、皆同體次韻、前唱和者十九人、續唱和者十四人、惟續唱中、沈可培史蘭為嘉興人、趙士霖為杭州人、其餘作者、大抵皆濟南人、諸詩流連光景、清遠無俗韻、作者如黃永寧、黃清寧、黃喬度、黃喬香、郜柱、張枕、張桓、秦慶澍、盧樂水、馬紹常、蓋淇、楊龍官、胡梅魁、劉文燈、王復炘諸人、其文辭罕傳於世、惟藉是編、得以考其名字、而承平時、都人士登臨文酒之樂、即此亦可想見、卷末附德昭秋菊七律十首、據耿玉函跋、秋菊詩凡六十首、此所載尚非其全云、又書首有乾隆丁未德昭自序、於是日唱和情形敘記極詳云、

張門雙節彙編一卷 清抄本

清張熉編。熉字明始，號柏園，文登人。雙節者，熉兄煌妻田氏，縣人，乾隆十一年歸煌，踰年煌卒，越一時許田縊以殉。又熉從姪婦馬氏，乾隆丙辰舉人張裕寬子際華妻，海陽恩貢士修女，乾隆十四年歸際華，踰年際華卒，馬欲殉夫，遵父命守節事翁姑，翁姑先後殁，既除喪，仍從容投繯死，時乾隆四十三年也。熉合輯其事實題詠，編為此書。計墓道一篇，傳一篇，皆為田氏作者；呈一篇，看語一篇，傳一篇，千古一見誌一篇，徵詩啟一篇，鐫傳募啟一篇，節孝誄一篇，皆為馬氏作者。議一篇，則合論田馬之節烈者。詩凡古近體二十四首，內清河雙節行，張門雙烈詠二首，合詠田馬，餘則為馬氏作。吳蔚光午香謠七古一篇最佳。篇首有熉序，敘際華死後馬氏盡節事極詳，又有邑人林鍾岱序。此書標名亦鍾岱所題者。此書本不能列入著作，茲依存書存人之旨，特為著錄焉。

國朝邑人詩抄二冊 傳抄稿本

清趙青壇撰。青壇字伯輩，冠縣人，雍正間歲貢。撰有信口吟等集。是書自青壇手寫本錄得，乃彙抄清代冠縣人之詩者，共凡十二家，曰郭仲儒，曰趙禹揆，曰錢瑀，曰李尚仁，曰趙亮采，曰宋作舟，曰蔣憲臣，曰楊濱，曰郭聞先，曰馬化鳳，曰宋嵩高，曰趙頫。所錄皆順康雍間人，科名均非極顯者，惟趙禹揆為青壇祖，亮采則其父也。青壇嘗思搜集諸人遺稿彙成卷帙，以存一邑文獻，嗣以各家所藏多化異物，搜括至為不易，始就耳目所知者，人錄三五首，並其祖若父遺詩，共繕為一帙，即此書也。青壇自序，謂繕錄成帙，時置案頭，以供翻閱，且俟主盟騷壇者甲乙而梨棗之，庶可傳諸後世。至前代詩人，章句磨滅，拾掇艱難，從採一二，反誠挂漏，故寧闕而不錄云云。冠縣為山東偏僻小邑，文風最為不盛，科名亦極少，故青壇是集所收，寥寥十二人，而諸人中，除亮采為康熙丁卯科舉人外，餘多生員，即貢生亦甚少也。然欲覩冠縣文獻者，得此篇亦可知其梗概矣。書中附有自序一篇，書後則均署乾隆三年，其原稿當即乾隆三年所編成者矣。

繡水詩抄八卷 清道光刻本

清吳連周編。連周字荊圃，號柳塘，又號菊農，章邱人。嘉慶癸酉拔貢。是集自周迄清，共百二十餘家，詩凡八百八十餘首。卷一為周漢唐宋元人詩，卷二卷三為明人詩，卷五至為清人詩，所載皆已歿者，不錄生存，為例殊佳。乃連周於道光甲午間，授徒西錦時，值邑修志，因得奮草見聞，網羅放失，旁搜遠攬，彙成此書。初僅四卷，其後復隨時補訂，廣為六卷。及道光乙巳，高仲恂等將付刊刻時，連周以設帳濼口，路遠不便，乃以編校之役，請劉家麟任之。家麟重檢全書，以其第五卷共詩二百六十餘首，較前後各卷不啻倍之，因釐為二卷；復於第六卷中，新增以魏聖符、彭續源、孟在星諸人之作，亦釐為二卷，始成今之卷帙。爲統觀全書，體例頗善，惟於明末人仕清者，以其科目在明，仍列明代，則於義未安耳。書前有連周自序，有釐為六卷之語，蓋連周序撰成在家麟之前，故與卷帙不符。書末劉家麟跋紀之頗詳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帶經舫集抄二卷 清道光刊本

清張岫編。岫字雲峯，肥城人。是編乃岫彙集其當時朋輩所為詩文，以備流覽者。其所錄者多山東人，計上卷為孫涵毓、劉清、趙掄簡、朱衍衍峋、朱熊光、畢連、張永泰、朱衍慧、孫鵬毓、桂復、楊蘋、李松圃、朱衍坤、黃景仁、朱衍勁、范圩、陳汝霖、周銘錦、醉琴道人、臧清芝、毛開泰共二十一人之詩；下卷為邱廷獻、唐履垣、魏毓燻、李個、周樂、趙錫、周遠瑞、周百順、謝焜、朱光曾、鮮全聲、鮮義聲、鹿林松、朱衍洞、趙錫書、熊玉堂、劉芳格、張廣名、朱慶瀾、郝君賓二十人之詩。而上卷自劉清、張永泰、李松圃、黃景仁、陳汝霖外，下卷自邱廷獻、唐履垣外，俱山東人。諸人或有集而不傳，或並不知其集名，故岫並錄之。每人之下，亦仿詩鈔之例，各略附其仕履。岫序謂夙昔故人大半零落，偃蹇一室，維與為歡，幸得友朋唱酬之作，與零星記錄之文，月閱一過，亦堪慰懷。恐致散佚，負友且自負，因付刊刻云云。按岫此集所載，不盡已歿之人，即同時朋輩，聞其有是編之輯，以詩報贈者，亦不乏人，故岫又云近時諸君子，亦不以余為鄙野，每有佳句，樂聞焉。集成一冊，以便諷誦云。岫本無意著述，乃彙衆

詩人於卷中，以便觀覽者。然其存詩存人之功，則殊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費邑藝文存三卷 清光緒刊本

清楊佑廷、劉寶鼎等同編。佑廷字湘宸，費縣人，光緒丙戌科進士，同知銜，截取知縣。寶鼎字醒山，平原人，光緒辛酉科拔貢，官費縣教諭。是書乃搜集晉唐而下，以迄有清費縣人士之文字，總爲一集者。計文四十九篇，編爲兩卷；詩二百五十六首，合爲一卷。文集所收，於晉有羊祜，劉宋有羊玄保、顏延之，北齊有顏之推，唐有顏師古、真卿，金有宋仲咸，元有李彥博、康若泰，明有王雅、綦清，有高晙、李恕、郭勉、楚姜國俊、王嘉麟，計十五人。詩集所收，除顏延之、師古、真卿而外，宋有龔敦、邵忱，元有李成，明有朱紳、王雅、呂江、桂茂、王政、顏朱衣，清有高晙、高晒、高元熙、朱泰來、鄭海宗、王簡、王芝、宋孫善述、王佩瑞、王淵龍、王嘉麟、王殿麟、楊儀廷、宋允升等，共二十五人，末附宋王恭人詩十四首。費邑於山東雖爲鉅邑，然人文不盛，其有書集行世者，唐以後已無聞。即清代先正手澤，亦因遭經兵燹之故，所存無幾。光緒間縣令李濟生重修縣志，凡有關掌故、資考證之文字，均分附其類而見，故不另立藝文一志。楊佑廷以修志時採訪所得，志書不能備載之文字，實不能聽其湮沒，因

興寧縣及王新傳等裒為是編書中所收之人各附小傳
唐宋以前者更略敘其文之來歷及考證各書所載文字之
異同體例頗為詳備蓋邑文風不盛歷代以來無人為之
整理得此一編不僅存其文字亦足以存其人於後世矣
書前後列參訂者銜名劉寶縣莊清吉序及楊佑廷陳世
昌跋語云

滄園詩話一卷 清刊本

清于祉撰祉字燕受號滄園濰縣人是編乃祉將其平日
學詩所見自漢魏迄清撰為詩說以冀有補於詩學者祉
論詩於漢惟蘇李於建安推子建於晉推陶公兼及潘陸
於宋推謝公兼及鮑明遠於唐推太白右丞兼及韋柳於
宋取石介東坡邵堯夫朱子於明取劉青田徐昌穀高子
業兼及陳眉公於清取杜茶村施愚山周考功兼及新城
飴山其論五言古謂陶謝參半斯無間言論七言古謂少
陵丹青引重規疊矩後學宜從此入手編觀所論大抵以

鍊格遠意沉著簡遠為宗又云詩以自然天成為極蓋合
雄渾沖淡二者言之然書尚沖淡一派祉本工畫故書中
往往以畫喻詩如謂漢魏詩如唐人之畫逸簡意淡而意
無不已唐人古詩如宋元以來山水纖悉俱備而筆墨蹊
徑望之渾然一片按之千頭百緒御又吟哳分明又謂畫
有筆墨詩亦有筆墨筋節鉤剔處筆也似連不連可斷不
可斷處墨也黃大癡云糊塗處謂之墨詩亦糊塗愛刈抄
矣此數條諸皆邃徵足以啓悟來學惟持論過求超邁間
有流入纖巧處如云猛將不必模戈舞錦叩嗔目叱咤便

足萬人名士不必托雅揚風即一砍一盼皆是風韻此大似鍾譚一派人語似非說詩正格也祉自序謂古之詩人但能其事而不言其法故之詩人能言其法而不能言其意又云近代以來言法者日衆然皆妙意未伸因撰為此書云云

絸齋論〔詩〕文〔談〕八卷 清乾隆家學堂刻本

清張謙宜撰謙宜字稚松一字山農膠州人康熙丙戌進士撰有尚書說略等是書共二百十四條卷一卷二曰統論卷三曰學詩初步卷四至卷七曰評論卷八曰雜錄其卷四所評者為古詩十九首陶潛詩陳子昂感遇詩元結杜甫詩卷五所評為王維孟浩然韋應物岑參柳宗元韓愈李商隱蘇軾陸游及宋詩抄諸人之詩元萬選祿廼賢詩卷六所評為過貢王慎中歸有光徐渭袁宏道王佃丁澍劉翼明周亮工王之都詩卷七所評為吳嘉紀宋犖施閏章毛先舒杜濬邱元武李國宋謝連芳詩至其統錄中時引楊戲夏之說戲夏名師亮拾遠人末卷雜錄則多論杜詩謙宜少以詩名負其雄才推倒一世嘗自謂學詩五十三年已從甘苦中歷練而出故是編所述皆其學詩時自得甘苦之言持論既正而體例亦極詳盡自可備學詩者之參攷也

鮑氏宗譜十四卷　清宣统三年俊逸堂刻本　十六册

鮑兆南修。兆南字蔭卿，孝廉方正，官塩大使，以弟貴貤封奉政大夫。鮑姓始於夏后氏，至元有名宗二者以名儒遊湖北，鮑氏始顯，後裔寄居中館驛，因明宣德間詔遷江西之民於麻城，故以宗二為始祖。宗二字敬夫，元進士，官黃州別駕。是譜共十四卷，卷一總系，卷二至十二支系，卷十三失系圖考，卷十四别系，另有卷首一卷，合序文、文藝、祠墓圖、形語、封選、舉業、祀傳記等均入之，殊為不類。歷來譜牒原有傳誌在前之例，然文藝、墳墓不能並列，語敘序文不宜同卷，通例太半如此也。兹譜卷帙不惟不少，而全為世系所佔，傳文雖少，終宜自為一卷。其他祠墓等似亦應如此，方合族譜體例，不能以其少而自乱其例也。世系用五代另提之法，寓歐譜五服之說。除書字號、子女、葬配之外，官階、學歷則咸雜於卷首。先世生卒且多不可考，譜系久亡可知矣。每系提頭則於名下書公，志尊崇之意，但又有二書公、三世書公而四世、五世不書者，其體例之不謹嚴可知矣。惟於喪服之制、祀產之例、祭祀之禮，率有定式，轉為鉅室之譜所不載，而鮑氏因諄諄為後世子孫告誡，唯恐有所失墜者，意良厚焉。鄉風錮閉，陋習滋多，斯譜於溺女之風再三告誡，殆亦挽兹頹俗之謂歟。

海昌鵬坡陸氏宗譜三十卷卷首一卷　民國甲寅木活字本　二十四册

陸鶴翔編輯陸氏為唐宰相忠宣公之後先世由嘉禾遷山陰元季始由山陰遷海寧州城東北鵬墩即鵬坡也以宣公十六世孫元修為一世祖元修以次隨即立譜第未詳所記述至明弘治四年始略具譜之規範繼經萬歷二十九年清順治三年雍正三年增輯仍為抄本至乾隆三十三年而付諸剞劂道光咸豐間後踵事修訂代有補益鶴翔所據即為道光二十八年三十世孫振之修輯之本章氏譜至振之區分門類釐正体裁粲然可觀其廣搜羅糾繆誤開後譜循沿之徑然舊譜亦有失誤之處世系有圖無表所謂圖者實乃表也鶴翔乃為補輯世系圖于前復改舊時之圖為表原始世系向分五圖此則析而為七仍一脈遞引有條不紊此其更易之大略總目則無甚大遷異仍分祠墓圖歷代世傳家乘本支家乘歷代世傳家乘又分宸翰支目世系表史傳年譜遺文世傳章奏文移碑記祭文禖記詩章考證本支家乘又分家範支目世系圖世系表祠墓志列傳行狀節孝傳禖文詩詞其体例泰半仿之海寧許氏譜許氏譜自受姓以下至遷祖為許氏歷代宗譜自遷祖以下為洛塘許氏宗譜譜首後脈仍一貫傳志諸作各附從其次此譜曰歷代世傳家乘吳即嘉興山陰譜也曰本支家乘鵬墩譜也皆師許氏之意也歷代家乘以宣公事蹟紀述為多其年譜係明吳文端一鵬所撰者宣公事蹟大備於斯與錫山秦氏譜之以淮海年譜弁諸卷首殆同為一義又振之撰宗譜考甚詳要允當以史志為據並參稽集傳摘訂舊譜之誤於先世源流世次更遞頗多考證非采襲陳說所可比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氏宗譜　清抄本

清王國棟編國棟字謂占事蹟不詳王氏漢唐以來多顯者太原瑯琊為尤著與河之崔隴西之李滎陽之鄭范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大姓而王氏系派又為最繁姬姓子姓虞姓均有之周太子晉及文王少子畢公高皆姬姓王氏祖也此譜分三派瑯琊王氏譜存十四卷卷首一卷太原王氏譜存十二卷卷首一卷三槐王氏譜六卷卷首一卷瑯琊譜僅

存世系弁訓戒述古詔册其家乘十卷已不佚首有明嘉慶間王軾撰譜例譜内世系自瑯琊衍派至於謂南以石泉公褒為第一世至十三世黎陽令言由謂南而入於大名莘亭為三槐第一世總自晉至吉為一譜吉至導為臨沂一譜導至南昌章候規為江左一譜此則自規至言為石泉房譜世系仍按五宗九兩之例書之太原譜原廿卷茲存十二卷卷首一卷編次與瑯琊大致相類所佚者

據註云皆為備考列傳又皆存稿補刊者諸始自宗齊終於唐季自貞觀以後族望愈盛世系備焉棟是編不過譜其原委彙而圖之倣唐宰相世系表略為變通與蘇譜無異五代一圖以霸為始祖世系凡十二卷都四姓由漢及唐共廿二族每系前均加述始末源流甚詳其有遷徙者皆大書之王氏本系太原而越封琅邪望稱祁縣牽引他族各追先世同出姬姓但其宗復異不能盡一國棟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撰後姓氏辨以明之為問答體考究裔派之分徙祖宗之原始均源源本本博考有據頗為詳贍典實也三槐譜首有盧文弨序其始祖為祜而亦係太原衍派系出瑯琊者故以大名莘縣黎陽令言為始自大名分南渡衍為十八支或吳或越不可備述惟吳之無錫等支弁越之餘姚蕭山會稽上虞諸暨等支可考而此亦特為加詳國棟一支即自宋時遷居蕭山者而又分十二房焉世系倣歐式

五世再提自一世至十一世仿宋正夫公撰近世系錄自九世以下至廿一世條錄自舊本惟自黎陽公至八世為北譜尚可徵考故得其詳九世以後為南譜遷居不一故多從略此事實使然也譜中或五世而斬或九世而止遠於廿五世為率者各隨其分房遷徙而定殊未有定或以囿之也此三譜除三槐譜為國棟所編輯外瑯琊譜則為王軾舊本太原譜國棟不過據舊本稍事增損全譜蓋

註塗乙甚多以書簽題雲四房敬藏殆為各房庋藏之本而據事實重為更定者歟然三槐譜末有衮跋云汝彭為集平二戶捐俸刊三槐世譜是三槐獨付鋟而瑯琊并太原未謀剞劂耶大抵此譜為國棟考定王氏源委之作故即其自身亦不詳三槐譜續至廿九世當是衮所撰者衮汝彭為何人又均無考或即國棟之後裔也此譜參以王氏他譜頗多歧異之點已於東安王氏譜中詳言之茲不贅述惟三槐世系三世如羅田譜王元增續修明譜須江譜均作祐獨此譜與王庸敬所輯通譜作祜考之宋史祜字景叔宋初知潞州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後次子旦位宰相天下謂之三槐王氏則此作祜為是也

梁氏世譜不分卷　梁煥奎續修　民國四年五福堂刊本　二冊

煥奎字辟園湘潭縣學附生光緒癸巳舉人廿九年經濟特科奉旨以知縣用分發江蘇加同知銜梁氏興元之興並顯以也先帖木兒為始祖終元世居河南汝陽六傳至明洪武中遷江寧最久子姓各以系屬別為四郎湖野支於四郎為著清乾嘉間有名永安者官粵子弟屬桂林於是再遷為臨桂人繼金田變起煥奎祖若父避亂居湘遂著籍湘潭凡三遷矣也先帖木兒為世祖五子和兒赤之子至元十七年襲封雲南王後封營王然元史不言其子孫亦不列傳惟諸公主表有也先帖木兒之女適瀋王王熹一語煥奎謂王晚年曾鎮北方當係由諸子迎葬汝陽非及身而居之入明元裔之未從順帝北歸者往往改其舊氏汝陽地為大梁故以梁為氏然所論殊無根據足資稿證是仍可議梁氏徙以經兩朝之變革讀家殘亂之文編為敘述簡略世系述闕之掩飾殊非忠實之紀錄也梁氏家譜創於乾隆五十二年而專以湖野支本支為主其後遷臨桂遷湘潭均有所補綴煥奎此編係草創於宣統二年得表傳廿四篇民國三年又續增四篇都為三十二篇曰汝陽系世系表曰元代爵表曰汝陽系生卒葬地表曰明代世爵表曰保定閣中別支表曰江寧支世系表曰江寧支生卒葬地表曰湖野支世系表曰湖野支生卒葬地表曰臨桂支世系表曰臨桂支生卒葬地表曰京師長安僑居表曰湘潭支世系表

曰湘潭支生卒葬地表曰內女表曰貢舉表曰職官表曰封贈表曰耆壽表曰祠墓田產表曰先世諸小傳曰朝議君傳曰遂化君傳曰資政君傳曰節愍君傳曰永宣君傳曰富平君傳曰太常君傳曰先府君傳曰先妣傳曰宗廟記曰墓廬記此譜以單篇一表各居一目同為世系表而各自為表斷其遷徙分衍之跡間以爵秩生卒之考實則世系世爵生卒均可納於世系一表惟其優點在分門別類條分縷析不似襍然並羼連篇註書而不絕者之混淆不清也其世系表六世一圖不更端有行蹟則詳為傳記否則僅書子女配氏而已內女表一名在譜錄中尚屬少見一般譜例於女子書與不書兩種不書者謂女子適人名在他宗故不復稱列書者則以為俱係子裔不書非其所安此譜於近宗內女可知者撰為此表殆仍未為全錄也

濟陽江氏分修族譜殘本　清江南金等修　清乾隆間鈔本

清江南金修。南金江西南豐縣人，庠生，仕履不詳。乾隆間修四庫全書時，曾因一切撰述時有違礙字句，由各省督撫檄諭民間凡一切家譜有僭妄字句者，悉行刪改，是譜即修於此時，然以歐譜為法，蓋五宗九兩世經人緯，實詳於觀覽也。每一名下均注明生卒婚配子嗣及葬處，其有仕履者亦略書於下，惟譜中有書名者有書字者，殊不一律耳。首為源流吊圖，起自周江州侯霍，迄於五代，計二十八世，其十三世為江充、江革，並為功子，考充為漢武帝時邯鄲人，革為後漢初臨淄人，既非同時，何能為兄弟，又第十七世績、統同為逌子，考晉書績為逌從弟灌子，與統不為兄弟，此殊為失考，不足信也。次為支派總系，則自五代以迄北宋，實為移南豐烏石岡之支派之所始，次為西平念二祖系圖，則自南宋以迄清乾隆之世系也。再次為西平忠興祖支墳山雕座考。目錄此譜共有支系圖九，此僅第一圖，餘者皆缺，自是殘本。又譜內塗乙添補幾於每篇均滿，其添補者止於嘉慶末年，可知為纂成後增補之本也。江氏系傳伯益，派衍霍疆，自其二十八世名三錫者，官於建陽，遂家於建陽，又四傳至昺，由建陽徙居南豐烏石岡，即為此譜之始祖焉。江氏科名不旺，顯宦較少，故人丁雖極蕃衍，然究非閥閱之家也。譜前有南金序及慰祖跋，又有條例十七則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錢塘沈氏家乘十卷　清沈紹勳輯沈祖緜增輯　民國八年排印本

清沈紹勳輯紹勳字蓮生號竹礽浙江錢塘人咸豐間太平軍陷杭城挾之去為洋將華爾所拯編入童子隊旋乞出納事平以軍功保候選巡檢旋加六品銜候選縣丞著有秦西操法地雷圖說等沈氏世出吳興世為浙中望族吳越時由武康徙錢塘家焉是書共分八類卷一曰世系錄有圖有表略仿歐蘇之法圖以十五世為一幅惟以太平之役舊譜散失無存紹勳稽訪搜輯徵諸志書就所知者繪為承宗世系圖由承慶至晦凡七世皆宋時人曰珍字世系圖則自明代

以迄十五世今者曰宗支世系圖則自十六世以下者表以世次推以一世為一表名字上注明某某子名下兩行分注首列字號年歲及生卒年月次列科名歷官三列妻妾姓氏年歲及生卒年月四列子女五列葬所各列均另行起書不相連屬卷二卷三曰世德錄則摭輯史志所載各世事略及名公鉅卿所為傳記而以行述墓誌等附焉卷四曰濟美錄紹勳搜羅先世著述以垂裕後昆者卷五曰揚芬錄輯諸家著述中關于其先世行誼及寄贈酬唱諸作者卷六曰世尊錄分十一類曰封爵曰特進曰恩蔭曰徵辟曰科舉曰仕籍曰旌褒曰節烈曰壽考卷七曰藝文錄則紀沈氏歷代著述之目錄者有四庫全書著錄則錄其提要于後卷八曰遺跡錄則表舉其歷代手澤家廟第宅暨金石文字等卷九曰先塋錄考證詳載其先氏塋域墓位等而墓圖則另有文記之不載諸家乘中卷十曰徵存錄則係族中遺聞佚事無可歸類及闕疑待考訂補之文也是書義例極為謹嚴而祛歷來俗譜之陋習而與章學誠所撰族譜義例極為相似或係據章氏之例而修者前有凡例極為詳盡而於後世修譜之方尤為致意他氏修譜者頗可據為參攷也

王氏家譜不分卷 清王兆琛輯 清道光二十六年刊本

清王兆琛輯。兆琛字叔玉，號西舫，山東福山縣人。嘉慶丁丑進士，翰林院編修，國史館總纂，歷官江西督糧道、甘肅按察使司按察使、四川布政使、山西巡撫。是譜不分卷，首列世系圖，分爲二段，以六世以前爲一段，六世以後迄修譜之世爲一段，而自三世分而爲四大支焉。次以世次分支，首冠某世次曰某支某某後，再按次書其名字、所娶姓氏、子幾人、葬所等，其有事蹟者則詳記功名官階，而不載其行述，以另有家乘也。王氏譜創於康熙間，俚而無倫，至雍正間始修成，次修於乾隆，此其第三次修輯也。其始祖自雲南大理府雲南縣小雲南鎮雞頭村遷徙至福山，約在明洪永之間。清康熙間戶部尚書王騭及乾隆間巡撫王檢、王燕緒等均其族也。前有舊譜記略及初修、續修、新修三次凡例，據兆琛序謂另纂家乘，故各世事蹟、列傳以及墓塋、祠廟等均未載入，實一純粹族譜也。

瀘州南門高氏族譜六卷卷首一卷 清高楷修 清寶仁堂刊本 光緒二十二年 四冊

清高楷修。楷原名寬，字拙園，光緒丙子舉人，同知銜，歷任無極、容城、完縣、肅寧、淶水等縣知縣。卷首有光緒二十二年嘉定廖壽恒序、寧河高賡恩序、贊敖賢序、長白毓俊序、長山王遂善序、定興鹿學尊序、合江李超瓊序、長沙陳啟泰序，次凡例十一則，不外標題、編纂、次系、撰傳之例，卷半均尋景城紀氏譜例也。次誥勅，卷一世系圖，卷二族居記、塋墓圖，卷三科名記、田宅記，卷四、五家傳，卷六藝文、祠堂、祭田記、服制圖。卷一之首先列字系說，即字行，仿桐城方氏、定興鹿氏之法。世系圖五世而更端，泥古太甚，似未盡合。其（凡例之言）五世正武兄弟六人，未註無嗣，或出為別支，或失考，而下圖已無其世系，謂為小宗，則与正武同宇之長門並季門均有系次蟬聯也，正武等何獨以小宗見遺耶，不可解也。世系表亦五世一頁，但不重複，尚較明瞭。至謂鹿氏、方氏譜無表，係權宜之計，非缺略也，甚是。案世表之稱，乾隆間禁用，故定興鹿、桐城方觀承之譜均有圖無表，後世弛禁，遂復

為諸家采使江南大姓多有之，其無有者非通例也。族居記識族人遷徙之址、志住居之跡，均詳記之，在他譜類皆詳於世系表，此則特闢一目，亦良有厚意存焉。最不洽合於名目者，為藝文，俱他人撰作之碑銘序記，而高氏族人者固渺然無一篇也，然則立為題贈，不猶適於此耶。高氏舊居黃州麻城孝感鄉，入蜀居永川高家店，後居瀘州南門水巷街，入蜀當康熙卅五年，遷瀘則在康雍之間也。其始祖璽，康熙初官宜昌總兵云。

謝氏族譜不分卷（清謝鍊九修）　清咸豐十年文星堂刊本　十冊

茲譜與毗陵謝氏宗譜同源而殊流，然其引援參差，又復疑竇備見，已於毗陵謝氏宗譜中校其異同矣。致謝氏自漢時家於會稽，四世而遷江左烏衣，名族為中華氏姓之一大家焉。其後有逾萬載者，有還本源者，有遷安成者，此即後者一系。首新舊序二十篇，次歷朝修譜名紀，次凡例，次墳山圖，次先世原胄圖，次統宗圖，次世系圖。原胄所以志本源，故略而不詳，僅世數而已。統宗圖則多未載配，惟依舊譜之例，列其官職，傳其行實，至分房承頂之祖而止。其世系圖實則為表也，大致演派分支，咸系於是，其名由上而下，凡名諱、生庚、殁葬、配氏，皆詳書之。三圖繁簡詳略，各有不同，即其書法格式亦適然有異。原胄、統宗二圖，用上銜下從式，而演派世系之圖則取橫格，五世一表，各支之書法，先書自始祖數之世次，書自支祖數之世次，二者並列，而大宗居前，如某名右支為第幾世，則橫視其左可得其繫系世數，法亦簡捷，為他譜所未采用者。稽考此譜之義例，不外四點，即圖制務求其簡明，遷徙務考其源委，重其繼嗣，慎其傳襲，可謂得譜例之大端矣。

楊氏族譜二卷　楊世榮修　民國乙卯信陽勵精石印館石印本　上冊

世榮字仁山，鹽大使銜。譜封面題四知堂楊氏族譜，首民國三年世榮序，次承恩序，次方請信陽楊氏族譜序，次方請再序，次佘滋振楊氏族譜贊，次楊氏族譜規則，次田產地坵數目，次墓志、行狀、傳記，世系圖實則表耳。以五世定五服，只書名諱、配氏，而不書其他，寓歐譜之意。此外附詳註一編，舉凡生卒、死葬以及歲屬皆註明白。據世榮子荷恩跋，蓋恐前書未臻美備，始集此編。其體例近乎小傳，而嫌略，似於譜牒而實殊。與灄河劉氏族譜外附之年譜，形實相彷，意亦同。俾之此譜不以門閥耀人，例均從簡，而亦有秩有序，要近敬宗收族之義，固不可以偏詆小戶，未足重而廢之。至其簡略，乃為事實所囿，不奪大不旁援，具見慎將從事。彼族大望隆之家，譜動以數十卷計，然不免攀濫誣引，徒貽識者之譏。章實齋曰惟其謹嚴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其斯之謂耶。案楊氏出自晉公族，本武王少子唐叔虞後，魏晉以降，世祚明德，子孫蕃庶。其居楚之北之孝感者，尤為最盛。清初始有由楚之北遷豫南息涼村者，旋復遷至黃龍寺，是為信陽楊之始，即世榮之高祖也。

安昌徐氏宗譜不分卷　清徐天長編　道光八年持敬堂刊本　中冊

徐氏與秦俱出伯益，此見於姓氏書者，證之此譜亦如是云。至偃王避國而南，子孫遂散於四方，如衢州之龍游、四明之翁州、越之項里，皆其嗣裔。然偃王以後世次行實不可攷，至靖封漢達陽侯，傳述始無遺逸，而姓亦大顯。此譜即以偃王為開宗之主，而靖為繼世之準，惟自偃王至漢都六百八十餘年，靖當不止為七世，意其缺略甚多，而擬定為七世，亦嫌浮誇無據也。安昌徐氏自明始由項里遷居雙橋，再遷安昌，卜居洞橋之南，而著為譜牒，要以此為初創。首祖像三幀，次誥勅、序、偃王碑記、孝烈祠碑記，次家詩、傳贊、壽文、壽序、宗祠祭田、建宗祠序、建義倉序，次系圖，次行傳。世系圖取五世更端，以紅線牽引，頗明快，惜字疏頁多，不免翻檢之苦。果如實齋言縮字緊行，一頁而下，猶不更為明快乎。其孝烈祠記，記孝子烈婦事。元末山陰徐允讓與妻潘妙圓，一甘刃于賊以救父，一投焰焚身以從夫，孝烈并彰，邑人矜許。明洪武間嘗旌之，萬曆間始建孝烈祠以祀之。

秀山麋氏家乘不分卷（清麋宣哲） 道光廿九年毓德堂刊本

宣哲字慵岩，號菘甫，湖北候補同知，山西候補知府。先道光乙酉科武闈監試官，歷署山西太原、平陽、蒲州、潞州、汾州、朔平，并河南陳州、南陽、汝寧、衛輝等府知府。宣哲序其略曰：吾家世系肇自汝南，楚大夫受封南郡麋亭。國朝乾隆八年，曾祖上選公居靖州，以土狹人稠，遂卜籍秀山。靖州全譜經八世草創於前，靖、秀合譜經先伯及嚴君增輯于後。每思秀山本支別為一譜。丙午公餘，取舊譜而釐定之，分為四目：曰義例，明義法也；曰世系，別支派也；曰家傳，存生卒也；曰文獻，備考稽也。麋氏得姓之由及分徙之經過，并譜乘之修輯，於此均可槩見。蓋宣哲在衛輝府任所輯者也。第於上列四目之後，又有世系表一冊，脩宣哲姪知為備他年續修取資之用，而在上冊刊刷之後。失譜首自序、世系分九圖，五世重複；家傳分二卷，上卷十二篇，下卷六篇，襲蘇氏之例，伯叔僅及祖父兩代，然傳與世系表頗多重疊，似屬贅舉。如一世至六世大致雷同，七世以下亦僅小有歧異，惟家傳有生卒葬地之文，但失敘著居多，与世系若無甚大區別。与其世系後標明某房某支，後裔或某房某支分支之始，尚易次第，似為傳之所不載者，顧為譜貴簡要，先當世系表，後增此一行字，便可与家傳舋床架屋。然則何不併傳記、圖表成一帙，為妥善乎？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沈氏家譜不分卷（清沈守謙修） 清光緒刊本

沈守謙輯。守謙字庚吉，號退庵，浙江海鹽人。由中書授安徽池太同知，署池州府知府，補江蘇徐州道。沈氏自五代以來為吳興鉅族，其後或遷歸安，或遷烏程。宋季遭兵燹之禍，極為慘酷，免於禍者甚鮮。守謙此支，即當時避難遷居海鹽者。是書首為始遷年譜，即記宋季因避難遷移之年月者。次世系總圖，每頁分三排，首二排以墨綫貫之，末一排則注子某某，而不貫墨綫，複於名下注本支二字，以別親疏而便檢閱。再次為世系表，仍依五世一排之例，惟首頁之第五世不再移於次頁之首。每一名下詳記字號、科名、歷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葬所等，與章學誠所謂世牒者頗有大同小異之處。旁標世次，每一世之內，伯叔兄弟接連而書之，下一世亦如是。其父子祖孫並不貫連書之，故五世書畢，再由六世另行起始。至列傳、兆域等則均闕如。是書創始光緒初年，沈拱樞實輯成之，守謙特為重加攷校而補輯之也。

三順戶鄒氏家譜五卷一鄒序輝修 民國四年鉛印本 二冊

序輝字述美號德三民國明德大學法科畢業與兄序彬同將其事彙題鄒新鶴撰有贊語也鄒序彬號天三日本士官學校畢業辛亥任江寧光復軍參謀次長與和氏光湖南靖武將軍署軍事顧問授陸軍少將弟兄俱以新學為族人所推許與同族不同戶之譜本鄒代鈞前後敘均為三爲鄒姓原籍江西吉州大和縣後世遷徙地望不一有觀察公名瓚字明仲宰子若孫往衡陽歷永州祁陽邵州而始定居新化之洋溪田心瓚曾孫繼琳再、分三戶其一即三順戶也卷一為序始祖瓚公系下卷二清派房世系耆壽錄墳山公地紀卷三四清聖房世系耆壽錄墳山公祭產卷五為序家訓服制班文律贊行略世系用五世而不提行此為三順戶一支而立故於他戶僅書一世於是流派不清淵源有自繩繩繼繼系屬輝聯殆未一派一戶之故而易從事數昔章實齋曰使人人各尊所出而畢視其支則譜乃聚訟之階矣茲譜初於書法詳略尊卑體例無所差別不過就事實之需及支派之明晰不得不爾其以三順一戶首標於卷端者固非如排擯他支而自居正亂者可比家訓為序輝所新撰班文行字亦新頒之至於他譜所未見之名稱也案韓退之示兒詩孫穎班行內何實非罪愆班行猶謂同列然則班文亦可得一解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海關樹德堂家譜廿四卷卷首末各一卷 清關蔚煌等纂修 光緒戊寅刊本 四冊

蔚煌字家端，號捷生，光緒丙子科舉人，揀選知縣，己丑科大挑二等，候選教諭，敕授文林郎。關氏之自閩部武府建寧縣遷於粵，始於宋。其始祖為關肇治，乾德三年進士，以言事謫廣東古岡州，即今之新會。粵南有關氏，均始自古岡一系，如山南一系，則後世子孫遷徙者也。自古岡遷南海，則為蔚煌之十世祖。關氏合譜康熙三年十六世曾輯之，至十七世、十八世復踵事增修，然皆為稿本，未登梨棗。蔚煌之十六世祖由南海吉利又遷省城，携有家譜，十七世修之，十九世再修之，同治三年蔚煌之父又修之。然此為省城一支之譜也。南海之有合譜，當以此為嚆矢矣。譜為目十有六，曰譜例、原始、形圖、家規、祭儀、條例、祠宇、誥敕、選舉、善錄、耆壽、節孝、戶口、雜記、藝文。圖系以遷南海九世為支祖，始祖至第八世之世系則詳列卷首，以下分廿卷，每卷據目為先圖後紀，實則有紀而無圖，所謂圖者，不過為世系目錄而已。其系紀縱行一世一排，雖注有某之子，然究不能一目瞭然，其系屬世次不若圖表之為善也。其他善錄猶如齒錄，不過略著先世字諱、配氏、住居、生庚、葬地，徒標新名，易滋人誤。又如戶口有戶名而無口數，則無異房派之名錄耳，戶口異言哉。譜法自歐蘇以後，人自為說，各持己是，聚訟千載，不可裁決。然適應事理為其前提，要實為不可或畝者。茲譜分類列目，詳瞭可觀，譜牒之大體，可稱具備。迺目興文刺謬遠甚，殆亦名實不符之甚者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通顧氏宗譜十卷卷首一卷 顧祖培輯 民國廿年南通翰墨林排印本 四冊

顧祖培輯。祖培字蘄傳，曾任南通高小學校及武陵學校教員。是譜卷首為受姓紀原、遠代志略，卷一象贊，卷二至七世系表，卷八列傳，卷九古訓，卷十雜錄，卷首之前又冠以序。自其受姓紀原，附舊纂顧氏得姓考，詳姓之所得，略云漢惠帝封期視為顧姓，余侯遂以為氏，越王句踐即其遠祖。案顧氏有二宗，一易已為顧，一易以為顧，祖培辯之綦明，援持佐證，議論斐然。考為越王之後，而易以為顧者是也。遠代志略圖分甲乙丙丁戊己等目，而標曰自某代至某代，世系表五世一欄，順行曰著父子，橫行著兄弟，表陰面欄右有注，內自某之某，某起注某地或某後遷某地，殁為著住居，便省察支脈之播徙也。列傳一卷，義例亦多與他譜不同，如列傳依世為次，不以男女別而另立列女傳或內傳，又如職業必書士農商賈，固無論矣，即都養鄉置門士街卒，凡有獨立特行者，亦咸錄取。而近代譜例主於惡行稍加微詞者，茲譜亦所不取，以為孔子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即主揚善而不主暴惡之意也。又譜家通例，生者不立傳，此則以為無傳則贈言壽序諸作無所附麗，乃彙為別錄，殿之卷末，而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流于株類焉。凡所主張，是非參半，不盡可廢，抑亦不盡可效也。南通譜創修於萬曆間，康熙、嘉慶以還，累有修輯，至道光卅年，十六世三修，體類始大備，此為第四修。去南通顧氏始祖曆四百餘年矣。明萬曆間有顧養謙，字益卿，號沖庵，與李成梁同被目為邊才者。養謙即南通顧氏之聞人，明史有傳，著有撫遼奏議廿卷、督撫奏議八卷、益卿詩文集廿卷，行世。

萬氏家譜不分卷（清萬青藜修） 光緒丙子刊本 一册

青藜江西德化人道光進士咸豐間還內閣學士同光間官禮部尚書吏部尚書卒諡文敏譜首冠光緒二年青藜序次先賢萬子像次世系譜按萬氏指鄒縣先賢萬章之後而言其始祖為畢萬自畢萬至萬子世系已不可考先賢以後子孫蕃衍蔚為大族遂有遷洪都者有遷九江者青藜雖籍江西實亦先賢之裔蓋各省皆有萬氏要皆由鄒所遷即皆為萬子世裔故萬氏以在鄒縣者為大宗青藜之輯此始於衍聖公之請緣先賢奉祀生傳仕為七十世孫世守譜牒宗祀不

絶咸豐末傳仕歿室廬又遭兵燹譜牒遂成灰燼祀事亦廢同治十一年衍聖公以傳仕孫廣運備故事請於禮部乃復得執照青藜時掌春官復以萬氏無二宗而預聞其事青藜序云宗譜既燬祀生既居近鄒者思修復之各以其抄本示顧世次粗具頗不能盡本末且族繁未克編紀也竊惟氏族必重大宗以大宗為綱而繼別子為宗者經之緯之乃周詳分明吾族雖徧天下皆由鄒所遷先賢嫡裔之載於部冊者蔑矣有故而請則衍聖公復具其世系而上之此非人自為族家自為譜者可比也録而刊之以示祀生俾族人讀之祈然曰某吾宗所自出也修支譜者皆得以為綱而經之緯之據此則譜實由族人所成衍聖公上之而青藜總董之也譜自先賢至首字輩都七十三代其基字輩七十四代僅一人耳於遷徙他處者均不書其後以鄒為大宗之故也譜系頗為簡略大率一代為一譜名下僅注子某某子則再見下代依次遞序有功名者必書然泰半闕疑意者此譜係為禮部存檔之用且世系演遞昭然分明雖嫌略簡無礙昭穆猶勝謬而不當者蓋又案萬子章宋政和五年追封博興伯從祀孟廟清雍正二年詔從祀文廟東廡稱曰先賢設奉祀生即始於此

苕東濱義皐半陳漊潘氏宗譜不分卷 清潘守春修　清抄本

守春原名鴻藻號瀛帆生烏程縣學附貢生五品銜補用同知苕東湖濱指苕水之東太湖之濱即首之烏程今之吳興也首光緒十三年七世文揮序次光緒十九年八世守春序後注曰滎陽世澤純孝傳家八字景滎字當是榮之誤潘氏以周時畢公子食采於潘因以為氏地望即滎陽其以純孝名者當係南北朝潘綜之後也綜以救父難不死而孝名著於鄉里宋元嘉中改其里曰純孝有明以治水名之潘季馴功侔神禹澤被蒼生即綜之裔為吳興望族然則此即其支派歟文揮序云吾族自國初始居湖濱義皐村後分居陳漊村或謂自江蘇分派或謂自外溪遷來似又非季馴之一族者因以純孝名家也所惜其祖遠未可考僅至清康熙雍正間而止無由審其淵源次第耳序之後通族世經人緯圖次祭儀祝文式次圖像附贊次義皐陳漊兩支總系圖次總譜錄次分支圖譜其系圖先列明世數於上格冠以稱名標明某子而支綫系圖凡至五世止且三世作有子四而世經人緯圖則作有三不知其何以自戲如此六十以內稱年以外稱壽較他譜概而稱之者猶存尚齒之意似為可法要之此譜義例尚好惜塗抹太甚世次又復再三更易或為稿本而待復訂者也譜成之年據其中最晚之生年而論似在光緒壬辰之後自清初訖凡十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硤石蔣氏支譜不分卷 蔣述彭編　鉛印本　一冊

述彭字鏗之號三面一號呂厂府庠生此譜修於學堅等所修者之後故前譜廿三世邁生未註有子而此則承祧有子抑且有孫又如廿二世閏生為培恩次子前譜僅注其出嗣培澤而未注承祧壽康且閏生亦有子祖鏞矣前譜以譜中生卒年月觀之蓋成於光緒己卯之前故以後均未及入譜也然則此譜為續修前譜迨無疑問矣首為淵源系圖自一世至四十八世次為遷宜興始祖漢五亭侯支世系圖即自四十八世至九十六世次硤石蔣氏世系圖自遷鹽官始祖為一世至十八世為遷硤石始祖但四圖實為二圖聯系不絕合之可觀其一脈相傳分之可明其遷徙所始排列簡明頗合譜法尾有述彭跋曰蔣氏支譜輯於清光緒間即學堅等所修之譜也此較前譜世系圖已加增即訂正誤謬補益闕遺亦不為少已見前譜提要中卷首冠之淵源系圖亦為前譜枉援所莫得者此則從宜興弋口橋蔣氏宗譜尋繹而成之尋緒溯原大可參考圖僅至宋代九十六世止以硤石譜始於宋南渡時也蔣氏循守故業不務祿進故子孫雖繁殊尠顯赫以聞於世近世有蔣方震字百里蔣尊禕字旻蘇均廿三世人一以軍學顯一以經濟名為民國來屈指可數之人焉

三峯盧氏家志十五卷 清盧湖生修 道光己酉函雅堂刊本

浙中盧姓以東陽為最著三峯者又東陽盧氏聚族而居之所也東陽一支之外尚有天台剡縣上虞餘姚有清以校經著書為一代宗師之盧抱經文弨即自餘姚而遷杭者世有姚江盧氏家譜義例謹嚴為人所重亦盧族之盛業焉若譜以三峯為地望即欲別於此其發軔蓋始於明宏治間名格者以理學名當時家乘為六卷中經三百七八十年迄未續修付梓湖生念舊文零失昭穆莫辨迺於乾隆乙未手錄訪舊聞參校稽核厘為十五卷而顏曰家志宗家志之名昉於唐盧藏用宗盧載之范陽家志其體例與史譜各殊此分全書十五志曰泉石古蹟坊表譜系廟祀墓域祭田家範沿治選舉人物列女經籍藝文襍述首冠宅里圖其以地望列卷首者保尋歐庵陶氏之例各志漢條分子目區定門類各得若干則譜系五世提行於世次下注字行於名下書出繼遷徙其他不書湖生字信波一字亮嶼又字丰能為乾隆乙卯解元頗有文名撰此新例為譜學別開蹊徑得失參半不可以炫奇而廢其書也頗多考証校讎之語精詳果斷具有史法駁姚江盧氏譜尤於博洽如姚江譜載宋慶元時史嵩之居鄞院奏請勑封盧氏宗族為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六府若山東天台等是但案之宋史傳嵩之在慶元時未居鄞林而是時山東已屬金撫則其所云果何所援據耶又如誤載盧公不屈晉文公事及誤引唐宰相世系表皆顯著而易見為盧族所未曾揭示者明萬曆間有盧洪春字伯仁忠介鯁直以請帝臨朝疏而遭廷杖聲揚天下羣目諍臣盧之後人詩書不墜派系蕃衍殆天所以報於忠良之裔者為獨厚也歟

瑞屏鄭氏宗譜三卷（清鄭漆梁編）光緒己卯刊本

漆梁字曉川事蹟不詳鄭氏本居古婺紫荆里始遷窮川再而遷天台南山瑞屏迨後分析其居不下卅餘地然皆在瑞屏之屬獨齋合南序鄭氏家乘之葺自明萬曆癸未始清乾隆間又修之都凡十卷此則三卷殆漆梁删定之本歟卷首序跋其中文天祥題像跋而無像為與平房分修譜牒原由為修世系為碑石墳墓為名行表為家規十三則卷一世系圖卷二魏宗世傳卷三行卷六篇並祀產買地契約末為跋蓋蘆次楚楚頗不廣清碑石墳墓無圖無紀皆語識詞與目略不相合世系圖亦宗歐氏法而參以蘇譜例主世一提五世畢而復提以成九世五世有傳書見下無者不書然廿五世至廿九世為五世以下應提廿九世以承廿八世而系卅世始洽乃竟重提廿八世於上以系廿九世則兩番重複世複世次已非原狀五服九族又何賴乎譜形大於他譜然於一倍圖中空白甚多何不縮其字形緊其行列而必啟五世一提九世再提以靡廢紙幅乎泥古不化莫此為甚非歐蘇譜例誤人實人自誤耳

卷 部

趙氏家乘十六卷（清趙詒翼輯 趙詒琛刊校）民國七年刊本

詒翼字澗秋仲宣又號茲盦新序歲貢生光緒丁未吏部簽用縣丞加同知銜趙氏自元以前世系失傳然據三林塘趙氏家乘可知其始祖為宋太宗八子周恭肅王宋以前則不可考而知之矣南渡後有住居金華秀水杭州等處有遷居崑山後人分居太倉者此趙氏即為崑山一支初均以農商為業嗣後專致科舉之學得居抔戚崑山趙氏著譜始於清嘉道間斯時譜例草創考詢未周故簡略殊甚然後手此者詒成脫胎於茲詒琛序曰同治時有族人留心訪輯頗未言是否成書也茲譜係創始於詒翼而義例尚待有所斟討詒琛詒紳偶首修印補益新知乃發辛業而詒翼已辛未覩厥成焉舊譜原為十卷此則增編為有六卷卷一三林塘譜卷二宗支圖卷三係卷四五世系考卷六冢墓考卷七徵信錄卷八誦味錄卷九至十三藝文卷十四鄉墨卷十五著述目卷十六雜記三林塘譜以恭肅王元儼為始祖至十五世而止格式則三世五世不等隨注字多寡而定但均提行重複世系考則可與宗支圖並讀如譜牒之與圖表譜例不載幼殤案古法十六為成丁成丁以上卒者俱載此譜則定十六至十九歲為長殤凡長殤及壯而未娶者即注其父世系下蓋師陸氏世系考文之例也徵信錄即

裒收一切傳記而成者，類皆集自他書，諷味錄則係詒其所輯名人格言，意雖深長，文則冗繁鄙俚，而譜中徒為完善之累耳。趙氏世以藏書名，為邑山之最，妍媸綜細，牙籤羅列，書林傳為鉅業，惜均燬於火，絳雲之禍，再繼天球之寶，斬絕，是為最可憾者。趙當清末多以新學知名於世，詒琛以農學受達者知用，其佼佼者，而趙元益挾格致之學，富敏斷之力，發為著作，有益新知，所著醫數軍工之書為製造局刊刻者已不下二十餘種，其他未刻之本，如光學、戰事史之類，亦有七八種，儼然為中國科學昌明之創始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環峰慶氏宗譜六卷　清慶如薰等修　光緒庚辰重修刊本

如薰為庠學生，行蹟無可考。其跋於此譜曰：吾族合邑望族，自嘉慶丙子重修譜後，迄今六十年，道光間士良先生不辭艱苦，跋涉四方，已將丁稿彙齊，不幸值兵燹，將牒及丁稿幾盡毀，僅存其零。族中無不欲重修，前適往南回里，慨慷倡捐，族中亦量力而助，遂告厥成。時光緒六年庚辰。所謂嘉慶丙子重修，先於此者當尚有舊譜在，惟不盡可考。僅前有明人黃士明序，明時慶氏已有譜，要可知，惟亦不可究其何似矣。慶氏之先居徽之婺，宋元之際徙和州，又三四傳而由和再徙合邑，遂為合邑始遷之祖。譜乃六卷，首有黃士鴻書序，封面則題慶氏家乘也。卷一示像讚，［祕圖像上讚］卷二至四老系及支系世系，卷五補遺人物考、仕宦、耆壽、烈女、家規等，卷六誌銘、行狀、祿記等，為卷七，而門類諸繁，近於支節，有失嚴正之義也。世系固沿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而斬之例，有官職曰某官，無官則書公，他姓來繼書來，給出繼書出繼，其行實務求確，有過未彰者，在傳中用一字以示貶，究人名不加點，行檢不端者，則視其所犯有若干條而加若干墨點，此留朝創新例，為他譜所未采者。其他以長子直承本宗，諸子以次而降，五世一別，九世再別一支，世系既終而後復以一支起派，此又與他譜大致雷同者。譜末附九誡之詞，調

旨嚴正得宗訓族規之體九誡者即亂譜忽譜偽譜誤譜辱譜偽譜遺譜私譜失譜是也譜之不可慢置前人例有告誡此九誡闡釋真諦不啻提耳面命其篤於族誼亦良深矣

朱氏宗譜九卷 清乾隆三十五年敦睦堂刊本

清朱鈞璜編璜海鹽人仕蹟不詳是譜爲彙輯朱氏居海鹽者之遷析派衍統宗之圖故以朱氏爲海鹽遷居某地稱某派者爲主而修譜時子孫繁衍若何非所重也鈞璜以朱氏族大丁繁衍派極多而年湮代遠彼此兩支時有同宗異宗之疑義因編是書以示其敬宗收族之苦心是譜首爲得姓源流圖以表朱氏先世次者不標世數依次而書次婺源茶院始祖十三傳統宗世系總編蓋以近代朱氏各譜無不奉茶院爲始祖除得姓源流圖外要以此圖爲朱氏譜之總圖而十三世又爲朱氏支分派別之總匯故名十三傳統宗世系也海鹽一支亦於是時分出次兩浙安撫孫散居寧桐兩邑各支世系提綱亦即海鹽朱氏未分派前之總圖也次海昌遷桐邑南朱村世系次南朱村遷海昌路溪世系次路溪分出紫薇港世系次路溪遷花園港世系次南朱村遷晏城世系次南朱村遷洛佛橋世系皆海鹽朱氏遷居各地者亦即各支支譜也朱氏於唐天祐中茶院君瓌領兵戍婺世爲婺人八傳至松官於閩遂爲閩籍自宋迄明婺閩兩宗代有修輯是爲紫陽統譜洎乎明季支派繁衍遷徙遍六七省均

各有小宗譜其居海鹽者自九世焞始蓋悔菴夫子之昆弟行也十傳至十九世始遷居桐鄉之南朱村其後有遷海鹽路溪者有遷晏城者有遷浴佛橋者而居路溪一支又有遷紫荊港者遷花園港者支分派衍倍極繁雜鈞璜理而董之之俾後世知某處為同宗某處非同宗其有傳於朱氏蓋非淺鮮也

遷錫許氏世譜 民國八年石印本

許同莘纂修同莘有許氏族譜已著錄茲編係同莘秉承先人之志勤孜搜訪得海寧許氏譜復參考諸書覆加纂輯以傳狀事略諸篇合前所印世系表都為七卷又以親睹所得及平昔所聞為蕺述一卷附於譜後而以綸音遺像冠之卷首世系表分本支及遷錫二種前置氏族源流本支圖僅列歙譜東門一支即遷錫一支之所自出也案歙縣許氏之族三而為譜有四曰統譜曰許村東支曰許氏西支曰東門支譜東門一支為獨盛此以魏典農校尉守據為始祖傳廿世至儒入江南居新安歙縣黃墩是為歙縣一世祖至二十四世如璘始遷無錫時康熙十八年是為遷錫祖無錫許氏可別為三曰方湖曰福州遷錫之族曰歙縣遷錫之族方湖為土著而要以歙許為首族故同莘於蕺述中不憚以數萬言攷其世系辨其源流先德故業均闡揚無遺而謂江南許氏不必皆出高陽尤有卓見許氏自文叔受封迄清三千年其世系可考者自典農校尉始亦有六十二世一千八百年由高陽而會稽而杭州而歙州由歙而東門而無錫海內故家傳世久遠而灼然可考能如是者蓋亦鮮矣

南海九江朱氏家譜十二卷 同治八年刊本

清朱宗琦修。宗琦字相度，號宜城，增貢生，候選儒學訓導。朱氏系出小邾，厥後枝條蕃衍，其盛大者有沛國、丹陽、永城、吳郡、錢塘、義陽、太康諸族。沛國之顯者，前漢大司馬長史詡，傳至吳，遂為東南右姓。晉祚播遷，衣冠南徙，始有踰嶺居始興者。宋元嘉中有朱萬嗣者，廣州刺史陸徽上表薦郡從事，嶺外朱氏自是揚聲。歷史沿唐逮宋，門才不墜。至度宗咸淳末，保昌民因事移徙，有名元龍者與弟元鳳、元虎浮桴南下，散居九江上沙、清遠潖江、鐵頭岡、新會水尾等處，而九江上沙乃元龍之族。元龍子二，長子諒，次子儀。子諒後無考。子儀字獻謀，守廬墓，遂定著為廣州府南海縣九江鄉上沙里人，時在元明之交也。其譜初修於七世學樵，續修於十世昌塩，宗琦茲又裒集散殘，考覈世系而成此。其兄次琦亦與有力焉。為目有七：曰宗支，曰恩榮，曰祠宇，曰墳墓，曰藝文，曰家傳，曰襍錄。宗支圖旁行邪上，分三房而不曰門，不曰派，不曰眷，不曰支，以其僻隘而不若房之合於古義，蓋遵法唐書世系表圖，以四世為一部，格盡別起，重書一世，皆書名，臨文不諱，闕者代以方空，名後書字與爵，以宗支圖而概括世系圖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雖嫌簡略，然此尚不乏通例。惟其敦收族之誼，屏扳附之文，要有足多者。昔蘇氏譜止錄本支四世，令族人各自為譜，譜各詳其宗。馮元颺為馮氏譜四篇，其第三篇臚列異姓承郡諸顯，以表門閥，後人皆惜之。宗琦獨見於此，乃斷始有據，收族務確，自受氏至遷九江以前，別為源流，以冠於譜首，而宗支圖直以子儀為始祖，符宗望，定世系，非孜孜以窮涉奧渺，遠附名賢為譜事者之所可比擬也。朱氏一宗，望於沛國，烈於吳郡，裔於始興，放於南海，自徙南海迄清數百歲，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畝，生聚數萬指，率親念祖，繩繩不墜。

次琦字致虔，道光廿七年進士，山西孝義、襄陵等縣知縣。其兄士琦字贊度，道光十九年舉人，博學閎覽，著作有西江達海圖一卷、詩集八卷、怡怡堂集四卷、晚亭文存一卷。

桐城麻溪姚氏族譜廿四卷附先德傳六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姚烺修先德傳姚瑩撰烺字蕙孫瑩字石甫嘉慶進士官至湖南按察使著東槎紀略五卷東溟文集廿四卷後湘詩集廿一卷東溟奏稿四卷識小錄八卷寸陰叢錄四卷康輶紀行十六卷案桐城姚氏有五族曰會宮之姚曰瓦岡之姚曰句容澗之姚曰香鋪之姚其一即麻溪之姚也據世系云姚氏先世餘姚人元至元間有仕安慶者逸其名悅桐城山水居焉生三子季曰勝三是為麻溪姚氏始祖然據十六世孫鼐序云始遷在宋末元興之交十八世元之序又云在元大德延祐間鼐說與

世系尚稱符合而元之所云究不知何所據也姚氏譜始修成化間為遷桐譜之權輿天啟間十一世一修乾隆中十三世二修乾隆末孫鼐三修鼐字姬傳乾隆進士清史稿有傳其論學主集義理考證詞章之長不拘漢宋門戶桐城自方苞倡為古文而鼐繼之世因目為桐城派鼐以舊譜仿歐法前具圖譜五世一列五世之後更列一圖下及元元後傳述行狀銘贊各因其生平而備載之一人書中凡三四見卷帙浩繁體例無襍鼐病之乃刪芟改編為世次表事增於昔者十之三而文簡於昔者十之五都為廿四卷烺此編以十三世譜為本而

沿用姬傳之法又狥族人請而附瑩所撰先德傳於譜後蓋不肯厠於正譜而亦姬傳之例也其世表三世一頁不重端每支前均有小序記其分徙支派後有幾世至幾世都若干人便於考查世次統計人丁先德傳分行義仕績儒術文藝貞節五目七卷族譜目作廿五卷最後一卷為列傳然此僅存廿四卷而無列傳如謂先德傳是之則不應作廿五卷而為三十卷疑列傳或為遺佚耶姚氏自範沈究遺經綜括精粹學者稱薑塢先生而開姚氏文風從子鼐曾孫瑩並登甲科光烈宗族名傳海內後世宗之其以行義著稱者更僕難數焉

夏莊李氏宗譜八卷 清光緒十三年丁亥李氏敦本堂重刊本

清李圭修。圭字鑑之，一字公桓，號小池，江蘇江寧人，浙江候補州同。美國百年大會特派紀載員，歷英、法諸國，以辦理洋務出力，浙江巡撫奏加知府銜。著有環遊地球新錄四卷、思痛記二卷等書。李氏之先出自山後興州，明洪武四年有名興者從軍征討立功，隨靖難兵渡江，授武略將軍，即李氏譜稱二世祖也。永樂間，興子勝遷居於龍溪之夏莊，遂著籍焉。譜初修於乾隆壬辰，其後嘉慶、道光皆有續修，以洪楊之難遭兵燹，死亡流徙者十三四。及光緒十三年，圭恐宗牒之淪亡，於是倡修譜。凡八卷，卷一、二為修譜序跋、誥敕、譜例、家訓、祠規、宗祠村基墳墓圖及傳贊行紀等，約百篇；卷三為世系圖；其餘諸卷均為世系表，卷四為一至十二世表，卷五為十二至十三世表，卷六為十四至十五世表，卷七為十五至十六世表，卷八為十六至十九世表。譜法兼采歐蘇，列圖以明支脈，列表以致事實，不按五宗九兩之例，每五世為一表，某於名氏之下，備書其字號、某人第幾子、官爵、庠序、生卒年月、葬地，失考者則闕疑。遷居異鄉亦詳書其遷地，異姓歸宗則書其來妻。其譜義例尚稱嚴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騰衝青齋李氏宗譜五卷 民國十九年刊本

李學詩修。學詩字希白，雲南騰衝縣人，雲南講武堂畢業，陸軍少將，實授順雲協副將，歷順雲緬邊防各軍節制、勘查滇緬界務專員等職。李氏之先原籍山東青州益都縣，據其始祖昭信公傳，族系源自隴西，本唐宗室，唐末遷於山東，惟無徵信，不可據以為實云。始祖德，字裕本，明洪武十四年以府軍右衛千戶從西平侯沐英平滇，封昭信都尉，世襲雲南前衛前所千戶。至三世名全，正統間思機發叛，阻兵麓川，調入騰越，遂偕弟和家於騰。至十世正雄，卅都指揮僉事，值國變，隨永歷帝奔緬，至蠻暮失散，不及從，明亡，職替，隱耕曲石，乃著籍為騰人，分屬綺羅、疊水河二支，子姓日繁，徧播騰越。其譜初稿於十五世顛樟，至十九世根源於民初先成疊水河支譜，至是合支譜而成是譜焉。譜以青齋名，蓋誌其所自也。譜五卷，無系圖，僅有系表，表自始祖至時人，均錄之，凡二十四世，人名之後，其字號、履歷、生卒、葬、娶、子女悉載。開篇首為序、題詞、家訓、定派詩，後則世系表，表分為三，末附表補一，為其分支表，至卷二止；卷三至卷五名碑傳集，共三集，首集為世官紀、續先德記，其歷代小傳也。十世以上皆襲明千戶職

故四世官十世已後職替則改稱先德次則傳記墓銘之類集中並有叠述河支譜序跋墓闕題辭綺羅宗祠記歷世載籍志祠產祭田彙錄宗祠圖族約額榜聽泉詩草等末附增編一為李希白年譜並傳是譜編例頗欠周詳其宗祠記載籍志詩草等標雜於碑傳集中實未合體且其中之墓闕題詞及名刺任命狀閒文悉皆羼入尤屬譜所宜載譜體貴在賅嚴而是譜未免傷於繁雜也

孔子世家譜四卷 清光緒刊本

清孔繼渙孔憲章纂修繼渙憲章河北冀州人事蹟不詳孔氏自宋南渡後散居四方者甚多宋高宗紹興間有名輿者官至夏津縣教諭陞冀州儒學教授因金兵阻隔遂家于南宮元明以來繁衍日衆特立耑祠崇祀先師明洪武初年又有由南宮徙出分居冀州者清雍正間照宗譜大修小修之例釐正譜牒携赴曲阜請於衍聖公聯為支譜歷次續修均携往曲阜鈐印存查此譜即光緒間續修者亦按孔氏宗譜例不立世系表謹標某代平列名氏次依書之第一代孔子後附年譜嗣是而後凡衍聖公嫡系一派衆子姓名氏均備書之而每代名氏之下更附列事蹟並其子之人數自四十九代而後專詳南宮冀州枝派其曲阜嫡派則僅錄衍聖公大宗列於每代之前至有遷徙他處者則注遷徙某處詳某譜後不序等語五十八後則謹詳冀州一支其南宮者亦不序列孔氏氏之居冀州者既無科名尤乏事蹟每代名氏之下僅注子某某其字號生卒婚配葬所等亦不計及總之此書全無族譜體例不過記孔氏之居冀州者歷世名氏而已書前附孔子及子思像闕里六十戶名稱修譜凡例歷次修譜名氏歷

代衍聖公序等按凡例有云家譜標題舊曰孔氏族譜與家乘何異昔太史公叙孔氏世次特稱孔子世家因改題孔子世家譜云云孔氏固為至聖後裔然標孔子世家自有曲阜本支在與南宮何與不若題南宮孔氏支譜較妥切也此愈顯其鄙陋無文妄自尊大而已

金陵朱氏新譜稿二卷 清光二十年活字本

清朱朝柱編朝柱字石琴號石卿江蘇上元人世為江寧藩司工程錢糧吏自朱氏原籍吳縣清乾隆末自蘇州移家上元有名啟鑑者出應童子試始隸上元籍是書上卷首家乘述略凡各世名諱字號行實生卒葬所婚配均詳載之次朱氏自崑山遷蘇郡始世系相傳之圖以五世為表不用直綫聯貫所有蘇州上元兩族彙為一譜以明世次者次為金陵世系圖蓋即朝柱未與蘇州聯宗之本支世系圖也用吊綫式自始遷之祖始末為朱氏金陵新譜重訂簡明世系圖則朝柱與蘇州聯宗後自始祖起記其本支一派之世次者下卷為世業記塋域記正名記本傳同宗記雜事記等惟世業記乃詳記其所管江寧藩司之錢糧工程諸事者頗可為清代書吏制度之參考資料最末復有所金陵世系流傳圖者一世一頁旁記其字號生卒年月者名下復記子女頗似神主之意未悉於意何取總之朝柱全無學識又非甲第名族徒取倣效以自儕於世家之列而所據全無體例重複並列既有闔族總圖復有金陵分圖此尚有可說而末附所謂世系源流圖者更不知其意之所在矣書前復錄宋范仲淹修

朱氏宗牒譜後誌以自炫至於文辭卑劣體例不明更無論矣

武林沈氏枝譜 清嘉慶刊本

清沈植樞纂植樞字紫宸一名嘉昆江蘇宿遷人兵部則例館貢士捐州同知銜是譜共二冊第一冊首為歷代修譜序次為列傳碑記墓誌銘以及誥敕德政碑謝表修祭田公約等第二冊首為沈氏世系淵源總圖以本支為主起由周聃叔五世為一行以線聯貫之至八十七世宗海止次曰世系總圖凡二種首為山陰啟宗譜其居山陰者由七十五世至八十七世以七世為一表不以本支為主凡居山陰者皆錄入次武林衍派譜其由山陰遷居杭州者亦即植樞之本支也由八十七世起五世為一表九十世後更分支為表每表改為六世並於表上注明某某公世系至九十五世止總圖後曰原始蓋即世表世牒之意分五部其一由一世始祖述起其二由卅八世沈戌居吳興述起其三由六十四世沈晦自四川遷會稽述起其四由七十五世沈紳居山陰述起皆以一世為一行眉上標世數名下注字號事蹟婚娶子女等其五則按通例一世為格五世為表之法自遷居杭州之八十七世宗海起名下詳注其事蹟生卒等沈氏自梁沈約後代有聞人唐宋以來科第極多降及明清始漸式微清乾隆

閩植樞父始遷江蘇之宿遷居焉是譜体例至旁列傳既無
次序世系圖尤無系統有七世一表者六世一表者五世一
表者而一表之中又有五六世不同令人觀之已覺紛亂且
與世表更無聯屬圖中首源淵次山陰次武林次武林分支
枝譜體例自應如此惟僅譜至九十五世即止而世表中所
列則至一百〇一世圖與表相差六世而世表概稱曰原始
似尤無理也

裴氏世譜十二卷　清乾隆廿二年刻本
清裴律度輯、律度加厚子、字晉武、號香山、附貢、官江西巡撫
户部左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授光禄大夫、工詩文善書繪、
識音律、不失為達人、裴氏譜當以于野常侍之家傳十卷、守
真尚書之家譜十二卷為先河、至康熙初、族人再興與邑人翟
鳳翥始搜次殘缺、成譜四卷、而名為世牒、律度病其不完、乃
廣十二卷、易之曰譜、而以先世系不可考者、概從闕、取據實也、律
度未登堂而没、于宗錫字午橋、號熙堂、廪生、兵部侍郎、右副
都御史、銳意賡成、遂復藏事、卷首序六篇、卷一源流考

廟塋圖世系表官品封爵祠墓、卷二制命、卷三四列傳、卷五
烈女傳、卷六奏議、卷七碌文、卷八詩賦藝文目、均裴氏之作
也、卷九至十一為贈文、卷十二事錄、世系表同五世方格之式、而
不提行、重複、堪称精卑、之處、裴氏三眷子孫散處各方、其
甚未詳者、別為世附表、不敢僭冒、亦有數十人之多、其事跡
不可列入傳者、則為事錄、類擬捨先人軼聞、摘必有書、取必有
據、亦頗見前世風懷雅度、而有裨史傳之采擇焉、裴氏源
出有熊氏、自𩨨邑鄉侯六世孫諱陵谷始得裴姓、其後枝分
三眷、定著五房、七都居河東雲中一帶、得宰相五十九人、

其他或為疆吏、循守，或姻附天潢，或以行貢，或以名顯勲伐封階，炳然照而可益與過江之王、謝、袁、蕭，吳之朱、張、顧、陸，山東之王、崔、盧、鄭，關西之韋、柳、薛、楊，甲第相望，同為海内世家望族。據文自則業著名山，冊帙輝煌，亦麟大觀也。倘並存人世，江左王氏七葉青箱，衣冠家譜，為盛事者。裴氏亦得之矣。譜成之年，據宋錫序為乾隆廿二年，而他序亦有乾隆卅九年者，此為刻書之通例，不足為載書年紀之根據也。書中亦有誤奪，如封爵中之皇后，誤齊武穆皇后為魏文皇后三人，僅刻其二，其一則闕而未書，如未可考，但何由知之而為三耶？又楨字缺筆，避清世宗諱也。然亦有不避者，自毀藩籬，義例無然。第此尚不為譜病，其世系之鑒分，分體例之編作，大抵據歐陽公唐宰相世系表，并參以譜傳而成者。故頗合史法，惜乎裴氏家譜不作者久矣，重名者甚多，計秀葉兩見，通四見，肅五見，琅四見，寬兩見，鈞兩見。此譜牒不昌之弊，故曰譜能奠繫世、辨昭穆也。

汪氏譜略 民國廿年鉛印本

汪原渠編。原渠字伯軒，安徽休寧人，寄居錢塘，世居吳縣。清庠生，歷官江蘇省長公署科長、如皋、崑山等縣知事。是譜名譜略，蓋汪氏支譜也。首為歷代世係源流，自黃帝至穎川侯汪，依次列其名氏，不用直線聯貫之。次本支總括纂要，乃汪雋生所編者，用四字句，亦自黃帝編起，至遷休寧始祖止。次世系宗譜，以穎川侯為一世，每世詳其字號、年歲、仕履、婚娶、墓所、子女等，亦係只詳其本支者。次似園公支世系表，似園名本秩，號寅清，原渠太高祖也，不用宗譜五宗九兩通例，以長横幅紙用吊綫法一貫而下，本秩七子，子為一表，殊便檢閱。其五世以上者概不入表。再次傳誌等，計有越國公傳、汪本秩墓誌銘、汪丙照行述、汪維億家傳、象贊、汪鳴鑾墓誌銘共六篇。最末則為分遷地域表、越蔭堂家譜、汪氏統宗正脈譜各書舊序及目錄、凡例、概要等。原渠此譜雖簡略，然體例頗為謹嚴。蓋支譜與全譜不同，支譜固以本支為主者也。此譜世系表不立全表，僅上溯五世，實為最佳體例。按諸通例服盡則止，而世系表前有源流，有宗譜，則五世以上各代支派淵源、仕履、行實等，亦皆展卷瞭然，固不必世世列表方為

美備也誌傳等亦錄其知名者不敷陳不溢美亦極蔚當後有各舊譜序亦可得知全譜大概也汪氏自唐時越國公持節總管歙宣杭睦婺饒六州諸軍事領歙州刺史後遂世居休寧其後八子分遷徽州最繁而宣饒杭睦之閒亦所在皆有原渠一支曾居祁門後遷黃陂復遷休寧之汪村清後有鹽筴商於浙遂占錢塘籍吳縣別其寄居者家雖素封以科第顯者則甚少清道光閒汪鳴鑾官至吏部右侍郎其尤著者也汪氏譜牒明隆慶閒有統宗譜清雍乾閒又有統宗正脈譜最稱完備原渠一支清道光初年曾修越陰堂家譜共六卷惟譜版于譜成之日印五十部後即付焚毁中經洪楊之變百餘年來未續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花泉李氏三修族譜 清光緒十九年李氏惇典堂重刊本

花泉李氏三修族譜清李治龍主修治龍字凌雲湖南衡陽人行事無所攷是譜雍正八年族人綱烈等初修嘉慶十六年族人國揖等續修之三修在咸豐九年重刊於光緒十九年即此本也據譜序云李氏族系出伯陽爲周柱下史其後子孫分衍各處花泉族源出隴西至明洪武七年有名壽字發祥號潤泉者由豫章南昌府豐城縣挈家遷楚南衡陽縣清泉三十七都之花泉村承充柒甲廬排十攤即李氏遷移之鼻祖也壽生三子長興清次興魁幼興福其嗣繁衍譜所稱三房也興清生有貴有德子孫承頂三四兩攤興魁生有文有華子孫承頂二五兩攤興福生有晟子孫承頂八九兩攤譜中所稱各攤房派即源於此譜爲各房分修總集而成除傳記詩文彙爲一冊並無次序外其世系圖及詳錄自鼻祖系已下俱各以房分編無一貫系統是以分卷不明爲最大缺點譜大略分爲十二卷首爲修譜序例次家訓家規次服制祠堂寄圖次雜文次傳記詩文次墳山圖等約百餘篇次即各房世系圖及詳錄系圖以五代爲一褶甚爲合體但校讎未詳致有代列錯誤之處所列人名有兩名相同者其

而一人繼承或同名均未注名亦為一覽詳錄列於每房系圖之後注出身仕履名字謚號婚配子女生歿葬時即譜錄也。李氏自壽而下迄修譜時已歷二十二代，生齒繁盛，散居衡、安仁、耒陽、湘潭、長沙等處，人雖繁殖，率皆庸庸無可記者。是譜編例無甚可采，但其以壽為始遷鼻祖，並不妄攀貴顯，紀載詳確不偽，是其長處也。

張氏族譜不分卷 道光年五年刊本 四冊

清張為壽輯。為壽字福亭，號少華，附監生，捐職布政使理問，加捐都[?]。有楚游草。卷內標為青浦張氏族譜。青浦在松江府，實則張姓先為黃浦西閔巷人，而姓韓也。時明永樂間，韓文聰貿易上海，入贅於青浦張姓，遂世守其祀。是譜即以文聰為始祖，而釐次分類，曰誥命，曰鄉賢錄，曰家訓，曰傳記，曰科名，曰邱墓，曰墳圖，曰宗支圖，曰紀世考年，鄉賢錄專為延年及肆所立，而其他族賢則附入科名鄉賢之中，兩般作法同樣，事實甚嫌疊床架屋，而亦有涉誹尊所親也。邱墓之圖凡十二世均詳其所在方向，以及於四至，雖大族譜乘亦不克有此，斯殆世守之功，紀錄之效也。歟宗支圖分老支及分支，均不涉繁，而與紀世考年合觀，有相得益彰之便，不失為簡潔明瞭。張氏起家寒微，文聰以將作為成祖營北京五鳳樓，會上喜怒不測，旋歸，此譜不以閥閱示人，於祖宗出處稍不曲避，可以文聰一世覘之矣。至其後裔仍多襲守文聰故業，如清季張有光為工部營繕清吏司主事，程材量役，頗負能名，特其佼佼者焉耳。

戴氏宗譜殘存五卷 光緒丁丑註禮堂刊本 五册

清戴一龍主修，戴全銓監修。一龍字炳軒，又名燦光，國學生。全銓字西森。譜原六卷，此缺佚卷二世系圖，僅存卷一新舊序、家訓、遷徙來歷記、傳、讚、跋，卷三至六世系考。世系圖雖不存，然從其凡例中可知大略，即編世系仿蘇之掛線記名，其世系考則畫格記事，載行仿江陰劉氏家乘之例也。此戴氏係由汴而贅於泰興于姓，始著籍。時在南渡後，是為遷泰始祖。又五傳而遷靖州，是為遷靖之祖，即所謂馬州戴氏，或驪江戴氏之始祖也。其支派與戴氏五祠譜戴家灣一支，淵源頗為邇近。如此譜以真十公為由戴家灣遷靖始祖，是為一世，五祠譜則真字行真一公為戴家灣之第三世。此第九世為應字行，如應奇、應國，彼則十二世應龍、應科。此十世為文字行，而彼十三世亦有文字行。世次自始遷即差三世，而其字行依世次之差，竟合若符節，其非同本同源之一證乎。至十世以後，字行漸不同，然系遠族疏，懸隔無聞，事實始然耳。此譜舊序與傳記多雜廁，不分而排比，亦頗無序。非是譜中有一龍并全銓詩讚，為朱津林所撰者。津林字懷音，為戴氏之西席。此譜雖經全銓編次，而厘訂斟議，津林亦與有力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上海竹岡黄氏宗譜三卷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黄宗麟修。宗麟號雲深，附生、貢、候選訓導、日本法政大學畢業、法政科舉人、七品小京官，歷任外交部主事、僉事、駐朝鮮總領事、太平洋會議秘書、關稅特別會議等備處處員、俄事委員會委員、中央防疫處主任，有公法與私法之區別及軌數軒印草。此黄氏自汴梁從宋高宗南渡，入雲間，歷閔閩跋涉，棲泊於申浦陽之竹岡，世居之。厥後子孫益衆，不能聚居，而明嘉靖間又遭海亂，散亡流離，上世莫可追考。遠世姑無論，即遷雲間始祖文亮以下十餘世，其間名號、配氏、生居、歿葬、出處之詳略、事跡之顯晦、相沿之序、鱗次之別，亦多不能蹤跡。宗麟起然憂之，乃以乾隆十九年編訂之譜及咸豐五年續修之譜，并其他北橋支譜、上海支譜，詳加考核，彙萃而成此。凡分三卷，除世系世表各一卷，另錄叢編一卷，以先世筆墨無類可歸者屬之。其世系先列雲間派，自始祖文亮至五世鳳岡止，次竹岡河圖派，自鳳岡至十六世止，即自文亮二十一世，凡四圖，次東派一圖，西派三圖，後五房、東三房各一圖。世表直行，首書派名，次行低一格書世次，再次行低一格書名、諱、配氏、子女，夾註某之子，并生卒表之，別列自受姓至各分派，凡汴梁、江夏、潁川、汝南、福建、新安諸派，然皆摘錄一二事實名姓，無關世系之考訂也。

羅田東安王氏庚申宗譜百五十四卷　鉛印本

王葆心修。葆心派名茂桂，字季薌，光緒二十九年舉人，歷充鍾祥博通書院、義川書院院長，漢陽晴川書院分教，黄梅調梅書院院長，湖北國學館館長，禮學館纂修，禮部總務司主事，鄖陽地方審判廳廳長。羅田在清歸湖北黄州府轄，東安又羅邑之名地也。王氏發自豐城，系逕隸祁門，祁門又遠出咸陽，咸陽又遠出瑯琊，益為周太子晉之裔。其遷羅田始自友直，據康熙壬辰譜時為明洪武間，而據此譜則謂為宋乾道間，乃抜證實書，考覈源委而得之者。即丙子、并癸卯二譜亦不免有所譌誤，葆心均詳為分析，并為釐正焉。葆心此編先以家傳為藍本，復徧訪康熙壬辰以下迄光緒戊子七次排纂之舊牒舊譜，雖圖表考傳四者略具，然未能拓充全備，以綸網族，故於是清通新故，區為二編。譜首則以圖表考傳行之，世系考則一仍舊貫，意在納明清舊牒之片詞單牘，悉滙諸編中。凡明清恩綸紀、咸同光宣奏牘、徵歷代故蹟圖說、建置考、統宗世表、仕進諸表、褒揚諸表、遠遷表

祠祀產表、致家傳、內女列傳、文籍考、詩文抄、叢錄、宗譜敘錄，并子卷都六十卷，世系圖考又九十四卷，總為百五十四卷，而地圖照片則又附刷其間，不其數。舊譜世表祖祁門一系，益當時豐城之系也已不可考，其宗祁门乃適逢其會，於代遠難溯，姑託諸以少慰水源木本之思耳。葆心既得豐城譜，世次始明，而又不便輪廢，遂並存之，舉己之所得於豐城之系列為正編，取舊所隸繫於祁門瑯琊之系歸之附編。正編以由太原遷豐城一系為主幹，其他太原宗巽之附編以由瑯琊遷祁門一系為主幹，其他瑯琊宗巽之兩系均依次列傳，以太原、晉陽、祈縣、烏丸、豐城歷為三表，瑯琊、咸陽、祁門歷為三表，均歸之總派。又取史傳、金石及群書傳記文集所載王姓一家一人之支系輯之，成二目，均為零派。其分支析派，引伸援證，多取資於王庸敬所編王氏通譜，雖義例容有未當，而要為草力精心之作。至其世系圖考，大指用萬充宗學禮質疑之說，不固守五世廸記之例，廣以十世，便省覽，趨簡約，節縮冊帙，亦盡符章實齋所論也。又仿歐陽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例，系圖後增總序，便觀覽畢。又仿溫公通鑑考異例，存舊譜之面目為按語，以稽衺變遷異同，庶可折疑，所補益於世系圖者良非淺尠。仕進諸表以世次為經，以房次支派為緯，明晰簡便，莫逾於此。并遠遷表，胥為他譜之所未見者也。此譜搜集極勤，顧仍未為盡善，即葆心亦以為未能糾合群籍，永南針為少憾。如王國棟所編王氏宗譜五世有睦、淳、徽、端，而此無之；宋史質官天章閣侍制、素官工部尚書，謚懿敏，而此則適相反。斯皆史傳之可考，而葆心竟誤為收錄，莫辨事實，則所謂取史傳、金石、群書傳記者，即如是之謂乎？又如國棟譜瑯琊表始祖吉之父為襲，而此為淵；國棟譜云吉四世孫遵之子二，為旹、音，遵之第望為州刺史，而此則謂遵子一，仁官青州刺史，并旹與七世誼一列，而序音則又不錄焉。是又真偽不可辨，仍待參稽諸譜以為確證者也。

西清王氏族譜　王孝綺輯　民國二十年鉛印本

王孝綺字彥超，福建閩侯人。福建王氏，類皆溯源瑯琊忠懿諸派，此所謂西清者，乃孝綺先世旭窗於明正嘉間自江西之清江鄉入閩者，三世長齡以西清王氏題墓碑，遂因之。是譜不分卷，首為世系表，每一世均注明年歲及配某氏等，其有子孫蕃衍之支，則另立附表，標曰某世某某公世系總計為表十一，而族人備蓋王氏遷閩年代既不甚久遠，而子孫蕃衍者又不甚多也。世系表後為敕命三道，清道光間乃敕賜王慶雲三代者；次為王氏旌獎節孝題名錄；再次為王氏六房墳祠祭典條規；再次為王氏宗祠祭產；再次則為行狀、家傳、墓誌銘等，末附輓詞甚多。全書僅一冊，而輓詞輓聯等所佔者幾二分之一，雖族人不蕃，而亦未免太簡略矣。道光間工部尚書王慶雲及光緒丁丑科狀元王仁堪均其族也。

湘潭永冲王氏五修族譜四十卷卷首末各一卷　民國廿二年鉛印本

王振育修。振育行蹟不可考。其譜為志凡十有六：曰本原，曰舊章，曰世德，曰塋域，曰祠廟，曰箴規，曰禮節，曰教育，曰著述，曰公田，曰契約，曰義舉，曰惠澤，曰水利，曰交涉，曰拾遺。為表凡九：曰檢查表，及男丁統計表，曰同名表，曰年代生死族事紀要表，曰婦歷女所適姓氏一覽表，曰嫁娶人數比較表，曰職業統計表，曰歷世人口比較表，曰各派平均年齡比較表，曰陰陽曆對照表。為錄凡七：曰派系，曰各支各派齒系齒錄，曰手蹟待賸，曰式穀，曰瑞蕤，曰待徵，曰裕後，曰全歸。都四十卷，首末并有肖像、題字及跋。湘泉冲舊譜，惟書遷湘世系以上則不詳，茲譜則竭調訪之力而成本原一志，自黃帝迄湘始祖凡分四期，而以參考資料調查函件附於後，源源本本，引証極為詳審，與王國棟之姓氏辨、王舟瑤之族望考，可鼎足而三。為考王氏源委必不可缺之文焉。舊章志係輯歷修序跋、凡例、任事列名、收支數目、領譜字號等，分類照錄，而以舊譜沿革冠之，蓋欲使後人知家譜之所由來，與前人精心結撰及其因革損益之理，至於以可觀修本體例之概況，又其餘事矣。其他規例大都盡善，如世德志確定名稱，凡先人男則稱公，女則俱稱孺人；世次既清，尋繹亦便。塋域志則首以省縣都區定先後，次以墳山種類定先後，再次以字派尊卑定先後，眉目犁然。每志錄表之前均有凡例，條分縷析，甚挹綱要，此皆其顯著而為他譜所未能周者。雖妻系因仍沿五世一提之法，靡費紙幅，翻閱為勞，頗不足為大病也。自宋以後譜例修明，若實不可多覯。昔人墨守陳規，殊無創獲，而近人所為，又復標奇立異，趨於極端，或失之淆雜，或失之支蔓

失之苟簡，又不得其中。肯斯譜博而能約，繁而不亂，此其義例明晰而已矣。此王氏以太原為郡祖，安福為縣祖，元至治三年輔泰自安福遷湘，是為遷祖，而輔泰之孫磯卜居湘潭，又為開派之祖也。自輔泰九傳而分為二派，再傳分為三房，又傳而析為三十二支，茲所詳者，又此三十二支中之七支耳。舊譜創始於乾隆丙寅，僅為四卷，嘉慶甲子二修，增為十二卷，咸豐壬子三修，成十六卷，光緒壬辰四修，廣為二十四卷，此譜是為五修，而增輯門類，擴大卷帙，則視初譜不啻數倍，其致力之勤益可知矣。

王氏通譜五十卷 以政堂活字印本

清王庸敬編輯。庸敬字簡侯，慈谿人，為三槐之裔也。其譜與王淥心所編羅田譜、王國棟所編王氏宗譜體例相同，即敘世次之更遞、事蹟之源委，亦莫不模似。此編析王氏為三譜：太原系十六卷，三槐系十四卷，別派二十卷。太原譜以霸為始祖，自晉數為第二十九世；三槐譜以言為始祖，言為祜之祖，祜他譜多誤為祐，訛於形似也。其別派王氏則分芊姓、嬀姓、子姓、姬姓，分支姬姓存疑、姬姓、鉏耳氏已姓、虜姓、賜姓、冒姓、本姓、複姓。每譜每系之前均有表，考訂本源，引合世次，詳明尤當，非窮搜博考曷克臻此。意者庸敬為此譜，蓋具溯通世系、考詳源流之義，如王國棟之輯宗譜，同不敘至及身也。大抵采集群史諸書並各家集傳、各系譜乘，或另簡斷練，或巨帙宏製而成者，有源者則詳其演替之由來，不可考者則僅列其可考世次，納細流而為滄海，積壤土而成泰山，厥功固不可沒已。通觀全譜，王氏自入明以來，以三槐一裔為最盛，而世業亦兼美，如泉沙派之王錫爵、西沙派之王雲錦、慈谿唐壋之王氏三鳳、新建之王陽明、洞庭之王鏊以及崑山之王鳴盛、松江之王鴻緒，或以相業炳彪史冊，或以清俊見稱朝野，或以理學倡導其諦而弭亂治鑾於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行所無事、或以著述蜚聲海內、而治經鑄史於遯隱之間、殆皆一時之俊傑、而千古之賢哲焉、

重刊明修王氏世譜附續譜十一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王元增續修、元增字新之、邑庠生、京師第一監獄獄長、著有日本監獄實務、監獄學、監獄規則釋義、北京監獄紀實等、此王氏為宋三槐公祐子旭之後、裔旭子玄徙家於吳、遂占籍崑山、廿二傳至焜、自崑山徙嘉定、其世譜以玄為始祖、而續譜即以焜為之、世譜修於明崇禎間、兩遭兵火、僅剩殘帙、嘉慶雖有新修、佚遺無考、元增就殘存明本重刊之、並附以廿二世以後世系、所以別為嘉定一族而設也、世譜目次簡略、可得數端、曰三槐公紀略、曰王氏世系舊圖、曰王氏世系圖、曰世紀、曰世系續圖、曰先隴、曰祠宇、大都從明本之舊、但義例殊欠妥善、即元增亦嘗言之、而世系舊圖尤多舛誤、錢大昕辨之綦詳、案王氏望凡廿一、出瑯琊太原者、皆宗周太子晉、十六傳至翦、翦生賁、賁生離、離之長子元、避秦亂於瑯琊、是為瑯琊祖、次子威、威九世孫霸

唐太原是為太原祖而此譜云晉封太原郎以之為太原一世實誤也錢大昕固已辨之而國棟譜及東安譜亦一以霸為太原祖一以威為遠祖視此均較翔實又如世譜誤收烏丸王珪以接覽之後蓋唐書宰相世系表瑯琊太原俱有名珪者或係作譜者不能深考以致世系混而為一張冠李戴之歟且因珪之誤而并誤其子引兩家之子姓以為胄肉有棄有取於義未安其強拆拼合之跡益顯而易覩矣元增所續譜分十門首遺像次世圖次世表次紀次傳志祠宇次先隴次遺墨次遺著次贈言次襍錄是譜為支譜故自廿二世始遷始而為後人數典之便又將廿二世以上正系備列於世表而直溯至一世世系圖例甚完好無疵可指然世紀頗為重複如世紀第二之二廿四世鳴盛已略志行實乃於第二之三廿四世又重其傳略且加詳焉在他譜或書於前圖之末而僅揭其名

於下圖之首或書於下圖之首而僅綴其名於前圖之末要皆不為繁複而是編兩番注述不過稍有繁簡而已則何如合二為一之為善乎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為崑山王氏廿四世孫乾隆進士累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左遷光祿寺卿告歸居蘇州鍵戶讀書治經以漢人為師著述頗多尚書後案三十卷十七史商榷百卷西沚居士集廿四卷蛾術編百卷最為典要海內知名之士咸奉為指歸其子嗣獲號寶庵亦能紹箕裘父子後先輝映開有清經學之荊棘厥功獨宏焉

平陽汪氏遷杭支譜五卷　清道光九年刊　竹配三卷甲

清汪瑄撰、瑄字西賓、號葭六、浙江錢塘人、監生、是譜亦自穎川侯始、三十一傳至文和、始遷江南、文和九傳至叔舉、始遷新安、明之末季、八十世元台、因業鹺、始遷于杭、居錢塘普寧里、始著籍焉、是譜準歐蘇二氏之法、五世一圖、圖右以世列之、名下以系貫之、由始祖穎川侯汪、至八十二世遷杭祖元台止、為先世世系圖、名下詳載某第幾子、字某、配某氏等、而自元台孫八十四世如珍時英起、分為長次二房、分房屬派、依次而圖、更因子姓繁衍、圖內祇貫以系線、其字某配某氏等、另詳各支細譜、以便檢閱、圖後曰支譜、蓋即各支細譜也、其式前半頁、僅書某某世某某子某某、後半頁始詳記字號科第生卒配某氏葬所等、大宗小宗、依次遞書、更於每頁中縫標明某某公以下幾房、各支尤便檢閱、汪氏為杭望族、清代三百年間、科第蟬聯、學者輩出、乾隆舉人憲、字魚亭、喜藏書、築振綺堂貯之、尤有聲於士林、而其子汝瑮、於修四庫時、獻書六百餘種、迄今傳為嘉話、道光間、遠孫邁孫等、著述等身、舉世推為通儒、而民國總理大燮、則又汝瑮之嗣元孫也、據譜瑄生於乾隆七年、而是譜凡例後、書道光九年八十九世裔孫瑄識、自乾隆七年下推至道光九年、計之、修譜時已八十八歲、則乾隆盛時、修四庫、獻藏書等、均親見之矣、

合肥闞氏家譜三十卷卷首一卷 民國十年聚珍板本

四册

闞彥閔等修是譜爲闞氏多人所修彥閔及暄鐸等則總其事者彥閔字睿甫曾任壽光渦陽等縣知事暄字沛侯曾任大足洛寧等縣知事鐸字霍初歷任交通部秘書僉事科長吉長鉄路局長研究中國營造極有心得與紫江朱啓鈐同爲昌明絶學者著有金石攷工録女紅傳徵略闞氏故實元大都宮苑考諸書闞姓舊傳爲蚩尤後代有名人至元明間有自句容遷於合肥者

子孫遂世居於縣東北八十里之伏獅山户族繁衍不雜他姓爲邑之世家譜創修於康熙丁丑再修於乾隆乙酉然未付梓乾隆庚戌始獲刻成嗣又經道光光緒间重修體例稍備然亦僅八卷也越三十年彥閔等復掇拾殘缺考譜詢宗始成此凡三十卷卷首爲序文及譜例卷一爲始遷祖以次十世總世系表卷二至二十四各爲支世系表卷二十五至二十七家傳舊有者删節之近世者補益之卷二十八行狀墓誌小傳贈序等卷二十九列女傳卷三十碑志誥命公祠田及雜録等

蓋譜爲近世所修得參閱諸家譜牒故稍得義例之正大體主張標題必嚴斥元明以來概曰宗譜之非是以爲自世爵世禄廢宗法久亡不言宗所以悼宗法之不復也區分門類則酌采隋唐志及歐譜而爲之標表傳圖記四目其駁歐譜之以表爲圖蓋本於章學誠義蓋爲歷來修譜者所未曾言審編世次亦頗有序以始遷總表弁首以下或一支一表或一支數表視嗣續之多寡而爲分合計表十有八支歧派别大略具在世系五世一葉而不提行譜皆書名亦臨文不諱之意於蘇

譜之加諱於祖父名者頗爲疵議也又世系表第一排上必眉注某公之子若甲乙丙三子而甲已出繼在他譜類皆逕稱乙爲長子而此則仍稱次子循其舊序也

劉村毛氏世譜十六卷 清道光二十五年刊本

清毛頤域修。頤域字引年，江蘇武進人，邑庠生。是譜首為世系圖，其間或六世一表，或五世一表，隨時而異。毛氏族大丁繁，故表亦甚繁雜。十世而後分房為圖，孟七世憲五子分為五分，下及十世，已至四十一人，因分四十一房，圖中標幾分幾房者，即此意也。圖後為世表，用横格法，五世為一表，名氏下詳記字號、配氏、子女、科第、官蹟、著述、葬所等，分三段：一世至十世為一段，十一世至十五世為一段，十六世至二十一世為一段。每段中分房屬派，依次而書，亦標曰某公支下某公派，故檢查亦甚便也。世表後附家傳、行狀、墓誌、墓表、年譜、祭文等，更附毛氏歷代著述等。毛氏先世世居直隸真定府元氏縣，元進士祥官任常州路推官，卒於常，因著籍焉。孫十人，散居蘇常一帶，有名貴者，始遷劉村居之。此譜題劉村毛氏世譜者，皆貴之子孫也。明正德間毛憲以進士官禮科給事中，講求宋儒理學，躬行實踐，著有諫垣奏草、古菴文集、毘陵正學編、毘陵人品記等，四庫皆著於錄。毛氏自毛憲後，其族漸大，明清以來科甲相望，仕宦頗衆。譜初修於康熙九年，繼修於雍正九年，三修於乾隆四十七年，四修於嘉慶十七年，此其第五次所修也。

德清蔡氏宗譜十二卷 民國八年刊本 十册

蔡鏡瑩等編。攷蔡氏肇自周叔度封蔡，以國為氏。歷代名士建材不乏，挺生如澤之相秦，倫之造紙，用之、蕤、齊之連擬巍科，而襄謨政學兩長，名傳宇內，則尤其著者也。蔡之徙於浙西，始於源，在宋為秘書郎，直煥章閣。靖康難起，扈駕南來，尋卒於杭，遂著南支之蔡氏。子孫派析，流分各隨所止，大約分三支：一居蘇州洞庭，一居東茗，一居德清。茲譜殆即第三支之譜也。譜凡十二卷，卷一冠河南開支蔡氏通譜，而以本源世系圖譜、系圖通譜、世系源流通譜、世系圖遞次蟬接。卷二譜中傳錄。卷三德清蔡氏宗譜世譜源委、譜系事略、文溥公年譜，以及家訓規條。卷四像贊。卷五祠堂塋墓圖。卷六誥勑碑銘，附著述、科第、學校表。卷七八九總支世系。卷十至十二各支世系，并附跋及近世子孫圖像。卷首題濟陽通譜者，蓋為上溯姓源之祖，下逮繼世之宗，木本水源，誌所自出焉。世系圖用五世之法，而以第六世重提另行，名次書注字號官爵，但第一行之第六世不書，而書於二行之第六世，尊某系也。然第一行六世直如瘤贅，當字占幅，轉覺累贅，不如提於眉上，注曰某某子為較

善其世系取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而斬之法故以遷浙大宗派為主通譜圖表自秦相國渾至元進士子英都十五幅德清譜圖表自源一世至二十三世清内閣學士雲士二十三幅卷帙不缺克臻正易寔徹之家所不及也計通譜圖世系凡三德清總支世系圖凡二而又各分子支眉注某公支側注世次亦朗然可觀傳錄則簡要中肯不落寞四眉題世次尤為分明祠墓圖達二十餘幅足見競競守之功其專載文溥年譜者蓋紀其復德清故業之事文溥當洪武間支拄寒家經營拮据卒得重覩祖宗盛績誌之良宜殆亦所以鼓舞族黨之道歟

茅氏宗譜不分卷 民國元年鈔本

茅桂鈺撰桂鈺字永棠號梓雲江蘇青浦人是譜頗為草率前為圖像像後均名諱字號生卒等次為墓圖再次為茅普揚行述以上共為一册第二册為宗支小傳依世次遞載每一名氏下注明某某子字號生卒婚配姓氏生卒年月墓所等間附傳略亦率多溢美之詞茅氏本籍浙江餘姚清初遷清浦因家焉道光間桂鈺伯父樹業以遷居青浦已將二百餘年人丁漸繁支派既無由而明親疎亦無由而辨因與弟堅詳為考查以遷青之釐友為一世祖撰成支譜焉凡繼嗣支派婚配子女生卒墳墓等無不詳細備載及光緒六年桂鎬重為增訂桂鈺此譜實為第三次所增輯者書前有凡例八條似極謹嚴然凡例云譜法歐蘇用吊綫之法以便觀覽云而書中無世系表或像殘缺抑遺佚歟不可知矣茅氏此族科第絶無多外出經商者故譜中之文字粗俗事蹟之缺乏要皆不能據有典要也

騰衝疊水河李氏族譜不分卷 民國二年排印本

李根源修。根源字印泉，雲南騰衝縣人，永昌府學增生，日本
士官學校畢業，陸軍中將，歷官軍政部總長、陝西省長、農商
總長、國務總理等職。其譜創纂於其十五世祖顯樟，至根源
之父大茂，復續纂之。李氏一系傳聞為唐室宗支，然世系無
可考。其一世祖德本，山東青州益都人，明洪武十四年以府
軍右衛千戶從西平侯沐英平滇，有功，授雲南府衛前所千
戶，封昭信都尉，是為入滇之始祖。子孫世襲其職，傳三世曰
全正，從閣麓川思機發叛，被檄入騰，乃偕弟和從家焉。至十
世曰正雄，升都指揮僉事，值國變，隨永歷帝奔緬，至蠻莫失
散，不及從，隱耕於曲石，迄明亡，職替。計為明官者十世，乃著
籍為騰人，世居於疊水河，人口日繁，至根源已十九世。根源
既貴達，乃繼修是譜。為譜首序，次洪武敕書，次世系圖，次世
系表。表之先以遷自益都者為始，其系以居於疊水河者為
斷。其所載止名字、生卒、妻子、職秩、封贈、葬地，不書他事。次世
官紀及先德紀。世官、先德本同一體，即歷代小傳也，因十世
以前為世襲千戶，十世以後職替，故異其名。末為命名定派
詩。據其顯樟公譜序，言李氏先無譜牒，所錄蓋得之於世職
牒冊中，故甚略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合肥李氏宗譜七卷 清同治十一年壬申刊本

清李鶴章修鶴章派名章鉌字仙儕號爔泉又號季荃安徽
合肥人鴻章之弟也邑庠廪貢生咸豐壬子順天江南鄉試
堂備候選州同歷官甘肅甘涼兵備道李氏始祖名慎所本
高陽許氏子許姓亦合肥大族其先本居江西湖口縣花尖
山有名福五者家徙居合肥東鄉下趙圍遂為合肥許氏始
祖歷九世有許光照字銀溪生子六人次即慎所出繼李心
莊遂氏李與許姓分支迨修譜時已歷九世因與許氏同宗
禁通婚媾慎所出繼李氏未詳何年其生卒時譜亦失考唯
據譜錄許氏先世錄中言慎所父銀溪生於明萬歷癸丑年
(癸丑為萬歷四十一年)則據聽度其出繼之年或在崇禎之
季與譜凡四修初修於嘉慶己巳四修於同治壬申是編編
例詳明不可多得分七卷卷一為譜序六篇次高陽許氏先
世錄次譜敘凡例次家範次宗祠條規次鮮錄名賢譜論及
先賢格言譜錄格言輯錄頗善為他譜難得者次書法次修
譜人名次為誥命別裝一冊卷二為行略列傳次墳圖及買
契議字等是譜未采歐式列圖於列表於後之法卷三以下
均為世系表合圖表為一體人名之後詳列名字謚號履歷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婚配子女生歿葬時不詳者闕疑之檢索頗便卷三為總表
列一代至五代卷四之末為各房分表列五代至九代分長
幼房程序一線引之李氏當清同光之際其八代孫瀚章鴻
章兄弟功名富貴赫弈一時族人之紆金拖紫者頗不乏人
誥封絡繹蔚為望族時論榮之宗譜修於盛時其善美自必
然也

平江盛氏家乘初稿三十八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同治甲戌吳中十賢祠刊本 十六冊

清盛鍾岐編。鍾岐為盛氏五十五世孫。盛氏有二族，一出成叔，一出召公。成叔武封於郕，即晉書地理志之剛平縣，今之山東兖州府也。成叔其後又有西宗、南宗。南宋時有扈駕南渡為平江通判名岫者，隱居湖濱，是即後南宗盛氏之分佈於浙西之嘉湖、江南之蘇常松太等地者，皆源於此也。全書秩次井然，尚稱完備。卷首為新舊序二十篇，多名人手筆，如宋之洪咨夔、元之虞集、明之吳寬為其著者。卷一誥勅，卷二世系圖，卷三至二十一譜傳，卷二十二祠堂考，卷二十三墓域考、古蹟考、第宅考，卷二十四衣冠表、科第表，卷二十五至三十四文獻，卷三十五譜佚，卷三十六、七案卷、備考，卷三十八散譜、章程，隨時采輯章程。卷末徵信錄，則紀集資刊譜、修祠之名氏。誥勅必擇其有根據者錄之，如宋天聖八年勅盛文肅者，疑其荒昧，直棄而不錄；即嘉湖支譜所載之文文山、王十朋題像題譜之詞，蘇老泉、岳武穆之題字，亦以無源可徵，近似贋鼎而概屏之，則亦審慎之至者矣。勅命以盛章、盛起東、盛應期者為最多。章當宋寶慶間為吏部尚書、敷文館學士，為南渡後一代重臣；起東以岐黃受知於明室；盛氏之精於此道者，蓋皆導源於斯；至應期則文事武功，

彪炳史冊，所主開昭陽新河，尤為有明漕運史上之鴻猷焉。世系圖以遷餘杭始祖以上為上世，淵源以下為餘杭支派；平江以下則別為四支，又各就所遷而分列之，綱目朗秩，頗屬明快。譜系病世人用五世九世之法，乃隨勢就數而定，不拘於例式，即長幼序次亦不仿俗例，而每世均自左至右順列，謂宗法宜然也。圖雖皎然，顧嫌繁瑣，至須前後對映而讀。大凡族大支多，派系蟬聯，斯亦不可必免之事。又祠堂、第宅均有圖，此為通常家譜所不可及者。其散譜章程，嚴於領取，律以專例，如茲譜即為第六十六號，閩湖支傳均敬藏者，其慮子孫之不肖，或外姓之妄附，殆如宜興陳氏之善能慎防於始者矣。盛氏自漢迄清，千六百餘年，遺澤綿延，為海內名家，僅宗譜自宋以降已修十次，其支譜零牒，尤不遑數計。自來南州多世家望族，然代遠年湮，子孫式微，其流派之考徵，昭穆之資定，幸不可得。平江盛氏獨能源源本本，列系標名，完茲巨帙，此世守之功也。

横林黄氏宗譜十五卷卷首末各一卷 清道光庚寅寶善堂刊本

清黄宏望修宏望字飏廷一字崇渦号晴亭邑增生黄氏自春申五十世至山谷又十世至大有大有名祐世居江西宁州明永乐間而遷於常州横林黄氏多聚居横林自永乐至宏望高祖玉成始為宗支圖曾祖擴垂後修支譜始遷以前則無由追考及宏望之叔鳳岐訪得先代舊譜乃燦然明備而未及刊刻也宏望續之而改歐氏法參以蘇氏歸氏之遺意重加編纂此則又宏望從弟沅城暨姪步瀛就宏望譜增校而成者卷首遺象墳圖卷一舊序宗約宗禁卷二誥勅像贊卷三先世源流圖卷五至九傳記誌銘卷十世系圖卷十一至十五世表卷末褒集錄譜以始遷為祖如古者別子為祖之法宗譜多用之黄氏舊譜始自春申源遠流長難盡信故分為兩編始祖以前謂之前編以後謂之正編前編特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耳世系世表序次以五世為斷五世以後則有九支本豫章所修支譜世系周因之世表則照四大分分卷仍註明某公一支起訖詳晰如指諸掌焉

華氏通四三省分支宗譜十五卷卷首三卷卷末一卷 宣統元年存裕堂刊本

華鴻模修鴻模字範三號子才晚號子隨郡庠優貢生同治癸酉拔貢遴科舉人內閣中書加四級改双月同知加知府銜光緒初詔舉孝廉方正華氏自孝子傳廿五而有十通五奇通四一支至樂勤有五子長宗隆即山桂支季即宗康三省支也其譜卷首為誥勅十九道祠礼祔祠蒸記總圖總表都一卷三省各派世表則十五卷卷首之前又冠纂譜源流修譜名號并序例爲效華氏舊譜雖有各支總圖而以下分派概不詳明此冠以總表於分派處逐一書之歐氏所謂各詳其系各承所自出者是也自孝子至原泉不為詳列惟錄一始祖孝子世系圖亦因要窮源之意世表內例載事實而摘錄之或註明傳芳集有傳有墓志有墓表等文此譜並無傳芳集即凡例所云之文缺表亦并無之疑為就譜所有也其世系本末與山桂支譜之通奇支派總圖大致相類惟此敘事較詳兼有為山桂譜所不采者是其小異耳始祖世系圖以孝為始祖寶為二世於孝書諱書寶則書字諱寶寶子書子諱懿而於寶之姪不書諱人如隆亭五代世系圖僅於原泉書諱十通五奇圖於本支書諱通世分支圖於本系書諱而三省世系分派總圖又均不書諱義例不一頗不可法且既稱之子復書之諱儼然前卑而兩書之直不知其意之何屬矣此譜多參用山桂譜及華希閔華氏通譜如其中希閔之華氏三祖遷方齋之梅柱山墓記澂瀚之孝祖祠孝文

祠之祭田興廢攷略，均見於二譜云。

新田施氏宗譜不分卷 光緒二十六年敦睦堂活字印本

清施世堂續修。世堂字肯之，號琴軒，官名以南，由太學生加捐通判，又捐升同知。新田施氏有道光十八年施禧椿纂修本，已著錄，此仍沿其舊，僅增輯世系，補綴傳記而已。道光譜舊爲梓中所輯，而禧椿續有訂補，故此仍存梓中之名。蓋施氏自遷蒲山新田，嘉慶元年梓中始創其例，厥後道光十八年，梓中子禧椿恐貽前徽，乃不辭勞瘁，續爲纂修，至此譜例大備。至光緒己亥，其譜失修已六十三年，族中支派蕃遠，生齒日繁，若不亟修，恐致湮沒，世堂遂自承其責，登報貼單，遍告族裔，復延譜師，悉心考訂，始克蕆事。所謂譜師者，當是習執譜事之人，是世堂不過董理監修而已。

螺江陳氏家譜不分卷 民國二十一年三修鉛印本 華

陳寶琛纂修寶琛字弢庵光緒間進士歷官南洋大臣禮學館總纂大臣弼德院顧問大臣清末帝師傅有清一代福建有名於朝野者以林氏陳氏為最而螺江一地又以林吳陳三氏為望族屬螺江在閩省城東南四十里地近鼓山陳氏自長樂遷此始自明洪武間名巨源者惟修譜則始於清乾隆癸未中間歷經三百年蓋湮沒甚久矣寶琛軫念族系渙散乃續輯嘉慶庚辰譜而成此首有螺洲小序不知撰人名氏於洲之山脈川源古蹟名勝與夫學校寺宇遺俗軼聞靡所不備可作螺洲志讀又附螺江總圖三姓分界地圖次世系圖表年譜傳記宗祠墓記并何秋濤撰津門客話據譜序云其體例大致襲用景城紀氏譜法第凌亂無序甚乖厥意念餘冊巨譜雖不以卷系之而亦應排次齊整門類謹嚴乃義例蕩然不可卒覩寶琛為一代宗師歷歷中外亘光宣兩朝或不至於譜法亦有所不諳也津門客話係顧船為陳弼夫纂述生平事蹟而作都分十一目顧船輿地專家於鄉賢流風善政矻矻若此足見與人為善之心且此編世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刊本茲於陳氏譜中偶留鱗爪亦書林之佳話己年譜紀陳若霖事若霖官至刑部尚書為清中葉一代重臣清史稿有傳不甚詳如官刑部時脫落案件一事傳所不載而此則詳贍無遺可補其闕也

延陵吳氏族譜六卷　清刻本

清吳永錫纂修。永錫字承九，號敬庵。事蹟莫詳。季子札既讓位，其孫濮碁避亂，變姓為濮，乘舟五湖之上，隱居洞庭之東山。宋高宗時，濮百生請於朝，始復姓吳。百生生四子，即安寧昌盛四派。吳氏散居湖之內外及江浙諸省者，大抵是四派之分支。蔓延其譜至唐始有輯本，然未傳世。宋熙寧間，四十九世孫本嘗以譜獻正於歐陽修，修跋眉山譜，明義例，斟訂書法，斯殆為吳氏譜之柱石也。繼歷元明，代有增修。至康熙又兩次修輯，嗣永錫即據康熙辛亥南村譜與南村孫定章復有訂續，即成此譜。譜首冠歐陽修、與濮居立論圖譜說，次世譜通考、碑記、志銘、表碣、墓圖，復次為祠祀遺像、世系總圖、列祖系圖、各派系圖，而殿之以圖記序錄。南村譜唐宋以來，先世僅有名諱，不書表字，不詳妻氏，不具官爵、碑碣，永錫病其簡略，遂彙輯諸錄，加詳其書。世系總圖自泰伯四傳周章，始至濮碁，止延陵圖則自季子始，至濮碁子千止。其各支世系圖，都三世一頁，又創七世系圖。歷來修譜不易，根訪甚難，大族支多，其難倍之。永錫為此，使宗人填冊，凡屬安寧昌盛四派者，從本身填起，追溯而上，以至七世祖，俾將來修譜有所采據，用心周至，可資取法。其立始遷祖神主議，僅存一頁，不知殘缺若干矣。又譜末附洞庭祀巢遺像及其世次，巢棐明正統己未狀元，本為吳氏入贅施姓，遂承其祀，議復姓未果而卒。此亦附及之，以見爾派別析、流支殊分也。

金華陳氏續纂族譜五卷卷首一卷　鉛印本　一册

清陳濬修近人陳蘇增輯濬字華詰道光丁未進士官至安徽按察使護理布政使有論語詁解易義纂釋詩文集養性齋經訓諫垣存稿行世蘇原名登蘇字詠仙號任先法國留學生法部主事光緒戊申法政科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外務部郎中法律館纂修入民國歷任駐法駐意公使是譜濬所創例繼有培慶續編蘇殆為三次增校視原譜無有更異卷首祠規題詠世系總圖族系要略以世系表五卷為殿世系以自閩遷金華之宸書為始祖陳氏自元至治向居閩省至宸書凡十五世而遷一世至十四世以有公定譜本此則不再贅述宸書字章徽好讀書而復精於史治其載書歸里國艷稱鄉里林則徐梁章鉅劉士棻咸有題跋為譜中再三所論及者蘇之增校此譜即以續纂為準由十五世至十九世分孝弟慈右三支仁義禮智信左五支凡八房為圖八頁不論十數世三五世均一頁書下世系表則分支列系詳所行歷一世一卷卷各有分錄其族系要略如他譜之遷派始末凡於分房析派徙居遷地之事統為一表亦所以收族之意也

山陰江頭宋氏世譜二十四卷 清咸豐七年刊本

清宋汝楫修。汝楫原名桂，字越舫，號少雪，浙江紹興人，國學生，江蘇丹徒縣知縣。是譜二十四卷，首為序例，次誥敕、宸翰、奏疏、試冊，次祭規、祭文、雜記等，次遷徙、科目、仕宦，次忠孝貞節傳、宗支圖及各支房分表，卷六至卷十五為世系表，表分遠祖、遷江及遷江後分支各表，卷十六至廿三為各支譜錄，卷末為家傳誌銘等。宋氏源于殷，周封微子啟為宋公，以奉殷祀，至廿三代康王偃，為齊楚魏三分其地，子孫以國為氏，世居徐之豐邑，迄唐開元中，宋璟為宰相，其五世孫士元以進士官山東採訪使，致仕，復歸於豐之安仁里。是譜即以士元為一世遠祖。宋天聖初，宋祁、宋郊兄弟狀元，皆其裔也。繼傳十一世樸，曾隱於會稽日鑄嶺，其孫值罷官後，亦家於此。值子緒贅於山陰柯西江頭沈氏，遂家於江頭，為遷江之始祖焉。譜初創於康熙中，但未刊印，至道、咸間始增輯刻板，其原始皆據宋元豐日鑄譜所錄之江頭以後續抄之系表，分支臚

列，以五代為一圖，用五宗九兩之法，名氏之下，備書其字號、行實、妻室、子女等，至生卒年月及葬地等，則載于譜錄中。譜錄支分代排，止載配氏，不書其他。是書體例未盡純善，圖表、譜表二者混淆未清，蓋表取其明顯，譜則取其詳盡。是書表不免辭費，譜則嫌其簡略也。

蕭山何氏宗譜十五卷卷首一卷　清道光二十八年家珍本

清何培修培字敏生浙江蕭山人何氏源出何修秦時高士漢興高帝聘之隱晦不赴卒葬汝陰今河南汝州也遞至齊梁之季有昌齡遷吳郡家之是為浦江之始祖又傳至宗矩宋嘉熙間官臨安進乾奉大夫丁宋末造避元採訪棄官潛移蕭山遂開蕭山之宗其後分為芹沂高田二支焉然自宗矩以前世系皆不可考譜取別子為宗之義以宗矩為一世祖其後亘五百餘年歷二十餘世人才輩出傳於縣志崇祀鄉賢者頗多著者有何兢以孝義載明史何炳於清嘉慶撫雲南而其族發祥則在六世善善字遂初明永樂戊戌進士任監察御使有令名始創芹沂何氏宗譜為蕭山何譜之源歷代數修至培等而重輯焉譜十五卷卷首一卷首為序例訓規祠產儀注祭文等卷一為明清歷代誥敕卷二為墓域祭產卷三四為世傳附行記墓銘卷五為原始錄一世以前也卷六至末為世系列一世已後也是譜參合歐蘇兩式列表於圖中以五代為一編分支比次頗亦明簡其小傳書法則均倣蘇義也

吳江沈氏家譜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刊本

清沈光熙修光熙字明高號松亭江蘇蘇州人以治書補震邑庠廩膳生乾隆壬申恩科以五經中鄉試副榜官直隸州通判李氏之先推自元季其一世祖名文居於松陵當元亂張士誠據有三吳發民為兵深自亡匿及明太祖平張氏始出以棄戾坐戍廣西南丹衛因稱南丹公至六世漢家乃昌大漢字宋海號水西舉正德丙子應天鄉試中壬申會試起家刑科給事中進戶科左給事中肅宗開言路以風諫聞於時因大獄忤旨免官有諫疏十三篇行世至嘉靖間八世名位號虹臺始創修宗譜其後歷代皆次第修之及光熙已七修矣譜十卷卷首卷末各一卷卷首以前為序及沈氏宗子說一凡例卷首為制詞墓誌水西諫疏卷一為世系圖及始祖本系卷二為支表卷三至卷十為分支表表取小宗五世則遷之義以始祖五世為本系五世以下則各為支表各支以五世列於其首使承前起後相貫不亂至九世亦同其例表中人名之後凡字號履歷生卒葬娶子女悉載之但第五世則僅書名及再列於次編之首然後詳載避重複也卷末為傳記附錄一為重建太常沈公祠堂碑記是譜體例殊稱嚴

明據其重修記云舊譜有系圖系表家傳康熙戊戌重修節縮簡帙系圖家傳並芟去之以小傳合於表中乾隆重修因有表無圖猶無綱有目乃加系圖於表前表則仍其舊未改而成是譜焉

金陵梅氏支譜十卷 光緒間聚珍版印本 二册

清梅壽康修壽康字少菴號嘯山國學生同知銜湖北候補知縣後複保加運同銜卷一序引始祖世系圖金陵世系圖卷二至四爲世次卷五祠堂圖訓規卷六誥敕附列傳志傳家傳卷七行狀行述卷八碑表誌銘卷九名宦孝子贈卹卷十祠堂墳山示禁文都爲十卷其世系首列宣城世系而於譜次則以遷金陵爲始此爲譜之常例殆所謂一以志水源木本之思一以識祭海先河之義也譜例無所創級多因仍舊譜舊譜即宣城族譜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世系以五世爲斷而不更端即遵乎彼而又神明歐蘇之說者梅氏以宣城爲大宗千百年來流風茂美稱海内世家其遷於江寧始自梅文穆公即定九之孫也定九究心天文算術律歷之學以布衣得李光地薦受聖祖之知其孫瑴成字玉汝承定九學以博洽精顯聞天下賜進士彙編御製天文樂律算法諸書官至經筵講官左都御史及卒賜葬金陵賜謚文穆子孫因家白下瑴成著有赤水遺珍操縵卮言二卷又增删算法統宗十卷俱爲藝林之珍笈焉又譜中附有徵君贖山口

記、記定九賾山口祖塋田地也、又詩贊數首、則紀梅琦夫婦死難事、咸豐中洪楊亂、琦妻從夫遠宦、已從容赴難、琦後官陝中、竟為譁兵所殺、人多閔其遇、故為詩以輓之、所謂忠勤王事、節烈一身、萃於一門、亦屬家門之難得者也、

周浦朱氏家譜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朱世杰編、世杰字懋發、號南泉、江蘇南滙縣人、世業賈、尤精醫理、是譜創於民國十一年、經三年始成、首為世系圖、綜十二世於一幅之中、用吊線法、極便觀覽、次分代長幼圖、蓋以揞群從之長幼者、一世之中、兄弟若干、孰先孰後、皆可由是而知、實為族譜之創例、殊可法也、次世系表、用横列之法、亦用五世之例、每一名後、記其字號生卒科甲、分房排列、眉目頗清、再次家傳、傳皆極簡略、蓋世杰仿歐蘇二譜之例、不用墓誌銘、以省繁縟、且以家傳須刊專集、以嚴譜例也、其餘先世遺像、宗祠、公產、墓碑、墓圖、藝文、墨跡、像贊、壽文、哀輓、題贈等均入之譜中、極為無識、且編次無法、先後無序、雖有凡例甚多、要亦無甚可取也、朱氏世居南滙縣沈莊塘灣、清乾隆中始遷至周浦鎮、譜凡五修、乾隆道光同治光緒皆有修纂、此其第五次也、

豫章黃祠四修主譜 光緒己亥敦睦堂重刊本

清黃祖絡修、祖絡廬陵人、字幼晨、江蘇布政使、蘇松太兵備道、福建興泉永兵備道、江西有黃子祠、自乾隆丙子始、越六十一年嘉慶丁丑而修治、又越三十年道光丁未再修、光緒丙申祠宇傾圮剝落、不可復支、祖絡等乃創捐巨金重加修葺、祠中衆主新舊未一、會族人又以修譜為請、於是分別新舊各主、將其子孫次第、登錄其未入主者、概不得與於世系外、并將條規則例附而列載、世系先按支派分敘、首書某地子姓某某、奉某官諱某字某號某、世系之後別列祿位、仕宦、題名、節孝四祠、主譜均於名諱之上書其封贈官職、特行某地子姓某奉等字、別亦如之、舊譜以唐工部尚書峭山為中主、此則尊祀文強、即香也、以文強居江夏郡、天下黃氏俱出自江夏、尊之以崇開基、自文強上而追祀陸終為太始祖、并祀各始遷者、亦不忘播遷之基、案主譜者、譜祠中衆主也、其例在譜乘中尚屬少見、體雖近似家譜、而格式則稍有殊異、但於考辨昭穆、敘次尊卑、具有同等功用、而主譜尤切合舊制、自古祠祀不廢、爲子孫要圖、奉先人主諱、莫可或渝、漢唐以下、變亂相仍、氏族崩析、宗祠遂不守、而欲求先世名諱、殆為不可得、故主譜實兼祠祀宗族二事、視通常家譜與祠主恒致刺謬者、為較使於稽考矣、斯譜既依皇朝輿地圖志業錄各郡屬、老新主分為二路、復列其子姓、按朝代之先後、挨主譜之新老、而更臚列條規圖繪、視家譜無大不同、惟無事蹟可考、生者不得入譜、是其遺憾、顧主譜義例、固應如是、不足以害其敦本睦族之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張氏家譜不分卷　咸豐七年續刻本　四冊

清張學曾修。學曾字鈍墅，一字仲興，號菊儕，優廩生。張氏先世江寧人，明初有名才興者，自建康奉旨西遷，遂卜居平定，故此編以才興為始遷祖焉。由才興至三世，其族漸旺，有為臬司僉事者，當時榆林苦於飢饉，歲有災歉，乃引行屯田，軍民稱便，其還金一事尤傳人口，趙南星曾為還金記記其事。譜中卓行一紀，幾全錄其實也。譜析為五類：曰先世卓行紀，曰節孝記，曰張氏塋譜，曰張氏分譜，曰張氏合譜。首有序九篇，卓行記之外，又附錄前人記敘、列傳、誌銘、事略之類，所謂使子孫讀其文，徵其事，想其儀容，欽其禮度者是也。分譜其式如世系圖，五世為斷，提行再叙；合譜即世表之謂，大致取法歐式而微有融通。據乾隆十一年十二世孫純修序，譜例以仍襲舊法，特學曾為之補苴續增而已。

古虞梁湖陳氏宗譜不分卷　嘉慶癸酉皖江慶餘堂刊本　四冊

清陳永言等修。永言字聲依，號律亭，一名詠捐，布理問加捐二級。永言嘉慶癸酉跋曰：我始祖遷梁，成族傳十餘世，得有恒、隆、飛諸公窮源詳叙世系，分列五支，屈今世傳二十，子姓蕃衍，詠深念譜乘之續，事非緩圖，命從姪寓董理之，幸有頭緒。并將各房所紀年庚據實考校，有善者詳以錄，無美者弗敢誣，慎以持之，公以溥之，庶不失親親收族之意云云，則此譜永言據舊譜所輯，而其姪寓之力亦居多也。首有嘉慶十八年會稽宋人治錄序，次曰世系，曰名宦，曰遷派，曰誥敕，曰像贊，曰歷代諸公傳贊，曰世系表，曰行傳。其體例折合歐、蘇二譜之例，凡直而下載者父子相繼，橫而並列者兄弟相聯。世系圖首陳氏受姓世系圖，自滿封於陳，胡祖至實止；次潁川始祖世系圖，後以寔為始，至如皓止。如皓字橘隱，入贅上虞梁胡張氏，是為梁胡始祖，又所謂橘隱派者是也。一般譜乘於支派遷徙，例多附於世系之下，顧亦簡陋未易查考，此譜獨陳氏歷代遷派之表，某派屬某地，遷自某處，始自某世某人，詳明無遺，一覽可得陳氏

遷徙之跡於考究支派分衍追索子姓所居不無小補名宦一類又分若干子目自封爵至貢舉均列其名諱行歷承恩封爵者九人調元贊化者十七人而有宋堯佐堯叟兄弟柱石當朝模範後世尤著殊勳然此皆橋隱入贊之先於梁胡陳氏徒資標榜而已又如名宦中有康伯名康伯在閩南陳氏宗譜為遷閩東始祖即堯叟之八世孫此譜於堯叟一支之下僅詳二子三世以下均不及則康伯之名更無從尋覓矣又閩南譜康伯孫為千字行曾孫為萬字行即自堯叟數之十世十一世也而此則四十一世千字行四十二世萬字行以堯佐世系計之是又為堯叟之七世八世孫也相差三四世其世次之紊亂援引之濫紛雖同源一本亦不可免殆為大宗譜乘之通病焉

陳氏宗譜不分卷　道光丙申六望堂刻本　十冊

清陳築修輯首修譜序十六篇誥敕暨凡例若干則次外乘內乘世系圖末為行傳將贈題一類論傳誌銘像贊記序匯為外乘而以宗人自撰詩詞雜文入之內乘分類定名甚稱得體至內乘中創有丙申增輯贈言八篇殆係重刻時未克續附外乘乃鋟板於內乘之後故耳其世次名下較人為詳者即必註某之子某孫某之派謂便識大宗之祖各支之後並標出親房自某生下某子某子生下某孫以及本身謂便識小宗之所在其法甚易尋繹陳氏先世居金華之東陽宋高宗朝有名守迎者遷於蕭山子孫遂奉為始遷祖而以唐里陳氏名家案陳氏在三國吳赤烏時昆季五人俱隱而不仕和萬隱武林海寧和蓉隱衢州龍游和蘭隱赤城天台和芙隱婺之大陳和蕭隱婺之東陽守迎即出東陽一裔故其譜自守迎以下各詳其字娶卒葬或有小傳或無之視其人為詳略守迎以上據東陽老譜上溯胡公中繼孔良僅列圖系不過使子孫知守迎出自某祖故未及詳列傳記也外乘中頗多名人撰筆如劉國撰端

和墓誌銘靜修先生文集竟未采及是又足補文集之遺矣陳棨以六望堂爲家號門嘗見古實陳氏譜陳文鈺序曰陳姓有汝南潁川下邳廣陵東海河南六望族棨以六望標堂名豈即師此意耶此譜體例雖簡義法不苟如再增祠祀墳塋之圖則可稱完備無疵已

潤東岡南陳氏重修族譜二卷 道光辛卯致中堂刊本

清陳長德輯長德號退年事蹟無可考其譜以家訓像贊誥命世系總圖爲一卷年表行派錄又爲一卷卷首有道光辛卯裴鑑序圖爲五世再提空白甚多殆亦誤於歐蘇之法至僅列所自出本支不詳他支雖胞弟兄亦然又不論大宗小宗縱曰親親尊尊有眉山成規然終有失譜乘之旨而不免如石齋所謂將成聚訟之物矣譜式則爲縱式凡宗子必書某人長子若支子則以次第書之像贊中有長德贊一篇歌功頌德跡近自詡

有乖生者不立傳之義其行派錄自第三十世起定爲義禮智信孝悌賢明然第十三世庠珍字君聘行義六是義字行也凡例中於行字命名諱諱懇懇再三告誡而何以自爲謬誤乎且卷首固有君聘誥敕并像在何得謂之湮沒無考乎此陳氏以陳平爲開宗遠祖以康伯爲始祖康伯在宋官樞密院僉平章事生五子分遷五支即丹徒陳店包港宜興無錫是也無錫一支傳至十八世名紫珊者貿易岡南羨愛其地乃築室居之其家譜則纂自清初而重修於乾隆庚辰

西平縣權寨鎮陳氏家乘六卷　鉛印本　十册

陳銘鑑著。銘鑑字子衡，號蓮友，别號嘯月山人。光緒癸卯舉人，開封府視学，河南教育總會評議員，汝州中学堂監督，參議院議員，政事堂政治諮議。著有嘯月山房文集四卷，詩集六卷，古榴齋詩話四卷，蓮友偶筆二卷，古榴齋尺牘日記若干卷。陳氏得姓始於滑公越九傳而孫子平家於陽武，漢元帝時孫子六世湯移家潁川。陽武、潁川并陳，皆豫省所屬，故陳氏雖滿天下，而宅中土者為多。五季乱氏族播遷，陳氏有自潁川遷山東西者，有遷湖南北者，及元末中原糜爛，腹地俱空，明洪武遂有遷民之令。明史太祖本纪：洪武二十一年八月癸丑，徙山西澤潞民墾河南北田。此陳氏即自山西洪洞而遷居西平之坡寨，继又遷李莊，順治间再遷權寨。太祖本纪雖未明言移洪洞之民，然洪洞固與澤潞二郡接壤，當時遷民，郡邑附縣殆所難免，故風憲里譜序謂陳氏始自中州遷山西，徙自洪洞，後遷西平，不為無因也。此譜即以遷權寨之堯典、舜典二人為始祖，分兩大支，遠如泌陽唐縣，近如縣治城内等處，凡屬權寨一系支流，各别本源則一，故不分畛域，不計遠邇，均稱之權寨陳氏，所以標宗望也。與各自為譜者稍異，其趣為力雖繁，收效最宏。此宗譜應采之例也。首為先代世系墳墓備考，又綴以圖表，凡西平之疆域，權寨之位置，前代之墳墓，本支之蕃殖，宗派之區别，胥臚列圖繪，後仿孔門分科遷史列傳之例，立十四表，曰德行、節孝、事功、著述、禄位、議員、科名、明经、黌序、学位、職封、太学、耆年、学修，按次編列，各以類従。每表排列名氏，又照大小宗位次順序而書，表簡明，便於统計，易於省識，似勝平鋪直敘者。一等十四表之外，另設雜誌、文辞、公產、墳墓四類，而以世系表暨正文譜為殿。世系一系一表，或標某子某系，以長子居中，左而次，右而三，與他谱依序自左至右者不同。其正支譜多案語，或為舊有，或為銘鑑所加，大都於遷徙葬配并事蹟有所論列。每系之前并以像片，不另為一類，以分之亦屬簡切。全卷之末附銘鑑所撰權寨風土志一卷，鄉土掌故，邦家輿地，亦考古辨疑之類也。此譜以道光间舊谱為根據，并旁及風憲里谱，故能得其核要。後來居上，於斯益信。

海寧陳氏家譜廿卷 清乾隆四年刊本

清陳元龍、陳邦直撰。元龍字廣陵，號乾齋，晚號
𠍇齋，浙江海寧人，康熙進士，授編修，累擢廣西巡
撫，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卒謚文簡，撰
有愛日堂文集。邦直，元龍子，雍正進士，官侍讀學
士。是書乃元龍致仕家居時，命子邦直編成者，共二十
卷，計分七門：首列世系，以記源流之遠；次世傳，以昭丁
數之盛；次齒序，以示長少之倫；次爵秩，以昭國恩
之重；次大傳，以記行誼之實；次外傳，以昭閫範之
懿。末以原譜弁言終焉。邦直此書，其法略仿歐蘇
而損益之。崇禎癸酉以上，本諸叔曾祖祖范舊譜；
康熙辛酉以上，本諸其祖請庵世傳；辛酉以後，則
本其十一世孫世鏞所手輯之本，與傳寫之條參
互考證者。陸以舊譜世系分作兩部，今應世錄
長子姓繫，改自一世至四世，次至九世，次至十四
世，次至十六世，統成四節。第二節後分為二支，以第
四世昊、昊二人提綱分貫。九世而後，昊分五支，昊
分三支，支分派衍，脈絡斯極，便查覽。世傳以世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經，以人為緯，名下均詳其字號、生卒、科第、官職、
子女等。其舊譜世傳，俱依齒序，因昆先弟分列
數處，已極不便，而於子幾人下，皆備載官階、履
歷，更與後者纏複。邦直因改就各支，序次而冠
以某人之子，另列齒序於後，官階、履歷等亦就
本人名下載之，子幾人下概從刪削，似較舊譜為
優長矣。陳氏原出於高，元季其[illegible]祖諒贅於寧，
傳二世至月軒，始蒙母姓，曰海寧陳氏。其世系中
諒以前并列（高）氏世系者，蓋本諸此也。陳氏於明
清以來為浙鉅族，科甲世胄，蟬聯雲湧，觀譜
自知，更僕難數矣。

仙源類譜存三十卷 宋鈔本

宋史浩奉勅編浩字直翁浙江鄞縣人紹興進士官國子監博士孝宗時拜相卒謚忠定著有尚書講義鄮峯真隱漫錄前提要均已著錄是譜分太祖太宗兩支每支均僅記六七兩世首題某某皇帝下第幾世仙源類譜次行題少保右丞相提舉修四朝國史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詳定一司勅令衛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三千七百戶臣史浩奉勅編修每葉十行行十三字首卷首行頂格書傳祖皇帝九世孫次行書順祖皇帝雲孫三行書翼祖皇帝仍孫四行書宣祖皇帝曾孫五行書太祖或太宗皇帝來孫其他各卷首則僅書宣祖太祖他祖不志書矣每卷各祖書畢次行即記名氏再次行書子幾人或女幾人再次即書子女名氏生卒年月歷封官職等女子則書適何人均先子後女按長幼依次而書太祖支下第六世存卷一及二十二第七世存卷二二十二二十六三十及四五共七卷太宗支下第六世存卷四六二十一三十九四十一五十六第七世存卷二十七四十四五十九十六九十八百百十一百十四百二十二百二十五百三十一百三十八百四十百四十六共二十卷又第六世不知卷數者一卷第七世不知卷數二卷總計三十卷譜中可特記者卷五十爲徽宗皇帝帝皇子欽宗高宗均在其內何時授職何時起義勤王何時即位何時禪位等莫不詳載於其內其尤可特記者則太宗六世孫仲峴女適吳彥章再適孫允矩七世孫士璿女適武文彬改適徐暎亦均記之是宋時婦女改嫁一事雖天潢貴胄亦不以爲特異矣又卷百十四內有今上皇帝即位云云在光宗之後則此譜當爲寧宗時鈔本可斷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宗藩慶系錄　存二十二卷　宋抄本

是書乃趙宋藩封以下譜牒，不詳撰人名氏，或亦史牒所涵者。卷帙甚多，已破碎不堪。經海寧趙萬里審慎裝潢，就宋史宗室表重為敘次，共分太祖、太宗及魏王廷美三支。計現存太祖皇帝下第六世卷四一卷，第七世卷十三、十七，而老太宗皇帝下第六世卷廿一卷，第七世卷十八、十九、二十三、二十七、二十八、三十、三十四、三十九，八卷，魏王廷美下第五世卷七一卷，第六世卷二、三、九、十二，四卷，第七世卷八、二十二、二十三、三十五、三十六，五卷。體例與仙源類譜同。先標宣祖皇帝某孫、太祖皇帝某孫，次行書名氏，下注子幾人，歷官晉階，均冠名氏之上。其生卒年月及所生子女均不備書。每葉十行，行十三字，避諱至構，當是宋高宗時抄本也。

休寧厚田吳氏宗譜六卷　清乾隆五十一年刊本

清吳騫撰。騫字槎客，號兔床，浙江海寧人，貢生。家富藏書，築拜經樓藏之，能書工詩，著有拜經樓詩文集等。騫以其族自明季播遷，本支寥落，散處四方，音問隔絕，而本宗之譜更多闕落，爰就數十年來所搜舊譜，考求明確者，加之詮訂，輯為本宗支譜，蓋亦小宗之一脈也。是書體例，悉本歐蘇以來徽為一世祖，用五宗九兩之法，經緯貫柚，為分明。世譜上載出處履歷及生卒年月葬地，並合葬分葬或浮厝所在於其下。間有名字互異及世次先後不同者，注附案語以備參攷。世傳亦據舊譜參酌撰成，鉤稽博考，信而有徵。除世譜所載外，均詳於此。至於節婦孝女及內行可嘉者，亦略附於後。其歷代史籍志書有傳者，亦一併錄入焉。至他人所撰傳狀墓碣及其他雜文等，則均入之藝文中。墓圖、祠宇等亦均詳列末卷。舊譜自周得姓至唐左臺父義方，凡六十世，茲譜斷自左臺以為遷新安祖，又以新安之支，亦不勝載，故標曰休寧厚田，蓋祇系騫之本支也。吳氏世居休寧，左臺十八世孫徙居江西浮梁，嗣是而後，輾轉遷徙，不可詳考。明天啟間，騫高祖達宇與兄定宇始遷海寧之新倉里居焉。騫撰此書，藉

以考證之。舊譜不下十餘種，嘗以世俗爲譜，輒喜攀附顯達或名人勝流，以相誇炫，而譜牒傳之先世，其闕或不無增飾，各據所見，以逞臆說，故其所按此譜中世譜、世傳，務期真實足信，事蹟失傳者則闕之，不敢稍事文飾，以誣前人，而啟後惑。是以左臺自序及歷代名公序跋贊頌，不經見於他書及本集者，概不輕載。其慎重處遠，別嫌防微之意，實足以信今而傳後矣。

桐城桂林方氏友慶堂支譜 清咸豐抄本

清方傳植編。傳植字彥豐，安徽桐城人。歷官戶部主事、棲霞縣知縣、濮州知州等。方氏源出周方叔，爲河南望族，歷漢迄唐代有聞人，然世系皆無可考。傳植一族，先由廣信遷鄱陽，遷休寧，宋季方德益遷池州之池口，元初又遷桐城鳳儀坊，遂爲桐城人。傳植本欲重修族譜，嗣以洪楊之役，譜板毀於兵燹，從事爲難，因先將本支中一房增補成帙，以便異日有所憑藉。譜分兩門，曰世系、曰小傳。世系一門不按通例，以分房故，先自一世迄七世爲一表，五世以前只書本生，五世以後始兄弟並列，蓋分房所自起也。七世而後至十六世，亦僅記本生，五世爲一表，十七世起始詳列其兄弟子姪焉。小傳一門，用直行書法，按世數序先後，凡字號、科名、歷官、生卒、婚配、子女、葬所等，均詳書每名之下。方氏於明清兩代顯宦輩出，明末之方大美、方大鎮、方拱乾，清乾隆中之方觀承、方受疇、方維甸等，均其尤著者，而大鎮父學漸，尤爲理學名家。末附本生六房七世至十四世小傳，蓋本支十四世孔及無子，以六房從弟孝標第五子登嶧嗣也。孝標本名玄成，獲罪戍寧古塔，釋後曾任吳三桂。清乾隆中文字獄起，戴名世南山集一案，孝標以著滇黔紀聞，牽連剉骨，親族坐死

及泒徙者甚衆登嶧與子式濟亦謫戍黑龍江譜中均未之及孝標於觀承為本生曾祖亦即傳縝之本生太高祖也譜初修於明天順間至觀承始大備此其第三次修纂者前有傳縝序及天順間舊序並附明善公前譜論辨恪敏公修譜凡例等也方氏一門著術甚衆如學漸之心學宗大鎮之荷新義田居一記孝標之鈍齋文集滇黔紀聞等均極有名而大鎮女孟式維句女若徵工詩善篆刻亦極為所稱譜中均未書出殊為簡略也

胡氏世典十二篇　清光緒三十一年刊本

胡元儀撰元儀字子威湖南湘潭人光緒乙酉科拔貢候選直隸州州判是書凡分三類曰表曰別傳曰敘錄都十有二篇表凡三曰世系曰先世生卒葬地曰仕進世系表原於周譜或五或八不以五世為準以約御繁經緯相貫凡十七世旁親不列以親盡也十世以下列其昆弟盡以至親不忍去之十一世以下則以親近之故旁親悉紀於表更稽其先世諸姑姊妹另列為表詳記所適附於世系之末又以家牒別傳必紀生卒古法已然其先世生卒葬地表分四格首世次書其名氏次生次卒皆紀其年月日時次葬地記其墓所山向以俾後世有所稽考仕進表更分為九曰生員曰例監曰貢生曰舉人曰進士曰京官曰外官曰佐貳曰虛銜或以世次為經或以官職為緯皆詳記名氏之下蓋皆記其族之科第官職者別傳八篇凡七世世為一篇歷世母儀總為一篇旁親之傳不自為篇子統於父悉附於末元儀此書不循舊法獨創新例要亦頗可取也其族大丁繁者似尤為相宜世系立表於古已然仕進生卒各立為表更可仿效惟生卒表內考生卒記時憲源流仕進表內考優貢拔貢進士教習明通榜等沿革及湖廣鄉試分科源流等引經

據典連篇累牘皆不免節外生枝蓋事關一代掌故與譜無涉也胡氏於明中葉有名福者由江西遷茶陵復由茶陵徙湘潭四傳至東海始着籍焉至其名世典者蓋以王褒王氏世家傳情近于詠陸厥陸史義鄰于借而典者故實之所存王逸撰齊典劉璠撰梁典或紀一朝掌故或成一代別史旨趣既相近而家國雖判不嫌同辭也

胡氏宗支紀略 清光緒卅二年鉛印本

清胡家相撰家相字梅史號芴卿浙江平湖人坿學生是書仿家乘之式而撰者胡氏原徽州人明季由徽遷出二支一枝至松江一支至平湖即家相一族也先世以商賈起家清咸豐間遭英人之亂始漸式微家相恐年湮代遠子孫不能悉其先代之勞苦勤儉美德行誼及支派世系甚至有視族人如途人者則愈久而難稽因參互考訂撰成此書自其始遷祖起以房次為序如某公幾子則此一房昆季依齒載列記畢更換一房依次而載惟因起家商賈讀書不多行文不雅馴甚至其先祖以樗蒲為業者亦皆備載賭博之方實有傷大雅也然其記載亦頗有條理如記先世行誼必察其尚樸實持家足法者務贊名立行必圖者記墳墓必詳其四至房圩坐落等均足式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梅會李氏族譜十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李鵬飛李灃等編纂鵬飛字晉階號著亭浙江嘉興人歲貢生候選訓導灃字蘭九號笠園增廣生鵬飛兄弟行李氏為嘉興望族明清兩朝代有聞人清時尤盛康熙間直隸總督李維鈞即其族也至乾隆中學人輩出李集李貽德李遇孫李超孫李富孫等莫不斐聲藝苑是譜共十二卷僅第一世至十二世之小傳以世為經以人為緯以兄弟序列先後首標世數次行標某子再次書名名下注字號科名歷官封贈生卒婚配子女及女之所適婿所第更以一生事蹟用小注散注於小傳中体例極為謹嚴有法李氏本江陰人元季有十四提舉者始由江陰遷居嘉興之梅會里居焉唯書前有世系表而編校人名字已至十六世書中則至十二世而止決非完書也又據書前歷次編纂人名氏知是譜初修於康熙初年續修於雍正此其二續當在乾隆中也是譜如完全則其全書體例與世系表當必有可觀定可為族譜之楷範也、

禡氏世譜四卷 清乾隆四十三年快雪堂刊本

清禡埏撰輯直隸涿州人事跡已見復始編是書即彙集闔族而撰者埏以歐蘇兩譜皆以史法次宗譜其叙系也宗分大小代立昭穆行次班班可攷因參酌而仿為之前列圖傳世次後載綸與祖德並附祀事考命名說等其圖凡五世為一表傳則一人兼五世圖復分總圖及系圖傳二部總圖提其綱系圖詳其目綱以九世為衡取睦族之意目以五世為斷取服盡之意因五宗九兩之法以示其相互聯貫不至截然而止復以系圖傳標列於前則一人之三代父母妻子嗣出處生卒墳墓具見簡端可謂詳盡傳後再列世次將譜系所散見者會萃於一帙上以副其先人一視同仁之意下以開敦宗睦族之心且某世幾何人盛衰多寡一望瞭然其次序仍以宗派房分之長幼定之名用大書下注某之子及生子幾人至綸與則為歷代誥命祖德則為志傳碑銘等且埏於其譜不追叙昌黎以前者則以為子孫之於前人有可考者略焉弗載是為志其祖無可証者援引攀扶是為誣其先忘者可補誣者難更非記實之書何以昭示後世可謂允具特識矣禡氏譜七世從讓曾為宗系圖十世源泗曾為宗文

譜、晉略焉弗能詳、埏撰此譜、亦可謂初修矣、

復始編輯馮氏祠堂規條 稿本

清馮埏撰、埏直隸涿州人、字學山、號莘堂、廩生、乾隆乙酉科拔貢、歷官平定知州、山東沂州府知府、署濟東泰武臨道、埏以近年其族稍繁、舊譜闕如、有因官徐州而僑居清江浦者、慮南北兩地、代遠難稽、因叙世紀、重加編輯、而撰爲此書、書爲本支支譜、首爲祖先總圖、自一世迄八世、以自昌黎遷涿州之責爲一世祖、次爲本宗支圖、由八世迄十二世、即埏之一支也、再次爲旁支圖、將第九世諸昆弟合爲一圖、馮氏自昌黎遷涿州、子姓極不繁衍、六世以後、他支皆無傳、惟尚賢一支、族人尚多也、次祖先世次譜、由始祖以迄己身、祇記本支、每一世均詳記名氏配氏及子女、而其科甲歷官封贈等亦均記入、再次爲都督祭酒二支世系圖、蓋九世銓子源淮源濟、一爲祭酒、一爲都督、亦即本支十二世至十四世之世系圖也、次世譜、非埏之本支者、總列爲表、由三世以迄十四世、祇紀名氏、蓋所以知旁支某世幾何人、以表盛衰多寡者、末爲列傳、多自康熙丁巳劉德弘所修州志中錄出、馮氏得姓自畢萬封魏食采馮城始、先世居昌黎、明成祖朝從大寧衛移涿鹿、以賓識輔、其始祖貴、原隸中衛軍籍、因隨之移來、

也、明末第九世銓、以進士官至大學士、後降於清、亦官極品、卒謚文敏、自是而後、其族始大焉、至祠堂規條、蓋以祠堂管理無人、日久廢弛、因清查祭田、議定條規、舉人經理者、

紀氏家譜不分卷 清道光十五年刊本

清紀昌期纂 昌期字廬鍾、直隸文安人、嘉慶丁卯科舉人、官湖北應城知縣、紀氏族譜於清代康乾兩朝已經七修、昌期此書則第八次續修矣、每次續修、不變體例、僅增輯之、書分兩冊、首冊爲乾隆十三年增修者、由一世起至十世止、而乾隆十三年以前歷次修譜序冠於其首、第二冊即道光間續增者、由十一世至二十世、道光以前各序冠於首、全書無世系圖、僅用橫格法、一格爲一世、各世頂格、而下名氏、後記某某幾子、字號、官階封贈、配氏、生子若干、葬所、生卒、女子及其所適、皆從簡略、第二冊眉上均注明某某公某支後裔、蓋承前冊而書者、按之、章學誠所謂有表有牒之說、表以明其世次、牒以記其行事者、此譜有牒而無表、於體例殊非完善、蓋無表、則世次莫知所由出矣、而翻檢爲難之弊、尤其小焉者紀氏原本山東德平縣人、明洪武初遷直隸鹽山縣、再徙保定府永樂間始著文安縣籍、明清以來爲文安鉅族、甲第蟬聯顯宦尤衆、明代中如紀紘以舉人爲秦府長史、忠正不阿、時稱之魚頭紀長史者、紀汝清以孝子著稱、紀克家立朝中正清康熙中紀炅以廩生舉博學鴻詞不就、尤爲有聲、乾隆而

後爲道府者更不可勝記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蔣氏支譜四卷　清嘉慶十三年敦本堂校訂本　八册

清蔣醴修、醴字德平、號甘泉、是書序中有曰吾家受姓以來、初移於丞亭、次封於新安、後遷於桐邑、計來桐也經十七世矣、家譜之編、從我南坪公始、今又五十八年矣、乃承舊譜重加編輯、信者必傳、疑者闕之云云、南坪譜創於乾隆十五年、僅有開原世系、醴以子孫綿延、体例已獲其簡略、遂採蘇氏譜例重修、蔣氏王侯宗史并依像圖而成世紀一卷、增補列贊先壠等、都成四卷、先是南坪譜稿中間屢經十三世孫整理、十四世孫校訂、醴則承其餘也、卷一爲像贊名訓開原圖紀分遷圖外紀等、卷二宗派東股圖紀、卷三西股圖紀、列贊先壠家礼、圖卷四享堂儀節傳志贈言奏疏等、首冠蘇軾纂類体例、雖稍有參稽、頗門類不闕、亦得譜例之近似、南坪世系舊以三世爲一圖、醴則改爲一世至五世一提、亦譜牒之通例也、所謂世紀即牒之意、用綴行式書字號生配卒葬先壠、類多置地始末、殊爲無謂、傳志贈言蔣臣者居多、臣字一個號誰菴、以布衣往來卿相間、蔣氏引爲希榮焉、又按蔣氏世譜蒐輯於宋之蔣之奇、自蔣

之始祖伯齡數為第九十世孫之奇字穎叔嘉祐二年
進士崇寧間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杭州贈魏國公歸第
乃與同年蘇軾校修世譜醴所增輯之世紀即本於此

瑯琊王氏宗譜八卷 民國八年排印本

王檠森撰檠森河北灤縣人字戟膽歲貢生候選訓導王氏系出瑯琊明永樂間遷河北大興復由大興遷灤縣此其遷灤支譜也書題曰瑯琊王氏宗譜似應將各支譜均行載入方合體裁也是書首為王氏歷朝先正事略自晉王覽迄明王鎬計三十世各略載其官跡事實然以南北史世系表等書考之是書所講世次多有未合實不免遠紹旁搜強牽異代名人為其先世之弊也卷一為譜圖仿歐蘇之法取五服之意以五世為一表第五世之名仍標次圖首格而題曰某支下某某之派由五世迄九世遞相推衍然表中無附注皆單名徒佔篇幅不便翻檢王氏族大丁繁總計五十餘世如能將遷灤以前先世另為世系源流圖縮小地位基于一表而將遷灤始祖以下自立一表眉目似較清也圖末附世系無稽者及世居臨沂者若干人據檠森序謂修譜時蒙居臨沂宗人某某抄寄譜圖世序極清晰云云則居臨沂者自另有詳譜可稽附此少數人於譜後既非全譜又與本支無關且居臨沂者決不僅此數十人則亦未免太無意義矣卷二卷三為譜系則全仿章學誠世牒之法首標第幾世自遷灤始祖起名下詳注其行次字號歷官生卒妻妾

姓氏子女所出、塋墓方向等、其不詳者、則存以待補、卷四為世德、即遷灤始祖以下之列代事實也、其登仕版擢科第入庠者、已具譜系、復總列於此、以便考查、卷五為恩榮、則記其膺封典者、卷六為仕宦、即將譜系之中某人官職、總列為一表者、卷七為科名、用縣志例、以科名為綱、分列名字於後、卷八旌表、為將某某之膺旌表、總列之、由卷五以下、所謂恩榮仕宦科名旌表者、非詳注於譜系之中、即見於世德之內、雖總列為表、取便檢閱、然王氏自明王鎬以次、列仕宦居顯要者甚少、類皆諭知縣之類、均無籍籍之名、究不免有誇張緟複之弊也、且王氏人丁繁衆、葬塋必多、苟無記載、則其方向坐落等、不易考查、是譜無之、亦未免漏落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山陰天樂楊氏宗譜十四卷　抄本　八冊

楊在勤編、在勤為山陰楊氏之十六世、而自楊侯數為九十三世孫也、楊氏先為周叔虞、翦桐封唐之後、至伯僑自晉歸周、封侯食采於楊、因以為氏、又七十二傳至存禮、存仁而遷胥里、更姓顧氏、寓眷念之意、復越三百年始修譜、此山陰楊氏之所自出也、縱觀楊氏譜、姓氏自唐叔虞而伯僑、而楊而顧、中經數易、地望則由關西而浙東、姚江而胥里、亦頻為遷徙、而千百年來、昭穆不紊、支派整然、若網之在綱、則譜之功、亦修譜之力也、首譜序誥命、像贊、次傳記、次世系圖、次行傳、都十四卷、每卷各系以字、曰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傳記為集時人之作、類多行狀、而復另闢行傳一卷、專記生卒配氏子女墓地、但官階名行、又注於世系名諱之次、義例蕪亂、不足為訓、且系圖仍以蘇譜五世五服之式為準、又無墨線經緯、其間直若滿幅人名、莫辨其尊幼者、此雖沾沾細故、要不可不知也、其於世系名諱之次、注字行第幾、如鼎豪林九十七、即林字輩第九十七人、法善而不格、格於定式、但同為伯仲、偶支派稍遠、此字行殊不足以明

秩序而便親禮、不若一字承傳之簡省、雖千萬之衆、百世之遠、舉其昭穆行輩所值之字、則不問而知為宗族兄弟、而知為宗族兄弟而知為長幼先後、此章實齋所謂不能或廢者也、楊氏族望頗盛、代有科名者、如楊龜山時字中立、立雪程門、學有專就、政多惠聲、尤其佼佼者、至馮凝兄弟與子敬之同登進士、時人目為楊家三喜、著為佳話焉。

夏氏族譜三卷　清光緒十四年仁義堂活字印本

夏乃績編。乃績浙江紹興人、仕歷不詳。是譜極為簡略、首為系圖、自始遷祖迄九世而止、又自二十世起、以迄修譜時、亦以四世為一表、只注名諱、其十世至十九世共十八世闕、以兵燹譜亡、因從缺略。次為世表、亦自二十世起、亦記字號生卒官階婚配子女葬所等、夏氏於清代三百年中、顯宦甚少、故其譜亦極簡略也。據乃績云、夏氏之於居紹興者、猶系出宋夏竦之兄、而竦籍德安、其昆弟分合轉徙之由、世次遠近之序、已不能詳。乃績一支、則又稱為明夏言之後、與居紹興者源同派別、實亦未有明徵。此譜始遷祖名玉衡、宋南渡時自河南夏邑遷餘姚、明永樂中復因宦遊而遷貴溪、至九世言因為嚴嵩所陷、復流離遷徙、而返於紹興、與居紹舊宗遂為別族、故譜九世而後、世系不復可考。道光中有名斯田者始創修族譜、遭太平軍之亂、散失、乃績當譜牒散亡之際、因家廟中木主尚完、得憑木主以徵世系、九世以上轉自舊譜、二十世以下則悉錄自木主者也、由始遷迄九世、均於名後詳其歷官仕蹟、自二十世以次圖表分行、雖極簡略、而知義法也。譜中後來增補者甚多、乃績更名宗彝、序後譜內悉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改易矣。

毘陵謝氏宗譜五十四卷卷首末各一卷 光緒戊申刊本 二十六冊

謝蘭生修。清咸豐間，太平天國在有東南，兵燹長亂，世家零落，而殄姓滅祀，幾於無邑無之，大江南北為禍尤烈。武進當杭寧之要衝，為南北之首當，火燼焚塵，慘酷彌痛，故流亡遷徙亦為最大也。謝氏烏衣望族，東山後冑，世系騰延，固有扶而不紊，惟經洪楊之役後，亦不免族譜渙失，譜牒泯沒。蘭生萃力經營之，始克成此。雖自明以來譜已亦修，然亡廢已久，無補斯文。計為卷五十四：卷一二遠祖世系，卷三四本宗世系，卷五至四十六本支世系世表，卷四十七至五十一譜傳，卷五十二至五十四志略。卷首則冠以碑記、源流、家規、條例，卷末則殿以敘述、正偽、補遺。卷帙厘然有次。世系每代名次，用黑線掛下，列五代完，再列下五代，即師五世之例而變通者。世表則照世系圖編次，每五世為一卷，又於每行格上題名某人某世系。世表既有名號，復列條目於其後，始自世恩以及紀功誌，著為九條，而紀功復分為數類，於是述一事而枚舉其人，覽全編而綜核其實，條分縷析，皆有統攝。其創思巧述，堪為仿效，而其刪節舊譜家傳之浮疑繁

况亦頗具卓絕之力與訥訣詞謟句為一囊者不可同日而語矣謝氏始於申伯其後世祿陳陳列戟楚楚然乎江一系迄無大顯者竊嘗合以校之謝鍊九所修謝氏族譜二譜均以晉東山為標榜但其祖述先德常有參差如宗譜以譚為一世族譜以智為一世故至承大據在宗譜為六世在族譜則為九世矣然此尚可以其始祖不一為解至如宗譜逵祖世表六世奕有子三為泉靖元而族譜則為朗靖玄宗譜六世據字據石有子二朗允而族譜則字玄通子二為川允宗譜並川亦無其人也宗譜十三世瑕在族譜十六世而為瑕宗譜十二世元大有子三禕僑札而族譜則禕為十七世是僑之子也且宗譜仁十五世即與族譜十八世名諱不同謂為源分派析已成另支然則分支遷祖豈竟如是斬然而分上無以承祖脉下無以繼來宗者耶不可解也譜牒之修昭穆可序尊卑由別非必旁援貴顯而始光耀門閥修譜而誤於此者纍纍觀夫毘陵謝氏宗譜與謝氏族譜錯異屢見引援匪同其使人不疑於此者幾希

汪氏乘言不分卷　明崇禎刊本

明汪慶百撰慶百字元復浙江開化人明萬歷庚戌進士歷官給事中河南憲副是書殘缺僅存二册版心署乘言二字而書首有嘉靖十三年汪彬甫序則標曰汪氏族譜細考全書多傳誌壽言之作當為汪氏族譜之一部或慶百本支支譜之一部皆不得而詳矣首為本支詳親錄次續親錄再次為墓表行狀家傳祭文壽言等凡十五篇末附汪朝仕撰金溪詩社稿選是書非一時刻畢者有寫體字有刻體字二種攙雜混亂極不整齊細繹前後似慶百循彬甫舊刻抽換增補者蓋本支詳親錄為汪彬甫所撰叙至七十九代全止後即附以己之小傳續詳親錄則由七十九代至叙起八十四代朝仕止乃慶百父令德所編者丞為全之胞弟可知前詳親錄為彬甫一支續者則係慶百一支也其墓表行狀等文除宋迪功郎汪汝舟者外餘者均為慶百祖若父者愈可知慶百所增補者矣詳親錄為叙其本支先世行實者仿世牒式先標某代某名以次叙其字號官階生卒葬所等每代均記其本生者汪氏原本新安人宋宣和七年有號履通坦人名詮者避兵亂自新安大坂遷開化開原鄉太思塢遂著籍焉是書彬甫原本撰於明嘉靖間慶百比編

則撰崇禎間，蓋當其官河南憲副時，編次之以顯親揚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臨海屈氏世譜 民國十一年重刊本 六册

清屈軼修。軼字侃甫，南滙縣訓導，繼援例得兵馬司副指揮，著有亨帚集三卷、永安耆獻狀一卷。長宜錄屈氏譜始於順治間，斯時亦僅網羅舊聞，草創底稿，纂成二卷。嘉慶間，軼復遠訪鄰封，窮搜僻壤，嗣得黃隸文譜相互參引，遂著世譜十九篇：曰城南世系譜，曰楚世卿傳，曰始祖傳，曰遠宗傳，曰賢裔傳，曰德媛傳，曰誥勅志，曰祭祀志，曰祠堂志，曰義莊志，曰生卒考，曰阡壟考，曰別支考，曰狀志錄，曰序記錄，曰藝文錄，曰附錄，曰自叙。道光元年初議修刊，比緣攤捐中輟，道光九年復集議付刊，遂督呈縣署。茲編首冠合呈，即其文也。道光九年之後，光緒九年十三世復重刻之，此係民國九年刻起至十一年竣事。世系圖後有民國十一年十四世孫麟跋可證。書頁題目并北平圖書館著錄均謂為光緒九年刻本，殆非實錄也。世系譜前有屈氏八遷圖，其世傳多取自左傳、淮南子、新序諸書。始祖傳則直抄史記三閭大夫傳，然校讎頗精審，以吳郡王氏翻刻宋本校南監本糾訛奪不少，非可與信手抄撮史書者同日而語矣。附錄分遺像、坊旌、扁表、褉識，都不可附麗於他類，而又必不可廢者。軼長才博學，致力於此譜，自嘉慶

至道光始終未懈其論歐蘇譜曰歐譜譜其宗也而於世次為疑蘇譜譜其族也而於義分為儉一語破的直抉其失又軼所自為叙上稽史傳旁搜志錄其家姓氏原始遷徙本末世系淵源略具於斯而典贍博大又其行文之餘事著以傳著疑以傳疑又其史法之可貴者矣屈氏自南宋由信州居常熟迄民國大宗未易其居其以城南名者則别於昭穗等支著城南於常熟屈氏為獨盛焉

湘西巷唐李氏支譜四卷卷首三卷　同治四年李氏芊香堂刊本

清李儀謙修儀謙字福林號盃芝一號佛蓮湖南善化人國學生著有芊香山閣詩稿有至性篤於黨族常恐宗族湮沒無憑乃倡修是譜李氏之先源出豫章基祖名添海字廣源明宏治二年由南昌豐城縣原籍挈家徙於湖南長沙府置產於善化一二都地名巷塘遂籍焉生子四長萬金次萬德次萬銀幼萬時萬德即是譜一世始祖也譜凡四卷卷首三卷卷首上為譜序修譜人名派别條規家訓合約祀文及人傑公傳並墓誌銘人傑名鳳俊儀謙之父也卷首中為宗祠支祠墳墓三圖各有記卷首下為服制圖考世系垂絲圖一服考並記及世系錄卷一至四均為各房世系表末附附譜及紀年附譜所載為異姓養子之裔是譜編例頗簡明惟除世系表外傳記詩文多未錄入是以族人行事無考是其一略末載附譜别異姓於正宗甚為可法李氏源於豐城疑與花果李氏出於一系特無明徵未能引證耳

吳越錢氏清芬志十種 清光緒戊寅擷雲閣排印本 十六册

清錢日煦撰日煦字育生為武肅王一百一世孫曾理
印江軍務工丹青精篆隸鐵筆擅一時之勝是書標題
為錢氏家書第若干種而書口題為錢氏清芬志卷首
序文目錄卷末則係志餘筆談為丹方雜識之語殊有
害義例也全書分十種一曰寵錫龍光貯御賜詩聯匾
額於書眉上批印紀元考并然有序可資參証二曰儀
範繪真為先人遺像像後附考証贊辭但其摘述畫像
之人軼事如米芾至二葉之多冗長繁費殊為無取三
曰五王年表自武肅王至忠懿王係根據武勝軍書記
范坰林禹所輯而成者五王事跡大略具見於是四曰分支
題名得四十八支用綴行法支分別派每支書其支祖
幾世支祖以下首書世次再書名字仕歷科名有傳者
附於後至有特行者特用方格標於名氏之眉上如以
孝義稱者書孝義如以書畫稱者則書藝苑約分十類
以勵族人五曰墨寶款識六曰古蹟類考大都與錢氏
有關而摘錄有據者七曰藝苑聚珍八曰雅言拾遺皆
係搜集錢氏先人遺行軼話者九曰祠墓彙志祠得十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處江蘇居其一餘者均在杭湖金紹一帶墓得十七
處浙居其大半焉十曰世序簡略即世譜序中所云武
肅王之錢氏大宗圖亦在其中圖成於梁乾化五年自
少典至武肅王父寬一派相衍及武肅而接慶源譜矣
全書頗有新例其於世系之書法已為常譜罕見至珍
玩圖影古蹟手澤各就其類而分之尤為寒微之家所
不可望見項背於以知譜之為例不可自囿隨勢度理
自為增裁觀夫搢紳之譜已見其大矣

吉林永吉徐氏宗譜　民國十八年刻本

徐鼐霖編、鼐霖原名立望、字敬一、號鏡炎、清附貢生、歷官至黑龍江布政、軍政處處長、墾務局總辦、參政院參政、吉林省長等、徐氏自明季由江蘇崑山縣、遷居山東黃縣、嗣又遷昌邑縣、遂爲昌邑人、清乾隆末年、有景和者、始遷住吉林、爲鼐霖父廷琛、以遷居日久、懼宗譜廢墮、乃索諸原籍、據其舊譜、而重修之、未成而卒、鼐霖繼父志而踵成之、書分十八章、曰得姓源流考、曰得氏先世記、曰修譜考証、曰譜圖、曰譜表、曰世牒、曰墓圖、曰恩榮、曰家訓、曰宗約、曰遷移記、曰同宗異派記、曰家傳、曰宗譜引義、曰祠宇、而以序終焉、其世系圖不按常例、用橫幅作總圖、一世至十世者爲一圖、始遷祖以下另爲一圖、其一世至十世者、以年代湮遠、不易查檢、概不用直綫吊之、以免誤系、爲只記其世數於名上、始遷以下則用吊綫法、支派親疎、照然可辨、實爲自來譜圖者之創例也、世表用橫格法、以五世爲一表、每世均從長支起、備書一支之曾元、再修次支、依次備書、表內僅書婚娶子女葬所等、鼐霖所謂用以排行序明支系者、世牒則爲表之子註、凡生卒年月官階資望妻妾姓氏以及子女宅穸方所等、皆於牒內詳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不按支系、以世數依次書之、徐氏此譜力求完備、但譜圖譜表世牒、三者似嫌重複、既有譜圖、即可廢五宗九兩之表、而表內所載、又與牒重複、比較觀之、譜表似頗贅疣也、譜前得姓源流考一篇、叙次極爲詳盡、惟年代邈遠、準確與否、究未敢定、似不必牽強附會、爲之末頁之同宗異派記、宗譜引義等於譜無補、亦嫌辭費、譜前有徐世昌、周樹模、曹秉章等序、及鼐霖所撰凡例等、

曹氏族譜　民國間鉛印本　[illegible]

曹子正等修。子正字端卿，號直臣，光緒壬午鄉薦，乙酉拔貢，吏部候銓直隸州州判。首序六篇：宣統三年秦駿聲序、民國四年張其惪序、民國五年王光昭序、又胡希瑗序、宣統三年十八世孫鳳翩序、十九世孫子正序一。次次目為四：氏系第一、塋墓第二、戶口第三、狀記第四。氏系即世系，然其立義究不若世系為允當，此以氏系名之，在他譜尚屬罕用之特例也。其法仍用橫格為表，七世一頁，提行重複，詳配氏子女經歷而不詳生卒，表之後附世次說明，似為贅廢，蓋如在表中加詳其世次註釋，尋繹可得，更無待乎旁檢說明以證圖表。塋墓一類頗多失考，族眾散漫，碑碣湮沒，且年代久遠，未易詳書，此在大家右族亦無可奈何者，編氓小戶更無論矣。其戶口一名作覘，似饒新意，然亦不過詳註某地住某人，族眾若干，殊無甚大發明，且甄別義例亦欠妥善，如子正有子三人，而思聰與思紳並不在表內，謂不在響水堡，於全族戶口亦應註其所在，不應杳無名字，似無其人者，此其法固宛備，而取捨收錄之例仍嫌未周也。曹氏有族會，立規定法，

裨益宗人非尠，較昔日族長制稍合潮流，所謂應時勢所需者是也。曹氏宗派始葉於河南滑縣，至明中葉始籍懷遠響水堡。懷遠堡明置，清改為縣，屬陝西榆林府，即今之橫山縣。曹氏世守耕耘，少顯者，然同治間回紇之亂，曹三德率鄉人力守城池，生民賴以全活，人皆德之，狀記大都紀其事，邊陲僻處，簡樸崇質，此片羽零帙亦不啻鄉族之球寶已。

武威段氏族譜四卷 民國四年多壽堂鉛印本

清段樞纂、段永恩重纂。樞字斗垣，太學生，甘肅武威縣人。永恩字季永，一字今生，光緒辛丑科舉人，新疆即用知縣。是譜體例極為簡潔有法。全書共分四部：首圖像，塋圖與肖像屬之，所以重宗祀也。其塋墓圖說及祭田等，均附載於圖像之末。次世系，世次與圖表屬之，所以序昭穆也。世次首書第幾世以下，依其齒序各房並列，凡派名易名字號所生職銜封贈、生卒年月日時享年等，均詳書之。世次之後，繼以世系總圖，不依五世為表之法，而以一幅紙悉數書於其上，其特為繁衍者，另立支圖，俾近派遠支，一覽瞭然。系圖之後，為世族一覽表，所以便檢諱號誕忌者，而表中名氏分書朱墨，以別存亡，尤為善法。次傳略，家傳與事略屬之，蓋以近世譜牒詳世系而闕事實，似戶籍名冊，故於累世積功行義、鄉邦達為之立傳者，皆依次彙編之。復以第四世樞字斗垣者建置田園，有承先啟後之功，更以其年譜載入傳略之後，以便子孫詳知焉。次序頌，壽序與頌辭屬之，凡舊所存者，皆錄載之，蓋藉觀歌詠之盛，以証風徽之真，不分文體，概依先後錄入。段氏之先不可考，清初由太原遷居涼州武威縣，即是譜之始祖

洪斗公也。由洪斗五傳至鍶，始以貿起家，鍶之孫樞，善治家，其家始大。是譜前有王樹枬序，又永恩所撰凡例十餘，極為謹嚴。其論蘇歐譜例，謂廬陵之譜體仿史表，後之作譜者因之，縱以親親，橫以收族，至五世分表另詳，相沿數百年，幾為一成不變之準。顧其說雖有據，不過謂五世親盡，分表譜錄而已。六世之於一世，固已親盡，其於三世四世，未嘗親盡，而亦分表，於義未安。今之法廬陵者，或失其每提重書之例，至使六世與五世、十一世與十世，亦皆另表譜錄，親盡云乎哉。又云眉山譜例仿小宗之法，古義猶有存者，然今宗法既廢，士無世家，嫡庶之判久已不明，故其譜例雖善，譜法實不能盡從云云，皆為確當不易之論也。

鳳崗忠賢劉氏族譜八十二卷卷首一卷 民國九年鉛印本 十十五冊

劉君翰修。自來閩海多鉅族，門第崇望為海內冠，而劉氏其尤著者。閩劉本彭城之後，唐季有號淮叟者，由固始縣避亂入閩，而居於懷安之鳳岡，遂入其籍。劉氏族譜遠紹於宋慶曆間，為六世所創，繼之者宋紹興五年、嘉熙二年、咸淳四年，明洪武間、永樂間、正德間、弘治間，清順治間、乾隆三十一年、嘉慶五年，已續修十次矣。直至民國戊午垂百二十餘年，始復得族裔劉冠雄總其事，而授君翰纂輯其稿為譜。經始民國初年，數越寒暑始成。凡八十一卷，卷首一卷。君翰以近世譜牒志世次名字科名墳塋之外，未詳其他，乃創例十一門：卷一藝文，卷二像贊命名序次，卷三仕宦，卷四家傳，卷五墓誌祀典祭田，卷六紀年，卷七出遊記，卷八舊譜序原始志，卷九重修族譜序，卷十至八十一世次圖系世系，二世一行綴行式，房派名則以官歷稱之，如提刑房、知縣房、鹽務房是，又與他譜不同者也。世系名下只書字號配葬，而不及其他，尤為創見者，即書男而不書女，而支譜甚多，不下數千葉，多者百餘葉，少者僅一二葉，例以每支占一卷，多者兩卷，其一二葉未能成卷者，則查於某支祖係由何處所遷，而附入何處譜內，分支而通之，不拘於成法者。大致此譜體例完善，不依平常格式而動輒有法，其出遊記及仕宦等，深可仿效。有宋一代理學昌明，自朱文公載道南行，風氣蔚盛，閩遂有海濱鄒魯之稱。其間劉氏祖孫伯仲，尤擅勝名，彝康夫藻嘉譽世南子玠，均為閩中賢哲，至砥礪昆仲，幼峯神童，與蔡西山、楊龜山遊，羽翼詩書，為時人所樂稱，其理學淵源則衍濂洛之正派，并彝等時人稱為閩中八賢焉。

邱氏宗譜二卷　民國八年木活字本　冊

邱光燿修。光燿字子遠、號韵仙、廩貢生、候選訓導、于歷署海鹽蕭山等縣儒學教諭、入民國為廣東都城税務查緝廠委員、長蘆鹽運使秘書。邱氏系出齊太公、後封於營邱、嗣分遷各地、惟吴興為最著、其由白馬坡遷瑞祥兜、始自邱組、即譜中之友泉公也。邱氏譜向有抄本、首有同治間李煊序、分藏邱氏六房、蓋洪楊之亂、避居瑞祥兜時所作。邱氏自友泉再傳而分六房、舊譜總系一世至七世、别為圖録、自八世起按房分編、各自為圖、各自成録、支派雖明、而按之分房始基、仍未盡合、因友泉為四世、其六孫為六世也。兹編即自六世分六大支、以元亨利貞乾坤六字匱之、而匣其總目為祠墓圖、總系圖録、各房圖録、首冠李煊舊序、次曾毓驤、許文濬序、暨光燿自序、次族譜鏤板記。世系每五世一更端、故六房支系均起自六世、即由總系蟬聯而下、十世以後另為一章、格上冠以補名、蓋兼歐蘇二法之用也。每房譜録之前、均冠該房遺像、或遺言之類、不為另卷、而有圖文兼用之便、是亦小型譜牒之適宜措置、未可以變易通例而非之也。

休寧縣市吴氏本宗譜十卷　明嘉靖刻本

明吴津撰。津休寧人、仕履不詳。是書除卷一為世系、卷二為事略外、餘七卷均為文翰、末卷則為附録。世系中分遠祖世系及本宗世系、遠祖世系以吴泰伯為始祖、至六十世義方止、其相傳世系、以年代太遠、無可詳考、仍依舊譜録出、以盡傳疑之意。本宗世系自吴少微由歙遷新安休寧石古山為始祖、其表概仿歐蘇譜例、以五世為圖、末一世為起系。事略中凡存殁宦蹟可考、善行必核者、乃昭其概、否則但書其生卒年月、墳墓及婚姻嫁娶而已、無根溢美、一切不書。其有出繼者、其名附注於本生父事略下、幾子某出繼某、而於所繼父下不書繼子、以重承嗣之義。至有隨產居住、或因宦寓經商兵亂徙居他郡者、亦均於事略中注明、以便後人考核。文翰分内外集、内集所收、均係族人撰著、凡所藏吴氏先世名公筆跡、均依年代以類分列、外集所收則係族人以外所作記序、墓誌傳記、行述像贊傳文等。至附集中所載者、有先賢遺像、忠孝節義祠圖、墓碣銘、世守墳墓規戒、清明祭掃規約、吴氏宋元傳業祭掃及續置各處田山坐落、東岸節義社社款社田坐落等。書前有宋咸淳吴日起序、元元統吴雷泰序、及明

代各序、按傳世族譜宋元兩代者、已渺不可得、唐更無論矣、
明代雖有、然多萬歷以後者、其刊刻最早者、當以此譜居首
矣、

武峰吳氏家譜不分卷 明崇禎刻本

明吳嘉冬撰、嘉冬仕履不詳、是譜首為族譜規約、凡分輯譜篇得姓篇五服篇繼嗣篇出贅篇周急篇睦族篇七類、次始祖吳泰伯遺像、次吳氏家系記、泰伯至吳王夫差之世系、次為宋歐陽修與濮君之論圖譜說及譜例說等、次為族譜序自宋迄明、共十餘篇、次延陵季子像並附其傳、次始祖濮楚記、蓋吳氏初家洞庭莫釐之武山、變吳為濮、同室仇氏、闢土起宇、甘心耕作、樹藝自食、以度晨昏、及後開拓漸廣、子孫蕃集、有孟初子輩、慨其宗支失序、遂修明世系、疑者略而不錄非者削而不收、逸去旁支、循系亂緒、而以濮孟初為第一世焉、孟初唐德宗時人、次四祖各支分繫總圖、蓋其五世名澤者、生宋寶慶元年、嘗為宣政教官、名為七五宣教、祖生四子、貴焜炫煥、其字曰壽安壽寧壽昌壽盛、因稱之為安祖寧祖昌祖盛祖、即所謂四祖也、末附墓誌銘墓山祠圖祠堂基叁像贊等、

吳興荻溪章氏家乘十五卷　民國十三年鉛印本　八冊

章祖佑修祖佑字菊孫號玨甡著有覺廬隨筆祖佑為民
國初年曾任教育總長農商總長章宗祥之父嗜書好讀尤
留心於家乘是編即據舊譜增訂而成舊譜成於光緒十九
年為文熊所輯熊在文熊之先固仍有舊譜在約分祠宇二
卷遺像一卷墳墓二卷祭產二卷世系三卷譜牒十卷文集六
卷總為二十六卷文熊縮為十四卷此又廣為十五卷曰祠宇
曰遺像曰墳墓曰祭產曰世系曰譜牒曰先人事略曰內外女人
事略曰禖文首冠各家題字嘉慶丁卯朱珪序光緒辛卯祁
世長序末殿以跋世系以遷荻始祖為一世其表與譜牒互
為表裏分畫甚清顧世系仍用歐陽五世一提之法謂
不失五服之義師古太甚耳祠墓圖刻極精細案隋書經籍
志載楊氏譜例祠墓均繪為圖後世遂奉為圭臬茲譜
亦襲之而精詳逾常凡墓基莊房以及祭產若干畝俱詳載
於譜所謂烝嘗之所繫追遠之是賴殆未有甚於此者矣入
民國後之世系均陰陽曆並用即於行文列表亦多應合潮流
不以故步自封可稱頗有創見譜中多因仍文熊之舊文熊
發凡起例於譜萃力獨多而見識亦不落俗如論修譜之
道其要有三一曰不誣其祖一曰必推其類一曰必嚴其例又於祠
宇一類考訂禮制註釋經典如述廟主櫝引頰博視汪容甫
盧抱經無多讓焉章氏自明季由會稽道墟里遷於歸安
縣之荻菌村清初科第蟬接門望最盛有大寶傳汝金均以
名進士試天下才桃李遍南北名郡著作亦不尠都為之詩文
一類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休寧林塘范氏族譜九卷 明萬曆刻本

明范涞撰。涞休寧人。萬曆癸巳進士。官江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清軍驛傳道副使。是書為范氏支譜。范氏共分七族。分居於博村汊口林塘油潭合干閔口瑶關七村中。此即居林塘者之一族也。全書分為九類。曰譜敘。為舊譜序目序文等。曰譜原。為考其得姓之原與本宗之原者。曰譜系。共分五圖。首世系總圖。次長支分圖。次中支分圖。次小支分圖。次坿系圖。曰譜居。首同支各邑遷圖。次同邑各村總圖。次同邑各村分圖。末坿七族村居圖說。曰譜塋。凡分始祖塋圖。支祖塋圖。節婦烈女塋圖三種。并坿塋禁墓祭諸例。曰譜祠。凡祠制祭產祀儀宗規均詳記之。並坿圖式。曰譜表。分宗圖名位表世圖名位表兩種。而以誥敕公移坿焉。曰譜傳。首宗圖傳。次世圖總支傳長支傳中支傳小支傳。其節烈傳坿於末。曰譜考。則考范氏之遺聞佚事者。是譜分類極為精密。而刊印尤為精良。雖標林塘實其一族之譜也。近來傳世族譜大半僅世系一類。其有事略者。已屬較優。至如此譜詳密者頗罕見也。范氏得姓始於春秋晉士會。食采於范。遂為范氏。據譜自范武子至漢博士滂。凡二十八傳。滂又十七傳至唐宰相履冰。均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居河內。有名傳正者。官觀察使。始由河內遷休寧。因為休寧范氏之始遷祖焉。書前有萬曆閣沈一貫蕭雍消上宗等序。

秀水朱氏家譜 清咸豐刊本

清朱聲希纂，朱榮續纂。聲希字廉夫，號吉雨，浙江秀水人。邑庠生，著有吉雨詞藁、亞鳳巢試律等。榮，聲希子，字其桐，號欣甫，邑庠廩生，道光丁酉拔貢，官金華縣訓導。是譜僅世系表一種，據序知全書首列誥敕、郵典，次世系表，次傳誌，並依次附入應載藝文，次墳墓圖，圖後附墳糧、墳樹、祭產、祭品等數目。聲希於道光間纂成後，以鳩貲為艱，未得付梓，其子榮於咸豐間復增輯之，仍以資力未逮，因先將世系表刊成。首為綱領，自一世至五世合為一表，六世起即各分派為表，共支表六。曰水隅橋西大分派，曰月河派，曰火保派，火保派復分四房，而長房三房又各分六支焉，各表均以五世為表，上下各留餘隙，上以標其派別，下以注其第五世之子名，眉目極為清晰。每世名氏下小字詳記其字號、生卒、嫁娶、子女、著述、祭葬等，而官勳名秩更備載無遺。惟火保一派人丁最繁，既分某房某支矣，則應一支記畢再記次支，檢閱方始便利。是譜則以世數為經，以支派為緯，表前後相連，某房某支不為起行另立，如六世至十世，其旁注長房第一支、第二支，以至六支等，而至十一世至十五世，其旁又自長房第一支注起，且表內亦不標出何世分房、何世分支，驟視之極易混亂，檢查亦極不便捷，殊為是譜之疵耳。然南中朱氏諸譜類多上溯唐宋，或原本紫陽，聲希此譜斷自始遷祖，傳所信而闕所疑，似較他譜為矜慎矣。朱氏原居吳江盛澤鎮，明初有名煌者贅居秀水縣商陳里陳氏，遂家焉。至第五世儒以醫術鳴于明隆萬間，其族始大。子國祚以狀元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恪，孫大啟官刑部侍郎，自是而後相繼蔚起。清康熙間國祚曾孫彝尊以布衣薦博學鴻詞，著述甚富，蔚然儒宗。譜初修于康熙卅年，分十二門，曰恩綸，曰榮哀，曰世次，曰編年，曰碑傳，曰雜文，曰家集，曰軼事，曰第宅，曰墳墓，曰姻黨，曰世講，後以稿本遺失，未能付梓。繼修于乾隆二年，分世次圖、年表兩類。其圖支分派衍，凡生卒字號、子女嫁娶悉載焉，有官勳名秩者詳之。年表則釐為六層，凡承恩于朝者、隽兩闈者、隸國學入膠庠者、生卒之先後、宅兆之區域及著作之或刊布或藏家者，分臚于六層之中，旁行斜上，展卷瞭然，直至廿八年始為刊成。聲希此譜則第三次修輯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劉氏三修族譜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 清光緒間天祿閣刊本

十二冊

清劉斯亮纂修卷首為序目家訓五服圖字派世系圖卷末祭產藝文儀注祠堂圖墳山圖其餘十卷皆為世序譜首仿從圖通紀合族各房支派由根而幹而枝上總下貫五世一提世系表則分紀合族各房各支世代事實名號里居生配卒葬仍以五世為准但不重提下生上接相衍無窮殆仍不出歐蘇之蹊徑也世序之稱與世系同大書某名為主所以明其世代復標父名於

其上所以敬其生大書配偶則為敵體也此與他譜少異又不載冠婚喪祭四禮以有文公不易之儀在所以省繁費此與他譜斤斤於四禮連篇累卷者又不同其嚴於領譜之法則頗似宜興陳氏譜蓋南州多大族子孫有賢不肖宗裔之事關乎血胤不有專例不足以杜其攙宗冒姓之弊故修譜之家不憚以出族苛責之例而加諸迷失宗譜之子孫非僅限其號數甄其完整而已也

劉氏本湖北麻城縣人正德間始徙沅是為一世祖名天輔以貴介備楊氏甥館楊氏無嗣取二世承其後遂易劉為楊而劉氏祖祀反絕而不傳至清乾隆間創修族譜感於莫若先歸宗以溯始乃集族人議諧斷自始遷仿古人繼別為宗之義此劉氏之為楊而復歸為劉之顛末也古者更姓歸宗率為常事尤以五胡亂華之後大族多避徙失離寄姓託身此殆為必不可免者劉氏以劉譜而存楊宗派不淆其所報於楊氏抑亦良深昔希文復姓莫不稱賢茲譜之修是亦事理之應得者歟創修譜成於乾隆甲午七世孫至嘉慶壬申九世孫

復踵續之光緒二年歲次丙子十一世孫斯亮復與族人議而增之稗印六十四部蓋譜凡三修矣又其族人多有孝行以孝子劉鈫為最藝文一類大都歌頌其事亦邑人傳為盛德美蹟者也

桂林張氏家乘十五卷卷首一卷附義高千古集二卷 鉛印本 十二册

張仁普修仁普原名崇基光緒二十七年舉人廣西薦等檢察廳檢察長雲南高等審判廳廳長其譜為目十有二曰世系曰世德曰世傳曰規訓曰祠墓曰祭祀曰科目曰職官曰封贈曰族產曰居徙曰叙錄張氏家乘舊名清河家乘取郡望也其先世姑蘇人宋末渡江居廣陵繼又籍桂林此名為桂林者即據史著地也其譜例詳贍無遺江瀚謂其譜義例翔實優於歐蘇二法鄧國瀠謂儐立文贍辭綜事覈平易簡重藹然秩然殆非盡為無根之談也就其犖犖大者可得數端如以桂林名譜而仍系綴廣陵昔歐陽修唐宰相世系表叙洗馬裴先詳西眷述武功劉仍及彭城是不為張氏所自創之例也祠墓制頗詳慎真所謂能追遠永親者在他譜不過摘禮註義而已是又足為研究家禮之一助也又如凡例有名例有門例有序例有世系例以及族產居徙之例精詳不苟頗得景城紀氏譜例之神似而典要又過之其變例一則亦為他譜所未有蓋有原則必有例外如祠墓門而附坊表科目門而記諸生之類是論名物原異實則可以類相從他譜間亦有之此特標其例於目亦足見不稍苟簡從矣又通例女不詳書甚且不書此譜則於建陵世系二世義姑不厭繁瑣詳為著書義姑在室撫姪白首全貞速延隆緒於廣陵近元別宗於桂林功在宗祊張氏為大書之此史筆也又變例也所附義高千古集即紀義姑之事均當時名流暨官屬題贈歌贊之文仁普持以殿卷末昭示於族人者其義固不小矣據仁普跋此譜經始於民國八年夏中間凡三易稿於九年秋殺青付鋟譜帙不薄義例頗謹而所成復如是之速近世希見之構也

代州馮氏族譜四卷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四册

馮曦修、曦字紫和、山西六政考核處副處長、村政處處長、陸軍中將砲兵司令、綏遠實業廳廳長、塞北關監督、綏遠省政府委員、建設廳長、太原綏靖公署副官長、其目約分十五、曰世表、曰世譜、曰闕疑、曰流寓、曰家訓、曰誌傳、曰世德、曰科名、曰學位、曰職官、曰選舉、曰著作、曰塋墓、曰建置、曰規約、首有新舊序、世表中附有涿州馮氏世系、此云代州馮氏始祖與涿州馮氏始祖爲昆兄弟、道咸以前猶時通音問、舊譜載之、此又因之、案涿州馮氏爲河北望族、馮廷韓有涿州馮氏世譜四卷、惜刊本行世甚少、不得執而一爲印證、殊爲憾事、是譜世表即世系圖、圖凡八、附圖二支、聯脈貫一目可盡、世譜則五世爲率、不提行、隨其子姓繁寡變化之、未有定格、不爲常例所囿、斯殆其尤者、是譜爲晚近出、故得挈諸家譜牒之長、體例謹嚴、不涉苟簡、所分十五類、雖不可謂爲定律、然譜乘大全、於茲已備、劃不惟門類犂然、即其敘述之法、亦頗合統計之法、如職官表、又分京官、外官、內閣有若干人、督撫有若干人、翰林院有若干人、按察使有若干人、循目稽索、咸可自得、其他如世德、著述、流寓、科名等類、皆各自爲表、表各繫以眉題、字省而核要、法簡而清明、體例之精、蔑以復加、至其有誌傳者、不列行述、有著作者、附提要、記科名而略生員秀才、是又所見者大、不屑逐伍於俗流者也、案代州馮氏始祖盛、字隆菴、明成化間自山東壽光縣遷代、其孩子裔分徙四地、族屬漸疏、如山西之定襄、繁峙、朔縣、陽曲、太原、綏遠之豐鎮、歸綏、河北之北京、山東之濟寧、河南之汲縣、開封、陝西之神木、江蘇之揚州、南京、安徽之潛山、以及滇粵之地、率有厥族、而莫不以代爲宗望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江陰太甯邢氏支譜二十四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附總系一覽圖一幅

邢源逵、邢源堂纂修。源逵澄人，字哲安，師範學堂畢業，歷任縣教育局科長、局長等職。源堂字松廬，號慶蕃，監獄學校畢業，歷任縣公署科員、看守長、科長、典獄長等職。是書分十二編：曰前編、曰正編、曰附編、曰世序，皆記載系圖世譜者；曰恩榮、曰像贊、曰世德、曰壼範、曰閨節、曰塋墓，蓋家有人而後有行誼、繪墓之事也；曰外編，則記載邢氏子孫出姓之譜系者；曰後編，則彙錄有關家世之文字者。源堂以譜之有圖，所以明世系，近世多宗歐蘇，蘇畫為道，前後聯絡，使世系相承；歐繪為格，上下界別，使世次相繼。連絡者詳而可觀，界別者簡而易見，歐蘇並用，詳略相因，斯為無失。故先為一總系圖，綱領於前；再作五世圖譜，經緯其間。而子孫蕃衍，更分宗支緒派，以清眉目。於是各宗、各支、各緒、各派，一圖一譜，一綱一目，溯流而得原，見綱而知目，一族之事於以大備。統系圖自上而下，父子系線由左至右，兄弟挨排。世譜則先書某某子，行次，或嗣子某出，次號字，次遷移，次功名爵秩，其有行誼未經表揚，即綴以數語，如已有名人載筆則從省，次生卒，次葬所，次配，迄子女等。邢氏始周公第四子，封於邢，後因以為氏。漢魏朝盛於河間之鄚，隸晉歷北朝迄隋唐，支派分徙，東都為最。宋興，汴京尤著。自宋南渡，子孫散居吳屬，嘉定、端平間，壽及子凱相繼守江陰軍，因占籍焉。舊有譜牒，毀於兵火。元代三世迄無可考。之燠以上，世系不全，是譜即以之燠為一世祖焉。自漢迄元，約四十代，詳其世系，多所殘闕，僅就信而有徵者，列為前編。之燠而下，一脈相承，系圖世譜，依次編列，謂之正編。邢氏出姓者，代有其人，或則歸宗有待，或則已成別族，苟無記載，後之查考，酌為採修，三世而止，編為外編。至附邢氏之姓者，更列為附編，俾不至有異姓亂宗之弊。統觀全書，綱舉目張，義嚴詞覈，于近世族譜中堪稱最佳者矣。書外另附邢氏總系一覽圖，將邢氏子孫自一世迄二十五世總繪為一圖，尤便查閱。惟其支派概名曰宗，夫禮有大宗、小宗，而無二宗、三宗之名，譜中竟名之大宗、二宗、三宗，固作序分字譜，究嫌於宗法之意有嫌也。

陳氏家乘　民國三年鉛印本

陳幹編、幹字明侯、昌邑人、湖北陸軍學堂畢業、歷充八旗學堂校長及師旅長等、授少將、民國肇造、建功尤多、共和告成、解組歸田、遂不復出、是書乃幹以齊家之要、必先崇尚先人懿行、爰就族譜及縣志所載者、摘錄編之、共分序跋、敘略、家傳、文錄、附文、詩錄等六門、皆幹所自編、敘略中有譜系敘略、及譜系圖等、皆述本身所自出之世系、圖則合十八世總爲一圖、亦便觀覽、惟敘略與圖、似不免重複、不過一用敘述、一用圖表而已、家傳中人、則皆非本支所自出者、敘述頗不詳明、莫由知其世系、亦莫由知其與幹之親疏也、文錄多碑記傳狀、及幹告誡其弟書札、詩錄亦均幹所自作、詞既不雅馴、復與本譜無關、殊無謂也、附文一門、僅文三篇、亦皆述其先世懿德者、不入之文錄中、另立附文一門、其意之所在、殊莫得而究之也、昌邑陳氏、其始祖得甫、原四川人、居成都南門鐵匠巷、洪武二年以軍籍來昌邑、二世三世、皆充遼東廣甯左衛差、至四世乃罷、遂占籍焉、幹武人、自幼即失學、以言著述、體裁不明、類例不分、自屬固然、不必以此糾之也、惟生當清末、當革命思想、故書中序跋、廟碑家傳中、莫不帶有排除滿清文字者、蓋陳氏於明末死義赴難者、二十餘人、或其素所蓄積之故也歟、書前有劉恩錫于恩波等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謝世家不分卷　抄本　清康熙間抄本

不著撰人姓氏。僅載凡例六條，乃取江左王謝二氏見於史傳者，分派纂輯。王氏分太原、瑯琊二派，謝氏僅陽夏一派。諸傳都本六朝史，遠溯漢末，迄於陳代，其唐宋以來宗派繁衍，未能詳考者，概置不載。史傳有一人而彼此互見兩三傳者，止擇其敘議詳雅者存之，間有叢詞無關理要，則略為刪削。考之他書，事蹟有本傳所不載者，亦條附本傳後。其有史所不載，而他書可攷者，更為補傳，搜采編輯，似頗詳審。惟擇自何書，刪削若干，補傳若干，一概不注所出。兩家人物前後編列，似亦糅雜無序。傳中各綴圈點、評語，更似明人結習也。書末無名氏跋中有云：讀典午六朝之書，開闢以來，爵位蟬聯，文才相繼，無如王謝，即謂兩家私譜，俱存國史，亦無不可。吾輩生長江左清樂之鄉，覩直北軍興之困，見夷吾而始慊懷根本而無憂，論人論世，亦竊有微意云云。則或者明末人所撰，以戒當時世族頹多敗德，故作此以教之歟。考前提要傳記類存目四著錄韓仲箕王謝世家三十卷，雖亦是明末人撰，似非一書。蓋分派既不相同，書前後無譜系圖及同名考，而其傳略彼為昌箕自撰，此則輯自史書，據前提要論之，此書似尤勝于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昌周氏宗譜十四卷清道光十五年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書首為敘傳次濂溪志次傳贊壽序祭文次世系圖分總系圖及始遷廟灣世系圖次世系表分世派圖及宗支小傳海昌周氏始于元初有名萬户者遇亂不仕始由錢塘遷餘姚復由餘姚遷海昌之廟灣居焉世系圖遵歐陽氏九世則遷之義以九世為一圖以漢周勃為始祖傳五十七世迄于宋末是為總系二十圖其間原居沛國始遷汝南再遷道州遷武林遷江西均備書于圖上復自海昌始遷祖萬户起另編世系分為百二十四圖先立提綱再分支派依次而圖較若列眉萬户遷海昌後子孫逐漸式微迨六世孫徽始復昌大徽五子分五大支其後稱繁盛者皆五支後裔也圖中或九世或五世或六世概無一定要皆因事實而更易之世系表遵蘇氏五世再遷之義列為方格註其始末名則大書字行謚號封爵生卒墳墓妻妾子女等亦皆備載其詳其小傳之屬于總系圖者曰世派圖屬于遷廟灣者曰宗支小傳小傳中凡有遷徙者則標以某某派分圖另立以紀其始周氏宗譜創於東岩及君秀始定行輩正儀始立圖系溯始遷祖于萬户萬户以前概未敢述實有信以傳信之善不貽冒冑之譏而總系圖前更諄諄以悉遵舊譜不敢更易歷年久遠人代不無舛誤為言疑以傳疑尤為難能可貴也及乾隆間十七世孫德潤乃謂汝南宗譜著于浙省海昌有蓮渭洛塘代有聞人家有藏譜因此以及彼溯流而窮源未有不得者於是往來士類之間周旋故家之後旁搜博采參互考證而知周氏自太王王季文王邑於周以來子孫遂以國為氏漢有周勃其族始大由漢傳宋得濂溪公及宋南渡扈駕者嗣源正宗靖泗洄五人悉任錢塘忠清里今吳越八閩名宦皆其後裔廟灣始祖萬户則又嗣源之六世孫也因備述前世以補其缺略云云是則不免附會名賢侈陳德業而自亂其先世之譜例也謂無冒冑之嫌其誰信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興寧何氏族譜十卷民國十二年刊本

何雲翔、何騰甲等纂修。雲翔廣東興寧人，事蹟未詳。是書首卷爲譜例、家訓、碑記、紳衿、源流及總世系圖，並附紀事。卷二至卷八則爲各支各派世系圖及紀事。卷九爲壽文、輓聯、紀略等，而卷十以屋圖、墳墓圖等終焉。興寧何氏其先世出廬江郡。五代時有何大一郎者，名旦，于梁末帝龍德二年選授福建寧化縣尹，解任後蒞龍泉縣開基置產，遂占籍焉。及明初有名念四郎者，始遷粵之程鄉，生四子：文淵、文濱、文深、文汜。旋留文淵于程鄉，而偕文濱等三人遷興寧居焉。其後文淵後裔亦有散居程鄉、興寧間者。先是，安徽何氏曾於民國初年倡修大同譜，設事務所于安慶，通函各省，徵求同意，力謀普及，以收大同之效。于是興寧何氏亦集其宗人，議襄盛舉，更以本族子姓日繁，散處興寧等處者，類皆念四郎之後裔，因于聯絡大同譜外，另修詳譜，以備家乘。其後時作時輟，惟文淵一支編輯就緒，因彙集成帙而印行之，即此書也。故雖名族譜，實僅文淵後裔之支譜而已。譜于十世後分五派：曰體乾派、仲軒派、仲遠派、德輝派、德源派。世系每五世爲一截，首爲吊圖，次爲紀事，按支派前後依次而書，以歐式列五世之圖，以蘇式紀諡諱字號、墳塋山向及生卒年月等；至於創造、懿行、紳衿職銜等，則皆於紀事中詳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清溪沈氏六修家乘二十卷 清光緒十二年刊本

清沈應奎、沈宗樸纂修。應奎平湖人，字小筠，號吉田，附貢生，歷官陝西兵備道、鹽法鳳邠道、陝西按察使、貴州布政使等。宗樸原名光翰，字季高，號默藏，邑庠生，候補巡檢。是書凡分八門，首恩綸，次譜源，次祠墓，次世系表，次世系志，次志傳，次詩文，而以軼言終焉。沈氏為周聃叔之後，是譜即以聃叔為始祖。其譜源圖，自聃叔起，至元末止，共得九十世，圖內間附婚配、仕履、子女等。世系表以譜源圖內第八十世聖為一世祖，蓋即清溪始遷祖也。每五世為圖，次圖眉上標明某某子，而不依九兩之例。每一名氏下，僅注子女數目，其有別為某某支，住某處，遷某處，出繼某姓等，亦均于圖中特為記出。聖三傳而後，子孫太半失考，惟四世昊後生齒日繁，此譜所表，皆昊子孫。昊生四孫，分為四支，故圖內皆就各支依次遞述。世系志仿傳注之意，不用隨表夾注之法，以世為綱，亦依支派按次記載，條明款析，比類分區，凡字號、生卒、子女諸條，皆瞭如指掌。志傳類皆緣其誌銘碑文，出自名手者，彙為一帙，又搜集府縣志等史籍內所載各傳，附錄於後。至詩文詞賦等，或見手澤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留貽，或表同人之推許，蓋亦徵文以備考獻之意也。沈氏第八十世正，宋末曾拒元兵，及宋亡，率兩弟秀、聖避於鹽官兩峽之間。聖之子復遷平湖，故是書以聖為始遷祖。明清以來，為平湖望族，科甲顯宦，歷世不絕。明沈啟、清沈初、沈學詩輩，則其尤著者也。是譜歷經名人編纂，前後體例自極詳盡。惟志傳中謂其始遷祖聖，原為湖州烏要鄉人，雄于貲。元季有司以濟國上聞，舉族被繫，一時多逸去，居四方。聖遷海鹽之廣陳，生子達，達之良復遷於清溪云云。與譜源所述，截然不同。一在宋末，一在元季；一云拒元兵而逃，一云濟國被繫而逸。或者得諸歷世傳聞之誤。然兩說竟聽其並行，而不加以考證，詳為注釋，似於木本水源之思，殊為不慎矣。至恩綸中，梁武帝、齊武帝御書，宋、齊、梁、陳各朝敕命，趙宋一代名公題字，聃叔以次歷世畫像，連篇累牘，備載書首，亦均不免有嚮壁虛造之譏。而郡邑志所載傳略，前後各志文字相同者，亦皆備錄無遺，則更未免徒費篇幅矣。

東里高氏世恩錄五卷 清康熙龍春堂刊本

清高有聞纂。有聞新鄭人。增廣生。明高拱姪曾孫也。新鄭高氏本非閥閱之家。至高拱祖父始漸顯達。及拱以進士選庶吉士。累官文淵閣大學士、進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專橫用事。為明神宗罷斥。卒謚文襄。是編即記其累世恩榮者。首勅命。次誥命。皆輯拱祖父魁、父尚賢以及其兄捷、弟才三代封贈者。次勅諭計八道。凡高魁辦理遵化鐵廠事、高尚賢任山東按察司興學事、高捷討賊事及高拱入閣辦事、重錄永樂大典、日傳講讀、修世宗實錄等事各勅諭、均備錄之。次鄉賢碑記、次坊表、則皆拱卒後哀榮及飾終之典等。首有高氏世系譜數表、格式共分十一格。僅略及拱本身上下九代、其較遠者、皆注明以下另載。蓋用以明其世次者。始祖名成、于拱為六世祖也。

高昌麴氏年表一卷 民國十一年刻本

羅振玉撰。振玉著有雪堂文集及雪堂叢刻等、已著錄。高昌有國始于北魏中葉。麴氏崛起、其世相承百四十餘年。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等與華夏大同。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等集。學官子弟以相教授。可謂文質彬彬者矣。顧六朝隋唐諸史記述高昌、大率沿襲舊說。疏漏牴牾、不一而足。日本明治大正間、大谷光瑞及橘瑞超等採檢新疆及敦煌諸地、得高昌麴氏一代墓塼十餘方、中有延昌、延和、延壽等年號。振玉據之撰為此書、復取諸史紀傳、比勘異同、證以諸書、以定從違、更就諸誌補正其疏失。後數年、又據新獲墓誌等重加訂正。於是麴氏世系年歷始約略可尋矣。表分兩格、上紀年、下紀事、上以紀中國干支、下以紀麴氏年代及其事跡、更間附以考證焉。至六朝隋唐諸史籍所述高昌疆域制度、亦有異同、間有可據故墟所得遺跡考證之者、並錄附年表之後。惟振玉此書僅據通鑑、南北史等書、而不及冊府元龜、實為疎漏。如元龜中所載永平元年麴孝亮奉表來朝、又貞觀八年十二月遣使朝貢等、均著明何年何月。正光元年六月、十一月、貞觀元

年閏三月、及七年七月、高昌並曾遣使朝貢、又永熙元年及貞觀三年朝貢年均二次、開皇六年曾獻聖明樂等、而通鑑等書、或不著何月、或全不載、或載而未全、是皆可據元龜以補其闕漏也、又民國十七年後、黃文弼續于吐魯蕃掘得高昌磚誌百二十四方、又有章和永平和平建昌義和重光六年號干支俱備、為之整齊排比、不唯高昌紀年犂然復明、即麴氏九代亦確實有據、其最要者重光為麴嘉之年號、其元年當魏景明元年、嘉即位之年、史無明文、振玉亦僅依據文獻、為之推定、重光年號發現後、不僅可確定麴嘉即位之年、即魏書北史通鑑敘於太和二十一年者、亦可因此訂正、而麴氏享國之年、亦可因之確定矣、此固可補振玉是書之缺、然實不能以後出材料責之前人、然而研究高昌史者、大輅椎輪、不能不以振玉為先河焉、

歷城楊氏三修族譜三卷 道光十六年刻本

清楊瀚纂修、瀚字水若、歷城人、事蹟不詳、是書首為世系、次傳記、次雜錄、共三卷、世系亦按五宗九兩之例、用絲牽繩貫之法、一切略仿史傳体例、撰為此書、楊氏本籍洪洞、清代初年有名天奇者、始居歷城、一再相傳、其族益顯、有清二百年間、歷城閥閱之家、朱氏而外、即共推楊氏矣、自居歷城以來、原無譜牒、乾隆間大崑恐久而紊其昭穆、失其名字、始創修成譜、凡前居洪洞、及由山西而他徙者、皆不在序例之中、載錄詳慎、屏黜矜張浮修之失、嘉慶初年、毓琦復續修之、瀚以上距創修之期已及六十餘年、因討論今昔、稽之體訓、略加變更、更考訂異同、取捨增減、仿史傳體例、成一家之書、期符信以傳信、謹而益謹之意焉、所載周永年序、略謂譜牒之學、始於兩漢、重於六朝、而最盛於唐、更五季至宋、其學寖微、歐陽修唐史、患其不能盡傳於後世也、故作宰相世系表、略存梗概、而歷城之著於表者、有南祖崔氏、分自齊郡之烏水房、由庫部郎中寶茂始居全節、其後一門之中、擢上第、登仕版、歷大官者、至數十人、若非歐公親見其譜、亦烏從而考之哉云云、其推究族譜、

與章學誠意旨相同。永年文字素極罕見，因節錄片段，冀知其于譜學之大旨焉。

梁氏家傳 抄本

明單用甯撰。用甯字利夫，號聖川，東平人。萬曆癸酉舉人，歷官唐縣知縣、遼州知州。是編彙集五代後唐以來宋元元明諸朝梁氏聞人梁惟忠、梁灝、梁固、梁適、梁彥昌、梁彥通、梁子美、梁蒨、梁壽、梁安、梁紹虞等二十人，各為之傳，詳其仕履，載其行誼，加以考證，以備國史之採，而揚梁氏之光。用甯書謂梁氏之傳，其來已遠，宋以前世系無從遠攷，至灝為須城人，少年及第，子六，以詞科知名，載在紀錄，不可誣也。世傳灝八十二成名，殆好事者為之歟。至子孫世為名臣，相業彪炳，後先之濟美，實作述之重光，寧僅以科名重乎云云。按灝八十二歲及第說本陳正敏遯齋閑覽，洪邁容齋隨筆曾辯之，謂考諸國史，灝卒時年四十二，史臣且謂方當委遇，中途夭謝云。而宋史本傳稱灝雍熙二年進士第一，景德初權知開封府事，暴卒，年九十二，云以數推之，上距雍熙二年，計二十年，則登第時應為七十二歲，亦與陳說不合，尚有待於考證也。

項氏源流攷 油印本

項元勳撰元勳字士元臨海人項氏本周姬姓國為齊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其後散居各地淵源所自是否同族代遠湮其詳未由元勳用是綜攷羣書自周迄元凡項氏之族為各支譜錄所未載者皆分條敘述俾數千年間其族淵緒藉見一班全書分二十七派曰魯項氏曰楚項氏曰漢項氏曰吳項氏此以朝代分者曰仙居項氏曰天台項氏曰黃巖項氏曰永嘉項氏曰臨海項氏曰瑞安項氏曰平陽項氏曰福州項氏曰松陽項氏曰遂昌項氏曰縉雲項氏曰麗水項氏曰龍泉項氏曰青田項氏曰武義項氏曰錢塘項氏曰淳安項氏曰歙縣項氏曰樂清項氏曰嘉興項氏曰茶陵項氏曰汝陽項氏曰燕山項氏皆以地域分者每一派中皆稽之載籍列其名氏附以事跡間或加以考證敘其淵源周秦以來各地項氏見於載籍者搜羅頗稱完備矣而書前總序內考證通志氏族略所云項為齊所滅一語據春秋傳十七年夏滅項杜預註云項國今汝陰項縣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等語謂滅項者非齊乃魯尤為未經前人道過書中凡所引證亦皆詳為注明如能再就各地項氏譜牒詳為比核考其淵源所自支派所分則更明晰矣且明清以來項氏之見於載籍者尤衆若蘇之江甯吳縣崑山鄂之漢陽麻城蜀之嘉定均有項氏族人元勳皆闕而不考殊為美中不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陵韓氏族譜錄 清光緒補刊本

清韓印編、印字伯符、號介孫、江甯人、廩膳生、道光甲辰科副榜、選授新陽縣訓導、陞選甘肅鞏昌府經歷、未赴任、改知州、歷署直隸肥鄉南和等縣、保安延慶諸州、是書首為誥勑、次為世系表、次為族譜錄、而附以先代科第考、先代事實考、韓氏墳山契據存稿等、至古籍有關于其先輩之記載者、如金陵瑣事、述韓國藩閫差革弊事等、亦皆附錄書內、金陵韓氏原籍南陽、元末兵亂、流離播遷、由南陽奔孟津、由孟津再奔靈寶、居靈寶者生二子、長留靈寶、次名英、從明太祖征討有功、授鷹陽衛守備、遂居和州、英傳五世、曰繼安、始由和州遷居金陵、遂著隸焉、是書世系表、仿史記十表之例為之、不用五宗九兩之法、字號配偶名位遷徙塋墓等、均記于表內、譜錄一門、述其先世行誼事跡、依世遞書、六世以後、分支敘述、表牒二者、似均完備、明太祖時有名韓英者、與印始遷祖同名同時、後世率多引為同族、印於譜內、詳為考核、多方引證、明非其祖、頗有不攀附顯貴以亂其宗之意、然書內更附抄唐書宰相世系表韓氏一段、及昌黎詩集內本傳小註一條、以考昌黎韓氏之始、蓋徵文考獻、藉表景仰之心者、望後人聞風興起之意、固非有他意者、且書內於不妄附先賢為業一事、諄諄言之、雖不免多餘、然則附抄唐宰相世系表亦不必責其攀援矣、書末附約宗人各立支譜小引等、所立規約、頗為詳備、誠為修家譜者之良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王謝世表　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

黄大華編。大華字鞠友，武昌人，光緒己丑進士。分二表，首瑯琊王氏世系表，次陽夏謝氏世系表，均不用線貫，不用表格，只將名氏依次下行書之，父子相承，兄弟並列，而二名空格極少，觀之極不明瞭，似讀六朝史時，隨手札記，後隨意刊行之，既未詳考原書，復未博參羣籍，故淩亂無次，錯訛百出，實不足稱為專著也。如王氏世系表中，僧亮、僧達、僧衍，均錫之子，而以為兄弟，幼訓，均暕子，亦以為兄弟，默為僧朗父，而與其孫平列，粹與彧本兄弟，而以為孫，蓋粹子奐出嗣于其從父球為嗣孫，遂因而致誤。謝氏世系中，康或作泉，本奕子，出為尚後，此書竟析泉、康為二人，康無子，以靖子肅為嗣，此本竟以靖承康嗣，璟為孺子子，恂孫，此表竟漏孺子，舉為淪子，而以為兄弟，至曖以下，次序混亂，更莫可究詰矣。凡此犖犖大者，皆取史籍稍稍證之，即已如此，則其書若何，亦可思矣。書前有王樹枏序，謂其師讀晉史，仿史遷旁行斜上例，作王謝世表，分別部居，世次秩然，讀晉史者足資考證云云，大華此書，實不足以當此，樹枏故作阿諛其師之辭耳。然序中謂其族本謝氏後，出晉從事郎謝萬石後，梁天監中嘗官吳興太守，遂家焉。明建文時，其遠祖貴因受建文密詔，遇害于北平，幼子公權襲外祖姓，獲免，遂改姓王云云，則殊有裨於吳興王氏一族之歷史掌故焉。

五牧劉氏宗譜 清同治十三年永思堂刊本

清劉振山劉文富纂修。振山武進人，事蹟不詳。是書分五類：首誥敕，次世系總圖，次分支世系圖，次世系表，次傳錄，次塋墓。劉氏此譜斷自宋忠顯公韐，緣此而下，班班可考。忠肅公珙扈駕南渡，任江南安撫使，卒於官。子叔英遂留居淞江，此為南遷之祖。至曾孫理宗祥興元年，元兵壓境，自淞江避居武進，愛五牧土沃風淳，遂家於武進，是為五牧始祖。生子允仁、允貞。允貞明初被禍，子孫離散，惟允仁守故居而占籍焉。孫克誠力恢舊業，復拓新基。生子五，分五支：宗孟居鎮東，曰運河上塘派；宗敬居鎮西，傳至孫治，徙邑城，曰光祿公派；宗晟居下塘，曰下塘派；宗政遷西村，僅四傳，明成化間歲凶疫癘，散之四方，不可稽考；宗凱居劉巷，是為劉巷始祖。凡茲五派，書內皆分編合纂，俾其後可各自繼述。世系圖遵五宗九兩之例，按其支派依次遞述。世系表書某人第幾子、字某、號某，以及生卒年月日、配婚、卒葬遷徙處所，均詳細備載。傳錄所以揚祖德，墳墓所以備考查，亦皆書於譜內。且首有統宗世系考，自漢元王交以次遞推，至韐而止，凡三十世。而末有附譜，則以譜養子者，蓋以養子雖為外姓，既歸我養，誼屬同族，數傳而後，同化於我，自有異姓亂宗之弊，故另譜之，法至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始興篤慶陳氏五修族譜六卷 民國十五年戊德堂活字本

陳模纂。模字覺先，廣東始興縣人。是書首二卷為序例、祖訓、祠墓、圖族、世派、祖述、發祥、五大房系統及封贈、耆壽、節烈、傳贊等，三卷至六卷悉為各房世系。世系之上各冠以該房裔孫居住遷徙表。世系純用一線相承法，總若干世，繪為一圖，蓋謂蘇氏五宗九兩之例，派別未免繁雜，不能一脉流貫，不若一線相承，自始至終，可以因端竟委，使閱者一覽而知其詳也。惟全書僅有世系，不載譜牒，雖有傳贊，實不能詳其人之生卒年月、婚娶、子女等，故不得稱為

完善也。陳氏先世原居福州，宋元間有名宗起者，率其子孫徙居贛之虔州，其後數傳，至陳普通於明洪武年間復率家徙于粵之始興，開基立戶，遂為粵人。子姓繁衍，稱始興望族焉。

海虞曾氏家譜 光緒二十年活字印本

清曾雲霖纂修，曾達文續輯，曾之撰印行。雲霖，常熟人，字會宗，縣學生。達文字魯盦，例貢生，候選光祿寺署正。之撰字詮仲，號君表，光緒乙亥舉人，刑部河南司郎中。是書分三門：首魯國曾氏溯源圖，次世系圖，次世系敘。曾氏於趙宋間崛起于晉江、南豐、固始間，嶄然三望。晉江之曾，宋時有曾公亮，官至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亮曾孫懷孝，宋時除參知政事，拜右丞相，世居泉州。後居京師，晚寓常熟，遂為常熟人。元明以來疊遭兵火，譜

牒淪亡，自懷以次，世次昭穆，莫可稽考。及明嘉隆間，有名瀣者，居東鄉曾家灣，即是譜之一世祖也。至懷瀣間世系不可得而詳矣。世系圖用五宗九兩之例，依次為圖，惟人丁不繁，僅傳十七世而已。世系敘以始遷祖懷自為一表，自瀣以下一世二世昭穆釐然，凡生卒、名字、配匹、著述、邱塋之屬皆具書之，其間出處窮通，所遭各異，凡嘉言懿行足以光前裕後者，固備載無遺，即一經一畝，弗替先業者，亦略記梗概于表內，以見生平。至書首所載溯源圖，乃其家世相傳舊有此圖，自少康始，備載名字，失傳者注傳若干

世、頗極簡略、之撰刊書時、以其因傳其可信、闕其可疑、以視世之嚮壁虛造、自黃帝以來不佚一代者、較為矜慎、因據世本通考等、歷代典籍、詳加考證、昭示方來、並於圖外附綴一二、掇拾叢殘、以備商榷、較之他家譜牒、妄為援引者、相去不可道里計矣、清末以孽海花享名之曾孟樸、即之撰之子也、

黃陂徐氏支譜七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刊本

徐大勝大成編纂、大勝字號不詳、大成號炳章、黃陂人、是書首為目錄、凡例、宗祠、通義、及祖墳山向表等、次即世系表、全書所載、僅及于六世人仕後裔、蓋人仕一支之支譜也、世系表圖傳合一、每五世為綱、以支派為緯、分房屬派依次而書、五世書畢、再由六世提行另圖、註明某公第幾子、名氏下凡立身行事有可稱者、必記其概、以資觀感、次記生卒享年葬所婚配子女等、支系互相聯屬、極便檢閱、徐氏原籍江西廬陵、明洪武二年、珍珠寶貝伯仲四人、遷湖北、蓋珍為明指揮使、官於湖北、封揚武侯、遂移于黃陂縣江家嘴白荊村居焉、珍五世孫尚彝、生人得人仕、人仕生國實、國初、國福、因分三大支焉、徐氏世業工商、絕無顯宦、惟尚彝為明庠生、端莊敦篤、學宗二程、是其宗人之最著者、譜初修於崇禎間、其後清乾隆、嘉慶、道光、同治、光緒各朝代有增修、迭遭變亂、散佚無存、是書編次稍佳者、為祖墳山向表、墓圖山向、皆極詳盡、大勝序中所云、歷世塋墓為祖宗體魄所藏、故地名山向、不憚詳悉也、惟卷首記述內、謂前三代祖妣失傳、至清季請仙判出、計王俞三氏

云云，則荒誕不經，直貽祖羞。且其始祖名諱，或曰珍，或曰貞，全譜前後，極不一致，未免過於疏略。亦無怪其請仙判其祖妣姓氏矣。至其原籍，既云遷自廬陵，後云遷自饒州，既無所本，復疎考正，全出臆度，更不必咎之矣。

姚氏家乘四卷 清光緒十五年麗澤堂刊本

清姚澍纂。澍，嘉興人，字肅菴，號東麓，郡庠生。是書首恩綸、次奏議，次世系，次雜錄。計分四門。姚氏元初分派，有保一、保二、保三三支。厥後姚氏宗姓，概不越此三支。明代萬曆間，曾有合譜之舉，終以世次難明，遂而中止。是譜所收，僅樵李瓶山一支耳。元代末年，有成一者，絕意仕進，隱跡自全。及明太祖世，值粧鑾宮勾補甚嚴，同宗者類多別戶以避。成一得全，是即書中之始祖也。其世系以十三世總為一圖，以便檢查。後附世乘，以世數為綱，凡生卒婚嫁等，皆依次敘列。至雜錄中，則載佚事遺聞、墓碑、行狀、祭田規約等文。者澍纂此書，在清康熙時，其先世七世恩禮，曾創修世系圖，頗為簡略。八世以亨纂南姚文獻，以載其先世世傳年譜墳墓。九世瀞，始輯家乘，分世系、恩綸、奏議、家訓等門焉。然均未刊刻行世也。澍掇瀞所纂，補其所闕，續其未載，始成此書，因刻以行事。及光緒間，十五世文柟，以年代久遠，懼致湮沒，因搜得原本，重為梓行，以保先世遺澤，即此本也。至澍以後各世存歿月日，文柟均為填注，以便稽考。其他悉仍其舊，蓋謂不敢妄有增減，以承先志，而昭慎

重，且謂此書刊例之後，追溯三四世，則支支皆可接續。故十三世後各世名字，亦未補入。成一之孫敬生女妙莊，為明宣宗妃，生壽王，封端懿安妃。是書思綸中，具載安妃冊及壽王敕命等。惟澍原書尚有闡採圖說一文，極俾實用，本附書後，文耕以力薄，未能梓行，殊為憾事耳。

高氏世德錄十一卷 得其堂抄本

清高敬業撰。敬業字直夫，號靜所，膠州人，諸生。是書分德行、仕宦、事功、文苑等十一門，門各一卷，皆彙輯其先世舊德，各為傳略，區別行誼，分門錄之。其有一人行誼彼此兼具者，則兩門具錄，以示不沒其先德。先是乾隆間敬業祖鳳翰曾纂集先世言行，彙為一書，未竟而沒，敬業因積輯成之，以拙于資，因循未刊。書內無世系圖，僅記其高曾以來名諱，冠於書首，頗不詳密。其書大致皆質實之作，惟分門義例不無可議。夫家傳錄事，與史殊科，主於揚善，不主於懲惡，但當取先世嘉言懿行，備錄於冊，予奪褒貶，聽諸人而已，無與焉，無庸紛紛過為區別也。此錄分門十有一，人於一門內不能備著其美者，不得不彼此互兼，求兼愈多，責備愈難，苟有不備，是謂闕德。居文苑者或缺事功，列仕宦者或乏德行，表章先世，而自我發其闕德，揆之義例，究屬不安。而纂目內復列南阜老人及其父名諱，古人亦無其例也。

朱馬氏家乘八卷 清咸豐七年惇遠堂刻本

清馬錫蕃編。錫蕃字晉三，號春山，海寧人。郡庠生。浙江朱氏約分三派：居海寧者為小桃園杏花園派；居杭州者為三橋派；居武原者為尚胥里派。朱馬氏即系出杏花園支派，始于朱子十三世孫揚夫次子應復。應復幼撫于戚馬綸，綸歿之嗣，應復不忘其恩，遂嗣馬姓，改名芳，以綿其禋祀。馬氏世居山東東平縣，始祖伸曾受業于程子，隨宋高宗南渡，寓杭州，傳三世始遷海寧花山。居馬綸即伸十二世孫也。朱馬氏向無專譜，僅一收于朱，一附于馬。清乾

隆間，八世孫惟揚以歸朱則視馬氏為塗人，附馬則捨其源本，因創修家乘，以芳為始遷祖，其先世仍遵紫陽宗譜，而略其分支。馬氏之先，亦紀其略。自世系世傳暨辭翰之涉先世嘉言懿行者，採摭無遺。錫蕃此書，復沿委討原，凡墳墓之所原、宗庶之繼嗣，以及文行宜揚、節孝宜表，悉承惟揚原書，踵述之。列家傳、行述、祭文、傳記、詩跋於最前，次為馬氏朱氏世系紀略及墓圖、墓記等。再次為統宗世系圖，每圖分八世，其無後者書止，遷徙者書遷某處，或書無考。自九世後，分支紀載，蓋芳三子，一子為一支，而次子復生三子，於是再分為二大支、二二支、二三支。芳第三子數傳而絕，其傳於今者，皆大二兩支子孫也。末為世系表，自一世而下，以五世為斷，首為紀略，總綱次則各支世系表。其間有出身者，書爵以昭國恩，以光世澤；書生年月日以崇年齒；書卒年月日，以重祭祀；及子女嫁娶靡不詳載，更間記其行誼事蹟等。自較惟揚創修之譜，詳備多矣。馬氏族衆，科甲顯宦甚少。惟康雍間第六世思贊、翼贊最為有聲。思贊號寒中，工詩文，嗜藏書，家有道古樓，插架悉宋元秘本。其妻查惜亦工詩，著吟香閣詩集，與思贊之寒中詩

集並傳於世。翼贊以雍正進士官縣令，著有寶潁堂詩集，亦極知名。

皖桐胡氏宗譜五卷首二卷 光緒三十一年孝義堂刻本

清胡蔭桐、胡寰纂修。蔭桐、寰均桐城人，事蹟無考。是書分兩大類，首爲胡氏歷世淵源系圖，就其始遷桐城之祖，詳所自出，溯一世以迄六十二世，悉遵舊譜世系臚之於前，以便展觀，而各派分遷，亦備列焉。圖宗歐陽氏例，上自高祖，下及元孫，以五世爲別，三十世後則分支敘述，次爲分支世系表，用世系行實合一之法，分支記載，以一支爲一卷，每支之中又分小派，名氏之下詳其生卒年月、婚配、子女、葬所及其行誼事蹟等。胡氏原居歙之黄墩，其先世出

周閼父，仕周爲陶正，子滿封於陳，謚胡公，子孫遂因謚爲姓焉。閼父五十九傳而至再世五，其族始大，再世五爲宋資政殿學士廬陵淡庵忠簡公，後裔其十一世祖由黄墩遷古邑清華，其祖遷饒州，其父居婺源，其子復遷饒州，及其曾孫復由饒州遷桐城，遂占籍焉。再福一居陡岡，謂之陡岡派；慶一居三安，謂之三安派；慶三後裔居覺林、與黄荻，謂之覺林派、黄荻派；覺榮、覺清居練潭，謂之練潭派。蓋以其始遷之地名其派別，即譜中之五大派也。胡氏世業商賈，科名顯宦可稽絶無，惟其書遠祖用圖，近祖用譜表合一，

圖爲詳近略遠之意，然其近祖世系中，分支敘列，每支之下，依世而書，頭緒既繁，檢查尤屬不易，而其派別又多用地名，每有遷徙，即爲一派，一派之中既有小派，小派復分子派，年代愈長，派別愈衆，即其宗人檢尋恐亦不易，况他人乎？究不若先圖後傳體例爲正也。其淵源圖内世系有不詳所自者，有失考者，然亦未加注釋，或年遠代湮，無可考查之故歟，不可得而知矣。其譜初修於康熙壬子，繼修於乾隆癸丑，三修於道光庚寅，四修於同治丙寅，此則第五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汪氏家乘 民國鉛印本

是書總名為旌德板橋汪三暉堂家乘，汪時鴻原纂，汪聲玲續纂。時鴻，旌德人，字次岩，光緒壬午科副貢生，官壽州學正，以知縣用。聲玲，字筱岩，號壺山，光緒甲午恩科進士，歷官內閣中書、山西全省執法營務處總辦兼新軍統領、廣西慶遠府知府，民國任岱南觀察使、福建民政長、參議院議員等。時鴻所撰為護春軒譜錄、歷代傳略、板橋詩三種，聲玲所撰為譜系源源述、本生譜錄、自撰年譜、歷代墓碑詩文等。譜錄以一世為一行，首書某世祖諱某，其下備注字號、科名、官職、塋墓等，次行略備載各世生卒年月及行誼等。六世以下僅詳本支，其別支則略載有科名官職者。曾祖以下為近房，詳本房而略他房。祖以下分四房，則更止詳本生焉。板橋詩者，蓋時鴻就生平目見耳聞板橋事跡及先世祠墓祖屋等，各撰為詩以紀之者也。聲玲所撰譜系源源述，蓋為考汪氏淵源者。至年譜等，皆聲玲修譔一生事跡者，實無甚可取。書末附聲玲弟槃所撰別支世系四圖，以存他支世系者。汪氏居皖者，共百零八派，時鴻一支為板橋派後裔，故稱板橋汪三暉堂也。其先世實於江蘇泰州，咸豐間以洪亂之亂，旌德淪陷，避亂東下，羣萃於泰，遂家于泰州焉。統觀此書，殊無體例。尤以世系圖既不按五宗九兩之法，復不能直貫而下，總為一圖，徒重所生，遂至三世為一圖，五世亦為一圖，頭緒多端，不易接合。更修譔父子歷史，似自炫于世，而復耀其宗，實不能謂之為純正家乘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胥山朱氏述德錄二卷 民國十四年寶彝室活字本

朱祖懋等校錄。祖懋，杭州人，事跡不詳。朱氏本餘姚人，明萬曆間朱志仁奉母遷杭居之，以醫藥濟世，世守其業，相傳勿替者已九世矣。是書乃述其先世之嘉言懿行、遺聞軼事，以昭示來許者。猶嘉興錢氏之清芬錄、錢塘吳氏之一家稿也。共分兩卷，上卷輯錄府縣志等書及家乘內朱氏先世遺跡軼事、家傳、墓表等，並附嘉慶間朱學濂所得誥封、祖懋父景彝所撰家世舊聞等；下卷則悉為祖懋祖父大勳遺墨、遺像之題辭，以及大勳與同時人唱酬等，非家乘之專門著述也。

藩獻記四卷 民國杭州抱經堂鉛印本

明朱謀㙔撰。謀㙔字鬱儀，宗室，貫穿經史，博覽羣籍，通曉朝中典故。明興以來，子孫好學砥行，周藩睦㮮之後，未有如㙔者也。萬曆間增設石城宜春管理，命㙔以中尉理石城王府事，典藩政幾三十年，著易象通、詩故、春秋戴記、魯論箋、水經注箋、古文奇字、集解六書本義、說文舉要等。學者私謚貞靜先生。是書就明代諸藩中取其事業文章有聲於時者，擇為立傳，敘其事功行誼、著述等。所載凡秦、晋、周、魯、蜀、潭、湘、代、肅、遼、慶、甯、韓、瀋、唐、趙、鄭、襄、荊、秀、益、衡、隰、襄垣、岷、瑞、昌、石城為藩三十，自親郡王、將軍、中尉等為傳七十有五，總為四卷，義極核當，事亦簡約，辭尤質實。誠如魏廣國序云：勸一諷百，類通義遠，奉揚祖宗十廟神明之胤，光昭金匱石室之修者矣。其所錄諸王著述中，如秦簡王之小鳴稿、周憲王之誠齋樂府、甯憲王之術數、朱睦㮮之中州人物志，至今猶為士林所傳誦。書久不傳，杭州抱經堂得抄本，因梓以行世。惟魏廣國序謂為藩二十四，為傳六十五，列卷有三云云，是其書原本三卷，第四卷當係續增者。觀末卷所列，如慶、魯、遼、瀋、趙、韓六藩，皆與前三卷

重複自為補撰可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趨汪氏支譜 清光緒二十三年耕蔭堂刻本

清汪體椿纂修。體椿，吳縣人，事跡不詳。是譜以久長綠世澤孝弟振家風十字，分為十集，久集為義莊記、凡例、譜序、舊傳、廟記、墓銘、碑記等為一卷，長集為誥敕錄，分二卷，綠集為旌表錄，分四卷，世集為世系圖，分二卷，其澤孝弟振家風六集均世系述，共十二卷焉。汪氏始自魯穎川侯三十一傳文和，為漢龍驤將軍，始遷江南。又十三傳為唐越國公華，是為汪氏別祖。世居歙縣，有明末造，有名尚禮者，系出越國公嗣建公支，少孤，幼學吳門，愛其人文物秀，遂卜居吳趨坊，而家焉。是譜專及守吳墳墓子孫，故溯自尚禮子信玉為始遷祖。信玉六子，分為六支，而癸正一支更分七支。七支之中，湘泉後裔人丁最繁，故又分二支。世系圖用五宗九兩之例，各支各派，依次而書。世系述首書所自出，以承前緒，再書字號、科名、爵秩、生卒年月、婚娶、子女、葬所，以紀履歷。至其事實之別無傳誌傳後者，則撮其略焉。惟世系圖起自信玉，世系述則追錄信玉之父若祖，各為之傳，蓋以吳趨子孫歲時奉祀世守不廢，故冠於首，一以著歙縣舊籍，一以著遷吳肇始也。

葉氏族譜一卷抄本

清葉承宗撰、承宗字奕繩、號濼湄、歷城人、順治丙戌進士、官臨川知縣、殉金聲桓之難、著有濼函等書、是書凡五篇、不用通例、純取遷固史法、自序有云、君子有作、必有志也、作序志第一、本支燦列、披圖如掌、作圖譜第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高曾時書闕有間矣、作念祖第三、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觀記彌親、筆舌莫罄、作述事第四、佑啟後人、式正罔缺、當世教人以言、百世教人以書、作家訓第五、凡五篇、三千九百四十二字云云、統觀全書、一字不苟書、一事不苟記、而圖譜一篇僅記高曾、下及子孫、既不詳其所自、復莫能考厥遷徙、徒以文字簡古樸茂、力追秦漢為高、不思族譜為一家之史、世系必密、事實必詳、舉凡遷徙源流、居住情形、子孫情狀、悉應詳細載列、方不負先人立業之艱、更無媿後嗣世守之便、以一族之大、僅三千九百餘字而統之、實亦過于簡略矣、蓋有明末造、康海撰武功縣志、韓邦靖撰朝邑縣志、皆以文簡為世所稱、後之人踵而效之、以致文簡而事不核、徒傷簡略、則不可以為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稷山梁氏族譜不分卷明萬曆二年刻本

明梁綱、梁紀、梁維纂修、綱字立夫、號承齋、嘉靖壬戌進士、戶部河南司主事、晉陞河南按察司僉事、湖廣布政司右參議、紀字理夫、號晴石、正德己酉舉人、維字持夫、號水岩、嘉靖戊午舉人、全書分世系小傳大傳三類、世系用五宗九兩例、其五世另起之圖、標曰初別為世、九世以下則皆曰再別為世、名氏下凡字號科第歷官婚配子女等、十世以前、均摘要記載、十一世以後則不書、蓋既備於傳、不欲重出也、小傳以世次為綱、類皆載其字號婚配生卒子女職官世業等、自其高祖以及兄弟、備載無遺、高祖以上則闕之、闕其所不知也、凡例有云、人均有傳、詳者蓋以死生之際、非此不備、而長幼之序、亦于是乎在也、大傳不槩及、有宗功者、及有文章宦業者、始立傳、綱高祖及父、宗功宦業文章、兼而有之、又為本身所自出、故其立傳尤詳、梁氏本絳州人、世居絳州正平縣韓梁里、元初有名佐者、隱德不仕、始遷稷山、遂為稷山人、家世業醫、代有聞人、譜初修于八世周文、其後十三世溥、十四世格、成再修之、綱所修此譜、已三續矣、書前有修譜例義十二條、極為矜慎、綱序

有云、世之作者、或冒遠胄之譏、或忍單弱之遺、或鮮世德之昭、而譜義荒矣云云、於後世譜牒失修之義、蓋慨乎言之、故其修譜、以梁氏本出伯夷後、而不敢列顯聞于昔者、世有其人而不敢附、誠可謂矜慎矣、惟昧于族譜為合族公器之義、自其始祖下迨其父、皆書諱字、其他則直書某某、謂譜為吾修、須尊吾所自出者、殊背謬矣、

興寧楓樹嶺仁本李氏族譜五卷　宣統二年刊本

李慶雲、李兆椿等纂、慶雲、兆椿、廣東興寧人、事跡不詳、是書首列牌譜、列敘祠堂祖龕諸神主牌位次序、分級分排、以定世次、次為譜例、序文、家傳、事略等、以下均為宗支正譜、譜以仲著為始祖、由一世以迄二十五世、敘列宗支、概用直行平寫、既無系圖世牒之分、於前代事實、舉凡字號、歷宦、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塋墓方向等、均未能詳考、體裁已既簡陋、檢閱自亦維艱、實非譜之善者、仁本李氏其先出於隴西、歷隋唐、而寖盛於中原各地、宋時有李孟

者、生子珠、始遷居閩之寧化石壁鄉、子五、以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為諱、火德尋移居上杭縣、再徙江西臨江縣、其後有李仲著者、始移于粵之興寧居焉、即是譜之始祖也、是書牌譜、極為特異、為自來各族所無者、書前有牌譜序、謂牌之有譜、所以杜爭端也、非為今日計、為後世計也、龕內之牌、前既安置妥當、誠恐日後各房間有不肖子孫、惑於風水富貴之說、謂牌位至佳、暗中移去他人者、而將其祖牌位換入、則事變既可駭人、而衆口定然難禁、更恐一人倡之、而衆人效尤、因編定一譜、如某公在某級某位

瞭如指掌、雖欲移置而不敢、觀此譜序、則該族當時曾因神主位次而起爭執者、則編為牌譜、其法亦甚完美也、

包山葛氏世譜十卷 清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清葛錫璜纂修、錫璜湘潭人、字佩之、太學生、捐職按察使照磨、是書首誥敕、次世系圖、次總世系表、次分支世系表、次行傳、次崇祀旌表等、最末為祠墓圖、世系圖取便美觀、用寶塔式、每圖世數無定、自始祖至三十五世、分為四圖、每圖之末、有後者注另圖、而遷徙他處或無考者、并皆注出、三十五世鎰昆弟九人、大半遷徙他處、或乏嗣無考、惟鎰之子孫繁衍極眾、故此後傳十餘世者、皆鎰後裔也、鎰三子、分三支、長子棠為西泉公派、其後又分六支、次子棣為憶山公派、後分二支、三子楠為孝山公派、其後復分四支、每支每世依次為圖、惟其圖每人為圖、固便觀覽、然徒佔篇幅、檢閱亦頗不便也、世表每頁橫分三節、書名字履歷、以為綱、詳生卒配葬子女、以為目、例言謂序分之隆替多寡、閱者瞭如、統觀全譜、殊未必然耳、葛氏錫姓肇自有周、至漢徵侯嬰傳十六世為晉閩內侯洪、其間故勳舊德指不勝屈、譜中以支遙派衍、未敢遠引、殊為矜慎、洪始居於江蘇西洞庭山、洪季子宙尋父洞庭、而洪他往、宙遂守里井而占籍焉、是譜就洞庭西山本支之可考者述之、即

以洪為一世祖，示不祧也。洪傳四十二世，而遷湖南，其後分居吳楚，以耕讀世其家，故自明迄清，登仕籍者寥寥。錫璜以吳楚遠隔，履歷不齊，四十二世以降，子姓終老未登譜者甚多，因會合吳楚族人，重輯是譜，以收散宗，收族之效。其家舊譜，一修于宋，再修于明，續輯于康熙庚寅，重修乾隆丁丑，至錫璜此譜，蓋已五修矣。推世系圖內四十二世以前者，均注明徙某處，家某處，此後則不注，間於世系表中書之，似仍應于圖中詳為注出，則某支居吳，某支居湘，自可一目瞭然矣。

史氏宗譜抄本

不著纂修人名氏，封面題舊譜本支抄本，蓋史氏後裔，以全譜卷帙繁重，特抄錄本支世系，以便檢閱者也。全書分三部，首溧陽侯祖系圖，次溧陽侯世系圖，再次為文靖公以下世系表。史氏世居魯之濟北，漢時史恭為中郎將，其妹節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幼依恭母貞君育養，即位後，進封為杜陵侯，徙居杜陵，至崇以軍功封溧陽侯，始遷溧陽居焉。是譜首圖以恭為始祖，次圖以崇為一世祖，皆依五世一表之例，圖內備錄其人字號、官階、享年、婚配、子女、葬所等，至五十世止。自五十一世以下即文靖公世系表，以事蹟較繁，不用五世一表之例，改為直行，蓋兼詳近略遠之意。首標世數，次某某子，再次即詳記名諱行實等，而每人行實後，概標詳譜錄三字，則全譜必另有詳傳可知矣。史氏為溧陽望族，明清以來，代有顯人。清雍乾間史貽直，康熙進士，累官文淵閣大學士，前後居相位幾二十年，卒謚文靖，其尤著者。譜中為第五十二世。全書至第六十世止，有書光緒初年生者，則其書抄于光緒初年可知矣。

上虞羅氏枝分譜石印本

羅振玉編振玉撰有高昌麴氏年表已著錄羅氏自明永樂間始有譜牒由永樂至清宣統凡有增修振玉以遷居淮安後避地海外僑居津沽遂跡遼東前後已數十年祭饗多闕不明高曾以上世次不知廬墓所在因略仿歐蘇譜牒體例敘曾祖以降為之譜以志僑淮安以後之系統又紀由慈谿遷上虞以來十九葉本支之所自出別為譜冠於首蓋仿蘇軾略於他支詳於所自出之意亦所以識木本水源也其譜紀祖考妣氏名字紀生卒紀子紀女子

子紀墓地紀官封皆雙行小字紀子名後凡可知者莫不畢載于近則詳于遠則略蓋以近者及見及聞遠者所傳聞其信與否實不可知亦仿歐譜詳其可徵略其不可徵之意也羅氏自南宋時有曰元者始由慈谿遷上虞是為始遷祖元二傳至壽壽三子曰孟祥仲銘季安女一未婚而夫亡守貞養親以老族人敬之以兄之子為之後於是定著為四房曰祥一祥二祥三祥四祥三者女子子之後祥一則振玉本支所自出也孟祥傳十六世僑寓淮安居焉羅氏舊譜首有豫章譜由一世祝融至四十一世珠一一

具載無闕又有慈谿譜紀第一世甫至第八世元咸具名字事實匹配葬地等振玉以為豫章譜世次井井實為虛誕慈谿譜所載亦妄且誣故述第一譜自元始第二譜自僑淮始至其父止本身而後則不書至同輩先振玉而沒有事實可紀者則附載世德後不列名譜中其遷淮以來先人之踐履與彝訓凡聞見所及者撰為世德條記譜後俾後人則效焉振玉此譜固極簡略然傳信闕疑不妄攀附較之依附名門遙遙華胄之譏者高出萬萬矣譜後振玉謂集生平所歷為纂編附之譜後以告子孫者是編

無之或振玉撰而未成歟抑未附入不可知矣

陸氏先德錄 清同治十一年義付堂重刊本

清陸廼晉輯。廼晉字秋丞，吳江縣人，仕履未詳。是編乃廼晉就其先世遺象，自其九世祖勳至其父鑒，倩工重摹，臨橅裝潢，總為一冊，又各件繫其生平行事大節，與其遺文譔著存佚，而為之贊，蓋亦述祖德揚清芬之意也。廼晉嘗以先世自受姓以來譜系缺略，高矩邈遠，先型在望，不有所述，後生奚關于是。爰考家牒，載稽邑乘，於各圖象下繫以傳贊，以志歷略，用藏篋笥，俾其子孫他日觀圖展敬，惕然于磐石猶存，而當陸氏之家箴廷誥者。是冊乃彙錄各傳贊，另為刊刻，而名之曰先德錄焉。陸氏系出媯姓，周宣王封少子達于陸，子孫因以為姓。光武時，有潁州守，為華亭人，累葉貴顯，其後或居崑山，或居長洲，或居吳縣，要皆華亭裔之卓著者。廼晉此編，則始自居吳江縣者，明末陸文衡，以進士歷官河南布政使、甘肅巡撫，為是書中之最著者。清乾隆元年，廼晉高祖桂馨，曾薦博學鴻詞，又嘗曹撰稽古日鈔，迄今猶為世重焉。

彭氏舊聞錄附太僕行略 民國八年涵芬樓影印本

明彭孫貽撰。孫貽海鹽人，字仲謀，一字羿仁，號茗齋，選貢生。於書自經史百家下至氏族方技釋老稗乘之書，靡不畢究。鼎革後，杜門奉母，終身不出，平生耿介自守，孝行聞於時。卒後，鄉人私謚孝介。著有平寇志、山中聞見錄、明朝紀事本末補編、甲申後亡臣表、嶺上紀行、虔臺遺史、客舍偶聞、茗齋集等書。是書總名茗齋雜記，為孫貽手稿本。舊聞錄詳考彭氏得姓之由，封國所在，郡望溯源，遷徙源流，先代事功遺事等，皆錄自載籍及得諸庭訓者。彭氏始祖名觀受，觀受生崇，崇生子二，曰貴曰禮，世居安福，元有天下，自安福遷金椒，禮生子勝，從明太祖起軍淮右，授平越衛指揮僉事，三傳諱玉，調海寧衛，遂為海鹽人。書後附太僕行略，則孫貽記其父期生一生之事功者，分節敘述，每事為一節，大綱細目，無不畢舉。其中於明末朝綱得失，流寇情形，郡邑行政，與期生有關者，無不備載，文字豐贍典則。期生遺烈，可徵映千古矣。是書世無傳本，海鹽張元濟得孫貽手稿，因付影印。期生殉國虔臺，遺骨與沙俱化，閱時五載，孫貽往尋，竟不可得，後二十餘年，有萬安義士

曾竟初賀遺骨來歸、此事行略中已敘及、則是書蓋作于康熙初年矣、

楓林黃氏家乘　清光緒刻本

清黃彭年編、彭年貴筑人、字子壽、咸豐進士、翰林院編修、是書乃彙集其父輔辰母左氏伯父輔相行略表誌碑銘之書、蓋亦顯揚其親之意、輔辰道光乙未進士、官至陝西鳳邠鹽法道、輔相道光丙午進士、官廣西鎮安府知府、署右江道、殉髮匪之亂、是書分四種、曰特詔嘉獎循良錄、記輔辰因官積勞病故、陝西巡撫劉蓉奏請表章各上諭奏摺、及行略行狀墓表墓誌誄銘祭文等、曰賢母錄、彙集輔辰妻左氏事略、遺事權厝銘、小傳、誄文詩頌等、曰崇祀鄉賢錄、則貴州巡撫奏請輔辰崇祀鄉賢諸奏摺等、曰中憲大夫署右江道敕祀昭忠祠黃公行狀、則彭年伯父輔相之行狀也、

東浦陳氏懷十房宗譜十二卷首一卷 民國五年鉛印本

陳燮樞編。燮樞號贊欽，紹興人，曾任衆議院議員。是編首為序文、例言、圖象、祠堂、祖塋等，次為追遠世表，再次為本宗世表，再次為各房世表，再次為本宗行傳，再次為各房行傳，再次為傳記，末為家範、家教等終焉。燮樞此書，原係本支宗譜，自以本房為主，他支為附，故首述本支，再及各房。世表參仿歐蘇遺法，世經人緯，五世另提，名下書族行、字號、爵秩、婚配、子女等，表後行傳，用以詳世表之所略者，字行、履歷、生卒、葬地、子女，更為詳細登載。書末家範，分內外二編，內篇專錄其先世之嘉言懿行，外編則彙錄陳氏之美德從行者，皆錄自歷代載籍，而注其所出。家教乃輯歷來格言以為處世待人治家之楷模，蓋皆燮樞纂錄，用以垂示後昆者也。陳氏始遷祖名本昭，又名致一，於元時由會稽郡橋遷居東浦南村居焉。本昭傳八世，分十一房，即懷十房之所由分也。懷十房始祖名元柱，元柱六子，四五無攷，長、次、三更分三房焉。全書體例尚稱完備，惟卷首圖象，自周胡公滿以次，歷漢唐宋明陳氏先世之有聲者，悉為纂繪圖像，加以贊語，自周迄今已二千餘年，遑論不能久存，即幸存至今，年遠代湮，亦不免遙遙華冑之譏，况任意纂繪，誣祖之誚，尤不免也。至世表、行傳所載，殊嫌緟複，尤屬有乖表傳之旨。書前追遠世表悉自史記錄出，與其本宗絕不連貫，是亦不免蛇足之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番禺兩世傳狀 民國十三年排印本

梁慶桂編。慶桂番禺人，邑庠生，光緒丙子科舉人，内閣侍讀、學部參議。上行走。是編乃慶桂彙輯其父若祖兩世傳狀，以揚其親者。祖同新，道光丙申進士，官至順天府府尹。肇煌，咸豐癸丑進士，官至兩江總督。父子爲官，均有政聲。書中所載，除家傳行狀外，凡廣州府志、番禺縣志所載列傳，亦均錄入。計同新家傳一、府志列傳一、縣志列傳一、墓表一，肇煌行狀一、傳一。慶桂曾于光緒二十二年刊刻行世，越二十八年至民國十三年，復將子孫人名職銜，按次增補，重爲排印，行世，即此本也。

屠氏先世見聞錄稿本

清屠宗伊撰。宗伊字梓叢，鄞縣人。是編仿范氏過庭錄，尤氏萬柳溪邊舊話體例，述其祖先政事孝友諸大端，以及詩文雜事等。所記共百十餘事，類多採之鄉人士詩文筆記及先代撰著等。凡犖犖大端爲史籍志乘所已載者，均不錄。至史志失載或載而不詳者，悉爲錄存。間有須疏證辨正者，則本諸平日庭訓，案之於後。每條先標祖名，次錄事實，再附案語。自書中錄出者，均於其末注明某書。體例頗爲詳審。鄞縣世族，有明一代，以楊陸屠張四姓爲最。而屠氏至清，簪纓弗替，尤爲望族。其族於宋南渡時，由汴踰淮，屢遷常之無錫，及理宗朝，始徙浙鄞居焉。始遷祖名季，字邦彥，四傳至順，順生子六，長五俱再傳無後，次三四六分爲四支，子孫始漸蕃衍。明嘉靖間，屠滽累官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卒謚襄惠。屠僑累官南京刑部尚書，卒謚簡肅。餘如屠大山、屠本畯、屠湖、屠琛，或以政事，或以孝友，或以文章，無不有聲於時。而屠隆尤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著述繁富，幾與楊慎埒。所輯漢魏叢書，迄今猶爲藝林所重。至清順治間，屠粹忠曾官兵部尚書，此後漸無聞焉。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書撰成於嘉慶間，向未刊刻，此為宗伊稿本，前有嘉慶二十年周咨訪黄定文董均序，及宗伊自序，末有光緒間朱兩田跋，書中所引各書，共三十餘種，清代禁燬書籍頗多，其未能刊刻者，或以此歟。

穫堂舊話附師友淵源錄 民國六年刻本

繆九疇編，九疇字書屏，江陰人，縣學生，荃孫從子，先是荃孫曾輯有舊德集，以表彰先德，九疇復踵而行之，類而廣之，搜采先型，徵諸譜牒，凡嘉言懿行，瑣聞遺事，可資矜式可備掌故者，如先世源流，隱德宦蹟，著述，及各支分序，各支居址等，或以人屬聯，或以事類記，輩行依次，大端備詳，見聞所得，補敘附入，而以閨秀殿焉，繆氏遠祖斷自有明，嘉靖以前，傳疑蓋闕，其族文物，康乾最盛，嘉道稍替，咸豐寇亂，凋喪尤多，有清一代，繆氏入館選者二人，登進士者九人，中鄉舉者二十有九人，其文風之盛，亦可想見矣，書名穫堂舊話者，以其高祖讀書之堂舊名書穫，更援尤玘萬柳溪邊舊話例名之，蓋亦示不忘本之意耳，書末附師友淵源錄，乃荃孫父仲英所撰，乃錄記先輩房座師者，自康熙以迄嘉慶，九疇復補輯道光以後，迄于宣統科目，咸載以志榮遇，考新傳，而備一家之掌故焉。

畢氏世譜 清光緒十四年西鋪祠堂刻本

清畢㽔芳編、㽔芳字鍾馥、號梧邨、淄川人、邑庠生、議敘六品軍功、是書不分卷帙、不立系表、以世為經、以人為緯、每一世中、依次排列、記其名諱字號配氏子幾某某等、其有行誼超卓者、採集志傳、略具生平、於其人名氏之後、若止敘一二語者、則注於名氏之下、大率止及歿者、而生者惟詳履歷及其著作而已、四世以前、間有未詳、傳信闕疑、蓋慎之也、畢氏原籍東強、元時遷居益都縣顏神鎮之石塘塢、及明洪武間、有敬賢者、始由石塘塢遷淄川之西鋪居焉、即是譜之始遷祖也、其譜創於敬賢六世孫木、木在明萬曆間、其後明崇禎、清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各代、均有增修、迄於光緒、已九次矣、每次增修、只彙輯上次未修各世名氏、依次增入、以前各世、概不更動、蓋已無所增減矣、明萬曆間七世自嚴、字白陽、以進士官至戶部尚書、督理遼東糧餉、撰有度支奏議諸書、極為世重、清代以其書語有違礙、悉從禁燬、二百年來、幾至不傳、其他著述有關遼餉者亦極多、實為明清戰爭之絕佳資料也、是書不立系表、儀同簿冊、殊不合譜家體例、大小宗之系統既不能分別檢索、即源流支派、亦不能一覽而得也、至各世所生女子、譜內皆略而未載、蓋以必須詳載所適之家、以明瓜葛、故另輯畢氏東床錄、以副此書而行、其意殊善、惟未知刊行否耳、

碧魯氏通譜三卷　清光緒二十三年鉛印本

清崇俊輯。崇俊字濟川，正白旗人，歷官江西九江府饒州府知府。清雍正間，大學士福敏、徐元夢奉敕編輯八旗滿洲氏族通譜，記載八旗姓氏及何時歸順等。乾隆初年又踵事增修，遂成專書。碧魯氏為通譜中之一姓，原散居葉赫等地。清初從龍入關，以軍功顯，子孫蕃盛，人才炳蔚，洊成望族，有錫圖琥者，以戰功擢任驍騎校，崇俊即其九世孫也。碧魯氏譜在八旗通譜中卷三十二，崇俊以碧魯氏無專譜，因將八旗通譜中碧魯氏一族名諱事功等彙錄成帙，捐資刊刻，分散族衆，俾家置一編，以資省覽。惟八旗氏族，先代渺茫，莫得而稽，自應遵通譜為本。但乾隆而後其族人士襲爵任職，皆載之官書，當易稽考。崇俊僅錄通譜之文，通譜外者概不之載，更不博採詳稽，考其世次，記其事功，編為全譜，以成其敬宗收族之效，則其書亦無足輕重矣，又何能名之曰通譜乎。

張氏宗譜三十五卷首一卷　民國二十二年鉛印本

張聞枚編輯。聞枚，桐城人，事跡未詳。是書首二卷為世圖，以明世系。卷二至二十三為世紀，以紀行字官爵生娶卒葬婚姻之事。卷二十四為先隴，以紀先世墳墓，而附以祭田祭儀等。卷二十五綸音，述恩綸誥敕者。卷二十六史傳，蓋以其族明清兩代國史立傳者甚多，因特立此門焉。卷二十七邑乘，則輯錄其族邑乘之有事跡者。卷二十八贈言，皆輯名公鉅卿表章其先人之文，如行狀墓表等。卷二二十九至三十二列傳，以紀其先世之庸勛逸德者。卷三十三至三十五內傳，則以壹政之修實為內助，故以為殿焉。世系圖仿歐蘇譜式，用五宗九兩之例，首紀始遷桐祖系次為本支世系圖，內只書名氏，不記其他。張氏之先居豫章鄱陽，貴四貴五自鄱陽一徙於鳩茲，再遷於桐城，遂于土銅山世居焉。貴四以上前人已無可溯，故世系圖即以貴四貴五為一世祖焉。貴五之後久已無傳，貴四二傳分為五支，長支子孫寥寥，次支錢傳九世而止，三支釗傳八世而止，四支鑑其後亦云僅存，五支鐸其後在城市在祖居為桐望族者，皆後裔也。明清以來，張氏擢巍科為顯

官者代不乏人張英張廷玉廷璐若霖若宗若靄無不官至一品位極人臣而廷玉於雍乾間三朝五十年富貴壽考尤為清一代之最焉其譜初修於明萬曆間貴四六世孫淳始創輯之淳孫東華始為編刊其後康熙乾隆嘉慶光緒皆續有增修此則第六次增修矣

鹿氏碑傳五卷 清刻本

陳毅編毅字詒重號士可湖南湘鄉人光緒進士歷官吏部稽勳司主事工部員外郎庫倫都護使等是書本定興鹿氏所刻之碑誌銘傳等零冊毅得之遂彙為一帙題曰鹿氏碑傳焉全書共五種首孫承宗撰鹿侍御九徵碑銘次孫奇逢撰鹿太公正傳次盧象昇撰鹿太常善繼傳及方象瑛撰忠節公傳忠節者即清丹陽善繼謚也末為范士楫撰鹿解元化麟傳定興鹿氏自善繼以理學相尚明清以來忠貞敦篤之士世繼不絕遂成鉅族有清末造鹿傳霖官至大學士謚文端亦可見其淵源流長矣

休寧西門汪氏大公房揮僉公支譜 清乾隆四年刻本

清汪立正纂修立正字允持休寧人國學生考授州同知是譜首為譜序原姓圖像次遠祖世系及唐宋以來誥敕家傳次本支世系及本支誥敕家傳而以墓圖修譜名銜終焉全書體例完善詳略有法為徽州諸大族譜牒中之最佳者按汪氏始於魯潁川侯傳三世始以為姓及六十一世接宋初由婺源回嶺遷休寧邑治之西是為西門汪氏接五傳至漢九子存者七派長文彬為大公房祖文彬十五傳至新任南昌衛指揮僉事又為是譜之支祖也世系表用五宗九兩法首沿越國公舊譜為表書一世祖潁川侯至六十一世世系婚爵里墓次依本宗舊譜為表溯本支列祖自接迄新凡二十世新四子應元應亨應利應貞列為四派各立為表誌其婚爵里墓以編於後歷世相承極便考索惟譜前序文二十餘篇唐宋及清無不有之而圖像自周迄明亦二十幅傳信與否雖未可知然殊令人有逢迎華冑之譏且表中圖位下均載贊語亦不免有自炫之心也汪氏譜牒肇於漢龍驤將軍文和晉淮安侯唐越國公華沿舊增修婚宦職狀二表均載諸史冊厥後

唐代之文秀芬浚均有纂修至宋延之復加詳輯汪氏譜乘於焉大備西門支譜則接九世孫昂始纂修之順治壬辰重加修輯列為七派昭然可稽迄於立正已八十載支派益廣修輯為艱因特撰揮僉公支譜以纘前徽焉

老屋閒談二卷 民國二十四年鉛印本

竇昀撰、昀字公牧、江寧人、事蹟未詳、是編所記皆有關竇氏之遺聞掌故、及先代詩文故實等、如竇氏受姓淵源、先世之考察、歷代竇氏人物、及其著籍居址著述等、並研究墓祠紙錁淵流、墓碑意義、家譜世系圖之體例、姓氏史籍之謬誤等、無不考之載籍、詳為記載、先是昀父嘗慨于家譜之散亡、斷自明季以來、錄為安豐竇氏建業支譜一卷、昀以本支缺略尚多、且不明始祖所遷、思求其原、而究其委、於是稽之群書、始知史傳所書、出自清河觀津者若而人、出自扶風而轉徙於他地者若而人、然而前無所承、後無所繼、雖同根一本、而派別萬歧、復考之元和姓纂所稱河南洛陽竇氏與扶風竇氏、實無出入、且訛誤過多、不足以資考證、更泛覽省府州縣志、證以輿地變遷、乃知清河觀津扶風平陵、皆與安豐為一系、其始最盛之地、今已就衰、而今之較盛者、乃在山西沁水、山東諸城、河南柘城、河北大名等處、於是彙輯所見所聞、編為此書、所謂老屋、蓋昀叔曾祖鴻、購屋於南京南門大街、地臨考棚口、年代久遠、因以老屋名之、其書體例、雖與萬柳溪邊舊話等相似、然其範圍較廣、不僅記其先世、泛及於竇氏全族、實為氏族學中之重要載籍、如更能廣求竇氏譜牒、彙萃考求、折衷一是、則尤不朽矣、

章氏先德錄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章廷華編。廷華字紱雲、江陰人。優級師範科舉人、度支部七品小京官、薦任福建高等審判廳書記官、署理南安縣知縣。是書亦彙輯其先世誌傳者、首邑志列傳、次章培庵誌銘墓表、次章成達傳、次章成義墓表誌銘、而附以張佩綸居庸関道記及壽序終焉。廷華為官南北、於先人行誼刻不能忘、每思得有道之文以傳之、見師友之治古文者、輒上狀略以丐文、其不能得者、更輾轉託人為一言之介、搜求數年、終如願以償、即此書所錄者。至書末壽言、乃其父成義再任延慶時、為其祖母稱觴、得諸紳僚中者、而居庸関道記則又延人紀績之作、以與其先德有関、故彙錄於後也。章氏先世于五季末有仔鈞者、任閩為建州刺使、遂家浦城、元孫得象實相宋室。仔鈞有子別徙、數傳而至建、後遷江陰居之、遂占籍焉、即廷華之始遷祖也。書末附鄉城鴻雪、則廷華解任南安時、與邑中紳耆相贈答之什、亦所以誌鴻爪之意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蕭山賀氏宗譜四卷 清光緒十年活字本

清賀錫璋等纂修。錫璋字企明、太學生、承襲雲騎尉。是譜分世系、行傳兩門、餘如家訓、家傳、遺像、墓圖等、則與譜序、譜例同置于卷首焉。世系圖仿歐陽氏例、用五宗九兩之法、世經人緯、依次而書、先為總圖、六世而後、分支為表。行傳則世序行列、統合族之親、排先幼之序、字號、職銜、生卒年月、娶氏門楣、子女、葬墓靡不畢具。始祖啟元、初封宣威將軍、筮仕浙江温州、以功封萬戶侯、先世原為越人、因避金兵之亂、居鎮江府丹陽縣、及啟以官温州致仕、卜居蕭山崇化鄉八角亭之右、事農服賈、貿易經營、子孫蕃衍、漸為大族矣。然明清以來、登科第為顯宦者、蓋絕無僅有也。統觀全書、於譜例固無不合、惟家世業商、少文士、故編輯至不矜慎、世系表中、或書名、或書字、已不一律、行傳文詞、復不雅馴、修錄賀知章詩賦以自賦其後裔、更附庸風雅、舉凡祖先事蹟、已所經歷、屢屢以吟詠出之、詞句鄙俚、實不足登大雅之堂。譜例有云、世代宗支、燦然可考、間有疏闕、從而闕之、不敢妄引、以牽支派、誇顯族云云、恐未必然也。

舊德述聞六卷 民國二十五年刊本

郭則澐撰。則澐字嘯麓，福建閩侯人。光緒間進士，翰林院庶吉士，歷官浙江溫處道、國務院秘書長、政事堂參議、銓敘局局長等職。是編首載郭氏得姓受氏之由，及唐宋元明以來先世遺事，次記其族分支遷析源流，再次記各支遺聞，而以則澐父曾炘事蹟及己所經歷終焉。先是，則澐曾裒家集，續先蹟，闢祠宇，以永沒世之名，而修追遠之典，復慮子孫生於北者，或不得歸，木本水源，未容昧忽，因撰此篇，以示宗支之所自出，及先世嘉言懿行，俾後人得所纘承焉。郭氏系出汾陽，於唐咸通始籍閩越。舊譜載嵩字維太，汾陽王孫，代國公曜子，從節度王審知入閩，審知從弟，以上柱國攝新寧令。嵩從之居新寧，是為郭氏始遷祖。新寧即今長樂縣治也。其譜則以顯為一世祖，顯生元末，為曜四世孫，生子三，別為天地人三房，則澐出天房。貴卿後，明清以來為閩望族，則澐父曾炘更以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典禮院掌院學士。爲考元和姓纂及唐書宰相世系表，汾陽王長子曜官太子太保，子二：銳、鋒，鋒官光祿少卿，與是編所述不合。又按，咸通時王卒已遠，計不僅再傳，而宋陳伯震長樂汾陽王廟碑，及元梅西郭鎧自述，嵩公為汾陽王孫，亦必有據，意其稱王孫者，實裔孫耳。是編所謂曜之子者，或亦沿稱王孫而誤歟。總之氏族之學，至宋而衰，代遠年湮，無所考究，如必欲詳其世次，恐如治絲，將愈治而愈紛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六卷 民國十四年鉛印本

羅振玉編、振玉有高昌麴氏年表、已著錄、王氏先世本蘇州人、明初始著籍高郵、自清康熙以來、人才蔚起、學問政事、皆震爍千古、王安國以一甲二名進士、官至吏部尚書、謚文肅、念孫為經學名儒、引之以一甲三名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簡、祖孫鼎甲、三代詞林、為有清科名佳話、而引之子壽同、復以漢黄德道殉洪楊之役、予謚忠介、自是而後、遂為高郵望族矣、是編所輯、上自安國父曾祿、下迄壽同子恩晋、六世以來傳狀碑誌、悉皆收入、振玉編次極有條理、舉凡當時名士、及王氏友朋所撰者、自為一卷、計有國史傳、諭祭文、御賜碑文、家傳、行狀、墓銘等七篇、而王氏之子若孫所述之行狀、則分編為五卷、而附以壽同女貞孝事略焉、振玉於民國七年、由日本返國、振京畿水灾時、曾聞寶熙言、文簡父子未刻稿甚多、藏于某氏、百計求之、未之見也、及十年秋、始由金梁介紹得之、既將念孫引之遺文、編為八卷、念孫遺著、可整理繕寫者得三種、更編錄其家傳誌狀等、成書六卷而印行之、即此書也、

龔氏族譜四卷 抄本

明龔鍊纂修、鍊字純夫、號静川、益都人、嘉靖甲辰進士、歷官兵部右侍郎、卒贈工部尚書、謚端恪、是編凡分四門、首譜說、歷叙家譜之重、與其編輯之方、但仍不出歐蘇二氏之範圍也、次世系、即仿歐蘇譜例、五世一表、表内兼記其人之字號生卒婚配職官葬所子女等、並略次其行誼于後、次家傳、彙集先世之以孝義節烈政事文章科第顯者、各為之傳、詳為叙列、末宗約、凡族中宗祠之祭享、墓田之保存、歲時祭祀、以及族人相敬相愛之道、皆各為立約、以相維繫、統觀全書、於敬宗收族之道、承先裕後之方、纖悉畢具、而家傳一卷、如龔琮為孝子、彦舉為英傑、固倬倬可傳、即一節之行、瑣細之事、一經鋪叙、莫不栩栩欲活、文字優美、可想見矣、惟譜例雖備、究嫌簡略、如先世得姓之由、遷徙源流、以及墓圖宗祠之情形地址等、皆略而不書、則瑜亦不能掩其瑕矣、

蕭山丁氏宗譜十卷首末各一卷 清道光增補印本

清丁受業纂輯。受業字再堂，蕭山人。丁氏世居臨淄，唐代丁璞節度淮陽，南徙浙江蕭山之許孝鄉居焉。由唐歷宋列科甲而致通顯者，代有聞人。至明代有曰昌者，又遷居縣治之西，是譜即以昌爲始祖，蓋以其肇基邑西，而取別子爲祖之意。昌以上十八世，則另立世系統宗於卷首，以不忘所自。世系表用圖紀合一之法，以五世爲圖，下即各注行次名位配嗣生卒葬地等，五世而後分房屬派，依次而書。世系之外，各立世傳，而碑序詩贊有關實錄者，間採一二，以備參攷。墓誌行狀事蹟雷同者，則概不採錄矣。書首列誥敕宗祠墳墓及序文凡例，末附藝文等。其譜舊日遭亂散佚，至乾隆始修輯之。嘉慶間重修，受業此編，則已第三次矣。二次續修均有補刻，初修者概不更動，蓋亦事輕易舉之意。此編則於新增之板，概用活字印行，而於板心注新刊二字。統觀全書，因仍舊例，無所發明。惟於是譜之外另立生存譜，分存各房，遇有生卒婚娶葬妻子女等，隨時登記，以備將來修譜之用，其法殊善。又譜中舊說相傳，其始祖節度淮陽，在唐昭宗乾寧光化間，因避黃巢之亂始徙越之蕭山云云。按黃巢亂在唐僖宗時，僖宗崩，昭宗嗣立，則丁璞節度淮揚時，去黃巢之亂已遠，又何由而避之？其誤自不待辯。年湮代遠，無所質證，疑以傳疑可耳，更不必斤斤考較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桐坡趙氏宗譜二十八卷首一卷 清光緒九年明宗堂活字本

清趙立方纂修。立方字心府，號虛齋，桐城人，例授登仕郎，候選從九品。是編首為凡例、譜說、家規、家訓，次大宗世系，次小宗世系，末為內外傳、贈序、藝文、碑記等。世系圖傳，倣史記、漢書年表例，用圖傳合一之法，每一名氏下書名、書字號、書婚娶、書子女、生卒、葬所，以及德行、學問、出處、履歷等，首為五服世系總圖，自遷桐始祖始，至五世止，橫列世系，直分支派，自五世起，分大宗、小宗，及七世分仁義智忠四支為大宗，禮信二支為小宗。世系圖後分門記載，有崇始以記始遷、始立戶、始為官、始登科甲等，有列傳，記宋元以下歷世儒者所治何經，及科甲歷官等，有特傳，采郡邑志、名人文集中其先世以理學文章孝義科第顯者，分類編次，有藝文，記有關其族之文字，及其先世著述，有傳疑、傳信，則皆記其先世世系者。趙氏肇自燕山，宋南渡時，分譜四散，有名蘊者，與弟蘋，從母弟王大輔教授涇川，遂家於涇，蘊雅愛山水，復由涇縣遷桐城東鄉趙家原，居焉。舊有族譜，以比鄰不戒於火，致遭波及，舊譜遂失。嘉靖間創修宗譜，即以遷桐之蘊為始祖，又本南陵趙氏之譜，推序幽燕支派，以明始祖之所由來，然於先世以上不及知者，皆不妄為比附，以自失本源。蓋世遠譜亡，耳目不詳，實不能灼知其不誣也。全書體例兼取歐蘇三姚氏之法，直貫橫推，瞭如觀火，而於闕疑徵實，詳支系，正名分等，頗為嚴謹，且於遠代之賢且貴者，尤無泛求之弊。惟特傳中分敘行、宦蹟、儒林、文學、義俠、隱逸、節孝、貞女等門，似不無可議，蓋家傳錄事，與史殊科，主於揚善，不主於懲惡，但嘗取先世嘉言懿行，備錄於冊，似無庸紛紛過為區別也。又藝文門所載著述目錄，皆據四庫目及省府縣志入錄，以族人之著作而反求之於官書，其於先人著作，似亦殊[有]不留[謬]意之矣，感也。

文氏族譜續集　民國十八年騰衝李氏刻本

清文含纂修、含原名敬持、字書深、長洲人、邑庠生、是書為表四、曰成都世系表、曰廬陵世系表、曰衡山世系表、曰蘇州世系表、為志六、曰生配卒葬志、曰科目志、曰載籍志、曰第宅坊表志、曰邱墓志、曰祀典志、各世系表均總若干世為一表、不一五世為率、生卒配葬志以世為綱、凡入吳以來累世生配卒葬及官爵子女等之散見於志傳者、悉彙而錄之、俾後世有所考、科目志則錄自蘇州府志者、分貢士舉人進士三門、各標其名氏、記其科甲年月、載籍志或據前譜所載、或據目見耳聞、皆記其目焉、文氏出漢蜀守文翁後、宋元以來、有廬陵衡山二支、今在吳中者為衡山支、故其表首列成都世系以溯本原、次廬陵衡山蘇州、皆循其遷徙之次而為表、遷吳始祖名惠、為定聰之子、定聰四子、均由衡遷出、散居蘇杭間、蘇州一支、自明洪武以迄清雍正、前後凡四百年、傳十二世、聞人代起、文徵明文震孟文秉等、事功著述、無不震爍一時、騰衝李根源以十二世以後又二百餘年、纘述未聞、久傷淪替、甚至松楸不守、祠墓無存、且論譜於文氏為吳邑之光、非文氏一家之私、念此譜世次詳明、典故賅備、義例亦極精核、因重為刊刻、以備吳中故實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蕭山長巷沈氏續修宗譜四十卷首一卷 光緒十九年活字本

清沈荇編輯、荇字荇甫、蕭山人、是編首為譜序凡例原姓等、次為世系表、次綸音、次選舉、次仕宦、次家傳、次家訓、次典禮田產、次贈言、次家塋、末附雜記等、沈氏譜牒、自清順治重修、中間二百餘載、未及修輯、道光間裔孫豫、始草創體例、加意搜輯、撰成續譜、荇撰是編、悉遵豫所編體例、依五宗九兩之例、用圖表合一之法、編成世系表、首列始祖總系表、共八十一世、蓋沈氏肇自聃叔、封於沈亭、其後遂以沈為氏、大梁天監中、沈麟士撰世德碑、詳載其世系、此譜於麟士以上、悉本碑記、間有參差、則更正之、麟士以下、則據先世所藏草譜、次第撰述、其七十八衡、宋景祐進士、官職方兵部郎、遷居蕭山長巷、為長巷始遷祖、乾隆初年、始分十大支、十四世才華三子、長子懷仁無後、次子懷義為南岸支、三子懷智後分九支、懷智三子、長紋厓分三支、曰西莊支、南莊支、北莊支、次溢分五支、曰糧長支、染店支、東溇支、門前支、樓下支、次純為三井支、世系表循支分編、極便檢查、至家傳所以徵世德、家訓所以遵軌度、贈言所以通世好、雜記所以括漏義等、則皆譜牒通例矣、惟始祖總系表內、列衡之父名僑、祖名紳、曾祖名揲、此皆據草譜所載錄之、而宋蘇魏公所撰衡墓表、謂曾祖鄴、祖仁厚、父僑、與所據草譜不合、荇亦未加考證、而長巷始遷世系表中、又不以草譜可據、而以鄴為始祖、于其先世、任意顛倒、前後矛盾、未免太不矜慎、又是書內有虛列世系表一卷、只記行字世數、謂衡以下至懷智十餘世間、丁嵩未繁、長幼有序、間有寥落、錯雜尚屬無多、懷智而後、至三十五世、子姓紛紜、譜牒淪失、其中栗主半阨于水火、譜中恐有子先父食、弟躋兄班之失、因將十支、各酌其子姓多寡、派族繁簡、各虛列世次若干紙、俾其先世、暝漠中得有所棲息、而各自位置云云、此修譜者、恐次序顛倒、于心未安、固屬不得已之極思、然謂譜牒即可妥神靈、則涉于荒誕不經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桐城姚氏碑傳錄七卷補遺一卷 光緒三十二年刻本

姚永樸編。永樸桐城人，光緒甲午科舉人。姚氏當元末造由餘姚遷桐城，至明中葉，家聲漸起，及於清代，以勳業文章知名於時者益衆，海内稱為望族。德業懿行，至足稱述。道光中，姚瑩曾類次先世遺聞佚事，撰為先德傳，附族譜之後。永樸以道咸而後，屢經兵燹，先世懿行，湮沒者十之六七，一時名臣循吏，為當時人士所稱述者，多闕焉無徵，乃採集國史本傳，及本省方志及當時人士文集、筆記等書有記述先世事蹟者，及名人所撰誌表碑銘等，類次之，撰

為此書焉。全書以人為序，依世而書，其永概本支所自出者，均曰先某某公諱某，他支則僅曰某公某而已。至其族人士有稱述先世及家傳行狀等，則概不採錄，蓋永樸義主徵實，自應審慎，以免溢美之譏也。末附補遺一卷，多採自各省通志中，皆本書所未及者。有清一代，姚文然、姚棻、姚瑩、姚元之等，皆以宦蹟顯於時，而姚鼐、姚範以古文義法相研討，創為桐城派，尤為後世古文之宗焉。姚氏文章功業，類多不朽，載籍記述其行誼事蹟者尚多，此書所採輯者，大半安徽人士撰述，他省撰述僅採通志入之補遺

中，似不能無漏落之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東虞王氏宗譜二十三卷末一卷 民國五年槐蔭堂刻本

王士鳳纂修。士鳳字儀九，桐城人，光緒庚子舉人，曾分校山左。是書卷一為譜序及祠墓圖記，卷二為家傳，由卷三迄卷二十三皆為世系，卷末則附以修譜名目等。其世系圖五世一圖，不用九兩之法，依圖表合一之例為之。五世而下，分為七房，以五世為一截，每五世均由長房以迄七房，依次而書。另有譜小紀，仿史記兼漢唐以下家法，書名諱、字號、行次、生卒、葬地等。另有家傳，則用以序事實、美功德及忠孝節義之行堪為楷式者。王氏原居江西鄱陽，元末有名真一者，由鄱陽遷居桐城，建樓於桐之東隅，因號東樓王氏。其譜初修於康熙甲辰，再修於雍正辛亥，三修於乾隆乙酉，四修於道光丁亥，五修於同治丙寅，此則其第六次纂修矣。統觀全譜，以封國以係姓氏，溯源流以承發派，提始遷以明大宗，會統序以束總要，各分支以別蕃衍，載遷徙以防散失，體例完備，記載詳明。王氏雖非望族顯官，其譜尚斐然可觀，是則江南人文之區，究勝大江以北多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始興植圃張氏族譜 清宣統三年文淵堂刻本

張有源、張永棠等纂。有源等事蹟未詳，始興人。是編不分卷，首無目錄，體例殊為未善。首載張九齡圖象，次載宗祠圖，次張氏源流，又次宸翰及唐時張九齡誥敕碑銘等文，及各種圖記小引之什、傳贊之什等，又次宗支圖，敘列張氏其先世出於豫之范陽，隋唐之際展轉入粵，多占籍始興縣青化、周所等處及今曲江縣地，其後復由周所徙居頓岡居焉。其敘列宗支用五世一格例，惟閭雜而線殊費紊亂。考粵贛張氏多直溯九齡為遠祖，真偽不可遽辨。此譜載張氏各郡族序及世系總序，謂隋興之際，張氏子孫皆遷長安，其後經歸萊陽，隆歸涵空村，傳五世從洛陽散騎里居焉。唐時君政仕唐為韶州別駕，卒於官，子孫因家於曲江。若政二傳至宏愈，始遷始興之青化。宏愈生九齡、九皋、九章、九賓等，子孫漸以繁衍云云。是居始興者，固不僅九齡之後也。今之居粵北及廬陵、吉水、永豐者，動輒曰九齡後裔，是皆不免有逞之華胄之譏。是譜每冊厚盈數寸，殊難檢閱。其宸翰中兼刻有九齡千秋金鑒錄文，字醜劣而無義理，自為贋品無疑，張氏刻以為榮，則更

有誣祖之嫌矣。

興寧石馬陳氏四修族譜二十五卷 民國十五年活字本

陳冶歐、陳錫雅纂修。冶歐等興寧人，事蹟未詳。是編凡分七門，曰宗支，曰祠宇，曰墳塋，曰家傳，曰文獻，曰雜錄，曰年月。其體例略仿九江朱氏譜，惟宗支圖則以吊線為綱，通載為目。吊線有一名，通載即有一事實。吊線由甲線至乙線，通載即由甲名至乙名，順次而書，不稍凌亂。蓋即仿章學誠所云圖所以明世次，牒所以紀事實者之意。自較九江朱氏譜五世圖式，而將事實夾書於吊線間者為明晰矣。惟其譜例中已謂吊線中有其名，識通載中即書其事實，而又謂間有線譜有名，而通載不列者，因當轉圖之際，無甚事實可載，紙版貴重，用省篇幅云云，是又自亂其例矣。蓋圖牒既已分立，則不論有無事實，即應皆記其名字，其無事實者，亦應記生卒年月、婚配子女等，方為體例之正。若謂無事實即無其名，則圖牒前後既不相符，族人或將藉之以起爭端矣。書前有陳氏得姓受氏源流，於陳氏源流支派言之頗詳。末附宋元明清帝王年表，於各朝諸帝建元首尾甲子，均有明載。蓋備攷求其先世之年代，以為對照之用者。閩粵各省修譜者，每置年表於譜首或譜

末、以備稽攷、大河南北、則多附五宗九服圖、及禮制圖、此亦可見南北修譜者之差異矣、

萬柳溪邊近話一卷 民國二十四年三十世孫桐鉛印本

明尤鍒撰、鍒字元美、長洲人、別號擴元生、事蹟不可考、清尤侗述祖詩、謂其有才無命、當亦非宦達者矣、是書繼元尤玘萬柳溪邊舊話而作、述尤玘以下十世之舊聞、至鍒父珮止、而附以可儀除昌兩人仕蹟、共三十五則、其間有以功名顯者、有以文學著者、有以武略稱者、有樂道忘世者、奇修異行、至足仰慕、尤之先、周文王第十子聃季食采於沈、為沈氏、居閩中、避王審知諱、去水為尤、遂為尤氏、北宋天禧間、有叔保者、自晉江遷居吳中、子孫散處蘇常、分徙陝浙、代多傳人、人多傳書、遂稱望族焉、鍒此書其門人文質曾為刊行、顧世罕流傳、而尤桐印書序、則謂除祠本外、殆無他本、不言文氏刻本、文刻或即祠本歟、不可考矣、清順治中、鍒二十二世孫龍起、曾增修之、附原書內、桐以龐雜混合、讀者猝不能辨其孰為原書、孰為增補、非所以知人論世之意、印此書時、仍以鍒所著者為主、餘則別編、以存廬山真面、故此書之末、僅存龍起跋語、而不載其所撰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昔夢錄　民國十五年鉛印本

清王文思撰。文思字恕堂，號安甫，嘉定人，鳴盛之從孫也。咸豐戊午舉人，官靖江教諭，著有恕堂存稿等。文思嘗謂駒光馳逝，蝸角罷爭，回首往過，如泡如幻，冷齋多暇，每念不釋，恐其久而無徵也，因撰為此書。舉凡先世佚聞遺事、居址之遷徙、先世墳墓之所在，無不考求詳明，纖細畢載。而文思之經歷，從兄弟之事跡，及其戚諸氏、秦氏、錢氏、葛氏之故實，亦附見焉。咸豐間洪楊之役，文思親經其事，書中亦屢及之，如文思與錢夔曾之守嘉定等，辨嘉勇局等事，亦可為太平軍史料之一部也。王氏舊籍崑山，康熙間有名焜者，始遷嘉定居之。其孫鳴盛以出嗣入嘉定泮，至文思祖嗣學，為嘉定庠生，始占籍焉。書成未刊，遭亂散佚，遂成殘帙。民國初元，族孫元增搜求先世著述，彙編為先澤殘存，始印以行世。至書中間有不明或記載未完之處，元增復詳為註釋，俾成全璧焉。

介山楊氏家乘　抄本

不著編者名氏。書中所載，悉昌平楊氏一族之誥敕、家傳、碑誌等。楊氏於明初居燕山之龍母莊，因避文皇帝陵寢，遷于昌平居焉。是書首為誥敕，楊應元、楊春茂、楊清貽、楊灝各一道，次家傳、墓表等，楊春茂、楊自牧、楊桐、楊清貽均有之，次壽序，次楊春茂奏議、詩文等，末附德政歌，則記楊春茂之政事者。書中文字大半清初名人，如勵杜訥、孫承澤等所撰。其書未附譜牒，以書中考之，應元生春茂，春茂生自牧，自牧生桐，桐生清貽，清貽生灝，世系之可考者大略如此也。春茂，明崇禎舉人，入清，由工部都水司郎中累官陝西甘州兵備道。其孫桐，為康熙戊子科舉人，曾官教諭。統觀全書，既無體例可言，且係隨手掇拾抄錄者，故奏議、詩文亦均附入書中，惟昌平士族文風不盛，楊氏當為邑中之佼佼者，其書與氏族遷徙不無關係，姑存其目可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檢說文難字一卷 民國二十年石印本

清王筠撰、筠字貫山、號菉友、安邱人、道光己丑科舉人、歷官山西鄉寧曲沃等縣知縣、撰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說文繫傳校錄、說文韻譜校、鄂宰四稿、禹貢正字、文字蒙求等、是書乃筠就曲阜桂馥所著書之名、而別輯者、其例以筆畫多寡為次、凡隸體與篆大異者、雖不異而猝難辨者、重文之不從本部首者、及從部首之省文者、皆收之、合三字四字為一者亦收之、而古文不知所從者、及易檢之字、則概不收也、每畫之中、分部首部屬二類、部首之字、其下注篇卷之次第、部屬之字、則注部首於右、並注其所在卷葉於左、惟筠所校之本、為汲古閣毛氏所刻本、其所記篇葉、皆毛本、若檢別本、仍不易也、是書之輯、桂馥曾先為之、筠在都時、始知李璋煜藏桂氏輯本、而靳不與觀、因輯此本、以便治說文者之檢尋焉、筠自序謂、楚金以說文偏旁奧密、不可意知、遂作說文韻譜、以切韻次之、雖部首次第、及列文次第、其深意不可得見、然切韻緣之而存、今余所輯格式益俗、無楚金之美、而病則還之云云、其意以雖便繙閱、然體裁下劣、實不足以言著述、然治說文者、每苦檢尋不便、得此一篇、自易稽考、是終不可廢也、原書刊本極罕見、且校讎未精、其中譌誤頗多、凡某字在某部及所注頁次、每有不合者、許德昌因就鮑鼎所藏刻本、依段氏說文、校其誤字、因付石印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韻法本俗不分卷 排印本

清丁愷曾撰愷曾字萼亭日照人雍正間拔貢撰有望奎樓詩文集說書偶筆西海徵等是編分四目曰四聲七音曰反切之法曰合聲曰詩韻通轉其名曰本俗者以本者原其本也俗者通于俗也不原其本何以知音所自起故推本樂律令人識其所以然之故不通於俗何以使人之易從故切韻舊法不無棘吻而存之者不能盡改諸書之反切也詩韻轉通或雜方音而守之者亦唐宋相沿已久也愷曾以為音之生始于樂今之音韻者遂于方音而不原本樂律故多則複簡則遺于是推本原始每韻分為五音每音分為七字更仿清書十二字頭之例凡遇缺字以二字合聲而得其本音蓋愷曾生當韻學尚未發達之時見韻學之亂雜蒙悔乃採其原本提其簡要以示初學雖與古韻今韻未為盡合然其創始之功不可沒也

大學章句困知錄不分卷 清道光己丑刻本

清趙國麟撰國麟字仁圃號拙庵泰安人康熙丙戌進士由知縣歷官至大學士禮部尚書事跡具見清史本傳撰有學庸講義制義綱目等是編大旨以陸子之言求朱子之意以朱子之意求聖人之言屏岐說闡微言羽翼經傳厥功頗鉅蓋國麟立品端方持躬謹飭為學宗程朱成進士後設教岱麓四方從游者數十百人嘗因陸稼書朱子立意即聖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聖人之意等語而推求朱子之意其讀四子書即以朱子之言求聖賢之意以為反經之端因撰為此書又自以為質劣學荒銖積寸累未能厚蓄從困心鑽研思索而得因名之困知錄焉道光間徐宗幹知泰安縣時曾詳請崇祀鄉賢並搜其遺著得是編于其裔孫育民因為之付梓焉山東通志藝文志據府志著錄國麟學庸困知錄是其未見原書可知矣書首有徐宗幹序及自序云

自鏡軒讀書札記十卷 民國鉛印本

李經野撰。經野字筆夫，荷澤人。清光緒九年癸未科進士，由戶部郎中歷官康州府知府。是編乃經野讀經時隨筆記錄其心得者，計讀易札記一卷、讀詩札記四卷、讀春秋穀梁傳四卷。其為說平心詁理，毫不穿鑿，會萃衆說而折衷之，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旨。而穀梁傳札記尤為精當。其書用條記體，闡發傳義，又時用左氏說、穀梁名言甚多，類皆圓通無礙。更比較三傳之異同，期合於筆削之微旨。較王闓運穀梁申義、姚鼐穀梁補注等書迥非其比也。東阿周雲序謂其為說擇善而從，不嚴立門戶，苟質諸聖人而不謬者，則著之。心有所未明者，亦不強為之說，洵得乎君子闕如之義云云。自序謂於無俚之極，時輒取舊書讀之，藉以自遣。偶有一知半解，或前賢立說有合於私見者，竊自記之，以備遺忘。閣鄉韓嘉會讀其書而善之，謂其啟迪後學之處極大，因為之校讎，付諸鉛印。前有周雲、部瑞彭、韓嘉會等序及自序云。

疏草三卷 清康熙刻本

明黃宗昌撰。宗昌字長倩，號鶴嶺，即墨人。天啟壬戌進士，歷官山西道御史，巡按湖廣。是編為其子坦康熙壬戌所彙刊者。卷上疏十三首，皆在臺時所上；卷中疏八首；卷下疏五首，皆按楚時所上。各疏類皆有裨治要，而其大者卓識遠見，直可與明代氣運相終始。如糾矯偽、糾闖票、矯偽指名，再糾偽官蒙面、蒙面指名等五疏，及劾奏六十餘人，又如糾無行詞臣疏、回話疏之劾荊溪，東政論典試關通疏之劾烏程，于閣訟之日，皆批鱗折角，窮其根株，蘖牙譯不不火挫邪。其下卷又名因人成事錄，蓋崇禎戊辰，岷王禋洪為校尉彭侍聖等所殺，獄久不決，乃命中官駙馬各一人往訊之，及宗昌會鞫，得實後，奉旨青問前諸臣失出之罪。宗昌疏糾道府同知受賄庇逆，而吏部覆疏，詆宗昌因人成事，不能早發道府之奸，降四級調用。宗昌遂別名此卷為因人成事錄，以卷中五疏所陳皆有關岷藩獄事也。嶧山歸允肅序謂昔張文定公為老泉作墓表，載其辯姦論一篇，今黃公疏草於當時國家安危極有關係，特表而出之，俾尚論者有所攷云云。誠非過譽之言也。

掖垣疏草一卷 家刻本

明馬從龍撰。從龍字君昇，別號見素，安邱人。萬曆壬辰進士，歷官洪洞、高平等縣知縣，升刑科給事中。是編共計疏稿三十五篇，乃其曾孫所搜討付刊者。從龍官給事中時，值明神宗倦勤，臨御稀簡，萬幾坐廢，曾屢上封事，抗言甚切。今集中所載，有力致昇平之疏，以整飭紀綱；有急圖省改之疏，以救時政之缺失；屏斥檢人則有邪臣久干清議之疏；保護善類則有鑒別忠直以終任使之疏；且有省織造之疏以戒奢侈，荒政之疏以救災傷，嚴驛遞之疏以蘇民困。又有府第估值太監及乞禁陳設冗費之疏，以杜侵冒。其指切時事，無慮不周，而尤以裁抑宦官、培植單赤為本旨焉。蓋從龍一腔忠誠，無一念不為公家計，百行精潔，無一事不可與天知，即其官知縣，澣衣糲食，俸金外器無染指。甲申聞燕京陷，扶病携家南渡，卒于句容。張貞序其疏，極稱其志行高潔，今讀是編，詞氣風度，則頗似陸宣公焉。

毅軍紀畧一冊 傳抄本

清宋慶撰。慶字祝三，蓬萊人，歷官四川提督。是書乃紀其治軍之事蹟者，有兩本，詳略各有不同。一本起自咸豐癸酉正月，止於光緒乙亥五月，始於潁亳，終於陝甘，凡其所歷戰績、地理、年月，無詳記於書內。其書末敘陝甘一役，嵩武軍潰於雁門，甘州軍叛於隴西，湘軍潰於綏德州，秦晉岌岌，慶率毅軍鎮撫之，始各歸結束。然大功告成，卒為督師所忌，袒護同僚，掩沒不彰，不勝抑鬱，是當時情形，頗可明瞭也。又一本亦起自咸豐癸酉，其所記咸豐十年大敗髮匪陳玉成，綽號四眼狗，兵二十萬，解鳳陽圍，以功擢副將一所，紀較前本為詳，其他亦有此本載而前一本不載也。兩本均不能偏廢也。又按蓬萊縣志藝文志載程兆熊節錄毅軍紀略一篇，謂是書為桐城劉苹農水部著，未見，不悉與上二本有異同否，或宋慶屬劉代撰而自署名以行歟，不可考矣。坿識於此，以備參攷。是書雖寥寥小冊，然毅軍在清代末年至有關係，宋慶又為手創毅軍之人，故特著錄之，以備研究清代武功之取資也。

皇綱錄六卷 排印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伯濬，掖縣人。明崇禎壬午拔貢，由軍功荐擧，准以知縣選用。甲申後遯跡於東郡松椒山，撰有建文年譜、遼史三傳、菜史、石室談詩、遼宮詞等。是編為史部而兼經部之體裁，合邵子皇極經世及朱子綱目而為書，起周威烈王九年甲子，迄明洪武十六年癸亥，所紀共千八百年，約二千餘事，於書法尤三致意焉。蓋士喆嘗以後世大儒翼經有作，唯邵子與朱子為近之，但經世書中如聲音律呂、闡發收閉，既非後學之急圖，其紀年可書、歷朝大事，大抵從史文而無書法，紫陽書法，彷彿春秋，惜比事屬詞，猶未盡改史文，其門人趙氏所編，多不合朱子之定例，於是取邵子之書，撮其梗概，為皇極圖說，取朱子之書，考其凡例，仿其書法，於歷代帝王，自周末至明初，闡廢興、得失之大端，為編年紀事，其運世一遵皇極，褒貶本綱目而法加密，欲以二書之旨，貫徹通融，而指諸掌。其書先以天運推之，起於午會第六運之第一世，止於午會第十運之第十二世，首列干支，下係以歷代之年號，再書歷代之大事焉。統觀全書大旨，蓋士喆欲祖述春秋，憲章綱目者，首列干支者，則星辰之經次、一元之消長，可得而窺；係以年號，則國統之正閏、寰區之分合，可得而按；書大事，則是非之成迹、褒貶之微辭，亦可得而考矣。士喆自序，謂雖未敢望大易、春秋之閫奧，亦可謂紫陽、康節之功臣云云，是其自負亦可謂不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逸史三傳一卷 排印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伯濬掖縣人崇禎壬午趨貢由軍功薦舉准以知縣用甲申後遯跡於登州二子偕隱高風亮節欽仰一時鄉謚文潛撰有皇綱錄石室談詩觀物齋詩稿等均已著錄是編為列傳三一曰擴廓帖木兒列傳曰北虜三娘子列傳曰孔有德毛文龍列傳蓋士喆以擴廓帖木兒在元至正間亦鐵中錚錚者而元史不為立傳太倉王氏所為傳亦闕略不詳又褒美太過其實因採元史參以明代諸書而為之又以三娘子為人雖不足齒然其自

少至老四十餘年西北邊情凡三大變若王涂之駕馭於封疆高馮之深謀於廊廟安危倚伏關係至深因採穎貢紀略及當時奴插情形而為之傳至孔有德毛文龍事跡更為士喆所目覩有德變亂登萊受害最大士民只知為西撫之縱敵與東撫之養癰絕不知其跋扈飛揚皆毛文龍之遺孽士喆入親自登陴助守半載之間艱苦備嘗故其本末知之最詳因據耳目之見聞者直書其事而為之傳統觀全書三傳均於史事至有關係敘次亦極有法度而三娘子孔有德兩傳尤為重要距士喆較近見聞自較真確惟各傳不加考證不為注釋則未免失之其自序謂無溢美無遁情記事欲詳以核文辭椎魯不文期以信萬世而已則絕非誇大之言蓋士喆欲效司馬氏書以補國史者固異於文集中之私傳也

泗志鈎沉二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王廷贊撰。廷贊字子襄，泗水人，光緒十八年壬辰科進士。是編分山川考、疆域沿革考、人物考、岱南山水源流考及附錄共五篇。廷贊幼即肆力本邑地志，自少至老，遍歷全縣各地，旁及鄰封，凡山脈水流、疆域古迹、人物，一一尋其端委，證以史籍及故老之傳聞、方言之異同，纂成是書。未及編次而歿，其後由其弟子張伯泉重為排纂，分類編輯，始得成書焉。統觀全書，凡廷贊所論述，類皆得諸目驗，以音聲文字稽求地名，印證古史，上溯伏羲，下迄唐宋，精思奔赴，每每出人意表，於地志學中可謂別開生面者矣。廷贊僻處鄉曲，篤志著書，其平生心力盡在此編，已足傳世。況其書博考詳稽，又證以親見親聞，成為研究古代史地要籍，尤不可不表曝於世。茲特為著錄，既存其書，亦可以存其人矣。

通鑑綱目地理續考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張昭潛撰。昭潛字次陶，濰縣人，廩貢生，撰有讀詩日記、無為齋文集等。是書乃光緒間丁寶楨官山東巡撫時，屬尚志堂肄業諸生所纂輯，昭潛時在尚志堂肄業，因博考詳訂，為之主編焉。是書所考，正編而外，兼及續編，略于稽古，而詳于證今，蓋寶楨之意，欲使讀是書者因古人已然之迹，為將來無窮之用，非徒以資考據也。昭潛偕二三同人，廢時五六載，始得告蕆。按是書撰成後，曾遭妄點竄，復經昭潛重加訂正，始得完成，據無為齋文集昭潛送孫佩南序，可以知之。序中有云：昭潛坐困牖下，年且五十，適承宮保丁公命，輯綱目地理，今釋閱五六寒暑，今得告成，臨付梓，會有妄加點竄，以示旗鼓者，昭潛不之知也。方是時佩南讀禮家居，中丞文公延之來省，司書局校讐事，佩南閱綱目注之不類也，駭焉，迺委婉語端當事，俾昭潛重加訂正，其已經剞劂者，剜則剜，毀則毀，至六七百版不止。今注已刊成，同人輩莫不心折佩南之義云云，是其原書屢經挫折，始獲刻成，可以知矣。惟刻本雖年代非遠，然流傳頗少，即山東通志修志時，亦未見之。今據抄本錄入，前有

貽潛代寶楨所撰序一首云。

雅江新政不分卷 清刊本

清盧見曾撰。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德州人，康熙辛丑進士，歷官兩淮鹽運使。是書乃其令洪雅時，彙集群言，編纂而成者。對君之辭載於前，臨民之政列於後。蓋洪雅自川省殘破以來，額征錢糧，入不敷出，正項支銷，一切裁減，而事不容已者，皆出于里下。故雜項急于正賦，且獄訟繁興，所爭非百年之荒山，即數代之故塚，動須踏勘。又多輿馬不通之地，而累年邑令，或以老，或以病，或以攝束之高閣，且憲件多于自理，是以錢穀刑名，受病最深，而洪雅遂號稱難治。見曾之為官，其治洪之法，本儉以養廉，及勤能補拙二者為之。于是損上以益下，量入以為出，存有限之火耗以供難已之應付，而盡除其雜派，復用全幅精神，清數年之卷牘，遂全銷其積案。任事僅八月，綱舉目張，規模略定，于是將辦理諸政，彙成斯編，蓋亦所以誌苦心者也。自序謂昔趙清獻晝有所為，夜則焚香以告于天，見曾之以雅江新政付剞劂，亦比物此志云云，殊可窺其志矣。

趵突泉志二卷 清乾隆刊本

清任宏遠撰。宏遠字仔肩，號濼湄，歷城人。是志上卷為目十一，曰宸遊、圖經、源流、基址、沿革、古蹟、災異、人物、仙蹟、幽怪；下卷為目三，曰藝文、碑版、額聯。蓋其書首紀清聖祖遊幸，御製詩並所題碑版，復取爾疋、山海經、通鑑、名山記、寰宇記、水經注、古今詩文等書，以成歷代沿革、天文、仙釋諸編。凡泉之所有，悉存之；泉之所無者，則皆刪除之。宏遠纂輯是書已有年所，未即付梓，適清高宗即位，下詔徵集古蹟志書，因為校正刊成焉。宏遠自序謂：恭逢今上御極之年，名修天下古蹟，於是啓諸舊藏，復加精勘，雖不敢居作者之林，為繼宋金元明諸先生之後，庶使千百世而下，知我朝德澤洋溢，遍及於泉石巖壑之間，或以賡揚皇仁於萬一云云。趵突泉久為濟南名勝，古今載籍記之者甚衆，若勒成專書者，則宏遠此編可稱鵠矢矣。

撫遠紀略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黃恩彤撰。恩彤原名丕範，字石琴，號秀野亭生，寧陽人，道光丙戌進士，歷官廣東巡撫，撰有三國書法、兩漢史斷、知止堂詩文、飛鳴集、離騷分段約說、鑑評別錄等。是書為恩彤罷官後作，紀道光洋艘征撫始末者，凡七篇，曰禁鴉片煙，曰絕市用兵，曰金陵議撫，曰粵東復市，曰收復定海，曰撫米利堅，曰撫佛蘭西。其所紀皆緊要節目，蓋皆恩彤本其能記憶有文案可稽者錄之，據事直書，不加增飾，至其細微曲折，千迴萬轉之處，不能追思者，則不錄。至其繁文縟節，不關損益者，亦皆闕之。按道光壬寅，金陵議撫時，恩彤方攝江寧布政使，偕侍衛咸齡出城與英使定約，釋兵後，又從廣州將軍伊里布赴粵東籌辦通商善後事宜，於當時情事，多得之目擊，故書中所記，多能舉其要領。書後有恩彤後序，於撰書原委，敘述頗為詳盡云。

歷法起例二卷 家鈔本

清薛玉書撰。玉書字子瑞，益都人，鳳祚九世孫，諸生。是書乃玉書遊幕陝中，承巡撫馮譽驥之命而撰者。所作以西術通授時歷，測算每歲七政四餘，皆本其八世祖鳳祚所撰天學會通舊法。上卷以順治十二年乙未為歷元，測至光緒九年癸未；下卷測次年甲申。法簡意明，取便學者。惟歲實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三分二十七秒二十一微八十九纖，較清代臺官用數為贏，較授時舊數則稍絀，實不知其說所自出。至測算七政，皆止有平行而無實行，則因實行算法繁重，非初學所能，故略之。玉書於其家學所得甚深，著述亦極富，惟後人不知寶愛，散佚甚多，搜求多方，僅得此編與遁法起例二書，故特著錄之，以存其人而已。

甲遁起例一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薛玉書撰。玉書字子瑞，益都人，諸生。是書乃玉書遊幕陝西所作。首辨同治三年甲子為下元，遞推至光緒十年甲申為下元節卦，與清人諸說頗異，以後各例皆隱括舊法為之，參以歌訣。蓋玉書為鳳祚九世孫，此冊亦發明家學之書也。按東華錄載康熙五十六年二月，欽天監奏正月二十一日奉有歷日內所列男女九宮，以上元為中元，傳誤已久，宜悉依朕所定星歷考原更改之旨，今以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為上元，男起一宮，嗣後中元甲子起四宮，下元甲子起七宮，三度花甲，循環一百八十年，周而復始，謹將康熙五十七年更改三元九宮民歷式樣進呈。下所司知之云云。據此，是康熙二十三年甲子，舊作中元，清聖祖改為上元。遵聖祖新定之說，則同治甲子亦為上元，男起一宮。若用舊說，則同治甲子當為中元。今玉書人以為下元，則未詳其說矣。

瓜架夕談四卷 清刊本

清謝香開撰、香開字華筵、福山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聊城教諭、是書乃香開雜記其見聞者、不分門類、每得一條、即依次而書、自序謂性有四嗜、飲酒、作詩、寫字、清談而已、偶有見聞、輒援筆書之、對客噱談、頗資嗢噱云云、所記雖無特異之處、然有關掌故者頗多、其卷四論左傳一條、謂讀左氏傳、當以杜林為正鵠、若考較詳核、則孔穎達疏已盡之、又見魏冰叔左傳經世抄、略于論文、詳於論事、上下古今、論斷精確、至足益人神智、謂左繡

一書、實不必寓目、蓋左氏行文、如五花八門、奇變不測、今惟板分對偶、以時文八股繩之、其拘虛之見、且泥于一字一句、未免坐井觀天、而評語多填入市井鄙瑣之語、尤為無識、翁方綱視學山左、禁人讀左繡、實獲我心云云、是書雖小說家言、其論左繡一條、則甚有裨於經義、故特表而出之云、

倦遊菴槧記四十五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周悅讓撰、悅讓字孟伯、萊陽人、道光丁未進士、官禮部主事、是編分經隱、經逸、史梧、子通、史通、叢考六類、每類之前、均有小序、經隱之中、周易二卷、尚書四卷、毛詩四卷、春秋五卷、禮記五卷、儀禮一卷、周禮二卷、論語三卷、孟子二卷、經逸之中、分古制、古義、古事、三篇、史梧之中、計有史記、漢書、後漢書、晉魏隋唐書、五代史、宋史、通鑑、注校、明史、字校、南唐書、五代春秋、別史等、共為四卷、子通集通之中、計諸子百十四章、楚辭解五章、叢攷則共為二百十二章、其

曰、經隱者、蓋以經既宏深、傳亦淵懿、聖人之言、海難為水、然留疑宿問、前賢所戒、慎思明辨、聖訓所許、勉求千慮之一得、因服膺鄙公隱括之義、而撰者、經逸之義、則悅讓於讀注疏繹歷史之際、觀其所引類出於三古、而書闕有間、六經無文、爰剌其語、著之於錄、又以良史之材、自古為難、措意騁詞、或天賦之有贏絀、若紕謬踳雜、實人事之疏、於摩編因撮記其事、而著之於篇、名為史梧、又咨所尚論、隨所見知、錄之以為子通、集通至叢攷一類、則悅讓以為讀古人書、多所不通、參伍錯綜、以析其衷、言古人所未言、乃

以射古人之覆，見今人所共見，實以發今人之蒙，故其為經史役而不中者皆入之。統觀全書體例，與高郵王氏經義述聞、讀書雜志相近，以聲音通轉，詮釋字義，塗經亦略相同，貫通四部，精嚴宏博。清末山左著述，以一人之力成茲宏編，斷推悅讓為巨擘矣。悅讓於清咸同間閉戶著書，潘祖蔭、李慈銘等羣相推重，其畢生精力則在此書。福山王懿榮曾擬為之刊行，未果。外間流傳，類為單篇零卷，山東圖書館購得全稿，將為之刊印行世焉。

東甫筆記一卷 家抄本

清鄭杲撰。杲字東甫，原籍河北，隨宦山東即墨，遂著籍。光緒庚辰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撰有鄭東甫遺書、論書序大旨等。是編凡五十七條，首六條論羣經及小學，七條至二十五條論易，二十六條至三十條論書，三十一條至三十四條論詩，三十五條至三十九條論禮，四十條至四十六條論春秋三傳，四十七條說論語，四十八條論王肅說經不如鄭君淵博，四十九條至五十一條論史事，五十二條至五十四條論韓杜山谷之詩文，五十五六兩條論周程張朱經學，末條論佛老，然實總論經義。其論詩文三條，亦皆原本經義以立言，僅論史事三條為無關於經訓，蓋意主於說經，而史事則附見也。杲在清季為齊魯間有數學者，潛心經義，尤深於訓詁之學，與榮成孫葆田、膠州法偉堂日相討論，每一書出，學人輒奉為圭臬，惜著述稍稍散失，傳者不多。此冊所載，雖不能成為片段，然零錦碎玉，亦足珍矣。

竹如意二卷 清光緒刊本

清馬國翰輯。國翰字詞溪，一字竹吾，歷城人。道光壬辰進士，官隴州知州。輯有玉函山房輯佚書，撰有玉函山房詩文集、買春詩話、百八唱和集、夏小正詩、目耕帖等。是編所載共百二十餘條，皆國翰所見所聞者，或關考據，或資掌故，而關於前代先賢遺聞軼事者，亦頗多。自序略云：山邑荒僻，晝長無事，追憶所聞，泚毫條記，凡得百餘事，釐為上下兩卷，以筆代談，聊資揮麈，因取齊書明僧紹傳語，以顏之曰竹如意。竹如意者，談柄也。按是書所載多傳聞之說，不盡可稽。然如黑虎神一條、孟姜女一條，駁俗說之謬，皆有引據。其趙羊一條，記歷城趙延名善畫羊；張虎一條，記高唐張際泰善作墨虎，頗有關於山左文獻。又凌波仙珮一條，敘述有唐人風；第茅荀芍一條，記一時諧謔之辭，亦堪資嗢噱也。

硯史四卷 清乾隆刻本

清高鳳翰撰。鳳翰字西園，號南阜山人，膠州人，官歙縣丞。撰有賑荒八議等書。是集乃彙集其所刻治及所藏古硯，摹刻其形狀款識，而詳其本末者。蓋鳳翰性嗜硯，所歷山崖墟莽、荒村古宇，視石之奇樸峭利者，試之，裁割磨礪，自為銘辭，以篆隸行草之法刊之，積至百餘，合之昔人所遺及四方交遊投贈，共約三百枚，因編為此篇，詳核全書，其所收各硯大半古雅可愛，有老學庵著書第二硯、明人王守溪方寸小研、劉念臺愷磨齋研，又有掘港文信國祠下澄泥甎研等。而書中擬銘未刻者，亦屢見之。蓋鳳翰之意不在鐫之入硯，而在著錄成史，以自見硯為史之借題，而硯史又為自見之借題也。書前有鳳翰自為史例及題記二則，又有長洲李果序，冠於書首云。

忠烈朱公遺稿不分卷 清康熙潛寧堂刻本

明朱廷煥撰。廷煥字中白、單縣人、崇禎甲戌進士、除工部主事、榷關杭州、歷工部員外郎中、出為廬州府知府、升大名兵備道副使、殉流賊之難、南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謚忠烈、撰有武林舊事、前提要已著錄、是書乃廷煥子纕纂集其所撰經書制義及雜文等、編次付印者、計有四書制義九十篇、詩經制義二十五篇、論表判策等二十六篇、及序疏傳記等十一篇、末附補遺六篇、則多為碑記誌銘書序等文、廷煥榷關杭州時、以署中古梅奇石、皆宋大內物、退食之暇、進諸生觴詠其地、立香社、而品題之、雅愛湖山、每載酒呼朋、徜徉兩峰烟水間、一時風流不減蘇白、流賊抵大名時、曾為書報父、謂受國恩深、適逢危難、惟有濺血碎頭以報君父之語、忠烈之氣、禀然如見、所為制義、扶理立幹、澄源為流、論不詭於聖賢、法一準於先民、詞必踏於正、始世俗所為幽險詭側、蛇鬼牛神、無隻字污其墨瀋、而識考成之疏、兩守天雄之記、于國計民生、史實掌故、皆至有關係、錢受益謂其博大精雄、駿駿乎揖昆陵震澤而入其室、識非過譽、蓋當啟禎之際、皆好割裂子史、競背傳注、以為古邁、廷煥則遜心四子、厭薄世之銅棘、以為奇詭飣以為富者、故為文雅麗清超、有芙蕖出水之概、識所謂忠臣孝子、其詮理之文、詞氣之間、無不和平者矣、廷煥子纕、以其父事業既刻、盡節錄一篇、以昭垂後世、因復纂成此篇、以著其先人心思之所寄託、茲特本存人之旨、特為著錄焉、書前有錢受益徐瀕陳龍正時基昌石永命郭濂嘉諸人序、及纕識語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古文筆譜二卷 清道光刊本

清朱曾武撰曾武字繩孫號脩圃恩城人乾隆癸卯舉人官開平知縣撰有四書字義說略是書乃其論作文之法者爲目凡十有七曰論曰攻曰剝曰疊曰代曰轉進曰縱擒曰頓跌曰撇轉曰折轉曰轉深曰難而解曰往復曰形容曰擬議曰設想曰反掉每一法中摘古文各篇之一二段評之其自序略云古文時文規模不同而其用筆無不同意欲集筆法之大成而匆匆未暇姑先述其所得云云按曾武是編分門太多其法亦嫌瑣碎無當轉使學古文者不得其門徑且古文與時文原本異趣而曾武自序謂其用筆未嘗不同則直以時文之法衡古文矣是曾武於古文義法尚未窺其門徑無怪其說之支離煩碎矣特著錄之而斥其謬以免學古文者誤信其說而入歧途云

濰詩採錄四卷 清嘉慶刻本

清張彤輯彤字彗樓烏程人是集乃彤官濰縣知縣時偕其門人張詡所纂輯者自明嘉靖起至清嘉慶止凡五十人分爲四卷計卷一爲明詩十家卷二爲清詩十二家卷三爲清詩一家卷四爲詩二十七家悉皆詳爲品藻汰其膚近擇其爾雅而錄之每一人下各略注其仕履及著述人選一二首惟楊青蔡劉以貴韓夢周所選獨多蓋三人類皆一代學人著述至多也彤嘗謂濰於漢為北海郡號稱繁庶徐幹長居建安七子之一與

思思王公幹相倡和清辭麗句輝映藝林五代時韓熙載以文詞冠江左於古亦云盛矣乃今蒐羅所及僅僅止此豈世遠而文獻無徵流傳者少歟抑斷帙殘編沈埋未出也姑就力所能及先廣其傳云云蓋彤以選詩為主去取至嚴非如其他各書以存人存詩為主選擇自較寬彤所得雖少卷帙不豐然至為精當也

南行吟草不分卷清道光雨蘿山房刊本

清王應垣撰、應垣字紫庭、諸城人、乾隆庚戌進士、歷官榆林三原等縣知縣、是集卅古今體詩一百七十一首、乃周寀遠王景祺及其兄應奎所評定者、大半為近體詩、古體則長短行較多、各詩皆附旁圈頂間更附諸人評語、應垣官榆林十年、即乞假歸里、閉户著書、以課讀為樂、工制義、著有兩蘿山房稿、是集各詩類皆寀榆時採銅滇南紀行之作、蓋往返二萬里、時閱三年、故沿途寄興、即景抒懷、凡黃鶴樓鸚鵡洲岳麓山迴雁峯飛雲

岩聖果亭七星岩以及滇中尖山、蛇山、燕子洞、清溪洞諸勝蹟、無不以詩紀之、即贈兄寄子訪友哭朋諸作、又情真語摯、出於天性之自然、甚至哀輓舊僕、亦長言之不足、其他守風阻雨、惱雲望月、及作東武五思以述懷歸、又皆寄託遙深、無抑鬱牢騷之意、蓋其紀事抒臬神似盛唐、殆東坡所謂學杜甫而得其骨者、蔣祥墀序謂昔人云、詩思積然後流、流然後發、謂應垣之詩、所積甚厚、而所發不能副之、殊為可惜云云、蓋亦歎應垣之懷才不過也、書前有蔣祥墀序、及自序、又有周寀遠題詞

末附初彭齡墓誌銘云、

世美堂文鈔不分卷 排印本

趙琪輯。琪字瑞泉，掖縣人，官至膠澳商埠督辦、青島市市長。是編乃彙集其先世文字之書，共收十八人，各以筆行為序。著者行實則敘為小傳，分列卷首，閒或摹印肖像弁諸簡端。計趙耀文十九首，趙煥文二十一首，趙鉞文六首，趙鸞振文四首，士宛、玉藻、繼范、傳榕文各二首，其餘士完、士喆、瀚、訓、應書、倫、鳳彩、鳳輝、運青、壽嵋十八文均各一首，總共文六十八首，以序記碑銘文字為多，然或饒辭采，或函雅故，而煥、耀二人所作則多關政制治史，頗宜究心。如贈司理李君報績序，謂以余觀於郡國理官，蓋其重哉。職介乎守若令之閒，民事不煩，而惟獄是問，且其人多少年英乂，當世所指數而名為傑，其於上官監司所常勝任而不敢制，御史台所藉以剔隱抉秘，倚以左右手，扶滿無害，又多入為台省貴臣，不良可重乎。夫職介乎守若令之閒，不預民事，而易於秦越其民；少年英乂，而易於虛憍而恃氣；監司所寄，而御史臺所倚，易於陽施陰設，恫疑而責扶；滿入為貴臣，易於虛恢養望，拱手而待遷。若是，則理居然重矣，宜人主所以置賢司理意云云。所謂郡司理，府之推官也。明代各府置推官一員，多以進士任之，為進士榜下之優選，佐郡守而領屬邑，以理刑名、贊計典為職，復為巡按御史所倚，為糾察之助，其任甚重，往往內擢科道，以至大用。煥此文所載於其職權地位與夫府政之機構，可洞然明澈矣。蓋趙氏為掖縣望族，自有明以來，或從政而著聲績，或隱居而勵學行，多有著述，文采斐蔚。煥、耀等人又為明代名臣，是冊所載，可略見一斑矣。

半峯樓集八卷 清咸豐仁樹堂刊本

清丁耆撰。耆字及菴，日照人。康熙丁未進士，授內閣中書，需次里居，不問外事。是編乃其仍孫桝五所編者。前四卷爲文一卷、詩三卷，後四卷爲遺集、外集及附錄焉。總計文四十一篇，悉皆傳記、序說、誌銘、書札等。詩則合古今體編次，卷爲一集：曰支節集，計九十三首；曰春餘集，計九十七首；曰瘦竹山房集，計六十一首。遺集乃桝五搜討所得之詩文，計文六篇、詩四首而已。外集爲縣志敘論四十五篇，乃耆編輯邑志時所撰，桝五爲摘出者。外集爲耆鄉會試卷、策論、謝表等十五篇。末卷爲墓碑誌傳、崇祀鄉賢祠錄及同時人之贈詩、題咏等。耆素履坦白，博極群書，嘗修邑乘，紀載詳明，論議有體，人稱良史焉。尤精制舉藝，與人談論，娓娓不倦，卒後鄉人私謚文簡。其所爲文，傳記雖多泛，皆非苟作，不徒事虛譽者。即如與友人論史書，謂明人文集，雖卷帙充棟，而陳機軸，率不甚相遠，譬書工寫瀛州十八學士，面目略同，江瑶柱逮食亦覺口臭，以故省過一篇餘篇可卻云云，實非苟論。又如與家人書，論刺繡爲無益之費，又如僑兜華種棗等文，皆可見其儉素持家之方。其詩則長於感物懷人，又得江山之助，悲歆豪蕩，讀者皆歎服。李澄中謂其詩布帛菽粟之言，蓋言其有用也。耆以有用之才，不得見用，故其詩多寓身世遭逢之感，殊可慨歎。至遺集、別集所載族譜序論及邑志敘論諸篇，尤具特識，非他人所能及也。其詩文集原有刊本，以書案羣遭燬于火，故印本極罕。桝五父擬爲刊行，未果。適值許瀚刻說文義證，桝五因集貲刊行，蓋亦成其父未逮之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絸齋論文六卷　清乾隆家學堂刻本

清張謙宜撰。謙宜有絸齋詩談，已著錄。是編乃其論文之書。凡其所讀、所見、所評、所辨，皆約略大概書之，即方言里語，亦皆用之。蓋使其意明白暢達，俾幼學易曉也。共得百八十條。其後謙宜子頎復就散見群書當時未及纂錄者，努力編集，又得三百七十餘則，共計五百五十餘則，分卷爲六：計卷一爲統論，卷二至卷四爲細論，卷五爲評品，卷六爲初學入手及叢語。其細論又分源流、品格、章法、筆法、調法、句法、體製、作法八目。評品則漢晋六朝唐宋明諸家無不載之。謙宜論文主於謹嚴峭潔，其最推服者，漢則馬遷、劉向，宋則歐陽修，明則方孝孺、歸有光，謂錢謙益古文，其俗在骨，與方苞之說同，謂與宗歸爲文妖，則品題未當；叢語則摭拾文家承用之弊，皆中竅要。其云太君二字爲帝之祖母，豈可泛加里媼；處士二字，古以目碩儒未仕者，豈可概施之白丁商賈；又如孺人、夫人，皆封典所稱，加於秀才之婦；太監文貞、文靜、文定等謚，本以大子之命忠及大臣，概施之富翁學究，可謂僭而無恥一條，尤足爲膚俗目痛下針砭。書前有謙宜自序，述其學古文之經過甚詳，又述其撰此書之旨云：夜眠自思，費如許功力，老無所用，又不傳人，脫不幸而死，誰知其腹中有此會解？有此欲言難言之隱？又誰知古文秘妙可取而不能取？云書末有其子頎識語，蓋此書謙宜撰而未成，子頎續加搜輯詳爲編次而成也。

國朝山左詩彙鈔後集三十九卷 清道光刻本

清余正酉編。正酉字秋門，歷城人。嘉慶己卯舉人，歷官永濟縣知縣，撰有秋門詩鈔。是編所錄自清代初載迄道光季年止。順康雍乾四朝詩，盧見曾宋弼張鵬展所收已極繁富，此本所鈔，僅補其漏略而已。自嘉慶庚午以下，則搜採頗詳。其曰後集者，正酉嘗合訂盧宋張所鈔爲一編，名曰彙鈔前集，故别此本爲後。據歷城伐壽山序，謂前集無刊本，又周樂序此本稱三十卷，蓋原稿二十九、三十兩卷爲補遺，此所刊自三十一至三十五亦皆爲補遺，三十六爲家集，三十七至三十九爲補遺詩，即一人而再見者，皆後所增也。其家集一卷并錄已作，蓋用唐人篋中、閨秀二集例也。全書体例大致與盧見曾詩鈔相同，所收詩人亦頗詳盡，惟時代較近，除本集外，各詩人小傳不易尋獲，故每一詩人詩話極爲寥寥也。山東清代詩人，其在道光以前，經盧宋張所輯，以及此本，可稱詳盡矣。

王布政集二卷 清光緒八年刻本

清王顯緒撰。顯緒字維彰，號芝岩，别號閨軒，福山人。乾隆丙辰進士，歷官安徽布政使。是集乃其後裔懿榮所刊刻者，分集編次，集爲一卷，曰燕山小草，計詩百四十五首，曰蓮城集，計詩百零六首，總計二百五十餘首，多五七言近體詩，古體則絶少也。顯緒博涉經史，務爲有用之學，大金川用兵時，曾建言以番制番之策，在秋曹十年，有于張之稱，官布政時，於獄多所平反，嘗自謂於詩未嘗夢窺一班，獨二十餘年來爲官所遇之同曹鉅卿，極一時之盛，故於長安退食之暇，取王士禛帶經堂諸集，諷讀不忍釋手，花朝月夕，焚香煮茶，偶一效顰，僅取自適。又謂官滇南時，山川奔鄙，民物謭劣，惜無可被之聲詩者，顧吾輩讀書人胸中邱壑，腕下烟雲，則今日一吟一詠，亦鶯鶚砌虫鳴，不擇時與地者云云。統觀顯緒各詩，類多自抒見聞之作，唱酬絶少，其廣南竹枝詞二十一首，則頗有資于掌故，然律多不諧，實不能入著作之林，雖誦帶經堂集，固絲毫無所得，至其所云少習舉業，未窺詩學門徑者，則亦科場人之恒經也。

徐偉長集不分卷　硯香樓石印本

漢徐幹撰。幹字偉長，北海劇人。建安中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事蹟附見魏志王粲傳。魏文帝嘗撰其遺集，成一家言，不言篇數。僅典論論文謂幹之玄猿、漏卮、員扇、橘諸賦，雖張蔡不過云云。隋志著錄五卷，注云梁有錄一卷。唐志同。宋志不載，是其亡佚久矣。近人雖有輯本，類多遺漏。濰縣丁錫田承其師陳蜚聲之命，從事搜討，于是採集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諸書，極力搜討，得賦十首，曰西征賦、序征賦、齊都賦、車渠椀賦、哀別賦、圓扇賦、冠賦、嘉夢賦序及失題二首；七一首，曰七喻；詩九首，曰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詩、答劉楨詩、情詩、室思詩及雜詩五首。總計詩文雖僅二十篇，又多片辭單語，然幹所著，除中論外，是篇亦可稱最完備者。惟錫田所輯各篇均不注其所從出，以資取信；又未將各書所引字句異同狀況考其訛誤，更於文字真偽不加辨別，是亦未可謂盡善盡美者矣。宋真德秀曾錄中論法象篇入文章正宗，謂其識見高出秦漢諸儒。魏文帝雖謂其文有齊氣，然與吳質書則謂其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節，可謂彬彬君子。是對之亦極欽慕矣。

詩約三卷　清道光刊本

清林昌彝、馬桐芳集評。昌字臯言，號九峯，別號大笠子，
棲霞人，乾隆庚寅舉人，歷官祿豐知縣。桐芳字子琴，長
山人。是編分上中下三卷，中卷又自分上下。上卷為楚
辭及漢魏六朝隋詩，中卷為唐詩，下卷為宋元明詩，共
三百首。乃昌選以教子弟者，其名詩約者，蓋取子輿氏
博學反約之意耳。書以唐為主，上及楚騷漢魏六朝，下
及兩宋元明，全書按古律絕句三體依序編次，每體之
中，更以作者朝代優劣定其先後多寡。至五言長律則
只收工部，以概其餘。七言長律則闕而未選。昌謂七言長
律一體，其體創自少陵，韓文公、歐陽子俱效其体，而欲
求一佳構絕無有，故寧闕如。五言絕句僅選唐人，其意
以宋元以下等之自鄶平而。樂府則雜錄於各体中，四
言不錄，謂盡於毛詩也。所選之詩中，謫仙不及七律，少
陵不及斷句，退之子瞻不及茶陵、空同、滄溟三家，蓋昌
惡其剽竊盛唐而無君形在也。統觀全書，詩雖未備，然
古人門徑亦不外此冊矣。桐芳序謂其詩識力非常，披
珠玉於泥沙，擇嘉禾於稂莠，標新領異，別闢探微，實可
不朽云云。桐芳又叙其師選詩條例，暢論歷代詩家優
劣長短幾及千言，實可為初學詩者一讀之也。

水東草堂詩一卷 清康熙刻本

清田霡撰霡字雨來號鹿關德州人康熙己未進士官編修撰有側塾錄是編計古今體詩百零七首乃其弟霦所編輯刊刻者霡殫心經史勤於編輯遇有見聞輒復劄記故不以聲詩自娛即間有作亦不輕以示人然其詩情意幽深文辭典贍頗有大歷之風如集中所載茌平道中云幾日嶋磯路經行過濟西青帘丁塊酒白板午時雞雲斂秋初變風高雁不齊喜逢村畔柳悵望野煙迷又登河上戍樓云戍樓百尺插旌竿白袷登臨怯暮寒西去弓高餘細柳東來厭次隱勾盤橫空飛雁差池下落日帆檣卷看轉潛河流四千里猶煩一柱砥狂瀾皆為集中之至佳者又集中有詠春日夏日秋日冬日七律二十四首尤為可誦大抵德州田氏於清初業詩人最盛自田雯後與王士禎頡頏禎詩壇者且數十年之久凡有所著格調無不佳妙霡本不好為詩其所作已迥非俗士所能及故雖片字隻語亦殊可貴不能因其詩少而不著錄也其弟霦跋謂從嘗私記得百有餘首付諸剞劂非先生志而子孫傳之亦可告無辭於先生云云是霡生前亦不願以詩傳矣

觀物齋詩稿一卷 附擬遼宮詞一卷 排印本

明趙士喆撰士喆字伯濬掖縣人崇禎壬午趨貢由軍功薦舉准以知縣用明亡不仕遯跡於松椒山撰有萊史逸史三傳建文年譜石室談詩皇綱錄等書是編計古今體詩一百五十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蓋其九世孫華琳所輯得者士喆遯松椒後其二子濤瀚亦偕隱高風亮節欽仰一時其所為詩多明末清兵入寇等事間附小注記其始末於明末史事極有關係且其詩宗杜陵格調遒上多可誦如集中戰城南記圍萊州事敘戰鬥之苦而功罪分明鞠旅篇記萊陽兵圍楊威事則指事直陳動音顯要九哀詩則記萊陽死難之宮氏徐從治謝璉徐得時翟昇張其功朱萬年李孟果王琮毛英郭名揚等十人各附事略均極悲壯詩之後附擬遼宮詞四十首詞婉而摯義微而顯其間諷刺感慨悱惻淋漓直可當數十則遼史論贊讀真可謂讀書有識胸中有故者矣王士禎謂其聰博雄麗可當一部遼史縣志謂其直出王仲初花蕊夫人之上均非過譽詞前有王士禎總評各首之後亦均有分評惟王士禎池非偶談云

趙伯濬書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續補三續(?)。據縣志拾遺謂擬遼宮詞五十首、皆與此本首數不符、或此本有闕佚歟、不可知矣、

德州北李家集一册 清道光刻本

清李清渭編清渭德州人嘉慶己卯科舉人是集乃彙集其七世祖以下三世詩文者、計明李誠明矩亭遺詩一卷、按清李源見可園詩補編共二卷李㮊後知堂遺詩一卷誠明德州有南北二李此為北李一族故題曰北李家集誠明舉萬歷甲午科舉人天啟中閣臣薦為中書舍人不赴魏奄以厚幣招之託病辭為學淹通於星歷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詩文莊嚴典雅此册所載計古近體三十五首前有程先貞所撰小傳末附其弟讃明詩二首源字星來順治

丙戌進士官河津知縣其見可園詩僅三十首皆五七言近體前十八首為北遊存稿後十二首為南遊存稿末有程先貞便相如趙仲啟諸人評語補編共計六十四首則古近體詩均有之㮊字聖木康熙己卯舉人工制義學詩於王士禎極有名其後知堂遺詩共六十四首亦古近體均有、北李詩文自李源以後為德州之冠清渭嘗慨先人手澤之零佚用是留心搜輯凡殘編賸稿零句斷章無不疏記藏弆鈔編錄嘗擬將誠明以下六世撰著彙成古文稿詩若干卷總為北李家集此編為詩第一册矩亭詩

見可園補編皆清渭所刊其見可園前編及後知堂遺詩則清渭從叔祖有恭官福建連城知縣時所刊清渭以其板尚完好並爲印行合爲一編按矩亭詩世極罕見初年曾刻翺翔草流傳亦極少山左詩鈔未著錄康熙間田同之撰安德明詩選遺且謂其生平著作不無散佚即所謂翺翔一草者亦僅得之傳聞云云是冊所載雖僅三數十首亦可稱吉光片羽彌足珍貴矣

硯爐閣詩集五卷 清康熙刻本

清冷玉娟撰玉娟字姍姍萊陽人宋世遠妾是集分體編次首卷爲古詩凡雜言五言七言十首二卷爲五言律詩七十二首三卷爲七言律詩三十四首四卷爲五言絶句十七首五卷爲七言絶句一百六首乃趙泰器張華平劉殷卿所選定者玉娟本萊陽周西齋婢幼聰慧每有指授輒穎悟過人西齋遂授以古近古近體詩成誦者甚多初學爲詩即無俗致久之間出警語命題捉筆可立就綴稿盈千非全關學力蓋其天分使然也後適膠州宋世遠爲小妻將于歸時西齋因就其稿選二百餘首延趙泰器等三人爲之審定後而付梓人亦所以藉誌鴻爪者也玉娟爲詩靡麗婉秀諸體皆善古體質朴真摯寓意淡遠律體則不迫不激慕高岑而有氣格五七言絶句亦清曠婉宕獨步一時而秋興八首以濟南聲調入少陵氣力尤稱佳勝孫元亨謂其讀史數首宏議奇句前人所未發十七家論斷無能出其右其次吟風弄月風流標致沛乎有餘至傷時憫俗之篇哀而不怨憂而不危可與古之勞人思婦並傳不朽云云雖不免有溢美然亦確論也書前有趙光

滎張瑞徵、趙隆、劉榻、張重潤、宋璉、孫熙等序、及自序、又周西園弁言、末𨺗西園子正上二跋、山東通志藝文志、據山左詩鈔、謂玉娟尚有珂月集、今未見、與此集異同如何、不可知矣、

高密單氏詩文彙存全集不分卷　民國十六年石印本

單步青纂輯、步青字延雲、高密人、清光緒十七年辛卯科舉人、撰有陰符經考異、秋菊園詩鈔等書、是集乃彙輯其族人之詩文者、共分五類、曰文集彙存、文集拾遺、詩集彙存、詩集拾遺、及詩集拾遺補、各按部居、都爲三十册、編列先後、悉按行輩挨次順遞、凡詩文成帙者、概入彙存、不成帙者、則入拾遺、至拾遺補、則編成後續行搜得者、其文集中彙存所收計十一家、拾遺所收亦十一家、詩集中彙存所收凡三十七家、拾遺所收共六十六家、拾遺補又收九家、總計文共二十二家、詩共百二十餘家、誠所謂洋洋大觀矣、高密單氏自有明以來、科第蟬聯、步青先世曾有世業之刊、乃彙集其族之制義帖括者、步青以其族世業而外、著作頗多、梓行者實不及半數、恐歷年既久、斷簡殘編益復零落湮沒、因聚族而謀、遂有是集之刊、統觀全集、其詩文專集、仍按原書列入、不相攙混、原書之有舛譌者、附校勘記、以糾其譌誤、字迹模糊、未能傳信者、概從闕疑、詩文得自某處者、皆必敘明來歷、去取之謹、嚴校訂之審愼、可謂盡善盡美、惟書既名詩文合集、他類著作、似不宜收

入方符體例若單氏世實敦本堂奏議喪服古今通考字學一得陰符經攷異古玉攷等是集並皆收入而詩文專集之卷帙浩繁者為節費計不復登入既已為例不純即各家仕履亦未載於詩文之前則更免疏外矣

百八唱和集一卷 清光緒刊本

清馬國翰編國翰有玉函山房詩集已著錄是集乃國翰彙集與李廷棨唱和之作者計試帖詩十三首夜酌聯句一首藤帶聯句一首李廷棨撰咸字全韻詩一首國翰撰江字咸字全韻詩二首其試帖詩十三首共用韻一百八字因以百八唱和顏其集國翰嘗以長律雖昉自唐人或百韻或二百韻清代尤盛然未有用全韻者道光七年與李廷棨宿濟南客邸偶話昌黎城南聯句詩好用險韻而妥帖排奡思效為之因檢韻書得上聲二十九豏遂同賦

夜酌詩終韻而止他日又偶見壁間藤帶一具翻得去聲十卦聯吟亦終韻及道光十四年廷棨官新昌時聞撲林風雨聲憶潘大臨寄謝無逸句因以為題用豪韻作試帖十三首竟至終韻郵致國翰索和章國翰因彙集前後聯句各詩及所作全韻詩編為此集爲統觀前後各詩雖多用險韻然流麗超脫皆極可誦其藤帶聯句一首運用書卷爛緒紛綸其氣格雖未知於韓孟何如然以之頡頏朱彝尊查慎行聯句之作實無愧色如為帶則有餘詠並卷髮蔓嬌頭捷圍蠢鹿眼羅睚眦叩叩同心篤双双比目盼

移孔語記、沈思度詩詠祭、其尤警策者、又國翰咸字龍詩、乃遊東龍洞柏梁體、七古、句奇語重、而意思安閒、不為險韻所縛、誠所謂善於橅韓者矣、書前有國翰長序、述其二人聯句時、搴新探秘、恢詭離奇、一時得句之樂、頗有鏖叢力鬬、不必前人有此之概也、

海南歸櫂詞二卷 清咸豐刊本

清劉櫂椿撰、櫂椿字莊年、號臞鶴、安邱人、嘉慶庚辰進士、歷官四川按察使、撰有重修青州府志、是編上卷二十調三十三闋、下卷二十九調四十八闋、櫂椿為南中循吏、風節著人口、少時讀書、治古文外、喜為詩、三十後更喜為長短句、惟不自矜貴、稿輒為人持去、其論詞嘗謂詞家率選平調、不知今人所謂拗、皆古人抑揚協律處、故自為詞、不喜順、又好沾沾於古人、故所撰專宗白石、兼涉清真門徑、慣用逆筆、不作綺語、祇爭格韻、不鋪叙本事、花壽山謂其光黝然而深、其味咀之乃愈出云云、大抵櫂椿詞、清豪婉麗、深得風人和平之旨、是編為歷城花壽山所刊、壽山序謂自海南歸來、戊申來主濼源書院講席、由是日相過從、論文之餘、閒及填詞、出示是編、讀而悅之、勸鋟板以公同好、堅不肯、壽山乃錄其舊作、益以新製、釐為二卷、梓之、先生固不禁之云云、蓋壽山以櫂椿古文辭為儕輩所罕、遂以散佚概然、刊其詞以傳世云、

高密李氏孟詩評選一卷清同治刊本

清李憲喬撰喬字子喬號少鶴高密人乾隆二十五年拔貢四十年以試舉人授岑溪知縣改柳城遷歸順知州著有龍川雜記、墨呵集等是編乃憲喬選錄唐孟郊詩而詳加評語者共六十九首按郊詩在唐代與賈島詩並稱然賈實非孟伍自蘇軾有寒瘦之目元結有詩囚之譏後世奉為定論鮮有問津不知郊之學力原本騷雅胚胎漢魏三唐詩人惟李杜韓可與頡頏絕非他家所能擬議憲喬與兄懷民對之深為宗仰因力為倡導撰中晚唐詩人主

客圖奉為宗主別創高密詩派盛行一時因選郊詩詳加評點以便讀者洪洞董文煥見而善之因為刊行文煥更坿己見於憲喬所評之後其序云孟詩自宋元以來湮沒不著久矣得李氏彰明之貞曜復生亦當引為知己書內評點俱仍李氏舊式用墨筆圍點間有標識則以圓圈別之而備坿己意之處無論李氏有說與否概先圈注於圈外使不與前賢手蹟相淆云云孟郊之詩得此選本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矣

全唐五言八韻詩四卷清乾隆刊本

清張希賢李文藻同編希賢字碩士益都人文藻字素伯號南澗亦益都人有南澗文抄已著錄是集乃希賢等取全唐詩錄其八韻者凡四百餘首其御製應制應試者十之三詠物贈答者十之七拗體齊梁體間亦收入其意蓋因清乾隆初年後改會試論表判為五言八韻唐律一首恐士子不諳選為此編以備場屋之法式者希賢序謂我朝因明舊制分試三場諸體俱備而於詩獨闕康熙乙未廷議去判增詩以覘淹博旋恐窮陬下士未必盡諳宮商其

事遂止今皇帝御極二十有二年春特諭立法程材無責勦襲嗣後禮部會試可黜論表判勿用而易以五言八韻唐律一首會試後臺臣請行之鄉試復俞其奏於是海內之士聞風興起謂此宋元明數百年所不能行而我聖祖仁皇帝欲行而未果者不意今日真見實行云云希見又以律盛于唐宜非唐試帖不足為嚆矢顧終唐五代所存試帖八韻者財十數首于是恪遵功令與文藻編為此篇統觀全書其意蓋欲有裨於場屋者然其間刻畫山水攄抒胸情之什亦足以供陶冶而資唱酬實亦可以通於風

驗之旨也書首坿律詩全譜則文藻取王士禎律詩定體、趙執信聲調譜所論五七言律詩、合而刊之示初學之唐律體例者、

左九嬪集一卷 積學齋抄本

晉左芬撰芬臨淄人思女弟、武帝納之後為貴嬪質陋無寵以才德見禮晉書本傳稱其少好學、工文辭名亞於思武帝重芬辭藻方物異寶必詔芬為賦頌屢獲恩賜所作有答兄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稱其萬年公主誄一篇文辭甚麗而離思賦元楊皇后誄納悼后頌本傳俱載其文隋書經籍志著錄左九嬪集四卷注曰梁有隋亡唐志復以一卷著錄宋史則不著錄疑其集隋時已亡唐人加以掇拾彙為一卷至宋時又亡之矣此本不著編輯姓

氏全書所收計賦五篇曰離思賦涪漚賦松柏賦孔雀賦鸚鵡賦而相風賦一篇有目無書詩二首曰啄木詩感離詩表一篇曰上元皇后誄表序一篇曰白鳩賦序頌七篇曰武帝納皇后頌德柔頌德剛頌神武頌芍藥花頌菊花頌鬱金頌贊十篇曰巢父惠施贊虞舜二妃贊周宣王姜后贊納楊后贊班婕妤贊孟軻母贊楚狂接輿贊荊武王夫人鄧曼贊齊杞梁妻贊魯敬姜贊誄二篇曰武元皇帝楊皇后誄萬年公主誄除相思賦外實共二十八篇皆由本傳及文選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太平御覽等書所搜輯

者、末附晉書本傳、及太平御覽一則、其後並附篇目考一文、亦不知誰氏作、者是書搜羅頗稱詳備、惟其所輯、概不著出處、實難免疏舛之糾、雖文中時有某書作某等考證、究未能盡善也、

柏園詩集一卷 排印本

清趙玉藻撰、玉藻字幼文、號伯虹、掖縣人、康熙甲戌正貢試用訓導、貤封雲南趙州知州、是集編次不分體、亦不編年、總計古近體詩百三十餘首、每首之後、多周鄗山王古直評語、玉藻生平不常言詩、而內外兄弟、多都雅閒適、每風清月白之時、偶一拈及之、又嘗放棹湖上、徘徊兩峯、窮日夕為之而不倦、其所為詩、原本性情、緯以格律、其成音也近商與徵、而悲愉欣戚、各臻其至、可謂能言之士、為和平之極至者、如集中醉李園云、小築初成敞夕陰、石林蕭散足高吟、開簾翠色青山近、伏枕秋聲碧樹深、多病十年憑藥裹、傷心萬事起蛩音、尊前不減陶元亮、黯淡風塵自古今、一首、讀之可謂格力極高、而自成開闔者、又旅夢云、風雨寒江晚、天涯客夢頻、蕭然春日盡、猶作未歸人、亦極可誦、張銓序其集、謂見其所為詩歌、可以媲美董賈、可以齊驅李杜、可以繼歐蘇、軼何李云云、則未免過為阿譽、統觀玉藻之詩、不流於浮、不病於厲、窮愁哀怨之辭多、而鼓舞激宕之意少、蓋其所遇然也、

蜀道聯轡集一卷附蜀道停纕草一卷 傳抄本

清王培荀撰。培荀字雪嶠，淄川人。道光辛巳舉人，官榮縣知縣。撰有聽雨樓隨筆、鄉園憶舊、雪嶠文選等書。者政字叙常，號春舫，文登人。道光己丑進士，官寧遠府知府。是集乃培荀者政罷官後，同道歸里時，途間唱和所作。停纕草則者政妻陳寶四所撰。兩集古今體詩均有。者政所撰七古，如出劍閣、龍洞，七律如七盤、關留，清壯中有沈鬱之致。培荀詩力求奇警，然時有浮聲累句。其桂湖謁楊升庵祠、有忠臣才子廟宰相狀元家之句，意格猶卑。者政妻寶四字箴史，奉天人。其停纕草中，薛濤井有句云：勝迹只今留古井，詩人何處勝高樓二語，則頗有神韻也。書前有周樂序，謂培荀者政同為東人，同官西川，同時解綬旋里，又同路聯轡歌詠，此殆天使兩詩人珠聯璧合，引商刻羽，以壯蠶叢之觀，而增宦遊之色乎。合兩梓之，藉誌鴻爪，固宜。又寶四停纕草者政本不欲付梓，樂序則謂兩詩人旗鼓相當，足稱吟壇健將，而娘子軍自成一隊，不妨另為一卷殿後，以為藝林佳話云云。

乘州李氏家集四卷 清乾隆三十六硯居抄本

清李克若編。克若，樂安人，仕履未詳。是編乃克若彙集其五世祖中行以下兩世之遺詩者，共計百八十八首，計卷一為明李中行撰澠溪草，內古體詩十五首，律詩三十五首，絕句十首。卷二為李斐章撰春暉堂詩，內古體八首，律詩十九首，卷三為李含章撰遯山堂詩，內古體十首，排律五首，絕句十六首。卷四為李煥章織齋集，內古體十一首，律詩二十四首，絕句七首，古賦二首。樂安李氏自前明代有顯人。中行字與之，世所稱二水先生。含章字繪先，號浮玉。煥章字象先，號織齋。斐章字茂先，號簡菴。皆中行子也。中行官隴右，有疏稿、詩文一刻，已燼于火。含章四六文章，詩歌詞賦，當時稱其追唐宋而窺漢晉，亦散佚不收，未成部帙。存者寥寥。斐章五七言律、古體歌行，自成一家，積數十卷，亦凋零幾盡。而煥章博極群書，牢籠百家，以古文辭名世。間所為詩文存者尚多。克若就書篋所藏及由族間搜得者，悉採擇之，彙成是編。蓋亦存先澤之意也。各集之前均附自序云。

赤霞詩集四卷 家抄本

清趙士冕撰、士冕字汝儀、號赤霞、掖縣人、由趨貢授浙江湖州府推官、仕至鎮江府知府、是篇分集編次、曰三山草、凡近體詩五十七首、曰白門草、凡古近體二十二首、曰半塘草、凡三十七首、曰稼菴近草、凡八十六首、總計二百餘首、士冕急交游、已然諾、殆四公子之流、而豪雋自喜、不減彝欽、自鎮江去官後、薄遊吳中、與諸人賦詩飲酒、同社如林若、金俊明、徐晟、顧苓、朱陵等、皆一時名士、其所為詩、如吳興山水清暉娛人、令觀者有澹而忘返之概、如集中三山白門半塘諸草、皆其被劾去官後、遊金陵吳會間、憑弔江山、品題花鳥、以自紓其骯髒歷落之概者、而稼菴近草則其旋里後出遊之作、沈寬序白門草、謂其詩大率河梁別緒、古戍柔情、意志凄清、風情抗爽、壯而不野、麗而不浮、怨而不誹、有三百篇之遺云、陳文薦則謂其為律也、近情而不刻、其為古也、遠俗以無遺、詩凡三變、稿亦數出、河梁客舟、荒亭旅壁、筆勢宕放、離紙許遠、立意含醇、入紙許深云、大抵士冕所為詩、多從性情出、源流實近於騷、而溫柔敦厚、忠愛藹然、至其性情所寄、黍離麥秀之感、莫不浮筆端紙背而出也、各集之前、均有自序、及方拱乾、李長順、沈寬、顧夢遊、錢謙益、孫光祀諸人序、而三山草前、並坿同社諸人姓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石翁隨草二集六卷 家抄本

清趙子韓撰、子韓字惟均、號雨帆、寧海人、嘉慶庚申舉人、是集共古今體詩九百五十六首、分年編次、自嘉慶己未迄丁卯、凡九年中所撰者、子韓蚤歲主詞壇二十餘年、名噪一時、著作極富、其為詩力歸沖淡、別開宗派、是集所收、多居歸山時所撰、故有得於江山之助者甚多、且工造新語、如竹多窗格綠、山近座屏青、浸花香在水、洗硯墨成雲、鹵草未霜紅似血、沙山映日白如銀等句、均極新奇、又如水仙云琴書內外半弓地、罏硯之間一箭花、則尤工於狀景屬對矣、牟平遺香集、謂子韓所著詩有二集、前集已脫稿、凡四帙、若干卷、後集即此書、寧海州志則著錄石翁隨草前集八卷、今未見、不悉遺香集所載四帙者是否八卷本之前集也、又牟平遺香集、有趙萬青與二三同好擬合前後兩集而鋟諸木之語、今未見刻本、亦不悉趙萬究為刻成否耶

同文尚書三十一卷 山東圖書館藏抄本 張溥泉藏抄本

清牟庭撰、庭原名廷相、字陌人、號默人、棲霞人、乾隆乙卯科優貢生、任觀城縣訓導、以病去官、尚書在諸經中最為糾紛難理、現行偽孔古文、固不免竄亂失真、即漢世所傳今古文經、亦各具異同、久無定說、清儒治尚書者、力闢偽孔、遠紹漢學、取二十八篇之經文、考索古籍、捃摭故訓、冀復兩京之舊、然行世諸家、或宗鄭王、或主今文、徒守漢儒樊籬、罕有能定今古之是非、闡發典謨誥誓奧旨者、庭是書、獨申劉陶中文之例、治今古真偽于一爐、釋疑辨惑、正譌補闕、以深明字詁聲韻之故、一經辯析會通、異文歧義、又未嘗不見其同、至於網羅眾說、參研史實、以體會經文、得理為宗、不株守一家之學、有清以來治尚書者、未有如庭是編之旁參博證、精闢獨到者、論其長義、如釋九族為同姓疏屬、說刊木為表識眾水、校文釋訓、遠邁前人、其考定之政為多方補諸篇之先後、與顧命康王之誥兩篇經文、理其錯簡、補其譌脫、不惟文順理解、兼可用以正書序次第之謬、與今古分合之失、他若考辨名物、詮發經義、頗多獨獲創知、發前人未發、開後學治經無數法門也、原稿舊藏

於家具後漸有傳鈔者當時皆視為妄誕不經多輕之今
山東圖書館得抄本從事校理將為付梓焉庭所著書以
此書及詩切二書尤為畢生精力所寄稿凡五六易尚不
肯以一字問世則其矜慎又何如耶

周易研異十五冊 丁氏抄本

清王蕙蘭撰蕙蘭字仲芳一字東圃長清人光緒癸未進
士歷官任邱知縣是書首二冊為諸圖三冊至十冊解上
下經十一冊文言十二三冊繫辭十四冊說卦序卦十冊
雜卦末更附朱子筮儀其經傳次第悉依朱子所定古本
其詮釋博採先儒諸說極為繁富類皆先折衷程朱而斷
以己意大抵明白簡要無穿鑿附會之續亦不雜以術數
圖書之說擷漢宋之精華而刊其蕪累頗可為學易者之
津梁惜原書成後未能重為編定故其間錯簡脫葉極為
衆多故訛謬之處尚能為之重加整理去其蕪累則尤善
矣蕙蘭極者易闕象數闡義理是書所采衆說上自漢晉
下逮元明摭拾凡百餘家又能萃衆說而折其衷故所附
己說亦極篤實也

春秋條辨不分卷附春秋義類 青州李氏抄本

清梁鴻翥撰。鴻翥字志南，德州人。乾隆間歲貢生。著有周易觀瀾、尚書辨義、儀禮提綱、周官辨義、四書闡注等。是書乃鴻翥就三傳及胡氏諸說，而為之辨者。或每事有分見之義，或數事有合見之義，或推不錄者以證特書之義，或就已書考以證不錄之義，或析其責有專重之義，或解其罪在所輕之義。蓋鴻翥之意，大抵以闡明舊說分裂牽連之誤，即所以明春秋之義，為聖人審勢達權，非迂儒之守經不變之義也。其春秋義類，分人倫、政治、世運、天道四類。鴻翥謂是書失春秋之義者有二端，即割裂之弊及面擇之弊。其所謂割裂者，如聖人娶伯姬、因紀之將亡而死節，傳乃於逆女為之解，歸紀為之解，卒葬又為之解，謂割裂如此，反不見錄伯姬之義矣。所謂面擇之弊者，為聖人因王綱之不振，而錄列國會盟侵伐之事。傳則謂聖人惡盟而不及侵伐，以侵為無王，而不及會盟。此但擇其字面之殊，而不究其情之同也。蓋鴻翥之意，凡在諸傳論列之得失，條辨已備舉之，茲更分類為編，以明大義之要耳。

春秋三傳表附春秋說不分卷 稿本

清鄭杲撰。杲字東父，原籍河北，隨宦山東，即墨遂著籍焉。光緒庚辰進士，歷官刑部員外郎。撰有東甫筆記，已著錄。杲為學本之鄭康成，於三傳無所偏徇，謂左氏記其事，公羊說其文，而穀梁明其義。又謂公羊峻於左氏，穀梁又峻於公羊，故於三傳先為立表，而分以觀其橫，每一傳中未有一說之自相複重，又合而觀其縱，此傳與彼傳未有一說之自相雷同。其為說亦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扑連互，不相違害。書中尤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故其發明之三傳同異大旨，皆於此二者中盡之矣。又杲嘗就孔廣森公羊通義及鍾文烝穀梁補注二書評之，撰為公羊通義評、及穀梁補注評，今未見，不悉尚存人間否。杲在清末為齊魯有數學者，其所著述，多所散失，殊可惜也。

晴窗隨筆四十二卷 清嘉慶刊本

清韓佇撰。佇字書人，歷城人，歲貢生。是編乃佇所撰之四書講義也，什大學二卷、中庸六卷、論語二十卷、孟子十四卷。佇父懋德，為雍正乙卯舉人，於四書講疏潛研極精，未有撰述。故佇是書所說大半受之其父，於各書語脈義理講述至為詳卷，大半以紫陽為宗，於顧王諸儒之說，詳求審擇之，期以廣集註所未備，其釋人名字義，引證閎異紫陽者，則存為別解，要足資人實學也。其自序有云：三十以後，飢驅四方，挾顏為師，諸生問難，則幸於少所授受，好為手鈔，檢而示之，亦效古人講義，為篇全章語脈義理，所積遂多。壬申兒輩出篋笥所存，於四子全書僅缺十分之一二，請補成之。勉允其請，越三年書成，因述其顛末云云。濟南府志藝文志有晴窗隨筆及四書講義二書，當係未見原書，而誤為著錡也。

十三經歌訣標射譜二卷 清道光刊本

清楊裕泰撰。裕泰字獻堂，滕縣人。是編為便於初學之翻切者，其取收十三經及四書註之字凡六千七百三十二，不見經傳之字凡九千九百九十。譜分四聲，各以見廣郡三十六字領之。其標射云者，凡兩字之切，以上一字為標，而以下一字為射。其標，如德紅切，德在端標下，紅在公韻，從公韻數至端標下，乃即東字是也。統觀全書，其法頗便初學，簡而不疏，繁而不亂，展卷即得，童孺皆知，而按其部伍音韻，則仍無乖乎諧聲轉注之旨，詢可為典要者矣。書末更坿平入對辨譜，以入聲國格吉菊郭各結角列葛甲殺十二韻與平韻相混，故為此以明之。

異同韻辨五卷 清光緒槐音堂刻本

清王籌撰。籌字鵠山，安邱人。是編乃就韻中讀法字義可以通同者及不相假借者，逐字詳加諦釋，而辨韻之財復兼辨字，蓋所以隨韻之次弟而明字之楷模者。籌嘗以為歷代韻本韻略失當，意見各岐，初學者平仄不辨，作詩易至失占；平上去入不辨，作賦必多出韻。因以今韻為本，而折衷於康熙字典、佩文韻府等書，撰為是編。焉大抵籌此書原為出學詩賦及應試者之用，故於點飛同者，注其音之殊；於音義近者，分其點亞之異。其講解則多本之王筠說文句讀，其辨異辨同之內，有魯魚亥豕之訛者，則更參攷群書，斷以己見，俾俗書訛讀一一得所折衷。書首丑列凡例二十二條，於其著書條例敘述極為詳明。同者同之，異者異之，同而異，異而同者，各有剖析，不涉含糊，誠學之津果，應試之圭臬云。誠云虛語也。書首丑有其兄範序、孟鵬娘序及自序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經部 小學類

古韻徵二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宋書升撰。書升字晉之，一字貞階，號旭齋，濰縣人。光緒己卯舉人，壬辰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未散館。撰有周易要義、夏小正釋義、論語義證、春秋分類考、周禮明堂考、二十四史正譌等書。是編原稿存日照王獻唐家。全書分切韻四聲表說、切韻七音表說、五類辨音表、韻分十二部表說、三呼協類表說、入聲異呼補三台應辰表說、隱位協律表、重訂三呼協類表，共八篇。書升為諸生時，專門考校詞章，建中年專思著述，乃不戶漢宋，於經史百家、山經地志、醫卜星歷，罔不窮日夜心力，極事鑽研，必剔剔其奧窔而後已。中進士後，以周易要義尚未寫定，大懼以事廢學，遂不出散館。是書以律呂求古音，探幽入微，晰及毫芒，誠於古韻學中別闢生面。山東圖書館從王氏許假得原稿，抄繕成帙，將以付之梓人云。又按書升博雅宏通，晚清山左學林共推泰斗，生平著述甚富，其周易要義刻而未成，其他說經諸稿，身後散落各家。山東圖書館收得詩春秋論語夏小正等七種，將陸續整理，梓以行世云。

歸園日記不分卷　家鈔本

清張忻撰。忻字靜之，掖縣人。明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入清，復官天津巡撫。是書紀明崇禎四年叛兵李九成等攻圍萊州，邑紳徐從治、謝璉死守全城之始末。比大旨著朱萬年、楊御蕃、彭有謨及徐從治、謝璉之功，而於萊城危急之狀，紀述尤詳。全書分日記載，有綱有目，蓋皆忻所目擊，故纖悉具備。李繼貞序謂古今守城者大半皆吏其土、謀其軍者，未有鄉先生奮袂參席其間，又身既殉節，城亦就陷，未有救於破亡者。乃萊郡二開府、一太守、兩賢紳，軍容便先後斃賊手，城中已無表率之可恃，而二三賢紳從田間起，為分諜而申警，為出奇而擊惰，為蠅頭楷書而走風雨，為捐囷翰橐、倒囊散金而購豪勇，供推灑卒，以衆心之金湯，拒四面之豺虎。其時賊肉未饜而氣先奪，賊氣甚盈而鋒已老，關寧師乃乘其敝而收全功云云。蓋忻所撰，大半表揚賢先輩之功烈者為重，與毛霦所撰平叛紀不同，故於叛兵之始末所載較略，然明季軍政之壞，於此書亦可略窺一斑矣。

讀史管窺六卷　家鈔本

清李維嶟撰。維嶟字鴻臺，號玉泉，又號清漪園主人，章邱人。同治甲子舉人。是書為七絕句四百七十八首，自嬴秦以迄明季，或論一朝而綜其得失，或指一事而別其是非，各詩之後，隨注事蹟，俾知所據。蓋維嶟以二十四史卷帙繁重，成人讀之尚且皓首難畢，童蒙更無所措手，因會萃諸史，舉其大者要者，輯為此書，而又出以韻語，詞簡意賅，俾童蒙易明，中材易誦，是誘掖後進之心，可謂至深且厚。維嶟不欲以著述自居，因之未嘗付梓，則其虛心矜慎，更可敬重矣。錢塘汪鳴鑾序，謂主意不尚新奇，持論務期平允，而包羅閎富，論斷謹嚴，方之宋葛洪涉史隨筆、元胡一桂之十七史纂古今通要，殆無愧色，其澤逮後學，實為讀全史者之階梯，有功藝林豈淺鮮哉云云。統核全書，鳴鑾之言，詢非虛譽。濰縣丁氏得其家藏抄本，因以著錄云。

讀古愚見六卷　家抄本

清鄧鋭撰。鋭字脱穎，樂陵人。康熙癸巳舉人，官魚臺教諭。撰有四書、鄧氏家訓。是書乃其讀史時隨事論斷者，自皇古至於宋元，凡五十餘則，於歷代史書之紀注得失，有所見到，即皆加以批斷，並詳究其義理，而不苟為一切異同。為所論傳璣鬻拳而旨節定，宋萬辭揚而君道以報譽毋服，而天親篤，鉏麑觸槐，莒人滅鄫等，皆足破千古之惑，塞憸巧之門。又為所論秦次封建，稱為與時變通，陳平不對刑名錢穀，訾其大言欺人，則又可略覘當時之治道關鍵者。蓋鋭論史事，正直不阿，故其論人也，必覈其事，剌其心，以別其真僞。為司馬學、王導、牛宏輩，勛望赫炎，直斥絕不少諱，而摘及唐武后之列九廟、立本紀，則尤天經地義之大正，可稱為回日反風之烈矣。書前有薛韞序，于鋭之嫉惡如仇，亦備極稱揚也。

談史漫錄參訂二十卷　清道光刊本

清黃恩彤撰。恩彤原名丕範，字石琴，號秀野亭生，寧陽人。道光丙戌進士，歷官廣東巡撫。撰有三國書法、撫遠紀略、兩漢史斷、鑑評別錄、知止堂詩文、離騷分段約說、飛鴻集、除霞集等書。明東阿于慎行嘗撰有讀史漫錄，評論歷代史事，自伏羲以迄遼金元，其書務在即事以明古人之意，持論極為平見，然考證則間有疏略。恩彤以為既無明人橫議悖理之失，不蹈著作家務為高論、務伸己說之弊，故立言簡而不失之晦，辭而不失之繳，深識者觸類以旁通，淺學者明白而易曉。又以慎行原書，主於立論，不屑沾沾考辨，間有語意未安，有但稱古人字諡別號地名者，于是參稽諸史，譌者正之，脱者補之，應注者注之，疑者闕之。文辭皆取簡明，而恩彤有所見，輒為論述，則榭綴各條下，務與原書互相發明，不為同異。恩彤又以慎行遂于道德經書中所引，如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三十輻共一轂，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等句，併出老子，故不復一一為之注出矣。按慎行原書，四庫已入存目，恩彤此書校補慎行處甚多，其價值似超慎行原書而上之矣。

葛端肅公家訓二卷　清嘉慶刊本

明葛守禮撰。守禮字與立，號與川，德平人，嘉靖己丑進士，歷官尚書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謚端肅。是編雖以家訓命名，實則自記年譜之變例，與顏氏家訓等書不同。全書所紀，均守禮官禮部以前時行事，亦頗有資掌故也。按是書原本題視履家訓，後署平易逸叟與川子書，本一卷，其分為上下兩卷者，則守禮孫初刻時所定，中縫改題葛氏家訓，而書前後則仍題視履家訓，其後馮文敏作序時始稱葛端肅公家訓焉。其書守禮孫初刊於明萬歷中，清嘉慶中，六世孫周玉復重刊之，即此本也。周玉有跋，謂其先伯高祖刊書，有于文定序，稱為視履家訓，今于序不載，或已佚去。又謂重刻時從馮文敏序內所標名稱，改題葛端肅公家訓，并將俟款移于各卷前行，而詳記其由來焉。是書於守禮為官行事記述頗為詳審，然嘉靖丁卯守禮并起後十年間所建樹甚多，有軼古名臣而上之者，惜是書不載，殊為憾事。再德平縣志謂尚有滇南郭晉重刊之本，今未見，不悉與此本有異同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傳記類

天鑒錄一卷　丁氏抄本

清李希佐撰。希佐字宥五，即墨人，嘉慶戊辰欽賜舉人，官壽光教諭。是編一名鑒忠錄，乃輯其嗣父李毓昌冤死一案之一切文件也。毓昌嘉慶進士，以知縣發江南，督總使勘核山陽縣賑事，得縣令王仲漢浮開飢戶冒賑狀，將謁知府，山陽令以利啖毓昌，僕藥殺之，事白，仁宗為作愍忠詩，勒其墓上。書內首載憫忠詩，以次載訴狀、判結及勘祭來往文件等，蓋希佐欲使其父冤獄大白于天下也。林溥跋謂賑案吏書具在，久有定論，因慨今之仕宦一途，大抵餔糟啜醨，隨世醉醒，求於義烈之間，卓然自立，不為流俗所轉移，幾何人哉。至於一行作吏，即以朝廷愛民之心為心，而以拯飢救溺為己任，利害毀譽不足動其毫末，更未可多覯也。讀御製憫忠詩，與夫聞李公之風，有不慄然思，愁然愧，奮然興起者，無此人，亦無此理云云。溥所云誠有慨乎其言之者矣。毓昌一案，震動朝野，茲特著錄之，亦存其人之意耳。

雙虞壺齋日記十二卷 吳氏抄本

清吳式芬撰、式芬字子苾、號誦孫、海豐人、道光乙未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撰有補續彙刻書目、攗古錄金石彙目分編、藏器目、雙虞壺齋印譜、封泥考略等書、是書凡八種、曰出都日記、曰北行日記、曰桂山日札、曰梁園日札、曰點行紀程、曰長安日札、曰潮槎日札、曰迴槎日札、所記自出守及歸田、前後十九年事、極為周備、所記非鉅要不書、遇刑獄財賦諸大政、則本末必載、若採訪各行省金石碑版文字及勘校名家所藏宋元以來法書名畫真偽、則評品絕精、好古家皆可資為證據也、式芬於政暇、喜瀏覽異書、又喜古鼎彝石刻、故日記中、於金石等文所記極多、而於其所購獲之金石、尤必詳為記載、道光前後各省出土之物、金石家所得何物、皆可於此日記中知之、較之陳介祺吳大澂等人尺牘、其重要尤鉅、蓋金石書畫、當時之聚散、可一目瞭然也、今原稿尚藏其後裔許、如能為之刊行、則大佳妙、書前有奉新許振禕序、謂式芬瀏覽賅博、特餘事耳、則未免等閒視之矣、

臆課草三卷 家抄本

明張潑撰潑字孝泉、號念山、樂陵人、萬曆丁未進士、歷官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撰有庚申記事等書、是編共奏疏三十餘篇、多為其官御史時所上、蓋潑遇事敢言、屢劾執政私人、而攻其踳駁、光宗嗣位、潑抗言留中之弊、帝崩、潑與楊漣等力爭選侍不宜居乾清宮、閣臣方從哲持異議、疏劾之、熹宗沖齡踐祚、潑議禁獻女子、并責大臣以無負先帝遺命、魏閹竊政、潑疏有便言易拔出為艱等語、又書中所載、如卜相內外兼用疏、力破明代成格之拘、廷臣和衷疏、泰昌改元揭、亦皆切時政、而其爭奸商中塩、及按臣陳九疇議、置保赤倉積穀之害、山東等省更均食其福、又書末載潑述去國始末、並時政疏、謂臣丁未進士、筮仕為令、繼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庚申入適值鼎湖繼痛、移宮一事、頗佐本議、而議論不合者、遂思為逐臣計、臣之禍實基於此云云、潑所撰庚申紀事、即紀移宮之始末也、

司農奏議十四卷家抄本

明趙世卿撰、世卿字象賢、號南渚、歷城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是編大半為世卿官尚書時所上奏議、書中明載、為數爭探權進免亡之規、發城社之慝、危言概論、無所回諱、其為民請命、為國嗇財、汲汲皇皇、不啻己之既實之嬖、李廷機序謂其一腔忠誠、無一念不為公家計、百行精潔、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足以感動明主、信服士大夫、而屈折中貴、故其言明目張膽、悲怨侃弧、一出自純衷、素復正切有味、與尋常封事空言者不同、誠非過譽之言也、書中世卿自疏有云、臣言甚苦、臣心甚甘、聽之若逆耳難收、咀之若怡心有味、此數語者、亦足看奏議之概矣、且其奏疏風度、酷似唐之陸勢、其才識相伯仲、若論遭際熙業、則陸勢為不遠矣、

迂齋奏議不分卷曹縣李氏抄本

明李秉撰、秉字執中、曹縣人、正統丙辰進士、授延平推官、歷官戶部主事、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敏、事跡具詳、明史本傳、是書共奏議百餘篇、以巡撫宣大時所上者為多、秉於景泰初、佐侍郎劉璉督餉宣府、發璉侵年狀、即擢右僉都御史、凡供億科斂、皆奏罷之、集中如劾都指揮楊文、楊鑑、都督江福、論守獨石內官弓勝田獵擾民、請徵還、又劾總兵官紀廣等罪、諸疏無不剴切詳明、宜乎上之無不允行也、又如劾大同鎮守中官李良、總兵官武安侯鄭宏失律罪、舉指揮隹勝、傅海等、亦均無所顧忌、其在宣府四年、凡利害興革、纖細畢舉、集中所載邊務十二款之疏、曰設武學以蓄將材、恤孤老以寬仁政、增衣糧以恤貧寒、減縣治以汰冗員、汰冗食以節邊儲、專守臣以固城池、責典守以革奸弊、防外使以杜奸謀、停造作以安人心、修城池以防剽掠、均田土以息爭端、貸官鹽以益邊餉等、即其在宣府所上者、蓋秉所上疏議、皆均當世之務、而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且究事實不為苛察、故於明中葉推為重臣焉、又按明代以八股取士、談制藝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奏議類

率稱王唐、其實成宏以前、實以隶為正宗也、

敦本堂奏議不分卷 高密單氏抄本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疇書撰、疇書字惟訪、號礪峰、高密人、康熙丁丑進士、歷官陝西江南知縣、行取監察御史、改陝西寧夏道、內補鴻臚寺少卿、轉大理寺卿、擢戶部右侍郎、卒賜祭葬、是編僅奏疏十篇、曰劾年羹堯樹黨營私疏、請除渠草虛冒錢糧疏、懇請歸併洮岷所屬疏、劾年羹堯私人疏、參安東縣報災不公疏、請均積聚疏、奏董象緯到工日期疏、回奏添派土著武弁疏、條陳捕濮托護地方開渠設縣疏、奏明辦理渠工情形疏、疇書操守謹廉、不阿權貴、其任洮岷道時、年羹堯劾之、清世宗即謂其老成端謹、必係不能迎合羹堯所致、由是內調、故集中劾羹堯一疏、最為知名、於羹堯任用私人、濫竊名器、及僚屬倚勢殃民、假權市恩、諸欵、皆侃侃直陳、略無顧忌、羹堯由是降三等公為一等子、並有隨便啟奏年家事之諭、是疇書之遇事敢言可知矣、即其他各疏、於懲貪婪、開渠置城、恤民均賑等、亦均剴切陳辭、識見周詳、惟文辭則不免有蕪累之病耳、書首附清史館大臣傳稿、末附族孫步青跋、蓋疇書詩文舊有全集、其後均被焚於火、所存者僅此、然與大臣傳所列疏章參較、如

安徽湖廣銅斤欠數一摺尚不在內是其遺佚者甚多矣

劉侍御疏稿不分卷 家抄本

明劉璞撰璞字柘山莒州人萬歷丁酉舉人歷官江西道御史崇禎初贈太僕寺少卿璞官御史僅九閱月疏凡二十上多見施行值魏璫氣燄方張都御史楊漣首疏參二十四大罪次日璞同袁化中以疏繼之又明日璞復專疏糾其八可誅之罪辭最激烈即以是削職放歸今其疏具存書中其一為甲第僭侈之罪其二為竊權薰灼之罪其三為盜帑狼籍之罪其四為凌逼宮闈之罪其五為內操弄兵之罪其六為立枷慘殺之罪其七為世蔭無等之罪其八為口銜中旨之罪其言均侃侃不阿痛切陳辭真可謂血淚之言矣他如請均大畝等疏亦皆切中時要崇禎初年璞子啟澤曾請贈䘏亦於其父參魏璫一疏剴切申明並謂後來忠賢益稔其惡而厚其毒果如臣父之言云云是璞此疏在當時即已傾動朝野矣書有陳伯友序一首蓋璞疏稿即由伯友參訂編成者也

金石寓目記一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馬邦玉撰。邦玉字荆石，號奇園漁隱人，乾隆辛酉舉人，歷官單縣教諭，陞授登州府教授。撰有漢碑錄文，已著錄。是編乃邦玉就所見所得金石，考其時地文字，而撰成此考，大半親覆目驗，可訂他書傳聞之誤，尤多未見著錄諸品，足資參考。道光間許瀚等修纂濟州金石志時，曾採錄數條，皆極精審。按邦玉治金石考訂之學，著書十餘種，漢碑錄文、揭尚文、選箋錄叢書為刊行之，餘如歷代紀年、法帖詳語、名蹟紀及詩文集等均未刊行。山東圖書館就其家搜得此書，從事整理，擬為先印行傳世。蓋漁臺馬氏自邦學、邦玉及子星璧、星翼等學問皆有淵源，而所著書至今尚保存良伙，無有遺佚，是亦可風者矣。

木盦古陶文釋二卷 山東圖書館抄本

清孫文楷撰。文楷字木盦，益都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山左臨淄出土齊國陶器文字多奇詭難識，於金文泉鉢以外別為一支。丹徒劉鉄雲印鉄雲藏陶，蒐羅既未周備，又多闌入鄒國陶器，皆無考釋。濰縣陳介祺有拓本八百餘紙，類皆隨手札疏，亦未成書。文楷與陳介祺交遊極密，又精鑒別，喜收古器物，著有齊魯古印攈，傳世亦極少。其所居密邇臨淄，與弟觀亭蒐藏陶文甚夥，每得一字即拓墨考釋，積久遂成是編。蓋文楷所收類屬陶文精品，世不經見，釋文尤多創解。山東圖書館訪其稿本，又重為整理，將原器墨拓本印上方，分錄考釋於下，分之為二卷。晚清古匋文字，吳大澂曾加考釋，然其力不專，雖有成書亦皆零星片段。吳氏以前，治齊魯陶器文字而考釋成書者，殆以文楷為第一人矣。

朱子學綱不分卷 曹縣李氏藏本

清葛子敏撰。子敏字時軒，號二銘，濮州人。道光間歲貢生。撰有濮州經籍考。是編分立志、存心、致知、力行四目，每一目下取朱子書中語，條其義理，分列於各目。蓋所以便於學習也。子敏嘗以學者日習聖道，每苦無所從入，則以為高遠不可及。若立一綱，由綱進之，自有路經可尋，門户可至。於是分為立志、存心、致知、力行四綱，而撰撰為是書焉。自序謂自古聖賢言學條目衆多，大綱俱不外此。惟是孔孟以還，此道幾為絕緒，有宋周子、兩程子、張子出而倡明，然後復著。至朱子集其大成，吾道如日在中，信乎學者當宗宋朱子。故臚列四者名目，而將朱子語節載各目中，以寓觀省云云。大抵子敏理學精純，直接洛閩，生平柢蘊至深，於此四者，皆酌本前人之意而申論之。各目所載，皆極精要可觀，非徒事排纂者比也。又子敏有冬餘偶抄，則其一己修養所得之言，今未見，當必更有可觀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儒家類

禮理篇一卷 附志學箴 清刊本

清楊以增編。以增字益之，一字至堂，聊城人。道光壬午進士，歷官江南河道總督。藏書極富，撰有楹書隅錄。是編乃合凌廷堪復禮三篇及張成孫與方彥聞書三篇而刊行者。蓋以增嘗以漢儒精言禮，宋儒承之，而特揭理字導人以從入之徑，持循之說，學者不察，自判漢宋，各執門户，為一家言，亦曰勤止。實失制禮者之初意，恐沿之者日滋於弊，因刊凌張二氏之文，子復徵理字之見諸經者，以孔子讀蒸民之詩為折衷，而自為之說。末更附以陳侍郎序、姚郎中經說之語焉，蓋舉此所以示為學之準者。至志學箴一編，為以增所撰者。按以增與林則徐同官有年，則徐以學有經法，通知時務，行無瑕尤，直到古人書，搵怙終以增，因作志學箴以發其意。箴為三言十六句，內附注釋極詳，大意謂漢學精於訓詁，唐學詳於疏義，宋學深於義理。非唐漢則典章制度無存，故注疏為尚；非程朱則風俗人心莫挽，故幾微為先。其於學之實事求是則一云云。秀水高均儒之子行信以說文字作篆，並為刊行焉。以增此箴可謂論學大公，息群儒之聚訟者，而禮理篇於惟學遜志，主善為師之

碩義亦可謂燦然者矣高均儒跋謂以增用意微摯惟稍者為善喻之詞非虛譽也

勉齋要語不分卷（傳鈔本）

清高如岱輯如岱字子積號慊齋濟寧人先賢高子六十七代孫乾隆庚戌恩貢生撰有學習錄洗西草堂集等均已著錄是編乃摘錄黃榦勉齋文集中之講求身心者共七十餘條如岱讀勉齋文集見其與朋友往復必孜孜以虛心求益講習玩索為事而深戒夫自執己見妄於速成之非至其論用力切要處則又必以戒懼慎獨存心養性為先而深鑒夫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之弊又以為聖賢之正傳而世之學之者或以其晚歲反約窮源為準或以其中年講學窮理為據如以其意相求其道已晦故黃榦在彼時既有先以[illegible]生生辛苦著書以惠後學光明燁爍而諸生莫有能達其旨趣之言是榦可謂真得朱子之傳者於是就朝夕玩讀之餘撥其要語七十餘條彙為此編焉蓋如岱之意觀榦所發明則朱子之學可以識其原委實為求朱子之學者之所自始也

二所亭檢撥家語一卷附章目二卷 王氏家藏抄本

清王縈緒撰、縈緒字成祉、號天毅、諸城人、乾隆丁丑進士、歷官南雄府知府、是編乃縈緒選錄家語中、通理精純、辭旨深遠文字者、共分五十章、蓋縈緒偶讀家語、卒棄疑非孔壁真本、見其除勦襲十三經外、動為不經之談、如攝相色喜、父子同獄、齎商萍羊之類、不可枚舉、書以為此等不經之談、大率秦漢間人、欺世惑人之言、而假為家語者、不辨黑白、妄信而妄傳之、湊砌成書、意所以為尊大聖人也、不知其誣聖人也實甚、又以為得世去古未遠、學士之傳聞、問或得聖人之真、故家語經傳所不見之文字、有道理極精純、辭旨極深遠、實不容遺棄、於是專其心力、再四閱諦、不憚別擇之功、將其有關世道人心者、錄出定為五十章、彙為一卷、至其勦襲他書、與不經者、則別錄章目為二卷、附於書後、以備檢索焉、家語本魏王肅偽作、縈緒在乾隆初年、已定其不經、且亟欲為之摧陷廓清、其疑古特識、可謂超絕一時、惜其尚未能全部研究、而僅作別擇之功耳、然其自序、已謂竭其目力、起十月朔至長至日、凡四易稿、至後因公出洋渡鎮、又研究五晝夜、再易稿而後定云云、

是其所費心力、已不為不多矣、

一貫錄四卷　高密傅氏藏鈔本

清王紹典撰、紹典字慎夫、又字徵五、號南汀、高密人、乾隆庚寅舉人、官利津訓導、撰有四書講義、是書乃紹典彙錄往哲佳言名論、以為修養身心之戒者、分為四類、曰崇德、曰執事、曰素位、曰游藝、每一類中、皆取歷來載籍前賢諸論、或十餘則、紹典書服膺傳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之語、以蓄德之事初無涯涘、聖賢所云、非下士所能窺其萬一、然使人不甘自棄、隨其所見、觸目驚心、以收甚效速、而廣其識量、是亦蓄德之意、故紹典於前哲格言名論、見輒不能釋、去稍有會心、必為手錄、單詞片牘、積久盈帙、因撿點篋中所藏、反覆玩其旨趣、並取諸經義彙而折編焉、

按紹典是編雖已分門類、然徵引時代前後不無參錯、且有旋出者、即所錄各條亦多未注其出處、似尚未編定、如能再為釐正而去其冗長者、則大有可觀矣、高密傅氏就其家訪得原稿、因移錄成帙焉、

荊園小語集證　清刊本

清張子覺撰、子覺字尹先、平原人、是編乃取歷代先賢先儒收拾身心之語、錄於申涵光荊園小語之後、作為參攷、以修養身心者、蓋子覺賦質迂疏、於詞章纂續之學、性所弗好、獨好錄古人格言名論、用以收拾身心、期無大過、凡家塾所藏、以及友朋案頭所置、口誦手抄、無間寒暑、最後得廣平申涵光荊園小語、見其書大而倫常、小而日用細故、持身涉世、皆有成轍可尋、子覺以為往往砭其痼疾、轍令人神悚骨慄、不能止、因質之所鈔、彼證此、無不脗合者、于是將所抄格言及荊園小語彙編為一帙、各就其合者錄置一處焉、蓋子覺以為謹小慎微之道、略具於此、並非以之問世、實欲藉以自警、亦間出己意附入、書首有凡例八條、於集錄是書之旨詳為論列、其第七條有云、集錄古人之語十有八九、亦有愚見所及、間亦存之云、可以窺其意矣、

人鏡集五十四卷 清咸豐刊本

清孟雲峰撰。雲峰字鳳亭，章邱人，官户部主事。是編分五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乃採錄歷代載籍中有關此五類之掌故事實，彙而錄之。有雲峰以為五倫不足以該人類，別以類附之，如胥吏、主僕附于君臣，祖孫、諸父母、諸子、姑姪及異姓尊屬附于父子，妻婢附于夫婦，娌、妹、嫂、姑、娣姒、群從、疏屬及異姓、異弟附于兄弟，師弟、賓主及閭里交際附于朋友，俾可以盡人類之相與。長山李芳實序其書，謂語不皆經，而人紀明，事不皆史，而人事備，百家諸子擷其精華，雜說叢談徵為故實云云。蓋雲峰此書，取以便於省覽，摘核故實，取各書中有關五倫者，隨類而載之者也，惟其所收似嫌泛濫，又毫無別擇，惟其意欲使人藉以警戒，皆有所感發而興起，尚不失古人勸懲之意也。

卷 子部 類書類

平情錄不分卷 家抄本

清朱鼎振撰。振字麟公，平陰人，康熙庚戌拔貢，官光山知縣。是書一名古弦政錄，皆鼎振官光山時所審決諸案件也。蓋光山之黠民溺于競，以嚚訟稱能，比黨聚訴，習為生業。鼎振於公事餘暇，乃檢所決爰書，輯為一帙，即是書也。胡虞曹序謂凡訟之興也，不平之情每在被訟，何也，其誣告多，而越訴衆也。自邑侯朱公之來，其有望鑰迎吸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莫敢假公事而亂是非，其有巨奸大俠結左右而伺意旨者，莫不屏蹟公門，自安鄉曲，其有掾曹筆舞文墨而因緣為市者，莫不奉公唯謹，恥把蒲鞭，於是乎光色不平之情得公而始平，得公之平而庶幾乎無不平矣云云。是可以知鼎振為官清廉平反為公矣。是編乃濰縣丁氏得之其家者，隨手編錄者，恐非定稿也。

此情。於是舉凡小大之獄，或奉上批，或自為理，躬至廬屋，必求其情之所服，比例擬律，無不當情以處之，為政三年，獄清盜息。

卷 子部 法家類

檢屍考要一卷 清雍正刊本

清朱綱撰綱字子䑮歷城人由貢生指捐兵部主事雍正間
累擢雲勁署巡撫楊名時名時坐奪職後調福建卒贈兵
部尚書謚勤恪嘗學詩於王士禛著有蒼雲山房詩稿是
編乃彙集洗冤錄等書中驗屍之及現行刑部新例驗屍
條文而成者蓋綱書以洗冤錄無冤錄讀律佩觿未信編
等書講論等書講論檢驗之法然多非專書康熙間浙江
仁和陳激六取諸本彙於校集為八卷名曰洗冤集說亦
專講驗屍之書綱因就以上諸書中所載過其與屍關鍵
之處彙為一帙更就當時刑部現行新例所載條文核定
其中屍傷屍圖及致命不致命處所以便參酌盡善至其
原本中有因事涉疑似者存二說以備考訂與字義訛誤
事疑旁註小字以備勘酌者亦照舊並存為大抵綱是書
於驗屍之法搜載擬為詳盡得此一書其他諸書皆可不
備矣歷城縣志作為檢驗集要或係未見原書而致誤也

海陵治牘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魏錫祚撰錫祚字子晉萊蕪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江
西鹽法道副使是編乃其官泰州知州時一切有關風俗
人情重務之案牘共凡五十餘則錫祚去官後率集成編
以誌其宦蹟者也泰州僻處海隅其民環巧而趨利憓悍
好鬥又率健訟為患以囂訟為能事其奸胥猾吏類皆舞
文說弊因緣作奸是故司牧者輒間歲一易錫祚宦泰州
十餘載事無巨細皆手自親裁量移之後檢閱舊牘散使
甚夥惟收關風俗人情重務數十餘萬民其於獄訟聽議
之法論載至詳且慎矣而後之服官者率皆執散從事一
切錢穀刑名諸務假手於人間或先自振拔又以綜覈為
能鉤距為智果澄而擦切之而民生愈蹙記曰刑者侀也
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自維譾薄愧無
經術潤飾吏斯牘於欵殼捃切未免文機無裨政刑之得
而用以誌愧亦足見其難其慎始終是志云云錫祚為官
清廉公慎於民間之情偽微曖吏治之良楛勤惰無不一
一抉剔皆可於斯牘窺得大概矣

翁園日札八卷 山東圖書館藏石印本

清成瓘撰。瓘字甯中，號翁園，晚號古稀迂叟，鄒平人。嘉慶辛酉舉人，與其孫世稱鄒平二成。撰有石鼓辨證及大學古本通義，已著錄。是書首卷爲讀易偶筆，二卷爲讀尚書偶筆，三卷爲讀詩偶筆，四卷爲讀三傳讀三禮隨筆，五卷爲讀史隨筆，六七兩卷爲讀群書隨筆，八卷爲春暉載筆。其體例略仿困學紀聞、日知錄等書，凡所考訂，其自出機杼，舉凡經史禮器（讀三禮隨筆中有古嘉量考、木豆考、瓦豆及登攷、琉七亦木豆考、古人器皿器考等），天文（讀三傳隨筆中有左傳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食義證、左傳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朔日食義證、左傳所言星土事、左傳歲在指掌圖、左傳經文上六甲紀年之非古等篇），地理（讀尚書隨筆中有三江異義、西漢大河自貝邱南折考等篇；讀三傳隨筆中有春秋據車攷；讀三禮隨筆中有鄭注周禮鄉遂都鄙交地之算、鄭注王制東田及里步之算等篇；讀羣書隨筆有鄒平長白山考、縣以鄒名考、左邱明墓攷、伏徵君墓考、小清河考），以及方言俗說（讀羣書隨筆中有熟房相沿之呼、瑣語瑣事之沿、官府中瑣語瑣事之沿等篇）等，上下千古，一一折衷至當，與俞正燮癸巳類稿存稿等書異曲同工。俞書間或引書無斷，此書則無之。其春暉載筆一卷，又分子卷，其中卷鄒平今治、治後攷、讀靈樞經本神篇二條外，餘均攷羣經及性理，末附古稀迂叟自敘，述生平爲學著書次第甚詳。按瓘識語有謂學攷據四十餘年，手定此書共六中一卷，以黌鄉卯水地別成濟南四徵錄，而芟除之，以春暉載筆補其闕，以年七十有五云云。是知春暉載筆一卷，爲後來所增入者矣。統觀全書，大抵瓘說易深於象數，說書於古文今文僞古文考析最精，說詩中鄭默王兼攷三家說，四書則兼明漢宋，論朱王異同，則以方苞之說爲得其平云。瓘所著書共十餘種，其畢生精力，則全在此書。俞正燮癸巳存稿有此書序，亦極爲推許。清末瓘祖蔭擬爲刊行，卒未訪得，現稿本尚藏其家。蔚數年，其後裔伐林木得資，購印機石印五十部，鈐藏家祠，不許流傳，僅山東圖書館得一部而已。又此書分正續兩編，其續編未見，聞原稿尚藏其後裔許云。

筲陳根五卷清光緒刻本

清金邦學撰。邦學字清如，歷城人。廩貢生。撰有山東輿地圖說及宣夜圖說。是書首曰天体統宗，大概言天尊地卑，人居地上，地分天中，天包水，水承地，日月五星出沒于渾淪之中，而以天赤道之渾度，与地下卯酉之平度，故卯酉度渾于千度，故以地東西之直經天下，覆肖之圓体，故星辰近地平則大，入天頂則小，日月衆星皆斜繞大地而行，北極高而南極下也。二曰量天立算，舊法有正切、餘切、正弦、餘弦、正割、餘割、正矢、餘矢八線表說，今分子午為高弧正線，自正線東北至寅正為東八線，自正線西北至戌正為西八線，每一線當十五度，合時之刻，皆用表竿各按節次，先求其星度而後揆之日影，自得太陽真正時刻。三曰星綜，星有大小，亦有多寡，網張棊布，名次易紛。中星萃編所載星宿，先一一舉其數目、度、星形，不致錯誤。至五星則順逆雖常，遲速難定，且非胸有成竹，不能分其度數，故次於中星萃編之後，為七政經緯之各圖焉。書首載邦學自序，謂正與草之宿根，自無嫌於陳陳而相因，故名之有取於筲陳根者，蓋侯傳推君子能推陳出新之意爾。

拗人傳一卷清同治刊本

清劉家龍撰。家龍字左青，號雨亭，章邱人。道光癸未進士，官新安縣知縣。是編即家龍在新安時作，以俚語雜論史事，如彈詞体，自邃古迄前明，設為群仙與拗人相辨難之辭，逐條皆群仙發端，而拗人駁之。其曰拗人者，蓋自道其偏執不與衆同也。山陰王鏞序，謂摘其憂深思遠，詞繁不殺者二十四條云云。今考二十四條中，論靖漢鄧后、唐武氏二條，以鄧之謁廟、武之改號為無罪，皆妄謬不可訓。鏞以憂深思遠目之，殆亦阿好之詞矣。然書中論靖漢書三國志通鑑諸條，則識解淹通，與迂儒之見有別，殊足以輔導讀史之參攷。實不能因其詞繁不殺而棄之。惟家龍以淹通之材，而撰為小說家言，而不攷史證經，則未免可惜矣。書前有王鏞序，於其書至為推崇也。

十二家古文選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劉鴻翺編。鴻翺字次白，濰縣人。嘉慶己巳進士，歷官福建巡撫、署總督，撰有綠野齋前後合集，已著錄。是編乃鴻翺所選之古文集也。其曰十二家者，為韓愈、為柳宗元、為歐陽修、為蘇洵、為蘇軾、為蘇轍、為曾鞏、為王安石、為歸有光、為方苞、為法坤宏、為姚鼐也。鴻翺素不以古文辭類纂為然，而尤不滿於劉大櫆，故於唐宋八家之後，次以歸、方、法、姚四家。謂四子天資極其高明，學問極其沈潛，才足以相敵，力足以相抗。又謂震川善繪俗情，為文之真細推波者；靈皋根據經義，為文之純粹中正者；鏡野專講氣脈，為文之清空宕往；姬傳務求高簡，為文之謹嚴潔練者。皆所謂陽而不失之燥，陰而不失之懦，是真可以繼八家之後者。鴻翺又謂歐陽子有言，古文如精金美玉，價不能意為增減，繼唐宋八家者，非四家而誰，彼劉海峯烏足以當之。按劉大櫆為文力追昌黎，方苞推為國士，姚鼐且從之游，自是桐城派之目，鴻翺獨不然之。而古文辭類纂一書，選文最為謹嚴，鴻翺亦不然之，是亦別有會心者歟。至其所加入法、姚二家之文，實亦不能謂其無墨衡目力也。

世美堂詩抄不分卷 鉛印本

清趙鸞掖輯。鸞掖字紫垣，號子瑗，一號愚仙，優增生，同治壬戌制科題准孝廉方正，即用直隸州州同，著有養陰齋詩文集。是編乃彙集其先世詩集之書，其所收自明中葉以迄清末，前後四百餘年，歷十餘世，作者共七十餘人，明代者三十餘人，清代者四十餘人，皆按其世系列之。有錄專集者，有存篇什者，復各綴以諸家品藻，一人撰作，皆自為起訖，并於起首均附小傳，俾為知人論世之資。鸞掖輯成，未能付梓，裔孫琪搜集先代著述，彙為東萊趙氏楹書叢刊，因就鸞掖原稿，續為搜輯，遂成是編焉。掖縣趙氏自孟以儒學教授起家，後其子燿、煥均官至尚書，其後復有三鳳五龍之稱，累葉書香，風雅相承，讀其詩，深歎其世澤之遠。抄中所收專集，共計三十餘種，其最著者，如士亮龍溪集、士寬芸窗詩存、士完璞菴集、士喆觀物齋詩稿、擬遼宮詞、士冤稼菴近草及三山、白門、半塘諸草、瀹遼菴草、濤放鶴園草、玉藻柏園詩集等，於明清詩人中最為知名，且各集亦罕傳於世，皆極可珍。三百年來藉山左詩抄等書，稍稍得其梗概，此編既出，自可永傳於世，其他篇什少者，

當是一時寄興之言無意求工且必無心問世既經搜集不容遺棄亦凜然先人手澤之意也且趙氏一家十餘世數十人之性情節概皆可於詩中傳之矣集前並有黃文煥董錦章鄭熙嘏等人序云

會心新鈔二冊 家抄本

清楊致祺撰致祺字徵甫歷城人撰有天隅軒僅存草是編首冊為初集次冊為二集皆雜文也初集所選自周秦至清代二集所選自唐宋至清代致祺選文於周不取莊騷於漢不取馬班唐宋不取八家致祺自謂巨細並收莊諧錯列各有會心各有所取或病其濫致祺則謂論文宜寬於等級而嚴於界限宜寬其品類而嚴辨真偽又謂文有質有體二者可以偏長而不可以偏廢質劣則無神體卑則無品云云故致祺選文皆持此以為衡自以為去取

由己殊又以耳為目視若寬而有甚於嚴者在云云統觀全書所選各文多異常人有別甚至有不可以理解者殊不知其意之所在豈真別有會心歟不可解矣

杜詩旁訓六卷家抄本

清張彥士撰。彥士字龍錫，定陶人。順治十二年歲貢生，作黄縣訓導，康熙間舉博學鴻詞，不報，遷貴州赤水衛經歷，不就，告歸。撰有論語筆解、讀史釁疑、詩文集等。彥士於杜詩，寢饋逾五十年，嘗以諸家深得古人之意者固多，而穿鑿附會、湮沒前人之志者亦往往有之，甚而舖陳終始，排比聲韻，即句作解，因字作注，於作者言外之意、難言之隱，皆未見到。人以德州盧世㴶所著杜詩胥鈔一書，不發一議，不置一解，而杜氏真面目、真精神，猶得詞於行墨之間，謂世㴶為善讀杜詩者。因欲發明杜氏大義，於是取胥鈔讀之，將百家之箋疏一切芟去，閉目冥心，每於一詩吟咏一過，覺精神意旨隱如有會，即取而筆之於旁，其有未合者，反覆以思，務得言外之意，因名為旁訓焉。彥士自序以為以我注杜，何如以杜注杜，以解解之，何如以不解解之，然吾人讀書數十年，而不能發明大義，使讀者人自得之，所以為古人則善矣，所以自為則未也。故以杜注杜，何不若以我注杜，以杜注杜，杜之杜也，以我注杜，我之杜也，其有合也，是少陵千百年未發之蘊，自我發之，少陵固樂有我矣。如不合也，是我抑塞不平之氣，借少陵以達之，我又甚賴有少陵云云。是其於杜詩之見解，有非他人所可比擬者。且其書書於諸家注解，一掃其謬，而於杜詩命意所在，則豁然披雲見月之概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魏六朝別集別集類

右園詩抄二卷　石畫龕抄本

清杜受元撰、受元字右園、濱州人、堮從子、嘉慶間廩貢、官滕縣訓導、是編分集編次、曰東溟草、計詩九十餘首、曰鬘山草、計詩四十餘首、曰明湖草、計詩八十餘首、曰都門草、計詩一百十餘首、總計詩三百二十餘首、古近體各集均有之、受元風雅善書、尤工律句、於查慎行宋琬二人極爲近似、故其質而溫、簡而文、集中所載趙北口即目兩絕最妙、詩云、虹橋連互入平川、花外孤浦雜稻田、水鳥時飛雲影動、柳陰齊放打漁船、雲片無心捲復舒、柳塘花漱午晴初、人家向水知多少、半作罾罛半作漁、讀之令人有心神俱爽之概、又雨中魚舟行云、解纜魚山下、雙篙一葉舟、潮聲隨雨急、水勢拍天流、始信風波險、憑添家子愁、朝來新霽好、櫻下萬山秋、則卻似閩七子王孟敭矣、杜氏爲濱州望族，近今人丁繁盛、杜樂園由書肆購得石畫龕論述十二函、皆其先輩著述、內有此種、因以著錄焉、

漫村遺詩一卷　家抄本

清封元震撰、元震字修遠、號漫村、德州人、康熙壬午舉人、由中書補刑部員外郎、陞湖北安陸府知府、是集共古近體詩八十五首、大半元震罷官後所爲者、蓋元震天資明悟、能彊記、踰久不忘、弱年即爲田雯所器重、又嗜韻語、通籍後始稍稍存稿、罷官後乃肆力爲之、日取漢魏六朝唐宋元明及當代諸公詩、而披覽之、有所作、推敲輒至漏下數十刻、殁後其子漢棠搜遺篋、僅得此數、因彙錄爲一帙、爲今觀集中冬日公出宿郢東驛遇雪云、行郢臨江驛、停驂曉欲分、星光遙透壁、月色冷遮雲、古寺殘鐘寂、哀猿靜夜聞、慰寒聊藉酒、侵曉雪紛紛、又如送唐司馬五林之京云、舊侶已無幾、君今又遠征、一杯寒夜酒、廿載故人情、吳月梅花發、燕雲春草生、郵筒如可達、莫惜寄江城、等篇均可誦、又題荊門黃秀才園亭七言長歌、尤爲集中之最佳者云、此本乃濰縣丁氏自其家抄出者、詩雖不多、亦殊足以傳其人矣、

湖回吟一卷 家抄本

清于濊撰。濊字秋一，號阜臺，寧海人。康熙甲辰進士，選授納溪知縣。是集計古今體詩八十餘首，大半為濊遊歷江湖時感慨發憤之作也。蓋濊銓四川瀘州納溪知縣，携眷赴任，抵保寧而吳逆之變已熾，時在康熙十二年冬。賊前後據險，進退不得，誘之以川北道，堅抗不受。越明年三月，遂凌逼百端，欲置之死。妻宮氏先自縊，濊間道走南部，僑居桃花巖李先復家，往困悴者凡六載。及孽氛盡息，閭中南部諸生以原銓納溪令于濊，抵死不受偽職等情上呈督撫藩臬會題議叙，卒稱疾不赴銓，遊歷江湖數載而歸。此集所載，大半居四川及遊歷江湖時作，詩風格超逸，蓋遂時好，極可誦也。按寧海州志藝文志載于濊抗忠實跡一冊，所以記赴官納谿時遇賊不屈之始末者，當極有可觀。州志云已梓行，今未見，不悉尚存人世否耶。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清別集類

文喜堂詩十五卷 清康熙刻本

清趙作舟撰。作舟字浮山，海陽人。順治甲午解元，康熙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歷官辰沅道、湖廣按察司僉事。是集乃作舟自順治辛丑迄康熙壬申前後三十餘年間所為詩，分年編次，各為一集。曰敝裘集，為辛丑壬寅二年所作者，計詩四十六首。曰原隰集，為甲辰至丁未四年之詩，計一百五十餘首。曰二瞻集，則庚戌迄丙辰七年之詩，百四十八首。曰東原集，為丁巳戊午二年之詩，六十六首。曰彙征集，為己未至辛酉三年間詩九十一首。曰三山集，為壬戌年詩九十八首。曰濯纓集，為壬戌至丙寅五年之詩，一百六十八首。曰使黔集，為丁卯戊辰二年之詩一百四十首。曰含香集，曰湘芷集，為戊辰迄辛未四年之詩九十六首。曰于役集，為壬申年詩六十首。總計古今體詩一千一百餘首，惟末卷無集名，僅詩二十首，當亦係于役集中者。作舟歿後，其孫樹滋延王樑為之編輯刊刻，故書首題樹滋編次，王樑纂輯也。作舟喜讀書，多智略。順治辛丑賊逼大嵩衛，出家資為戍兵饋餉，與守土者共謀固圉凡六閱月，城以得全。其為官以清慎著稱，觀察楚中時，

多善政分守辰沅風紀肅然清文之役楚人至今利賴于役集內即事各詩可當實錄所過名山大川賦景即事望古遙集忠孝忱悃比杜老當年舉口動念不忘君父同為懇摯平居雜著可作詩史而贈答亦皆當代正人懷遠悼亡莫不敦篤古懽王槱序其集謂在史館時躬際休明和和聲鳴盛上協賡歌早朝侍扈名試諸作真一代大手筆匪獨仙里岱雲日觀函山碣石蓬島二勞諸名勝資其物色別開面目云云然作舟詩雖極沈鬱清壯而字句多生獷難解如集中冠變紀述五古長篇語意蹇躓意多不達莫知其所以也據王槱序謂僅選一十二百四十首分十五卷並先刻一卷百六十首餘不能盡刻云云是本亦十五卷而詩數不符或又有所刪併歟至槱所刻一卷亦不詳其何集抑即此本中之一卷歟亦不得而知矣山東通志著錄作舟六世孫銘彝刻本今未見不悉與此本有異同否耶

嬾庵遺詩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高之驄撰之驄字宛西號嬾庵淄川人諸生是編計古今体詩一百三十餘首不分体不編年當係隨作隨錄者之驄詩傳世至稀此冊乃得自其家亂帙中所為詩清真刻露悄然出塵其伯父高珩謂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王武子之嘆古今固自不殊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苦旱行先祖行等古樂府皆藹然仁者之言又集載生計云生計惟餘瓢與簞誤人的的是儒冠家貧留僕難於吝賦歸長背勝似官破屋歌離境寒蒸聳肩接膝相清寒一窮到底原成例午夜休將短鋏彈又書懷云因病空諸累緣窮與道親自知艱所遇轉覺愛吾身辛苦成何事知交在幾人年來多感慨不是厭清貧兩詩知之驄固決於名者其要負屬志之意流溢楮墨間談之真如對鄭谷口高文通一輩人矣之驄行誼多弗傳濰縣丁氏由其家搜得此稿雖零錦片玉然亦殊足珍矣

之園詩一卷 清刊本

清吳象寬撰。象寬字居之，號芝園，康熙甲午舉人，雍正癸卯進士，歷官黃梅縣知縣。是書共古今体一百六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盖隨意編次者。象寬為文章無体不備，多不自愛惜，然於帖括之暇，輒與兩弟為韻語，風月之夕，嘗擘箋決勝負，其後奔走於江黃、楚塞，馬足躅尾扁舟茅店，亦時有會心，而一律未成，羽檄敗興，罷官後復與兩弟理舊業，故是編所載，家居時作及為官時作均有之。集中田家雜興、村居雜感、冬日新吟諸作，均極有疏落之致，而楚默雜詩、憑虛洞長歌等篇，更頗有資掌故。柯煜序謂其既覩漢隨，復事琴書，爰裒連歲之錦囊，備列晨時之彩筆，或温柔敦厚，依典則以言情，或感慨沈雄，役風霆以勵志，或如秦中十首，樂天深寓勸懲，或如蜀道一篇，太白特加排奡，大之則昇平之鼓吹，彩煥山龍，小之則末俗之鍼砭，驗同樂石，一觴一詠，善戲謔兮，可觀皆雅言也云云，雖未免譽美之言，然温柔敦厚，感慨雄沉，實象寬詩之確評也。

杞樹屋詩二卷 家鈔本

清吳象鄉撰。象鄉字似之，號康臣，雍正癸卯舉人。是篇分集編次，各為一卷，其半齋吟計古今体詩一百首，聘吳草計一百零六首，總計二百餘首。半齋吟各詩，為其家居時作，蓋象鄉喪偶後，割寶之半為齋，自為記語，多侘傺悶瓢，拈韻為詩，亦多感慨，自序所謂蛩吟唧唧，愁狀依然，即或強為歡笑，而寒瘦之態如故也。聘吳草則其江南武闈分校之聘，時作自登程前往，至分校竣事，前後六十日間，陌上風塵，闈中燈火，觸輒製成韻語，而登山弔古，折柳懷人，緣情屬事，等亦均見諸篇什。復有兒黃州維舟無事，亦事吟咏，故并以江行雜詩附之。象鄉嘗由當代詩家溯慈感之作，亦汎而之宋元三唐，浸淫於六朝漢魏，莫不窮極指要，其所為詩，則蓋象鄉自鎸鑱凡近，而歸於雄渾，然殘悲感不勝，故時有凄凉之語。為集中病吟十四首，有云身支貧病兩支持，拼擋空煩勸國醫，偎火眠須貓似伸，教書癡甚覺為兒一年，頗費難成，博先著無心，謝對棋，兼餌藥祈和齋粟，太常日日是戒期，其凄清之概可想見矣。然其他如村居雜詩、濟南試歸雜詠諸作，則雖有閒散之致，而

咏古絶句十八首、雖係觸興吟成、然立意亦自有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清别集類

蜀江詩選二卷 清刊本

清郭錦撰、錦字蜀江、濰縣人、是編上卷計詩一百八十餘首、下卷詩一百四十餘首、總計三百二十餘首、兩卷中古今體均有之、錦嗜韻語、於唐以後諸家無不研求至深、故其所爲詩、藻采氣味、韻悠骨健、且沈毅有力、先餘有光、其世之循聲軟韻、漫無情性者、迥有别矣、統觀集中、佳句極多、五言如水田飛乳燕、山家靡梨花、最著蛇盤路、崩崖兜飲河、徑花清露滴、窗竹暗黄流、作貧謀食拙、漸老識人稀、宿禽覦舊樹、飢犬狎生人、茶煙升瓦鼎、花影入蘆簾、小凉初夜酒、明月一家人、老況無新趣、童交識故心、林深風色變、溪静雨聲來、七言句如草生南浦淀南緑、雁帶春聲向北飛、池畔風輕爭媚草、檐前小雪不欺花、煙光入暮山全紫、秋色餘温樹半青、山川淑氣鍾騷客、天地哀音入候蟲、習成鶴性將誰傲、看到梅花忘我清、蘼茉花生寒食近、柳條煙緑旅人多、凍鳥荒街槐落葉、夕陽茅屋菊餘花、鳥翻野葦低沈水、雨帶驚風斜入城、蟬聲聚樹排空響、雲影追人掠地飛、諸句莫不佳妙、至詠竹筆有云、半夜湘雲化冰雪、一條秋水割江湖、又紗帳云、凉宵暗度清如水、白日閒

垂似有人則忽想更別開生面者矣。

飯顆山房集不分卷 李氏抄本

清李鄴撰。鄴字杜亭，又名滄瀛，字東溟，別號頓郎子，章邱人。是編計古近体詩二百三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乃隨撰隨錄者。鄴性拙樸，癖嗜于詩，學唐律四十餘年無間冬夏。其所撰詩，原有柿園詩稿、春雨樓詩稿、海棋詩抄、菊岩詩抄等集，其後彙編為飯顆山房集焉。稿内佳句極多，其最奇者，夢中得二語云：越山看未盡，猶渡大江來，足成一律，以此為發端，矯健超邁，可與謝客池塘春草錢起江上峯青同傳矣。又景州馬建坡本名罵郎坡，相傳此地有夫人善罵其夫，因以得號，孟朝歌勝毋類也。鄴有戲題罵郎坡絶句一首，落句云：未識當年誰傳偉，至今猶號罵郎坡。其語頗得含蓄之妙，然辭意兩平，似悍婦過恕也。歷城馬國翰，曾為是書撰序，並頓邱子小傳，皆載於書首。又國翰買春詩話亦載鄴詩，並盛稱其學詩之勤，工力極深云。

秋影山房詞一卷 清刊本

清李翩撰。翩字逸翰，號春麓，晚號約菴，全鄉人。乾隆壬辰進士，歷官杭嘉湖道。是集為調百，為闋百六十。翩於學無所不窺，雅善詩古文，而於詞尤好之。為自服官中外，所至感物懷人，一於此焉發之。金谿楊皦序其詞，謂雅麗綿密，不後秀水，而微婉情深，得事外遠致，則又勝之，真可與白石道調並傳云云。今觀集中詠蝶三闋俱工，而扇頭蝴蝶尤為入神之筆，故一時目之為李蝴蝶。大抵詞始於唐，衍於五代，至宋始工，而凡工詩者，多兼工詞，一時名賢碩儒亦喜為之，故其體大備，有度以選工之者日衆，而姜白石為之最，以其取材雅而審音精也。清代陳其年、朱彝尊等以詞名海內，並時詞人，未之或先。翩以清剛雋上之才，故所為詞音調雅、音律精嚴，較之其年、彝尊，實不相軒輊也。錄書詞人，曾真吉後，翩詞亦不能不屈一指也。

皇明五朝國史紀事本末不分卷 鈔本

清沈自南撰。自南字留侯，吳江人。順治進士，歷官蓬萊知縣，失大吏意，被劾去。所著藝林彙考，博贍有根柢。又有歷代紀事考異、樂府箋題等。是編乃自南未仕清代時所作者。故仍題皇明，仍曰國史也。自南嘗以京山高岱所著鴻猷錄，具見史事本末，惜未完備，因參攷羣籍，徵引文冊，補綴而成是編。凡五朝大政，皆分類而記載之。其曰五朝，乃明世宗、穆宗、神宗、光宗及崇禎帝也。其書凡分十六目，曰興獻大禮，曰更定郊祀，曰欽明大獄，曰二張之獄，曰曾夏之獄，曰經略倭寇，曰俺答封貢，曰勦平寧夏，曰匡定朝鮮，曰革平播州，曰東宮冊立，曰遼瀋罪案，曰水藺元師，曰哈密，曰再定安南，曰誅滅岑猛。其欽明大獄者，即正德初崞縣人李福達更名張寅事。二張之獄，即孝宗昭聖皇太后弟鶴齡、延齡叛逆不法事，皆為明代有數大獄也。書首有自南自序，於明代末年歷朝之興建言之極為痛切。自南深於史事，又生當明末清初，於明末諸大政尤多身親目擊，而官府文件等直接史料所見尤多，故所見尤多，故所敘述皆極扼要，可資考證。而各篇之後更附論贊，亦極平

允此書世極罕見疑自南入仕清朝恐遺忌諱故嚴密扃藏而三百年來未遭散佚亦殊足珍貴矣

留憲疏草一卷 明崇禎刻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河南右參議淮徐兵備道陝西右參政兼僉事洮岷兵備道陞按察使太僕寺卿天津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遼東糧餉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撰有尚友編西征記度支奏議撫津督餉餉撫留計各疏草石隱園藏稿等均已著錄是編乃自嚴由天津巡撫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時所上疏草共九篇計有到任疏御史徐復陽等三人實授疏歲報罪囚疏題差京營京倉疏捐俸助工疏臺

臣捐俸助工疏題差巡視上江疏臺臣捐俸助工各疏考察上江御史劉之鳳回道疏按自嚴奏疏極多在晉曰賚捧在津曰撫津曰督餉在留都曰留憲曰留計在京師曰度支奏議大半刻于崇禎年間有清三百年間其書均未出世其蓋後裔以各書觸犯清朝忌諱之處甚多故乾隆問收訪天下遺書迄未進呈直至民國十餘年始漸出世據此編末葉其九世孫盛鑑雍正乙巳年跋語謂遺神器兩遷書籍多缺弗完幸疏草搜求俱備而留憲一種原板猶完然無恙云云是原書板片至清雍正間猶存今更閱

二百年、不知尚存世間否耶、

遼變會議始末存一卷 明崇禎刊本

明畢自嚴編、自嚴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河南右參議、淮徐兵備道、陝西右參政兼僉事、洮岷兵備道、陞按察使、太僕寺卿、天津巡撫、都察右僉都御史、督理遼東粮餉、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撰有尚友編、西征記、度支奏議、撫津督餉、撫留憲留計各疏草、石隱園藏稿等、大半均已著錄、是編專載有關遼事各奏疏、原書卷數不可得知、書首亦無序跋、此本僅存第一冊、全書如何莫可考、察書中所載、皆崇禎元年八九兩月之疏、計有袁督

師崇煥急報兵變疏、王署部家楨認罪疏、錢餉院士貴月餉愆期疏、郭兵部廣鐵軍揭、王餉司楫致亂根因疏、朱總兵梅索餉譁疏、宋兵科鳴梧軍餉呼吸疏、仇禮科維楨邊警日急疏、袁督師崇煥撫臣痛故疏、戶部尚書畢自嚴寧遠兵變疏、王關院會圖急杜亂萌疏、郭兵道廣鼓譟與謀疏、王本兵在晉關外情形疏、袁督師崇煥亂兵正法疏、王餉司楫欠餉實數疏、姜道長兆張兵食急務疏、共計十六篇、大半有關兵運餉糈者、雖寥寥十數篇、殊可見明季之兵士散亂、餉糈不繼、內外緊迫情形、而自嚴弟自肅、時

官巡撫竟因兵士譁變而被拏斃敗亡之兆無處無之殊可深慨惜已殘佚如能得其全書觀之誠為明末征遼不勝絕好資料也

淄西畢氏世德家傳不分卷 明崇禎刻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河南右參議淮徐兵備道陝西右參政兼僉事洮岷兵備道陞按察使太僕寺卿天津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遼東糧餉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撰有尚友編西征記度支奏議撫津督餉餉撫留憲留計各疏草等是編乃自其始祖以下八世家傳共七篇首為始祖石塘翁傳次為贈宮保大司徒曾祖志儼翁傳次為贈宮保大司徒祖父廷佐翁傳次為勅封文林郎司理誥贈光祿大夫宮保大司徒先君舜石翁傳次為禮部冠帶儒士伯兄東菴公傳次為先伯兄華陽處士傳末為遼撫中丞八弟沖陽公傳淄川畢氏其先世居冀之棗強不知始於何年及金元變亂自棗強遷山東之益都石塘塢其世代譜牒已不可考自敬賢起始徙淄川之南鋪莊敬賢八傳而至自嚴編中石塘翁即敬賢敬賢四傳至恪即志儼翁恪第三子忠臣即廷佐翁忠臣子木即舜石翁至東菴公名威華陽處士名自耕沖陽公名自肅則皆自嚴兄弟也畢氏原有世譜行世此則譜外單行刻也

淄川畢少保公年譜二卷 家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所錄皆明户部尚書畢自嚴一生事蹟者上卷自隆慶三年自嚴生起至天啓七年五十九歲止下卷自崇禎元年六十歲起至崇禎十年六十九歲止諸中特重書法以大字為紀小字為敍而稱公稱大父亦各有分别舉凡自嚴入塾讀書舉科名登仕版起居靜動來往地址及為官後每年所上奏疏所為詩文所刻書籍等無不詳細載之即與自嚴有關者如父母兄弟時事朝政等亦皆備列惟不載年歲殊覺眉目不清而末葉至六十九歲止以下均缺據其孫盛鑑留憲疏草跋謂迨甲戌返里年已六旬有六亥丁丑又壽將古稀乃大分購書付兒輩讀時先大人方六歲明年而孤云云是自嚴卒年在崇禎十一年戊寅時年七十書中所缺者僅一年而已自嚴生當明萬歷天崇之歲外值遼瀋連兵封疆日蹙而軍餉日增内則奄黨水火紛呶鬨然置社稷而爭門户以一身支柱其間前後六年綜覈斂練為天下所推更於天下大計朗朗於胸屈指兵食欵目如觀掌螺軍興旁午中旨日數十下即剋奏成手中晚歲受累被囚者幾二年幸即釋

放回里不久遂卒而明亦亡其身繫明末存亡者至大且鉅且其著述湮没者幾三百年始復顯於世可知其一生事業關係之大此書誠不可廢棄者矣

四箴封事錄　明萬歷刻本

明雒于仁撰于仁字少經號依仲涇陽人萬歷十一年進士歷官知縣轉大理寺左寺左評事是編乃于仁諫明神宗戒酒色財氣者書內有恭進四勿之箴以藥聖躬以光聖德疏萬歷庚寅元旦召對錄請告呈請告疏效語荐語名公贈言更附懷諫解子愁納諫途咏歸興等詩十一首及上父書諭子說兩篇蓋萬歷十七年季冬神宗以疾久輟朝講于仁因上封事極諫語意剴切中有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財氣晝飲不足繼之長夜甚則沉酣之後持刀舞劍寵鄭妃而册封偏加取銀兩而動至幾十萬宦官張鯨以賄通而見用而今日杖宮女明日又杖宦官皇上誠嗜酒何以禁臣下之宴會皇上誠戀色何以正臣下之淫蕩皇上誠貪財何以懲臣下之饕餮皇上誠尚氣何以勸臣下之和衷等語疏上月餘不報中外危之居亡何獻歲元辰有旨召申時行等四輔臣至暖殿歷述前疏極為動怒幸賴四輔臣多方勸說因令張鯨免冠受諸臣戒諭故是編召對錄一篇于申時行與皇上問答之語至為詳盡至其後所附疏呈詩文等篇則當時同人所贈者也

撫津疏草一卷附撫津咨稿一卷　明刻本

明李邦華撰邦華字孟闇吉水人萬歷進士授御史以敢言聞姓好別黑白以僉都御史巡撫山東崇禎初為兵部侍郎鋭意清釐戎政大飭後官至左都御史李自成陷京師縊于文信國祠謚忠文邦華於天啓二年五月以易州兵備山西參議陞授光祿寺少卿未到任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等處備兵防海贊理征東軍務兼管糧餉是編即其巡撫天津時所上各疏及咨文也其疏草共九篇其條陳兵餉守關禦夷奏報蕩平妖賊留平戎守處置逃回兵將復發出海援遼議改副將更置將領等類皆剴切陳辭處理至當而咨稿一卷共二十六篇舉凡清算饟兵折米銀數追取河南兵馬招取毛兵請留盔甲銀兩催推副將議處屯糧催戶部兵餉議取城磚議留盔甲腰刀弓箭酌議選用武科議出海軍器脚價催發朝鮮軍器脚價加載漕糧酌議防守山海水兵酌議義勇授官盤獲夾帶硝磺捕拿逃兵屯兵叩餉等無不詳為議定蓋邦華實心任事鋭意整理更繼畢自嚴之後任巡撫故其整兵籌餉之功實不可沒也書前後無序跋不詳其為何時

所刊刻也。

閑關三疏不分卷　明嘉靖刻本

明張欽撰。欽字敬之，號心齋，順天通州人。正德進士，由行人授御史，巡視居庸諸關。嘉靖間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召為工部左侍郎，被論罷。是編乃欽阻明武宗出居庸關遊幸所上各疏也。計有正德十二年七月十九日初上重宗廟以固國本以安人心疏、二十三日再上念民生以安邊境以安天下疏、八月初一日三上防不虞以保社稷疏，又有八月二十九日為寢遊幸以保天下疏，共計四篇。後附閑關實蹟及王瓊撰閑關三疏圖記、王暘書心齋張

先生閑關三疏後兩文。蓋正德丁丑秋，武宗從幸臣江彬言，欲過居庸，遊上谷雲中，而欽負敕印手劍坐關門下，不放乘輿出塞。三上奏疏切諫，武宗始回京。當時直聲震朝野，雖終未能阻止武宗不赴，然其忠節凜凜，使人生氣。其第一疏有臣風聞人言，陛下欲過居庸關遊幸宣大等。今甘肅有吐魯蕃之患，江右迫畬賊之擾，淮南有漕運之難，巴蜀有採辦之苦，京畿之大夏麥少收，秋潦為沴，陛下不是之憂，而欲長驅居庸，觀兵上谷，臣竊為陛下危之。第二疏則云不可出有三，人心動搖，供億繁勞，一不可也。遠涉險

阻兩宮掛慮二不可也北虜强梁輕身挺出往與之角三不可也第三疏有云臣聞天子舉動所繫非小或欲親征北虜必先有詔下廷臣會議某日出師明詔中外群臣扈從而行今傳言聖駕過關名義未正虛實難信臣雖萬死不敢放過等其後武廟欽巡邊乘間而過次年正月始回京欽八月二十九日所上之疏亦不能阻止故題曰閉關三疏也書内閉關事實蹟即記當時前後經過者而王瓊王賜兩文於欽備致推崇也

女範編四卷 明萬歷刻附圖本

不著編纂人名氏其書卷一計聖后六條母儀十三條附繼母三條卷二孝女九條賢女十條辯女八條卷三文女七條附武女二條貞女二十四條卷四烈女三十八條所錄皆歷代才姬淑媛以及節義貞烈女子之足為閨範者自周秦以迄有明先繪以圖後附以說總計百二十餘人皆明代程伯揚所繪黃伯符所刊繪畫刊刻俱極工細惟查書内聖后類總目云六條實則五人辯女類總目云八條實亦五人文女七條亦五人武女二條僅一人且按每類前目錄與書内相較亦有缺佚賢女類缺鮑妻女宗貞女類缺鮮貞亮妻婺源江女吉水周女烈女類缺李仲義妻湯煇妻臨海民妻花雲妻蘭氏節畢氏節程鎡妻吳一桂妻謝氏節捫野方女黄氏節待室烈女臨溪汪女劉宜人吳氏節等則實非完帙矣書首載有程伯揚繪圖小識謂古今者時無古無今者像像不斬肖形而斬肖神神不揣妍媸而揣愛惜倦遊還里商山諸君子欲壽女範之傳適肅風紀端教化原盛心也因謀圖於余模擬形形色色局拘攣而不中體要則棘刺白馬之誕塵飯塗羮之戲也務

更張而不達權宜則烹鮮治絲之擾夏蟲井蛙之陋也故冠服於帶一遵時尚亦自愧其弗工也第上不倍聖明雅製下有裨閭閻披閱云云按明代板畫之佳古今罕無是編本旨既可移易風俗為閨閫之模楷而程黃圖刻尤為彼時絕響亦彌可珍貴也

撫夏奏議六卷 明萬曆刻本

明黃嘉善撰嘉善字惟尚號梓山即墨人萬曆丁丑進士歷官兵部尚書贈太保是編乃其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時所上各疏書內首載勅諭一道卷一計十四篇卷二計二十篇卷三計十八篇卷四計十九篇卷五十三篇卷六三十篇總計一百二十餘篇勅諭有云凡訓練兵馬整飭邊備防禦賊寇務令衣甲齊備器械鋒利城堡墩臺修治堅完屯田糧草督理完足地方水利設法疏通禁約管軍頭目不許貪圖財物科尅下人一應邊務事情軍民詞訟及利有當興弊有當革者皆便宜處置故編中

各疏于套虜乞款請停寢稅監鎮守衝邊設將買完征播馬匹文冊查參貪肆將領查參武職侵盗倉糧修邊堡城工荐舉監司甄別練兵官員敘參營堡各官經理馬匹稽朋開銷錢糧奏銷互市錢粮等事無不有所議奏而議覆邊務一文吏於積錢粮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胡馬散逆黨酌撫賞定經制諸大端論之尤為確切詳盡左懋第撰傳稱嘉善撫寧夏時稅監梁永欲擾邊請兼鎮守嘉善抗疏乃已最為世稱云云書中卷一請停

寢稅監鎮守一篇、即為此疏議論侃侃至為痛切也。嘉善尚有總督奏議及大司馬奏議兩書、縣志通志均載其目、今未見未悉存佚否耶。

三關圖說三卷　明萬歷刻本

明康丕揚撰、丕揚字士邁、陵縣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監察御史、撰有北臺疏草、按遼疏草、按晉疏草、按淮疏草等書、是編乃丕揚奉命巡視三關時所撰、原書共三卷、此本僅存西路一卷、蓋明代定都燕京、星羅九邊、以捍禦諸虜、其在山西者、東曰鴈平、中曰寧武、西曰偏老、鼎立車輔犄三關云、其書先總圖、後分圖、圖後各附說、西路總圖、東起賈家堡、西迄興縣、中經老營、柏楊嶺、八柳樹、水泉營、寺隝、草垛山、黃龍池、滑石澗、馬站、韓家坪、永興、偏頭關、樺林、三岔、樓子營、五寨、羅圈、河曲營、唐家會、河會、河曲縣、三井、保德州、嵐縣、興縣、共城堡二十有七、總圖之後、更分老營、水泉、草垛、偏關、奇嵐、樓子營、河會等七守備分圖、圖內詳注其形勢沿革、寇虜情形、及犯邊年月次數、其說則于分布拒守、撥剿事宜、分轄沿邊城堡數目、墩臺數目、官員人數、軍額、馬騾匹數、錢粮歲額、支粮則例、馬匹草料則例等、無不詳載、是其圖於形勢阨塞、道里遠近、將吏沿革、夫馬分布、與夫備禦緩急之處、追逐堵剿之方、可謂記載靡遺、李茂春序、謂直指康公奉上大閱三關、駐節鴈門、凡險隘要

害、靡不周覽、到處即詢當年被虜與我所以備虜者、於是攷往牒、質今事、條畫酋卒而成是圖、又稱按其圖者、可知彼己之要害、繹其說者、且知攻守之方略、在上才不難通變以出奇、即中智亦可據籍而設備云云、則是圖所關之重與編製之佳、可概見矣、

畢氏四代恩榮事略 明崇禎刻本

明畢自嚴撰、自嚴字景曾、號白陽、淄川人、萬歷壬辰進士、歷官刑部工部主事、陞郎中、河南右參議、淮徐兵備道、陝西右參政兼僉事洮岷兵備道、陞按察使、太僕寺卿、天津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理遼東糧餉、戶部尚書、太子太保、撰有尚友編、西征記、度支奏議、撫津、督餉、撫留、憲留計、各疏草等、是編乃自嚴為官時、蒙恩准給四代誥命、因纂輯其曾祖父母以下、至其自身事略、以便求文、凡四篇、首為誥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志嚴畢公諱恪事略、次為廷佐畢公諱忠臣事略、次為舜石畢公諱木事略、末為自嚴居官政略、每篇之後、均附封贈名稱、由始封至末封、均備書之、而其居官政略所述尤詳、殊可見當時練兵之計、籌餉之方、蓋自清代佔據遼瀋、當時議設通津二撫、為都門犄角、自嚴實膺簡命赴津、創設開府、先後在津五年、初治兵、嗣治餉、繼合兵與餉而兩肩之、復升戶部尚書、與明代遼瀋用兵所關綦重也、此冊為自嚴弟自寅所刊刻、末附識語、謂其於家事攟拾頗詳、因付剞劂以傳子姪云云、

寶泉新牘二卷 明天啟刻本

明陳于廷撰。于廷字孟諤，宜興人。萬歷進士，由知縣徵授御史，歷官吏部左侍郎，忤魏忠賢斥為民。崇禎初，起南京右都御史，召拜左都御史，以擬罪揆引不當帝意削籍歸。撰有定軒稿。明制起曹舊有局，以佐經費，曰寶源，與戶部無關。自東西交訌，內外府並絀，議者以圜法佐軍興，因命卿貳董其事，別名曰寶泉局。于廷官戶部右侍郎，時兼督理京省錢法，管理局務者凡十閱月，其在公諸牘，不忍散帚，因摘舉若干條，彙為是編焉。其書卷一計有疏咨文移劄付等共十七篇，卷二計有批檄劄付照會等二十八篇，舉凡補偏救弊、詰發官局私錢、究問侵冒、責成各省購買銅斤、鼓鑄章程、銅鉛價值、爐頭匠頭之管理、爐頭名冊、分班人數、汰裁爐房、鼓鑄數目、收受銅鉛數目，以及借過錢粮作本數目、陸續解發數目、實在庫鑄大錢小錢紅銅黃銅窩鉛價值等，自天啟二年正月至四年正月開鑄停鑄等事，無不詳載。凡明末鑄造錢幣管理局務等事均可於此書略窺一班。首有于廷自序，有有概於果行之義，而稍卻其蒙之句，于剔除積弊等事言之至為剴切也。

忠勤錄二卷 明萬歷刻本

明王象乾編。象乾字子廓，號霽宇，山東新城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兵部尚書，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撰有音韻類編。是編乃象乾偕弟象蒙彙集其祖重光碑傳祭文之書。重光字廷宣，號欒川，嘉靖辛丑進士，由工部主事轉員外郎，歷山西僉事、貴州布政使司左參議。嘉靖中三殿災，重光在貴州，受命採木，卒死于事。事聞天子震悼，予祭贈，有司立祠，及萬歷辛丑象乾視川貴師，于是褒祠兩廡哀挽諸詩，冠以誥諭，彙為是書焉。書首為諭祭文，卷一為申時行神道碑、王家屏墓表、宋延年行狀、楊巍墓誌銘、郭正域王少司徒傳、江東之王太僕傳、梁銓王太僕傳、郭正域劉太淑人傳、王錫爵黃鎮李長春周應中諸人所撰忠勤祠記、劉嘉臣平蠻督木紀事、馮琦李維楨蔡時鼎諸人平蠻督木贊、屠隆王司徒誄、郝杰王公頌、刑侗忠勤祠室碑版集古法書序、湯顯祖祖德賦共二十篇。卷二為祭文，計有張道、羅宸、邵至道雷動、聞克承、黃鎮、胡宥、丁世芳、張雲翔、雷思忠、王以儉、王以澳、高則益、曹希彬、李仲文、江大涵、路車、劉綎、顧為麟、陳性學、吳道卿、雷應時、羅應台、宋興祖、丘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史部 傳記類

雲、洪澄源、顧汝學、王應麟、李時華、周嘉謨、韓擢、崔應麒及其子之翰三十餘人爲首頁題總督川湖貴軍務兵部左侍郎不肖孫王象乾及巡按四川監察御史不肖孫王象蒙同校梓書首並附馮琦吳之鵬序云

漕黃要覽存一卷　明刻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載文兩首首爲大挑朱旺工始末二爲勘議河道詳蓋明萬歷間黃河自蘇莊決口穿縷隄行北面重隄盡失其險豐沛魚單滙爲巨浸南陽一帶漕隄淤沒新開泇河隣於微赤二湖者並爲黃水所迫既已病民而且梗運當事者欲大挑朱旺口舊河使水歸故道一事會議始末之籍也其大挑朱旺工始末一篇於朱旺舊渠蘇莊決河義安濠水壩徐州護城隄等項工程興舉時其合用人夫作何派募應給工價作何支發某工應派官佐幾員督率某處募夫管理塞決大壩應委某司某道合用埽料何作派買等無不詳細記載至勘議河道詳一篇則爲淮徐兵備道高某確據舊典申明河議者其大旨以漕代挑以避代塞先照泇河題請原疏徙運避黃修落馬湖併董家溝以避河決之汎濫兼修傍離現行河道以固太行隄而分小浮橋之狂流以保陵運蓋其意上流分則決口之水以弱正河深則決渠之勢自奪誠爲悉水之性而探其源之論即製造漕船以疏導於淺亦爲當時急務惜原書殘缺不能得覩其全者矣

皇明聖製策要一卷 明隆慶刻本

明梁橋撰。橋字公濟，號氷川，真定人。嘉靖間由貢生授四川布政使經歷。是編乃橋取明太祖至世宗歷朝制書四十八部，括撫大旨，撰為解題者。計明太祖二十四種，明成祖六種，宣宗二種，英宗一種，憲宗三種，孝宗一種，武宗一種，世宗六種，并詩賦等。橋將欽定御撰各書，挨次各加解說，詳記其內容目錄，連綴各朝，總為一文。閱者讀其文，即可窺各書大旨。自序謂讀書舍利塔院，患業之無成也，謹掇拾佔畢所載得御製書凡若干，舉要就約，庸以備忘，顧

茅居譾陋，遺者尚多，伏望博雅君子，增其未備云云。書首又有朱睦㮮序，謂括撫大旨，萃為一編，天葩睿藻，玉貫珠聯，布之藝林，以資多士云云。原書於嘉靖間刊於京師，橋猶子夢龍官河南時，以是書歲遠，字畫雕脫，不便觀覽，因重為刊行。馬夢龍跋有云，余伯父氷川先生，肆力著述，刊凡數種，板皆藏家塾，獨皇明聖製策要一書，板在京師，歲久殘闕，傳布遂希，重來汴上，諗於大雅西亭先生，曰經生獲制書為難，是書最有裨於射策，因重刊，用廣伯父嘉惠來學初意。刊內太宗，今刊成祖，蓋當時書成嘉靖己丑，今當遵制云云。欲觀明嘉靖以前御製書者，讀此書可略得梗概矣。

征蠻疏草二卷 明刻本

明吳用先撰。用先累官欽差提督軍務、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編即用先巡撫四川時，建南番猓糾衆叛亂，焚刼村屯，攻堡戕官，用先剿滅時所上奏疏也。計有報進攻機宜疏、初報捷音疏、鎮守兩臣爭禮疏、二報捷音疏、建南郡邑議復疏、三報捷音疏、四報捷音疏、五報捷音疏、查考巽懦官員疏、叙錄文武官員疏、銷算軍餉錢粮疏、催覆建南郡邑疏，共計十二篇。按用先入蜀後與巡撫共相圖維，馳諭各將，按兵固守，來則堵截，去則防禦，多出招撫榜文，徧發各寨，俾番猓復歸巢穴，安心住種。其後番猓不受撫，糾衆猖獗，大肆狂逞，建越寧鎮之間，廬舍化為瓦礫，關堡半成兵墟。用先於是提兵征剿。第一篇進攻機宜一疏，于調兵設防，指示機宜，攻守之方，指派軍馬等無不詳切言之。是以不匝歲而悉平，而建南復置郡邑。一疏，即剿平後鑑於建南行都司所領之五衛八所不能控御番猓，議設建昌、越巂二府，會川、寧番二州，鹽井一縣，以便處理軍民各事者。其識見計議，誠卓然可稱矣。

曆學假如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明黃宗羲撰。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嘗從明王為左僉都御史。明亡奉旨返里，畢力著述。其學先窮經，而求事實於史，以濂洛之說綜會諸家。康熙中舉鴻博，薦修明史，均力辭。卒後鄉人私謚文孝。著有南雷文定、南雷文案、宋元明儒學案等書數十種。是編分二種，曰授時假如、曰西曆假如。其西曆假如中，分日躔、月離、五緯、交食四章。授時假如中，則有步氣朔、步月離等。姜希轍序稱曆書之傳，惟恐人之知，未有不藏郤金鍼者，以是儒者概不知曆。三統則統法、統母、月法見日法、日法見月日法，皆錯誤。四分則三紀、部首，相亂無有能正之者。故歷代之律曆志，盡為啞鍾矣。余友黃梨洲所謂通天地人之儒者，精於性命之學，嘗入萬山之中，芟舍獨處，古松流水，布算簌簌，網絡天地，其發明曆學十餘種，間以示余，余取其假如刻，梨洲亦頗吝惜。余曰：聖人之學，如日行天，人人可見，凡藏頭露尾，私相授受者，皆曲學矣。夫以儒者所不知，及知而不以示人者，使人人可以知之，豈非千古一快云云。以宗羲大儒，猶吝惜不肯示人，足知彼時學曆者，皆以為獨得之秘者矣。

尚無希覯，則是書之散佚亦未可知。書首標題後云附勾股矩測解原，今檢此書不載，或已佚歟，抑未即付梓，不可知矣。

民歷鋪註曉惑不分卷 清康熙刻本

清耶穌會士湯若望撰，南懷仁校訂。若望德國人，字道未，明天啓中入中國傳天主教，以徐光啟薦，官翰林修正歷法。入清為欽天監監正，自是中國始用新法授時。世祖寵遇甚至，洊擢卿貳，撰有歷法西傳、新法表異。懷仁比利時人，耶穌教會宣教師，康熙初入中國傳教，以推算歷法為聖祖所信任，累官欽天監正，卒謚勤慤，撰有坤輿圖說、西方要記。是編共凡二十三篇，首為於鋪註是後人愛慕前人之意，次為原鋪註附歷頒行之故，次為以經傳證上諭，

次為以理證上諭，次為年神方位圖說，次為月建說，次為天道天德等說，次為月建下九宮說，次為天恩天赦等說，次為太歲出遊說，次為日遊神說，次為人神說，次為太白遊方說，次為長短星說，次為百忌說，次為祀竈說，次為男女周堂圖說，次為五姓修宅說，末附摘進七政疏、摘萬年寶歷及摘欽定新歷測驗紀略等文。蓋若望以生民既惑於禍福之說，射利者即以禍福之說惑之，舍其常而不是務，乃獨信巫史之言，至有露其親尸而待山家之利者，泥于年命而失夫婦之好者，拘牢禁忌，凡百皆然，且通儒不屑於

行其術、部夫反得以盜其名、於選擇原意轉晦、因撰為是
書以闢之、胡世安序、謂首明後慕前之意、率舊章不愆忘
之旨也、次明頒行協正三重寡過之旨也、猶恐奉行者未
盡曉暢、于中復博引經傳、詳證理致、剖析方位、條疏月建
諸說云云、殊可以窺是書大概矣、書首有胡世安、邵泰衢
諸人序、及自序、並列欽天監官員銜名云、

雙谿物產疏十五卷 清嘉慶稚春堂刻本

清陳經撰、經字景辰、號墨莊、別號離墨山農、荊溪人、諸生、
撰有墨莊古文、是編乃記載荊溪一邑物產、計卷一為穀
類三十五種、卷二蔬類三十六種、卷三蓏類十五種、卷四
果類三十種、卷五六華類四十八種、卷七八草類六十五
種、卷九木類三十種、卷十禽類三十五種、卷十一獸類二
十種、卷十二十三魚類三十四種、卷十四昆蟲二十二種、
卷十五雜物、則有絲綿酒茶茶壺車船竹器炭石灰等十
種焉、經嘗以為孔子教小子以學詩、終於多識鳥獸草木

近世儒者、置實學於不問、俗師陋儒、往往持古人片言、為
護躬之符、至可嗤憫、又以為物之難明、為其名之難明也、
名之難明、謂其五方之名不同、而古人語音殊異也、儒生
家多不識藪澤之物、老農老圃、又不明詩書之旨、二者無
由參合、遂至轉相訓釋、愈茫昧難明、其識見之卓、極可欽
佩、荊谿地兼山水、物產為繁、經因於暇日、倘徉於山顛水
涯、與草木鳥獸蟲魚為侶、因究其生植、察其形色、探其動
息、辨其性味、核實於秋、驗華於春、然後考之爾雅、徵之本
草、旁及諸傳記、有所未盡、則詢之田更樵叟、分門別類而

成是書、統觀全書、於荊谿物產、條分件繫、辨其名物、詳其性與其宜、而區其良楛美惡、若古注疏之所為、繁而不蕪、簡而有要、使人覽之、如別黑白、而數一二、其用心勤、而於物博、誠為有價值之籍也、書首有秦瀛郭麐諸人序、及經自序云、

筆史二卷 抄本

明楊思本撰、思本字因之、建昌新城人、是編誌筆之始末、分內外篇、內篇之類凡九、曰原始、曰定名、曰屬籍、曰結撰、曰効用、曰膺秩、曰寵遇、曰引退、曰告成、外篇之類凡三、曰徵事上、曰徵事下、曰述贊、蓋內篇所載、皆屬筆之沿革源流、製造使用掌故等、外篇則皆有關筆之文辭、徵引詩文等、全書各篇、皆自各書摘錄、彙集而成、首載凡例七條、有云、編分內外、用誌管窺、篇為十二、姑存墨守、至於仙經釋典、尚有須於參攷、外此革畫傍行、今顯置之不錄、又云徵

事而不及絳衣之拜、述贊而不及陷文之銘、以嫌前文、遂成割愛、又云檢拾雖存八九、筆削仍見一班、如雨栗之謬解、成於高誘、畫日之佞舉見於蘇循、諸如此類、皆所不錄云云、至其引據之書、計有博物志等四十餘種、均注於各條之下、統觀全書、於凡例中略可窺其大概、然體例似近于纖巧、亦不免有掛漏之譏、究非完善之籍、邱兆麟序謂其發函伸紙、弄墨燃脂、吐三簇之亡書、成一家之秘册、不出累日、遍而帙成、含衆韻而成響、譜天樂於寬裳、聚五色以成文、奪霞綃於漢女、至而用情引事、真為指掌之圖、別

類分門、具見傳心之要云云、誠不免阿譽之辭矣、是書前有翰林院方印、乃乾隆時修四庫之底本、書內夾有纂修鄭所擬之提要、並蓋有存目二字木戳、是當時擬入存目之書無疑、今四庫提要不載、當係被裁汰者矣、

柏庭瑣言不分卷 清乾隆刻本

清張在辛撰、在辛字卯君、號柏庭、安邱人、康熙丙寅拔貢、歷官觀城縣教諭、撰有家禮儀節等書、是編分十門、各自起訖、不編卷次、曰隸法瑣言、曰撰杖瑣言、曰輯硯瑣言、曰寫照瑣言、曰侑觴瑣言、曰爐餘瑣言、曰夕照回光、曰解畫瑣言、曰篆印心法、曰畫石瑣言、在辛少承其父貞之學、博聞多能、又從鄭簠學隸、師事周亮工、傳授印法、得其三昧、故於繪畫篆隸鐫摹諸藝事、無不各臻其妙、且其胸中自有邱壑、故詩情畫意、信手揮洒、風流跌宕、機趣橫生、頗與唐王維宋文同相頡頏、殊可以見其胸懷之瀟洒、意氣之激昂、書中隸法瑣言、於隸書之源流優劣、及其授受法則、隸書楷模等、皆詳言之、更定有四法四妙四要四忌等條、尤為顯要、撰杖瑣言中所錄、皆其所作杖銘、輯硯瑣言寫照瑣言畫石瑣言、亦皆所作詩詞等、以畫石瑣言中七言絕句為最多、在辛沒後、其子敬輿因集錄成帙、為之刊刻行世、安邱馬長淑題詞、謂其名章雋句、光怪陸離、以博物洽聞之富、運吟風弄月之思、觸手成春、涉筆成趣、若沾沾以尋常聲律繩之、豈足以知先生云云、誠非虛譽也、至其

名瑣述言、自序謂生來好事、多言而躁、遇物興懷、輒吟口不以、固自知其瑣瑣何暇計人之厭其瑣瑣云云、

石畫龕論述不分卷 家抄本

清杜堮撰、堮字石樵、濱州人、嘉慶辛酉進士、歷官吏部左侍郎、卒贈太傅、謚文端、著有遂初草廬詩集、已著錄、是編乃其畢生雜著、彙集而成、計十餘目、曰家塾緒語、曰通言、曰遂初草廬札記、曰石南隨筆、曰石南餘筆、曰千硯齋雜識、曰夢餘囈語錄、曰思餘隨錄、曰思餘續錄、曰思餘雜誌、曰滌硯餘志、大半隨時命題、無大意義、內多錄先賢格言、忠孝節義、及其先世德行等、或論行文之法、或記持家之道、於起居日用、書畫玩好、衣服禮儀等事、亦皆評論至盡、

於其子孫之律身涉世、孝親敬宗之事、皆諄諄言之、嘗謂人之所恃者天性耳、學問耳、天性漓而不覺、學問失而不知、無由至於正人君子之前、此歷之傷、其能免乎云云、又有瑣鑑餘論、續餘論、再續餘論、三續餘論、四續、則暢論歷代得失興廢之事、蓋其晚歲隨錄、以示兒孫輩、使不迷南北之意、自識謂治天下者道也、淑吾身者學也、人不學不知道、因有感於程朱之不遇於時、爰稽歷代自周末以迄前明興衰治亂之故、莫不由茲、雖粗具大端、而其旨已賅云云、更附明末記事綴筆、則暢論王陽明良知之說

問論明史忠孝之事、頗似語錄體例、又有治安本論、武鏡初編、龍門綱鑑紀年圖等、各自成書、另為著錄不復列入此中矣原書大半爲親筆所書者、其稿輾轉流入海豐吳重熹手、今復爲杜氏後裔所藏弆矣

篆印新法不分卷 清乾隆刻本

清張在辛撰、在辛字卯君、號柏庭、安邱人、康熙丙寅拔貢歷官觀城縣教諭、撰有家禮儀節、柏庭瑣言等書、是編分五章、首曰辨明字法、謂篆籀之文、各有時代、各有家法、即有同爲古文、而不一律者、同出一書、而不相配者、皆須神明變通、相其體勢氣味融洽、則古合於今、今不背古、二曰配合章法、謂審其文理多寡、字畫繁簡長短、錯綜參伍、不排擠不局促、順其自然之勢、即得其自然之妙、三曰落墨之法、謂可屢次書之、得其篆法、家數、筆畫精神、更使勻停則下刀時、必能識其性、得其神理矣、四曰奏刀之法、分爲三種、曰直入法、曰切玉法、曰邪入法、直入法駐刀時要收曲折處要轉、刻時或陡峻、或陂陀、實爲漢人之正法、切玉法則用刀碎切、方板處要活動、圓熟處要古勁、邪入法亦可由是類推、五曰隨處適宜、則言印印者、必須視其所刻之家法、審其印色之濃淡、然後定其下手之輕重、各章所言、皆從體驗而來、絕非他家侈談玄理者所可比擬、初學治印者、得此頗有裨益也

爐餘志略不分卷 清乾隆刻本

清張在辛撰。在辛字卯君，號柏庭，安邱人。康熙丙寅拔貢，歷官觀城縣教諭。撰有家禮儀節、柏庭瑣言、篆印心法等書，均已著錄。是編乃述其家被火事，末附七言十律，所以自悲自遣者。張氏自在辛祖父行，好文妮古，沉浸墳典，於是所積漸多，度寶墨樓藏之，鄉人呼之曰書樓張家。三世以來，所積愈多。在辛等以其先人苦心所聚，皆珍同球璧，不敢輕啓。雍正元年六月十九夜間被火，頃刻變為灰燼。至三十夜，所住樓上又復火起，計自四月至九月，火燒九

次。先焚書樓，後燒寢室，累代藏籍，蕩然一空，服食器用，盡作飛灰。在辛以遠近知交咸來相弔，因漫書其略，以告友朋焉。篇中所述，如四月夜間書中忽出火光，熒熒作青燐色，開門視之而滅。次日午間，卷軸中又出火光，救之而滅等，皆至奇特也。書末所附十律，則其灰燼之餘，倍覺無聊而吟成者。每首均有附註，記載亦至詳盡。而於倪青蚓、董玄宰書軸，宋綿津、王漁洋詩卷，及劉子羽一生詩稿，尤深惋惜云。

愚山日記二卷 清光緒刊本

清莊思敏撰。思敏字錦文，莒州人。諸生，候選按察司知事。撰有尚書義解，是編乃思敏中年後仿行功過格，偶有所得，隨手記錄者。思敏自序謂三十餘年來，每有所得，輒書於紙，積之日久，裒然成帙，因命兒輩鈔而存之，以識生平致力之苦。其於立心制行，處身涉世諸大端，亦不無少有裨益云云。大抵思敏是編律己極嚴，而又深思乎孔聖之教，大旨不外倫常，科條不出言行，忠恕謹信，臨深履薄。且其印合性靈，銓綜名物，孕范宇宙，抉剖芴芒，俚而文，淺而

達，蓋其心精之鬱發，非只齒頰之便利也。思敏修養之精深於此，殊可窺其一班矣。其子裒錄成帙，後因刋以行世焉。

尸子二卷附存疑 清湖海樓刻本、五松書屋刻本、湖南刻本、

漢尸佼撰，清汪繼培輯。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繼培蕭山人。按漢書藝文志雜家尸子二十篇，劉向別錄云佼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凡六萬餘言。後漢書注云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李淑書目存四卷，館閣書目止存二篇，合為一卷。其本皆不傳。清代輯佚之風起，輯是書者，繼培之前，有孫星衍、章宗源、任大椿、惠棟諸人。然其時群書治要未出，故未能盡善。繼培則以治要為據，又以各本皆攈摭佚文，傅會舊目，或聯綴群書，虛造名目，皆不足據，因就所攬徵，表識出處，糾拾遺謬，是正文字，復用惠孫之書，以相比較，而釐定之。以群書治要所載為上卷，計有勸學、貴言、四儀、明堂、分、發蒙、恕、治天下、仁意、廣澤、綽子、處道、神明十三篇。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其不載治要而散見諸書者，為下卷，凡一百八十餘條。不能定其篇名，至其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為存疑，附於後。按劉向序荀子，謂尸子著書，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劉勰又謂其兼綜雜術，術通而文鈍。鄭杲春秋說云，商鞅一用秦而秦以得志，卒兼六國，故自鞅後，天下談治術者，多遵之。刑名法術之言盈天下，大抵遵鞅術者，而此四字實出尸子。尸子不專言刑名法術，大抵出於春秋，而雜以異端，不專學孔子，而自以為能兼諸子，又或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一轉而為鞅、斯、申、韓云云。其說較可徵信。今原書散佚，未究大恉，繼培所錄較之原書十失八九，然諸家徵說，率皆採擷精華，翦落枝葉，單詞賸誼，轉可寶愛也。

王岐公宮詞不分卷 明五川精舍活字本

宋王珪撰。珪字禹玉，成都華陽人，後徙舒。舉慶歷二年進士第二，授大理評事，累官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兼侍讀學士。神宗時拜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哲宗即位，封岐國公。卒贈太師，謚文恭。事蹟具宋史本傳。所著有華陽集，前提要已著錄。是篇共詩百首，皆七絶。書前有明解組紳題詞。珪少擢高科，以文章致位通顯，不出國門，而至參預大政，詞人榮遇，蓋罕其匹。晚居相位，惟務持祿固寵，復依阿時局，倡興西夏之役，大為物論所不予。人品事業，皆無可取。然其文章則博贍瓌麗，自成一家，駢麗之作，尤多且工。其詩以富麗為主，故王直方詩話，載時人有至寶丹之目，以好用金玉錦繡字也。此本所載宮詞，㩦藻敷華，細潤熨貼，精思鍛鍊，其鑪錘名貴之篇，亦復不少。解組紳題詞，謂墳典盛而風雅絶，世道降而詩賦繁，更歷秦漢，軌轍異趣。六朝侈麗，會歸於唐。七言詩莫盛於此時，有王建宮詞之作，詠情寫意，宛轉飄逸，蓋有得於比興之體。沿規襲武，接踵周行。若王岐公先生，以詩名當時，門人弟子傳誦謄繕，其所作宮詞若干首，垂於世。予見而竊歎其工妙獨絶云云。

按岐華陽集，世無傳本，清修四庫，於永樂大典中輯得六十卷。宮詞百首不載其中。而各書目亦罕見著錄，是其罕見可知。此本為明五川精舍活字印本，半頁九行，行二十有一字，中縫下有五川精舍活字印行八字，排印極為工整。藏書家多未之見，雖寥寥十數翻，然零錦片玉，彌可珍惜矣。

友雅三卷 明嘉靖依隱亭精刻本

明朱多炤編。多炤字孔陽，明宗室，豫章奉國將軍。多炤喜藏近代名集，凡數十家，又喜弘正李何諸人之作，以不得與同時為恨，嘗欲效唐人國秀英靈，輯為巨帙，以貽世之好事者，又以金陵顧司寇國寶新編陳太史哀挽六辭，皆緣李何筆而作，於是選李夢陽、邊貢、朱應登、何景明、徐禎卿、鄭善夫、薛蕙、孫一元八人之作，摘其所贈答、宴餞、簡寄、思悼諸作，錄為一編，共古近體詩二百四十六首，目之為八才子詩。其書分體編次，曰五言古錄詩五十四首，七言古錄詩二十首，五律七十二首，五言排律十首，七律四十九首，七言排律二首，五絕八首，七絕二十八首，末附四言古詩僅二首焉。八人之詩或錄或不錄，而李夢陽、何景明二人則各體均備。其所錄八人均各以其時代先後為次，而爵里陞顯略具於姓氏之下。多炤自序謂仰窺諸君子所為詩，渢渢乎力變靡麗，風雅以降，茲再振厥響，剏其生並清時，更倡迭和，契同蘭臭，誼利斷金，匪惟文運是昌，世俗亦由以反者，豈其微哉。余生也晚，雖弗及親炙，而誦其遺言，寧容已於仰止。又云余生於諸公諸十年之後，學慚博物，功乏三餘，微辭奧旨，窺未能測其萬一，妄以管窺，編成是帙，蓋亦從吾所好云云。書首列王世貞評語，人為一首，並多炤凡例八條及自序云。按是書世不多見，其卷上下之末均有刻書牌子，頗為珍貴也。

念園存稿四卷 清康熙刻本

清白胤謙撰。胤謙一作允謙，避世宗諱也。字子益，號東谷，陽城人。明季進士，清初名入翰林，累官刑部尚書，坐事降補太常寺乞歸。撰有學言等。是書詩文分編，首二卷為詩，分體編次，卷一為四言十七首，樂府雜體五首，五古三十五首，七古二十首，卷二為五律五十首，七律三十七首，五排三首，五絕七首，七絕二十五首，總計二百首。末二卷為文，卷三為頌序碑計十四首，卷四為記賦論說贊辯碑表誌銘哀辭祭文等計二十三首。胤謙乞歸後，杜門却掃，以歸庸名齋，日取六經性理諸書，研窮體究，刪朱子近思錄、薛瑄讀書錄各為一書，訓其子弟。其學專事求仁復性，而以存誠主敬為功，魏象樞稱為薛文清後一人而已。其所為文溫醇典樸，深有得於廬陵之雋婉及南豐之深厚。詩則直率自然，似於靖節香山之澹渾古雅為近，蓋其思孝本於天真，恭誠體於至性，故語近而旨遠，法簡而意長也。全之俊序，稱其靜觀物化，紬繹情性，風雲之變態，歲月之推遷，上黨太行之嵯峨，汾沁澤潞之逶迤，皆恣其筆墨淋漓，又能牢籠天地，刮磨日月，扶倫常而揭性道，將以紹先哲，開來學，又豈徒文人墨士，跌宕騷雅，縱橫論辯之文云云。之俊所論，實非盡為阿諛之辭也。

五品稿九卷 家抄本

明李若訥撰。若訥字季重、別號渤海、臨邑人、萬歷甲辰進士、歷官羅定兵備參議、撰有訓兒義學術辨良知議孟氏三事議原性原仁等篇、及楊花詠詩卅、是編凡古今體詩八百五十首、分年編次之、以古體為最多、若訥生當李攀龍後、亦以模擬古人為旨、故其詩雖高華偉麗、然亮節較多、微情差少也、若以之繼攀龍衣鉢、則實無愧色、故張爾岐撰若訥墓誌、謂吾東國近代詩文、擅名者濟南于鱗為最著、後數十年臨邑子愚繼之、軌轍雖殊、要不愧為後勁、當于鱗時、里有殷學士許長史、各以風雅自見、實相輝映、臨邑之有渤海先生、其諸濟南之有殷許歟、然全輿海石諸編、談藝者至今不廢、學人之知楊花詠五品四品稿者、何寥寥乎、蓋自竟陵標幟、畫地而守、於濟南彈擿不遺餘力、何論繼起者、則君之不得于殷許、並非其工力不逮、時好適然耳、異時有平反者出、推子愚以拊于鱗、推渤海以拊殷許、詎曰不宜云云、據爾岐墓誌、知若訥所著、尚有四品稿四品續稿等等、為詩為文、不可得知、存佚與否、亦俟搜訪矣、

三近齋餘錄一卷 清抄本

宋王從撰、從字正夫、青州人、文正公曾五世孫、乾道中添差台州倅、知信州、是編僅文三篇、詩三首、亦好事者自州乘等書輯出者、按通考載是編云、有詩文四百八十餘篇、自題三近齋餘錄、通考並載楊誠齋序、內頗載從詩句、如落木森猶力、寒山淡欲無、入地迴高樓目、天寒故國心、又涼風回遠笛、暝色帶歸舟、又塵心依水淨、歸鬢與山青、誠齋謂不減晚唐諸子、又墮蘂盡應輸燕子、懶寒猶及占梨花、一番風雨催寒食、千里鶯花想故園、又身閑更得憑陵酒、花早殊非愛惜春、又秋生列岫雲猶薄、泉瀨懸崖路更慳、誠齋謂置之江西詩社中不能辨、又如幽蘭云、臨春慘不舒、蓋國空自香、其意亦不在蘭也、序又云、復之騷辭、如釣臺沐髮乞巧悼亡等篇、出入遠游天問之海、頡頏幽通思元之閫、又上前論事之文、皆卓然近用、如簋飧豆羹之可以求飽、笥囊篚纊之可以御冬、使其遇合、功用詎可量哉、紀之甗、鄭之瓚、櫝而不讎、瘞而不起、則光怪四出、貫日襲月、有不可掩者、惟不求知、所以不可掩云云、是誠齋於從之詩文推崇、可謂備至矣、序中所載各詩句、此本之載

是其搜輯尚非完善矣、

柏峯集一冊 家抄本

明王之猷撰、之猷字爾嘉、號柏峰、新城人、萬歷丁丑進士、歷官浙江按察使、淮陽兵備、是冊乃自其子象春手錄本抄出者、計詩六十七首、各體均有、而以古體為最多、末有康熙二十五年從曾孫士禛跋語、謂其邑前輩以詩名者、自國子司業登川沈先生始、曾叔祖柏峰公與沈公生同時、其詩派亦略相似、大抵步趨濟南、不爽尺寸、至叔祖季木公始一變而雄肆清厲、雖家庭風氣、亦不相沿襲也、此集傳為考功手書、有東癡隱君題贊、劫灰之後、故蹟僅存、古色蒼然、有鼎彝之氣、後人其珍藏之云云、大抵之猷詩、雖步趨濟南、一字一句、皆摹擬古人、然清微淡遠、蕭疏閒散、亦頗有言盡而意無窮之概也、新城王氏自嘉靖間重光而後、累世簪纓、冠蓋相望、詩文之名、亦歷世不絕、至士禛更發揚光大之矣、士禛跋所謂沈登川、即新城沈淵、又所稱季木考功云者、皆其叔祖象春也、至跋中所謂東癡隱君題贊者、此冊亦不載之、或亦非當時完帙矣、

迂園集一卷 丁氏抄本

明王象艮撰。象艮字伯石，一字思止，號定宇，新城人。萬歷間選貢，歷官姚安府同知。是集亦丁錫田由山左明詩抄等書中輯出者。古今體均有之，計五言者十八首，七言者三十四首。新城王氏明嘉靖以後，歷世多顯宦，而以詩文名者亦歷明清二代而不絕。至王士禛而集大成焉。明萬歷間，以象春詩名最著。象艮詩不逮，乃兄然亦自具其風格。士禛居易錄云：八叔祖伯石詩名遠出考功下，然謹守唐人矩矱，不失尺寸。如詠魯仲連云：孤城一飛矢，六國有心人。又蕭條兩岸柳，惆悵五更雞。魚藏蘆底穴，雪壓竹間蘆。青熒茅舍火，縹渺竹林烟。南雁迎花早，東風帶雪多。月明才十日，人病已經旬。皆五言之選云云。按居易錄所載各詩句，錫田均未輯入，是其漏落尚多也。山左明詩抄雨柳七律二首，則已輯入矣。又居易錄又云：迂園詩集二十四卷，其後入不振，予購其刻板藏之云云。是象艮原有刻板，多至二十四卷，三百年來罕見流傳，想早亡佚矣。

穀城山館全集六十卷 家抄本

明于慎行撰。慎行字可遠，一字無垢，東阿人。隆慶戊辰進士，歷官東閣大學士，謚文定。事蹟具明史本傳。慎行詩文前提要已著錄者，有詩集二十卷，文集四十二卷。此編詩文不分，隨意謄繕，蓋未編定時之本也。編中詩文與行世之本相較，未刻之稿極多。其間頗多有關係之作，殊為可寶。惜編次凌雜錯亂，整理未易。如能將未刻者摘出另為印行於世，則慎行文字可稱完璧矣。編中兼錄葉向高序一篇，於慎行詩文編刊源流記之頗詳。序中有云：歲甲辰余過穀城，公出其所梓詩，命予序之。余謂公文何以不傳。公曰：力不任梓耳。余至白門，以告太學生周時泰，時泰請任斯役。公乃裒其生平著作，刪定釐次，蓋又更兩歲而始寄。余時丁未初夏也。未幾而余與公同被綸扉之命，同入都。而公有末疾，卧邸中不旬日逝矣。逝之日時泰適告成事，以公集來，并其詩合刻之。公猶反復翻閱，刊訛摘謬，仍以一帙示余。又云：余嘗反復讀而論之，以為公之文，就一篇之中，則沈雄規之秦漢，流暢出之宋唐，乃其取材昭明文選者為多。若概其生平，則少年之作，以宏富為宗，故近六

朝中歲以後以骨力為主故參東西京至於晚節則陶洗鉛華自生姿態又若在昌黎眉山之間自非命世詞宗人巧天工合流駢出何以有此於乎信著作之大成熙朝之盛事云云據序知全集已刊今未見未知其存佚矣

岵瞻草不分卷 清抄本

明王建泰撰建泰字聖洛陽信人萬歷庚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副使是編計詩百餘首乃建泰官渝州赴任時途中所撰大率思家懷親之辭不依派別而閒淡自足又不慕古人而自然高雅且建泰涵養深醇故詩尤多敦厚之致篇什雖無多亦頗有詩人風格也故自序云予自童時即為八股所埋沒殊不解為詩辛亥夏除渝州司理家君以王母耄年且駕心遠道留侍里中勉不肖奉阿母同行父母各天嚴慈分袂秉之地經秦洛時歷秋冬嶺桃巖而依回望棧雲而躑躅棖感吟詠稍舒愁懷嵩來諗之孤悰託風人之微致固不論其法之合與不合也至於山水之盛景物之奇名流之蹟雖唉閒躍躍欲試固非枯腸禿筆之所能寫其萬一云云是建泰為詩之旨固亦可略窺而知矣

長風吟不分卷 抄本

明邱儒業撰。儒業字懋修，蒲臺人。萬歷中邢玠經略朝鮮，辟儒業參軍務，事平，詔封冠帶，賜金帛。儒業嘗獻萬歷聖壽詩，著述極富，多藏于家。長風吟即其在朝鮮時所撰者，多與朝鮮大臣唱和之什，總計詩二百三十餘首。濱州王家植序云：邱參軍客百濟，洌水間，踰二年，磨遠山隃麋於盾鼻上，竟成四，而後詩亦成半，草檄之餘也。參軍與邢太保為布衣交，太保統南北水陸五將軍開幕府遼水上，參軍以白衣佐中軍，諸所借箸，詳太保敘功疏，宣近代一二詩人所可擬哉。自海外還，為余言戰勝事時狀，及鮮人風土，皆絕代異聞。余每聽之不寐。及出所為吟，並與鮮大臣往復諸什，余復詑雞林紙貴，司馬子長纔觀方以內名勝，杜文貞僅區區一夔峽間，尚得江心之助，詩與文竟古不朽，何況吾參軍馳驅戎馬，在數千里外異域乎。其全集甚富，首有新樂王詮次者，更奇，今不具論，論其破浪之吟，遂以為敘云云。按縣志稱儒業所著長風吟尤膾炙於人口，是此集亦殊可珍。惟抄本輾轉傳寫，魯魚亥豕，滿紙皆是，殊可惜耳。

墨莊詩草二卷 抄本

明徐篤撰。篤字行之，號墨莊，曹縣人。萬歷間諸生。是集共詩一百三十餘首，分古今體編次。其詩多斑駁陸離，高華偉麗，頗有謝榛四溟山人之風。篤博學有雋材，屢試不第，遂隐於詩，以終，性倜儻，醉後益敢言，而風趣橫生，魯藩一見而奇之，相與訂金石交，其倡和諸作具在集中，所謂雲臺宗室是也。張貽潛序其集，謂讀其詩氣骨傲岸，具有不可一世之概，其品即不逮白雪，庶與謝山人茂秦、孫山人太初同稱布衣風格云云。徐繼畬撰曹南獻徵錄，載其詩頗多，皆由此集中選出者。蓋篤於繼畬為其遠祖也。此本即從繼畬處搜得抄錄者，茲著錄之，以見明萬歷間七子詩派之盛也。

畫衣詩不分卷　安邱張氏抄本

明高名衡撰。名衡字仲平，號鷺嶼，沂水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如皋興化知縣，徵授御史，巡按河南。李自成圍開封，名衡百計守備，賊決黃河以灌城。名衡遇救得出，加兵部侍郎銜，辭疾歸。抵家甫兩月，清兵至，與妻同殉難。清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忠節。撰有吏生吟，是編僅五七言斷句八首，乃名衡畫衣成後，題於衣之前後及左右袂者。張貞渠邱丹夢錄載畫衣記略云：余家舊藏畫衣一襲，乃沂水高中丞筆也。孟寫折枝墨卉於白練上，冪以青紗而成之者。凡花卉二十五種，作三十二叢。衣之前後及左右袂，題皆五七言斷句，凡八首。先侍御同與先生同年相好，過其邸舍，此衣適成，將以遺張夫人。侍御公一見欣然，輒同持去。先生亦無難色。故先生伏節，同日並命，可謂與日月爭光矣。而其平日風流自命，柔翰閑情如此，毋亦靖節賦閒情故事耶。後書辛未夏日作于燕邸，寄內于平仲題。康熙戊辰偶為新城公言及，公甚豔其事，因以贈之，而記其始末，詳其形製云云。名衡所撰吏生吟，前提要已存其目。安邱張氏出此冊，因更著錄之。詩雖寥寥無多，然名衡忠義凜然，可與日月爭光，本諸存詩存人之旨，則此寥寥斷句，亦足昭表章之意也。

東魯先生詩文集十四卷 抄本

明許彬撰。彬字道中，號養浩，寧陽人，永樂乙未進士，累官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直文淵閣，謫陝西參政，以侍郎致仕。是集計文十卷，詩四卷，皆分體編次。總計文八十餘篇，以碑墓文字為多；詩四百餘首，近體為多也。彬處心坦易，樂善好施，故其發為詩文，亦皆中平雅正，和善之氣，時時流露于字裏行間。詩雖多近體，而和粹舂容，沖淡高古，無峭駁雜、穠麗淺俗之失，所謂發乎性情，止乎禮義。薛瑄序其詩，謂變之中有不可變者，先生之詩有焉云云，實為知言也。王士禛香祖筆記云：溫飛卿對白頭翁，寧陽許襄敏公取作一聯云：道上鉤衣蒼耳子，風前聒客白頭翁。蓋其去國之作，上句即迷陽迷陽，勿傷我行，下句即違山十里，蟪蛄之聲尚猶在耳之義也。又按，彬集明史藝文志載文集十卷，詩集四卷，與此本同，而薛瑄東魯先生文集序則云出示古文二十七卷云云，卷數與此本相差極多，年代久遠，不可得而詳矣。

珠船齋集一卷 丁氏抄本

明畢拱辰撰。拱辰字星伯，號湖目，掖縣人，萬曆丙辰進士，官山西分巡冀寧僉事，殉節。撰有萊乘一編，極為文獻所資。拱辰為詩好摹青藤謔菴，不無邯鄲之恨。是集為丁氏自掖縣李氏抄得，僅詩五十餘首，抄繕無序，似非全帙。按縣志載拱辰所著有皃溪存稿、旅味甌餘、系曜近草等編，此本或其全集中之一種歟。王士祿云：僉憲詩若擷其菁秀，亦復矯矯不凡，其句如千峯低雁影，十里辨龍腥，讀魏璫始末云：紙上忠魂餘血淚，人間羽黨尚鬚眉，示內云：牆薄祇堪添鶴料，局寒仍欲泣牛衣，贈友云：六朝恨草僉相負，八斗新吟蹇自嗟，又範成鳥佛全千劫，夢到江花筆幾床等等，皆有別趣。今檢此本，諸詩句皆不載之，自非完帙矣。又十二筆舫雜錄云：遊武宮觀道經雙鳳山詩云：靈虛方有待，自注劉長生宮名，宋蒙泉山左明詩抄選此詩，誤改靈虛作凌虛云云。今此集中載之，靈虛亦作凌虛，當係因明詩鈔而誤書之也。

空塵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華鼇撰、鼇字空塵、章邱人、諸生、是集乃其後裔摭拾殘稿錄成者、計詩四十一首、多古體、近體極罕、其詩格與濟南李攀龍相似、然風格超逸、與攀龍亦自不同也、鼇妙於繪事、落筆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丐之畫、輒瞠目不應、當其意得、則迥出筆墨蹊徑之外、按王士禛池北偶談謂鼇詩如其畫、而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疏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霽

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上居云、罏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雨之句、余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云云、考士禛所記各詩、此本皆不載、其殘缺可知、且據士禛所記、鼇集彼時已無從購求、今又三百餘年、當早銷滅淨盡、此一鱗片爪、亦自可珍矣、

懋卿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龔勖撰、勖字克懋、一字懋卿、章邱人、嘉靖間歲貢、歷官開平衛教授、撰有太極圖解、性命辨等、劉應節稱之為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勖與歷下李于鱗生同時、時邑中李伯華、袁宗寬等、方尚金元詞曲、勖謂有傷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于鱗、許殿卿等為古文辭相友善、故有寄李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烟中、書首有江都陸君弼序、謂勖文若殷彝周鼎、莫可炫侈、詩歌則出入少陵昌黎間、高凌

太虛、秀奪萬色、先生歷下並起一時、歷下少即顯、故其傳易、先生出稍遲、又生平不求聞達、斯共起而宗之者後、然異世而下、尚論之士、當無辨先生歷下也、是編亦家藏抄本、文詩雜糅、而鈔繕又錯亂凌雜、不成次序、如有好事者從事整理、俾可刊傳於世、則又勖之幸矣、

家存稿一卷 清抄本

明播子雨撰。子雨字潤夫，歷城人。嘉靖癸卯舉人，歷官行人司行人、太僕寺少卿。是編亦丁錫田所搜存者，詩僅三十餘首，以近體為多，古體則僅十首而已。子雨亦七子詩派，時與李攀龍、王世貞等相倡和。其為詩不盡模擬古人，時自發其天機，故集中詰屈其詞、塗飾其字之作不多見。然其才力不逮攀龍，故不能凌轢一時也。王世貞叙其集，謂潤夫稱為于麟日相倡和，然往往隨發而自盡其才，隨遇而競標其致，各騁於康莊之途而無犯轍，以故讀潤夫詩者，知為潤夫詩，已為潤夫行詩者，行潤夫詩也，自是而濟南之詩無阿格也，不亦善哉。潤夫起家邑官，數歇歷卿牧京兆，以至貳轉運，夫夫隆萬間循吏也，豈其以是雕蟲沾沾，且也目之曰家存稿，而以屬王生序，亦豈剌促為名計。識其喜于麟而不必傳于麟以傳者，以見志耳。讀世貞此序，亦可窺子雨詩之一斑矣。

葛石山房詩一卷 家抄本

明張登雲撰。登雲字攀龍，甯陽人。隆慶辛未進士，歷官遼海道副使，撰有耕餘雜話。是集計古今體詩七十二首，不分體，亦不編年，乃隨意編錄者。登雲好為詩古文辭，規撫漢唐，音節篤雅。如集中所載歸舊園晝寢詩云：浮黎開嘉運，迴周遞伏倚，行藏雖同趣，榮落分愠喜，弱植盛研華，流芬遇蘭芷，一朝惻物變，戀壞動遭否，瞰鍛鍛羽歸，遯跡隱城市，即無洛陽田，尚有淵明履，息陰謝糾纆，文酒相繼晷，瞳旭成間拱，烏兎云何馭，大禹曾惜陰，管甯復宴起，兀坐竟何知，頹然於床第等詩，皆至可誦。蓋登雲精熟文選，故其詩格調亦頗近之也。按縣志本傳云：登雲原著有之棲草十卷，今所存者則僅葛石山房詩草一卷云云。是之棲草已早亡佚，收詩若干，不可得知。此葛石山房詩草亦可謂鳳毛麟角，僅存於世者矣。

和陶詩不分卷 丁氏抄本

明許敏勛撰。敏勛字繩齋，號吏隱，莒澗，堂邑人，萬歷戊子舉人。是編計二十首，乃和陶飲酒詩也。敏勛詩名不彰，足不出里閈，世人多不之知，即所作詩文，亦皆秘藏于家，不以示人。德州盧世㴶搜轉求之，始得此編，濰縣丁氏即假抄於盧氏者。書前有世㴶序云：堂邑有許繩齋先生，余心慕不能已，因請其雜著五七種，又於掌記處見得十餘種，皆明體適用，有補於身心風教，每欲彙梓排纘，而力苦不足。茲於古詩草中錄出和陶飲酒詩二十首，擬劖梨雲以誌高山之仰。世㴶又題云：詠和陶飲酒詩二十首，乃東郡許莒澗壯時作。莒自序云，終篇無一語相類，美哉，非達人大觀，誰肯下此虛心語。然字字從胸襟流出，全無一毫顧盼，以莒人品論之，陶而陶者也；以莒詩品論之，不陶而陶者也。據世㴶此序，是敏勛之詩，力追淵明可知。又敏勛著述多至十餘種，今皆不可得見，殊可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含章館詩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黃培撰。培字孟堅，號封岳，即墨人，嘉善孫，官生，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歷官錦衣衛管衛事、都指揮使。是編計詩二百十一首，不編年，不分體，乃隨意編排者。眉間有宋繼澄評語。培詩清澹閑肆，不染剽竊塗墍之習，亦所謂自成一格者。宋繼澄序云：內弟黃封岳，少予十歲，今年五十有杞，蓋亦若高達夫五十始為詩者。初不以示人，惟與余相質，余稱畏友焉。數年來所進不次，諸體蒼厚難名，分席子美，非達夫所能等夷也。至五七言絕句，又與太白龍標並驅，則子美所不能兼者，封岳兼之矣。然吟詠取自適，不期身後為名，何咸張侯，必欲其傳世久遠，屬索付梓，且命予序。余略為數語以著之。封岳亦善古文辭，造詣呂黎臺輿，其一二奏章見之天下者，已成往事，不必詳也云云。繼澄於培為至親，阿諛之辭，自不可免，然謂培詩蒼厚，可分席子美，並驅太白，則未免擬於不倫矣。

西橋詩文集四卷董氏抄本

明劉銳撰。銳字汝中，號西橋，壽光人。父珝，官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謚文和。銳以蔭累官太常卿，兼五經博士。是集乃董楠搜得遺稿，去其蕪雜，及他人作之被羼入者，詳為審定，編為是書，計文三十五首，詩二百十二首。董楠序略云：其詩豪縱磊落，掀雷扶電，氣吞一世，蓋獨取諸李長庚也。性直言，大不甚規規世事，每興到，則音韻滿紙，已則任人取去，故身沒而篇什盡矣。予每託朋輩極力搜訪，久不能得，心嘗惘然。歲己未，陳副憲鶴自雁門回，語及西橋雅製，乃出抄本四冊，曰鶴幼年從先尚書官邸，與公長嗣双泉同筆硯，結兒女姻，此特公筆之什一也。予以數年渴求而不可得，而一旦偶然如願，因大喜，歸而省檢之，則傳寫字畫，篇篇脫落，且雜以他詩，其出于西橋而率易不經意者，皆刪去，得詩若干首，文若干篇，為手錄一通，青石翟中丞為公作傳，載其行甚詳，冠諸卷首云云。今此本卷首無翟氏所撰傳，當已佚去矣。

崔司業詩集一卷清刻本

唐崔融撰。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歷官國子司業。撰有則天皇后實錄。按融詩，新唐書藝文志六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四十卷。然舊書本傳亦六十卷，疑舊志誤也。新書本傳云：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同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撰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酉陽雜俎云：崔融瓦松賦序曰：崇文館瓦松者，產於屋霤之下，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賦云：煌煌特秀，狀金芝之產霤，歷歷虛懸，若星榆之種天。葩條鬱毓，根柢連卷，間紫苔而裛露，凌碧瓦而含煙。又曰：慚魏宮之烏悲，異漢殿之紅蓮。崔公學博，無不該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乎？大抵融詩文華婉高麗，迥出儕輩，上惜年遠代湮，散佚者眾。此本僅詩五十餘首，取與全唐詩所載者相較，尚少數首，是所輯仍未盡善也。唐詩紀事有云：凡武后詩文，皆元文頃、崔融輩為之。是融詩如何，當可想見矣。

黄山集一卷 清抄本

元趙渢撰。渢字文孺，號黄山，東平人。大定二十二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是集乃濰縣丁錫田自東平州志等書內輯出者，計詩三十餘首，以古體為多。錫田好搜輯鄉邦人佚文軼事，然見書未廣，搜輯多未完備也。按中州集所載渢詩，如涼陘云峨峨景明宮，五雲湧蓬萊，山空白晝永，野曠清風來，放遠亭云晴日未消千障雪，暖風先放一川花，青天低處是平野，白鳥去邊明落霞，秦村道中云桃花都被風吹却，楊柳似將烟染成等句，此册已皆不載。而王士禛古夫于亭雜錄所云金人劉祁歸潛志章宗春水於〔放〕海青。趙黄山渢應制立進詩云駕鵝初暖下陂塘，羽騎星馳入建章，黄繖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摶空玉爪凌霄漢，瞥眼風毛墮雪霜，共喜園陵得新薦，侍臣齊捧萬年觴一詩，亦不載，似未免遺漏過甚矣。

靖軒文存一卷 清抄本

元閻復撰。復字子靖，高唐州人。入東平學，元好問校試東平諸生，為選首。歷官翰林學士承旨，武宗立，授平章政事，卒謚文康。事跡具元史本傳。按靖軒集五十卷，本傳載之，世久亡佚。此編不悉何人所搜輯者，僅文十三篇，計有扈駕上京應制詩、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疏、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疏、武宗踐阼陳三事疏、加封孔子制、草廟學記、東方朔祠碑、三殿廟重修東嶽廟碑銘、鄉賢祠記、瓶城齋銘、送吉卿詩、斡朶忽都政績碑、吉士安去思碑，考前四篇元史本傳中載之，後九篇高唐州志中載之，或即從此二書中輯出者也。又按州志金石錄又載明宏治九年東平徐鐸加封孔子制碑，有跋，於復加封孔子制備極稱許，謂元翰林學士閻先生復草加封孔子制，余嘗佩誦，歎其為古今絕唱之文云云。今讀各篇文字，類皆醇厚有古風，無浮巧之習，實為有元盛世之音也。又按蔣正子山房隨筆載復廉訪浙西，有梅杖詩云揀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比並鳩藤奈白何，聲破夢寒霜滿目，影隨詩瘦月橫坡，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

扶顛力更多，州乘失載，似亦應輯入此冊也。

獨喻草不分卷 家抄本

清周莊撰。莊字子莊，寓居歷城，未詳其籍，或云青州人。是集計古今體詩百十三首，分體編次。書首有呂思問序云：先君嘗言，年二十餘應試歷下，偶步濼北門東偏柳陰中，茅屋數間，一老人布衣道貌，四壁詩歌，詢之，知為子莊，其詩皆所自製也。因為定交，嗣後不復相聞。又二十餘年，有黃冠自言周子莊之子，述其父臨終歎息一生精力盡於身詩，我死，以我詩付仲矩呂君。因留其詩而去。先君又言子莊耿介寡合，士大夫與之游，未嘗有所降下，衛方伯既齊深敬禮焉，欲刻其詩，不果。子莊既為黃冠，年六十餘，不知所終。先君顧予兄弟曰：他日須傳此翁詩，勿令湮沒云云。今上距呂思問撰序，將二百年，此寥寥百餘首詩，其家尚抄繕以傳，則亦深厚幸矣。其集中所載，有憶云：東風零落誰為主，春在天涯人在旅。草色青青疊翠茵，桃花冉冉飛紅雨。燕子不來春又闌，閒愁閒望倚闌干。魚書欲寄相思字，祇恐開函不忍看。又為加旅夜有感云：村舍雞初喚，林坰月獨明。殘更催曙色，旅夢亂鄉情。秋老風霜厲，家貧道路輕。白頭徒自哂，衣食費經營。等篇，皆極可誦。此集雖

篇什無多，然三百年來幸存於世，特著錄之，庶不沒其苦心孤詣也。

峽猿草一卷 抄本

清周淑履撰。淑履萊陽人，膠州高陰棫妻，夫亡守節。是編多近體，總二百三十餘首，皆隨得隨錄者。前有高鳳翰序云：族子婦周氏，巡撫伯達孫，侍衛世祐女，而大令正之妹也。周氏世以文章名家，故婦雅能詩。歸余族祖前相國曾孫陰棫。棫才而能文，不幸早世，家且益窘。婦乃提三孤兒，走萊陽，就食母家。未幾，母家亦中落，婦乃復還膠西。數年之間，奔走枝梧，風雨飄搖，無所不有。婦詩之所為傷心也。婦既歸，故業盡失，無所依，乃僦屋為人傭鍼縫紉，以給衣食，而

教其子讀書。今三子兩為諸生，曰淳，曰溎。婦年已六十餘，其操作勤苦，無少間。嗚呼，是可悲也已。婦既老，出峽猿草授其子淳曰：少時吟紅詠綠，絮了不足錄，獨此為未亡人心血所在，不可不令後人知我辛苦。淳以問序于我，因點次其語，弁諸卷首而傳之云云。按李佐賢吾廬筆談，謂淑履撰有綠窗小詠，載其夜雨及冬日送別等篇，謂皆商聲變調云云。今綠窗小詠未見，其夜雨、冬日送別諸篇什，此本皆不載。如能覓得全稿，合而梓之，庶不負淑履苦心矣。

說研堂集五卷 新城王氏傳抄本

清孫廷鐸撰、廷鐸字道宣、別號夢果道人、又號煙蘿居士、益都人、明崇禎壬午舉人、入清後歷官陽江知縣、是集計古今體詩四百七十餘首、分古今體編次、清代初年、廷鐸從兄廷銓以文學為諸生祭酒、廷鐸繼起、稱二難、屢上公車不第、益肆力於詩、康熙辛丑就選人、戊申得廣東之陽江、為治有政聲、晚歲嗜傳注之學、不復談詩、王士禛煙蘿居士墓誌、謂其詩五言最擅勝場、閑關諸作、非彭澤右丞不足擬云云、今觀集中卷二有甲午季夏閑關十首、如第一首云、性拙畏城市、孤意耽山居、裹糧常苦乏、遊今此願虛、不耕復不讀、悠悠已夏餘、念之懷為憂、中夜步階除、會心豈在遠、奚必厭吾廬、晨起謝親友、杜門境已舒、入室書盈篋、可以慰饑劬、析然遂息肩、俯仰皆自如、竹樹拂清暑、蟬聲亦蕭疎、隔俗即邱壑、何須慕樵漁、讀之覺坦懷高寄、衣復蕭散、殆所謂古鐘磬不諧里耳者、王士禛謂觀漢魏詩、不必指其何字何句為佳、唐人五言古非不妙、妙在字句、故終不及漢魏、如此等篇、詠懷飲酒而下、實所僅見云云、誠篤論也、

舟中吟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陳鍾英撰、鍾英字幼仲、德州人、順治辛卯舉人、是集乃其南游時舟中所作者、共詩一百二十餘首、以近體為多、鍾英性友愛、與其兄同爨一門、終身無間言、盧世㴶序謂向讀幼仲詩、芊綿斐亹、灑灑如也、其南遊時、往返七千里、徂冬涉夏、皆在炎蒸雷雨中、渡河浮淮、問津揚子、放於池陽、水波蕩潏、孤帆蒼莽、舉所閱歷、人或欹側、不能自持者、幼仲獨長吟高唱、盈几滿篋、雖在舟中、無異霞表云云、今觀集中南陽夜風云、湖光苦被疾風妬、雪浪排空捲雲樹、琉璃破碎亂星文、滅沒魚燈逐煙霧、指顧乾坤澒洞中、潛龍蟄晦長鯨怒、一夜突過蛟螭窟、馮夷擊鼓舟人怖、最來耳目抑何庸、瀾翻石走非其故、浮槎幾欲問其源、蒼蒼茫茫迷前渡、讀之頗覺風霜高潔、蕭蕭肅肅之致也、鍾英詩世極罕傳、此冊為濰縣丁錫田得於破攤中者、繕寫極精、惜末葉殘破、殊為憾事耳、

東籬集二卷 清抄本

清王碧瑩撰。碧瑩，長山人，同邑趙載庭妻。母卒，哀毀致疾卒。是編多近體詩，總三百餘首，隨意編次之。碧瑩性愛菊，別號東籬居士。生有異質，讀書一過不忘，好為有韻之言。每得句，輒以質其舅翁東華先生。東華先生歎其清絕，以為非夙慧不能。家故貧，以圖史自娛，簞瓢屢空，晏如也。晚遭連饑，家益落，吟益厲，一日不再舉火，而得詩或數十首。凡日用居室、米鹽瑣細，以及傾逆常變、憂悲愉懌，與夫物序人風、花木開落，一切可欣可愕之事，皆于詩乎寫之。積日既多，卷帙繁富，因自裒其作，而名曰東籬集焉。首有淄川韓用晦序文，於其詩備極稱許。按縣志載劉其旋才女王碧瑩傳，略謂碧瑩亦喜古文辭，然不多作，世所傳哭女一篇，悽惻哀感，直逼楚騷云云。是碧瑩真無愧才女矣。是冊為濰縣丁氏輾轉自其家抄得者，錯落滿紙，不能卒讀，如能詳為校正之，亦不沒其苦心之意也。

椒雨園集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李森先撰。森先字琳枝，號灩石，平度州籍，掖縣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入清仕至監察御史。其巡按下江時，以人言被逮，吳人為之罷市。再起察荒河南，賑定而民不擾。暇遊諸勝地，皆以詩紀之。素豪於飲，園名椒雨。椒雨者，酒之辛者也。所為詩，不作郊島寒瘦，興酣落筆，磊落嶔奇，時露英人本色。故王士祜謂其隻語皆可寶貴。如遊大澤山云：九年未上九青巔，清夢時時岩壑前。絕巘芙蓉終不改，幽巖松栝故依然。風驅澗底雲歸駛，雨洗峰頭月到先。是處色聲皆舊侶，狂歌寧禁酒如泉。又如立春前一日漫興云：曉夢旅心驚，流鶯乍試聲。披衣寒尚在，攬鏡白初生。遊後郊原滿，行吟官舍清。始合應有令，惟念爾民耕等篇，無不倜儻英偉，恍如其人。池北偶談謂本朝御史當以李琳枝第一，天下公論如此。是其人品之高，已可概見。今著錄此集，亦存詩存人之意也。

祿餘詩稿六卷 江陰金氏傳抄本

清劉松巖撰。松巖濟寧人。是集共詩六百十二首。分年編次。隨得隨錄。尚未編定。金氏就其稿本訂定後。重爲抄繕者也。集中所載。如醴陽八詠。情景如繪。蓋其權大洲場時所成也。又如題潮州小陶然酒樓云。山色水光到眼前。興來同醉小陶然。清樽白髮重遊客。細雨黃花九月天。堪歎浮名爲俗累。肯將傲骨受人憐。湘橋仙跡誰能續。跨海何曾石可鞭。又避暑龍宮別院云。水晶宮闕畫蒼茫。滌暑無由到上方。寂寂僧房人跡少。蕭蕭落葉午陰涼。壁間長有

風雲氣。座上時聞菡萏香。塵吏襟懷難免俗。憑闌不語對斜陽。均極饒逸趣。而集中絕句。風韻尤勝。如遊惠山云。如此名山好繫船。漪瀾堂上聽談禪。松風半榻茶煙裏。要試人間第二泉。又如春柳云。多情對客騁開眼。解舞逢人便折腰。上元珠江即事云。市比笙歌游士女。漫天星斗泛魚龍。大通煙雨云。向曉烟痕濃護井。隔江帆影淡浮雲。隻眼千秋慚讀史。浮蹤卌載敢逃名。示兒云。書莫貪多須要熟。句應求好不妨遲。贈高秀山云。白頭愧我半斷世。青眼如君有幾人。等皆集中之極可誦者。松巖沒後。其子蓉舫官江蘇知府。取其稿本。就江陰金武祥訂正。金氏因刪其不經意者。並爲次其先後。此本即從之出也。

酣吟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蕭維樞撰。維樞字拱辰，德州人，諸生，歷官丹徒知縣。是集計詩二百二十四首，分古今體編次，前有趙善慶序。維樞性耆酒，酒必酣，酣必吟，官丹徒未久，即挂冠去。其為詩力追唐人，長於山林景物之作，有柴桑籬下風味，此蓋天性使然。趙善慶序所謂當其意興一往，蕭然簡遠，絶去塵埃者是矣。集中如江舟夜泊云：酣吟小舟裡，極目大江中。酒意非關醉，詩豪不在工。魂消雨岸月，夢破一帆風。久客渾忘倦，此身如轉蓬。等篇風味盎然，而善慶序中所摘句，謂五言之妙，如犬息千村月，雞鳴萬井烟。山從雲外起，水向樹中流。月印寒潭靜，雲籠晚樹閒。山深晴帶雨，寒極暑生寒。樹影穿花徑，山陰落草堂。月吐中峯小，雲歸遠樹深。山高分月影，岸潤散江聲。杳山雲四面，繞水樹千林。林鳥將烟出，山雲帶雨來。芳草栖牛犢，殘暉上客船。薊北愁中客，江南夢裏家。嶺樹連雲動，村烟帶戶開等句，又皆意味甚長，不減唐人也。

但吟草選一卷 家抄本

清蕭維豫撰。維豫字介石，號韓坡，德州人，順治戊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讀。是集計詩三十七首，乃自其全集中選出，五七言均有之。維豫原為江西泰和人，明初徙遼東，旋遷德州，遂著籍焉。其為人蘊負宏遠，志若不可一世，少歷詞垣，雅負清望，為官不十載，即辭歸奉母，發之于詩，亦皆以樂其致養，寫其懽愉，不屑屑聲律字句以求工巧，而意到筆隨，又無不出于自然。馮大木序謂日與鄉人逸老杯酒獻酬，而又游覽名山，涉歷江湖，興會所至，援筆為詩，無意于工而詩工矣。田蒙齋則謂維豫詩有楊夢山之淡逸，邢子愿之流美，劉函山之雅潔云云。今觀集中登清風臺謁夷齊廟云：我立永豐顛，首陽向我峙。遂之清風臺，以訪墨胎氏。鬱鬱松柏林，悠悠溧漆水。雨洗春色深，人入清風裏。未食蕨與薇，安知肉食鄙。為碩與為廉，百年同一死。吁嗟黄虞人，在此不在彼。一篇其格高氣逸，寄託甚遠，讀之真覺清風颯然矣。維豫全集存世與否，不可得知，此雖寥寥數十首，然亦頗足窺其所學矣。

波然園集一卷 家抄本

明宿度撰、度字元周、號二山、𣏌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由寧波司李、歷浙江按察使、所至有忠愛稱、以太僕卿致仕、江陵當國、招之不往、為神廟十六君子之一、是編計詩一百八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度介靜有大節、性僻山水、官轍所至、殆遍、其為詩、清恬、脩然塵表、總其篇帙、盖多抒襟寫臆之言、如集中四月始得解官賦此明志云、少之明哲資、遂被落塵網、悠悠四十年、一朝謝鞅掌、偃息舊園廬、草木何蕭爽、良晨策杖遊、泉石恣所賞、拾我素心人、携壺藉草莽、羲和不弭節、歲月忽已往、南榮有道編、何為多營想、一篇讀之、覺涉筆閒逸、無意為工、而殊有彭澤遺意也、又如七言雁山晴開古驛山花拆、早發清溪老樹幽、桃源洞雪殘石磴春猶溼、水激山崖晝復陰、桃源舟中水花煙葉仙源靜、晴峰風湍秋日晴、等句、並皆佳妙云、

南游草不分卷 史氏家抄本

明史永安撰、永安字磐石、武定州人、萬歷癸酉進士、改庶吉士、授御史、歷官兵部侍郎、贈尚書、是編計詩八十三首、亦其同邑李衍孫所搜輯者、永安巡按貴州時、值土司安邦彥煽亂、圍貴陽、永安集兵固守、自夏徂秋、城中食盡、飲血誓眾、而城獲全、官侍郎時、乞休歸、卜居長白山下、其所為詩、雅以醇、閎而不肆、合宋元來作者之長、仍無戾漢魏六朝三唐之軌、如集中守貴陽云、仗劍山墉士馬孤、手揮矢石下化儒、可憐草木根株盡、更苦巢窠亂雀無、萬里天高心自靖、四山望斷眼空枯、東來節鉞為臣子、忍把封疆付豕狐、又如桃源洞遇雨云、一徑蕭迴綠樹隈、澄江隱岫隔塵埃、道人半著青泥屐、說向桃源洞口來、等篇讀之、頗有激昂慷慨之致、而其歃血歌壹篇、尤令人鼓舞云、長山志謂永安所著、有館閣草、翠飛岩集、長川詩、及註疏稿等集、今皆未見、未知尚存世間否、

留餘堂詩稿二卷 清抄本

清王清撰。清字素修，一字冰壺，號思齋，海豐人。順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吏部左侍郎。是集計古近体詩一百四十餘首，分体編次之，以七律為最多。清由庶常累官刑部侍郎，力杜吉家之害，定條例，覆篤事，使奸吏不能亂法。轉吏部，屢秉文衡，一時名卿多出其門。其所為詩，格法既極遒上，識議又復超邁，初盛風軌，極為近似。如集中秋日與臺述懷云：碣石秋風動地來，極天鐘鼓下樓臺。逆闖猖騎長楸盛，近擁鳴珂五柞回。翁子侵勤宣室處，柏梁新選侍臣才。溫芧秘有無他效，翹首浮雲泰岱開。又如南鎮會稽山云：稽山近接越天低，宛轉峯巒路欲迷。青靄常浮秦望北，白雲都傍禹陵西。即看修竹禽含新雨，無數蒼松鶴碧溪。真氣重重吹不散，神灵自合此中棲。等篇，讀之真覺夐然而高，杳然以深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雪崖詩集不分卷 清刻本

清范明撰（徵）。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崖，霑化人。順治歲貢生。撰有天文圖、文廟從祀考等書。是集凡詩一百八十餘首，古近体分年編次。王士禎撰傳有云：齊北有通經学古人之大儒，曰范先生明徵。先生既屢躓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经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洛關閩之說，由博反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大公為斷。所為詩集，多所散佚，此其同邑李衍孫所搜輯而得者，頗多說理之作。如自歎云：衰老耕無力，疎慵事已非。頻年驚戰伐，中夜念庭闈。月上斜光宿，村荒客亦稀。嚴霜時有警，十月未成衣。又書齋云：退之負奇氣，實以理自勝。龍川亦人豪，考亭相辨證。傅陸社稷臣，國祚賴匡整。十載一江陵，讀者吠其影。等篇，均氣充詞沛，絕非吟風弄月者所可比擬也。

紅璪齋詩稿不分卷 家鈔本

清張世居撰、世居鄒平人、延登孫、順治己丑選貢、是編計詩八十餘首、類皆世居歿後、其後裔搜集所得者、古今体均有編次、極無次序、前有自序云、蒹葭秋水、當懷想夫伊人、風雨晨雞、漫縈情于君子、天涯猶若比鄰、海内尚多知己、每欲報瓊桃鳴蛙之枝、擲憐捧璧之倚馬之才、況余失路多虞、遭時不偶、所謂不衰傷而自怨、未搖落而先衰矣、嗟乎人非事去、歎殘息之飄零、歲異時遷、閱餘音之寂寞、未可為外人道云云、按世居為明忠定公延登孫、而刑部郎中萬選子、萬選性孝友、晚因幼弟以事陷獄、破產營救、弟得出、而萬選竟以積勞病卒、故世居詩中有號泣遣苦次、今悲入會城、又有蔓引情原枉、株連讖未成之句、則世居亦罹憂患者、曹巢存山草堂、與從弟寶居倡和、今覌集中詩、多哀怨、然怨而不怒、實可存也、亦著錄之、以存其人云、

尚白齋詩草一卷 王氏抄本

明宿鳳翥撰、鳳翥字孟咸、號洪桐、掖縣人、諸生、是集凡古近体詩二百十三首、為新城王士祿所選輯者、士祿謂其五古專摹建安以上、似不肖晉宋、然自寄孫生五篇之外罕覯他車、讀之頗恨其少、近体亦臻老格、方過沿嘉隆諸公之休、故壁壘未新、假使斯人更加洗發、固當振絶一時云、今覌集中寄寧之云、攬衣步前庭、清風吹我裳、河漢澄清輝、玉衡忽低昂、歷之天上星、三五何縱横、仰視雲間雁、聯翩更翱翔、倏忽羽翼乖、嗷嗷各一方、久別多苦心、誰能不悲傷、徙倚入雙扉、掩抉以彷徨、若置之漢魏詩中、杼柚絲理、幾無以辨、故王士禎亦云、鳳翥與孫鎮為一時瑜亮、力追正始、今讀寄寧之數篇、選体沉古、適遠原本河梁、雜以樂府之氣、七言雄鬱、意得處直逼少陵、雖諸体未盡詣境地、其於斯道亦人傑云、誠非虛譽也、

香雪齋詩集二卷 家抄本

清馮清宇撰。清宇字棟臣，泰安人。同治癸酉拔貢生。幼承庭訓，聰穎嗜學，成童補博士弟子，食餼，後受知於學使，科歲冠軍者六，秋闈出房者七，卒以不合有司尺繩被抑。癸酉拔貢，年將五十。朝考因病未試，丙戌補考，始以直隸州州判用，入山東機器局差委，加五品銜。是集分上下兩卷，上卷為所作古今体詩，凡八十餘首，下卷為集句，乃清宇按上下平韻集春閨秋閨七律各三十首，工巧貫串，不減前人，一生精力盡在此矣。

小染適言十六卷 明崇禎刊本

明徐標撰。標字準明，號鶴洲，濟寧人。天啟乙丑進士，歷官兵部侍郎，總督畿南山東河北軍務，為叛弁李茂春等所執，不屈遇害。撰有金石韻府等書。是編一至八卷為古近體詩，九卷以下為雜文。中山蔡毅中序略云：述懷諸篇，皆雲漢漆室之憂，天下國家之慮云云。

竹廬草不分卷　張氏家抄本

清張之維撰。之維字大文，號竹廬，掖縣人。康熙二十三年貢生，閉戶著書，與趙士喆、宮鳳翥等研求風雅，嘗輯掖海詩抄。雖良楛雜陳，然掖詩賴以傳者甚多。是集凡詩二百四十餘首，古今体均有之。王士祿謂之維健閑著書，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詩工五言古体，嶄空刻露，如壁奇石。至其絕妙處，遂有天畫神鏤之巧，然神味清恬，實自陶柳門庭中來。如集中松椒代言云：誅茅以為廬，撤石以為耕，盡吾一年事，安敢必歲成，所懼身懷安，褻亦風雨情，一家八九人，男女各有營，摧頹相勸課，拄杖壟頭行。讀之絕妙。一首田家詩，酷似陶公，儲王不及。其盡吾一年事四語，最為淳厚，有良士瞿瞿之意。王士禎亦謂其詩原本陶公，雜擷王韋之勝，而染毫落墨，幽淨深刻，自有一邱一壑之氣云云。於之維之詩，可謂的論矣。

方伯集一卷　明刻本

明馮裕撰。裕字伯順，號閭山，臨朐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官華亭、蕭縣等縣知縣，晉州知州，遷南京户部員外郎，陞郎中，外遷平涼、石阡等府知府，陞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歸。其為官伉直有裁斷。是篇分体編次，計古樂府二十五首，五言古詩二十三首，七言古詩十五首，五言律詩三十三首，七言律詩十五首，五言絕句七首，七言絕句十首。裕好為詩，晚結詩社，所倡和多傳於人。在廣寧時，聞義州賀給諫理学，師之，得其宗。嘗謂希寵者負君，媚人者負己，謀身者負人，其生平蓋三無負也。其官按察副使時，治兵咸清，土酋龍里死，其兄侵之，里妻率眾撐距，兵各數萬，遠近震恐。裕乘单車往諭，皆立解散。為祀程蕃議者欲用師，不可。徐遺斷事撫之，為所命無二心，故遠近皆知名。子惟健、惟重、惟敏、惟訥，皆有文名，曾孫琦，撰宋史紀事本末，亦極有聲。盖裕学以從政，臨事不惑，身遠與寡，厄窮無怨，白首青文，誠一時魁壘之士也。

清真館詩草不分卷　家抄本

明宿鳳起撰。鳳起字冲之，號石巢，掖縣人，爲歷諸生。是編計古近体詩九十七首，亦王士祿所選，評者趙士喆序。其謂鳳起爲人慷慨有大節，議論風生，與人交推手出肺肝相示，而尤以經濟自喜。自弱冠有聲庠序，與其從弟樊桐及孫子寧之，以漢魏盛唐爲正鵠，交相砥礪，故其集中大抵皆少年之作。自寧之樊桐相繼淪沒，石巢抱人琴之痛，其爲什亦少寥寥焉。集中所載，如秋日得寧之寄賦答云：兩地睽違相見難，忽來尺素慰加餐。援琴吾對滄波夕，擊築君悲易水寒。故國青山茅舍在，疎籬黃葉菊花殘。懷中錦字三年得，風雨燈前詎忍看。讀之覺其音節悽緊，如繞弦風雨。集中其他佳句，如五古飲西河石洲上：野雲何方來，駐此溪上林。五律爲潛之悼內：殘燈寒夜雨，妝閣閉秋苔。賦苔：無根緣古樹，不葉蔓晴沙。並皆可誦。鳳起嘗與趙士喆論明代之詩，自獻吉于鱗流而爲郊島鍾譚，謂聲音之道與氣運相爲乘除，嘉隆之際彷彿開元，其後遂變爲中晚，此世道之憂云云。亦殊可覘其志矣。

四高山人詩集一卷　抄本

清嵩正堅撰。正堅字子貞，濮州人，順治間廩貢生，候選訓導。是編僅詩三十餘首，以今体爲多，乃道光間其族裔嵩予敏搜集而得者。正堅詩傳世極少，沒後頗皆散佚不傳。予敏自其族人處多方搜採，彙爲是編，蓋亦表揚其先德者。正堅年五旬即絕意仕進，日徜徉於其山巖瀨間，以詩酒相娛樂。書首有孔傳鐸序，謂詩心之聲也，讀其詩即如見其人，不特性情學問載之以出，即其人之容貌人品亦莫不一一隱耀於字裏行間，此人心自然之天籟，在作者己久不知其所以然。今觀四鳴山人詩，氣象雄渾，格律老到，博大蒼奇，中別具一段慷慨沉鬱之氣，覺王建之宮詞、溫飛卿之香奩，直如古寺頭陀卓錫於紅粉叢中，大有毅然不屑之概云云。按正堅祖天卿，正色立朝，不避權貴，日與東林諸君子相周旋，正堅濡染祖訓，故所爲詩寧失之樸拙，不流於艷麗；寧失之古瘦，不流於尖纖，蓋得之家学者深矣。篇什雖無多，亦足以存其人。孔傳鐸謂山林草澤中必有主持風雅者出，而爲休明之鼓吹，則四鳴山人一集，其爲我朝之首唱云云。於正堅之詩，可謂欽佩備至矣。

菘圃詩抄不分卷家抄本

清張吟修撰。吟修字文田，鄒平人。是編計詩二百三十餘首，按年編次，古今体均有之。吟修自幼即喜為詩，中歲奔馳南北，遊踪幾遍天下，詩境因而益進。晚歲倦遊歸來，閉門苦吟，所得益多。此冊乃其沒後所藏者，或非全璧也。同邑韓傳箴叙其詩，備極譽揚，有云：天上張星，人間公子。秦博士傳经之里，蘭屏名家；范文公畫術之鄉，簪纓世胄。橫经甲帳，席拿戴屏；射策丁年，竹朝裴略。匿屈而天不畀我，寂寂而星且笑人。遂乃效投筆之班超，慕乘風於宗慤，欲窮亥步，數閱庚鄉。南馭粵裝，北攀漢柳。桂管邑管，是騷人久駐之區；西川東川，為詩聖再臨之地。吳頭楚尾，遨遊而留滯幾年；趙北燕南，樹合而會歸者五。至凡境與心會，靡不寫彼蕭騷；事與願違，益以發其豪宕。觀其馳驅烟墨，跳名官商，江湖出沒於毫端，山嶽奔騰於腕下。興來非淺，篇出遂多。固知四海之遥，九州之大，方聞者肯適居彰陋，遂到者斯能徵奇。如我文田先生者，能勿述焉。今者還轅自得，惟培繞砌之芝蘭；息影無憎，時聽連床之風雨。賦工不貴矣，孤介之高風；無封即歌，依然狂奴之故態。論詩符司空之品，盡度金針；詠史窮柱下之編，每翻鐵案。衰為巨帙，豈曰好名？傳之其人，乞堪不朽云云。蓋韓傳箴極欽吟修詩，欲將授之梨棗，以為鄉里之光也。

禹柳集一卷丙戌集十六卷抄本

明宋继澄撰。继澄字澄嵐，萊陽人。明天啟七年舉人。明亡後隱居不仕，至衣食不給。著有四書正義等。是編禹柳集乃其文集，計八十四首，末附子琬史論九首、建文二首。继澄有文名，其黄侍御傳頗得古法，史論法王介甫，而無其筆力。君琬所作諸首，差為近之。丙戌集則继澄所撰詩集，自四言風詩以及楚辭樂府，無所不擬，惟五言皆有古澹之致，古體較勝。其集託始於丙戌，因以丙戌集名之。按继澄生明季世，文章氣誼，海內知名。與子琬皆在淺社倡道海濱，士多歸之。山左之入淺社者九十餘人，以继澄父子為之首。姜卯韓應奎禹書继澄，以漢之黨錮、宋之偽学，雖皆成於宵人，然標榜門戶之見，政之有由。吾輩諸人亦不得不分受其責。继澄心韙其言，而不能用。其後罹果為當事所忌，或致不測。继澄又撰有海浜乙丑詩集，縣志藝文志載其自序，今未見，當已散佚無存矣。

竹齋集四卷 家抄本

清成兆豐撰。兆豐字竹齋，鄒平人。乾隆甲子科舉人，癸未科進士，歷官滕縣教諭、高唐州学正。曾與歷城周永年同修東昌府志。是編計詩三卷，文一卷。其詩在滕縣作者十之六，在高唐作者十之四。兆豐沒，其子啟洸曾託謝欽寶為之校正，並擬付梓人，未果也。兆豐少孤窮，鋭意進取，於史漢六藝之書手不停披，幾四十年，官教諭，捐俸倡修廟學，承委勘水災，賑艱苦勞瘁，目幾失明，大吏交章荐力。謝欽寶叙其詩，謂發為聲律，攄情肖貌，古色斑然，無烏紗氣，無措大氣，無市儈氣，無蔬筍香奩氣。而一段菁英不可澌滅之氣，鬱勃行間，藹然以春，肅然以秋，雷霆交馳，水雪骨淨。則醞釀於性情之微，沐膏於詩書之澤，其源深也。兆豐嘗謂詩之旨趣變化，在長律尤難言之。若乃運氣定格，結篇練句，緣法施斤，闕一不可，眾竅呼吸，清渦繞鳴，得之者寵蔚於藻林，失之者黃息於叢草，相厭嘯吟，區為別矣云云。是兆豐為詩之旨，亦可略窺一斑。謝欽寶又謂山左詩人自漁洋山薑秋谷舍人而後，一燈未燼，瓣香猶存，而光焰復起而振之，於海嵐清不憂其無所寄云云，誠知言也。

矩亭遺詩不分卷 清道光刻本

明李誠明撰、誠明字思伯、號矩亭、一號泰雲、德州人、萬歷甲午舉人、是編計詩二百十二首、古今體均有、乃其後裔掇拾刊刻者、誠明端方博雅、工詩善書、兼擅星歷壬遁太乙堪輿之學、內行醇備、孝友過人、登賢書四十年、未嘗干謁州府、天啟中閣臣薦為中書舍人、不赴、魏忠賢慕其名、以厚幣招之、稱疾預避於東村、建小亭、瓦木皆方、顏曰矩亭、朝夕其中、可謂方正不阿、無愧孝廉、所為詩文、頗極典雅、當時極為知名、如邢子愿云、曾記龍潭上、相與話長生、一言抉妙諦、半夜訂新盟、流水伯牙去、疎星傅說明、一辰成異代、那得不關情、又贈宋以醇歸養云、朱旛得意五騂騮、纔到西川翠未收、百日春風隨駕馭、千年佳氣滿燮州、不貪白璧勞新夢、惟戀青山憶舊遊、眼界何堪成一笑、間看世事任沉浮等篇、皆極可誦、安德明詩選遺謂其生平著作、不無散佚、即所謂翾翾一草、亦僅得之傳聞云云、是誠明所著、尚有翾翾草、今未得見、不惜天壤間尚有存者否耶、

我疆集五卷 明刻本

明孟秋撰、秋字子成、號我疆、茌平人、隆慶五年進士、歷官昌黎知縣、有善政、遷大理評事、旋以職方員外郎督視山海關、中流言坐貶歸、後起刑部主事、歷尚寶司少卿、天啟初賜謚清憲、撰有潼關衛志、道脉說、志氣吟等、是集為其文集、凡八十二篇、秋自幼凝重端淳、讀詩書即通大意、不為訓詁所束縛、嘗受業於同邑張後覺、潛心王陽明良知之學、嘗謂道須卓悟、學貴真修、謂心非血肉之謂、謂未發非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其家居日端坐家南草堂、閒覽古今、多所著述、且對時題詠、纚然而樂、有曾點顏琴意趣、蓋秋自弱冠從師、至蓋棺、如一日、其力行斯道、若饑之於食、寒之於衣、期精詣而自得、故當時咸謂東魯有孟子重生之誚、其所為詩文、多闡繹心得、不鞶悅鏤雕、凡所著述、皆有發明、而所論造、更多後世儒者所未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松壑詩集一卷 家抄本

清周思璇撰思璇字宮玉號松壑即墨人諸生是編凡古近體詩一百二十餘首分體編次計五七言古四十首五七律五十首五七絕三十餘首思璇少有至性沈潛篤實不知有機械事親歿廬墓三年哀毀骨立蓋其孝友根于天性忠誠發于至性其詩即本諸性情而出以真率者如集中冬夜誌感云未覺文章進惟餘歲月增雙親漸白髮一卷尚青燈喬木冬聲急空齋夜氣凝寒窗十年內碌碌竟何能又如吾心云吾心何太狹世事不能平縱有孤樽在其如百感生寒風號古木斜日下高城冉冉歲將暮長歌空復情等篇皆極可誦而歲晏行布衫大雪歌土偶歌等又皆如黃承序所謂比賦興一一披肝膽而出肺腑闖然入古人之室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梅軒漫稿不分卷 抄本

明任萬里撰萬里字圖南號梅軒掖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初授行人使代王悉屏饋贈官至禮科給事中扈從世宗南巡從官多凌索能力正之後以疏宮僚事忤旨歸里薦章凡十九上不起是編凡古近體詩二百八十餘首多近體新城王士祿謂萬里素有剛介之目放歸後蓬蒿三徑中蕭然詩如秋霽澄江蕭森平遠白沙錦石復饒清麗之觀集中所載如南陽道中云匹馬南州路蕭條有數家斷橋依水竹細雨靜川沙木落催寒近雲生帶郭斜龍岡不遠回首一長嗟等篇清新邁俗至為可誦王士禛謂其五言南陽道中斷橋依水竹細雨靜川沙游草橋湖沙岸龜鼉坼澄潭日月浮七言馮氏園亭不妨佳句題青竹更喜繁花媚遠天恆山登望縹緲秋空雙鳥下蕭條山寺幾僧歸九日海山亭會飲窮愁泥我那能盡芳菊知時渾欲開晚秋漫書風急雨聲生亂竹天空鴈影渡寒塘過渾源戰場平沙渺渺自流水芳草萋萋空好春等句並佳云

庀意山房詩集二卷　丁氏抄本

明孫鎮撰、鎮字寗之、號介邱、掖縣人、萬歷間諸生、是篇計古近體詩三百十二首、以古樂府為最多、鎮丱角補弟子員、年未三十而歿、王士禛謂其五言頗學漢魏三謝、然自是盛唐佳境、時有桀驁之氣、浮動眉宇、七言放歌一首、雜之杜陵、幾難復辨、至擬古樂府等作、古崛奧衍、斑駁陸離、直與北地抗行、千古惜其長轡未騁、而芳蘭早凋、今天假之年、吾未測其所至云、今觀集中擬漢橫吹曲十三首、乃倣鐃歌法而補者、類皆離拗以肖其體、呼豨以取其聲、朦朧萌折、隱躍其辭、使人可以讀而繹、繹而解、昔人謂擬樂府、太白病離、于麟病合、鎮所作當在離合之間、而萊國覽古諸篇、亦如高鴻決漢、孤鵠破霜、故王士祿序其詩謂寗之擬古樂府、得其形矣、尤得其聲、得其聲矣、尤得其情、得其情矣、尤得其骨、自是一種絕技、五古秀挺、覽古諸作、更自傑然、七言歌行跌宕有氣、近體雖多常調、雅不失為正格云云、今觀集中五言齋居山風散荷氣、沙鳥破池光、病懷鼠跡緣、琴軫蟲絲上、釣竿早春遣興、寒月故入酒、春山芳草心、七言風急斷鴻來遠塞、雨深秋草上空階等、並皆佳妙也、

四中閣詩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黃立世撰。立世字卓峯，號柱山，即墨人。乾隆甲戌會副，歷官保昌、花縣、潮陽等縣知縣，以齟齬臬司解組。立世性慈祥，律躬嚴，事兄最謹。官粵東時，修水利，革濫役，而潮陽與普寧分割丁賦一案，歷三十七年，二十餘官不決，滋生之獄數百，立世攝篆三月，大清豪懦，安帖積牘悉平。歸里後，友教四方，以詩文詞曲、行草書自娛，落筆如風雨。是集共詩八十餘首，疑非全帙，中以古歌行為多。如夢先慈、打麥行、古意、敝裘歌及述舊詩等，均極悲壯慷慨，其中夢先慈一首，極長，讀之令人泣下。又如古意云：作人作女無作男，男多鬚眉令人憨。作女作姊無作妹，阿姊已嫁阿妹未。鯽魚乃有骨，海棠苦無香，古來賢媛稱孟光，操作一生甘糟糠等篇，沈廷芳謂其磊落雋偉，思致迥舉，不可追攝，誠非虛語。而戴均元序其集謂國朝詩人莫大於山左，今又得先生集，泱泱大風，掩迹趙田，可比肩王宋云云，則未免譽之過甚矣。

周工部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周如綸撰。如綸字叔音，號日觀，一號少東，即墨人。萬歷丙戌進士，歷官工部主事，復起代州同知。是編分集編次，曰見少集，計古今體詩二百十二首，曰什一草，計古近體詩八十二首，乃其弟如錦所編輯者。如綸少穎雋，擅古文辭，臨池最工。尹襄陽六載，士民立石紀思於峴山之側。行取水部郎，歸而卜築東郭，著述日富。其所為詩，或如長江大河，波瀾雄偉，或如幽花疏竹，點染如新。如戍篳下除夕云：都門還戍歲，惆悵歲云徂。日月間難省，風霜繡鹿盧。世塗身自側，吾道色難鋤。踈野原宜外，逡巡一紀餘。又如贈李君實云：踏遍中原五嶽圖，重來西楚問蒼梧。東封禪草囊空在，易水高歌調轉孤。談溥雲霄頻按劍，醉當風雨但呼盧。半生隻目人間世，不為輕投照夜珠等篇，皆極可誦。宋弼山左明詩抄謂其五言如細雨花重發，狂歌酒再行，諫書憂轉石，腰帶怯垂金，半生嗚仗馬，十載歎飄萍，軒車違俗久，歲月著書遲，皆得詩人之致云。

焚餘草一卷 明刻本

明盧宗哲撰、宗哲字濬卿、號淶西、德州人、嘉靖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光祿寺卿、是篇乃宗哲所為詩之剩餘、同邑程正夫收輯成帙者、僅五十餘首、古今體均有之、蓋宗哲著述甚富、然匿不自名、晚年取其集二十卷焚之、子茂從外來望見、叩頭流涕、宗哲曰、雕蟲小技、古人乃覆醬瓿、何至悲也、自是存者甚少、宗哲詩文書法、妙絕一時、散館日、世宗御選第一、後以南司業考滿、嚴嵩願籠致之、答曰、某來考績、非來講遷官也、用是浮沉館寺、終為所

持、程正夫序其集、謂其文章高美、致使人主親洒翰墨、特賜評隲、非不彬彬郁郁、傾動一時、而盡委之祝融、惜矣、然公詩昌明馴雅、響中鳴球、盛世之音在焉、如物之有光氣、不可掩云云、如九月五日寺中對菊云、百年能得幾看花、況復清尊共帝家、誰為東籬稱隱逸、落于上苑見豪奢、黄巾香浥金莖露、紫艷光凝繡嶺霞、知爾早開應有意、恐吾霜後鬢俱華、又如九日獨坐呈程靜泉云、病餘鴻雁候、客裏紫萸香、佳節隨流俗、新詩寄夕陽、含情猶杜曲、寫意即用行、願與執鞭後、常看五色囊等篇、類皆温文爾雅、頗得

初盛唐體格也、

虛白堂詩草二卷 明刻本

明張煥撰。煥字懋文，益都人。嘉靖三十七年舉人，四十四年進士。歷官長治縣知縣、戶科給事中，兼理湖冊，擢尚寶司卿，尋掌鴻臚寺，升南贛巡撫，以憂歸。是編共計古今體詩四百十二首，按年編次之。煥端凝敏悟，博極羣書。官給事中時，嘗奏除積役等，巡視營務，條奏重將權、存寨兵等五事。又陳理財六事，皆如議行。嘗時新鄭、江陵互相排陷，各授意使咋異己，煥獨中立，不阿權貴。官巡撫時，下車即除巨寇，故居官歷有治績。鍾羽正嘗序其詩，謂其學博才富，氣粹體充，其詩不為高張急節，春容溫麗，有鳴鑾清佩之響。接境而情合焉，不造境以為情；情至而境會焉，不矯情以為境。讀之如坐朗日和風、柳塘花塢中，令人神愉情怡，而不自知，真盛世醇儒之度云云。今觀集中各詩，羽正所論誠非有所阿諛者矣。

柏蔭堂詩稿不分卷 周氏抄本

清馮文炌撰。文炌字伯章，號素齋，即墨人。拔貢生，選樂安縣教諭。是集計古今體詩四百十二首，編年編次之。文炌性曠達，嗜飲，每酒罷燈殘，索紙疾書，千言立就。生平博極群書，入成均，兩中副車。蓋以其欽奇歷落，困塞無聊者，發之於詩，而批金解唐詩尤所汪力云。今觀集中，如釣魚詞、畫角吟、拍游子詞、望鄉引等長歌行，皆直逼秦漢人堂奧。又如寄懷范華田云：鶴亭別後近何如，作客三年賦索居。遊子歸從千里夢，故人坐惜一行書。春山載酒題詩日，秋雨聯床說鬼初。回首不堪重帳望，蕭蕭荒草滿扶餘。又山夜即事云：客心憐獨夜，散髮倚空床。晚樹屯烟里，孤村落月黃。山林新意味，風雨舊行藏。即事多惆悵，故人曾不忘等篇，性情正而格韻雅，皆有慷慨激昂之氣也。

觀我亭稿不分卷 家抄本

明劉必紹撰。必紹字紹文，隆慶二年選貢生，歷官汝寧通判，保安州知州，陞平涼同知，改正定同知，仍管州事，晚年告歸。撰有四書傳習心談等書。必紹官知州時，公暇課諸生講學論道，在平涼時，建議置張順屯等堡六處，邊民賴之。又鑿新渠，延袤三十餘里，土人稱劉公渠。晚年告歸，倣紫陽家禮建祠堂，講宗法，修祀事，士論翕然歸之。其所著傳習心談一書，即在保安訓諸生時所作，皆講明四書，而間及時事，以天德王道為指歸，以心學為宗旨，亦王文成之支流也。是編計雜文三冊，詩一冊。詩平易清通，文流暢詳盡，多應酬通俗之作。歲寒三友圖序，謂孟浩然愛梅踏雪有詩云云，此事本無所出，乃沿元人傳奇語耳，不足據也。其三鎮一覽圖說序，筆法簡質，頗可誦讀云。

紫霞閣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周如錦撰。如錦字叔文，號念東，即墨人，選貢生，授鹽運司運判，鄉謚文貞。是集計古近體詩三百五十餘首，而古樂府尤多，類皆隨意編次。如錦少負異姿，工詩善書，讀書過目不忘，為文汪洋恣肆，千言立就，才名與從兄如砥相埒，日與高鳳翥、左海樓、高孩之、官大瀛、姜肖鳳諸人，郵簡倡和。楊懋科謂其詩化古匠心，索真味與酸鹼之外云云。今觀集中詩，如范正甫書至值余他出歸賦答之云：踏雪歸來喜且驚，故人書問及新正，知余非怯齊三北，與汝不行魯兩生。馬上年光真過隙，孟中詩社久寒盟。如何禰性嫌城市，門巷都無剝啄聲。又送趙邑博掌教登州云：齊城七十二，地角是登州，雲自蓬萊近，水還蒼海流。文章開啟市，戈甲壓船樓。在泮功能獻，為君賦壯遊。等類，皆音節沈雄，神情悲壯，至可誦也。又集中淄河店早發、濰縣早發、酬高戶部、翠微樓歌等長律，尤為悲壯。又稗史絕句十一首，乃詠天啟間時事，亦頗有關史事。又按如錦於戊子丁酉兩擬解頭，而皆坐內外簾爭論中組（沮），故戊戌人日記懷有與客論年驚老大，逢人為日總（愧）沈淪，及年來竝廢屠羊肆，

事往空傳畫虎名等句云

南遊草不分卷 明刻本

明王琨撰琨字友玉一字世成商河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真定知縣禮科給事中崇禎初轉河南參議兵備汝南擢湖廣參政鎮守襄陽江防道以病乞休著有循職言略等書是集詩一百八十餘首為其遊草十刻之一種傅振商序其集謂先生生于于麟之鄉慧識頴絕丰神獨逸早伯騷壇前後與于麟旗鼓相當然實不模倣其旗鼓營壘其篇獨悠然抒性靈之懿矩不作今人面目又謂其獨濬靈源直窺正始筆底化工自然四始五際之奥有真人

品然後有真性情有真性情然後有真風雅今之矯歷下以鄙俚為率真以膚淺為虛靈者豈能窺其涯涘云云大抵琨詩多情文互壇之作其憂時憫俗寄興甚至匠意深沉取裁韶秀如秋宇空碧而雲霞爛熳寒潭皎潔而物態澄鮮謦表之音言外獨絕一唱三歎又如玉笙飄響春泉漱玉令人冷然忘倦誠所謂凡體盡脫而清音獨遠者矣

又按琨詩縣志著錄遊草十刻一種山左明詩抄則有林下吟等篇今皆未見林下吟或亦遊草十刻中之一種耶

自娛草一卷 抄本

明張光啟撰。光啟字元明，章邱人，諸生。崇禎末漕撫薦不起，隱白雲湖上，自號梅公巖老漁。是集乃新城王士禎所選評之本，共詩百十二首，以近體為多。縣志著錄是書不著卷數，繡水詩抄云四卷，當即其全集總卷數也。王士禎居易錄有云：光啟少為諸生有名，為梅長公、朱未孩二公所知。崇禎庚辰年四十，遂棄諸生，闢一圃曰省園，以種樹藝花自樂。亂後足不履城市，年八十餘卒。有張仲集詩若干篇，予刪存百餘首，往往可傳云。大抵光啟抱璞守真，不仕新朝，遯跡於山泉林壑之間，以終其身，故其詩亦皆規度安閑，神情愉怡，有隱然見志之概。嘗有句云：盡日閑看高士傳，一生怕讀早朝詩。即其志可知也。是冊為章邱孟雨丞自其家抄出者，豕亥魚魯，滿紙皆是，如能重為校訂付梓以傳，庶可不沒其苦心矣。

雁門集不分卷 明刻本

明任彥棻撰。彥棻，滋陽人，萬曆乙未進士，歷官四川布政司參議。是編為其所撰古文辭，分類編次，計有贈言、啟札、騷詞、箴銘、贊牘等門。蒲嘉輪序其集，謂司農奉上命督餉雁門之兩捻間，檢所為古文辭凡若干卷，業付殺青氏告竣矣。時輪隸屬吏，得授一帙載歸，盥而啟衰讀，所為贈言則媺備情文，義兼諷勸；讀所為啟札則擷聯黃白，響叶宮商；讀所為騷騷詞則出入柏梁，翱翔蘇李；讀所為箴銘贊牘則簡而有度，悉而無謏，華不失蔓，質不傷俚，洒洒洋洋，颯乎大雅之遺也。又云：是集屬辭比事，發乎情而止乎理，兼以麟鳳其姿，冠裳其度，嶽淵其勢，金玉其音，即進而可與崆峒碑、岐陽鼓爭烈云云。今集中所載滋陽縣學吏正祀典記、魯王榮膺璽書褒贒序等篇，皆恢宏有致。蓋彥棻文瀛官都給事中，久在諫垣，每抵掌論天下事，慷慨動人。彥棻承其餘風，綰儲重鎮，使士卒飽伍騰槽，勵業足紀，故其文章亦自不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深柳堂草不分卷 抄本

清張虬撰。虬字幼青、號鞠翁、觀縣人、康熙辛卯舉人、官平樂縣知縣、改長山縣教諭、欽賜內閣中書、是集共詩五百十餘首、古近體分類編次、虬於書無所不讀、年四十以五經領鄉薦、屢上春官不第、乙丑榜發後、以高年碩德引見圓明園、欽賜內閣中書、并蟒衣白金數事、且有朕極知汝會做文字之諭、當時最稱異數、其所為詩、深情醞釀、格律謹嚴、而意境沖和、得依永和聲之旨、如出都題壁云、黃塵滚滚起晨風、捆束琴書我欲東、柳色偏隨羸馬綠、桃花遥照敝裘紅、寒暄有趣杯中物、得失無心塞上翁、萬里鵬程逢六月、何須阮籍泣途窮、又如雨後清豊道中云、白葦黃茅裏、微茫一逕通、蛙鳴溪上雨、人臥柳陰風、魏廟留蕭字、長河想禹功、歌聲何處起、牛背夕陽紅、真所謂詩境清和、得依永和聲之旨者矣、

耕餘草堂詩稿不分卷 家抄本

清顏懷懿撰、懷懿字思誠、號慕宗、曲阜人、乾隆戊申舉人、歷官平陰教諭、是編亦為孔氏所收藏之本、計古近體詩四百二首、以五七古為多、懷懿生性刻摯、嘗館微波榭、自村居朝出暮歸、不愆晷刻、詩筆如其人、尤長于五言、時與揚州黃秋平同邑孔傳鉞廣根廣權昭虔憲圭憲彝相唱和、稱八詩友、秋平有詩思誠挹露洗花宮天女袖手立雲中、豈但春花不敢紅、擬飲中八仙歌體也、又題耕餘集云、真意留千古、淵明得替人、其傾倒懷懿可謂備至、今觀集諸詩、如田家雜詩、古詩、雜詩等篇、皆其中之至佳者、又如秋草云、莫問榮枯意、飄蕭亦自傷、魂銷離化碧、夢斷不飛玉、原隰三秋盡、樵風一徑涼、春暉能早暖、猶有寸心長、及夏日雜詠云、繞屋扶疎綠四周、迎人爽氣致清幽、愛看禾穗朝驅雀、涼就桑陰午放牛、勳業前人讀稷契、行藏此日伴巢由、向平婚嫁如心願、放浪形骸五岳遊等篇、亦皆極可誦也、

哂園吟草不分卷 德州盧氏抄本

清陳見智撰。見智字體元，號力菴，曲阜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金華知府。是編為德州盧見曾家所鈔者，計古近體詩二百三十七首。蓋見智為見曾師，見曾甫學為文，即蒙其贈詩，有遍檢牙籤尋甲乙，坐從襁褓識之無之句云。見智清操表着，歷任守令，多有善政，以論事忤上官，罷歸。家居教授，饘粥多不給。舉鄉飲大賓，卒年八十五。著作博富，譜一線天傳奇，為時傳詠。其集中詩如憶家云：歲月天涯盡，年來悔浪遊。風霜沙際雁，棲息水中鷗。竹塢閒詩社，桃花入酒篘。何當尋故老，驢背過林邱。又虎牢關云：百戰成皋地，中原第一關。大河迴九曲，少室亘重山。風雨崤函外，人烟鞏洛間。往來憑眺處，回首已蒼顏。等篇均極可誦。又贈盧見曾父詩有句云：老任生來我貧羞說向人，亦可略窺之志矣。

存吾草不分卷 家抄本

清畢際有撰。際有字載積，淄川人。順治中歲貢生，以廕官授稷山知縣，升通州知州。撰有淄乘徵、泉史等書。是編凡古近体詩一百六十餘首，乃係撰成後隨手所錄，尚未編輯之本。首尾破損，不復可讀，其中删削者亦不少。陳其年謂其守五狼時，仁聲惠政，淪肌浹髓。去官之日，郡人士女遮道號泣，如赤子之去慈母。歸里後嘯詠以終。其所為詩如七夕云：隔户度輕砧，空階急絡緯。此處少梧桐，不知落葉未。頗似六朝詩歌，而又極似右丞輞川集中諸詩。其陪贈冷如之云：鯢首西來如有思，停輿忽遇冷如之。從前已是十年別，此後重逢又幾時。只平平說去，而低回曲折自在其中，實深得唐人絕句之妙者。至贈別王錫睥迪歸里五古長什，陳其年謂或飄忽如子長，或渾厚如孟堅，或真至如柴桑，或沈鬱如工部，將斜而復整，欲斷而還連，真可上媲風雅云云，可謂傾倒之甚者矣。蓋際有情懷瀟洒，白雲自悅，別有幽懷。小注蕭然，唐夢賚謂時之有一梓澤蘭亭，武夷雁蕩在其意中，誠非虛語也。

鏤氷詩集不分卷　昌樂閻氏抄本

清閻清瀾撰、清瀾字文濤、號石渠、別號偶山主人、昌樂人、增生、是集疑為清瀾手改之本、凡詩四百餘首、刪削增改之處極多、而魯魚亥豕亦復不少、其中以五七古為最多、黃封謂撰傳謂清瀾身軀魁梧、龐眉隆準、髯長至胸、家居衣冠必整威、暑未嘗袒裼、父佩瑜、喜讀書、年老不能披吟、清瀾執卷朗誦於側、以娛親志、生平刻意學問、經術湛深、周易周官尤所致力、晚年築偶山於堂前、室內古書稠疊、架擬鄴侯、窗前異石嶙峒、齋同寶晉、倦讀之餘、談棋書画、飲酒賦詩、優游以終天年、其為詩、自鳴天籟、不假雕琢、頗能得自然之趣、如集中苦寒行自題偶山大風行霜麥歌長歌類、皆奇崛排奡、自能成一家、數如集中偶成云、識生理渾同造、物遊摘花、春在手把鏡月當頭、吟苦翻成樂、釀芳自解愁、茅山真訣在心、靜即丹邱、又感懷云、久歷風霜苦、今如醉夢醒、鬢成心裏白、眼向卷中青、占易学羸豕、吟詩感鶺鴒、挑燈深夜坐、反覆味西銘等篇、讀之誠所謂自抒性情、不以纂組為工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自怡軒詩不分卷　家抄本

清吳之裕撰、之裕字向亭、海豐人、廩貢生、官淄川訓導、是編計古近体詩百十首、當為詩集中之一部、全集或已散佚矣、之裕任淄川學博、不一載即灑然而歸、賦性高明、讀書不屑佔畢之功、而能縱觀、得其大略、博覽載籍、不名一家、工小札、寥寥數行、曲包餘味、間作駢語、則工雅美麗絕異、凡嚮嘗有輓人夫婦并弟歸窆聯語、歸去自携仙眷屬、春來誰夢舊池塘之句、可想其筆墨之高潔、篤於孝友、接人無城府、不立崖岸、歸田後芒鞋竹杖、望若神仙中人、其為詩筆致靈活、宗派元白、如集中歸途漫賦云、獨輪車御自逶迤、緩轉春郊不厭遲、不載皈陽無長物、卷中添得幾篇詩一首、及祝王淑齡六十壽、客程早發等篇、皆極有杳山之致、而村居雜詩云、暝色蒼然合、柴門野望閒、霞蒸原上大、雲湧樹頭山、村塾蒙童散、寒郊牧豎還、紛紛塵事世、心遠不相關一首、更神肖壬儲矣、

雲皐集杜一卷 余氏抄本

清韓天驥撰。天驥字雲皐，號進伯，霑化人。乾隆己酉進士，歷官沭陽縣知縣。是集悉為集杜之詩，凡二百十一首。天驥所為詩原有皖濱淮陽雲皐等草，早世久無傳。其後裔所保存者僅此冊一種。阮元序其集謂平生肆力於杜，並心儀其人，因自號浣花小史。凡閱歷贈答，無一不取之於杜。偶有所感，即應心而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如集中春日皖城書懷云：宣命前程急，不辭辛苦行。天寒郤伯樹，野曠呂蒙營。無復隨曹風，胡為慕大鯨。應誦十年事，欲使寸心傾。又云：進退委行色，淹留見俗情。老年當道路，總角愛聰明。日晚烟花亂，宵深露氣清。孝廉聞燭影，高枕遠江聲。等篇讀之，覺其機抽天成，毫無聯綴之跡，真可謂黃唐堂香屑集、朱竹垞蕃錦集之流亞矣。按余正酉鄮山左詩續抄有云：先生哲孫陸塘庫使寄到存稿，止集杜一侔云云。是天驥所著皖江淮陽雲皐等草早已散佚無存矣。

懷軒遺稿一卷 家抄本

清顏光斅撰。光斅字學山，曲阜人，伯璟子。康熙戊辰進士，官翰林院檢討。是集計古今体詩一百八十餘首，以五古為最多。光斅幼有神悟，嘗學琴崇朝而盡其妙。與兄光敏、光猷齊名，世稱三顏。時論官翰清，聖祖憶其名，特超授起居注主、浙江鄉試，遂督學政，蓋異數也。其取士嚴慎，試牘為海內所誦法，論學俊者皆稱學山先生。及引疾歸，傳旨慰留。疾篤始得歸，卒年四十。所撰著皆未卒業，是編亦非全帙，歟其後人搜集而成者。然光斅山為試牘，世多流布，而詩罕傳，一鱗片爪亦足珍貴。如集中猘兒行等篇，獎善嫉惡，溢於楮墨。而賜宴恭紀、喜雨應制等篇又極高貴可誦。即重遊豐台一首云：三載逢今日，重來憶昔時。藥闌經雨早，柳岸喜風遲。鳥語出幽谷，波光動遠陂。宦遊驚物色，深愧故人詩。及清音亭聽泉云：坐久如新浴，春寒漠漠侵。作驟微雨過，旋作老龍吟。午磬沉初遠，村烟淡未深。惟應孔太守遺迹到，如今等，亦均集中之至佳者。

雪心集不分卷 海豐吴氏刻本

清吴紹甲撰。紹甲字衣言，號雪心，海豐人。官單縣訓導。是編共詩二百四十七首，類多近体，古体則間有之而已。張完甫撰傳，有云：近世教官類龍鍾囁嚅，不解事，當事亦輕之。先生謇諤持重，教士敦實行，通经術，一破俗格。其所為詩，多鏤心掐肝之作，然高渾出於自然，與堆叠典故者，人自不同。如集中野雀行云：野雀伺無人，登場啄嘉穀。柴車來適周，羣飛上古木。嗟原腹已盈，爾去田父哭。终歲耕耘忙，计日禾麥熟。詎意遭秋霖，横流田川陸。竈䵷跳井蛙，田塍翔野鶩。九月水始歸，碌礡猶未槃。僅有遺稻存，莫辨種與稑。誰令爾輩來，飽我心頭肉。安得下蒼鷹，一擊為民福一篇。濮陽陳周璜序謂：经营慘淡，從有意無意中組織精巧，以之接武香山，誠為不愧云云。今讀此詩，周璜之言，殊非虚譽也。

泥蓮書室吟草不分卷 昌樂閻氏抄本

清趙玉璽撰。玉璽字庚伯，昌樂人。咸豐己未恩科順天鄉試舉人。是編計詩二百七十餘首，古近體混合編次，蓋亦隨錄者。江南顧盡省際盛序其集，謂玉璽所為詩縱横跌宕，不名一格，而温柔敦厚，要不悖三百篇遺意，非歷名山大川，復坐寒岩，未易有此吐屬云云。今觀集中盆菊云：萬花俱可愛，惟爾能醫俗。移植小烏盆，旦夕勤灌沃。為我開數枝，秋光滿一屋。疏影落素壁，淺淡如畫幅。有時白衣來，侑爾一樽醁。勿再寄人籬，風塵損清馥。又答擊得閒省，因路遠覲哀告假歸里，戲作答友人云：蟣蝨功名不易求，求來仍似水中漚。未沾五斗先歸去，陶令還輸我一籌等篇，真可謂興酣落筆，歷落嶔崎，特露其本來面目。玉璽全集聞卷帙極富，邑中故家有存之者，秘不示人，終未得覩。此冊則從昌樂閻氏抄得，寥寥二百餘首，恐非全帙也。

留春詩不分卷 家鈔本

清劉炎撰。炎字公晚，號介菴，陽穀人。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官至江寧府知府、江西學政。是編乃其後裔搜集所得，僅詩二百四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炎年二十應童子試，立成七藝，文宗訝其速，復命成二藝，目為仙才。館選後分校庚辰會試，杜絕情託，當特主公道者首炎，海內有四君子之稱。江寧缺守，蒙特簡炎，携奚童一人，先歷各邑，屬秘察民間利弊、官吏良莠，凡兩月始抵任所。聖祖南巡，覲書言思慈動思躓過思棄端爾躬正爾容一爾衷十八字，以賜。後以試冊字畫錯訛，免歸，時囊空如洗。撫軍郎公、觀察韓公贈數百金曰：學政試滿無路費，本朝六十年來一覲而已。韓炎稱之曰：文章冠十五國之先，人望在數千尋以上云。今此冊所載諸詩，雖少而佳者頗多。以贈魏介祉云：無名草木總回春，冰雪惟將松竹覲。自古未聞方朔飽，於君親見范丹貧。漫彈長鋏依高第，為戀寒燈尋故人。慚愧冰銜供給少，清茶七椀可酬賓。一首尤為可誦也。

佳木山房詩四卷 家鈔本

清顏懋价撰。懋价字介子，曲阜人。雍正十三年拔貢生，歷官肥城縣教諭。是編分體編次，計五七古四十五首，五律八十首，七律一百十二首，五七絕一百二十首，總計三百六十餘首。懋价少與兄懋倫博稽禮經，詳喪制，故其執親之喪，必誠必信，勿有悔。書出顏柳，詩希杜韓。任肥城教諭時，修禮樂器，選俏生習儀容，皆有復古之觀。痛時俗葬親慢與溺，皆非古，且靡費，作正俗說以諷世人。嘗佐盧見曾輯山左詩鈔，與平原董元度、河間紀昀、德州宋弼共資考訂，而成鉅觀焉。今觀集中為盧運使招集平山云：一曲橫塘足快遊，綠楊無恙好維舟。漫山松檜橋通寺，隔山笙歌燈在樓。名士原應陪永叔，使君真可領揚州。不逢東閣梅花發，慚負平山二十秋。又答家賀以去春見寄原韻云：鶯老花殘又暮春，東風吹盡暖烟新。西枝堂外銜泥燕，猶自來尋舊主人。等篇，皆以真性情發為風雅，不煩斤削，自然合節者矣。

漫叟吟稿不分卷 家抄本

清勞爾業撰。爾業字敬思、號憩齋、晚號漫叟、陽信人、歲貢生、撰有說文正訛、諸禮辨正、格言廣義、正名考、韻略等、韻新譜、韻略等、是編計詩六百十二首、隨意編次、當係隨得隨錄者、爾業博聞強記、試輒冠軍、終不得志於有司、而窮通得失、漠然無關于心、惟集古今格言、棄為家範、而力踐之、生平尤工詩古文詞、其自序有云、少耽吟咏、垂二十年、屈指從前、強半寄西崑廡下、年來日以韓杜諸公相滌洗、然每一脫筆、故我依然云云、是其於西崑用力甚深、如集中無題云、嬾與幽棲便肅然、對老衲清出高上傳舊雨故人事讀易三升酒、一首詩、七碗茶、起居聊自適、隨分是生涯、真有西崑風味、又如五言樹留蒼烟合、人似白日斜、意氣錢歲詩書土芥輕、七言如世情過眼浮雲薄、花氣薰人臘酒濃、準時難學乘軒鶴、垂老甘為蠹魚書、膏肓難瘳惟吟癖、廣莫無垠只醉鄉、天難問處悵隨児、事不平時罷食牛、等句、皆為集中之致佳者、

南園詩草不分卷 淄川高氏抄本

清張作賓撰。作賓字叔尚、號南浦、淄川人、諸生、是編計古近體詩一百七十餘首、亦隨意編次者、作賓父元、工於詩、所著綠筠軒詩、前提要已著錄、作賓承家學、淹通經史、屢困名場、遂棄帖括業、肆力于金石文字、篆刻圖章、皆臻精妙、所為詩初學晚唐、後宗大蘇、王洪謀嘗評其詩、謂風格蒼渾、意境清超、弦指之外、妙有遺音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秋柳和韻四首、及無題六首、讀之不駭奇、不鬥巧、深契六朝三唐之旨、可謂始終自守、不稍牽於世俗之趨舍者、又春夜偶成云、無事清讀久、更深夜未闌、夜闌小院靜、風起半窗寒、壯志憑詩寄、高懷賴酒寬、遲遲明月上、獨立倚闌看、煥山道中云、帽影鞭絲緬酒情、臨風四望野烟生、一聲牧笛樵歸晚、人在亂雲堆裏行、諸首讀之真覺有蕭然意遠之概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悅齋詩草不分卷 淄川高氏抄本

清孟詹繹撰。詹繹字翕穀，號柳谷，淄川人。嘉慶甲子舉人。自幼天姿超逸，性誠慤。始授書，出語輒不凡。爲詩唯自攄胸臆。弱冠補邑諸生，屢冠多士。中鄉試，不樂仕進，務以敦行教授爲己責。晚歲于舍南建凌雲臺，結文社，課其甲乙，得雋者後先相望。其爲詩始窮理法，繼專三唐，終務精警，不規橅前人，而常爲前人所難到。其集中諸詩，如節婦篇、俠客行、誡孫詩、漁翁、石諸長計，或表彰節烈，或慨慕俠義，或流連古蹟，類皆性情獨到之作。又搖落云：難將心事訴同儔，

搖落閑情又一秋。家有田園依舊僕，人無兄弟重交遊。踈狂半世猶黄口，多故中年欲白頭。悔向詩書消歲月，古今詞客總窮愁。又芸窗云：塵世勞勞負夙期，芸窗耿耿許誰知。偶評古史思身後，每對青燈憶少時。萬里功名馬齒長，一生心事兔頭癡。闌難午夜還馀興，休笑盈盈兩鬢絲。兩首其感慨之情，又皆溢於楮墨矣。

偶然草不分卷 淄川高氏抄本

清王士禎撰。士禎字淑子，淄川人。順治庚子舉人，官成山衛教授。士禎學問博洽，工詩歌古文辭。僑馬主就，旋权官吏部，欲其揀選。士禎以遠大自期，不從。謁選人得膠州學博，後陞成山衛教。以事當牒文登縣吏，白例用申文，不從，謝病歸。日杖履東山，與田父野老相狎，勢利毀譽之場不一着足。蓋其孤介之性，名利不足以攖其心。其所爲詩，長於山林景物之作，有柴桑籬下風味，殆天性使然。如重陽呈族祖雪因云：茅檐客履破，落辭一曲狂歌盡，解頹白鶴自

成新翼，髮青藜仍是舊谿山。林頭唯有樽仍酒，林外徐看鳥倦還。丹樹黄花郵自適，幽人久矣閉柴關。又洛口清明云：楊柳依依綠仍莎，每逢佳節惜年華。好春欲募無人覺，閒看東風落杏花。兩首讀之，真如酈道元注水，能寫山水變態，而其意興一往蕭然，簡遠絕去塵垢甚遠也。又縣志謂其弱冠館于外，比鄰一少婦時時來窺，士禎覺之，託故辭歸，終不與人言。是其守正不阿，寔可與古人相伯仲也。

覺庵詩抄二冊　抄本

清孔振鐸撰。振鐸字天木，號覺庵，別號五還道子，又號松鶴道人，書光人。諸生。撰有遊覽記略。是集第一冊為五七古及五七律，共一百三十首，第二冊為絕句，計三百首，總四百三十首。振鐸負姿岸異，迴出塵埃之表，於書無所不窺，尤參悟禪宗，悉得其源流。隱晉陵四十年，遂占籍焉。晚年好遊山水，始則遊覽青郡屬邑諸山，繼則東觀海，西登岱，復謁孔林，登闕里廟堂，觀車服禮器，又遠遊吳越、金山、虎邱、西湖諸名區，足跡所到，一一題詠，擬為五嶽之遊，追向子平芳躅，惜年衰老而願未遂。所為詩多記遊蹤，如白雲洞云：黃冠道士說長春，曾向此間絕世塵，人遇漁樵皆可友，地逢泉石便相親，白雲縹緲留仙侶，紅葉參差隔路人，隨處烟霞容我老，何須重訪武陵津。又蓬萊閣觀海云：通天高閣插雲端，吹浪風來六月寒，雲散波心看日浴，雷鳴脚底起龍蟠，樓臺蜃市終成幻，浮槎牛宮諒不難，堪羨鴻濤千萬頃，酒腸方信古人寬。諸篇讀之，覺其胸懷磊落，絕非伏處牖下徒以堆砌為能事者所可比擬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筠谷詩略不分卷　民國愛閑簃石印本

清劉臻撰。臻字凝之，號筠谷，又號及菴，諸城人。乾隆甲子科舉人，歷官碭山、嘉善、定海等縣知縣。是集共詩二百十二首，類古近體，皆隨意編次者。其古歌行亦甚多，如春遊漫興、登吳山絕頂、縱眺歌、清澤草堂望江南諸山作歌、金山寺、秋興、古急九仙山南龍湫歌、紀事詩、和王晉卿畫烟江疊嶂圖韻、用坡公百步洪韻、過早河展禮龍神祠賦贈盧覺琴懷木舟二十六韻、題猿挽嵩覺圖長歌寄懷木舟兼以自壽諸作，皆徜徉自適，抽繹吟情，結撰入微者。而江行口號、金陵雜感、碭山八詠、金閶竹枝詞十首、雁字八首等，又皆雅而醇，正而不肆，深得風人之旨。如金陵雜感云：誰信湖名尚莫愁，綠楊低鎖木蘭舟，江聲不管興亡恨，猶帶春潮到石頭。千載秦淮咽逝波，花猶綺舞鳥猶歌，繁華未入江淹夢，桃葉春深雨一蓑。等句皆所謂格老氣厚，意到筆隨，有自得之趣者。

謀稼村詩草一卷 清刊本

清陳植撰。植字立如、號建侯、昌梁人。道光丁酉順天鄉試副榜。是集不分体、亦不編年、蓋隨得隨錄者。約計五百五十餘首、以近体為多。其自序有云、癸丑臘月、避亂傳鶴駕、余倉皇出移居渠邱謀稼村、地僻靜、多山水、復獲同心友妻弟李子祥、朝夕相切劇、此唱彼和、不三載、得詩若干首。初不敢問世、轉念余本非詩人、此編出、閱者必[illegible]、後用是悔極、而進境生、亦異日學詩之一助云云。今觀集中諸詩、書詹梅溪病起云、我來依廡下、君正抱病眠、一[illegible]心經月、相悲更隔年。居停常庇蔭、和緩起沉綿。好是新痊後、春光到眼前。又和外舅紙鳶原韻云、無限心情託紙鳶、清雲誰復怯春寒。吹噓得勢升高易、操縱由人獨立難。一線牽來憑手撒、九天飛去任風摶。絲揚深處多烟景、也博兒童仰面看。等篇讀之、覺其運思頗深、聲吐屬亦頗溫雅。然其才力學力稍差、固終不能與諸家相頡頏也。

漫翁詩抄 曲阜孔氏抄本

清顏肇維撰。肇維字甫之、號次雷、晚號漫翁、曲阜人。復聖六十七代孫、光敏子。恩貢生、官至行人司行人。前撰要著錄肇維所撰鍾水堂詩。此本為其晚歲所作、共古近体詩三百二十一首。肇維幼讀莊子秋水篇、一覽成誦、以陪祀貢入成均。雍正間詔諸臣各舉所知、得與叙用、宰臨海、多惠政、尤留意海防。致仕後、曹宗幸魯、親臨法部、特命扶杖泣事。見者咸謂是神仙中人、時年已八十矣。其所為詩辭律清圓。齊侍郎召南稱其為良吏、為高人、皆以詩見。如集中所載意園主人餉我以為肉食為嫌、因賦斷句云、一回相見一回顏、俱是平頭八十年。鐵鏟流亡溝壑滿、簞瓢無恙即神仙。又送天秋史云、三日山程匹馬旋、算君到日正殘年。白頭負半詩無敵、寒氣侵入酒失權。名世才應報李上、卜居宅近嵱華還。還思秋浪江東棹、三十年來各惘然。皆極可誦。餘如太行山絕句、題泰安趙相國泰山全圖等、亦皆集中之至佳者。按肇維與其伯姊[illegible]緯及子懋齡、懋僑、懋儹、懋企、懋仝、孫崇穀、崇儉、崇椝、崇榮、崇矩、俱工詩、乞稱一門風雅。而肇維所撰、除鍾水堂詩及此集外、尚有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莎齋集、太乙樓集等、縣志中皆載之、今未見云、

種李園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顏崇槼撰、崇槼字運生、號心齋、曲阜人、懋企子、乾隆庚寅舉人、歷官興化縣知縣、撰有詩話同席錄、心齋記異、楪鯖小記、顏氏族譜及墨譜等、是編計古近體詩三百二十餘首、乃其同邑孔廣權昭虔兩人、相繼收藏、復歸其後裔顏丹泉者、此冊即從丹泉處抄得、崇槼博雅二詩與桂馥齊名、又見書必讀、讀必記錄、識大識小、各成卷軸、其所讀魯故詩話同席錄、心齋記異楪鯖小記、諸書、皆徵引博洽、纂修顏氏宗譜、表闡幽潛、有功家乘、喜攷訂金石、兼有墨癖、蒐羅藏弆、不遺餘力、官教授時、值翁方綱阮元視學山左、皆以文字相商榷談讌之風、一時稱盛、其所為詩、格調清雅、步武唐賢、在朱圃十客後、可稱繼起之秀、各集中有感云、哀鴻昨夜遍城隅、入告紛紛繪部圖、投筆有心思借箸、倚天無劍負懸孤、海中漁釣仕公子、江上清醒楚大夫、近喜元戎傳執訊、西窗剪燭讀兵符、又如揚州絶句云、片帆曾溯廣陵潮、鶴背仙人不可招、春雨春烟滿城郭、二分明月一聲簫等篇、皆極可誦、而五鳳二年石刻歌漢竹葉碑、漢大將軍聞喜侯竇武邱五七古諸篇、則又其攀𨜒金

石時所作也、崇槼所著多為人取去、此集如非孔氏所藏、弃剞恐亦散如雲烟矣、

藤梧館詩抄八卷 孔氏家抄本

清孔廣栻撰、廣栻字伯诚、號一齋、曲阜人、繼涵子、乾隆乙亥舉人、撰有周官聯事、春秋地名人名同名錄、春秋閏例日食例、左國崇求國語解訂譌等書、是編分体編次、計五古二百首、七古八十首、五律三百十二首、七律二百三十首、五絕一百五十首、七絕一百八十首、總計一千一百五十餘首、廣栻生有異稟、幼漸庭訓、言動若老成、扶床之年、已誦數十萬言、當代宿學若戴震、孫星衍之倫、時就其父一堂講析疑義、廣栻從後間出片語相質、莫不歎異、以為童烏比、長益銳於學、自經傳子史至雜家、靡不研究、其父著述未竟者、廣栻悉為踵成之、其所為詩亦多有書卷氣、與春花秋月者、迥不同也、今觀集中諸詩、如春及園同梁處素、妙丈作柳修禊圖詩、讀書有作咒蝕銘依本詩等篇、皆非泛作、他如舟中晚景云、落日微雨來、西風渡頭起、雲影漫沙中、萬頃平如砥、何人吹橫笛、蒼涼入客耳、故鄉雖咫尺、悵然秋老矣、及秋燕云、開簾何處覓春光、猶是呢喃戀畫堂、落日孤帆江上雨、西風殘留渡頭霜、高樓白紵初停剪、矮巷紅機半倚墻、記有舊巢痕尚在、佇伊燮尾蘸銀

塘等篇則又清新流麗極為可誦也

玉虹樓詩一卷 清刻本

清孔繼涑撰繼涑字体宜號谷園別號葭谷居士曲阜人乾隆戊子舉人官内閣中書撰有谷園論書一卷是編計古近体詩一百五十六首分体編次之繼涑好學工書能懸臂作蠅頭字至老不倦初學張照後宗四家高宗幸魯聞其名召至軍機處命書巨幅進呈詔留覽發懋勤殿精于鑒定手摹古今名蹟百餘卷名玉虹樓帖為海内所推重同時與梁同書齊名故有南梁北孔之稱其所為詩亦具風格不偶流俗如集中題張文敏公墨跡後云精研八法重天才神趣縱横筆妙該展卷曲江風度遠蘇黃名自御題來評隲香光品不差珍布法寶勤天家廿年私淑慚初步已恨雲烟過眼花等篇已自可誦而乾隆戊辰駕幸闕里恭紀及乾隆甲辰駕幸闕里禮畢敬和御製元韻恭紀等首皆極有清遒真樸之概焉

烜經堂詩抄一卷 闕里孔氏抄本

清孔傳鉦撰。傳鉦字振遠，號松皋，曲阜人。毓圻第五子。廕生，雍正庚戌授至聖廟三品執事官。是集僅詩九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縣志謂傳鉦所為烜經堂詩集計四卷，則此冊當係選抄者矣。傳鉦少時弱不好弄，動中矩矱，若成人，不樂仕進，以孝友稱，供職廟廷，肅穆雍容，稱其家風，著修闕里賦曲。與諸闇人討故寔，談時務，皆服其能。宗子彌留，託藐孤，流涕許諾，兩事無細大，無或掣撓，家臣畏慴。蓋有孝友之風，尤好為詩，頗有自抒性情之慨。如集中詠水

仙花云：鄧鄧白石浸清流，夢斷瀟湘我欲愁。神女不嫌羅袜冷，衝寒偏愛弄珠遊。又如懷戴氏妹云：迢遞長天水一涯，齊烟九點望中賒。明湖月色疑洙泗，亂葉寒聲夢鵲華。吟咏風絮空謝砌，笑談步障憶王家。黃花漸放重陽近，好貯秋深候錦車。一篇讀之，覺孝友之情時于字裏行間流露之。其餘如指畫蘭、重遊嶧山等首，亦皆為集中之佳構也。

柳村詩二卷 清刻本

清孔昭薰撰。昭薰字惠如，號琴南，曲阜人。嘉慶癸酉舉人，官臨邑縣訓導，署翰林院五經博士。撰有至聖林廟碑目、闕里孔氏詞抄、貯雲詞、雲門竹枝詞等書。昭薰天資超異，嗜古工詩，耽心金石，編刻至聖林廟碑目，搜訪殘石，悉為妥貽位置。尤好倚聲，深得宋人風趣，其輯孔氏詞抄，選錄甚精慎。好客，耆酒，高談風流，自賞從遊甚衆，多知名士人，以絳帳目之。今觀集中緒詩為七夕夜泛舟云：解纜明朝載酒還，數聲柔櫓荻蘆灣。銀河欲浣愁難浣，碧宇新涼夢

亦閒。翔雁江魚歸思引，山城水驛客途艱。來槎可覓支機石，席帽依然笑別顏。又如宿黃村云：荒村積雪尚凝寒，小別春風客路難。只有壯心消未得，踏冰深夜過桑乾。等篇皆極有天然佳致。昭薰所填詞素極知名，詩則流傳極少，此冊僅百數十首，雖非全帙，然亦至可珍也。

玉川詩抄一卷（家抄本）

清孔憲圭撰。憲圭字玉川，號鎮齋，曲阜人。恩貢生，官四氏學教授，升用知縣。是編僅四十三首，古律絕句均有之，而以古歌行為最多。憲圭於校官秩滿，薦升縣令，辭不就，丁母憂，哀毀逾恒，淡於世情，隱居自放於詩酒。其所為詩，縱橫奇驚，頗效玉川，晚年多奉道語，於太白、東坡彷彿似之。其僕宋亦能詩，有「可憐三月咸陽火，拋得焚書一字無」之句，人比之穎士云。今集中所載長歌，如瘦馬行、古宮詞、楳香曲、正月十七大風紀異、祈雨詩、有鴿、姬人夢醉、司命郎、貞女詩、閏三月二日紀夢諸作，無不氣勢雄厚，鈎心鬬角，能達人所不能達。他如小遊仙、秋日雜詠、秋草等篇，亦皆無意求工而自工，蓋其性情寧淡，有流於筆墨之外者。至詩境五首，有句謂「千古一詩境，智者得其靈」之語，於詩學三昧，寔已深得之矣。其小遊仙云：「張老騎驢下碧霞，天然奇遇野人家。靈田三畝堪生活，願向仙翁學種瓜。」及詠秋草云：「低連猶認舊王孫，此日風光足斷魂。可記芳菲蓬蒿路，不堪寥落夕陽村。至今難報三春力，終古空悲一燒痕。誰識宿根生意在，神芝仙蓮與重論。」皆婉秀可誦也。曲阜縣志謂其所撰有抱真集十卷、志道集三卷，今皆未見，此本或即從原集中抄出者耶，不可知矣。

秋琴山房詩存不分卷　孔氏抄本

清孔廣根撰。廣根字心仲，號小蕊，自稱仙源第一酒人，曲阜人，繼涵次子，諸生，署翰林院五經博士。是集計詩一百七十六首，古近体均有之，以近体為多。廣根嗜酒耽詩，風流自賞，築園曰息影，春秋嘉會，殆無虛日，有侍姬名艷朝，亦工詩，其集中所收詩類多唱酬之作，而詠景物之什尤輕倩宜人，如霖柳、楊柳、送落花、落花、别楊柳、楊柳、寄落花、落花憶楊柳、蘆花諸篇，尤為集中諸作冠，而將進酒、妾薄命、寄懷顏元美、讀沈鴣村三疊詩用韻奉呈及殘春曲諸古歌行，亦頗得漢魏人之旨，即如虫聲云：樹杪秋聲已不禁，那堪四壁動商音，啼殘怨緑愁紅地，冷到勞人思婦心。豆葉翻風籬落晚，苔花蝕雨寺門深，一鐘自引舒清嘯，助爾長吟更短吟。又咏棋云：幾回拈子又逡巡，贏得旁觀笑認真，布局已將全勢失，應知着着未如人。兩首則更於輕倩之中，兼有感慨之意矣。

幼髯韻語錄存一卷　家抄本

清孔廣林撰。廣林字叢伯，號幼髯，曲阜人，繼汾子，廩貢生，署太常寺博士，撰有周禮肊測、儀禮肊測、吉凶服名用篇、明堂億、士冠箋、通德遺書所見錄、緼經樓游戲翰墨等書，是編寥寥數十首，定非廣林所著全帙。蓋廣林博雅好古，專治鄭學，生平著作有一百三十二卷四十四萬五千餘言之多，年二十六即絶意進取，揚州阮元謂海内治經之士無其專勤。所為詩積至三千六百餘首，自以為不足傳，悉焚其稿，故世多不傳，編中所載只悼亡已有十五首，其中古律絶句均有之，而鴛鴦篇歌行長至一千四百餘言，前有小引，謂效孔雀東南飛体而作，以述其繼室汪氏一生之行誼者。又如甲午九月避冠鄉居云：乍作四鄉行，心閒病覺輕，疎籬淡白日，野犬静秋聲，自適林泉趣，誰驚草木兵，話談偕父老，鷗鳥恰忘情。亦係鼓盆後所作者。其餘諸作，集自唐人之語，向廣林自亦云僅存悼亡十五首，以示子孫云云，此編除悼亡外，尚有其他諸作，或他人所羼入者矣。

春及園蟲鳴草不分卷 家抄本

清孔昭恢撰。昭恢字景度，號鴻軒，曲阜人。嘉慶庚午舉人，候選布政司理問。是集計古近體詩四百餘首，而古長歌行頗多，皆分體編次之。昭恢性孝友，才氣橫溢，屢試春闈不第，兼抱安仁伯道之戚，遂抑鬱成痼疾，甚所為詩多哀感頑豔之作，蓋所以自悲其遇者。今觀集中長歌行，如新秋言懷用皮陸唱和韻、辟暑齋效昌黎體、用城南聯句韻、荅客慰及雜感諸篇，真有悲壯慷慨之情溢於楮墨。又如詠秋海棠云：一把酸紅淚，西風吹不香，可憐當日恨，獨斷後人腸。命薄原秋草，名嬌奪海棠，那堪明月夜，根下咽寒蛩。又如妻梅云：相依紙帳與蘆簾，羞說穠華叶鳳占，結子預期調鼎鼐，宜家從不話蘅鹽，雪深昨夜衣添綿，月認前身鏡啓奩，偕老惟卿同傲骨，畫眉俗筆敢輕拈兩篇，亦極哀感可誦。至荅客慰中有句云：今日弄璋庭，明朝夢兒亭，朝看弧在門，暮看旛在櫺，老母與山妻，哭眼終涕零。又云：與之善奪之，造化善調停，兒魂我已招，兒音我已聆，白楊撒兒骨，黃土藏兒形，生死原一致，雛鳳睡舒翎等句，更覺悲痛不忍卒讀矣。

南行詩草不分卷 家抄本

清閻溥撰。溥字伯雨，號硯農，昌樂人。恩貢生。是編計古近體詩三百二十六首，分體編次，計五古十首、七古二十二首、七律二百二十首、五七絕七十四首。溥學贍才高，聲譽庠序。嘉慶丁卯鄉試，考官以元薦，會兩主司意不合，遂遭擯落，而遺墨為人所傳誦。其族人有官淮上者，作書招之，留數月而歸，語人曰：吾南遊他無足論，惟泛洞庭、渡瀟湘、躋衡嶽、望雁峰，流覽名勝，訪求高人詩文，稍進益耳。其後遊溥之門多登甲乙科，而溥則始終艱于一第，殊可惜也。集中隋堤、高郵、董天蕩、燕子磯、夜泊鷺鷥洲、禰正平墓、賈太傅故居等作，徘徊往蹟，感慨古人之作。而新樂府四首，勸種麥以勸農事、儆織繭以勤紅女、雀鼠以清獄訟、種松柏以儲楨幹等，又多關勸懲，深得風人之旨。至述懷一首云：孑然無偶雁行單，漫向雲霄振羽翰，寒士文章逢世拙，舊家子弟課耕難，朱顏忍向風前滅，青眼誰於事後看，但使長生真有術，還從勾漏覓金丹，又可於詩中略窺其志矣。

二學亭文渓四卷 清乾隆刻本

清田同之撰、同之字在田、一字西圃、號硯思、又字小山薑、德州人、康熙庚子舉人、官國子監学録、撰有硯思集、已著録、是編乃同之所撰文集、凡四卷、分体编次、首卷為序二十一首、二卷為記十首、傳一卷、書後一首、後識二首、三卷為誌銘六首、祭文四首、四卷為辯往摘史選詩凡例尺牘題拔等三十二首、同之為田雯之孫、自幼承其家学、濡染至深、又嘗承学於王士禎、凤聞緒論、好学不倦、老而弥篤、故其所為文豐而義切、麗則而雅馴、固足載道而傳世也、仁和沈廷芳序其集、謂國朝碩儒林列、海内主壇坫者、在山左則有漁洋王公、山薑田公、皆能以實学發為藻采、上溯光氏之矩矱、天下士莫不宗之、數十年間、王氏子孫寖替、獨田氏確守門風、且山左故齊魯文学之國、近又聖人之居、餘韻遺俗、猶有存者、先生固秉家学而聞風興起、真可謂斯文之正宗云云、成城亦謂先生歸然為海右宿老、以文學砥後進、吾知此邦之人望風而興起者、正未有艾云云、蓋同之文清醇宏富、秉韓歐而上溯於漢、固不失為一代宗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種槐書屋詩草一卷 稿本

清王應芬撰、應芬字芬圃、號虚舟、諸城人、乾隆辛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興安府知府等職、是编共詩二百四十五首、分古近体编次、近体為最多、應芬幼治五經、必疏義淹通、條貫、皆歸平正、任部曹時、當官臨事、獄獄自持、不隨俗為波靡、凡稿案必詳審再三、始畫諾、故書吏畏憚、不敢欺、守興安、值㵀畨叛、軍務旁午、日夕不少懈、因勞成疾、告歸、卒於家、為文奇肆、晚歸醇潔、而詩則發自性情、不事雕飾、如秋夜感懷云、涼倒秋來無限情、紙窗燭影共凄清、迷離蝨夢魚鄉夢、凄切蟲聲雜雨聲、事業催頹空幻想、文章寥落媿虚生、壯懷夜半長思舞、好聽鄰鷄喔喔鳴、又村居秋興云、委巷荒秋光、閒居意味長、霜来香稻熟、雨過袷衣涼、髮白催人老、山青笑我忙、時邀田父話、多半話農桑等類、皆吐屬自然、不雕琢而自工者、又集中咏落花、冬日早朝、道中所見、五十初度、秋日晚陰、夜泊滄浪亭諸篇、亦皆極為可誦云、

抱真閣藏稿一卷 家抄本

清王衍福撰。衍福字疇五，號笠莊，諸城人。乾隆辛丑進士，歷官部曹，升韶州府知府。是集皆近體，共一百五十二首，大半按年編次之。衍福績学能文，年近四旬，始捷南宮。浮沈郎署二十餘年，屢膺卓薦，卒以資深，補放粵東之韶州府。惟時海氛初靖，地方民兵之桀驁者猶時時竊發。衍福設法安撫，散其黨羽，卒以無事。老年畫疴賷志以殁，大吏咸痛惜之也。其所為詩，類皆力摹盛唐，而不落窠臼。如集中汲水云，汲水臨古井，井底見人影。試問影為誰，面目頗相有。我方抱其餘，蹉跎防俄頃。尔忽陷於窞，無計拖長綆。升沈反覆間，吾以深之警。又如泛舟西湖云，催花雨過夕陽開，碧寺紅橋絕點埃。舟向湖烟深處泛，人從堤草綠邊來。遠山全入鏡中照，好竹多依畫上栽。怪得句留游客住，黃金銷盡不知回等篇，莫不含蓄蘊養，溫厚和平，實能得唐人之長，而成一家之言，蓋亦乾隆間諸城詩人中之卓卓者也。

蕪園集抄一卷 諸城劉氏抄本

清劉果撰。果字毅卿，號木齋，諸城人。順治戊戌進士，歷官太原推官、河間知縣，擢江南提學道。是集僅五十三首，當係自全集中抄出者。以五七律為最多。果長身大腹，磊落倜儻，天資絕世。為太原推官，矜慎獄刑，奉裁知河間縣，清簡賦，均力役，嚴保甲，遏盜屏息，以循良內遷主事，擢江南提学道，取士稱得人。因內艱歸，遂不復出。田雯序其集，謂木齋之詩權輿歷下，概其平時，似不專力於詩，然豪氣間作，即發之吟咏，而於七言律尤踞其勝。吾甚怪夫窮年專力於詩，自矜風雅者，偏不若木齋之工云云。如集中寄長沙家弟云，三年路隔水盈盈，嶽麓山頭雁字橫。愛尔風流新令尹，贈君清白舊家聲。還能利物方成惠，廉足招尤為好名。使氣恃才皆俗吏，循良自古尚和平。又秋途即景云，彌望皆秋色，雲山列畫圖。千村藏宿霧，一鳥下平蕪。紅葉楓初落，青帘酒待沽。光陰原過客，到處是吾廬等篇，皆有歷下風度。謝茂秦有言，凡作近體，誦之如行雲流水，聽之金聲玉振，觀之明霞綺散，講之異繭繅絲，所謂詩家四關。果詩皆兼之矣。

味道樓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楊逯吉撰。逯吉字六謙，號充庵，即墨人。歲貢生。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是集凡詩三百七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類皆隨意編次者。其間錯誤頗多，或亦編成未校之本也。逯吉生而奇穎，於書無所不讀。年十二從紀千秋游，三試之皆第一。施閏章督學山東，遇以國士。潛心朱子遺書，深契擴充之旨。年既壯，不肯就有司試。邑侯張琛折柬招之，強而後去。其所為詩古體聲味淡永，冷然冰雪之音；近體尚大致遠，削盡塵語。施閏章序謂山左舊遊舉進士能詩者，既有田子綸、曹升六、王仲識諸子，李子渭清與楊子六謙，又同名至都下，不為不遇。今數來論詩，日有聞。喜諸子足張吾軍，楊子志潔行芳，才茂而年盛，其鄉皆稱之云云。今檢集中如中宵云：我來秋夜宿雲隈，書舍蕭蕭影自清。一夕桃花春水壯，四山松樹海濤來。中宵起步頻拋卷，萬慮無成又把杯。況是山陽多感慨，一聲長笛使人哀。及過櫻桃岩聞簫云：一溪春水綠迢迢，二月溪旁雪未消。行盡空山人不見，櫻桃岩外聽吹簫等篇，皆能自立一幟，不肯扶同依傍者也。

自喻集一卷 傳抄本

清李球撰。球字封原，別號葭溪逸人，恩縣人。諸生。是集凡詩二百十餘首，分古近體編，計五七古十二首、五律十四首、七律六十八首、五七絕二十一首。細檢集內七絕重複二首，七律內重複一首，更兼有魯魚亥豕之訛者，想亦未編定之本也。球文行素著，以經詩教於四方，時稱之為有道君子。其為詩主於性情，不斤斤於筆墨之工。其名自喻者，謂非他人所不能喻，謂他人所不及喻也。張象津敘其集謂三百篇上自郊廟，下及閭閻，文不一體，作不一人，惟其感之也深，斯其言之也切。感之深者當幾默喻，非同室之人所得預，亦非同氣之人所及參，至性至情之所獨結，是為詩之本原。故聖人著之以為經，而千秋學者奉之以為教。後之詩人忘其本原，始求工於筆墨，而不內返諸性情，雖以揚用修之藻麗、李崆峒之雄才，後人尚有摹擬蹈襲之譏，其他則亦無論云云。大抵球詩無所派別，出辭命意，必由心得，如遇歌笑哭罵悲惋欷歔之事，動於中而不自知，蓋其性情使然也。

梅岑詩集一卷 即墨周氏抄本

清江如瑛撰、如瑛字渭仁、號梅岑、即墨人、乾隆庚午舉人、選冠縣教諭、是集凡詩八十五首、不分體亦不編年、蓋皆隨得隨錄、此冊為即墨周氏傳抄、疑即周倫文纂即墨詩乘時所徵集之底本也、膠州高鳳翰、謂渭仁為冷亭詩社宿將、所至會心、引人入勝、其所為詩、不為綺靡浮豔之態、而亦無鉤章棘句之習、大抵根柢於漢魏六朝、而歸宿於盛唐、集中如冷亭二勞遺文告成云、必待窮愁始著書、百年日月已多餘、斯文幾代無秦火、波死何人辨魯魚、意外功名應自笑、閒中事業未全虛、一偏風雨蕭蕭夜、贏得先氏共索居、又結廬云、結個茅庵傍水涯、沿溪栽竹種梅花、還留隙地為瓜圃、有客相過便當茶、等篇、則又清新超悟、有香山東坡風格、張紟梅岑集句刪云、先生詩如片雲蟠樹、黑殘雪襯階明、酒旗連雨挂、蓬戶帶雲闋、燈落新花繞半結、人餘宿酒未全消、野店人家留客處、夕陽慈母倚門時、皆為前輩所賞耳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東山遺稿二卷 明刻本

明王崇文撰、崇文字淑武、宏治癸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擢江西提學副使、陞河南右布政、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荊等關、以疾告歸、是編計詩二百四十餘首、亦隨意編次者、崇文官戶部時、太監王瓚崔杲、往南京浙江織造、奏討長蘆運司官鹽一萬二千引、變賣銀兩、買辦織造物料、崇文言於尚書韓文、執奏核減、太監憚之、提學四川、其去也、生徒泣送出峽、崇文當弘正間、與邊貢李夢陽等同時、嘗與邊李等時相唱和、故其為詩、頗有弘正詩人氣味、如集中世美堂云、飛簷橫棟出雲霞、望入江南更幾家、麟鳳有靈還獻瑞、芝蘭無歲不抽芽、門前種樹高千尺、架上藏書富五車、從此合教稱世美、紛紛流俗謾豪奢、又送徐都閫云、盡取山棚縛馬前、滿城歡喜說新年、果然麾下兼文武、準擬春風醉管絃、等篇、雖不免有弘正氣味、然當時詩派未起、故尚有唐人音響也、

雪堂遺稿不分卷 家刻本

清蘇偉撰、偉字漢聲、號慎齋、武城人、康熙辛未進士、官中書科中書、是編僅詩二十一首、孟德州田同之所錄、藏者同之跋云、我外祖蘇慎齋先生、得第晚、官中翰時、始肆力於詩、數載酬唱、計所得不盈二百篇、亦隨處錄載、未經整次、蓋不輕為不輕存也、自典楚試、卒於途、益漫散佚、歲己卯、小子於雪堂殘稿中、廑檢得二十有一首、藏錄有年、因憶我外祖德行聞於桑梓、帖括傳於科名、獨風雅之學、數載辛勤、幾至湮沒、今所遺者雖寥寥無幾、而和平溫厚之旨、在元和伯仲間、亦可略見一班矣、因付外弟繼刻之云云、按偉所為詩、類皆自抒所得、以適己意、其冲淡和雅之氣、溢於楮外、宜乎同之存之不遺餘力、昔唐劉脊虛生平所傳才十四詩、大抵十尺紅珊瑚、已自炫目、又奚必百室千絲、始足以爭奇於梨棗間、故錄之亦存詩存人之意也、

水湄草堂詩稿不分卷 即墨周氏抄本

清黃植撰、植字靜軒、號浪齋、即墨人、恩貢生、是集亦周氏纂即墨詩乘時所搜輯之本、凡詩一百十二首、分古近體編次、計五七古十一首、五律六十首、七律三十首、五七絕十二首、植修四行、潛心理學、十三經注疏無不貫通、嘗曰朱不專道問學、陸不專尊德性、若論學術、嘗於德性真偽上辨取、庚寅定元、以後場誤貼而罷、無幾微見面色、屬纊日異香滿室、所著有周易講義、學庸記疑、論語會說、孟子析義、日知錄等、其為詩不事雕鏤、性情所至、隨意即工、如集中留別諸生云、在天有征鴻、在地有飛絮、尒輩負笈歸、余亦自茲去、去去隨白雲、還入深山住、不惜雲行勞、所嗟未成雨、又如齋居云、卜居城市中、不聞城市音、竟日常掩關、如坐萬山深、墻泥已成性、出谷更無心、豈知曲江上、座滿已華簪等篇、類皆雄深雅健、格律遒勁、頗能聚古人之長、而鑄一家之作也、

信可堂草一卷 家抄本

清王紳旦撰。紳旦字寅夫，號義原，諸城人。中举子。嘉慶丙辰歲貢。是集計古今体詩一百五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蓋亦隨意編次者。紳旦少孤，家壁立，擁書萬卷，苦学不輟，為文幽微深邃，故終身不遇。詩亦根柢深厚。如集中汾陽王故里、楊椒山書院、大雪用廬陵集体式成長句、唐棠王妃祠、送弟赴陝、海棠、不寐、古別離、有感等篇，無不風骨高騫，力追盛唐。且筆陣縱横，若水石激撞，崩騰萬狀。鴻齡詩話曾摘其佳句云：海立霞標丈日脚，霜鎪石骨露山棱。送弟赴陝云：三晋雲山懸馬首，一天風雪絮征袍。皆奇崛排奡。上能繼其家學，惜乎囊下之相知音者少，晚年病廢，隐於酒，潦倒以終，良可浩歎云云。蓋紳旦窮困不得志，鬱鬱而没，未能稍盡其所学，是可悲與。是集詩雖無多，亦足窺其概矣。

鶏肋集一卷 清光光刻本

清方世振撰。世振字淶齋，號夢石，歷城人，寄寓曲阜。嘉慶間諸生。是集計古近体詩一百七十四首，分古近体編次。孔憲彝云：淶齋從姑丈，為協堂方伯公子，幼遭家難，隷産去之，遂家曲阜。生平才氣自豪，而艱于一第，從游甚衆，多知名士，門人楊如川方增搜集其稿，刻為是集云。今視集中辛未移家曲阜獨酌遣興云：花前莫負醉飛觴，酒酒何須覓索，即入世真同虫食蓼，移家聊比亂搬薑。曾城十二游仙夢，香界三千選佛場。愧我塵纓猶待洗，漫思扣角詠滄浪。又節婦橋云：年年積潦困征車，忽訝橋成節婦家。海內幾多民病涉，可能多似小秦窪等篇，類皆渢渢和雅，蕭然出塵。其他諸篇，亦皆清真雋永，雅近中唐。蓋世振天資既高，功力亦邃，雖未能戛戛獨造，固亦齊魯間一作手也。

碧筠草不分卷 家抄本

清宿孔暐撰。孔暐字艮墟，號碧筠居士，掖縣人。順治丁酉舉人，官沂州學正。是編計詩二百九十一首，古近體均有。類皆隨意編次者。孔暐古貌，腴謙，神情爽令，鸞翔自矯，龍性難馴。獲雋日，座主嚴餐沉喜曰，吾聞山東秀才只一宿孔暐，今闈中搜索得之，不負斯行矣。其為詩用意精摯，筋節或于杜陵，然去膚取髓，不為勦擒，興會所至，時用我法。如集中哭泊濤兄一駒百韻一首，大致仿張文昌祭退之詩，而章法更極綜錯，又窮極筆情，不直致，不冗散，蜿蜒歷落，章法奇變，真有猶龍之技。又如自嗟云，自古嗟年貌，我今看白髮，恍惚醉夢間，遂爾清日月，山水隱心盡，花草閒情沒，慚愧風昔業，終焉不能卒，一篇字字沈着，刻鍊之極。而山水二句，煅語尤老。濤音集錄其集佳句有云，五古答李慎先致酒，醁醽發我性，南山雜詠，山沐夜來雨，曉色湛蒼秀，潤城別朱尔聪，芳草隨他移，好風順我檝，五律蟬，久雨蟬稀少，夕陽聲在林，題翼之齋前新笋，托蒙憑借雨，舒枝不借風，題虎邱僧舍，日覷山河色，七律古借於歷山，英飡不飽丞須拄，仰盃無餘茶吸春，並佳云云。要之孔暐詩，其体

格一歸沈健，綜而論之，古今諸體並以五言為最云。

粤遊草不分卷 膠州周氏抄本

清趙文照撰。文照字玉藻，號鐵源，膠州人。康熙庚戌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是集共詩九十八首，以近体為多，皆文照官粤東時所作也。文照以乙卯典粤東試，時寇氛高警，羊城震驚，文照從容畢試事，所拔多名流，房師濤已故，家被寇掠，悉贖歸之，為置產業，告墓而去，時人莫不高其義。其為詩，滄涼閒肆，不屑屑於雕琢，一往如洪濤直瀉，渾浩自得，蓋其生長膠西，其地山高水深，故蘊結恢奇，魁梧俊爽，如集中過嶺詩云：岧嶢峻嶺碧雲頭，磴道盘盘不記秋。鴻雁影稀風土異，鷓鴣聲急古今愁。蠻天瘴癘真無似，鼙鼓烽烟未盡收。下馬逢人詢往路，争言起大是雄州。一篇以及南昌下灘諸詩，類皆憂時憫物，有新安石壕兵車之遺也。書前有汪蛟門懋麟序，亦盛稱其詩之汪洋恣肆云。

苦海集不分卷 博山趙氏傳抄本

清光若愚撰。若愚字仲翰，博山人，布衣。是集共詩二百十二首，古近體編次。若愚家貧，棄舉子業，以醫自給，暇輒讀書，於礼經多所發明，著類纂三十二卷，三易稿始成，已年七十四矣。是編前有自序云：年来啼飢號寒，羸憊日甚，行將形銷物化，友人索予舊作，不能違其意。少時燕游錦川二集，久已失去，得己卯以後二百餘首，手錄二冊，一遺友人，一藏於家云云。今其集中所載古體，如東皋新詠、野興、秋夜感懷、擬古、秋日戲作等，近体如春日雜詠等，均為集中之至佳者。而雨霽夜不成寐云：好雨新涼病骨輕，一編時復對燈明。窮如懷抱多慷慨，老覺詩篇有性情。綠樹含風聞淅瀝，踈簾延月入淒清。此中况味渾無奈，又聽虫音繞砌鳴。一首尤能窺其心事也。至其名苦海集者，蓋若愚以昔鄭光業取時人之詩鄙俚可笑者，投諸巨箱，號曰苦海，以資笑柄，若愚所撰，當亦苦海中物，因襲其名，以名集云。

玉陽治稿存一卷 清璜己刻本

清蘇璜撰，璜字公佩，定陶人，康熙四十八年進士，歷任廣東乳源、文昌等縣知縣。是集所載多有關其官知縣時政績之作，全書卷數不可知，此僅存第五卷一卷而已。卷中各文，乳源、文昌兩縣事蹟均有。蓋任乳源六年，除徵收積弊，補救甚多，以操守廉潔調文昌。而文昌居瓊州東南隅，古紫貝地，百姓怠於農業，爭訟難治，璜禁除積獘，有聲於時。如書中所載乳源撿筋之習，云親表用脆薄棺木淺葬，經一兩年，吏置磁罐，名為筋斗，向棺起骸，刷洗泥土，或有肉腐而筋連者，斷之以叉，裝入罐內，移葬別所，親友稱賀。璜陳請飭禁。又如記海南婢僕配合云：士庶之家各養婢僕，兩家者與東家者相配，名曰合配，所生子女，兩家均分，於是有告拐、告窩、告姦佔，呈訟紛紛。璜亦陳請飭禁，無論已未配合，許辦銀十兩贖出從良，等均於人心風俗大有裨益。璜所著其餘各卷，當必有可觀，惜已散亡，不悉天壤間尚有傳本否也。

桐村詩集不分卷 盧氏傳抄本

清葉己夏撰，己夏字仲長，一字仲一，號桐村，父旦，本餘姚人，移家德州，遂入州籍。康熙丁酉舉人，官至魚臺教諭。是集計詩一百十六首，古今體皆有，是德州盧見曾搜集錄之，抄以傳世者。己夏聰明絕世，文采風流，人所慮有者無不有。學醫得神解，不自製方，惟於古方增減一二味，所全活人無算。年近八十，猶赴公車。平生所為詩，曾就見曾選定。殁後稿本遺失，見曾加意搜討，方得此集。集中所載悼亡詩，「鏡裏新添兩鬢絲，粉牆題徧悼亡詩，那堪獨對寒燈臥，又值西風雁叫時」，「刀尺聲殘五夜鐘，冬衣歲歲手親縫，新寒欲檢年時服，畫篋猶存舊日封」等首，蕭韓坡曾題之，謂己夏父公旦懷才不遇，坎壈以終，有子仲長能讀父書，作悼亡詩二十六首，讀之不覺淚涔涔下云。今此集所載悼亡詩僅二首，較之山左詩抄猶缺二首，是其散佚可知。盧見曾謂其詩斂而工，嘗於餞春日送妓，走筆立成，眾為擱筆，記其七律云：「送君恰值送春時，強進花前酒一卮，不愧牡丹稱國色，生憎芍藥號將離。」又送西妓十二絕句，記其一云：「軟綃紅淚漬成斑，肯使音書斷往還，纔步魚鱗三

十六、知君家近雁門關、真脫盡綺席俗調云云、

話南山房詩集抄二卷 東武李氏抄本

清王應奎撰、應奎字文圃、號春溪、諸城人、乾隆丁未科進士、官刑部副郎、是集凡古近體詩三百三十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蓋隨意錄成之本也、應奎性最儉約、衣服飲饌、罔不節省、獨嗜書籍、燕南趙北、載歸萬餘卷、皆清俸所購、詩宗子美、尤以古文自命、即時文亦以古文之法行之、得力於唐宋八家、居多、袁枚隨園詩話云、春溪明府在濟南、三月三日、與李子喬諸人、夜泛大明湖、分得南字、王吟云、久客風塵倦、今宵酒意酣、相隨賢有七、剛值日重三、新月如鉤上、明湖似鏡涵、濛濛煙水裏、幽夢到江南、子喬讀而笑曰、君得毋將官江南耶、已而果選新陽、人驚為詩讖、又中入闈齒痛、有句云、易牙思妙術、鑿齒鮮良方、一時皆服其典雅云云、今泛大明湖一首、具存集中、而海棠七律二首、尤有清婉之致、可謂學唐音不落窠臼者矣、

曉燕堂詩集一卷 家抄本

清臧祚華撰。祚華字永瑕，諸城人。雍正乙卯舉人，歷官貴縣知縣。是集凡詩八十八首，古近體均有。祚華就其所作四百餘首詩中選定者。祚華早隨父任，繼登仕版，自燕趙秦晉以及吳楚浙閩黔粵，足跡幾徧天下。凡所過名勝之區，必流連竟日，備寫其山川風土人物，以寫弔古懷鄉之感，故所作甚多。晚歲歸里，乃嚴為選定，摘其尤者八十八首，因抄錄成帙焉。今檢集中各詩，如梅嶺、龍門、寒山寺、燕子磯、夜渡湖心亭、三潭印月等篇，類皆吐屬真摯，波瀾老成。而海山樓懷古云：雄跨百粵大江頭，縹緲東南到十洲。香浦孤懸天地闊，虎門倒影日星浮。臺空朝漢洪濤急，殿冷慈元錦石秋。五嶺祇今蔥鬱處，偏安割據可能留。一首尤極感慨古蹟之致云。

東園草一卷 家抄本

清紀潤撰。潤字梅林，即墨人，諸生。是編凡古近體詩二百七十四首，乃從原稿過錄之本。其鈎刪塗乙，遵原本。且間雜以他人和作等，蓋潤未經刪定之本也。潤善作畫，可入逸品。其所為詩，類多清遠有致，不求奇，不務華，情詞宛轉，疊疊動人。郭廷翕二勞遺文小傳謂五言如看雲山共遠，近水柳偏多，海喧潮拍岸，山響樹鳴風，孤雁依天小，孀雲著樹低。七言如蟻營戍卒修新壘，蜂國君王設早朝，幾行雁影依雲去，萬里潮聲帶雨來，月色漸添松上雪，茶煙輕曳竹間風，柳色初晴風滿岸，桃花新潮水平橋，地連滄海潮聲壯，天壓青山雲氣低，皆力歸沖澹。今觀集中所載，山游云：山光水色恭無垠，詩酒年年此樂群。千頃汪汪黃淑度，一峰瘦削沈休文。仰天時見高秋雁，近島常生跨海雲。安得隨風吹我去，碧城頂禮小茅君。等篇，類皆清寞淩遠，頗有得於王孟之神隨也。

白雲廬詩不分卷 辛氏刻本

清王壽長撰、壽長字靜山、號蠙庵、安邱人、雍正丁未進士、歷官邵武縣知縣、是集計古今體詩二百七十五首、分體編次、而以近體為最多、壽長性至孝、奉親諱終事、廬墓三年、邑人莫不高其行、筮邵武令、未三月、告終養歸、杜門不復出、同邑馬蓼亭、張卯君、李質庵、曹雪舫諸人、並以文學名一時、與壽長游處、於壽長質行、皆自以為不及、至其名蠙庵者、居廬時作蠙庵秋吟詩、謂蠙無求於世、而壽長吟、穴居土室、歌哭啼笑、不期而與之同、因以名庵、亦殊可以觀壽長之為人矣、其所為詩多本性情、不加藻飾、而和平樂易之概、自流露于字裏行間、頗令人生愛敬焉、同邑辛宜岷、風以志義名于時、嘗刻其亡友諸城王中孚詩、壽長歿、宜岷復輯其遺詩、編次成帙、延膠州法坤宏次其前後、因為梓行焉、

蒼雪齋稿不分卷 淄川閻氏傳抄本

清王家賓撰、家賓字嚴客、號麗農、淄川人、乾隆諸生、撰有重續淄川縣志、是集共古今體四百餘首、大半按年編纂、亦有不記年者、當係未定之稿也、家賓銳意古學、才名噪甚、乾隆丙申邑宰延修邑乘、考徵博洽、文筆古雅、中年喪偶、二子亦亡、孑然一身、游江南、生平所為詩不下萬首、又有古文集數種、盡燬于大、其後猶子予靜多方搜輯、猶得數百篇、略為編排、抄錄成帙、即此書也、如集中冬日即事云、蹇拙人皆棄、推頹事少能、庭堆臘前雪、谿藏夜來冰、偶得竹林逸、同尋蓮舍僧、隨身無長物、只有一枝藤、又雨中晚望禹王山云、咫尺煙巒上未能、偶因微雨望峻嶒、雲堆丰露峯腰寺、樹杪時窺佛閣燈、想像空庭懸橘柚、難從王會問園陵、明朝定蠟游山屐、碧樹紅泉試一登、等篇、皆極消閒幽雅之致、其他如殺馬嶺、蘇相谿、晚望天明寺等篇、亦皆清逸可誦云、

丹林詩稿一卷　家抄本

清馮君擢撰。君擢字丹林，號龍川，淄川人。乾隆乙酉拔貢，甲午舉人，歷官郯城縣教諭，截取知縣。撰有四書文稿等。是集計詩一百七十六首，分古近體編次。君擢幼穎異，有神譽，篤于至行，家貧授徒自給，立行以敦品育德為本，為文不競，自好詩，不多作，然取法唐人，頗得其神。隨如集中留別郯城諸同人云：古郯風雅問何徐，文采諸君未讓渠。儘許開筵歌有客，何須彈鋏賦無魚。坐中久設傳經帳，門外常停問字車。消受清閒十三載，蕭蕭白髮已盈梳。一篇極為可誦。歷城周永年寄君擢書，謂古人讀漢書為下酒物，今讀兄詩，如涇蒙香愈遠，豔與潤相兼，颯流疑濯錦，月隱訝籠紗，何等鍾鍊；一篙新漲淺，萬本涇雲深，雛鶯嬌對語，新燕解斜飛，何等推敲；陶情音有五，節性禮唯三，何等莊重；昨朝尤假翼，今日忽橫貲，可用尤三德，何嫌拔一毛，何等詼諧。諷詠一過，不能不浮白賞之云云。以永年所云云，殊可以知君擢詩之成就矣。

素心園集選抄一卷　傳抄本

清武張聯撰。張聯字燦垣，號閒齋，別號四明居士，曾縣人。明諸生，康熙初拔貢生，歷官武昌通判。撰有明心錄、採源集、太平記、同善書、四遊志言、鶴亭問答、駢隊偶書等。是編凡廿八首，乃曾縣徐氏自其全集中選出者。張聯自為諸生，即研窮經史百家之言，閱邸報考證經世務，所學益邃。嘗游曾貞予之門，貞予歎曰：他日志聖道而不中畫者，斯人也。又嘗因葉廷秀請益於劉宗周、黃道周之門，宗周等亦極稱之。遍訪海內英賢，以及方外耆德、遁世逸人，紆道攀巖，互證絕學。在武昌時，雖公務蝟集，遇佳山水，未嘗不登臨。撫當記事，千言立就，故章敘承謂其身勞王事，心樂山水，一段瀟灑襟懷，殆若仙然云云。其為詩不事藻飾，自抒己見，多關懷古蹟、憑弔興亡之作。集中狄梁公祠、太極書院、劉雨慶陋室、故趾望顏項城故址、嵇紹浣衣里、觀吳道子畫、趙州橋水、虎卯題生公說法臺、弔王人墓等類，皆感慨寄寓之詞。梁溪嵇永福序云：閒齋不屑小草，唯明松友石，遨遊四方，餌煙液，臨蒼雲，北極燕臺，南攬吳越，西涉毫（亳）陽，東歷鄒魯，以远先喆，感懷時賢，贈答結戀山樹，流連洞

經、與會所至、輒多題詠云云、大抵張聯以理學顯、其講學不立門戶、要以陽明為宗、蓋明季流派如此、至詩則非其所長、特錄之亦存人存詩之意也、

文康詩集抄一卷　傳抄本

清張彥士撰、彥士字龍谿、定陶人、順治十二年歲貢生、康熙十一年任黃縣訓導、十七年舉博學鴻詞、不報、秩滿遷貴州赤水衛經歷、辭不就、告歸、撰有論語筆解、讀史臆疑、杜詩夢訓等、是編乃自其全集中選抄者、計三十八首、古近體均有之、彥士性孤介、不隨世浮沉、而喜交遊、於歷下則與王士禧士祜士禛等為扶社盟、外則潘江蜀藻公鼎等、皆訂交焉、其所為詩、原有遊秦集、夕陽草、四星集、暮山吟等、及萸山外史詩草、灘南居士集、歿後、九世孫慕曾彙為文康詩集廿十四卷、彥士幼即能詩、晚年工力甚深、造古今各體、皆窺前人風格、朱虛序其集謂余膺簡命有督學陝右、直指甘肅之役、龍谿披衣相從、觸景興懷、西秦山水半入奚囊、闕中勝概、得龍谿一為揮寫、則窮山生韻、濁流迴清、所謂賢士一出、勝地不朽云云、今觀集中、如感舊云、閒窗檢點舊詩篇、一唱一酬墨尚鮮、鸜鵒賦成人杳杳、麒麟塚上草芊芊、杖藜望斷西周路、把盞魂銷北海邊、莫把閒愁悲去住、人間天上各風煙、又人日云、詼笑相親我亦人、春風又入柳條新、老夫欲挽梅花語、冷蕊蕭蕭半喜嗔

等篇、讀之覺泱㵘之中、別有至味也、書首並附郜玠、徐安
朱、盧張重暉、姚文焱、李蕃、劉景運、馬桂等人序、及自序、其
集名文康者、蓋其鄉人私謚文康、因以名其全集云、

十客樓集四卷附半江樓集一卷 清刊本

清顏懋僑撰、懋僑字幼客、號癡仲、曲阜人、乾隆戊午陪祀
恩貢、歷官觀城教諭、著有浙中日記等書、懋僑少負才能、
以詩世其家、學使按賦獨試以高等賦置高等、隨父任臨
海太守、張宗岳招飲半江樓、即席索為天台賦、援筆立就、
一座驚服、暨充教習、台試瀛台、上得句云雪香梅綻蕊、即
對曰雲響竹留聲、又賦望雲思雪意詩、紀恩詩、恭和御製
落葉詩、悉稱旨、期滿以教諭用、有不必讀復歷之諭、蓋深
契主知也、其詩才博雅、尤長于紀事、鄭燮稱其可備掌故、
嘗寫之壁間、以代畫、今觀集中、台州蒐兵歌、紫陽真人歌、
題謝莊太史革中學易圖、送牛運震官秦安、讀翺遊行弔
婦王氏列傳等、長歌及廣陵遺事八首等、皆紀事者、信如
鄭燮之言、可備掌故也、何絲琦序其集、謂懋僑詩一往情
深、直闖王孟之堂、而嚼其髓者、至其所謂十客樓者、蓋懋
僑大父樂圃、嘗以詩名海內、與田雯、宋犖等、稱都門十子、
而陳季常詩有小樓十客無餘地之句、因以名樓、然吾謂
此特其寄意耳、若夫幼客之詩、吞洞庭而渺瀟湘、浩浩蕩
蕩、方將盡宇宙而并包之、所謂此中可容使君數百輩者、

十客云乎哉云云。牛運震序其半江樓集、謂其倬博、山水朋友、閭閻田園、朝廟邊塞之作、具在。尤工於題古今名人圖畫、說國朝典故升降始末之紀。其出之也、若風成海涵、地負沛然、無不有餘。其始為溫李流亮妍細輕麗之體、及其變也、爲七言古詩、沈雄奔放、頓挫排奡、似韓昌黎李長吉云云。蓋懋僑詩憑游眺晰、縷情臚事、無不圓穩自然、何姚琦牛運震之言、均非虛譽也。

鴻雪齋詩稿一冊 家藏抄本

清臧琮撰。琮字坤儀、號省齋、諸城人、康熙丙戌進士、授龍川縣知縣、推升禮部郎中、出為建寧府知府。是編計詩一百二十六首、以七律為最多、而古體長歌行亦不少。琮由龍川知縣遷寧夏同知、時會軍興旁午、課水利、替驛郵、裁麥餽潮鹹銀數千兩、民困一蘇。守建寧、天雨粟三晝夜、屬令呈麥黍紅黑二豆、詳報上官、欲具題。琮曰、知府但求雨暘時若、受賜多矣。主上新即位、以報瑞好奇、自某知始、不敢為、亦不肯為事、遂寢。趙國麟序其集、謂沿溯風騷、筌蹄六籍、而一出於溫厚和平、不屑以凌厲峭刻衒奇、使人讀之矜心以釋、躁心以平、有三百篇遺意云云。今觀集中、多流連風景、感懷古跡之作、而河上吟、銀川述舊、黑河晚渡、練夫人祠、由滇還閩、過巫山峽等長歌、或以記政、或以誌別、或弔古蹟、或記風景、莫不氣充詞沛、可歌可泣。而有懷諸弟云、幾年宦海誤平生、回斷天涯雁影橫、夢裏偏宜詢故舊、醉餘何計話紫荊、青燈每賦懷人句、白髮誰增憶弟情、桃李園中春正好、即看攜手酒同傾、尤令人有桑梓友誼之感。琮官寧夏時、曾書萬懷庚嶺三分白、筆掃秦山一段

青之聯、懸之門戶、亦殊可見其淡泊自矢之志矣。

研露山房詩抄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李梴撰。梴字松谿、號雨樵、諸城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衡水羅山等縣知縣、鄉謚文惠。是編分體編次、以七律為多、五七古次之、絕句為最少、共計一百二十六首。梴家本富厚、八歲而孤、少承家學、能克自樹立、與寒素起家者等。積書三萬軸、皆親自校讐、遇賞心處、摘錄於冊、名曰襪線集。工制義、每鄉會試題至、必有擬作、皆能合試官程式。令衡水時、值漳水決、親莅督防、而民不勞、再莅羅山、摘發如神、全富室朱姓補鹽李王貴二事、尤藉甚中州。間其為詩得溫柔敦厚之遺、於盛唐時近錢劉一派、亦頗合于風雅正宗。集中東鐵溪王春農賞山兄弟云、別來春事正堪憐、烟火空林憶輞川。積雨將逢寒食節、繞林應愛養花天。經旬懸羽詩餘債、半榻殘編醒醉眠。舊約踏青溪水上、支笻相待白鷗邊。喜王秋水至云、軋鵲噪園林、楚然聞足音。歸從江上路、來共歲寒心。忽憶前年別、偏逢暮雪深。多情話今夕、鐘漏已沉沉。皆極可誦。而重謁邱閬齋公歌、大雪歌、廬山洞宣和題名歌、孫烈婦詩等長篇、莫不風骨峻深、蹊徑獨闢、有人所欲言而不能達者、皆一一發其腕下云。

墨壽軒集一卷 田氏傳抄本

清羅植撰、植字階蘭、一字蘭齋、號樹堂、德州人、貢生、官刑部員外郎、是編計詩一百餘首、以律絕為最多、古體不過數首而已、植家世貴、無紈袴習、篤志詩書、閉門却掃、其博學好古之功、實有倍于寒士者、家藏異書滿架、嘗手自校勘、性耽吟詠、而不以示人、亦不以其所脫之稿、命子弟編錄、故田同之謂植歿後、兩于於蠹簡中得其零星遺稿百篇、方知其平日之工詩、家有名士三十年不知、吾於樹堂見之云云、其所為詩、委懷任運、具有超然物外之想、如集中同趙慎庵盧抱孫過柳湖書院云、曾記當年此地無、亭臺高下繞清湖、長河轉處帆爭落、碧樹陰中鳥乱呼、官長盡簪頻載酒、名流錯履競探觚、只今衰颯橋邊柳、合抱還堪入畫圖、又家刻蘭亭寄遽然上人云、蘭亭遺墨出昭陵、響拓流傳尚可憑、摹得永師存髣髴、祇應寄与六朝僧、等篇類、皆優游林壑、觸興懷抱、真有得於詩者、田同之序、謂其意異、其氣平、其句工、其調雅、自免官後、無一侘傺語、夫怨而不怒、哀而不傷、風人之旨、樹堂之詩、怨且無之、何有于怒、哀且無之、何有于傷云云、誠為確論也、

雪山詩草一卷 章邱吳氏抄本

清李慎修撰、慎修字思永、號雪山、章邱人、康熙壬辰進士、授內閣中書、陞刑部主事、擢杭州府知府、特簡授御史、外簡湖南衡永道、是編乃其同邑吳連周搜得編錄者、計詩五十四首、慎修官御史時、數上封事、風采奕奕、然每陳請、即焚其稿、嘗奏對勸上勿以詩為能、上嘉納之、其才思敏捷、為詩不耐推敲、有時意匠經營、則往必破的、故官中書時、篇極多、為人所傳誦、今集中所載、珠泉云、芳塘一鑑水源源、萬顆珍珠碎復圓、眼底有無休着相、世間生滅總無端、攜來海酒拚成醉、恰得佳朋許盡懽、此會乾坤非易得、何妨竟日此憑闌、又雪山寺晴晚云、晴雲乱捲千山白、落照平鋪萬頃紅、郭外樓臺村外寺、一齊寫入畫圖中、等篇皆極可誦、盧見曾云、雪山才情縱逸、下筆千言立就、最喜步韻、余數規之不聽、因投以詩云、舍人官鈍貌尤癯、籍甚才名壓帝都、每以歌行矜短李、笑將月旦詡前盧、海分萬派爭流別、弦解無聲調自孤、底事論文工辱席、翻令四座避狂夫云云、亦可謂一時佳話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自芳草不分卷 清刻本

清毛貢撰。貢字九來，號茖洲，掖縣人。康熙乙酉舉人，歷官安徽天長縣知縣，擢潁州知州。撰有研北隨鈔、蒲版紀行、掖水志林、茖洲隨筆、石梁治譜、潁川日錄、提調紀行、南行日記、恩稿自得編及傳桂堂類稿等。是編古近體均有，亦隨意編錄成帙者。貢幼擅才譽，明習文法，為官廉靜不煩，好振興文教，其才而有文者，餼廩之士，氣皆奮，好遠逝，足跡半天下，所結納皆名流。以邑缺其志乘，於是志意搜錄殘碑斷碣，網羅掌故，參互考訂，撰成掖水志林，最為世稱。其為詩溫文尔雅，頗肖其人。今觀集中諸詩，如昌邑早發云：攬轡長途早，征衣夜色侵。雞聲喧野店，月影上疎林。場圃農功畢，風霜客思深。高天橫雁字，嘹嚦度遙岑。又臘月同井循庵孫連玉夜話云：淮上繁華地，歌聲徹夜歡。誰憐千里客，共對一燈殘。作賦推孫綽，傳經逮井丹。圍爐間聚話，暫博旅愁寬。等篇，類皆性情純正，吐屬真摯，悱惻纏綿之致，令人紬繹不盡，洵可謂獨闢畦町，以存其是者矣。

斷蕉山房詩稿不分卷 家抄本

清滿秋石撰。秋石字碧山，號若谷，滕縣人。乾隆甲午舉人，嘉慶壬申以截取選浙江武義縣知縣。是篇計詩二百七十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類皆隨意編錄，中以古體為最多。秋石十五就外傅，篤學嗜詩，從曲阜顏崇椝讀書，與孔繼芙、顏逢甲、趙鍾駿切磨，學益進。嘗與逢甲論詩，逢甲稱所論得風雅之旨。試禮部歸，益肆力於詩，取邑中孝子貞婦可歌可泣者，被之聲律，為續滕風。官知縣時，釐剔奸弊，踰年獄囚只三人，吟詩云：案空松鼠落，夢曉竹雞鳴。蓋紀實也。又罷官日，嘗有常恐負心安政拙，未能諧俗笑官窮，江干久住原無事，盡債全完便許行之句，其為政風流概可想見。今觀集中續滕風計十三首，內飽歡詠郝家屯人為姓者，曰砒霜枕；咏泉河吳維繼室呂氏者，曰苦節圍；咏奎子里孫志廉妻孔氏，曰鼠藥丸；咏兩河盆滿氏女許聘馬氏，未嫁夫亡，父別聘，遂吞鼠藥以殉，曰閏七月；咏封張氏殉夫者，曰合婚墓；咏泉河陳量山女，曰散金鈿；咏董家莊張氏女者，曰纖綫笛；咏顏村宋顏氏，曰太谷行；咏孫失音女，曰微湖吟；咏殷桂楨妻張氏，曰撫而孤；咏大顏郭某

妻張氏、曰花枝怨咏、朱氏矢志守義者、曰落落行咏、落落負母行乞事者、曰剪舌行、咏成守為父冤憤激剪舌事者、類皆忠孝節義、可歌可泣之事也、而其春日過薛城懷古三首、有云車正遺封奕代承、查從人鬼兩無徵、河山依舊遂存薛、名分如今終長滕、餘蕞衣冠餘故壘、牧兒歌舞上荒陵、春光九十深如許、芳草何曾管廢興、亦極皆為可誦也、

對酒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趙慶𢙉撰、慶字萬君、一字幼石、號松壑、益都人、執信幼子、乾隆丙辰舉人、是編為其居鄉時所作、共計詩四百七十餘首、多近体、亦隨意編錄者、慶丰姿儁爽、富有家學、髫年作梅花賦、文選皆成誦、有盛名於時、性嗜酒、醉後為詩、脱穎天成、數困公車、益自放、竟以酒病卒、今觀集中諸詩、如漫興云、飛鳥去無際、閒雲來有時、攄情謝公墅、散步習家池、潤愛藍田玉、香懷元圃芝、此生何所託、清淨是吾期、又如送王淑亮之蘇州云、蘆花楓葉憶江天、夢斷姑蘇二十年、萬雨若逢相問訊、長安多向酒家眠、等篇類皆蕭然可誦、足可窺其才儁學富矣、又慶居京師時、曾撰有燕市小編一集、今未見、法宏坤述齋學古編曾載其序、有云、詩以才進、而歸本於學、故學無盡境、詩無盡境、先生負不世才、三躓公車、揮其足乎己不可於人者、畢效於詩、詩之境豈庸有不盡、而當盛氣無前之餘、抑然甚下、不自滿假、如是魏水叔所謂無盡境而有變境云云、觀坤宏所叙之意、亦可觀慶詩之境界矣、

靜然堂集不分卷 德州盧氏傳抄本

清張詢撰、詢字可績、一字思汝、淄川人、康熙壬子拔貢生、歷官寧陽教諭、是集為盧見曾輯山左詩抄時選錄之本、計古近体八十三首、詢年十二、以神童入泮、學詩於高念東侍郎、與同邑唐太史夢賚、孫給諫蕙、畢刺史際有、袁孝康藩諸人日相唱和、手許行衣、了凡功過格、逐日登記、歷五十年不少間斷、司鐸寧陽時、為學使黃叔琳所推許、臨水鄭蘭谷謂其詩據情則言外傳神、波揭則風行水面、追琢之至、歸于自然、今觀集中諸詩、如湖州贈別劉孔集云

盡此一杯酒、明朝是別離、相逢何太晚、後會喜非遲、雲水當新歲、閭門有故知、從赤劳夢穩、往事總成癡、又如山居待念東先生不至云、颯颯西風向晚涼、園林昨日過重陽、喜聞開府來楊館、又見鷗租下漢皇、宿巷初添連夜雨、晚田偏熟後時宿、山居市遠無羞客、魯酒新蒭蟻脾黃、兩首讀之清新超悟、真有香山、東坡風格也、

亭亭亭詩不分卷 吳氏傳抄本

清孟毓恵撰、孟恵字樹軒、號鶴田、章邱人、嘉慶間諸生、是編凡詩四百餘首、分体編次、計五古三十首、七古七十八首、五律四十首、七律一百二十首、五絶六十二首、七絶八十五首、毓恵豁達工詩、好為金元詞曲、嘗仿朱竹垞蕃錦体雜綴唐人句為之、集有山左詩抄等書、其所為詩、性情已而格調雅、頗有慷慨激昂之氣、集中諸詩、如瑯琊臺云、險絶瑯琊路、秦皇尚有臺、雲霞蒸海上、風雨打潮回、霸氣餘芳草、雄圖閲劫灰、神山今未遠、曾否到蓬萊、又龍山道

中云、荏苒年華已半生、可憐猶自受浮名、村橋野店龍山路、楊柳青青送我行、等篇皆至可誦、吳連周績水藝詩抄摘其佳句云、寒燈孤寺磬、疎雨半城雞、凍雲籠樓暗、殘雪射沙明、林疎街曉月、風急捲寒沙、皆佳句也、孟氏為章邱大族、多經商賈、科名極少、以詩文名者亦不多、清代乾隆而後、僅孟興麟、孟廷對、孟雲峰、孟傳濬及毓恵數人而已、特着錄之、以存一族之文獻耳、

紫藤居詩草二卷 家抄本

清黃守和撰。守和字心田，號謫村，即墨人，諸生。撰有周易集解、夢華錄等書。是集乃其後裔傳抄之本，凡古近體詩四百七十餘首，頗似編年之体，而其間雜亂重複，不一而足，當係守和生前未曾編定，後人傳寫，遂致錯亂無序矣。守和性穎敏，於書無所不讀，以耽翅尊廢帖括業，見所好書，必讀錄之，所為近体古排，凡抒寫性靈者，莫不具唐宋風格，而其寫胸中之鬱積，借題發揮之作，亦皆慨乎其言之。如有感云，富貴不忘糟糠，死生不忘范張，易交易昏成俗，此道付之茫茫，漢王求劍，鮑子分金，古人忠厚，不棄遺簪。又盆菊云，寄人籬下亦堪傷，幾見名花得擅場，野老孫孫教拘世法，曠懷來此敢疏狂，當延不嘗秋容改，入幕難矜晚節香，為問故山猿鶴侶，移文可許恕柴桑等，亦皆有感慨之致者。餘如哭守寬弟、柳枝詞、松山早行、從軍行等，又皆情真語摯，字字從肺腑中出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醉月亭詩附讀史長句一卷 清道光刻本

清于東信撰。東信字君執，號陵山，章邱人，乾隆間諸生。東信為詩具高潔之懷，超逸之志，如晴天放鶴，盘翥雲霄，頗有矯矯不群之概。如聞雁云，風吹木葉氣蕭森，幾夜空齋烟雨沈，蟲為鳴秋聞太息，詩緣獻律費長吟，燒殘銀燭將書檢，倚倦青奴入夢深，底事征鴻又南去，聲聲嗚咽感人心。又擬唐人出塞詩云，絕塞蒼茫鼓角哀，旌旗拂處戰雲開，將軍一夜陰山北，直抵黃龍痛飲回等篇，亦可謂雅似醇閎而不肆，可入唐人之室者。其讀史長句，乃自盘古以迄有明，總上下數千百年間治乱得失，已聞修短，作為長篇，舉古今來事宏綱細目，頗能運諸掌上。前有其門人吳連周序（請）讀史長句一篇，乃先生自註，命予小子周謹錄，以貿邈溪先生者，全書津逮後學之處甚多云云。

誠齋詩文集三卷濟寧高氏傳抄本

清戴二雅撰、二雅字芸心、濟寧人、諸生、撰有志學錄、易象內外篇、圖書篇、明數篇、太音圖等書、二雅年二十一、始補博士弟子員、每就試、見棘闈局促狀、又為帖括程式所縛、慨然棄去、玩邵氏先天圖、欣然有得、每縱心獨往、飄然若脫塵埃、後更潛心程氏遺書、所知益邃、謂誠知識養、乃學之要、因以誠名齋、其於窮通得喪、毀譽一無所欲于心、止乎位、順乎時、潛修默成、不必語人、每步星月之下、仰天宇之胎曠、究物理之纖微、徘徊嘯歌、以自怡悅、蓋其為學高而不踈曠、而不放循、循於矩法之中、而自得於畦徑之外、故集中論學諸書、詳陳切究、具見苦心、其他閑文雜記、往往涉巇探幽、不由蹊徑、蓋性之所近、有不容強為者、高如岱謂其平生積學所得、雜文數卷、意興所至、皆有天然風韻、讀而味之、真猶鐘磬、不諧里耳、而脩然塵外云云、二雅又嘗評陶淵明、及元次山詩、剖析精微、多人所未發、故所為詩亦多法淵明、皆語簡意篤之作也、如岱又謂其於人也、不為苟異、行其心之所安、惟於用處不甚措意、以為得其本、自無不足、故於物情時有未諳、然而体質尝然、內外一致、安窮樂志、以此自終、其所處誠合於履之九二云云、觀集中詩文、知斯言誠為允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海棠巢小草不分卷清刻本

清董思凝撰、思凝字養齋、號石帆、平原人、訥子、康熙戊辰進士、官口北參議道、是編古近體詩將及三百首、似及按年編次之本、其年月或注或不注、當係率意編成、付諸刊刻者、思凝生有異姿、年十二、叔父登岱歸、述岩巒之勝、立成七言古詩一首、皆大奇之、嗜飲酒、酣時縱談詩文、語必有徵、往往有古賢及近時先輩名家所未及者、盧見曾謂其酒酣耳熱、談吐風流、機鋒敏妙、每出一語、坐客無不傾倒、可謂極酒脫之致云云、其所為詩、類多指深意遠、纏綿悱惻、如淮安晚泊云、蘆花蕭瑟稻花稀、日暮空村晝掩扉、且喜田也蠲有詔、應雖情淮海賦無衣、通湖小市魚租少、隔浦孤村牧笛微、借問全堤何日就、蒼茫澤國片帆飛、又全魚池云、垂楊疎影趁晴沙、魚蒸池連十萬家、望衷波光看不盡、黏烟都上野棠花等篇、類皆氣味清遠、如秋空晴雲、至為可誦也、朱彝尊嘗敘其淮行草、謂侍其尊人少司馬之官淮左、道路之間、紀行之作、以名家子、通籍承明、列戟交才、家門鼎盛、覩其發為詩、形於諷諭、其志猶若有不自懌然、則其自命為何如、而豈以人情之所榮為自足云云、

按思凝所著、除海棠巢小草、淮行草外、尚有滇行詩文集、任書制藝等、皆燦然可觀、亦可謂有道而能文者矣、

玉暉堂詩集不分卷 家抄本

明周燝撰。燝字子微，號方厓，又號丹厓，即墨人，如砥子。天啟間恩貢，以蔭官刑部郎，歷南雄府知府。撰有夜奏存草、玉暉堂隨筆、守城日記等。是集乃其七世孫翁鐄搜輯成帙者，計詩八十二首，古近體均有之。燝髫年為陶石簣、劉乾湯賞識，三中副榜，竟不偶。貢辟雍，熹宗以其父如砥為光宗舊學，改公蔭資，判順天，擢推官，累遷刑部郎，十餘年，守南雄，訟簡獄空。甲申後杜門不出。蓋其性寬厚有容，不為苛急，故為官務以實政及民，去後每見思焉。燝尤嫻吟詠，碑版記序之文，一時膾炙人口，所撰著多未刊刻。是編乃翁鐄自其家搜得殘帙，重為編錄者。如集中寄懷宋淮陰云：南北應無此地衝，使君鎮定有餘功。直將徐郎隨車雨，來樹淮陽卧閣風。舊日寢謀閶闔下，一時轉餉北閩中。如今顧海防潮汛，已藉東藩保障行。又北上舟遇風云：欸乃聲中四面呼，美人長跪進雕菰。蘭漿沽自黃公處，薄暮何能再問艫。等首，讀之皆直抒胸臆，不事雕飾者，固不能以何家何派繩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秋岩小詠不分卷 傳抄本

清宋云鉨撰。云鉨字凝西，號秋岩，歷城人。康熙辛卯副榜貢生。是編詩僅六十首，以近體為多。云鉨幼有神童之目，其所居僻處歷城東偏數里，其地環山背郭，茅屋數椽，僅蔽風雨，然花竹扶疏，皆所手植，琴尊卷軸，燦然滿目，雖蕭然滿目，而參差歷落，皆有逸致。戊子薦而未售，辛卯已中第三名，以判語改置副榜，丁酉擬解而後場燬於火，遂無志進取，以啟迪後學為己任，其所成就者，類皆以文章名世。張榆村所撰傳，凡往請益而取科第者，指不勝屈，而先生獨以明經終其身，謂非命耶云云。其所為詩，類多出自機杼，義兼規諷。今觀集中感舊懷人即景諸詠，亦皆自寫胸臆，絕去畦町者。如登東寺佛閣云：寶閣巍峩接太清，朱闌十二與雲平。空壇野客留行迹，半嶺秋風引嘯聲。天籟時從簷際落，嵐煙常向棟中生。而九日摩双牖勝郤入閒幾倍明一首，沖淡之氣溢於楮外。是其詩之成就，亦可窺知矣。

受愚軒稿不分卷 抄本

清康康采撰。康采字計庸，號繼騋，陵縣人。明總鎮丕揚孫。順治丁酉戊戌連捷進士，官興化府推官，改山西靈壽縣知縣。是編乃其後裔搜集成編者，僅古今體詩一百五十二首，非全帙也。康采幼工詩，讀書侍郎高珩別墅，珩其中表也，多縞紵交，於王士禛、宋犖、謝方山諸人時相唱和，有聲壇坫間。惟其所作詩，卷帙甚富，不自收拾，遂大半散佚。今此集中所載，類皆自各處搜輯而得者，然體格時有不一致，恐有誤收者矣。盧見曾輯山左詩鈔，選其詩五首，此冊多不之載，是搜輯尚未盡善也。鄭璠謂其別業曰槐里，古槐數百本，夾道分列，交柯聯枝，深翳若洞，曉氣絪緼，樓臺掩映，遙望隱隱如城郭，繼騋兄弟居其中，並以詩文名此云云。今集中所載步王阮亭韻贈高巽良絕句云：納納天空客路平，相逢盡是夢中身，直須小築梅花屋，長作看雲溪上人。數載牢愁付酪奴，江皋秋去悵蘼蕪，歸來燕市重回首，怕向黃陵聽鷓鴣。二首皆極流美雅潔，至可誦也。

姚氏詩文稿十冊 家藏抄本

清姚体備撰。体備字誠叔，號秋浦，鉅野人。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進士，以知縣分發江西，權德安署新淦、崇仁、廬陵等縣知縣，陞吉安通判，以知府用。太平軍之役，曾匯國藩妾辦營務處，畢國藩專摺保奏，署理徽寧池太廣道，卒於官，贈光祿寺卿。是編計文稿四冊，詩稿六冊，皆係未編定之本，凌雜錯亂，不可收拾，亦無以詳其都數。大抵体備性剛，喜怒不稍假，備好直言責人，嘗言吾年五十餘，生平行可信得過一个真字，而徑寸紙光收置案頭，謂用物如用人，大小必盡其材，其愛惜物力率類此。今觀集中各文，如上曾欽帥函，曾制軍復東河黃莘農先生，上曾沅圃先生，彭中丞上劉詹嚴各書札，暢論洪楊軍事，無不洞中竅要，而署崇仁縣條議四事，署廣陵縣告諭士民，署廬陵縣上書論敵情，署徽寧道條陳時宜六則，署徽寧道議革錢漕積弊，稟陳防兵緊要情形等篇，于敵情虛實、地方利弊，無不痛切陳辭，可謂與洪楊之役極有關係之文字。所為詩亦皆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如集中所載丞秋漫興十首，紅梅四首疊韻，和恩紀卿留別八章，及苦雨述懷十首，皆磊

落嶔哿光燄萬丈雖未窺唐摹宋而太白之雄奇少陵之
真摯蓋兼而有之矣

秋水軒詩集二卷 即墨周氏抄本

清黃坦撰坦字朗生號惺庵即墨人明御史宗昌子副貢生歷官浦江縣知縣是集僅五十首古近体均有乃周氏編即墨詩乘時所搜集者坦古道自持介然有守謙恭下士潔己保民自浦歸謝人世事偃仰齋中屈伸自若其為詩每着筆即高人數等傑思峻絕而不離雅宗如集中禖詠桓思和阮嗣宗詠懷詩贈董樵公無渡河賦簡何鞅亦無題及和古滕歌等古体十餘首類皆遒踔激昂多羽聲而風致冲淡無慷慨悲歌習氣蓋有得於風人怨而不怒

之旨也又如集中所載佛峪云天地開靈擁崖廬萬壑沈諸峰觚曲折一壁自高深松柏凌霜色谿雲出世心来到浮慕盡鐘磬落清音又如雪晴云遥見南山霽晴光帯雪歸依依舊鳥下習習谷雲飛花事光春草人情澹落暉好尋清澗去莫使素心違等亦皆氣韻深厚之作也

白華山房詩文二卷 曲阜孔氏抄本

清顏逢甲撰逢甲字原美號東田滕縣人乾隆甲午舉人著有喪礼古俗古詩肆等書逢甲弱冠即知耽於書無所不讀性至孝事親順養順志居喪一循古礼中年喪妻不置妾媵子居四十餘年非礼之地弗践俗俚之語不入口一上春官不第乃南遊江淮及臨濟市書數百種四壁牙籤皆滿處已嚴峻擇人而友與滿秋石孔繼炎趙鍾駿等同遊顏崇棻之門崇棻嘗謂其文曰有至性乃有至文而淵源史漢胎息韓柳如金玉穀帛藥石必有適於用不然

亦當以文章名世云其為學不尚摭拾考據一一必求古人用心處表揚節義恐惟恐不及一時求碑碣誌銘以得其片語然非師友親族如其底蘊不輕着筆今觀集中各各文或超脫俊偉或疏逸淡遠莫不情真意摯曲折婉轉可使讀者掩卷流涕喟然太息如置身長江大河任其駛揚不得以自主黃來晨序謂逢甲於學不古不好於文不古不嗜於事不古不慊故其持己接物不古不止此其東坡所稱瑰瑋之文絶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者豈若時花候鳥可悅一時之耳目云云絶非阿其所好之辭至

其詩亦皆疏逸淡遠如秦君碑長歌更極超脫俊偉之致而懷張偉章云青山欲盡處萬壑白雲深雲白自舒卷山青無古今出人探道妙讀書卧青林花草閑榮落悠悠天地心一首亦極可誦也

時氏詩文集四卷稿本

清時庸勱撰。庸勱字吉甫，單縣人。同治元年壬戌補行辛酉科舉人。撰有聽古樓聲學十書，及毛韻正韻、毛詩古韻、離騷正韻、嵩石閣考等書。是編所載各文，多講考据之文，而其詩亦清新俊逸，頗多才人之筆。庸勱性狷介，博文強記，尤長於六書聲韻之學。海豐吳重熹守陳州時，主講陳州書院數年，士林翕服。其聲學十書，僅刻聲譜、聲說二種，餘皆未刊。庸勱謂王石臞分析最精，惟苦無陰陽配聲之說，宵歌單行，不無遺憾。又以緝盍從入聲起，不知摯瘞即

其去聲，與江戴侵談無配聲同病。集中所載，緝盍有去聲說、入聲系三聲說等篇，乃以陰陽對轉，為談古音者第一要義。並謂得此秘鑰，則漢以前古音之重閡，無不盡啟。庸勱初擬以東配侯、幽、宵三部，以救宵歌單行之病，繼得孔氏東冬分用之說，於是專以侯配東，而以幽宵配冬，始覺無憾。又別立摯瘞二部，以為緝盍之去聲，訂為二十部，始覺立部配聲完全無憾云云。大抵聲譜為十書之要領，而聲說且即發明系聲與諸家異同者。集中所載，又多聲說，以外零文碎義之文。庸勱於光緒庚寅，嘗就試禮部，值刑部

主事鄭杲壽其母，為五言排律百韻，盛昱嘗盛稱。集中所載詩雖無多，即此亦可窺其詩之成就矣。

晴雪齋稿不叅卷 家抄本

清王特達撰特達字公升號素溪滕縣人康熙間歲貢生及授臨邑訓導已前卒是編計古今体七十餘首按年編次之特達性孝友受知聊城鄧鍾岳曲阜孔尚任屢試棘闈不售乃肆力於著述為文章簡鍊純粹不掩而及於古乾隆己丑知府福某得其所著闔里大成賦以有漢人風採入兗州藝文志嘉慶間山東學使張鵬展續選山左詩鈔得此集極為激賞身後成名人以比於方千云今觀集中諸詩如賦得夜半鐘聲到客船云孤舟晚傍野塘歇毋漁家燈火作明滅楓柏滿山槭槭風荻蘆隔浦茫茫雪有客夜半不成眠愁懷宛轉腸迴折夢魂恍惚故園去宿聲迢遞忽驚發渺渺江烟何處聲聞蓬但見長天月又如過張絅章云一經踏芳草綠淺忽到村烏啼如待客馬駐早知門雪水沸茶鼎風花拂酒尊主人能痛飲拚醉卧雲根等篇均為可誦而大成殿賦一篇附於集後洋洋千言更極典贍高雅宜乎為人所激賞也

濫竽集三卷 徐氏家抄本

清徐本榮撰本榮字樹堂別號菊潭主人曹縣人咸豐辛酉拔貢生是集共一千零九十九首古今体均隨意編次本榮為文豪放矯時習冗近雖訓初學必以名大家為法教人以品行為先文藝為後主身為本得名為末故從游者類皆端人正士少好為詩晚年尤豪於酒嘗謂詩思酒興不可一日不往來胸中故奇篇佳句多於醉後得之本榮隨任河南時與黃漱蘭賦詩為一時皆有和作編為梁園唱和詩一卷重游津水時編定所撰為芹津集又聯時賢贈答之詩為錦囊集今皆藏稿於家中本榮懷胸廣大待人有隱德自奉儉約而賙卹族鄰無吝色生平早經亂離晚娛詩酒憂患安樂未嘗動心故其所為詩各体俱佳而七古尤為擅場沈鬱頓挫健筆縱橫時露奇氣誠可謂寢饋古大家而深造有得者也

迂菴文集二卷 稿本

清朱世楚撰。世楚字子翹、曹縣人。歲貢生。咸豐戊午襄辦團練、規畫甚詳、縣官以勞績保舉、世楚具呈堅辭。所學以朱文公為宗、設帳授徒、著書數萬言。是編所載多以朱子之學為本。如集中敦本堂記、念先樓記、可知其祖武其裘、箕纓累世為有明以來望族。觀志士論、愛民說、知其謀期之高、抱負之宏、大有范文正作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之概。其他各篇亦皆大有功名教之作、如儒不佞佛論、驚名利論、理學福宋東林禍明辨、尊朱駁朱說等篇、類皆闢異端、崇聖教、實可為紫陽功臣、正非下筆千言、渺無實用者也。大抵世楚為文、初從清初侯、魏、汪、姜諸家入手、既乃取法於有明歸震甫氏、其論文一以義理為主、而又深明乎陰陽動靜之義、故集中諸文、率皆歸本于朱子也。

石菌山房詩稿不分卷 濰縣丁氏傳抄本

清龍嶺撰。嶺字邱麓、號東山、滕縣人。郡廩生。乾隆乙亥恩科副榜。官東府博平縣教諭。撰有嶧山志、桑梓考、滕薛拾遺等書。嶺性溫和、詩古文出入秦漢間、遠近知名士爭出門下。生平富於著作。阮元小滄浪筆談謂其詩才清雋、尤愛其稻花、蘋花二絕句。稻花云、吠蛙閣閣早秋秧、嫩蕊疎花趁晚涼。猶憶日斜人去後、蘭陵城外水田香。蘋花云、娟娟秋風淡淡波、采菱歌續采蓮歌。日斜江冷人歸去、欲問西洲奈晚何。集中所載、他如擬題趙松雪鵲華秋色圖、遊雪城放歌等古詩、亦皆筆致清健、至為可誦。而豆花詩中昨來偶過南山下、踏破清香信馬蹄二句、尤為人嘖嘖稱道也。集末附陽城考一篇、乃考滕縣西四十里古城為陽城故址者、謂陽城乃漢時沛郡陽城、非煬城。元明以來率以隋煬帝駐蹕所築、臆說穿鑿、莫究其誣。嶺據前漢書年表及楚元王傳、考其謬誤、可為山左考古者之一助也。

雪齋草不分卷 掖縣呂氏抄本

清王炳昆撰。炳昆字虎文，又字元芝，掖縣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侍讀，出為江西糧儲道。是編計古近体一百五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蓋亦隨意編錄者。炳昆官糧儲道時，漕政挈然以清，終養歸里後，日事吟咏，其題詠贈答，類皆衝口而出，悉所欲言，一洗時俗抄販模擬之弊。又嘗訪異人於賣漿屠沽之間，沈吟感激，慷慨悲涼，無不於詩發之。馬國翰買春詩話云，有飲晉茗叢樂園七律云：石林晚霽夕陽斜，奉使重遊幾歲華，松菊有情尋舊好，山河無地不悲笳，歌翻紅袖人如玉，句問青天雪欲花，剪燭正堪深夜醉，城頭畫角發催車。氣骨傲岸，慷當以慨，大似玉溪擬杜之作。又宿全嶺云：野花隱砌名難識，老樹眠階意自橫。入都即事云：遣愁遊旅買新豐酒，味淡每燒古董魚。亦極新警云云。各詩均載集中。又集中注雲閣落成有隔岸濤飛松送雨，當窗雲度壁留霞等句，其風骨高騫，可謂力追盛唐者。至其他諸作，類皆格律嚴整，不愧唐賢矩矱也。

聽緣山房詩抄一卷 泰州宮氏刊本

清翟熙典撰。熙典字式文，掖縣人，諸生。熙典性孤峭，希交遊，喜唐賈島詩，龕島像於室，有所作，誦島前曰：閬仙，其許我乎。已乃曰：閬仙為之，無以過也。且詠必及僧，卧則抱大石，或終日枯坐，如入定禪。趙國華敘其集云：衣垢而中潔，貌踈而內恭，言山中人則喜，所居僻無人，室湫若澤，草牀一席，察其言詩，意非賈島莫屬，故詩及僧十之九。余嘗謂以詩之道，濫主於氣，襍力淺，覩其所為，趨定而不越所懍，矜如嚴，詩危思苦吟，近鮮其匹，然則人之成事，必無所出入而後的，必孜孜不䵍而後深，不其信與云云。大抵詩之境界，有所謂苹城雕房、嶢岩絕壑者，熙典以賈島為宗，自為恒情所苦，然能獨樂而至，而久其詩之工肖，自無不至。然其懷抱，亦可謂異乎常人矣。是冊為泰州宮本昂所刊，附於舊雨集後云。

九石居遺稿一卷 家抄本

清張篤行撰篤行字謖紳號石只章邱人順治丙戌進士歷官福建按察司改建寧道撰有李杜詩註一弦琴譜等書是編凡古近体詩二百四十首以近体為多篤行工琴及書畫棄官築九石居彈琴賦詩其中嘗自題小像云有詩有畫有書有琴可名之曰四藝山人其所為詩多逃禪往蹟有蕭然物外之致如咏嘯園云聲揺串嶺破銀灣想像蘇門到此間木筆因風書帯草柳絲和月織梭山凭闌峰項乘曲鴉上問水橋遥信馬迷自古山房推李氏可無子野扣花關又郟邑三蘇墓為盜發因為之捕盜封土種樹明年上巳往觀口占絕句云峩嵋遠望倍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煙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等篇其氣体温厚律調精嚴殊為上追唐之作者又按池北偶談有記石偈墓東坡遺使遺黍子之異聞而三蘇墓自經篤生修築補種翠栢千章森然交陰今口凝雲舊觀後大皆可為一時佳話也

籠底焚餘集不分卷 匡氏抄本

清林樹寅撰樹寅字曉青號賓曦掖縣人道光間歲貢生撰有古鏡錄是集不分卷凡古近体九十六首乃其孫星昉編輯而成者樹寅勤於學殖而性耽風雅頗以名場蹉跎卒不得所施其所蘊積一發之於詩膠州匡源敘其集有云處熙洽之世呻佔一經揚風扢雅而不得一當馴至枯項黃馘窮吟以老苟非學養兼優有以涵詠其性情未有不流為激昂亢厲之音是則中之所存也已非温柔敦厚之旨然空乏拂乱之遭士君子當之罔非砥礪廉隅進得修業之具林賓曦先生名場蹉跎不得所施以終吟其詩實悲其遇之窮然其遇愈窮詩愈有周規折矩紆徐為姸之致嗚呼此其今之人耶殆亦如詩三百篇中考槃伐檀之優遊卒歲而自得於中者矣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秋雨初晴偕偉雲丞三訪龍溪故蹟云巉峭鬬龍湫石門納爽秋百年餘斷塹一氣使寒流激瀨風雲壯陰崖日月愁梅苔猶有洞不免注雲樓等篇類皆格律嚴整不愧唐賢矩矱而性情山水感懷朋舊諸什尤足徵其襟懷之曠渺誠如考槃伐檀盤桓乎河干澗谷而不乏悠然自得之趣

者矣。

如圃遺稿不分卷 家鈔本

清焦綰祚撰。綰祚字翰臣，號霧隱，又號如圃，章邱人。康熙
間歲貢生。是篇為其弟綬祚所編輯，分古近體編次，計古
體三十二首，近體律絕一百零八首，總計一百四十餘首。
綰祚性介寡合，終身不遇，曾無慍色，為詩風格超逸，屢遂
時好，新城王士禛嘗称之。觀集中題畫云：紅葉映清流，蕩
水渌白露，彼拂水楊柳，夢繞江南路，安得一漁舟，濛濛湖
烟霧，短棹逐樵風，余亦從此去。又高樓閒眺云：高樓延客
思悠悠，此日登臨慰遠遊，千里鶯花非故土，一春卧病亂
鄉愁，豈関懷抱經時切，何事拘牽不自由，獨喜啣泥双燕
子，輕風微雨任沈浮等篇，讀之絕無聲容色澤之浮豔，可
謂樸而有韻，淡而多思者矣。淄川唐夢賚搜奇好古，不可
一世，獨折綰祚，嘗贈詩云：敢道源長為小友，真成羅石是
吾師云云，亦可見其傾倒之至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卓然詩稿二卷 家抄本

清李詒經撰。詒經字五星，號卓然，高密人，諸生。撰有詩經蠡簡，已著錄。是集計詩二百二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詒經少孤貧，與弟綸賞以養母。其父門人王焯勸之，忍饑苦讀，六經外，旁及二氏，尤好邵子學，治皇極經世。工詩，喜孟郊、賈島之為人，而詩肖之。同邑李懷民評其詩，謂當世詩人無能及五星者，以後四靈擬之。縣志本傳云：身羸弱，端坐竟日，無惰容。接物和易，人皆愛敬之。縉紳至盈者，咸以式其廬為幸。滇南劉大紳、嶺表表子實，萬里寄詩稿，乞為點定云云。同邑李在奎有讀卓然先生詩集詩云，但說如冰雪，猶非真[賣]奇。冰廡，豈[玉]貯雪，復月華臨破塔，掩僧舍，古風吹柏林，長江共清塞，並作一人吟云。蓋其詩格老律細，理足情真，於雕刻萬物中，自具風骨，非徒為堅苦僻澀之者[句]也。

半畝居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徐應魯撰。應魯字魯侯，號鈍庵，掖縣人，康熙間歲貢生。是編計詩三百十二首，古近體均有，然以古體為多也。應魯為人磊落豪爽，劇談善飲，尚志氣，重交遊，好施予，有平原之風。明季遭亂，流宕吳越，名區遊覽殆遍。其為詩不事苦搜，直抒胸臆。如集中秋晚遊龍溪，回遇趙山公海客錢白衡，質白復招同遊云：石澗平開一洞天，峻嶒雙壁水雲穿。流泉滴透蛟龍窟，古洞深藏虎豹眠。樓山松聲聽夜雨，檻前嵐氣擁朝烟。層層霜葉紅如染，疑入桃源未肯還。一首已極雄邁，而病愈全壇僧舍中秋漫賦云：鼓棹南遊值臘天，歸來病卧大江邊。楓庭露冷愁為客，蘭若香清懶問禪。一半秋光今夜盡，十分懷抱幾時圓。披衣遙望闌山月，何處歌聲雜管絃。一首其中楓庭一半兩聯，讀之尤覺壯懷悲愴，令人不堪三復也。應魯所為詩，据掖詩採滕云，尚有楚游草、吳越吟等集，今未見，不老已散佚否。

新德軒詩文稿四卷附海邑耆舊傳一冊 傳抄本

清張允家撰、允家字子齊、晚號西澤老人、海豐人、康熙乙卯恩貢生、撰有海豐縣志、是編詩二卷文二卷、允家少棄舉子業、專力於學詩、所撰秀逸老潔、出入唐之初盛間、文尚體要、尤工駢體、張氏家乘謂邑有大著作、必推公屬草、其撰海豐縣志也、循九河故道及城壘墟墓之在境內者、足之所躡、目之所矚、積歲月所得、綴入各條之下、遇遠近聞人、不殫送勝請、已凡所折衷、備列于編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海豐驛云、秀石為籬水半灣、山前驛舍驛前山、沿溪識得南行路、每過奇峰一解顏、又嚴陵釣臺云、把釣尋常事、斯臺未可湮、誰令天子貴、終下故交貧、麟閣良多彥、漁磯剩此人、寒潭秋月在、千載仰先民等篇、類皆沖淡和雅、逼近盛唐之作、集末附海邑耆舊傳一冊、乃搜輯邑中先賢名宦以及孝義隱行之事跡可傳者、所有表誌記傳、文而不飾、詳而不蕪、類皆娓娓乎其言之也、

春雨園詩不分卷 袁氏抄本

清石丹文撰、丹文字子真、長山人、諸生、撰有紅葉媒傳奇、是編凡詩二百五十首、分古近體編次、而以絕律為最多、丹文學識奧博、尤工於詩、萊州張仿留曾為序梓世、少傳是編、書首有余己酉識語云、余於萊州張松侶孝廉仿留處見所著紅葉媒傳奇、松侶因為余述子真奧博工詩、兼誦其佳句、物色未獲、每以為憾、比輯詩抄、始於二南處得此冊、即松侶序而梓者、其向予所稱述諸作、具在亟鈔存之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閨中書意云、子規聲喚喚誰听、風自飄揚柳自青、閒話無端莫歸路、澆人偷去望長亭、單衣寄後翻成悔、好夢來時不願醒、可是閒情銷歇得、今年春色總冥冥、又漢宮詞云、一代紅顏辭漢殿、千秋青塚葬單于、君王枉殺毛延壽、何事宮中用畫圖等篇、讀之覺其情韻天然、才華富縟、上可接軌初唐、近亦娩美婁水、洵可謂山東詩人別樹一幟者矣、

洗心堂集不分卷 傳抄本

清魏丕承撰。丕承字憲武，號雀村，德州人。康熙戊子舉人。是集凡詩一千一百餘首，大半分体编次，其間亦有凌雜錯乱者，或尚未殺青之本也。丕承生有夙慧，頴悟出群，六歲受孝经，即能成誦，十九歲與田香城同受知於宮詹仁學使，拔入太學，受業於田雯、孫勍兩人，故詩文極有根柢。喜飲酒，好詼諧，談鋒犀利，其所為詩，恬淡閒適，極和雅之致。如集中詩居雜詩有云：深院第庵地更偏，眼中無量不倫然，天空雲氣如山立，日午松蔭似畫圖，不為客來方命酒，却因月落始安眠，詩瓢茗椀常相伴，新署頭銜是散仙。又赴香城先生約途中口占云：滑滑春泥侵軟沙，小橋繞過路三叉，忽聞款乃中流急，知近香城處士家，等首皆極清麗高華，殊堪迴環朗誦也。山東通志謂其善治家，综理细密，子孫僮婦皆于勤儉，雖食指日繁，而無匱乏之時，以能無求于人，安貧守約，過人遠矣。卒年九十一，遺囑井井，作偈辭世，长笑而逝云云，亦殊可見蕭閒之致矣。

酌舫詩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李徽臨撰。徽臨字鳳洲，亦曰鳳渚，德州人。雍正癸卯進士，改庶吉士。是編計古近体詩四百二十八首，不分体，亦不编年，當係隨意编次，未及寫定者。徽臨生於臨江，幼而神駿，其父受之聘朱彝尊甥周象益為之師，每有講貫，心領神悟，成進士，官庶吉士時，才名動京師，公卿爭識其面。性至孝，以母不能就養，時為鬱悒，偶感時疾，益自悲感，遂不起。其生平詩文高邁迴異常蹊，如集中嫁女詞小序有云：癸卯傅臚後，旅寓京師邸，感君恩之深厚，念母側之無人，中夜徬徨，寢不成寐，讀錢受之嫁女詞，因而有感，倣其意為之云云，亦殊可窺其孝思矣。徽臨少隨其父外任，師友皆南人，詩賦其所素習，然未免染於南派，標飾添麗，及與魏丕承為友，又從田香城遊，詩境一變。盧見曽謂其館選日丰姿玉立，應对嫻雅，皆目為國器，未及散館而卒，殊為可惜云云。魏丕承撰墓誌謂其捷南宮，官翰林，僅八月耳，人間那有青精館，天上偏多白玉樓，嗚呼，其可悲也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漢南草二卷 清刻本

清李本根撰。本根字蟠木，忠氏人。乾隆庚午優貢，歷官鄠縣知縣。是集計詩四百餘首，古近體編次之。沈荣昌序其集云：山左文裘李相国文孫蟠本以名孝廉出宰関中，馳驅周道，輒成篇什。余讀之，見其吞吐烟霞，鎔鑄山水，方言鄙語，皆可製作箴銘；魚婢鳥奴，胥得裘成雅頌。不敢以詩人目之，亦不敢僅以循吏目之也。蟠木於吏事條理有條，而其詩若此，固非無所自來，亦以見民社之任不可不讀書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大峪口五律云：細路入嵯峨，嵐烟鎖薜蘿。照衣晴日少，迎騎乱峰多。斷岸懸身下，叢枝俯首過。未朝秦嶺近，不復问如何。一篇及春暮閒望、夜凉次二兄韻、界牌石等皆極可誦。而輿夫謠六首，曰偏頗路，曰宛轉路，曰鎖魂厓，曰隨灣就灣，曰滑滑根蹤，曰大登空，就輿夫根路語之近雅而諧及義意可取者，作短長歌，尤覺有致，真所謂方言鄙語皆可製箴銘者矣。大抵本根詩高渾自然，不失唐人矩矱，亦自有其風格。曾衍孫楹傳云：從父工書畫，客金臺幾三十年，詩卷甚富，為人攫去，竟無覓處。浦珠豈劍，將終于鶴晦云云。此冊所載諸詩，當非全帙矣。

陶軒詩集不分卷 李氏家抄本

清李佩寫撰。佩寫字在興，忠氏人。乾隆丁酉拔貢，議敘州同知。是编乃其族人衍孫搜輯编定者，凡古体三十八首，近体七十八首，绝句四十首，總計百五十餘首。佩寫幼英異，八歲授句讀即解屬對，有青草映紗青句，為時傳誦。長能文章，尤工駢儷体，以弟子員應名試，入四庫館，分發州同。時為讀書計，不任仕者又十年，才益練，學益博，頻屢試屢躓，不以登有司。窮廬一編，寒暑不輟。其為詩多脫口而出，不事追琢，而平澹静深，絶無驕矜之氣。如集中題陽池

清岡亭壁云：又手閒吟步曲廊，一園景物老秋光。井桐葉下連朝雨，籬菊花開昨夜霜。径入寒烟凝晚色，鳥啼深竹亂斜陽。山青水碧江南好，只是歸心繞故鄉。又郊行書所見云：水驛山程道路賒，叢桑處處野人家。傳車小憩邨亭午，楊柳陰中喚買茶。等篇皆極可誦。又如八禽言八首，取意深遠，尤得風人之旨。而食筍歌、大樹行、江行雜咏、莫欣酒等長歌，及盧陵竹枝詞、新城竹枝詞、雜咏等，亦皆集中佳構也。

蟫餘集一卷 家抄本

清徐士林撰。士林字式儒，號雨峰，文登人。康熙癸巳恩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出為安慶府知府，陞江蘇按察使，左遷福建汀漳道，陞河南布政使，轉江蘇布政使，陞江蘇巡撫，請終養，卒於途。崇祠賢良名宦。撰有典漢要義、勸語等。事蹟具清史稿本傳。是集以近体為多，古体差少。士林正直忠厚，精明強記，為學奄貫博通，尤工制義。於詩則非其所長，然其所作精深醞釀，不失格律，而意境沖和，得依永和聲之旨。如集中去皖舟中述懷云：盈尺爰書手自披，平

反容易墨淋漓。四更尤自燒殘燭，依舊青灯黄卷時。荒衙久已絶笆苴，琴鶴閒情亦淡如。結習未忘一事在，積官添得壓卷書。等類皆直攄胸臆，絶無藻飾。蓋士林明習法令，周知情偽，且聰斷明敏，無不得之情及其得之心而應之手，落筆數千言，析終疏滯，如見如繪，批郤導窾，無不應刃而解。李祖年謂其所著勸語據一獄之閱，旋斷衆口之異同而折之以是非之至當，誠所謂中信明決者云云。登州府志藝文志云：詩集以外，尚有奏稿一卷、事實一卷、公牘判牒等附之。又謂士林有至性，其祭弟文情痛寫，論學及

諭弟文語皆切實云云、此本僅詩一種、奏摺文稿等、存世與否不可知矣、

仇池書屋詩集一卷 濰縣丁氏鈔本

清王景祺撰、景祺字白壽、號秋疇、諸城人、歲貢生、是編乃濰縣丁錫田自東武詩存、諸城縣志、並景祺後裔所抄殘冊、彙集成帙、並加編次者、凡詩九十六首、計五古二首、七古五首、七律七十首、絶句十二首而已、後附王琳慶所撰傳有云、先生爲志爲詩、尤深於玉谿玉局諸集、持論以含蓄温養和平渾厚爲宗、文亦疏宕有逸氣、累試高等不第、無志進取、鍵戶誦讀、意泊如也、家甚貧而性嗜古、葺小室曰金華小洞天、書畫圖章碑研尊甗秦漢舊玉、俱能辨其名物、手自摩挲、怡然自樂云云、今觀集中各詩、如春雨云、濛濛細雨養花天、杏蕊初紅柳李研、淅瀝小樓偶倚陌、蔓迷綠柳暗炊烟、泥人點滴聽今夜、觸緒淒涼憶往年、幾許閒愁春寂寂、一時醞釀酒杯前、又新柳云、清溪一曲赤欄橋、纔入東風便作嬌、愁煞畫工難着筆、潘郎青鬢沈郎腰、等篇、置之玉溪生詩集中、可謂無所軒輊者矣、

棠庭遺詩一卷 濰縣丁氏抄本

清楊伸如撰、伸世字東塔、諸城人、乾隆壬辰進士、居官福建海澄縣知縣、是編乃濰縣丁錫田購得殘帙、重爲編訂者、凡詩二百九十四首、以古近体編次之、錫田跋云、伸世少負奇才、聯綴科第、回里養親垂三十年、足不入城市、教授生徒、成名者多、六十始爲澄海令、有政聲、終以水土不習致病卒、以接前任漏卮、未能彌補、被參、藉其家、琴書之外別無長物、官吏皆爲凄然、生平肆力於詩、五七古意境多仿韓柳、而音節則規橅太白云云、按錫田是編志自殘帙中錄出、而去其凌雜錯乱不成片段者、又參以史志詩存等書、其搜輯之功頗勤、集中佳什極多、如有感云、春風開落百花繁、碌碌時光駒隙奔、不死精神千古在、半生心血一編存、漸緣多病成閒癖、真欲逃禪養靜根、四十年來成底事、不堪回首故山園、又訪邱巘西先生不遇云、病已兼旬久、今朝造訪來、愧無司馬約、不見德公回、雖黍承高誼、琴樽發舊醅、西山見新月、餘興尚低徊、等篇皆極高典有致也、

玉照堂遺詩二卷 家抄本

清王德昌撰、德昌字心逸、一字磨長、長山人、諸生、是集各体均備、間有散体文小詞數闋、當係尚未編定之册也、德昌性蕭洒、工隸書、精心天文及勾股算法、不以詩鳴、年七十後始學爲詩、張榆村極称之、蓋德昌所作五七古意境多仿韓柳、而音節則規橅太白、如集中老柳云、老柳如故人、生長南山曲、碩此嶔崎姿、衛宇近相屬、樽無北海酒、缾無栗里栗、無以娛嘉賓、空蔭老書屋、荒寒庭砌下、苔錢蔓新綠、時時風雨聲、隔窗伴幽獨、又云晚步柳蔭裏、清風時間作、荒涼無儔侶、相與共寂寞、墜窗捲西風、秋聲窗中落、暮雨忽然來、瀟瀟滿林壑、與子同老朽、自宜同棲託、目送山雲爽氣滿寥廓等篇、皆奇橫精練、奏泊天然者、張榆村題玉照堂詩後有云、怪君不作詩、落筆即能好、超然遠世塵、人與詩俱老、就中數篇題老柳、槎枒堅瘦敵瓊玖、我聞高常侍五十始吟詩、今君長彼二十年、新新几傲凌巉巖凌巉巖雜爲狀、信有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要留此老柳助君發高唱、願君置酒老柳間、邀我同賦老柳篇云云、其推許可謂備至者矣、

東溪詩集不分卷 德州盧氏傳抄本

清李本淑撰。本淑字鑑湖，號聽山，大嵩衛人，貫元子。雍正癸卯舉人。是集古近体均有之，而以近体為多。本淑為貫元第三子，自幼醇謹篤厚，絕無裘馬輕纖態。年十七入泮，十九食餼，試輒冠其曹。與孫義山、汪武曹、何義門諸人交論文都下，稱莫逆。已而遠遊四方，凡所聞見，詩以紀之，類皆有道之言。如集中詠史有云：「江可投鞭豈但淝，縱橫百萬結重圍。八公嶺上愁雲散，五將山頭人未歸。」又云：「強藩跋扈任凋殘，龍閣龍樓分外寒。凍雀自知無處所，飛來飛去繞千山」等首，蓋皆讀書有得之言。盧見曾謂貫元十三子，清德世濟，頗秉阿大中，即封胡遏末之美矣。本淑遊遊歸里，閉戶教後人，與族姓子弟多所成就，著書極富。雍正元年始獲鄉薦，未展其蘊而卒，至為可悲。詩文零落，存什一於千百，不勝撫撫望宿之歎云云。此集所收僅百餘首，當是零落後之斷簡殘篇矣。

清梵亭集一卷 朱氏抄本

清李本桂撰。本桂字燕儀，號謹堂，惠民人。邑諸生，贈沔縣知縣。是編乃歷城朱瑞選輯之本，計五言古三十八首，七言古二十首，五律十五首，七律四十首，絕句五十首，總計一百六十三首。本桂早歲補博士弟子員，有文譽。嗣連丁內外艱，哀毀逾節，得疾厥症，尚力疾數試棘闈，後始絕意進取，讀書家塾，閉門却掃，蒔花種菜，日以為樂。平生治諸經尤篤，好尚書學，詩極有源流，頗具陶謝風格。如集中西村題壁云：「一例荒寒甚，寒殘絡緯雞。菜蔓常入照，未飯可粢飢。村靜雲來戮，階空鶴到遲。此中殊不惡，來與讀陶詩。」又花詞云：「和雨和煙柱斷魂，攬入無那是青樽。流鶯厚意成虛負，漏起殘花深閉門。」等篇皆有悠然自得之趣，而其中村居無題、南溪晚霽、蟲聲、小樓對月及秋吟九首等絕，亦皆超雅可誦。朱瑞跋云：「其詩具有根抵，入陶韋門庭，惜不多作。聞一雪惠卯棄去，仲子衍孫竭為選定，因為檢存若干稟為一集」云云。大抵本桂詩詞放為，而情樸沒真，而古婉而悵，可謂法靖節而得其真者矣。

濬遠堂詩集不分卷 傳抄本

清李煃麟撰。煃麟字丹書，號畏齋，一號怡山，武定州人。康熙丁丑進士，改庶吉士，封戶部主事，贈池州知府。是編僅八十餘首，多近体，似非完帙，或係全部之一冊。且其中首頁舟中偶作一首，題偶作二字改作晏集，又頗似抄成後批改者。年湮代遠，不可知矣。煃麟性潛恬過人，幼攻詩書，即解大義，早歲飆於庠下，惟攻苦寒暑無間。居近有得朋樓，興文士聯會，稱祭酒。官翰林時，年甫三十七，以念父母，不三載遽告歸。家藏萬卷，家居手不停披，年七十，少年所讀書猶能成誦，無一字遺。為文卓然大家，間作駢体文，皆合雅音。其為詩清麗高華，類多自出機柚。如集中送張立老之任楚南云：坐領專城渤海邊，霜威七載樂鳴絃。鈴祈日暖雲成陣，畫艦春浮柳帶煙。已建奇勳銘北府，佇看佛署褱南天。追攀剩有青門酒，記取蘋眉閣上傳。讀之已覺情思發越，迴絕凡塵，而聖駕南巡恭紀七律八首，尤為高華可誦也。

陶軒詩三卷 惠民李氏清抄本

清李鍾麟撰。鍾麟字玉書，號葯巢，武定州人，之芳子，廕生，以軍功授岳州府同知，陞潮州府知府，擢江南廬鳳道按察司副使，兼襲拖沙喇哈番。是編凡詩九百十二首，多近体。鍾麟為文襄公之芳長子，任岳州司馬時，適武昌裁兵亂作，巴陵缺員，多縮朒不敢前，鍾麟毅然曰：此非臣子效命時耶。遂奉檄星核斯地，慷慨受事。官潮州府時，釐剔橋稅，勢家不得專利，新文廟，葺韓祠，刻四書反身錄，訓潮士，民風丕變，極有政聲。罷官後僑居金陵，置亭軒，蒔花木，日與二三友人登山臨水，賦詩遣興。尤善集唐，新城王士禛極稱之。所為詩亦能自樹一幟，不肯扶同依傍。如集中如寒食過連城渡口云：渡口河流帶遠沙，滄茫一色渺無涯。條風早拂柳纔放，淑氣頻催桃始華。自愧書生初問世，可堪薄官却拋家。禁烟又向途中過，驅馬悠悠落日斜。又漁村夕照云：滿郡秋水侵苔磯，落日清江動竹扉。一曲高歌漁父醉，歸來曬網趁斜暉。等篇讀之，意境深幽，詞句與騷有大歷以迄之風，固不失為一作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東安餘嘯不分卷 武定李氏抄本

清張瓚撰。瓚字公執，號蓉麓，武定州人。順治甲午拔貢生，歷官浙江新城縣知縣，遷中書。是集爲其詩集之一種，分體編次，計五七古四十八首，五律二十首，七律七十首，絕句一百十二首，總計二百五十首。其全集名瑞榴堂集，今未見，不知其中有此篇否。又有東安詩詞選，亦未見。施閏章序其集云：余觀其搜岩壑，嗜篇章，似幽人處士之所爲，然才略勤敏，讀書而無留事，好客而不病民，曩治瀨上，善詩人吳蘭雪，今治東安，善哀卑湄，而二邦之人皆歌思之，信其才全而善爲理云云。其所爲詩，多直攄胸臆，不尚藻飾，如集中思鄉云：腸因熱後轉如冰，欲步東籬尚未能。一些功名長作客，兩年蹤跡半依僧。負緣醉裏愁方破，夢上歸時思益增。昨午登樓憑遠目，白雲深處樹層層。又泛舟云：輕舠泛泛荻花秋，便擬乘風作浪遊。日日鷗情魚社裏，不將世事上眉頭等篇，詩格頗有矩度，然瀾尚未老成，觀施閏章序，可略窺其意矣。

樹滌堂詩一卷 家抄本

清李之莊撰。之莊字朗喆，號雪岩，武定州人，之芳胞弟。歲貢生，候銓學正，封庶吉士，贈戶部主事，崇祀賢良祠。是編僅詩九十三首，古近體均有之，亦隨意編次者。之莊事兄惟謹，自之芳平浙閩，還朝至相位，往來起居，不以介弟之貴驕於人。讀書過目不忘，爲文有法度，連不得志，不以咎有司。歸教其子，相繼掇巍科，諸孫亦有文。尤篤志學校，凡補葺學官，倡主義學等，皆力行不倦。居家嚴整，雖燕居必肅衣冠，辨色而起，夜分而寢，終身不易。其爲詩不隨時趨，亦不規撫古人蹊徑，清真雋永，字句外嘗有餘味，到處不失唐人矩矱。如集中夜坐云：雨過添新綠，幽花淡借香。湖平新月出，天闊晚風涼。宿鳥棲偏靜，流螢耿自光。有人渾不寐，坐久任更長。又無題云：空階澂月華，清曉得新粧。霧鬢成不是惜花貪早起，綠紗窗外有啼鶯等篇，讀之覺其風骨雖渾，氣韻深厚，亦可謂自具一格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棲碧園集不分卷家抄本

清本梁撰、本梁字若木、號蔭庭、忠民人、乾隆丙辰舉人、歷官江西新城縣知縣、署吳城同知、是集凡古近體詩三百二十八首、五七律絕句為多、本梁幼事父母以孝聞、母夙有疾、疾輒轉床褥、久不能屈伸、本梁每身自背負行庭中、宛然孺子、聞者莫不感動、知新城日、聽斷一秉至公、庚寅辛卯兩充同考官、所得皆知名士、居官仁恕、從無監獄、歸里後教育子姪、規以實學、處鄉里無鬨習氣、每酒間談次、無一綺語、其為詩大半情生於中、而景之所觸、隨地湧出、如集中留別邢錢塘巨源云、相對離樽百感深、天涯倦客發長吟、去來燕子因知社、輾轉芭蕉自有心、窮富交情分冷暖、炎涼世態半晴陰、吳頭楚尾多遊歷、雅意如君何處尋、又自遣云、苔色當窗野意兼、數椽茅屋雨廉纖、劇憐燕子還依我、故故飛來不下簾等篇、讀之可謂嚴滄浪論詩惟在興趣之作、是本梁之詩固非不悲而唬不歡而笑強我從詩者比也、

得朋樓詩不分卷家抄本

清李本棨撰、本棨字公度、號幼李、忠民人、邑諸生、贈鴻縣知縣、是集凡詩五百三十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其間重複錯落、所在而有、當係隨意錄出、未加編定之本、本棨至性敦篤、不事嬉戲、早年手一編、東園中、博通經史、日數千言、每試第一、補邑諸生、年四十不復進取、為學本程朱、中和之氣、睟面盎背、而矩步方行、衣冠整肅、見者咸有敬心、規弟子以實學、不屑屑以拾青紫為衣鉢、時文奉王文恪、荊川震等人為正宗、其為詩則上下議論、覃思於三百、漢魏六朝四唐兩宋之正變、沿波討瀾、悉出以醇、如集中李家村云、朝來一氣散晴霞、料峭春風玩物華、麥浪暖催三月雨、柳蔭濃入四輪車、山明大阜如人媚、水繞漳河似帶斜、十日蚕香花忔裏、那須作家苦思家、又鬚白云、四十白添髭一莖、鏡中如雪感頹生、年未覺我頹唐甚、婚嫁依然愧向平等首、皆極有韻致、而青閣亭口水害窯房歌諸古體、及歎逝十二首、何處鄉心切三首、海物雜詠、蜜句、竹枝詞、廣州竹枝詞等諸律絕、大抵皆根於性情、寄感慨於和平之內、藏氣骨於几鼎之中者也、朱攸撰傳有云、有壽田

數十畝、在小金村、偶課農一游、觴田叟漁父、日為儕伍、携一巨編、遂示諸弟曰、視吾詩境、進未詢以秋稼所入、則笑而不答云云、亦可謂心跡双清者矣、

聽松軒詩二卷 家抄本

清李本樟撰、本樟字文木、號象村、惠民人、雍正癸丑進士、歷官部曹、出為寧國府知府、再補池州府知府、是編詩九百二十餘首、分古近体編次、而以近体為多、本樟四次京察一等、並凜職守、每下直、不一詣顯貴之門、惟與曹地山、李紹庭、毛鏡浦、周西擎、鄭前村諸公、上下古今、論文賦詩、各樹一幟、而本樟謙讓不居、粥粥然一儒書生、黃叔琳目為一時水鏡、一生功力、從事聖賢、以養心居敬為要領、方習靜時、嗒焉若忘、經日不聞呵欠聲、棹身之具、不擇美惡、而齊一整肅、盛暑嚴寒、如對賓客、其為詩停興而就頌、有王摩詰孟襄陽一流人語、如集中漢口早泊云、漢口群鵶動、鶯迴曉夢人、水聲翻楚語、檣影障江濱、烟碧通墟瓦、風腥壓市鱗、巖巖瞻大別、黃鵠共嶙峋、又即事云、旋離海淀又山鄉、山水隨人去往忙、牛口飯餘三月草、蜂鬚夕萃百花香等句、皆極可誦、言朝楫序云、公出守池州、楫為屬吏、侍公久、曾不聞談及風雅、汲古既深、而含蓄不露、益識前輩器量、殁後、哉無以為殮、公之貧、公之居官可知、公之居官、公之詩可知云云、本樟為詩旋吟旋棄、不自收拾、此

毋乃其從弟本樸彙成者,僅什之一二云。

近思齋詩一卷　德州盧氏傳抄本

清宋來會撰。來會字清源,一字清遠,號秋圃,德州人。雍正癸卯拔貢生。是集共詩八百二十餘首,以古体為多。來會家清貧,祖若父皆不事家人生產,自幼即竭力承志,恙修脯以供甘旨。少承家學,又從孫勷遊。勷器其才,以妻妹之所為制義不趨時好,老於場屋,意泊如也。書入能品,年八十猶日抄書,為蠅頭細字。詩學王士禛、兼參趙執信,順得二人神髓。如集中所載濟南雜詠八首、齋中即事、贈羅琢山、送客均州道中、排悶、浯溪、邵陽行、楓門嶺題趙根樹種菜圖、題李竹逸墨霞等古体諸作,均極精采。而詠雪云「翔風起寒林,薄暮飛微雪。一夜蕭颯聲,千山共皎潔。野店無沽酒,石路迷行轍。惟有山中人,擁炉自怡悅」;及旅興云「鄂渚濛烟雨,微客情雖好。故鄉遠,時當春半。迷花信,獨主庭前羡雁飛。山色每從愁裏看,離心空自夢中歸。懸知屯氏河湄山,園柳青青早茁肥」等篇,又極超逸可誦。來會嘗應學使者之聘,盧見曾同年王振聲督學浙江時,見曾薦來會往,謂為義山高弟,不愧。乃帥振聲曾函謝見曾,对來会学識殊深佩服,據此殊可窺來會之學。集中所載黃鶴樓中

中、望洪山、祁陽道中、自武岡赴靖州、過青草湖、耒陽道中、等作，則又未会應督学使者、黎致遠閱卷之聘時所作也。

書門山人詩二卷 清刻本

清王元樞撰。元樞字斗南，號書門，濟寧州人。國子監生，歷官乳源、陽春等縣知縣，遷羅定、嘉應等州知州，擢肇慶府知府，陞海南兵備道，以辦銅虧帑落職。是集計古近体七百三十餘首，皆隨意編次者。其自序有云：年十六學詩，好屈平離騷，嗜漢魏諸什，尤爲陳思王曹植；六朝、唐則愛謝靈運、陶潛、杜甫、李白、王維、韓愈、李商隱數人，常爲苦吟。家樓居，夜半獨起，聲厲而哀，恍如澤畔被髮，魚山洒淚，妻孥輒不能寐，掩耳下樓，弗忍听也。曾遊蘇陽，載書一船，酒一船，且飲且吟，往來京師，吟聲出車中，路人相訝。詩不易成，或竟日一篇，或三四日不成篇，略不洽意者即棄之，亦不與名下士相唱和，窮大言不顧爲詩人云云。觀其自序，亦殊可窺其志。集中太白樓云：秋色圍城郭，高樓盡一攀。廛連原樹上，村帶雨中山。我憶孤臣跡，時看落日間。可憐大河水，不舍下長灣。又客心云：兩月度晴陰，京華易客心。夫情消暑後，離緒及秋深。車馬爭先路，雲雷想故林。何如還素履，一室有鳴琴。等篇，皆極可誦。大抵元樞性豪殘，耽苦吟，其爲詩不可一世，極近六朝，而五言最工，至其七古近

体，雖極自矯異，究非其所長也。盧見曾山左詩抄謂其放廢後作詩極多，間有續刻，訪之未得云云。

秋聲集二卷 家抄本

清王肇晉撰。肇晉字喬仙，號懷山，諸城人。諸生。是編乃其族人賡言搜輯成帙者，凡詩百零八首，以近体為多。賡言跋云懷山弱不勝衣，才思穎敏，雖早歲入泮，而抑鬱不自得若久困場屋者，時效仿允公，不多着墨。詩亦好作鬼語，落花二首音韻悽楚，讀者已訝其不祥，嘗記其弔渠邱詩人楊鶴亭詩有缺月暗破屋，亂花開野墳之句，可為一哭。次年懷山亦故，人共惜之云云。今觀集中諸作，如永安宮云：永安宮殿暮雲飛，回首吞吳事已非。千載大江江上水，流將餘恨到蟂磯。又落花云：韶華如夢惜芳菲，不待春歸竟自歸。夜月離魂應冉冉，東風回首總非非。好尋曲檻迴流住，莫去天涯作雨飛。痛煞花殘無結子，遺香零亂却誰依。等篇，類皆悲惋欷歔，若動於不自知。蓋其性情使然，如寄懷栟山無題及夜讀同邑前輩詩集題後等篇，亦皆委婉可誦也。

滴翠亭詩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李壽湖撰、壽湖字靜洲、惠民人、雍正壬子舉人、贈臺灣理番同知、是編凡詩三百十二首、分古近體編次、古體一百首、律絕二百餘首、乃其孫衍孫搜輯成帙、重為編定者、壽湖性至孝、困諸生垂二十年、鄉舉後詞旨間每有深慨、蓋其嗣父前歿已十五年矣、屢上春官不第、寄意農圃、以著書自娛、鑄經鎔史、卓然成一家言、性靈敏、多材藝、畫歸倪雲林、每有所作、直逼古人、又善治硯鐫印、心思獨運、絕異師傳、旁通陰陽象緯卜筮算數之學、詩則間一為之、清拔可誦、成輒棄去、曰偶適吾意而矣、今集中所載諸詩、精粗互陳、蓋亦衍孫以先人遺墨不忍棄去者、其佳者如送梅映子還江西云、雨載追陪久、君真意氣多、風帆從此去、愁緒更如何、海國花生樹、江村草帶波、相思應未已、懸榻待重過、又遊回中山云、勝事當年說武皇、回中蹤跡未全荒、蟠桃有種何曾熟、已到瑤池飲玉漿、等首、類皆力歸含蓄、澹然超絕於字句筆墨之外者也、

雒間山人詩抄不分卷　宋氏抄本

清薛寧庭撰、寧庭字補山、樂陵人、乾隆丁丑進士、改庶吉士、是編凡詩二百四十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當係隨撰隨錄之本也、寧庭本陝西雒南縣人、其父蘊官粵、以事謫戍樂陵、遂著籍焉、為人深醇嚴毅、好汲引後進、年三十餘即休致、教授四方、乾隆戊申己酉間主講膠西書院、其緒言緒論、諧暢疏達、一破拘陋之習、其為詩不規規於古人、而自合法律、有風雅之遺、王所權序是集云、先生坎坷終身、暮年困窘益甚、處之晏如、而忠愛之忱、鄉閭之思、時見篇什中、亦殊可悲云、如集中遊太華詩、出秋懷四首、哀詩、東門行、夏日雜詠、言懷等篇、皆為集中之至佳者、而留春云、怊悵春歸未肯留、聊斟別酒勸夷猶、飛花點水憐紅類、舞絮迎人點白頭、明日天涯何處是、一時樓上幾多愁、皆華双黛明湖鏡、雨雨風風阻勝遊、又止酒云、淵明止酒詩、未必真能止、飲固有所託、其止亦寄耳、古人多余欺、所貴識其理、子雲賦最工、雕蟲笑童子等篇、亦極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書巖賸稿一卷 清光緒趙氏刻本

清楊峒撰、峒字書巖、益都人、乾隆甲午舉人、撰有律服考古錄、毛詩古音考、齊乘攷訛等、其書巖文集已著錄、此本乃會稽趙氏之謙所編輯者、凡文十六篇、曰讀五帝本紀、曰古今尺步考、曰田畝、曰道里、曰書桂未谷跋漢官尺拳本後、曰繩谷太守萬藏詩法源流序、曰南北史捃華序、曰重修宋三賢祠記、曰重修忠孝祠記、曰青州府重修八蜡廟記、曰北陽橋記、曰重修南陽橋記、曰從健齋碑記、曰紅絲石硯記、曰歸扈記、曰廛無夫里之布、峒性不樂為時文、得頤寧人日知錄、心好之、遂肆力於古學、凡釋經論史、析理辨物、並務為精覈、為文精於義例、不襲前人形貌、嘗誦長洲王琬之言、謂曾蘇非古文、若李太白退居類稿、司馬溫公傳家集、拙多於巧、樸勝於華、乃真古文云云、此本乃趙之謙得之廠肆者、末有跋云、益都楊君書巖以樸学著稱、與阜桂大令、棲霞郝戶部交善、余遊山左、曾求其著述不可得、偶從廠肆見殘稿十餘紙、中有戶部題識、亟携歸編為一卷、以存其文、友人魏錫曾嘗言為他人蒐收殘賸文字、比掩骨埋胔云云、山左詩續抄謂其有師經堂遺草未見、不志尚存人世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義圃傳家集八卷 清康熙刻本

清王隲撰。隲字相居，號人岳，又號幾菴，福山人。順治乙未進士，歷官户部尚書。撰有養素堂文集，已著錄。是集乃其為官時之奏議、判牘、書札等，分三種，曰奏疏紀遇，曰業牘紀略，曰書啟記言。書首並附年譜，為周清源撰。每種均有小敘，蓋全集為周清源所編輯者。其奏疏紀遇第一卷，標松咸江西，第二卷標浙閩，户蓋官為一集之意。清原敘云：司農公於順治乙未科賜進士出身，歷任户、刑部曹，出補松咸僉事，資遷口北參議，到任八月，內陞卿秩，自參議未及兩載，歷陞浙閩總督，不借援引，不由廷推，皆特旨簡任。用自古明良遇合，未有若是其卓越者。仰國報荅，則惟集中祗畏天威、不恤人面二語已盡其義，大主腦尤在以人事君。其業牘紀略第一卷標松咸，第二卷標口北，第三卷標江西浙閩。清原敘云：凡有詳擻批判，皆手自起稿，自云一字不經眼看，如無字者然；一語不經手書，如無語者然。是其誠也。抑亦為民之心甚摯，言出必行，而形於言者。厲惟健筆能獨扛耳云云。書啟紀言按年編次，一卷為康熙丙午至癸亥，三卷甲子至丙寅，三卷為丁卯戊辰。隲工於制義，明於辦公，故其文曉暢縝密，皆有作者模範。觀清原各敘，已可窺其大凡。而其邑人蕭程儀曰：奏議剴切似陸敬輿，其他亦得力於左國者，亦非阿諛之辭也。

春臺詩抄一卷 傳抄本

清馮淑清撰、淑清字性之、號春臺、一號玉照、德州人、廷櫆元孫、乾隆庚子舉人、官商河教諭、是編凡詩二百二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蓋亦隨得隨錄之本、平原董芸香草序云馮氏自大木先生以後、門丁衰弱、書香不絕如縷、春臺以雋才紹先緒、所作詩文詞賦、皆沈思渺慮、務造幽微、而清真雅正、往往與先輩相頡頏、卒後家貧子弱、舊有手訂詩槁數卷、已亡失於破簏中、得二百餘首、亦皆片紙草書、多失題者云云、此本蓋董芸所重為編訂者、今觀集中感春云、賣花聲衆又殘春、雨雨風風閱幾旬、梁燕來時常病酒、塞鴻歸盡更懷人、韶華過眼千金貴、綺語嘔心一字貧、是是日長人困候、閒窗漠漠鎖遊塵、又少年行云、晚來被酒出紅樓、射虎南山雪夜遊、一騎流星飛大炬、遺（閩中）送紫貂裘等篇、類皆冲和妥帖、無雕鏤之痕、而音節無不入格、蓋於此事有深會矣、

雲林集抄一卷 濰縣丁氏抄本

明劉效祖撰、效祖字仲修、號念庵、濱州人、嘉靖庚戌進士、歷官陝西按察使司副使、撰有四鎮三關志、是集計古近体詩三十二首、乃濰縣丁錫田自明詩綜以及省府州縣志書、所輯得者、其所著雲林集原書僅州志著錄、不標卷數、亦不志其編製如何、即其所撰四鎮三關志於明代邊防至關重要、今亦散佚不存、朱彝尊明詩綜詩話云、效祖負經世略、坐計吏罷官、寄情詞曲、所塡小令可入元人之室、明穆宗嘗遣中使索其題冊、呼曰念庵而不名、效祖因賦詩云、吏生双鬢已蕭騷、敢謂文章擅彩毫、遇誤偶承明主問、因緣不是鬱輪袍、當時人士傳其事、以為列朝所未有云云、丁氏所輯此本、各体皆備、且多為官時作、如入喜峰關、覽山耶律丞相祠、早發三屯營、望京師、送王司馬西巡塞上、田贈劉司馬等、似皆在陝所作也、又如秋園漫述云、別業依塵市、閒心寄遠蹤、門幽無客到、地僻有苔封、霜樹秋陰靜、烟蘿晚翠重、隔鄰仙館暮、花外度疏鐘、又如閨情折楊柳曲云、楊柳千條拂地垂、春風送客妾心悲、誰家年輕別離、偏把愁聲笛裏吹等首、類皆爽朗不羣、颯然有

凌雲氣概也。

百和閣詩集不分卷家抄本

清李壽江撰。壽江字益洲，號岷山，惠氏人，附監生，候選州同。是編凡詩三百三十餘首，古近體隨意編次。壽江年十六即為諸生，數試不售，遂援例入國子監，為綜理家計，不作出仕想。秉禮善談論，敬以收族，謙以處衆。中年以後坎壈日劇，性樂結納，又善書，字法遒勁，晚年嘗以指代毫，有求者無弗應也。耽吟咏，其佳句多在人口。壯遊四方，舟車所至，得與賢豪長者遊，故胸次洞達，而筆墨蓋亦有江山之助。如集中秋夜有懷云：清尊疏簾夜未央，閒吟聊復倚繩床。螢飛砍擢星星火，蠹老能藏字字香。且放高懷觀物理，莫牽俗事惱人腸。桂花初放須豪飲，玉露金風秋興忙。又和澹庵作云：愛此一片石，下臨萬壑深。月明亂松影，跌作秋江陰等篇，讀之風骨高騫，可謂力追盛唐者。武定詩抄謂凡閱歷贈答無一不取之于杜，偶有所感，即應心而出，有不煩繩削而自合者云云，誠非虛譽也。

鏡菴詩選不分卷 諸城徐氏傳抄本

清劉翼明撰。翼明字子羽，號鏡菴，歲貢生，官利津訓導。是集凡八十三首，不分体，亦不編年，皆隨意編次者。李澄中序其集云：子羽少慷慨，有經世才，喜交遊，讀書任俠，久不遇，蹉跎以老，負氣益甚，乃諱言俠，專其力於詩。子羽故與滕西王倜無竟友，無竟狂，好大言，鍵戶不與俗人接，里中兇猾之乘亂劫殺以死，無可因根讞者，子羽走數百里訟之官，盡取其讐置於法，又迎養其母。秦序其遺稿云：翼明所為詩多慷慨，往往悲王倜之死，蓋其性情直贅使然。今

觀集中諸詩，如入琅琊有懷證山秋士云：礼日東臨眼未昏，途窮勝起媿長存，桃花應討秦人姓，薛荔難招楚客魂，仙栗荒唐徐市遠，浮雲跛庵視融尊，平生言在非無約，庄指徒誰入鹿門。又鉄園梅下送周證山云：投足無門了不驚，雲山落落唱歌行，年來翻笑窮途哭，難問胸中是步兵等篇，頗皆樸而有韻，淡而多思，絕無聲容色澤之浮艷也。王士禛漁洋詩話云：諸城劉子羽居琅邪臺下，老而工詩，余嘗愛其句云：桃花柳絮春開寬，細雨斜風客到門云云，今集中不載此詩，當係散佚矣。

清蔭堂詩一卷 李氏家抄本

清王雲銘撰。雲銘字寶文，號蕉坪，忠民人。雍正丁未進士，由編修視學河南，歷官雲南曲靖府知府，擢大通道，調蘇松道，浙江糧道，攝兩廣轉陝西漢興道。撰有毛公詩韻譜等。是編乃雲銘故後，其後裔搜集成帙者，詩僅四十三首而已。雲銘原籍濱州，自其祖鼎冕遷居郡城，遂為忠民人。雍正癸卯恩科舉於鄉，視學河南時，得士孫式宮輒所至振學校，修吏治。及平大獄，殫心荒政，革除漕弊，康僚所入盡以入公。學問浩博，研貫諸經，每闡一義，補前人傳注所

不及。史學精瞻，論斷一歸至當。主講灤源書院，門下多高材生。足根白雪樓遺響，早年著作甚富，不自珍惜，脫稿即弃去。為詩貫合唐宋之体，思力所鍾，搜抉奇異，出以平頭燋悴，專一之士或不能逮也。如集中書陸蔡軒蜀蹟辨後七首，曰讀雲辨，曰黑水辨，曰七橋辨，曰六一堂辨，曰碧雞坊辨，曰天彭门辨，曰石鏡辨，頗皆鎔經鑄史，以韵語出之。常人專心所不能，而雲銘乃出于仕宦之餘，信乎其才之偉已。李衎孫撰傳，謂其詩全帙共先世藏書貯小樓中，旋經回祿，士林惋惜云云。是此冊可謂吉光片羽，略窺一

班者矣、

赤亭遺詩一卷 濰縣丁氏輯本

清段松苓撰、松苓字劲伯、號赤亭、益都人、諸生、撰有補訂先陵考益都金石記、先正詩叢抄等書、是編乃濰縣丁錫田雜采各書彙輯而成者、凡詩八十三首、古近体分次編輯、按楊峒所撰墓誌有云、赤亭博涉群書、錢塘周嘉猷縣試發策問青州郡沿革疆域古蹟、赤亭條舉覼縷數百千言、試牘紙盡、以他卷續、周奇之、擢冠軍、尤好金石文字、大興翁方綱督學山東、蒐訪石刻、青州一府得之赤亭者為多、儀徵阮元、太倉畢沅同撰山左金石志、乃使赤亭求碑于岱嶧、探幽剔祕、歐趙以來未見之本、嘉慶改元、詔舉孝廉方正、孫星衍將舉之、力辭乃已云云、大抵松苓尚考據之學、其詩則於杜韓蘇略窺門戶、而清真雅正、不愧作者、今觀集中諸作、尤多有關地理沿革金石考據者、如里謠十首、仿崔光南陽溪雜咏而作、益都古蹟、稽諸往籍、撰為絶句、於前代事故鉤索極為賅博、自非拘拘於聲律者所可同日語也、

漫遊草一卷 家抄本

清李中提撰。中提字月三，號岸若，掖縣人。康熙丁酉副貢生，以子貴贈中憲大夫。是篇凡古近體詩二百餘首，分體編次，計古體二十首，五七律一百首，絕句八十餘首。中提少讀書聽覽樓，十年不下，博涉群籍，人來問字者，即告以出某書某卷第幾篇第幾行，檢之輒不爽，故有行秘書著腳御覽之目。尤工古文，詩則清健淹雅，不染俗習。集中詠史二十首，自出機杼，義兼規諷，而感舊懷人，即景諸詠，亦皆自寫胸臆，絕去町畦者。如附家書後云：魚書雁字兩茫茫，嬌首風塵鬢欲霜，萬種閒愁消白墮，五年家計付黃粱。高吟午夜非關癖，痛苦天涯不是狂，從客已添無限恨，繫心況是有萱堂。又淮陰祠云：國士登壇漢業新，當年執戟困風塵，魯公枉說重瞳子，有眼何曾識此人。等篇皆極可誦。餘如順昌謁劉武穆祠、九日同全玉聲史靜瀾登石梁城分韻、秋夜宴李中丞分韻、偕馬倩仙賁月準提庵等篇，皆其集中之至佳者。

一故園擬古集六卷 膠州周氏抄本

清王紘撰。紘字經千，又字雲溪，膠州人。康熙庚辰進士，歷官安徽巡撫、工部侍郎，撰有奏議等書。是編為其同邑周揮遠所輯抄者。先是紘沒後二十餘年，其孫始盡出其遺文，囑法坤宏讎校。坤宏序而還之，後輾轉歸於宋蓉崙。後散佚，周仰山得其五卷，匡鶴泉得其一卷，此冊則揮遠自兩處錄得者。凡文八十餘篇。法坤宏序謂先生自做秀才，文名即冠一東，於時萊郡士邑士結文社，縉紳先達競引聲援，相與藉先生泊然自守，與二三素友讀書二嶗華嚴庵，通籍後與上官牴牾，去職家居，閉門灌園，名不通官府，其後立朝，手采崇論宏議，具見奏疏中云云。是冊所載，各文類多厄窮時，先疑憂患乃闡發幽微，激昂世術而有作，蓋酸鹹嗜好與世殊味也。坤宏序又云：先生別趨中外，年滿七十，具三疏乞休，蒙溫旨俞允，宦遊以來，不增一廛一區，子孫抱先人藏書不免寒餓，此遺文所由未盡行世，且此冊所載先生亦有未易喻諸人者，故為序而論之云云。

燕居筆記十卷明刻本

明何大掄編大掄字元士別號琴澗居士古臨人是編乃大掄彙集古創聞事跡艷麗詞句以便人之閱讀者書板分上下二欄有天緣奇遇鍾情麗集擁爐嬌紅懷春雅集四種類皆古今說部奇聞異事下欄為座客瑣談燈影叢談花影餘談大家說錦四種而其中更分詩詞歌賦文書聯曲吟圖贊箴銘行判辨供疏記傳二十類類皆彙輯艷詞麗句者每類之中分段錄載總計二百餘段其搜集之富亦頗可稱惜其為坊間刊行殊未能登大雅之堂耳大掄序云古今來艷麗之句創聞之事破俗之行意外之逢風流之況奇異之緣目不得而覩耳不得而聞口不得而談行不得而踐爰從幽窗稍悟冷致有一事焉膾炙人口者則筆之有一詞焉堪聳動人聽者則筆之而且為記耶為傳耶為銘耶為聯耶為贊為集耶為歌為疏耶靡不一一備載一開卷間而燦若指掌爛若列眉天下之美盡在此矣燕居時之所得不既多乎此不獨為古人揚其芳標其奇而凡宇宙間稍脫俗骨者朝夕吟咏且使見日擴聞日新識日開而藏日富云云蓋大掄之意所以備人士燕

居時之觀玩者也

戎幕閒談不分卷 明天一閣藍格抄本

不著撰人姓氏、藍絲欄抄繕、為明范氏天一閣故物、全書共三十節、大半考證古事、評騭歷代人物、記載神異、研討墳籍所關、邪說神怪等、如記張龍公與鄭祥遠爭穴、韓愈深信之、謂不可為法、又如考證碑碣、謂碑乃葬祭之時、直一大木、所用以繞綍麗牲耳、不可為文章之名、後世易之以石、已失古制、今人相沿成風、為人作碑、是皆考索不精之故、又謂法書名畫特可資目前之玩、於身心何補、好奇僻古之士類皆敝精殫神於其間、欲以區區智力擅為己有、患得患失、唯日擾擾、深為可笑、論王充論衡、謂其詢孔篇、刺孟篇及述叙家作、自稱鯀惡禹聖為名教之罪人等篇、其言繆妄、不可為訓等等、所論無不精當、又闢怪異者如李公重化蛇食奈曹孟德敬葛飲鴆、皆以為不經之談、又辯證王祥卧冰、謂史書僅載冰自開等、亦均言人所未言、至談因果以勸善、記載詩文名作、如陸虞題二養圍詩、高駢明妃詩等、均有資於談掌故者之參攷、惜撰人不詳、誰何殊為憾事耳、

上谷語錄不分卷 清初抄本

清梁清標撰、清標字玉立、一字蒼巖、又字蕉林、號棠村、真定人、明崇禎進士、福王時以清標曾降李自成、入從賊案、順治初降清、授編修、累擢戶部尚書、康熙間議撤藩、清標赴廣東、移尚可喜家口、兵衆洶涌、清標持以鎮靜、得不變、官至保和殿大學士、撰有蕉林詩文集、棠村詞、棠村隨筆等書、是編乃清標居上谷時、歲暮風寒、短檠孤館、性不善飲、無可寫憂、因於友人過從劇談時所出之片語單詞、其子弟彙輯而成者、共一百零三條、其間談性理者至少、而以講男女陰私之處者為多、又有論男女面孔、女子之履式製造、及女子足之款式大小等、又謂金瓶梅為善書、論色以秀裹帶蒼為上、謂男子獨居、雖至雅潔室中、必有惡氣等、皆為道學先生所不敢言、清標以一代名臣、言論之特異如此、又形諸筆墨、編為專書、錫之嘉名、無怪以明代士子降闖又降清矣、書首有清標自撰小引及題辭、謂上聖以訖凡夫、無不有大欲存焉、然德色幾于一貫、若分為二、一於色、必如楚騷漢史所云娛光曾波姿性醲粹者、而後可以室、則凡藏帶下之美者、將皆老死綠窗、以處子終

天年矣、更或一如德如無鹽臼深孟光肥黑雖纍棄相莊恐為之天者、將終日含瓦、無一刻能破顏微笑矣、是皆坐淫與腐之病、淫則大邪、腐則大癡、大邪大癡、其孰能適于用、顧堂堂君父於人情物理中、方有無限大事相囑、殊安用此輩為者、斯皆俗子之所或崇而大聖人之所不取云云、蓋清標自比於湯臨川謂人講性、我講情之意、因撰為是書、又謂人或尋其說、以體驗於所遺、即尋常百姓之家、莫不有真實受用、是亦可窺其志趣之所在矣、

語石居詩文集不分卷 石印本

清單若魯撰、若魯字唯之、一字拙菴、又字鄭公、鄉迂史、高密人、順治丙戌進士、由庶常歷官國子監祭酒、若魯原有語石居詩集二卷、已散佚、此編乃其裔人自各書搜集成帙、按各書先後錄成、不重加編次、其自手書字冊錄出者、凡六十四首、自高密詩存錄出者十五首、自秋水居詩錄出者、九十五首、自燕山堂藏詩錄出者四首、總計一百七十八首、其間古近諸體悉就所錄之書、先後為次、不為分體、而各書中重複者、皆不錄、蓋搜輯者、用意固極矜慎也、其文則僅兩篇、一為母李夫人行狀、一為王仲卿墓誌銘、若魯性謙和、篤孝友、教士先行後文、順治己酉分校禮闈、甄拔多名宿、致仕歸、闢小園曰秋水居、集子姪讀書其中、躬自督課、其自序謂、强仕入中秘、始撚髭馬上、思工冷淡生活、而聲律未諳、脫與心梗、揣摩既久、漸為我用、每當化蝶初回、中聖乍解、偶成半句、即披衣呼墨錄諸箋牘、蚓竅蠅鳴、可樂在此、竊自愧其響之醜、及烏養賦歸、見里中時髦操觚角勝、譜風雲而鏤月露、喧傳新朝、於是意波初湧、魔頭漸入、一時寒花瘠鳥、竹砌蜿床、鐺甌箒帚之屬、拳投

名業牘、供主人摩挲嘯詠之具、乃命奚奴從之、非敢謂騷騷細響、可喋文壇、蓋以馬齒加長、霜髭欲枯、存此數行、驗他時精力之消旺、亦古人自訂年譜之意云云、大抵若輩之詩、亦自鳴天籟者、不能以派別詩律繩之也、

浣俗齋詩草一卷 清初刊本 民國石印本

清單務爽撰、務爽字洵蒙、一字青麓、又字西山、高密人、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舉人、是編不分體、亦不編年、總計詩一百五十七首、各體均備、而以近體為多、務爽為若曾子、天才俊逸、博學嗜古、精于金石書畫、稱山左賞鑑大家、集中諸詩、大抵比興無端、不假琢飾、而態度情韻、名士風流、正如姑射山人、有時亂頭粗服、其冰雪丰姿、彌形綽約、松陵蕭鬱序、謂其為詩雄秀靈逸、調之高也、非七子之廓落、致之深也、非鍾譚之纖僻、能獨出新裁、歸於溫雅、而遣辭用意、往往淵穆靜細、無一字不從性情中流出、以洵蒙之天才橫軼、而又年富力強、無書不讀、使繼此以往、見道愈真、用力愈篤、吾烏能測其所至云云、張謙宜亦謂其修治磨洗、以合於規矩、志虛力篤、而不矜其能、至詩之雄健清麗、有目者自能辨之云云、如燕臺雜感云、一別京華十四年、重來風物異從前、營巢新燕銜泥巧、傍砌閒花得雨偏、意亂欲煩詹尹卜、絕交重廣孝標篇、六街走遍無相識、魁首浮雲暗自憐、等篇皆極可誦、餘如秋日偶感、歲窮偶筆、春宵漫詠、夏日園居、此日等、皆集中之至佳者、原本刻于

清初乃諸城劉翼明所選定者、其裔孫又復捜得手抄稿本一冊、多同時人批點參訂、較劉選為多、因重付石印、用廣流傳、書首有張謙潘鏐魏坤諸人序、末附其裔孫跋云、

利賓詩稿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馬觀光撰、觀光字百始、號利賓、魚臺人、明崇禎乙亥科超貢生、是編為濰縣丁錫田自其家捜得者、僅一冊、凡七律八十首、冊內並附同時人士和章甚多、是殘缺之帙、明矣、按明崇禎乙亥特設超貢科試、例一如鄉試、觀光出司理李伯琰之門、縣志謂觀光被聘閱試卷、時有進暮夜金者、峻拒之、晝夜竣事、即封卷密繳、由是得上峯器重、後伯琰備兵於曹、有指揮某得罪、伯琰授意令懇觀光書為解、觀光曰、出有罪而入無罪、天不可欺、己貪名而師屈法、心不可昧、卒却之、著有四書守說、古文閣書、古今事實紀聞等書、又謂家居精力盡於博覽、故詩文皆饒風致、今觀集中詩、如寄武陵諸友人云、涼天風露入新秋、影斷南飛憶勝遊、千里明河低岸戶、一輪皎月正當樓、尊賢共待山濤啟、時論同歸郭泰舟、屈指來春同北上、好從濟水問沙鷗、讀之覺其辭敦篤、其情樸茂、直而古、婉而愜、浸浸乎可逮法靖節矣、

敎本堂詩抄一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疇書撰。疇書字惟訪，高密人。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進士，歷官靖江、延川、贛榆等縣知縣，遷湖廣道監察御史，改授陝西寧夏道，調洮岷道，內調鴻臚寺少卿，遷太僕寺卿，轉大理寺卿，擢刑部右侍郎。撰有敎本堂奏議，已著錄。是編凡古近體詩一百九十八首，不分體，亦不編年。皆疇書中年為令時，與友朋唱籌或覽景賦物、即事懷人之作。單步青亦斷之為其中年筆墨。謂大臣傳所列，如督理寧夏渠工、參劾年羹堯等芳跡，絶無一語道及。豈閒情逸事，尚入吟囊，而平生豐功直節，足以震耀當時，流傳後世者，反未抒寫於詩中者乎。又序其詩，謂命意鍊詞，清真雅正，參之唐賢，有張水部、朱慶餘之遺風云。如集中登清涼山和孫太尊登高原韻云：四顧溪山漠漠秋，探幽攀磴倚危樓。題詩那得驚人句，舒眺直須最上頭。雁渡寒潭翻影動，雲生遠淑帶煙浮。良夜轉瞬經旬去，斗酒還思補勝遊。皆極矯健超邁之致。大抵疇書行誼純粹，剛健嚴毅，有海岱正氣，故所為詩，雖清真雅正，而一種剛健不拔之氣，時流露於行間字裏。其於蒼老沈雄之概，亦自不遠矣。

澍閣詩抄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德謨撰。德謨字允符，號漁莊，高密人。雍正五年丁未科進士，即授吏部稽勳司主事，陞員外郎，遷郎中，擢監察御史，改工科給事中，欽命巡視臺灣，兼提督學政，改江南驛鹽巡道，降補杭州知府，陞杭嘉湖道，調汀漳龍道。是編凡詩六十八首，古近體均有之，皆其分巡浙閩時所撰者。單步青序，謂所著詩古文辭，迄未付梓，歷年既遠，漸就湮沒，斷簡殘編，搜輯頗難。是冊卷帙無多，頗得梗概。凡分巡浙閩時所歷之境，及當時景物，每於詩焉寓之。而為政之勤，愛民之切，盡倫之誠，交友之篤，其鬱於中者既久，則排惻纏綿，不能自已，一有感觸，遂發於詠歎，著于篇章。數百年後，生氣猶存，此公之性情，非公自言之，度不能如是之親切有味云云。如集中感懷云：無端夜靜偏生感，如許情懷力不勝。萬里關山來好友，三年閩閣少良朋。階前雲過頻遮月，案上杯橫獨對燈。何日得離塵海去，靜參妙諦悟三乘等首，皆極有致。而漳泉十詠、重建鄴山書院落成等篇，亦為集中之至佳者。大抵德謨詩，性情正，吐屬真，排惻纏綿之致，令人紬繹不盡，洵可謂獨闢町畦，以存其是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卷 集部 別集類

芳坪詩草不分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映墀撰。映墀字芳坪，高密人，諸生。是編凡古近體詩六十四首，以七言律絕為多。映墀少承庭訓，隨侍讀書，教署者凡十年。父歿，橐筆入幕，生平喜涉獵，善琴棋，工篆刻，其於詩也，無所不窺，而尤愛玉溪生之綺麗，許丁卯之趨澤，王漁洋之蘊藉，王次回之清新，故其所作，風流蘊藉，罔不宜人。如集中春思云：輕寒薄暖候難齊，上巳風光認柳堤。細雨斜風春料峭，客愁鄉思日離迷。草蘇書帶泥初活，花盡辛夷鳥亂啼。倦臥可曾尋舊夢，小橋東畔畫樓西。又如途中雨後云：夾岸波明水漲平，沙堤泥盡馬蹄輕。亂蟬聲裏官橋晚，滿地槐花秋雨晴等篇，讀之極盡俊逸閒雅之致。實作棟序其集，謂其性情深於文，意餘於匠，纏綿幽邈，跌宕風流，雖淺語無不耐人尋繹者。又兩赴京闈，過齊魯燕趙之區，驛壁旗亭，揮灑殆遍。曹南袁爵卿稱其楊柳風流，依依張緒當年；孫松岩又謂其皎皎亭亭，別具雅人深致，可以想見其人云云。大抵映墀懷艷逸之才，抱磊落之志，而屢試不售，自古詩人多窮，映墀亦未能逃此公例，觀其詩亦殊可以見其志矣。

延綠山房吟草不分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中呂撰。中呂字少林，高密人。是篇凡古近體詩六十七首，不分體，亦不編年，隨得隨錄，類皆中呂學詩時所作，及與其族姪平仲唱酬之什。中呂從學於同邑李詒經，頗得高密派三李風味，而又喜陸劍南體，故集中所載大半效陸体。如題高南阜先生左手畫云：聰明絕代植靈根，幾幅鮫綃別樣新。今日西園難議價，當時左腕不醫貧。去官騰篋詩猶在，度歲瓶梅景當真。已是百年留壁上，不知什襲更誰珍。又題陸劍南集後云：吟情頻死不能休，自較唐賢讓一籌。讀到南劍最後卷，人間才士盡低頭等篇，皆極有致。其自序有云：予於戊寅年始與族姪平仲訂交，因得識阜菴先生，精稍寄意於詩，隨作而隨棄之，無意收拾也。自戊戌夏，移家南村，耳目較閒適，又喜讀陸劍南吟集，興之所致，輒仿為之，計一二年內，得詩若干首，因彙為一編，蓋存此以證予學詩之由，而阜庵先生獎成之意，平仲導引之功，皆不能忘云云。大抵中呂所為詩，格清麗，無塵俗之氣，亦可稱一時作家也。

烈愍公遺文一卷 民國石印本

明單崇撰。崇字景姚，一字鄭寓，高密人。萬歷己酉科舉人，庚戌進士，歷官山西翼城縣知縣、户部主事、山西清吏司郎中，遷遼東督餉。崇禎甲申，家居城破，不屈，從容就義。清乾隆間賜謚烈愍。是編凡奏疏、序跋、墓誌、傳、説等均有之，而尤以奏疏為多，蓋皆遼東督餉時所上者。崇学殖而博識，誠明其與人以誠，見義如争。初為令，為矢志清白，恥談温飽，遂左增新餉，司以崇薦，因塵懷策命之重，殫心會計之書，嘗自言曰：天平不敢欺天，法馬不敢違法，因著為餉政一書。其督餉遼東時，精明剔釐，吏不能欺，清慎廉潔，一無所取。今觀集中各文，如歷陳遼餉緊急，懇祈速發內帑收拾殘局各疏，痛苦流涕，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凡三上始蒙俞允，糧賴以足，兵賴以安。又有自問一篇，乃督餉時恐有不實不淨之處，臚為五事以自問，蓋以明己之無愧者。書前附崇祀鄉賢節略及張福臻所撰墓誌銘等。按是篇編次亦撰無序，或亦為崇後裔步青搜集族人著作時所錄出者。高密單氏為清代望族，大半由崇以後始發之也。

學靜草廬詩稿不分卷 丁氏抄本

清王寧焯撰。寧焯字熙甫，號直庵，高密人。乾隆己酉進士，授主事，陞員外郎，遷監察御史。是編分集編次，曰在山集，凡古近体詩二百餘首；曰考功集，凡詩一百餘首；曰西臺集，詩亦一百餘首，共詩四百餘首，蓋亦官為一集之例也。寧焯為人精嚴純厚，務實行，官考功，明習律例，吏無敢謁以私。遷侍御，清直有聲，遇事敢言，章奏得大体。始学於李文齡，去文章浮靡。時李懷民兄弟以主客圖倡教百里內，英傑之士多從受律法，寧焯為之冠，與李詒經、單鼎及其弟娗入後四靈之選。其自題詩卷後云：遊者欲得到，飲者欲得醉，到矣乃無奇，醉後作何味。我昔嗜吟咏，搜攬苦腸胃，覶家萬類愁，組心七情緯，煥煥擢天秀，點點耀古瑞，積句能幾何，精神已屢費，時復自搜覽，亦莫可賤貴，役此常不恔，勞心吁可喟。蓋亦自道其学詩甘苦者。大抵寧焯詩樸而腴，淡而永，用力而歸於自然，蕭放之趣，有非他人所可及者也。

尋樂齋詩集不分卷 濰縣丁氏抄本

清卜寧一撰。寧一字中三，號念亭，別號五峯，日照人。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歷官四川驛傳鹽茶道、順天府府丞。是編凡詩四百七十餘首，不分体，亦不編年，當亦係隨得隨錄者。寧一在四川時，衣襆外惟書一笈，時人號為廉鹽司。凡十三載，不矜誉，不避勞，不那移公項，不以自用所需累市廛，不以廉俸外一錢入私囊，詒行為蜀中第一。好為詩，自勝蹟名流，下逮瑣物細故，靡不題詠，各標其妙。如初秋夜坐云：雨霽正新秋，炎蒸薄暮收。涼飇侵幕入，螢火傍檐流。興到頻搜句，思深獨倚樓。誰家吹玉笛，風送過城頭。又懷王衍公云：春雨春風客館間，懷君遠道尺書艱。扶笻曾共尋南浦，抱膝誰同對遠山。舊樹無心花簇簇，新鶯作意語關關。邇來積篋多新句，千里何由寄一刪。等篇，皆極可誦。蓋寧一疾時人以堆垛為典贍，力追古淡，雖貌似淺近，而氣韻自高也。

虎嘯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孫田撰。田字去病，號虎崖，淄川人。明崇禎丙子科舉人。是編凡詩三百七十餘首，分古近体編，計五古二十首、七古七十首、五律六十七首、七律一百一十首、五七絕共一百餘首。書前有孫允滋識語云：伯祖生平離奇倔強，莫可端倪。至其好學攻心，吾黨無有也。其情致類徐文長，疏放類唐子威，而文章豐福，高才落魄，亦略相當云。晚年屏居，只一小妻司汲炊織紝棲息之事，號之曰吾一夫人。登山必與之偕。春遊詩云：暇日尋芳亦偶然，連袂不用說長年。幾經死也未成鬼，縱得生天豈是仙。紅雨未飛桃始放，清風微漾柳如章。也知荊布非兄弟，衰朽何人與往還。其弟七句所云，即指其小妻云云。大抵田為人才鋒駿利，縱橫曼衍，其詩大都乘興即賦，不為嘔心，而斐亹倚迤，在遠近深淺濃淡之間，實亦有其詩格也。又是冊乃其後裔就原稿鈔錄者，魯魚亥豕之訛極多，尚須細加校讐也。

黃梅集不分卷　家抄本

清馬曾壽撰、曾壽字如南、號皂亭、安邱人、監生、是編凡古近體詩二百餘首、不分體、亦不編年、亦隨得隨錄者、前有膠州高鳳翰序、有皂亭以詩來請業、余愛其詠黃梅詩、因以黃梅號之、並名其集、以當弁言、因贈詩云、詠物詩家舊有聲、鷓鴣蝴蝶最知名、今來我愛皂亭叟、更把黃梅贈馬生、又云、漁洋品題信無猜、敢道師門學愛才、千古風流有同調、王黃葉與馬黃梅、蓋鳳翰以康熙辛卯過新城、拜王漁洋畫像、得為私淑門人、濟南王苹有黃葉林中自看書之句、漁洋賞之、名以王黃葉、王由是知名、鳳翰以黃梅贈曾壽、比於各有賞音者也、今觀集中諸詩、如對月獨酌五古一首、秀骨天成、寄情超脫、非心耳淺薄者所能裁、蓋其詩宗盛唐、更出入香山劍南之間、故亦自有其風格也、而氏後裔式微、此亦濰縣丁錫田自其家購得者、高鳳翰一序、亦足為一時詩人佳話矣、

訥齋詩抄不分卷　家抄本

清張廷叙撰、廷叙字惇夫、號訥齋、淄川人、諸生、是編分集編次、曰香雪園集、凡詩一百十二首、曰城江集、凡詩九十八首、曰棗花集、凡詩六十七首、曰燕石詩集、凡詩一百七十首、曰白軒稿、凡詩八十二首、統計古近體詩五百餘首、歷城周永年嘗謂廷叙性耽奇癖、文藻詼瑰、嘗著竹獻搜粟隱叟、詠句佶聱、鬼者吉咋、求之古人、大類長吉、同邑王培荀鄉園憶舊錄云、廷叙娶仇氏、甚相得、仇氏卒、作哭花詩上下平三十首、大似李義山云云、今觀集中諸作、如五言云、梅花無夏艷、嘉穀不春登、物候有時顯、斯言詎無徵、蹄者棄其翼、蝡者缺其肱、所以鳶魚性、飛躍各有能、蹐促不自適、無乃德未恒、勞勞逐塵塞、多為識者憎等篇、為其集中尤可誦者、大抵廷叙為詩、遠不襲滄溟之貌、近不巧漁洋之清雋、逸哀麗諷諭深婉、實有古風人之遺、而亦可擅妙絕一時者也、

愛日堂集一卷　沂水劉元炘平

清宋澍撰。澍字沛青，號小坡，蘭山縣人。乾隆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歷官刑科給事中，提督陝甘學政。是編計古近體一百廿八首，不分體，亦不編年，蓋亦隨得隨錄者。澍屢充御試同考官，主考陝甘學政，嘗曰：自古名臣多寒素，惟貧而能自立，後來方不為習俗所移。精熟史書，留心經世之學，詩不多作，人亦無知其能詩者，各有所感，信筆而書，類多自抒性靈之作。如集中和清明元韻云：二月邵風紀載揚，清明節到日初長，難憑老去尋芳逕，喜得嘉賓款堂，同病不妨談舊夢，知心翻似過他鄉，北風南雨誰能遣，聊借瓶花鬥綺光。一篇讀之，和平爾雅，不為綺靡浮豔之態，而亦無鉤章棘句之習。蓋澍性情平易，故其詩清真愷切，有一氣呵成之妙，且集中佳句，亦間有前代名流所未到者也。

期生詩草不分卷　宋炘平

清年名世撰。名世字期生，號臨四，櫻棲霞人。雍正癸卯恩科舉人，歷官聊城縣教諭。是篇分集編次，曰吾廬集，凡詩一百二十首；曰倚燕集，凡詩二百十五首；曰遺餘集，亦百餘首，總計四百卅餘首。名世素有古君子之稱，述耆極深醇，詩喜青山，以自然為宗，而又多敦厚之致。張百紋贈以詩有句云：官濟猶是儒風味，今世依然古性情。名世領之，亦殊可窺其性格矣。今觀集中諸詩，如自遣云：誰能逐利名爭，紫意相關覺有情，如此頹垣春也到，無边新草雨初生，掩簾迎吏開樽酒，過舍留賓出苔蔦，聽課村歌四處發，綠楊煙外野人耕。又客感云：不有杯中物，吾生可若何，宦情通夢短，客感上樓多，落日下平楚，寒風催去波，雲中南向雁，定自海边過等。大抵皆溫厚和平，無血脈僨張之狀，然材地稍弱，尚未能頡頏古人也。

留聲集一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維撰、維字宗四、高密人、是編凡雜文七十四篇、行略一篇、其雜文多探討經義、究明性理之言、如謂致知非良知、謂但止憑良知、而平日不由學問以擴充之、卻不能知止、臨時不致吾之知、以格物亦不能得止、故謂但致良知而不必由問學者、病在重末而輕本、又謂明道心要在腔子裏一語、空而無著、若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便是以道為主、視聽言動、斯有管攝、處事接物、斯有主宰云云、皆可謂極有得之言、至行略一篇、乃紀其繼祖妣張氏苦節者、集前有自序云、語云雁過留聲、余年六十有二、幾于望七、杜甫云、人生七十古來稀、余亦六甲已過、恐不久將為過雁、而薪燼火熄、殊可愧焉、爰制此冊、隨心所見、筆而錄之、如雁聲之大小短長、皆所不拘、聊以留之云云、亦殊可以覿其志矣、

忍廬吟草一卷 民國十二年石印本

清單映奎撰、映奎字竹溪、號北海、又號小泉、高密人、諸生、是編凡詩一百七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映奎幼時即好吟咏風雨晦明、一編不輟、嘗從同邑李五星學詩、以主客圖為格、尤得其清奇僻苦一派、好作郊寒島瘦語、如集中書懷云、客舍蕭條夕照斜、捲簾時見雪飛花、多因酒醉偏生感、每到燈昏便憶家、幾樹喬松慵老翰、半籬殘菊吐新葩、雙扉靜掩寒煙裏、竟日無人來一過、又如早起云、隱隱遠鐘動、前山光未析、披衣坐廣庭、萬籟亦復寂、樹上烏正棲、花下露猶滴、對此清我懷、一如寒泉滌、等篇、讀之真可謂逼肖郊島者、濰縣于社序謂其紙窗竹屋、擁鼻作苦吟聲、雖寂水不纖、意泊如也、又與其族人映墀仝裕絡文字詩賦課、披覽其詩、如听雲鶴獨唳、遠笛含秋、又又[illegible]谷蘭幽芳、嶺松晚翠、其詩境然也、又好負笈遠遊、尋山水詰盤桓、訪塵外友、過高人奇士、輒為流連云云、集中與李五星唱酬者甚多、誠所謂一瓣心香不忘其所自者矣、

奉萱草堂詩抄二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為鑾撰、為鑾字伯平、高密人、撰有奉萱草堂文抄、已著錄、此冊為其所著詩集、分體編次、計五古十首、七古七首、五律七十二首、七律四十首、七絕二百九十八首、五言長律一首、總計四百二十八首、為鑾平生殫精經史古文、治經綜群說之美、務當義理、不為望文附麗之說、詩則以餘力為之、以世家學、然用法至密、而氣體孟潔、以和阮烜輝序謂其詩當時學者未能或之先、而尤喜其篤志力學、不第以詩鳴云云、今觀集中所載諸詩、如詠柳影云、如夢如煙萬縷、垂風情老去、繫人思釀來春色、曾三月畫出秋痕又一晴、靡已成塵、獲馥鑑經遺悅尚留絲、一般幽恨何人見、只有亭亭倩女知、又如餞春云、年年花落黯傷神、今日春歸又餞春、春去春來春是主、春風應笑餞春人等篇、類皆意味深長、有言外致、而古體中王貞女吟、去鄉辭違悲懷、及律絕中蒙陰雜詩、哭族兄康泉登州雜詩等篇、或表揚忠烈、或憑弔古蹟、或手足傷情、字一句、類皆自肺腑流出、使人讀之莫不得其性情之真、可謂學人之詩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別集類

介石軒初集不分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立蕙撰、立蕙字平仲、高密人、嘉慶間諸生、是編凡詩一百二十八首、古近體皆有、亦隨意編次者、立蕙好為詩、少從同邑李詒經遊、亦以主客圖為本、頗得高密三李風味、詒經序其集有云、善為詩者為之於身心、而不善為詩者為之於字句、平仲性耽苦吟、自弱冠同予遊、其詩之增進恒月異而歲不同、當其蓄於中而發於外、取之心而注之手、莫不本其生平以自寫其真、雖欲強之不可掩之、不能真可謂為之於身心、不徒為之於字句者云云、今觀集中詩、如落第後詠蟬云、露華凝在腹、豈解作凡聲、抵死不能默、有吟終是清、斷煙林際起、轉日葉邊明、更有誰相賞、寥寥盡此生、又如寂坐云、花竹窗繞舍、幽深一徑通、獨當燈影下、寂坐雨聲中、何物意還寫、當前境亦空、若除方寸地、端合與僧同等篇、讀之類皆幽清刻細、高自標持、不循常格、實亦一時作手也、

蔚村吟草不分卷 高密鄭氏抄本

清單尉然撰、尉然字蔚村、高密人、諸生、是編凡古近體詩二百十首、亦係隨得隨餘、不為分體編次者、尉然為中呂子、為詩稟承家法、而才過于其父、其落花詩、有閒庭轉眼紅成海、畫閣推窗綠到天、及雙絕詩有賸餘一對鴛鴦枕、地老天荒解不開、等句、最為當時人所稱道、是冊為其族孫步青所搜得者、蓋尉然故後、門戶衰微、寥落殆盡、無復有保存手澤者、高密鄭氏、得尉然詩、及其父延綠山房詩抄、什襲珍藏、視若珊瑚拱璧、祕不示人、步青因鄭鑑之介、婉轉借得、重為抄錄、擬付梓人、用廣流傳者、今觀集中諸詩、如哭芳坪詩、雙絕詞、錄哭舅氏墓等詩、類皆無飾詞、無曲筆、意有所觸、信手而書、其字裏行間、似皆食有淚痕、而次小倉山房春柳云、腰肢扶起尚輕柔、徙倚橋邊與陌頭、作絮終須隨水去、有情祇是替人愁、輕塵細雨長亭路、畫箔斜陽少歸樓、一樣風光千種恨、烏啼月落總難休、一首、尤為可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春橋遺詩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永安撰、永安字春橋、高密人、是編為其族姪步青所選錄者、共詩一百八十餘首、古近體均有之、永安賦性淡泊、絕意仕進、終日兀坐一室、掃地焚香、臨書之餘、惟事吟詠、綜其自定之詩、不下千首、歿後貧不能梓、遂至散佚、步青於其同邑傅晃庭手搜得藁本、因為選出八十餘首、付諸石印、並為序云、吾邑詩學盛於三李、繼之者以王然甫李卓庵為最著、然甫雄才古筆、惜享年不永、幾成絕學、卓庵則沈思厚力、老而耽吟、一時暴蕨聯翩結為詩社、其所以紹先賢而迪後進者、厥功甚偉、最後辦香卓庵者、又有二人、曰竹客、與春橋、竹客及於親炙、春橋之詩律、皆竹客以聞於師傅者、遞相告語、是亦卓庵之徒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聞友人欲學詩書以相贈云、未具真性情、安知此道難、聞君篤幽靜、索句入酸寒、研慮精窒竭、放懷天地寬、臨流一舒嘯、古鶴下雲端、又雨中作云、苔痕潑翠遍階墀、室裊茶煙細雨時、睡起軒窗無一事、芭蕉聲裏自吟詩、等篇、類皆清真雅正、殊可上追三李也、

嗟來草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翥撰、翥字翼民、高密人、光緒間諸生、是集凡詩六十五首、古近體均有之、然以七律爲獨多、翥以績學老於明經、家貧好吟詠、其詩冲淡閒雅、情味淵永、有魏晉遺風、如集中懷賦可園東武云、臨風把酒憶超然、蘇子臺高隱暮烟、繞閣山川幾百里、懷人風雨倏三年、清濰日落君擔看、古洞雲歸我拍肩、回想西窗聯榻臥、挑燈同話五更天、又感懷云、筆墨老生涯、端應兩鬢華、終無能應世、漸不欲離家、送客人初去、吟詩日又斜、閒中容易晚、幾樹亂啼鴉、等真可謂冲淡閒雅者、而訓姪古體一首、長幾六百餘言、痛切陳辭、績之生感、族叔步青有序云、翼民余族姪也、然年與先君埒、又同游、余謹以先生禮之、交好有年、故知之甚悉、其爲詩、理足情真、於雕刻萬物中、亦頗具風骨、今檢其遺篋、選錄若干首、披讀一過、如听山陽笛聲、凄然淚下云云、步青之言亦絕非阿其所好者也、

秋菊園詩抄一卷續抄一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單步青撰、步青字延雲、又字釋庭、高密人、光緒十七年辛卯科舉人、是篇凡古近體詩一百十五首、續抄則僅廿四首、總計一百三十九首、蓋皆自爲選錄而成者、步青中鄉舉後、筮仕大梁、終以不偕于俗、未得展其抱負、其後歸里、乃益肆力于詩、濰縣郭恩賡序、謂步青爲詩、意其懷才不遇、或者感慨悲歌、藉以自鳴其不平、即卷中所載、則皆和平敦厚之音、或篤懷孝弟、或感念友朋、尤令人讀之心折、即寫景之作、亦復寄託遙深、言之有物、於以知君之涵養功深、凡有吟詠、悉出性情之正、可興可觀、猶有三百篇之遺意云云、步青自序亦謂其最長于情、情蓄於中、每磅礴鬱積、而不能自己、則不禁託之吟詠、以宣洩胸中之壘塊、又謂余詩、雖守古人之定律、而不襲古人之陳迹、故醞釀于古人之詩、以自寫其情云云、大抵步青詩天籟自鳴、不假琢飾、不分體派、蓋亦抒自具之性情者、且冊中所載、皆弔古懷人、即事感物諸作、爲宦十餘年、凡賀章祝辭之近頌禱者無之、是其可謂無狥于外、而動於不自知、出於不容己者矣、

友仁詩抄不分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顯壽撰。顯壽字友仁，高密人，諸生。是編凡詩一百三十首，亦其族人步青搜集其族詩文而得之者。集中大半為五律，七律則僅數首，古體、絶句，悉皆無之。今觀其集，顯壽亦所謂窮愁而工詩者，如閒居即事云：敵盧耽靜業，僻處久離羣。城隔對門寺，窗横度嶺雲。二三年有病，五十歲無聞。就此延幽賞，何須人共欣。又如自題詩卷云：晚年無所好，生趣託於詩。山月調琴後，松風唳鶴時。靜參僧氣味，默想古襟期。似此成何用，空教鬢有絲等篇，皆可窺其心志。

故其自序有云：自絶意制科，家居無事，輒效冥搜，奈才薄意短，諷喻無多，其一種僻澀寒苦之音，祇令人忽忽欲係頹，哀者不能使樂，亦猶樂者不能使哀，賦性然也。秋憚抱樹，風露悽淒，亦聊以抒其胸臆云云。按單氏為高密望族，清代以來，類多聞人，其後又得三李倡導，為詩者多趨趙張賈島一派，顯壽之詩，亦受其影響者也。

新甫吟草一卷 民國石印本

清單蔭堂撰。蔭堂字紹亭，高密人，光緒八年壬午科舉人，歷官博平、新泰訓導。是編凡詩六十三首，類多詠史七律之作。集前有張沛恩新甫吟草記，敘述頗詳。蓋蔭堂喜談史，每論前朝忠節士，義氣見屑宇，至權姦誤國，則皆裂髮指，若目其狀，身其禍者。而歷代興亡之故，又能鑿鑿原其所以然，不談詩。光緒戊戌後，上下紛更，蔭堂悲慈憤激，纏綿菀結于中者，始於詩發之。今集中所載，計有詠史二首，詠史四十一首，史事雜詠十七首，大半於史事有關之什。是

冊原稿藏未雯臣處，因單步青搜集族人詩文，而求得者。張沛恩序有曰：詩或論人，或指事，要皆不出乎史。至先生有感而發，能使後人資以論世，庶幾乎詩史者，固不係乎此焉。幸有三古作之慷，當以慨讀之，猶略可想見。其題曰新甫者，蓋以地紀年之意云云。按蔭堂曾助修山東通志，商榷極多，至今為人所稱頌云。此冊雖寥寥無多，亦足以存其人矣。

香谷詩草不分卷 清抄本

清單蔭蔭撰。蔭蔭字慧圃，高密人，諸生。是編乃其子蘭皋搜集𢿱佚者，全編共一百七十一首，不分體，亦不編年，蓋亦係隨得隨錄者。民國十年後，族弟步青慮其族詩文之久而且佚也，謀槧而梓之。蘭皋特此卷示步青，並曰：先子生平無雜好，凡有所感觸，則託之吟詩，以抒其情。晚年屏絕人事，尤專力於詩，寢饋枕藉，直與性命為緣。每謂吾自顧無可傳者，惟此數十年心血，不欲其寂寂湮沒，因請步青為之訂定。今觀集中諸什，類皆篤愛兄弟，繾念友生，賦性真淳，最為近古。即詠物即事諸什，亦莫不觸景而生情，緣情以寓義。如早春書懷云：事到難圖漫自傷，聊將春色伏徜徉。嘶無利刃剖窮骨，謬託清流滌濁腸。一退步間皆樂地，三傾盞後即仙鄉。莫嫌幽僻難消遣，砌草庭花漸吐芳。等篇，皆極可誦。步青序其集，謂一吟終牖下，抱膝長吟，老而不倦，故其詩愈窮愈工，與年俱進。揆之唐人主客圖中，清真雅正，足入水部之室，且天籟自鳴，寄託遙深，彼徒事格律聲調者，實非可同年而語云云。實非阿諛之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集部 別集類

季懷遺詩一卷 石印本

清單昭瑾撰。昭瑾字季懷，高密人。同治十二年癸酉科舉人，以大挑知縣，分發福建，權武平歲餘，即辭歸，掌教通德書院。是編凡詩百四十二首，以五七律為最多。昭瑾少負文名，落拓不遇，其兩寓次閩垣時，年已五十，又十年始得權篆武平。族弟步青序其集，謂其在閩時，瘴雨蠻煙，家山萬里，甫登仕版，宦海茫茫，一種清苦況味，撐腸拄腹，蓄積日久，悉於詩焉洩之。歸里後，宦囊蕭然，返我敝廬，家無中產，猶復閉門卻掃，日手一編，興之所至，情之所怡，抱膝孤吟，落落寡合。推其作詩之意，本以涵泳性情，不斷斷問世，如先生者，宰官現，罷蓬蒿識仲蔚之居，隱士歸來，松菊存淵明之徑。後之誦詩論世者，亦可想見高躅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試用期滿有感云：六十猶試用，見用果何年。歲己週花甲，名其類石田。壺冰雖有志，宦海苦無邊。但得風濤息，歸帆定早懸。又中秋月夜感懷云：月到中秋分外明，團圓萬戶動歡聲。多情更有多情處，直伴離人到五更等篇，讀之覺其秋風蓴鱸之感，時時流露于行間字裏也。

半僧居士遺集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石印本

清單父琴撰。父琴字友鶴，高密人。順治八年辛卯科舉人。是編編次無序，有爲學要語，有曲詞，有序跋，有傳紀，有彈詞等，皆係隨得隨錄，毫無次序。然其要語中，於破除迷信、靜坐無求、不亦(首)進、即無所成等處，反覆(複)陳詞，於世俗痛下鍼砭。而孝友社序、長生解等篇，亦絕非老生常談者可比。父琴學務躬行，其鄉咸以有道推之。與翰宛(苑)掃(歸)徽、南窗、嘯東皋不與世接，蓋其樂天知命，淵源於道德者甚深也。陳淳題詞云：余以同年友時陪杖履，每見渾渾浩浩，挹不能盡，及見其著述，上述先世，下啟後昆，莊固不肆，偕亦不謔，根極天命之微，而逸情雲上，翛然自遠，乃益歎渾渾浩浩者積之誠厚，非尋常文士一望輒盡也。其庶幾古之立言者耶云云。是集乃父琴歿後，其子偶齋彙集成帙，戴(藏)於家，歷有年所。直至民國十五年，裔孫步青始爲授梓傳世焉。

心湖隨意草不分卷　清道光抄本

清單仝裕撰。仝裕字耕餘，高密人。道光間諸生。是編凡詩二百餘首，以五七律爲最多，古體則間有之而已。仝裕性豪爽，曠達不羈，嗜酒好辯，弱冠爲諸生，即喜吟詠。爲詩無所專承，興到則作，以己之意匠，協古人之法律。屢試不售，益自勵於詩，嘗與其兄映墉、映奎結文字課，以詩賦相切劘。映墉序其集，謂其暇輒驢遊，夜僧吟侶，徘徊於叢祠林薄間，攜榼挈瓶，不盡興不返。嘗慕江南山水之勝，遂作廣陵、虎阜、九峯、三泖之遊，縱性姿探，窮極幽邈。買櫂抵杭，尋蘇小之故邱，訪孤山之遺跡，扁舟湖上，浪跡月餘，江山神助，得句彌工，囊空猶戀戀不忍去。每欲結廬放鶴亭畔，嘗舫杜若洲邊，載筆牀釣具，爲浮家之計，而志願未遂，跡往心留，故自號心湖云云。今觀集中諸詩，如客中云：秋風秋雨客江城，旅夜蕭條伴短檠，雲外孤鴻游子恨，天涯芳草故人情。遺懷賸有(詩)文癖，失意還輕世俗榮，濁酒沽來須盡醉，當頭又見月華明等篇，皆極有蕭閒意遠之致也。

河干吟不分卷 家抄本

清單枚傳撰。枚傳字吉臣，高密人，諸生。是編計一百五十二首，皆近體，而以五律為最多。枚傳居膠河北岸，家徒四壁，至於爨煙不續，豎褐不完，而安之若素，漠然不加休戚於其心，終其世與物相接，曾無疾言遽色，而取與之間，介石貞操，一介不苟，其行誼之高潔如此。生平酷嗜篆刻，鐵筆之工，動有古趣，每摹高鳳翰印文，豐神逼肖。其其所為詩，清奇僻苦，正於郊寒島瘦處，自全其天，是由所賦之性，與所遺之情使然。今觀集中諸詩，述懷云：世情久不問，所好是清閒，就此為長策，探林且閉關，詩吟新觸境，畫仿舊遊山，任有難堪處，達觀亦解顏。又如晚望云：晚來天氣好，緩步出柴扉，遠屋炊煙起，高林亂葉飛，虫聲吟野岸，雁影度斜暉，此際情何限，高歌向翠微等篇，其幽然自得之趣，時時流露於字裏行間。族姪步青序云：先生少壯時，與余同學最久，其後倦游歸來，再覩道範，而先生老矣，及病殁，思如三李之傳書田者，以傳先生，因搜得遺詩，選錄成帙，用垂不朽，而表其安貧樂道之志，蓋傳其詩，取以重其品云云。步青所云，誠枚傳之篤論也。

河圖緯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相傳前漢有河圖九篇、洛書六篇，云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別有三十篇，云自初起至於孔子九聖之增演，以廣其意。今各書俱亡，所言如何，不可備悉。輯本河圖緯有五十三條，篇名凡十五種，即河圖秘徵、河圖帝通紀、河圖著命、河圖說徵、河圖考靈曜、河圖真鉤、河圖提劉、河圖會昌符、河圖天靈、河圖要元、河圖叶光紀、河圖緯象、河圖皇參持、河圖闓苞授、河圖赤伏符是也。諸篇之名，間有大同小異者，或為重複所致。然各篇所存者不過三數條，不足資以比較參驗矣。惟河圖赤伏符預言東漢之興，若合符契，遂使光武深信不疑，復以宣示臣下，以讖緯之書釋經理事，有稱引其說者則獎進之，非難者則貶黜之，此東漢內學之所以盛也。竊意讖緯之書雖預言後事，而其原始文字未必言之歷歷如後世所覩也。蓋以模稜兩可之語為多，而各代崛起之英雄、成事之帝王，往往擇其似己者加以修正，以使其確指己事，而自他人視之，遂覺其預知後事，恍如目覩矣。李密之隋氏三十六年而滅，王世充之丈夫持一竿驅羊，皆出於其初起之時，為他人所不見，則由己手造成明甚。然則李通之劉氏復起，李氏為輔，亦此道也。惟河圖亦

伏符之文未必出於光武之時竊疑為劉歆所偽造也蓋漢自哀帝以後符命之說甚盛歆亦效尤竊幸萬一然遲以己名載之書策則必見疑於人故以劉秀之名載之書中而已後更名以應之其作偽之跡遂淹沒而不可尋矣及至王莽之末群雄並起讖之文又加修正故東漢之初河圖赤伏符當有二本一為光武即皇帝位祝文所引即載有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之文者是也此本當為先出者因其文尚有模稜兩可之味也一為彊華自關中携來者即載有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之文者是也此本當為後出者因其文頗確切且自建平元年更名至是凡二十八年文中四七之際蓋隱指其事也後人不知其故乃彊以自高祖至光武初起之二百二十八年當之是則穿鑿附會強作解事歟且笑人地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河圖稽命徵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十九條鄭氏釋其作書之意曰稽察也命搆運也徵考其象驗以事也今以此殘缺之文察之其言蓋可信也書中歷舉伏羲神農黃帝朱宣（即少顥）顓頊帝堯帝舜帝禹成湯文王秦政項羽劉季諸人或生感神靈之異或狀具奇特之表既具神識復有異能皆稱母而不稱父與後人之習性迥殊此蓋雜集自上古以來之傳說粉飾而成者也各人之一生皆必有詳密之文字以叙之觀於輯本中引黃帝五十年之事可見一斑惜今不可詳考矣輯本中又引有帝劉即位百七十年太陰在庚辰江充詭其變天鳴地拆之文考江充之事在征和二年上去高祖之入秦凡百十七年則本文所云七十年當即十七年之誤倒又是年乃庚寅而非庚辰則辰字亦誤可知此種零落不全之文字無人注意已久以致日趨傳訛也

河圖聖洽符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立名蓋取聖德洽於天下之意輯本凡六十條皆取自開元占經然占經本為星占而作故所引者大率皆有關星占之事其他則非範圍以內之事聖洽之意當觀全書始可得見今觀輯本則似專輯星占之書奭輯本所載尤以星辰變易之事為多一曰五星干犯其星有五即辰星（即水星）太白（即金星）熒惑（即火星）歲星（即木星）填星（即土星）是也或守一宮久留不去或離正道犯及他宮如歲星守畢口歲星犯參之類是也二曰客星干犯即一星座忽發現一明星旋又不見是星在天文學中屬於變星一類如客星犯昴客星犯守輿鬼之類是也三曰流星干犯如流星突犯左角流星犯昴之類是流星有犯無守者蓋其時甚暫也四曰各星之變易如參離衡西軫星出次或變色皆是也惟日月占之事較少蓋占經對此多引他書之故未必本書略於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遁甲開山圖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隋志五行類有遁甲開山圖三卷注云榮氏撰又有遁甲開山圖一卷注云梁遁甲開山經圖一卷唐志五行類有遁甲開山圖一卷又有榮氏遁甲開山圖二卷今輯本各條多兼有榮氏注當即榮氏本之佚文也考隋志稱榮氏撰唐志僅稱榮氏不稱其撰或注今就輯本觀之實注而非撰是隋志之誤也竊意當時有無注及有注二本別行雖列目為二而實即一書故書目稱榮氏者之卷數俱多於他本也此蓋後日占驗之書非漢時所出之讖文余按遁甲之法以十干中之乙丙丁為三大奇以戊己庚辛壬癸為六儀而以甲統之以配九宮視其加臨之吉凶以為趨避此法為道教所重故抱朴子引玉鈐經云欲入名山不可不知遁甲之秘術則遁甲與山關係之深可以想見今觀輯本凡五十條或言古之帝王出於何山或山中奇異之物言他事者十無一二則作書之大旨亦大略可覩矣

禮緯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隋志有禮緯三卷下注云鄭玄注亡唐志有宋均注三卷可知唐代禮緯尚存也今輯本僅二十五條簡略特甚作書之意固不可詳知然觀此殘存諸條中所講者概爲古帝王之興起符應以及天子之儀容服色正朔諸事則其大旨亦約畧可覩矣竊意漢之禮經本爲士禮至於天子之禮往往由此上推而得不能通者甚多且又有天子特行之事尤不可以推論而討故劉歆鐵今文家諸儒以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幽冥莫知其原然古文經雖所包較廣而僅具綱領至於周旋進退諸儀仍有詳文規定故漢武帝興公卿諸生議封禪而群儒採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以應以致數年不成故漢武信兒寬之說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由是以觀則漢代之因事實便利而變易增損古代者不知凡幾惟以事於經文不得暢行中說及至緯書出世無所顧忌故漢代禮之真詮符擇必多惜今存殘闕無可詳考矣

禮緯斗威儀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凡十九條除顓頊有三子及黃帝以德行二條乃引自禮緯禮說當刪者外則僅餘十七條矣本書零落如此著作之意自不可備悉孫穀古微書曰禮本于天殺于太一斗中者孝弟之精也故威儀繫以斗神明其說而達之天此蓋就書名詮釋者也今觀殘留諸條中所言者乃帝王霸三者興起之道而側重於王者與孫氏所釋意旨有別即與書名不甚相應也蓋諸書稱引僅舉其綱領而略其威儀細則故有別而實則一體之分也書中言帝王之應運興起亦持五德轉移天人感應之說然與諸家有稍異者嘗謂君應何運而王則天子以如何之感而人民之狀貌亦因之具有如何之特徵故云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日黃中而赤暈月赤明祥風至地生朱草梧桐楸豫章梓爲常生南海輸以文狐駿馬又云其民銳頭此則他家所未言者矣又謂帝王之施七政乃應宮商而法北斗故云五音二少主君臣父子夫婦政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此與他家之以日月五星爲七政者亦異又儒家謂天下之大道五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此則分前五者爲六而以昆弟朋友俱歸於政之

內蓋隱括論語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之意是與玉達道名異而實同也又書中日青中外黃一段引易萌氣樞之語則斯書出世當晚於易緯矣

禮含文嘉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七十九條文獻通考有禮含文嘉稱後人著為兵家占候之說與諸書所引禮緯乖異不合故四庫書置其書於子部術數類存目又據目錄後題詞稱禮含文嘉之名乃宋張師禹所改則後先二書題中偶合雖不免混淆實則亟分亦頗易也緯書含文嘉蓋言天子文治之事原書雖不存然僅就輯本觀之亦可知其範圍所包甚廣也可分為四項言之一帝王之制作如伏羲則八卦燧木取火神農作耒耨是也二帝王之行禮本書雖零落不全然大體尚可見者如土明堂靈臺辟雍以及祫禘巡狩郊祀饗食飲酒服尚歷法之類是也三人倫之紀綱如三綱六紀之類是也四禮器之規定如旌旗旒冕之類是也五禮法之應天蓋以天人感應為原則而論禮法者也如曰五禮修備則五諸侯星正行光明不相浸侵五禾五木應以大豊又曰居喪以禮則惪星應在虛危當是也又本書以虛犧燧人神農為三皇與春秋命歷序以天地人為三皇者異蓋當時諸說並起尚未歸於一定也

禮稽命徵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六十七條。蓋言王者制禮作樂須稽之天命也。但天命不常，故禮制代有增損。增損之事乃一代大典，往往得鬼神之助。故曰：王者制禮作樂，得鬼神之助，則有白玉赤文，像其威儀之狀。又曰：制禮作樂，改損祭器，有鬼神之助，則龜負圖。孔子亦嘗與子張言三代禮制損益之事，蓋亦知禮行之既久，不能無弊，弊生之後，則不得不更易也。今觀輯本增損更易之事有可見者焉。如曰：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此廟制之損益也。又曰：舜以十一月為正，統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高辛氏以十三月為正，尚黑。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少昊氏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又曰：天命以黑，故夏有元圭；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鉤；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此言歷改服色之損益或更易也。然所以改易，皆本諸天之三統，故亦可謂稽諸天命也。本書立言亦取天人感應及五行變化之說，故雖日常行用之禮，亦皆合於五行，與天相應。如曰：王者得禮之制，者澤谷中有朱鳥、白玉、赤蛇、赤龍出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又曰：父子君臣夫婦尊卑有別，鳳皇至，飛翔集於明堂。又曰：視明禮修，麒麟來遊；思睿信立，白虎馴擾；言從文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而明川出龍；貌恭體仁，鳳凰鳴桐。此言上自倫常之道，下至周旋進退之禮，無不與天相應也。然周以文勝，禮文頗詳，故曰文王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迨至孔聖刪述，本諸周禮。漢儒詁傳，意在釋經，其所講論者仍不外周禮之緒餘。故本書雖稱論禮制沿革之事，而仍以引用周禮為多也。

春秋緯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原書著錄於七錄凡三十卷隋志不載唐志有三十八卷今觀輯本各條多由唐人著述之中採輯而來而太平御覽則絕無稱引可斷原書至宋代已絕跡矣輯本之末有宋均注文乃自孝經正義輯來然是文為邢昺等引用劉子玄語非親見春秋緯也玉函山房輯佚書無春秋緯而將諸書引春秋緯之文俱合於元命苞中殊誤漢學堂輯本則兼採春秋緯及春秋說之文蓋以東漢末通稱某經說即某經緯如禮記正義引鄭志稱書說即尚書緯即其一例可知春秋說亦即春秋緯也書凡一百七十七條而引自公羊注疏者凡五十一條引自開元占經者凡一百二十一條故春秋緯原書可由此推知兩點一講經與公羊氏春秋家相表裡故五始七缺三科九旨之條例本書中俱有詮釋之文二中多災異星占之說是乃西漢一代學風使然竊意漢儒講經訓詁名物受自先師代代遵守莫敢更易故各經訓傳多存舊說而孟喜改師法漢帝非之其明證也至其發揮經義獨舒己見則弟子不必同於師故董仲舒推高廟災其弟子呂步舒以為大愚蓋仲舒不此授人而弟子亦不知其為師書也故詁訓之學雖展轉相傳仍合於古不容有異而講論古書發明經義則因時而異在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漢一代天算星占之學研究甚盛故各經生多採以釋經且春秋中記叙災異之事甚多尤足為講災異者所依據然當時一般天算學識實不堪解釋複雜之天象且春秋中片段記載亦不易詳為說明其必流入迷信之途者勢使然也故至哀平之間讖緯之書出世實為集此類言語大成之書雖荒誕淺陋見輕後世然究為代表一時代風尚之作亦不可偏廢也

春秋元命苞二卷 玉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凡五百三十八條為讖緯書類殘留之最多者蓋是等書籍盛行東漢魏晉以還世有焚禁迨至隋室懸法尤嚴故其學浸微陸續散佚然類書及書注之中時見稱引祥光片羽尚有可見惟七錄之中無春秋元命苞之名但有春秋包命二卷鄭樵通志所載同未知是否即此書然觀本書輯自太平御覽者凡百十一條可證宋代尚存也馬氏搜羅允稱畢至然以各書所引春秋緯春秋說詁語俱濫行引入則不免有抉擇不嚴之憾矣書中詮釋文字各條率皆鄙俚可哂如釋水

云水之為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為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起一也釋地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乙者為地俱甚淺薄似非高識所為又釋日云日之為言實也節也含一開度立節使物咸別故謂之日言陽布散合如一故其立字四合共一者為日他如兩口御士為喜屈中挾乙而起者為史八推十為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曰者口合共一仁者情志好生人故其為人以仁其立字二人為仁又如罔言為詈刀詈為罰廷尉立字士垂一人詰屈折著為廷示戴

尸首以寸者為尉言寸度治法數之分惟稽於十舍則法有分故為尉示與口寸又云刑字從刀從井井以飲人人入井爭水陷於泉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慎以全命也故從刀從井也此皆不明字之本義強為解說思入非非與許慎所謂持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斗之說者不相謀而相類後人若視之過高譔在深處推究則反轉入迷途矣書中又多天文歷算之言可與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等互相印證蓋觀象授時漢朝所重測候推步日見精密學者耳熏目染自不覺著其說於書惟講經之人意本不在天算僅借數理以闡明人事而已故曰歲

必十二故人頭長一尺二寸陽立於五故頞博五寸天有攝提人目似之陽立於二故眉長二寸陽立於三故舌在口中長三寸指五者法五行陰極於八故人旁八幹長八寸心者火之精火成於五故人心長五寸以人間事物盡歸之數理之中乃漢儒講學之特殊風尚蓋當時天算學進步有以促成之也惟輯書之人乏天算學識常將相類之言隔離異處殊不便於讀者如立歲置閏冬至之文置於卷一之首而日徑及日行度諸文則置之卷二皆是也且採摭之時亦時有去取失當之事如後漢書律歷志原文載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即

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輯本乃將元命苞以下之文盡行採入不知所謂天地開闢獲麟中者乃指二百七十六萬歲也百一十四歲者指四分庚申元後至甲寅元之歲也皆非元命苞之文可以知輯者之陋讀者時以原書參校庶不致訛誤相因矣

春秋演孔圖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顧名思義即可知為推演孔子之事而作七錄不載蓋亡佚已久書中記荒誕不經之事頗多舊為諸類書所徵引故今黃輯本尚得有九十八條也書中論及春秋頗與公羊氏之說相表裏故曰文宣成襄所聞之世乃公羊三世之說又曰公羊全孔經明出於公羊氏後學之口書又旁通於齊詩之說故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申即申培傳魯詩者五際六情為講齊詩者所津津樂道而魯詩則不講故言詩道絕於申公也齊詩公羊本皆出於齊故其傳說源出於一大致相同與魯人之說則迥異也書中言孔子之事大意謂孔子感黑帝精而生為漢代制法故曰孔提命作應法為赤制書蓋出於西漢之末故雖為公羊家言而又襲劉歆之說謂周為木德蒼帝之子漢為火德赤帝之子漢運代周而不代秦麟木精故獲麟為周滅漢興之象而孔子當此際為新王立法也然讖緯之書本藏內府外不得見故歷代帝王皆竄合己事加以修正以取重於人光武以圖讖興尊信尤篤故欲廣行增飾後漢書尹敏傳謂臣見前人增益圖書桓譚傳謂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蓋光武之所為已為臣下所洞悉特不

敢迎讖其非以取罪辜故僅以他人為言耳今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演孔圖尚有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荊州赤帝後次代周隱指光武起於南陽之事蓋即當時所修正者也至獻帝紀贊注所引劉四百歲之際褒漢王輔皇王以期有名不就則所言之事愈後當出於曹氏父子之手矣

春秋潛潭巴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一百六十二條此書之命名頗為詭異意義難曉孫穀古微書曰潛潭者水之沈深也巴又水之屈曲也蜀江學巴字而流蓋甚遠也撰名若此弔詭之甚考此書所言以占驗之事為多蓋作者意在發揮天道之精微使王者得以依之考驗人事也全書主張以天人感應為中心謂天之與人呼吸相通無感不應人事紛紛於下而天象則朗朗於上有似鑑之照物無能隱形故人事繁複不易一一考驗而由天象推之則可一覽無遺惟貴在得其道耳君主得其道則可以考驗行政之得失行政得則有禎祥故曰君德應陽則醴泉出焉又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蓂脯生於庖廚行政失則有災異故曰災之為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為言怪也先發感動之也又曰為國家者亂五行之度失五常之性則填星為動而地震失地震則陰類應之人心恐懼當為寇至臣專女橫其災大喪而社稷憂也然似此隨事觀察殊嫌煩瑣原書必不若是當有綱領可尋輯本惟日蝕及星象之觀察略有系統可尋關於日蝕之日自甲子日至癸亥所引偶備（惟漢學堂輯本誤丙辰為丙寅丙玉函山房輯本又誤丁巳為丁亥）是乃手民之誤關於星象之敘述二十八宿雖僅引十一然所言頗詳

其他各星則僅一二語而已蓋與其他諸事俱已零落不全已

春秋握誠圖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僅存十一條斷錦零紈弗堪補綴著作之旨已難詳知今僅就握誠二字尋繹之蓋誠者天之道王者所握書以握誠立名別所言者當亦天人感應之事而以王者之動作為為中心也故曰孔子作春秋陳天人之際記異考符又曰劉媼夢赤鳥如龍戲己生執嘉執嘉妻含始游雒池赤珠上刻曰玉英吞此者為王客以其年生劉季為漢皇此可以見作者稱頌漢室之意矣然輯本中亦有誤引者如孫登江表傳條古書引者皆稱保乾圖不稱握誠圖此本僅據古微書濫行收入而不復考古微書之所依據則不免以訛傳訛矣又如輯自隋書律曆志者云晉受錄之期當魏終之紀得乘三十五以為鄴應六百七十六以為章不知此乃宋景業依握誠圖所推定之語而非握誠圖之原文如是亦輯者昧於曆法因以誤引之故也

春秋合誠圖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書凡一百條多敘古帝王之事如伏羲黃帝帝堯蒼帝赤帝等皆有特異之儀表處處與天相應蓋亦持天人感應之說者也然與握誠圖略有區別因握誠圖所言者為帝王之動作云為與天地呼吸相通而此則言先王施政之大綱皆取則於天甚至面之豐瘦髮之長短亦俱合於天象故曰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曰天文地理各有所主北斗有七星天子有七政也其取法於天之道有二一曰取其數言為政之道當取法數理之變化也如曰至道不遠三五而反又曰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二曰取其象蓋當時天文學已有進步學者皆言某星主某事作者附會其意遂謂帝王之道取則於是故曰織女天女也主瓜菓收藏珍寶以保神明成衣立紀故齊成文繡應天道又曰河鼓備關梁設難距故金聲無口以音守關遠知近違志意此本以人事釋天象而緯書作者反謂人事取則於天象矣至於輯本各條之採集亦間有訛誤如採自太平御覽者有云主建廷平主平天下之獄事若今廷尉之象其前不言星名意義便不可曉今取太平御覽察之蓋所言者平星也因於引論語讖時言之故於引合誠圖時略去輯書時理當補入即不然亦當將此星名附注於後而終不免苟且事可知輯者之闇於天文學識且輕視緯書矣

春秋漢含孳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 七錄不載原書蓋亡佚已久各書注及類書中轉引者甚少故今之輯本僅得四十三條也本書蓋亦就春秋言災異感應因而論及漢興起孔子制法之事如云劉季握卯金刀乃明言劉氏之興起強幹弱枝天之道乃影射漢徙豪傑於諸陵之事又云妻怨成無誅制之者則月滿不虧有女妃后似影射趙飛燕之事意此書並出於西漢之末也書中又言漢以魏魏以微則明指漢亡魏興疑其為曹氏父子所增入惟原書已亡上下文如何不可得而知無從考驗矣此書輯本似未經整理者故雖僅四十餘條而譌誤之處現不一如劉季握卯金刀一條有流水神哭祖龍然句然字宜屬下句非本書語今移於上便不可通又如經十四年春西狩獲麟等四條在春秋公羊傳徐彥疏皆引自春秋說今遽指為漢含孳之語亦殊嫌輕率蓋輯者本不深曉緯書而散失之後整理者復漫不經意故譌誤難免也

春秋佐助期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 凡五十三條亦言災異感應之事然與漢含孳內容不同因漢含孳以帝王興起之事為中心而此則以帝王佐命之事為中心也書中多言星宿又言其所主之事俱以人間之官當之如云婁主苑牧神名及方姓台備又云昴主獄事神名敖姓金東趙勝又云參伐主斬刈神名虛畫姓祖及皆是也蕭何為漢代第一佐命功臣故書中言其上應星宿之事頗詳如云漢相蕭何長七尺八寸昴星精生耳三漏月角火形又云漢相蕭何昴星精生於豐通於制度蓋以昴星主獄事而蕭何為漢代制刑法故因而附會也至於漢以許昌亡天下明言東漢之亡似為獻帝時曹氏所增入原書未必有也

春秋運斗樞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此書凡一百六十、、條言天上星辰之部位分別同於地上之各官守故天象之變化可以反映人事之吉凶樞者天上以北斗為中樞故此篇以運斗樞立名也北斗凡七星第一天樞第二璿第三璣第四權第五玉衡第六開陽第七瑤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是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尚書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即指此而言因天人之相感故善知天者可以知人天樞得則景雲出甘露下鳳凰翔鸞鳥集璿星得則醴泉出嘉禾液機星得則狐九尾麒麟生權星得則日月光烏三足禮義修物類合衡星得則麒麟生靈龜躍萬人壽百獸率舞瑤光得則陵出黑芝海出明珠江出大貝朱草生（按開陽乃遺五穀者輯本闕略不言蓋以無人引證之故原書當不致言其六而闕其七也）而人事之臧否亦可天象因之而易故曰王政和平則老人星臨其國萬民壽蒼帝行失則列星滅人主自恣不循古逆天暴物禍起則日蝕故天感人人亦感天此災異之說所以施諸政治而使為政者可以聞言警惕歸於正軌董仲舒京房劉向父子所倡者皆為此道亦即春秋運斗樞之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感精符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共一百五十一條大略可知為天人感應之言惟玩味其文似為規諫大一統之君主而作故其論災異以王者之感應為中心也當春秋紛亂之世各國分治為政良否不一故天之垂象因國因時而異齊晉吳楚不守諸侯之節競行天子之事然天之垂象仍以諸侯視之也惟天子之事感動上蒼其垂象也常涉及全國故曰君明聖天道得正則日月光明五星齊度日明則道正不則政亂故常戒以自勅日食皆象君之進退為盈縮又曰日久不明天子蔽塞主失勢臣擅權又曰王者上感皇天則景星見鸞鳳至下洽於地則嘉禾興醴泉出朱草生德流四表則白雉見麒麟遊其囿此言王者之動作云為皆與天地相應故當戒慎自勵且政治之良否皆昭然顯示於天為政者所當取以為驗者也本書又言帝運之轉移謂蒼帝之始二十八世滅蒼者翼也滅翼者北斗滅北斗者參滅參者虛滅虛者房其中僅蒼帝可知本書謂孔子按錄書合觀五常英人知姬昌為蒼帝精欲知蒼帝所言者乃指周室也自翼以下則不可曉蓋以前之事有史事可憑頗易附會使人觀之了然以後之事則頗難著手故僅以皇象為言也至於所謂黑孔生為赤制之語則又同於公羊氏為漢制法之說矣

春秋考異郵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言災異及人事相通之道，而以春秋之事實為依據，因其涉及節令之遲早、天象之變化，類書中時有稱引，故書雖早亡，而今黃輯本尚得有一百五十八條也。講論災異本為漢代之特殊學風，董仲舒、京房、劉向父子尤為其中之翹楚，其所陳述俱見於漢書五行志中，各家所推互有出入。本書所言蓋兼採公羊、左氏兩家之說，如漢書五行志載釐公二年十月隕霜不殺草，為嗣君微失秉事之象，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知菽亦不死也。董仲舒以為菽草之強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強臣，以儆見季氏之罰也。本書則曰：魯僖公即位，隕霜不殺草，臣威強也。又曰：定公即位，隕霜不殺菽，菽稼最強，季氏之萌。此同於公羊家者也。至其所言天火曰火、人火曰災，以及陳火之類未當誅絕，天曉其君死灰更然之語，則又同於左氏。蓋左氏紀事頗為詳明，故雖當公羊氏盛行之日，而講論災異亦不得不依以立說也。書中又言天算之事，曰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若依此數求周之度，則當為三六五・二五四六度有奇，其值大於四分、三統，似不及二者之精密也。書中間亦詮釋字義，概本諸陰陽以立說，如言風之為言萌也，其立字蟲動於中者為風；井之為言隱也，隱於地中，其氣反常，直至井水躍；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俱與說文乖異，穿鑿可哂。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保乾圖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七錄有四卷隋唐志皆不載可知久已亡
佚然唐宋書注及類書猶見稱引者或由綴拾於宋齊諸類書
中未必親見原書也七錄不稱宋均注而今觀稱引其書者往
往與宋均注並引則南北朝時或有有注本與無注本之別而
阮氏僅見其無注本耳輯本僅四十五條略知為敘承天時行
曆運受籙之書考其事可斷為東漢初年之作其證有三爲
文選漢高功臣頌注所引云蒼帝七百二十歲而授火按漢代
五德轉移之說張蒼據水德孝武以後復行土德之說彼以五
德之傳從所不勝秦在水德故謂漢據土而克之迨至劉向父
子倡以母傳子說謂周得木漢得火昔共工氏以水德間於木
火與秦同運非其次序故不永然時不施行至光武二年始用
其說觀緯書所言全與相合若保乾圖先已出世則當為眾所
共見向歆不得據為已說藉以矜奇是保乾圖襲向歆而非向
歆襲保乾圖且王莽篡漢自稱以黃代赤又引用春秋之事亦
不言保乾圖之事則是書必出於東漢之初也明矣其證一也
續漢書律曆志所引有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按漢代曆法每
年之長平均為三六五・二五日較實際之年為長就季節言
凡四百年約差三日就月之朔望言凡三百年約生一日之差
而自太初制曆之後已百餘年與實際天象多有不合故有改
制之需要而為保乾圖者故神其說惝恍其詞隱然以改正曆
法為與天命授與氣運轉移有連帶之關係故不自太初數起
而自漢興數起乃有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蓋自漢興至光武
之時已二百餘歲矣其證二也後漢書光武紀及翟酺傳注俱
引有漢賊臣名孫登大形小口長七尺九寸巧用法多技方詩
書不用賢人杜口之文考光武紀建武二年有銅馬等立孫登
為天子之事然孫登之立不及一月似不致為人所重視而緯
書竟能詳載若是是必距此不甚久者東觀漢記載建武六年
天下悉定惟獨公孫述隗囂未平帝猶以餘閒講經發圖讖然
則是文蓋出於建武二年至六年之間乃為公孫述隗囂之徒
而發意謂僭偽之徒終不能成事也其證三也至翟酺之徒遺
忘前代史事轉疑當時之人則不免誤入歧途冥行忘返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說題辭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此書自七錄以來不見著錄蓋其亡佚已久然中多訓詁名物之語頗爲類書所徵引故後世各書注得以轉引者頗多至黃氏蒐輯尚得百十一條也此書雖爲春秋而作實則總論孔子制作之事孔子之大功在垂經典於後世故總論六經曰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教也又分論各經曰易者氣之節含五經宣律歷上經象天下經計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象言變化繫設類跡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詩者天地之精星辰之度人心之操也在事爲詩未發爲謀恬淡爲心思慮爲志故詩之爲言志也禮者所以設容明天地之體也北斗七星有政春秋亦以七等宣化孝經者所以明君父之尊人道人業皆在孝又旁論河洛圖讖之出世故曰河以通乾出天苞雒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可知作者之意實欲借此總論經緯圖讖而歸功於孔子之制作也蓋亦出於公羊學者之手故稱孔子之言曰傳我書者公羊高也其論字義雖不及說文之精核然亦不似元命包之鄙俗可哂如曰天之爲言顛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緯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

名義也又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雲之爲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含陽而起以精運也雖不免詮釋迂曲然頗能自完其說且與說文有相近者此蓋作者處於古文學漸次勃興之時遂不覺之中受其熏染也然亦間有不明字之原始形而僅就隸書望文生訓者如曰唅之爲言口含也又云西米爲粟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斯固出於穿鑿然經學之士不必盡爲小學家讀者勿求備焉可也

春秋文耀鉤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以文耀鉤爲名者意謂春秋之文韜地動天也史記正義引張衡云文曜麗乎天其動者有七日月五星是也雖未知因何而發然頗似文耀鉤銓釋之語也書中多敘星象之事頗易爲治占卜之術者所稱引故今輯本凡三百一十五條而十之七八則輯自開元占經也原書蓋推衍天象與人事交感之道而列舉春秋之事以爲證一如洪範五行傳後世占經之屬稱引其書僅取其占而遺其事故今日觀之恍若專言天象也者其言天象大致與漢代他家之說相合而亦間有異者如其論分野則於九野二十八宿十二次之外別立一北斗七星之說故謂布度定記分州繫象北斗七星主九州又謂華岐以北龍門積石西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illegible]星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兗州青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會稽震澤揚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雲夢九江衡山荊州屬衡星荊州西南至岷山北距鳥鼠梁州屬開陽星外方熊耳以東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搖星史記雖有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東北也之語乃謂斗之所指與此書之言分野無涉周禮保章氏又有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之語正義曰辨九州之地者據北斗而言云所封封域者據二十八星而說云皆有分星者總解九州及諸國也故蓋後日鄭和之語實則北斗與二十八宿之分野乃當日並存之二說也

春秋命歷序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是書之名不見於諸史藝文志及鄭馬經籍略，蓋其亡佚甚早，故篇卷若干亦不復可知。然唐代之文選注、初學記、藝文類聚以及宋代之太平御覽、路史諸書仍見稱引者，是或直接間接綴拾於南北朝諸類書中，未必親見原書也。今黃輯本凡五十七條，馬國翰亦有輯本，則僅三十五條，是更少於黃本矣。蓋馬氏之各種輯佚，生前既未得詳密審訂，歿後又歸散失，一如序中所云，而日後參校之人復輕視緯書，不與增補，甚至同一古微書所載亦時有不採，可知其疏陋特甚。故今以黃本為定。此書乃記自天地開闢以迄漢興帝王傳統之作，原書編例如何不復可知。今據輯本可考得者有二事：一、三皇說之推演。自秦代博士已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緯書作者蓋以泰皇近於渺茫，遂易為人皇，又附以五德，推以數理，自此由虛構而成之三世不復有人致疑矣。二、五帝說之擴大。蓋西漢一代五帝之說不一，其本之月令者則以黃帝、炎帝、太皞、少皞、顓頊為五帝，本之大戴記者則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為緯書者志在成一長期古史，自不得有所遺漏，遂兼採諸說，將各帝俱列於一系統之下，使之前後相承，且傳世若干、為年幾何皆有詳明之記載。他如次民、辰放、柏黃諸氏亦依五德轉移之說，處以當應之運。惜斷錦零紈，所餘無幾，其自各書輯來諸帝王之當世先後次第莫得而明矣。又書出西漢，自與今文說相表裏，而與古文碩反。故詩正義曰：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此亦古文漸興之後命歷序早亡之一因也。

春秋內事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七錄有春秋內事四卷，隋唐志俱不載。今輯本僅得十條（後又附有春秋孔演錄一卷），可知書已久亡，故稱引者少也。此十條之內有五條輯自太平御覽，蓋由李昉等轉引前代類書而來，未必宋時其書尚存也。考此十條所載，泰半論述自天地開闢以來各帝王興作之事，而以五德轉移之說為中心，謂伏羲氏以木德王，始畫八卦；軒轅氏以土德王，始制堂廡；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茭；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為梗。與劉歆五德轉移以母傳子之說相合，可知此亦西漢末年之書也。書中又言天有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居也。十二次即星紀（自斗十二度牽牛以至婺女七度）、玄枵（自婺女八度虛以至危十五度）、娵訾（自危十六度營室東壁以至奎四度）、降婁（自奎五度婁以至胃六度）、大梁（自胃七度昴以至畢十一度）、實沈（自畢十二度觜參以至井十五度）、鶉首（自井十六度鬼以至柳八度）、鶉火（自柳九度星以至張十七度）、鶉尾（自張十八度翼以至軫十一度）、壽星（自軫十二度角亢以至氐四度）、大火（自氐五度房心以至尾九度）、析木（自尾十度箕以至斗十一度）是也。十二分即秦地（井鬼之分野）、魏地（觜參）、周地（柳張）、韓地（角亢）、趙地（昴畢）、燕地（尾箕）、齊地（虛危）、魯地（奎婁）、宋地（房心）、衛地（營室東壁）、楚地（翼軫）、吳地（斗）、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是也。本書既零落不全，語復簡略，故敘漢儒之說於此，以備參焉。

孝經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共二十七條蓋集諸書引孝經緯及孝經說之文而成者也東漢人稱緯書曰說故知孝緯即孝經說前已詳論於春秋緯中茲不贅敘黃氏輯本以諸雜緯如左契右契威嬉拒等合為一孝經緯而以諸書引孝經緯者別為孝經而不以緯字命名似不甚適也書中荒誕無稽之文甚少而以訓釋之語為多如臣者堅也政者正也言不文者指士民也等皆是蓋以與經相比不敢相離甚遠也輯本中亦有當修正者如引周禮馮相氏鄭注一段錄以為疏中之語又引開元占經曰夏時兩日並出讖曰桀無道兩日照夷山亡龍逢誅人民郷郊社虛此明為東引緯讖之語輯者誤合為一也

孝經緯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按隋志緯書類有孝經句命決孝經援神契孝經內事三種復引七錄有孝經雜緯元命包古秘援等十二種今黃氏輯本以句命決援神契及內事圖別行而以其餘總為一孝經緯故內中復分有孝經中契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孝經左右契孝經右秘孝經威嬉拒孝經章句諸名其與古相合與否殊不甚知復因文字零落不全命名之意亦多不可曉如中契左契右契三名自指契命於天地鬼神而言然中左右之分則不可知矣復有孝經契一條引自開元占經余頗疑其為中左右三契脫略而來未必别有一書然以所存者少無從參驗矣孝經右秘之名尚為易知蓋言天人感應之道秘密難曉也孝經威嬉拒中僅有一條輯自御覽吉凶惡鬼之方頗有威拒之意未知其名果自此來否也又有孝經章句不知撰者何人隋唐志亦無其目輯本所載諸條皆言五星占驗事蓋亦緯書之流亞故黃氏合於孝經緯中也

論語讖八卷 弄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凡八卷案梁七錄有論語讖八卷宋均注隋志已亡而唐志有宋均注論語緯十卷卷多於前復題讖曰緯似非舊本宋元以來不著錄蓋亡佚已久矣今馬氏輯本凡一百零九條分為八卷各卷復分為比考讖撰考讖摘輔象摘衰聖陰嬉讖素王受命讖糾滑讖崇爵讖諸名其果為原書諸卷之名與否則不可復知矣余按世以讖緯並論實則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而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前已言之詳矣讖之依附經者僅論語讖一種今依殘缺諸條

以比較參驗此八卷命名之意有可得而知者焉比考讖者蓋上比之三王下考諸當代之意故此卷上論黃帝顓頊堯舜禹湯文武下論孔子同時之人也撰考讖者蓋言孔子博識多聞能聲名遠被且能撰述以佈後世也摘輔象者蓋言王佐之才故曰仲尼為素王顏淵為司徒子路為司空也摘衰聖者蓋言聖道衰微之時故書中載子欲居九夷及西狩獲麟之事也陰嬉讖者言聖人之治陰與天道相通故書常言各星所主之事蓋以之占驗人事也素王受命讖者言孔子亦與一代王者之運相當故亦受天命也糾滑讖者言一國衰亂之由巨盜大猾

之所以起也崇爵讖者蓋言孔門弟子推尊孔子之事也此皆依據論語中一章或一事而發揮故曰論語讖也

聖製詩注合編七十三卷 舊鈔本

不著編者名氏亦不詳時代蓋取清代乾嘉兩朝御製詩注依其性之所近而分類編訂者也高宗值鼎盛之際具非常之才歷年既久吏事優多凡有所遇輒加題詠復自為注釋詳其原委仁宗繼統亦喜吟哦故二帝所成詩章卷帙浩繁注釋之文亦頗宏富是書分門別類集腋成裘共有聖德神功政治禮樂文學地輿物產器用八部聖德部又分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四類皆記有清祖先之家法以及稍後各帝之嘉言懿訓神功部又分開創戡定征伐三類皆記清自開創以來至於乾嘉之武功政治部又分職官庶政蠲賑訓飭四類記各帝發政施令之事而特詳於乾隆一代禮樂部又分大祀中祀或典三類皆記有清一代之禮儀制度或沿前朝故事或由祖先家法或出一時創舉皆頗詳明文學部又分釋經評史典籍書畫四類皆記各帝對於古書之批評書畫之鑑賞以及諸御筆書畫御撰著述而特詳於乾嘉兩代地輿部又分宮院宮苑行宮盛京名山大川河渠祠廟藩部八類皆記皇帝居住及遊玩之所以及名勝古跡之狀況及沿革藩屬各國之風土人情河渠治理之是否得宜其中以高宗所記為最多蓋其年代頗長而遊歷所及之處亦甚廣也物產部又分鳥獸御馬魚木果穀草蔬花石十一類所記多偏於種類奇異或見諸經典足有考證之價值者故分類雖繁而內容不豐也器用部又分為宗器寶器文器武器雜器五類大抵皆藏諸大內者也吾人手此一編則可將乾嘉兩帝八十餘年之經歷與見聞一覽無遺雖文由自敘難免溢美之辭然事皆親歷終勝傳聞之語吾讀聖德部覩其家法之森嚴而各帝復要不忘危憂深慮遠兢兢焉以忘舊制廢騎射專習文墨而效漢俗為慮知有清一代二百餘年中治國大柄始終握持者蓋非偶然也及閱政治部見高宗之自矜明察窺臣下於細微舞弄權術故示人以不測紀曉嵐以校書而見懲張廷玉以言語而獲罪群臣勢必不敢輕言取戾而轉入曚蔽之途故大姦巨憝轉得卵育其

中教匪之釀成實由於此故仁宗平亂之後僅言有司黠胥之罪而不欲禁絕邪教蓋亦知禍亂之因伏脈甚遠也故此書雖由拼合而成傷於簡略然治亂之大較粗具於是且多帝王發自衷心之語故雖有正史在手亦當具此一編以備參考也

樂緯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十八條所存者既寥寥可數而引書之人往往斷章取義且僅取各書通載之事實已足故當遺漏原書意旨之點以致作者之意稽考為艱然僅就此十餘條事实及兩漢間之情形參驗之則著作之時代及人物尚有可知者焉意樂緯之作當在東漢之初較後於他種緯書且出於古文家之手蓋緯書本以配經經數有五則緯數不得有六漢書李尋傳雖有五經六緯之稱然詳考其前後文字皆言天文之事此不得獨言經典蓋所言者乃五帝及六諸侯星非謂經與緯也至後漢張純於建武三十年奏上宜封禪引樂動聲儀之文則樂緯之作當在其前矣蓋當時今文家言五經而古文家則謂六經然樂經無書則言樂不言壽耳故出樂緯以期語有依據此樂緯之必作一也光武篤信讖緯又有制禮作樂之意然樂經不存僅據傳記之文以為興作之資未免遭人輕視故需一與經相配之緯書以饜人望此樂緯之必作二也觀書中吹律定姓之事與白虎通姓名篇相同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一文與大戴禮易本命文相同東夷之樂曰株離一文則與禮明堂位及史記樂書之文大同小異故知其為鈔撮諸書而成之作因當同各書無特殊之事載於其中故諸類書少見稱引其殘缺較多蓋以此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樂緯叶圖徵不分卷 漢學堂輯本

清甘泉黃奭輯凡五十三條明孫瑴古微書釋叶圖徵之義曰樂不叶則不可以徵不可以徵則不可以圖也此論其諧而傳者以成篇余按此說殊嫌牽強考西漢經今文博士言五經而古文家則言六經然樂經無書言與不言等耳故須造樂書以盡其義兩漢之間爲圖籙盛行之時故此際所出之叶圖徵恐仍有取合於圖籙之意也大旨謂音律之道可以上合天象下通人事近明一身遠知四海故能合於圖籙也如書中嘗言天象又敘律曆謂律曆不正則災害出入不常占爲大凶又嘗言五帝之事謂赤帝銳頭黑帝大頭此言天人感應五行影響與他種緯書之言論無異至其言四海之事則依八卦言八方各方主不同之季節具不同之陰陽有不同之田土因以施政不同所用之樂器亦異此則爲樂書所獨具之文也樂之所涉既如是之廣故聖人特重之本書言聖人作樂不以樂娛以觀得失之數故不取備於一人必須八能之士或調陰陽或調五行或調或哀或調律曆或調五音與天地神明合德者則七始八氣終各得其宜也故漢代學者以此與圖籙相合也

樂緯動聲儀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共二十九條約略可知爲樂書聲發動之事聲有緩急之不同故分爲五即宮商角徵羽是也又各以人事當之因人事之差以推樂聲不同之原理故謂宮爲君君者當寬大容眾故聲宏以舒其和情以柔商爲臣臣者當發明君之號令其聲散以明其和溫以斷角爲民民者當約儉不奢僭差故其聲防以約其和清以靜徵爲事事者君子之功既當急就之其事當久流亡故其聲貶以疾其和以平切羽爲物物者不有委聚故其聲散以虛其和散以斷所說大率與樂記相合惟書成於兩漢故中多天文律曆陰陽五行之語吾觀今文尚書歐陽氏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古文尚書則謂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水本書全同歐陽氏說又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語乃公羊家言本書亦與之同必出於今文家之手也又作樂之時往往與詩相和移風易俗之事非詩不明非樂不傳故書中有聲俗事俗之分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事俗者若齊俗奢陳利巫皆是而終以雅頌爲依歸故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也

五經釋要十八卷　京大文科出版謄印

崔適撰。適，吳興人，字觶甫，初受業俞曲園之門，治經本守鄭學，不分今古，後於曲園所得讀康有為之新學偽經考，深為傾倒，稱之曰字字精確，古今無比，自是始專治今文矣。於宣統辛亥三月與錢玄同書有云：康君偽經考作於二十年前，專論經學之真偽，弟向服膺（紀）阮（元）段（玉裁）俞（樾）諸公書，根據確鑿，過於國初諸儒，然管見所及，亦有可駁者，康書則無之，故以為古今無比，若無此書，則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夢中也。故其所著史記探原、春秋復始、論語足徵記以及此書，大率皆引伸康氏之說也。此書本崔氏遺稿，顛倒紛亂，至不可讀，由其弟子錢玄同整理成書，凡十八卷，而崔氏之意始明。大意謂五經皆為劉歆所竄亂顛倒，其所以如此者，以其父向在成帝世刺取春秋災異作洪範五行傳，端緒雖紛，要以譏切世卿，比例王氏為宗旨，歆主翊戴新室，務與父說相反，於是奪孔子之春秋而歸之魯史，自造書序百篇而託諸孔子，外又多造古文經傳，廣樹證據，於詩則有毛氏，於易則有費氏，於禮則有逸禮，於論語孝經亦皆有古文，又造穀梁以為左氏驅除，作爾雅以為古文羽翼，於是偽經之勢不惟壓倒當時，亦且籠罩千古矣。本書凡分三部，卷一為孔子述作五經之大綱，叙孔子述詩書禮易作春秋之本意，因以推重今文，且於康氏所說之謬誤者，亦時為駁正，可以知其態度之公正，且不曲從阿好矣。卷二至卷五為劉歆顛倒五經之條目，分言各經傳授之源流，以證明今文之真、古文之偽，康氏之書嘗有憑臆妄斷之處，而此則考證精詳，不失為一家之言。卷六至卷十八為劉歆顛倒五經之存案，皆舉古文不能通之處，以今文證之。卷六至卷八乃釋書禮詩三經，較為簡略；卷九至十八乃專釋春秋者，引證宏博，考核精詳，蓋今文之全存者僅公羊一傳，治今文者皆以畢生精力赴之，此乃有書可稽之文，與尋證據於斷錄零紈之中者不同，故言之不覺其詳也。然公羊所重本在義理，叙述史事本非所長，欲以此與記載詳明相較，其道甚難，雖不欲穿鑿附會吹毛求疵，亦不可得。如隱三年尹氏卒，公羊謂為譏世卿，左氏則載尹氏為君氏，謂即聲子；宣十年齊崔氏出奔，公羊謂為譏世卿，左氏則謂非其罪，此在文字無大差異，僅就義理而論，似以公羊之義為長，然如公羊謂祭仲出君為行權，以汶陽之田歸之於齊為善晉之義，則殊不如左氏之正。又公羊氏以鄭昭公之後直接厲公，全沒子亹子儀之名，以秦伯罃為繆公而沒康

公之名此皆史文遺漏遠不如左氏之詳明可據而崔氏則斥
斥為之爭論欲以雄辯歷例事實不知春秋僅萬六千言豈能
將各國君主之立卒記載靡遺公羊氏因經立說不敢稍踰範
圍其史事缺略固所當然而後學强欲為之掩飾並謂左氏誤
而此無贅無乃意氣用事乎

經解入門八卷 文化學社印本

章炳麟撰按是書乃章氏早年之作以當時人微言輕恐不見
重於世遂偽託江藩之名至今通行各本仍署江藩編著雖有
見及書中多江藩以後人所發揮義例且全錄張之洞俞樾諸
人之文者亦數處而決其非江氏所作但終不知其出於章氏
之手也是書最初有光緒戊子石印本戊子光緒十四年章氏
方二十二歲也書首有阮元序亦為膺鼎因擘經室文集中不
載此序且此序稱作於道光十二年壬辰銜題協辦大學士兩
廣總督而實則元已於道光六年由兩廣調雲貴也此書共八
卷分題凡五十一卷一各題總論經書之作成及源流內容等
事卷二至卷三各題叙歷代經學之興廢流別等事卷四各題
說經與他學之關係及講經者應注意之事卷五各題論小學
音韻目錄及訓詁考據之學卷六卷七各題論講經之規則卷
八為附選乃經學論文十五篇也此書句錄甚精論多嚴明最
適於初學瀏覽倘能精讀亦可由此升堂入室不愧為經學津
梁故在清末風行最廣也

春秋復始三十八卷 民國七年北大出版部印

崔適撰。適有五經釋要、論語足徵記，已著錄。是書專為闡揚公羊氏之學而作，內容可分五部。卷一為序證，謂公羊傳當正其名曰春秋傳，穀梁氏亦古文學，左邱明不傳春秋，又謂當以春秋為春秋，言春秋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書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可信而可法者筆之，否則削之，左邱明乃三家分晉後人，博採異聞，不擇信否而雜錄之，大失聖人筆削之旨，故公羊氏口說喻乃真傳春秋者也。卷二至卷八為始末類，乃集一人之行狀者，故有五霸、讓國、賢賢、諸侯夫人、內女諸篇。卷九至卷三十六為比例類，乃敘全經之體例，有前人已言者，亦有由崔氏發明者，皆舉經傳之文，各歸其類以證明之。卷三十七為嚴何，謂何休注春秋出自胡母生條例，本七十子之遺說，范書又稱其覃思不闚門十七年，故經注最深造有得，乃亦引讖緯以抵制左氏，雖出於不得已之苦心，然於經旨則誣，故削取之以為嚴何篇。卷三十八為外篇，乃論左傳之失也。其類例有三：一曰鑿空，如文公十八年載十六族四凶，昭公二十九年載劉累，文公十三年載劉氏為士會之後，而襄公二十四年復敘范氏之先世，皆顯然見其為阿附漢室而造也；二曰誤析一事為二事，如成公十二年、襄公十七年俱載晉楚會盟事，二事極相類，且俱在宋，前者復不見春秋，則必為一事之誤分無疑也，又如襄公二十一年有羊舌虎見殺事，昭公二十八年又有楊食我見殺事，一因黨於欒盈，一因黨於祁盈，且俱敘叔向母之先見其由，一事分出，蓋無容疑；三曰互體，如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日知錄曰：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否自二至四有艮象，然夫子未嘗及之，豈先於孔子之周史竟能知漢儒之互體乎。余按崔氏此書固多精確之論，然左氏記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年月分明，首尾完備，乃眾所週知之事，今以一二瑕疵之故，竟謂全書可廢，未免因噎廢食，殊欠公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秋繁露箋註十七卷 乾隆辛巳年刊本

西漢董仲舒著清董天工箋註天工字典齋福建崇安人自稱仲舒之後也先是春秋繁露一書自宋嘉定以迄有明評點者有真西山劉辰翁楊升菴唐荊川孫月峰湯若士諸家而未有箋註其義者仲舒與呂久未能明天工之祖欲為箋註未能成書天工繼其遺志以佐郡餘閑采經據傳搜剔爬梳一句一字必求典切至乾隆庚辰書成遂請沈德潛為之序而刊行焉春秋繁露本公羊家言而箋註之中則常兼引左穀之言以為證是殆於經學之家法未能留意且校勘亦屢以己意為斷未能而不言其版本及出處使於泝源而不便於研精又所論及文句之結構及筆法評點文章之習氣頗重未可謂為研究經學之佳作是書四庫未收或由於此且嘗賴沈德潛之譽揚而後日德潛得罪清室是書亦未能盛行於京師也

齊論語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清歷城馬國翰輯凡六十四條按今之論語篇次分配之尚無二十篇皆有之文字可見今之論語原為漢安昌侯張禹所定禹本從夏侯建受魯學又從王吉庸生受齊學而為說二十一篇則又用古論篇次是兼采三家而以魯為主也經典釋文引新論言古論與齊魯文異者四百餘字又云鄭校周（生烈）之本以齊古正讀凡五十事今以釋文及舊為鄭注殘卷校之得二十七事皆以古校魯而以古為埻未有見齊論與魯古異讀者蓋以魯齊之異者較少而魯古之異者較多之故且三家久已混合其異點無須重提故鄭氏所校特其殘餘有限題者耳輯本之取材有四一治齊學者如董仲舒王吉等所引論語之文二據經典釋文所引與魯異而不言從古者三據經典釋文所引鄭本與今本異者四據各書所引論語之文皆以為齊論蓋以齊論篇次章句頗多於魯論今本既從魯論篇次則所刪除者必為齊論故各書所引佚文亦必為齊論也齊魯二論本多差異今觀輯本各條所差異者率由字形或字音之相近或由於虛字之增減然書籍傳鈔日久每有是種現象發生遑斷為由於齊魯不同所致者未見其可也惟齊論篇次章句之多出魯論者今尚可

見一二前人謂季氏一篇為齊論以他篇皆稱子而此獨稱孔子體例既有不同也今本之末有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一章馬氏確證為齊論其上正作孔子曰亦可為季氏篇之證又舊曰論語多出問王知道二篇今證明王乃玉字之訛且引逸文其詳有功於論語者殊非淺鮮也

春秋公羊文謚例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後漢何休著清歷城馬國翰輯按後漢書儒林傳稱休為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與其師博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故拾遺記謂京師稱休為學海良非虛語今則各書均亡惟公羊解詁僅存文謚例一書見於隋志至唐志雖不載然徐彥為公羊傳疏尚引其書則是唐代猶未亡也輯本僅存七條俱見於公羊注疏卷一然講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已略備且原書亦僅一卷故亡無可考之文當不甚多又宋均注春秋緯謂三科之外別有九旨即時日月王天王天子譏貶絕與何氏頗異其趣蓋綱領各家皆同而其解釋則因派別而異也

春秋三傳異同說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後漢馬融撰清歷城馬國翰輯融有周官傳已著錄按後漢書馬融傳云融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論語孝經詩易三禮尚書等書考三傳異同說一書隋唐志皆不載書蓋亡佚已久觀後書所引馬融之語似融所注意者仍在左氏故輯本二十一條之中大半皆注釋左氏之文而鮮有論及二氏者惟文公十八年春秋經有秦伯罃卒一條輯本有穀梁傳曰秦伯偃之文稱為公羊傳徐彥疏引三家經同異今按穀梁無此文公羊疏亦無此語是輯本之誤也又昭公四年左氏有大雨雹之文輯本由公羊傳疏引三家經同異云穀梁作大雨雪今按徐彥疏乃引賈氏之語是輯本[illegible]誤也吾意原書蓋以左氏為主而參以二氏論其同異惟遺文甚少亦不可詳考矣

五經大義終始論無卷數 附答問九篇 龔定盦全集本

清龔自珍著自珍有春秋答問已著錄是文之作在三十[illegible]歲時乃以漢學方法研討經學之微言大義故言必有證無一字無來歷也按吳昌綬所為定盦先生年譜云二十八歲應恩科會試不售留京師始從武進劉申受禮部(逢祿)受公羊春秋遂大明西京微言大義之學故是篇所述盡以公羊為依歸公羊氏有三世三統之說定盦受其影響講論事理常有三之觀念故謂聖人之道本天人之際臚幽明之序始乎飲食中乎制作終乎聞性與天道是將聖人行道之過程分為三也然此理本不易明故答問九篇之中對於三世之說再三申敘三世者亂世升平世太平之世也論古今有三世以上古為據亂而作以中古為升平之世以春秋當新王至春秋首尾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亦可分為三世即所傳聞世為亂世所聞世為升平之世所見世為太平之世是也洪範八政亦配三世即食貨為據亂而作祀及司徒司寇司空為治升平之事賓師乃文致太平之事故三世之分各施不宜可用之不同之事亦可用之範圍有差之事有如大撓作甲子可用之一日亦可用之一歲也

六經正名不分卷 附答問五篇 定盦全集本

清龔自珍撰自珍有泰誓答問及五經大義終始論已著錄是文則成於四十二歲見黃守恒定盦年譜稿本及吳昌綬定盦先生年譜文之大義宗劉向七略及班固藝文志之說分經部為經傳記群書經者易書詩禮樂春秋是也皆出於孔子之前傳記也者弟子傳其師記其師之言也傳者如春秋之公羊穀梁左氏書之歐陽大小夏侯傳詩之齊魯韓毛傳皆是也記者如大小戴所錄皆是也群書則為與經有關者如易之淮南道訓古五子書之周書七十一篇春秋之楚漢春秋太史公書禮之周官司馬法皆是也論語孝經小學以出於孔子之後不得名為經又不敢列於傳記及群書之中不得不附於六藝之後故劉子政序六藝為九種也余按定盦雖治公羊之學為今文家言而是文則兩方雅取壁壘不嚴既信淹中之出書又信周官左氏蓋仍如調停之論也

解疑論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後漢戴宏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按後漢書吳祐傳戴祐遷膠東侯相時濟北戴宏父為縣丞宏年十六從在丞舍祐每行園常聞諷誦之音奇而厚之亦與為友卒成儒宗知名東夏官至酒泉太守章懷注引濟北先賢傳曰宏字元襄剛縣人也年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宏曰今鄙郡遭明府咸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少以宏為顏回豈聞仲尼有撻顏回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也馬國翰謂不詳何人蓋僅查後漢書之目而未考其內容也此書史志不載何休公羊傳序云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徐彥疏謂此先師戴宏等也按宏居濟北休居任城俱屬兗州二人居地非遠年代亦近則休之稱先師乃因直接受教而非汎稱也今輯本僅有三條一則述公羊源流一則說孔子感世衰而作春秋且為漢制法一則說吳楚異號惟徐彥疏謂戴宏作解疑論而難左氏不得左氏之理不能以正義決之於戴氏之說有所不滿惜其書今不得見未可考驗耳

春秋公羊穀梁傳解詁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晉劉兆撰　清歷城馬國翰輯　晉書儒林傳云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惠王之後也安貧樂道潛心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為讎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為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隋志有春秋公羊穀梁傳十二卷唐志有春秋三傳集解十一卷皆稱兆撰當即全綜之別名今輯本有十條皆訓公穀之義偏於字句之詁训竊謂原書當以左氏為主而以公穀為輔翼今左氏全缺真像如何不可見矣

春秋穀梁傳鄭氏說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東晉鄭嗣撰　清歷城馬國翰輯　嗣彝倫詳其說隋唐志皆不載范氏集解引之凡二十節以范序考之當是寗父汪門生故當時亦有撰著而名不甚著故志佚之也穀梁一書在西漢中葉以後始顯於世其著作之時代又不甚詳今與公羊比較觀之則爭勝之意味頗濃故公羊所未釋之經文此則增加條例詳為詮解而治其學者亦以此為穀梁精義所在而往復討論如春秋莊公二十有一年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公羊無傳穀梁則為開一條例曰婦人弗目也鄭氏說曰弗目謂不目言其地也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薨不書地僖元年傳曰夫人薨不地此言弗目蓋互辭爾定九年得寶玉大弓傳弗目羞也蓋此類也集解同時又引江熙之異說可知當時注意此問題之討論矣又如定公四年庚辰吳入楚公羊於日無釋文穀梁則曰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鄭氏說曰陳器者樂縣也禮諸侯軒縣言吳人壞楚宗廟徙其器樂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者若曰無人也可知日與不日在穀梁子看視之甚義頗為重大也

薄叔元問穀梁義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晉范甯撰。清歷城馬國翰輯。隋志二卷，梁四卷；唐志不著錄。蓋亡佚已久。叔元未詳何人。按輯本之文義推之，知與范同時治穀梁之學者。叔元有所啟問，范隨問逐條答之，仿鄭氏釋廢疾之體例也。然與釋廢疾有異者，因何休以公羊為主，非難穀梁，派別本自不同；而此則同治一經，互相問難，無論如何懸殊，約皆穀梁範圍以內之問題。輯本凡十二節，皆自楊士勛疏中引來，全載問答者四節，其八節皆載范答薄氏語大指，論辨義例。惟莊公二十四年赤歸於曹郭公一節，范氏答語似非原文，蓋誤引楊氏之語也。查穀梁注疏此節疏文宜在注文之後，而誤置於前，致使觀者不易明瞭，遂使馬氏誤引也。又本書之出，世當在范氏集解成書之後。如莊公二十六年薄氏駁曰：此注雖多未足通崇之義，徒引證據何益於此哉？故知薄氏之語乃既見范氏注文而後發，其出於集解之後當無庸疑已。

春秋穀梁傳徐氏注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東晉徐乾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按經典釋文序錄有穀梁傳徐乾注十三卷，下注云：乾字文祚，東莞人，通典云太元中太學博士、安帝時進給事中。隋志云：梁有春秋穀梁傳十三卷，晉給事中徐乾注，亡。唐志復載此書，可知唐時尚存也。今輯本僅七節，而講論書法日與不日之例則有三節，如春秋桓公十年春王正月曹伯終生卒，左氏公羊皆無說，惟穀梁則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其於桓公二年與夷見弒說同。徐乾注云：與夷見弒，恐正卒不明，故復明之。而楊士勛疏又曰：案范氏答薄氏之駁云：曹伯亢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於卒示譏，則傳云正者，謂正治其罪，則與徐解不同，而引其說者，以徐乾之說得通一家，故引之。范意仍與徐意異。他如文公元年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髡；襄公三十年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左氏公羊皆無說，而穀梁氏有之；何休釋公羊僅言忍與不忍之分；徐氏釋穀梁則謂夷夏之分，褒貶之意皆包蘊其中。此可知日與不日之例在徐氏書中最為重視者也。

春秋通例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唐陸希聲撰。清歷城馬國翰輯。希聲，蘇州吳人，博學善屬文，通易、春秋、老子，論著甚多。商州刺史鄭愚表為屬，後去，隱義興。久之，召為右拾遺。時懷當秉權，歲數歉，梁宋尤甚。希聲見州縣刓敝，上言當謹視盜賊。明年，王仙芝反，株蔓數十州，遂不制。擢累歙州刺史。昭宗聞其名，召為給事中，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無所輕重，以太子少師罷。李茂貞等兵犯京師，輿疾避難，卒，贈尚書左僕射，謚曰文。按唐書藝文志有陸希聲之春秋通例三卷及周易傳二卷。春秋通例據程端學春秋本義所引，凡有六節。書之訂名，蓋取三傳中以例說經中互參其義也。輯本所存過少，未易窺其主旨所在，然破意立異之處尚有可見，如隱公二年莒人入向，公羊氏曰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本書則曰克內曰入者，然則吳入州來、於越入吳諸條，何以見州來與吳為內也。

春秋紀事考六冊 清鈔本

清蔣湘南著。湘南，固始人，字子瀟，道光舉人，嘗著有七經樓文鈔。是書以左氏紀事為根據而論春秋之書法，蓋隨覽隨記而未經整理之稿。故書中標題有為春秋中所有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亦有著者所自擬定，如三駕伐鄭之類是。體例不純，難析繹其條理。其題目之排列有前後重複者，如小白入長勺之類是，蓋作者有同題目之文非一時所作，意欲比較參驗，歸為一文而未得也。有題目之下復附以他種題目者，如一盟四盟祭仲忽存亡之類是，蓋作者意中此諸題目之內所包之事皆互相有關，遂欲比較而抽繹其理也。有題目中缺字者，如圍長（脫一葛字）、翬會伐（脫一宋字）之類是，蓋作者意以為足資一己檢閱便利即足，而未為讀者計也。書中雖分十二公，然史事亦有前後倒置者，如隨邸要為定公時事而置於桓公時，國書伐我乃哀公時事亦置於桓公時，皆是也。又其行文帖括氣頗重，與一般經學家相較，殊有遜色也。

樂記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漢劉向校定，清歷城馬國翰輯。按漢書藝文志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採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樂記。其內史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是則漢時樂記有二種也。梁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史記正義云樂記公孫尼子次撰。按公孫尼子時代在前，其書中不得稱竇公，而劉向本中有竇公篇，則是所取有在公孫尼子之外者也。今小戴記中之樂記一篇，乃取自劉向本，合十一篇為一篇也。十一篇之目：即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是也。餘十二篇，其目尚存，即奏樂、樂器、樂作、意始、樂穆、說律、季札、樂道、樂義、昭本、招頌、竇公是也。馬氏謂呂氏春秋有論樂之文八篇，乃樂記之遺，未敢決其必然。而周禮樂師注云：經首在樂記。蔡邕明堂論引樂記曰：武王伐紂，為俘馘於太室。輯本皆不載，似尚有補充之必要也。

孝經傳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周魏文侯撰，清歷城馬國翰輯。文侯事蹟具史記魏世家。其為孝經傳之事，則世家及漢隋唐志皆不載，惟漢志孝經類有雜傳四篇。王應麟曰：蔡邕明堂論引魏文侯孝經傳。蓋雜傳之一也。今輯本四條，除互有詳略當歸併者，僅餘三條。此寥寥三條，頗有玩味之價值。按文侯生當戰國之初，注書作傳之風未盛，豈得有孝經傳行於斯時？茲事未免可疑。竊意戰國時代之學者著書立說，每假他人問答之語以發揮己意，故書中雖為某人之語，而實則作者自道，與某人全不相干。後人誤以書中人名為著書者之名，又以書中情形與當時不合，復從而疑之，甚非當也。故章學誠云：著書之人自託儒家，而述諸侯公子請業質疑，因以所問之人名篇居首，其書不傳，後人誤於標題之名，遂謂文侯所自著也。戰國之書類此者甚多，固不僅文侯一家也。

孝經章句一卷 玉函山房輯本

撰人佚清歷城馬國翰輯是書隋唐志均不載今輯本凡三十四條皆自開元占經輯來馬國翰云其書大旨言五星及列宿占驗事亦緯讖之屬也考隋志注云梁有孝經內事星宿講堂七十二弟子圖一卷又口授圖一卷意此書之佚文歟然余以為占經所引自擇其有關占驗者其全書所包恐不僅此事也然僅此斷錦零紈足資研究者亦復不少如云東壁市也又云婁市又云翼者市也按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與壁婁翼相距皆遠此其與史記諸書不同也文中又云奎府廷也又云畢府廷也軫府廷也此其各部位命名之不定也此諸疑問或由於學說不同或由於引證傳寫之誤今則不可考矣

孝經音訓 十一經音訓本

清楊國楨撰國楨湖北崇陽人字海梁由豫藩晉開府改建大梁書院各郡邑鄉學復依次畢修以甘肅蘭山書院有經訓約編之刻帙不盈尺而萃十一經頗便士林遂郵取是書欲以充學子讀本顧其書非足本注亦簡略未免美中不足乃仿五經旁訓之體補輯完好其各經旁注悉諸家原文不妄增改一字大字附載音切句旁祇著圈點改顏曰十一經音訓孝經音訓乃其中之一種在當時意取便讀無事繁雜故與學者著述深切之研究殆行問世者不同本書正文與普通批點文章之體例無異而其前有孝經輯說引陸德明以下五家之說蓋以備學子參考之用也然朱子之語謂孝經疑非聖人之言多出後人附會當聖經絕對信仰之日對此語理宜駭怪書中應有評語而一不之顧不知諸生倘有詢問何以答之也

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一卷 大正藏本

唐釋冥詳撰冥詳西京僧也當高宗麟德元年玄奘法師示寂會葬之先有旨云故僧玄奘葬日宜遣京城僧尼造幢送至墓所冥詳因為行狀以表法師之事焉按唐代記玄奘法師之事者除行狀外尚有三文一釋道宣之續高僧傳本傳二釋慧立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三劉軻之大遍覺法師塔銘諸說頗有異同慈恩傳未言卒年續高僧傳謂卒年六十五歲塔銘謂卒年六十九歲而行狀則謂卒年六十三歲以余考之以行狀之說為允其證有四續傳行狀皆載武德五年年二十一慈恩傳謂是年年滿二十亦即二十一歲也與六十三歲說正合證一也慈恩傳出遊西域時年二十六歲考廣弘明集二十二引上請御製三藏聖教序表載奘以貞觀元年往遊西域貞觀元年若年二十六歲則寂時正為六十三歲證二也塔銘載年十三出家於洛慈恩傳又載受度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奇之據隋書考之大業十年善果方在東都是時法師十三歲則正與六十三歲說相合證三也法師在高昌上啓有云負笈從師年將二紀名賢勝友備悉諮詢大小乘宗略得披覽望給園而翹足想鷲嶺而載懷是以束裝取路經途荏苒遂到伊吾既因披

續修四庫全書 卷 部

覽大小乘宗而想及靈山遂束裝取路則此處之負笈從師當指出遊之前而為時最近者即北上從慧休道深學事也若依六十三歲說推之則此時正在二十二三歲與年將二紀之言相合證四也蓋行狀之作較早於他文且在衆目觀瞻之地故所叙較為確實也

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二卷 大正藏本

唐釋海雲記雲淨住寺梵字傳教沙门曾從青龍寺東塔院義操阿闍梨傳授金剛界大法此篇乃記金剛頂經及大毗盧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經傳授之次第也大毗盧遮那經乃中天竺善無畏以開元四年自西域由陸路齎來中國應一行阿闍梨之請而譯出者嗣後一行又將傳自善無畏之言解釋此經名之曰疏即通稱為大疏是也此疏之中於善無畏所傳曼荼羅之事加以詳釋即世所稱胎藏界曼荼羅是也金剛頂經乃金剛智齎來中國所譯者也金剛智亦中天竺人過南天竺受摩賴耶國王之保護以開元八年由海道履中土因稱為南天竺人也其所譯之經以金剛頂瑜珈中略出念誦法(四卷)為最著名即金剛頂經也此經原有十萬偈今之所譯僅其一部耳所傳曼荼羅即後世所稱金剛界曼荼羅也在印度原無兩部之稱是種分界始自中國約在不空惠果阿闍梨之時善無畏受阿爛陀寺達摩掬多之傳金剛智在錫蘭受龍樹菩薩後學龍智之傳二人一來自北一來自南邂逅於秦各以其學授不空三藏善無畏雖先來然未開宗立教故漢地密教推金剛智為第一祖不空為第二祖而善無畏不入列祖之數也不空傳

惠果惠傳義操義操傳海雲即本篇記者也文成於太和八年蓋當密教漸就衰落之時矣

冥報記三卷 大正藏本

唐唐臨撰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武德時為萬泉丞縣有輕囚
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
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臨召囚悉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
歸繫所囚等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因是知名高宗時官
至吏部尚書臨服用簡素寬於待物嘗欲弔喪令家童自歸家
取白衫家僮誤將餘衣懼未敢進臨察知之使召謂曰今日氣
逆不宜哀泣向取白衫且止之也又嘗令人煮藥失制潛知其
故謂曰陰晦不宜服藥宜即棄之竟不揚言其過其寬恕如此

又嘗為大理卿高宗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號叫稱冤臨所入者
獨無言帝怪問狀囚曰罪實自犯唐卿所斷既非冤濫所以絕
意耳帝歎息良久曰為獄者不當如此耶是書之作大意言佛
家因果報應之說謂世人所以持無報之說者略有三種一者
自然言故無因果唯當任欲待事而已此蓋持命定之說者也
二者滅盡言死而身滅識無所住身識都盡誰受苦樂以無受
故知無因果蓋范縝神滅論之類也三者無報言見今人有修
道德貧賤則早死或凶惡富貴靈長以是事故知無因果此莊
子盜跖篇之說也本書詳為解釋謂釋氏說報有三種一者現
報於此身中作善惡業即於此身而受報者皆名現報二者生
報謂此身作業不即受之隨業善惡生於諸道皆名生報三者
後報謂過去身作善惡業能得果報應多身受是以現在作業
未便受報或次後生受或五生十生方始受之是皆名後報也
人僅據現報言是以多捍格不能通也書中十九皆引證因
果報應之事其於治獄務令折中而又寬於待物與冥報記之
思想頗有相合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子部

悟空入竺記 大正藏本

唐圓照撰。照姓張氏，京兆藍田人。年方十歲，篤願依西明寺景雲律師，雲亦一方匠手，四部歸心。照當應法，乃受近圓，謹愿執持，如懷寶器。尋究經論，訪問師承。維摩、法華、因明、唯識、涅槃、中觀、華嚴新經，或深入堂皇，或略從染指。仍旁求於儒墨，兼擅美於風騷。洎乎開元中，勅選明德僧參其譯務，照始預焉。照於律道頗有功，多歷代二朝，尤為傑立。累朝應奉，賜紫，充臨壇兩街十望大德，內供奉檢校鴻臚少卿，食封一百戶。此篇乃照所為十力經序也。十力經乃上都章敬寺沙門悟空本名法界，因使罽賓，於中天竺國之所得。空本京兆雲陽人，俗姓車氏，字曰奉朝，以玄宗朝天寶十載辛卯之歲奉使罽賓，癸巳之年方達彼國。使還之日，遘疾不瘳，後遂發心出家，受戒巡禮八塔，至於中天。歷歲既多，發願歸國，先到北庭，至貞元六年始出上京。蓋睽別本土，已經四代，凌霜冒雪，凡四十年。尋禮聖蹤，所經國邑，或以瞻禮，或漸旬時，或經累旬，或盈數月，或住一歲二三四年，或過吉祥，或遭劫賊，安樂時少，憂惱處多，不能宣心，一一縷說。茲述記之。照方續修圖紀，讚述真乘，并修大唐貞元續開元釋教錄，茲附於圖錄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護法論一卷 大正藏本

宋張商英撰。商英，新津人，字天覺，號無盡居士。徽宗大觀中為尚書右僕射。初仕時為主簿，因入僧寺，見藏經梵夾金字齋整，乃怫然曰：吾孔聖之書不如胡人之教人所仰重。夜坐書院中，研墨吮筆，憑紙長吟，中夜不眠。妻向氏呼曰：官人夜深何不睡去？公以前意白之，正以著無佛論。向曰：既是無佛，何論之有？當須著有佛論始得。公疑其言，遂已之。後訪一同列，見佛龕前經卷，乃問曰：此何書也？同列曰：維摩詰所說經。公信手開卷，閱到此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處，嘆曰：胡人之語亦能爾耶？問此經幾卷，曰三卷。因借歸細讀。向曰：讀此經始可著無佛論。公聞而大悟。由是深信佛乘，留心祖道。又常從照覺總禪師、兜率悅禪師訪問，故能深悟禪道。常慮去佛既遠，邪見者多，不知向上之宗，妄有謗訕之語，此護法之論所由作也。本書以闡揚佛教為主，故雖視三教之書猶鼎足之不可缺一，然終以老子與佛淺深不同。又謂孔老設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說教，諸天奉行，不敢違佛。故孔老二家遠不如佛。蓋當宋儒闢佛之時，爭勝之意味，不覺形諸筆墨間也。

寺塔記一卷 大正藏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字柯古齊州臨淄人劍南西川節度文昌之子也以蔭入官為秘書省校書郎研精苦學秘閣書籍披閱皆遍累遷尚書郎咸通初出為江州刺史解印寓居襄陽以閑放自適家多書史用以自娛尤深於佛書所著酉陽雜俎傳於時是書之作乃武宗癸亥三年夏訪問僧人所記也至大中七年自外任歸京當會昌廢法之後寺院殘毀僧衆零落成式回憶舊聞整理故稿次成兩卷然較諸舊日所存已十亡五六矣本書下注云乙丁兩本斷缺知所存者為第一第三兩部也書中所記凡十一寺乃仿洛陽伽藍記之體按宣宗即位左右兩街有寺二十則武宗毀寺其數不僅此數可知也且有名當世之西明弘福開元普光諸寺皆不在十一寺之內故知闕略者甚多學者須以此為基礎而從事蒐羅方可觀其全部之狀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溪大師別傳一卷 續藏經本

佚編者名氏中國已無傳本此乃日本所收有日本僧祖芳書後云昔於東武獲曹溪大師別傳最古傳教大師從李唐手寫齎歸鎮藏叡嶽傳末有貞元十九年二月十九日畢天台最澄封之字且搭朱印三個刻比叡寺印四字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年乙酉也惜乎失編者之名考來進官錄曰曹溪大師傳一卷是也祖芳此序稍有訛誤蓋貞元十九當日本延曆二十二年癸未乙酉乃延曆二十四年且最澄入唐在貞元二十年其年九月上旬始往天台豈有貞元十九加封之理此皆祖芳討論上之小誤也本傳蓋為一淺陋之僧人所作故顯而易見之訛誤不一而足如傳中謂慧能寂於先天二年年七十六則咸亨五年應為三十七歲而謂咸亨五年大師春秋卅有四咸亨元年應為卅三歲而傳作三十神龍元年及三年高宗死已久矣而傳中偶有高宗敕則其附於各年之事蹟不問而知其僞矣

寺沙门玄奘上表記一卷 大正藏本

唐玄奘法師撰不知何人所集表啟凡三十有五皇帝及皇太子報書凡五又有皇帝過大慈恩寺玄奘法師房詩一首皇帝與玄奘法師飛白書十八字今校之慈恩傳全載表啟者凡三十有三與本書去取頗有不同今觀本書但載表文不詳原委及年月而慈恩傳則原委及年月頗詳兩書全載表文者固不難一檢即得其傳中僅載上表之事而不載表文者亦往往與本書互相印證故有志研究法師之身世者二書不可缺一也惟卷首進經論等表與慈恩傳所載絕異竊意慈恩傳所載乃寺中所存之草稿本書所載乃存諸內府者由草稿幾經修改始進於上故二者絕不相同比較而觀覽乃至有趣之事也

大唐三藏大遍覺法師塔銘並序 續藏經本

唐劉軻撰軻字希仁曲江人童年嗜學著書甚多後登進士第歷官史館馬植稱其文為韓愈流亞薦之朝累遷侍御史先是玄奘法師示寂高宗為建塔於白鹿原後徙於長安城南三十里中宗製影贊謚大遍覺肅宗賜塔額曰興教因為興教寺年歲寖遠塔無主寺無僧荒涼殘委長慶初有納衣僧曇景始葺之大和二年安國寺三教談大德內供奉賜紫義林乃與兩街三學人共修身塔兼琢一石於塔至三年修畢林乃化遺言於门人令撿必求文士銘之軻應撿之請乃略國史及慈恩傳之語而銘之然其中謂法師卒年六十九歲則顯係誤鈔慈恩傳蓋彼根據顯慶五年條下之六十五歲而推算麟德元年為六十九歲也然慈恩傳中僅言是年起首翻大般若經耳其餘各事則總括於數年之內未可俱以顯慶五年當之也且由此上推慈恩傳中與他種有關法師年歲之記載如出家之年於成都受具之年及出遊西域之年等等無一相應可以知其誤矣

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一卷 大正藏本

撰者佚是篇乃青龍寺惠果和尚行狀也篇首即稱先師可知其出於弟子之手按行狀中有大歷八年年滿二十之語知其爲首尾二十一歲由大歷八年上推應生於天寶十二年其卒於順宗永貞元年則壽當五十三歲也和尚爲不空三藏弟子傳密教兩部在代宗德宗順宗三朝備受供奉然其影響中土則不如日本之大日本弘教大師空海以貞元二十年(日本延歷二十三年)入唐受法於果後歸國弘布遂開東密之教在中國則會昌廢法之後諸宗總衰繼以五代戰亂興復無期眞言变爲市井歌唄遂一蹶不振此宗遂獨盛於東瀛矣

代宗朝贈司空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表制集六卷 大正藏本

唐釋圓照集圓照事蹟已見悟空入竺記提要是篇乃集不空三藏師弟與帝室往來之文件也不空本西域人昔事大弘教金剛三藏東受眞言二十四年摳衣請益大師沒後還詣五天梵本瑜伽備皆披閱周遊遍覽旋赴帝京或化河西或歸隴内屬天寶末歲胡馬入關至德二年剋復京師親承聖旨精建壇場爲灌頂師前後譯經一百十部都一百四十三卷以大歷九年滅度於京師大興善寺代宗爲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追謚大辨正廣智三藏和上師歿三朝寵遇表謝答制師弟相承大凡一百四十四首分爲六卷兩部大法相承師資付法記謂師以此法付屬含光阿闍梨等弟子五人一含光二慧朗三曇貞四覺超五惠果除含光爲新羅人與朝廷無直接來往外其餘四人皆有表啓收入誠研究唐代密教傳播之情形者最重要之參考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宗朝翻經三藏善無畏贈鴻臚卿行狀一卷 大正藏本

唐李華撰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開元二十三年進士擢第天寶十一載遷監察御史安祿山陷京師玄宗入蜀華扈從不及陷賊偽署為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及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之稱疾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勒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惟天下士大夫家傳墓版及州縣碑頌時時齎金帛往請乃強為應大曆初卒此書中除行狀之外尚有大唐東都大聖善寺故中天竺國善無畏三藏和尚碑銘並序亦李華撰善無畏梵名戍婆揭羅僧賀正譯淨師子以義譯之名善無畏中天竺人玄宗開元四年自西域由陸路來華值唐代極盛之時所譯經中最重要者為大毗盧遮那成佛神變加持經 七卷即大日經 及蘇婆呼童子經 三卷即密教律 其大毗盧遮那經乃應一行阿闍梨之請而譯者一行又將傳自善無畏之言詮釋此經名之曰疏即通稱為大疏是也此疏之中於善無畏所傳曼荼羅之事加以詳釋即世所稱胎藏界曼荼羅是也按中國密教自善無畏及金剛智東來傳播始盛此宗以印度古代秘密呪術為主故迷信色彩頗為濃厚然此

傳尚覺平易近人頗足為研究密教史者之用蓋出於同時人之手所言多耳目所及傳聞失實者不甚多也

刻藏緣起不分卷 南京木版

此書乃記徑山藏雕刻之事也包有當時名人倡刻之文十八篇約余大師大師募緣之文二篇又有檢經約會一篇刻藏凡例一篇按徑山藏之刻倡自紫柏大師大師名真可字達觀晚始號紫柏老人姓沈氏其先句曲人後徙居吳江大湖灘畔年十七禮虎邱僧明覺為師後至京師參徧融禪師又遊諸方歷參知識嘗念大藏經卷帙重多遐方僻陬有終身不聞佛法名字者欲改刻方冊俾易流通遂與大宰陸光祖及司成馮夢禎廷尉曾同亨同卿瞿汝稷一商度之以弟子密藏道開董其事萬歷己丑創刻於五臺居四年以冰雪苦寒復移於徑山寂照庵工既成開乃以病隱去大師既刻大藏凡古尊宿語錄若寂音尊者所著諸經論文集及蘇長公易解盡搜刻之行於世後寂於師十二月十七日世壽六十有一法臘四十有一其一生為法為人之事固多可紀然刻藏一舉真曠世之業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梁京寺記一卷 大正藏本

佚撰者名氏按本書所記僅有九寺考釋迦方志梁世合寺二千八百四十六而帝都下則七百有餘而梁武帝所建者有光宅同泰等五寺簡文帝所建者有資敬報恩二寺故以言梁室君王所建實不及九數且光宅復在九寺之內小莊嚴寺復由度禪師起造則非專指帝王所建也若指梁世京城附近所有之寺而言則當此佛教極盛之時豈有僅建九寺之理故一檢梁時佛教掌故則知所闕略者觸處可見例如續高僧傳法雲傳中之法雲寺智遠傳中之普明寺六朝事蹟編類中之頭陀寺佛窟寺等不一而足知本書名實不相稱也本書下注云底本五朝小說帝國圖書館藏本蓋由他書鈔撮而成非精勤之作也

孝經傳說圖解四卷 雲隱堂刻本

清金汝幹撰汝幹字柘岩秀水人嘉慶己未廣東學政朱階吉延課其季弟而子姪輩俱從受業以是處最久文最深嘗謂蒙養之道首在培其根本教未有不從孝始者因偕弟汝楫裒集古今孝行二百條撰四言對偶韻語以便誦習而以元吳草廬孝經定本冠其首凡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以及忠臣義士貞女節婦之卓卓可傳者胥載焉是以見孝為百行之原至神仙之事亦登載一二蓋因經文通於神明之語而類誌之抑以見神仙中人皆忠孝中人也又恐童蒙未諳尋繹思得善手繪之時有戴董州世懷六法因為事繪一圖竭五載之力以嘉慶十七年蔵事及梓成藏其版於郡城東之普濟堂按是書所引固皆史傳原文然其剪裁之處往往不慎其不俟語氣完足即行截止者甚多如赤虹化玉一事引搜神記至孔子跪而讀之而止以致讀者莫明涕之究竟此於後日習文殊有防礙此乃美中不足之處也

孝經注不分卷 祁陽黃火文著述五種本

黃畬撰畬字蘊舜號火文湖南祁陽人其九世祖簡公於明季永曆時殺身救父雍正初采風者聞於朝得以孝子旌畬追維往事深有所感會其父官浙東以老病歸而諸兄宦遊於外惟畬以少子侍湯藥不敢離床蓐者三年父瘓不能寐恐其視聽嘗秉燭讀書消永夕至論語參乎吾道一以貫之遂悟聖賢萬代不朽之業皆本於一基本原理此原理即孝也乃依其心得為孝經注己未初夏書成李馥為之叙本書注文雜引荀卿呂覽以及讖緯之書以明孝道按呂覽者荀卿皆生當戰國之末而孝經在諸經中又出世較晚則三書時代相近其微言大義固可互相表裡即讖緯之書亦出漢人之手可視為漢人講經之書故本書之注解意見頗為近古詢不可磨滅之書也

何邵公孝經義一卷 西園讀書記本

黃朝槐集先是何邵公作春秋公羊解詁又注孝經論語德清俞曲園見公羊解詁存而孝經論語注無傳故剌取公羊解詁引論語之文著何邵公論語義一卷在曲園襍纂中向有未及引者朝槐采而輯之成何邵公論語義賸義一卷復倣曲園之例剌取何氏公羊解詁中所引孝經語著於篇並名之曰何邵公孝經義所集者凡八條可以比附孝經者凡六處雖未必與孝經注中文字相同然同出邵公之手則二書者主張一致固無容疑也按公羊傳中多出人意表之語邵公既以公羊家言解孝經則其異乎尋常之語必多今孝經注不可見則此數條經義殊足珍貴矣其濱於事父以事君之義與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之義相通使孝過於忠說頗新穎春秋僖公二十四年冬天王出居於鄭之說公羊孝經並同乃漢儒之通說如漢書霍光傳所引即其一例也等輯書方法乃別創一格與玉函山房等不同也

孝經通論四卷 鄔氏家刻本

鄔慶時著慶時字白堅番禺人當民國十八年大病幾殆足不良行者月餘居齋中以讀書自遣偶讀孝經頗有所得遂蒐集古來孝經家言及步履稍健復至京內各圖書館讀所未見者其所未盡復向南京國學圖書館借抄因總括所見本諸心得摘其大要釐為十篇顏曰孝經通論至民國十九年書成共四卷分為十篇即作者第一論孝經為孔子所作也時代第二論孔子作孝經之時代背景也經文第三論孝經今古文本之文字多寡同異也章名第四論孝經之分章是否適宜也條理第五論孝道之外延也大義第六論孝道在倫理學上之位置也會通第七論孝道與他經之關係也批評第八雜引古今論孝經之書也表章第九論各朝代表章孝經之事實也傳述第十敘傳授孝經之經師及其著述也議論雖平平無奇而引證頗詳最便參考

辯偽錄五卷 大正藏本

元祥邁撰（字如意姓巨氏太原人也）邁家穫為盤山甘露普濟寺沙門先是憲宗五年道士丘處機李志常等毀西京天城夫子廟為文城觀毀滅釋迦佛像白玉觀音舍利寶塔謀占梵剎四百八十二所傳襲王浮偽語老子八十一化圖惑亂臣佐時少林福裕長老率師德詣闕陳奏憲宗玉音宣諭登殿辯對化胡真偽聖躬臨朝親證李志常等義墮詞屈奉旨焚偽經罷道為僧者十七人還佛寺三十七所黨占餘寺流弊益甚丁巳秋（憲宗七年）少林裕長老復奏續奉綸旨偽經再焚僧復其業者二百三十七所由乙卯而辛酉凡九春（辛酉世祖即位之二年）而其徒竄匿未悛邪說謠行屏處猶妄聲瀆聖情由是至元十八年冬欽奉玉音頒降天下除道德經外其餘說謊經文盡行燒毀道士愛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是書乃祥邁以至元辛卯之歲孟春奉世祖敕所撰專為破斥道教而設也卷一及卷二乃欺斥道士八十一化之說卷三至卷五乃雜記元代佛道爭執之事實余按佛家雖好是記載然考之元史世祖本紀至元十八年毀偽撰道書之後尚屢有召道士蔣宗瑛劉道真以及天師張宗演赴闕之事則世祖之尊奉道教未嘗少減祥邁所載道

士之歐望也不免過甚其詞也

伯亭大師傳記總帙一卷 續藏經本

是書內包三文有慈雲伯亭大師古希紀清證文記錄有伯亭大師塔誌銘清徐自洙誌又有上竺灌頂大師囑法語按伯亭大師名續法後名成法伯亭其字也別號灌頂俗姓沈仁和亭溪人九歲禮杭城慈雲寺明源和尚為師朝暮課誦大小經懺兼通四書詩易十六薙染十九具戒平居嘗論天台賢首之異同折衷於明源源曰汝當審二派之所以異而毋濫狃其所以同能審其所由異自辯其所由同而并參其非同非異者而證悟焉則功圓俄傾見佛於塵毛矣何彼此紛歧之異執爭於是大師豁然頓悟益精研楞嚴梵網圓覺般若華嚴法華諸經四分律起信論等晝夜無倦不唯一家教觀朗然洞曉即諸宗歧途亦深入融會凡登講座聽者雲集應四方之請無虛歲所至不一地所演說者亦非一經一衲十年一履三載雖至年老手不停披春秋五十註釋已六百餘卷於雍正六年四月朔示寂於天竺山之慈雲寺壽八十有八僧臘七十九傳法弟子有二十餘人最著四人培豐慈睿正中天懷是也考華嚴宗至明末雖尚有學者然式微已甚迨清初大師出為此宗之巨擘是時華嚴典籍多已散佚大師搜考之勤撰述之富其功不在五祖下是書著者證文稱浙杭龍岡門嗣徐自洙稱泗水佛弟子身世皆未能詳並於記載大師身世及著述之外又辨析華嚴宗之源流始末頗為詳明其功有足多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教宗派詳注不分卷 上海鉛印本

楊文會撰萬鈞注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人生於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幼穎悟十四歲能文雅不喜舉子業好讀奇書凡音韻曆算天文輿地以及黃老莊列靡不鑽研同治二年以父喪居鄉里適罹疫病中得大乘起信論反覆讀之得其要旨由是一意搜求佛經後於書肆得楞嚴經就几諷誦愛莫能釋是為文會入道之始年二十七也時當太平亂後經版無存而梵冊又不易請求披讀因邀合同志發起大願踵嘉興藏式專刻方冊藏經孜孜矻矻拋棄一切世務竭盡其精力資財而為之數十年如一日古德佚箸更多展轉向日本購取而歸校刊流布凡流通經典至百餘萬卷印刷佛像至十餘萬張著有大宗地玄文本論畧註二卷佛教初學課本陰符道德莊列發隱諸書以宣統辛亥八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此書乃論佛教十宗之作十宗者律宗俱舍宗成實宗三論宗天台宗華嚴宗慈恩宗禪宗密宗淨土宗是也各宗略論其由來及其所依據之經又略述闡教之大師但文頗簡略各宗之派別不同者僅錄其一始祖之外有中興本宗者亦付闕如如律宗有南山相部東塔三宗本書僅錄南山荊溪為再興天台之人本書僅載

智者皆是也又書雖云簡要然術語頗多不如佛教初學課本論十宗之淺近易讀便於初學也注者萬鈞字叔豪無錫人從丁福保遊十一年勤學博聞嘗於業醫之暇殫數月之力為之箋注其於本書所已載者注解頗為詳明其所闕略者尚欠補充之功也

得依釋序文緣起一卷 續藏經本

日本慧堅撰此書乃記明清之際律師如馨寂光讀體宜潔四代之事也律宗至唐代頗衰及宋代允堪之會正記元照之資持記出面目一新號稱中興南山律宗之系統得以不絕迄元明之間典型盡失明末清初有古心律師出律師名如馨溧陽人既出家慨律學荒蕪嘗謂佛法住世功在毘尼遂訪求梵網徧參律法悟心地法門視大小乘律如自己胸中流出於金陵靈谷寺開戒說法重興南山律宗時稱古心為優波離轉世者也以萬曆四十三年入寂壽七十有五其嗣法者三昧律師三昧名寂光俗姓錢廣陵瓜渚人年二十一出家初習賢首教觀嗣受戒於古心律師古心一見即器之囑以專宏律宗光精究力行兼習禪觀創戒壇於金陵之寶華山四方緇素之求戒者咸趨之學徒常有千人南北所開法席數十處所建梵宇二十餘處所歷戒席百有餘壇戒嗣徧天下議者以為南山後一人而已以順治二年入寂壽六十有六其嗣法者見月律師見月名讀體俗姓許滇南白鹿郡人祖籍句容嗣三昧律師主寶華山席以教授兼掌院務復遵祇園遺制建石戒壇每開壇說法四方緇素不期而至恆數千人著有毗尼止持會集諸書以康

熙十八年示寂壽七十有九見月有弟子宜潔名書玉別號佛菴住杭州昭慶寺說法日本僧慧堅讀其所著毗尼日用切要香乳記而悅之遂託悅峰章禪師以六物圖依釋四卷附商舶寄貽律師見而隨為序以讚之并贈其所著羯磨儀式二冊時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堅既得與宜潔相往來因依香乳記廬山誌述四師之崖略焉

佛祖正傳古今捷錄一卷 續藏經本

清果性集。性西蜀比邱也。書首有自序，稱雪兆性。是書乃記禪宗中臨濟派楊岐方會門下虎丘派破庵流諸祖之略傳，每傳之後附以頌。自初祖菩提達磨至第三十六世風穴雲莪行喜禪師而止。別派如曹洞、溈仰、雲門、法眼，則僅敘其傳授世系，語甚簡略。後又附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塔銘，蓋因作者亦居風穴，覩先世遺跡，故特殊表揚之也。是書成於康熙五年，方當臨濟興盛之時。然第三十四世圓悟禪師本與磬山圓修同受法於龍池正傳，圓修之弟子有玉林琇和尚，琇及其弟子茆溪森俱受順治帝之尊崇。至圓悟門下有天童道忞，亦奉詔入京，備受寵遇。又有鄧尉法藏開法席於三峰，其道盛行江寧。惟第三十五世通奇雖亦出於圓悟，而觀其聲勢似不甚盛，而作者逕以禪門正統予之者，蓋亦尊其所出而已矣。

永明道蹟一卷 續藏經本

明釋大壑撰。壑字元津，姓薛氏，錢塘人也。年十六，所恃見背，從父入杭州淨慈寺，覩林木蓊翳，徘徊不忍去，因向父乞身為佛子，父許之。禮萬峰院僧袾蕙薙度，會以密藏開師賫慈聖所賜大藏之補院，駐錫茲山，見壑器之，以五字呈開，因勉以生死大義，勿墮世智綺語障。迺往授具戒於雲棲，尋赴白門謁雪浪，究賢首教義。一日定中見壽公三示十二之旨，舉似雪浪，曰永明三二文殊二三，言下豁然。諸經了義，多所參證，四方名剎爭以香幣延登講臺，如勝果、相國、無垢及金明、南禪、報恩，皆次第赴之。坦性慈哀，穎才實行，惟法是蒨，自度度世，動行無懈，禪定之餘，游泳翰墨，書畫俱精。所著永明道跡、吳訪放生池、黃山詩選、塔詩若干卷傳於世。以萬歷丙子示寂，年五十二，臘三十七。續藏經稱為宋人者誤也。此書乃敘五代時杭州永明寺智覺禪師事蹟之作，蓋自大鑑六傳而至雲峰義存，自義存三傳而至清涼文益，是為法眼宗之祖。文益傳天臺德韶，德韶傳智覺，覺為法眼宗匠，子且骨塔窟通壑居，故壑加意表揚之也。

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乃記北魏崇立寺比丘惠生與敦煌人宋雲向西域取經經歷諸國之事也始自神龜元年終於正光二年按魏書釋老志云熙平元詔遣沙门惠生使西域採諸經律正光三年冬還京與此處所載之年代頗有不同考此書中所記至各國之事皆有詳細年月可稽不應首尾獨誤則魏書作者於佛教事故本不甚重視故以胡太后始稱制之年為惠生等使西域之年此由誤會而顛倒史事也且釋老志正光三年冬還京之後又載二年春靈太后之令若為正光二年則前後未免顛倒若為他種年號之二年則應注明故此處謬誤顯然若三年及二年文換則妥順矣此本書之可以糾正釋老志者也考當時記惠生等使西域之事者有惠生行記及道榮傳宋雲家記銜楊衒之謂惠生行記事多不盡錄而本書復略於衒之所記且至各國之行程綱目多差則是由於鈔撮洛陽伽藍記而成非當時之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相宗史傳略錄 梅氏刻本

梅光羲編光羲字擷雲江西南昌人光緒丁酉科舉人曾任武昌高等學堂監督教育部秘書長蒙藏院司長北平中國大學教授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官曾著有佛書多種此書所載相宗史傳皆自各書中錄出於諸大師之事蹟僅據僧傳未免傷於過簡道宣之記奘師尚可無疵贊寧之記基公傳中頗有微詞疑據異派人所內之傳而作故本書不如錄李乂之基公碑李宏慶之基公塔銘較為鄭重慧沼之事亦據贊寧傳但該傳起首即謂釋慧沼不知何許人而續藏經有李邕之惠沼神塔碑則對於沼之身世記載歷歷故不如採神塔碑之為得又各大師之著述窺基之唯識三十頌略釋一卷註云遺失實則此書尚存慧沼之唯識了義燈智周之成唯識論了義燈記皆為相宗重要之書而本書俱不載又有沼有弟子如理著唯識演秘鈔釋唯識述記義演弟子道邑則著唯識述記義蘊本書亦不載故闕略甚多有待於後人之補充也

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并序 續藏經本

唐李宏慶撰宏慶在文宗時為朝散大夫檢校太子左庶子使持節金州諸軍事守金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時長安安國寺僧令檢重修基公塔成因贊請行狀請宏慶撰其銘銘今在咸寧縣石高二尺二寸五分橫廣三尺四寸五分共四十一行行二十三字行書銘後有諸僧題名今續藏俱略去

余按此文較贊寧所撰之窺基傳為略然贊寧所叙採取頗雜如三事之見許求妓之自隨疑皆非事實或出於反對者之口蓋基公氣勢凌人不可一世同门之昉尚光測且不相合何況他派故菲薄之語在所難免此文雖約然時代較近且據行狀而作自較他人之作為得其真也

大唐大慈恩寺法師基公碑 續藏經本

唐李乂撰乂字尚真趙州房子人第進士茂才異等長安中擢監察御史知制誥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官終刑部尚書卒謚貞乂沈正方雅識治體時稱有宰相器兄尚一尚貞俱以文章名弟兄所著同為一集號李氏花萼集此文續藏經稱吏部侍郎李又撰余按李乂與基公年代相近復有文名且李宏慶基公塔銘亦引吏部李侍郎乂碣文則又為乂之訛蓋無容疑又文中稱基公終于永淳二年壬午按壬午為永淳元年且李宏慶所引亦稱永淳元年則二年當為元年之訛合觀

日本國承和五年入唐求法目錄有大唐大慈恩寺翻經大德基法師墓誌銘并序一卷當即此文又有大慈恩寺大法師基公塔銘并序一卷當即李宏慶之文然碑文之後有釋善珠記稱自基滅度永淳元年歲次壬午至延歷七年歲次戊辰合一百七年延歷遠在承和前者五十年豈圓仁之前東瀛人士早得此本歟

唐故白馬寺主翻譯惠沼神塔碑 續藏經本

唐李邕撰邕字泰和廣陵江都人玄宗天寶時為北海太守宰相李林甫素忌邕以事杖殺之時年七十三邕早擅才名尤長碑頌善書法為當時所重視然以性豪侈不拘細行屢為人所構是以常貶職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觀多齎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後所製凡數百首受納饋遺亦至鉅萬時議以為自古鬻文獲財未有如邕者故雖誣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李北海有文集七十卷按宋高僧傳有淄州慧沼傳文甚簡略且開首即云不知何許人而本文則對於沼之身世言之歷歷有裨於相宗之考查詢非淺鮮然本文對沼之卒年亦未記載而文後有釋善珠記云沼法師開元二年歲次甲寅十二月十七日滅度當別有所本今不可考矣又沼之著述今可知者凡十一部四十卷但本文則謂六十卷是所佚者尚多也

大周西明寺故大德圓測法師佛舍利塔銘並序 續藏經本

宋宋復撰復身世未詳然文中題名稱貢士又載宋政和五年四月八日同州龍興寺仁王院廣越法師重修新塔之事且言慶贊之日丐其直序其事則復固宋徽宗時人也按宋高僧傳有圓測傳文頗簡略既未詳測之氏族復載玄奘法師為窺基講唯識論及瑜伽俱為測偷聽語近鄙俗頗難置信疑所據者為窺基後學及對圓測之語而本文則謂測諱文雅新羅國王之孫是來歷分明也復謂奘公一見契合莫逆即命付瑜伽成唯識等論兼所翻大小乘經論是受學奘師之事亦頗光明正大疑此較贊寧所記為得其實也惟贊寧為太宗時人而復乃徽宗時人年代較後然所據既非一原未可以作者時代之先後論得失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緇門崇行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釋袾宏輯。宏字佛慧，號蓮池，姓沈氏，古杭仁和人。生而穎異，幼習帖括。年十七入縣學，屢試冠諸生，學行文藝鳴於一時。顧澹於世味，視科第黃如也。與從遊講論，必折歸佛理。嘉靖丙寅投西山無門洞性天理祝髮，乞昭慶寺無塵玉律師就壇受具。隆慶末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有終焉之志。山故伏虎禪師刹也。楊國柱、陳玉如為結茅三楹以居之。自此道法大振，湖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以萬曆四十三年示寂，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一。按明代儒釋一貫之說甚盛，故本書論緇門之行亦兼包儒家。載第三尊師之行、第四孝親之行、第五忠君之行，且兼採儒家之說也。其言曰：師者人之模範也，故受之以尊師。親生而後師教，遺其親是忘本也，戒雖萬行，以孝為宗，故受之以孝親。忠孝無二理，知有親不知有君，私也。一人有慶而我得優遊於林泉，君恩莫大焉，故受之以忠君。傳稱宏以母服未闋，乃懷木主以遊，每食必供，哀慕無已，則其著此書以救時弊之意亦可概見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嶽單傳記一卷 續藏經本

釋弘儲撰。弘儲字繼起，亦號退翁，姓李氏，通人也。母高夢梵僧授金環而生，小字金四。歲撫於祖母孫氏，終日兀坐，私語不可解。剃染後行腳參方，得法於三峰藏，傳通內外，心地光明。提正法印，十坐道場，息影靈巖，有終焉之志。吳人以虎邱虛席強起應之，居半載謝去。以康熙壬子寂於堯峰。是書尊敘禪宗自懷讓至弘儲傳授之師承也。自三十四祖懷讓以上，禪宗五派宗尚皆同，無所謂也。懷讓以下四傳至臨濟義玄，是為臨濟宗之祖。復七傳至楊岐方會，是為楊岐派之祖。復四傳至虎邱紹隆，是為虎丘派之祖。復三傳至破菴祖先，是為破菴流之祖。復十七傳乃至弘儲。蓋此書雖稱為南嶽一派而作，然懷讓以後派別紛歧，本書所定祖位僅載有關於一己之師承者，於他派概未之及，且云臨濟兼統五宗，蓋僅為弘揚一派而作也。

繼燈錄七卷 續藏經本

明釋元賢輯元賢字永覺建陽蔡氏子幼習儒年二十為邑名諸生嗜周程張朱之學讀書山寺聞誦法華偈豁然開朗往參壽昌慧經參究有得年四十剃髮青衿出家一日與壽昌問答因徹悟如開千重鎖相似自此洞見玄奧壽昌遂傳以法住鼓山三十年道望孤高蓋自洞山至是凡三十一代曹洞綱宗復見振興座下常數百衆皆勉以真參實悟問道受戒者數萬人入寂於順治丁酉十四年壽八十臘四十有二先是傳燈錄止於宋自宋至明四百餘年未有修者賢廣蒐博採迺成七卷授禪宗之中以臨濟一宗為盛明清之際天下叢林殆無非臨濟子孫故禪宗撰著亦以臨濟為多惟元賢崛起一時中興曹洞將絕之緒復得光顯於世故此書出書較其他禪宗史書呈特殊之光彩焉

三十二祖傳一卷 揚州刻本

清世宗御撰帝於禪門頗有造詣自號圓明居士嘗言朕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為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聖祖敕封灌頂普慧廣慈章嘉呼土克圖喇嘛乃真再來人實大善知識也梵行精純圓通無礙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其生平之重要著述有御選語錄及揀魔辨異錄等書皆參究禪理之書也又於朔望親繪一古德道像取彼本傳提綱摘要作一小傳又作一讚以發其奧義書於像首刻石大內以備摹搨而企流布自十一年二月起至十三年三月止共繪三十二尊此本書之所由出也書中有禪宗五派之始祖又旁及天臺宗之慧思華嚴宗之澄觀且第一為羅什門下之僧肇第三十又為蓮池祩宏非特綜合各派且兼及他宗蓋有調和教禪淨三宗之意焉

佛祖宗派世譜八卷 順治十一年刊本

清沙門悟進撰。悟進，嘉興張氏子，幼不樂兒嬉，唯喜近佛，志慕出家，參鷲湖用於桐月，追隨半載，無有入處，因用入閩，尋禮龍池微剃染，命董庫事，刻苦參究，廢寢食，危坐又日足患水毒，三月不起，一日侵晨聞匠斧斫大木聲有省，乃述偈呈微，微領之。後住建寧再參用，用即命入室，出住徑山觀音殿、嘉興金明寺，遂為臨濟第三十一代嗣祖也。康熙癸丑九月示寂，壽六十有二，僧臘三十有七。此書乃依傳燈宗圖續集諸書列為傳授表，成八卷。卷一為佛祖正脈及諸祖旁出，卷二為南嶽及溈仰宗，卷三至卷五乃臨濟宗及其枝流，卷六乃青原及曹洞宗，卷七乃龍潭及雲門宗，卷八乃雪竇及法眼宗。其溈仰宗世系僅及五世而止，臨濟宗則至三十一世，曹洞宗至三十三世，雲門宗又僅及七世，法眼宗又僅及四世。蓋禪宗五派之中，惟臨濟為盛，故能枝葉繁衍，源遠流長，溈仰法眼為勢甚微，雲門雖能盛極一時，然自宋以後其法系遂不可考矣。曹洞雖能綿延，然自雲居道膺而後枝流不盛，幾類單傳，亦不堪與臨濟抗衡也。

五燈全書一百二十卷 康熙三十六年刊本

清釋超永編輯。超永為京都聖感寺住持，本書之首有玉泉山靜明園古華嚴寺沙門超揆序，稱永為法兄，而卷八十六有南嶽第三十六世隨錄中有超揆傳，稱為退翁儲嗣，揆既稱永為法兄，則永當亦弘儲之嗣也。其自序稱癸亥入京，即康熙二十二年也。凡例又自稱檇李嗣祖，是永為嘉興人。燈史自傳燈普續廣燈行世，禪宗傳授於以大明，然卷帙浩繁，事實未核，於是有大川濟五燈會元之作，從是五百年來顯晦不一，五宗之統且止其三，雖臨濟曹洞尚存，亦非前此家風，故有沙門海寬纘續之作，而超永復慮諸牒漸棼，聞見不一，用是旁蒐博考，折衷於二編而參訂之，刪其煩蕪，增所未備，歷十年之久而成全書，凡七千餘僧，一百二十卷。南嶽青原以下俱至三十七世，自宋以前是非早定，編纂尚易，自宋以後蕪雜難分，且無偉大之著述足資依準，故耗費精力以此時為多，即以洞宗世系而論，則所從者為永覺賢公之補燈、遠門柱公之續略、涵宇寬公之纘續、為霖霈公之闢謬，即此一端，亦可知其用力之勤矣。

憨山大師年譜疏 蘇州鉛印本

明憨山老人自敘，東海那羅延窟侍者福善記錄，吳越閩元府治弟子福徵述疏。按老人諱德清，字澄印，姓蔡氏，全椒人。受禪於雲谷法會，結庵於盧山五乳峰下，即後日之法雲寺也。以三十八歲易號憨山。生平著述甚多，化度至盛。以天啟三年癸亥示寂，壽七十八，僧臘五十九。此年譜作於七十七歲，去其示寂時僅一載耳。憨山與雲棲蓮池、紫柏達觀，在萬曆同時應現，聲名洋溢，稱為一時三大老。憨山為臨濟宗虎丘派破庵流中最重要之人物，嘗主張三教一致之說，故以禪意注儒道之書，如中庸直指、老子解、莊子內篇注等書皆是。其言曰：余嘗以三事自勗，曰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知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知此可與言學矣。又曰：孔子人乘之聖也，故奉天以治人；老子天乘之聖也，故清淨無欲，離人而入天；聲聞緣覺超人天之聖也，故高超三界，遠越四生，棄人天而不入；菩薩超二乘之聖也，出人天而入人天，故往來三界，救度四生，出真而入俗；佛則超聖凡之聖也，故能聖能凡，在天而天，在人而人，乃至異類分形，無往而不入。此可以見其三教一致之要領矣。本書敘其化度世人及參究古籍之事甚詳，且雖尚能就年譜所載與諸書比較參驗，則憨山學問演化之情形，可以了如指掌矣。

善女人傳二卷 續藏經本

清彭際清述 際清長洲人本名紹升字尺木又字允初號知歸子際清乃法名也 世為儒父兄皆以文學官於朝際清年二十餘治先儒書以明先王之道為己任兼通考亭象山陽明梁谿之說治古文出入於韓李歐曾既而舍之專心淨業尤推重蓮池憨山竭力宏揚佛教時當乾隆年間也年二十九始斷肉食又五年受菩薩戒自此不近婦人嘗言志在西方行在梵網曾與汪縉共立建陽書院晚歲屏居僧舍者十餘載日有課程雖病不輟年五十七西向念佛而逝著一乘決疑論華嚴念佛三昧論淨土三經新論居士傳善女人傳諸書為世傳誦此書蓋雜錄各代女人奉佛之事自漢以上傳列女者大都以婦順為先殊少卓絕瑰異之行故求諸斷生死流登涅槃岸者常在男子然一闡提尚有佛性豈得女人反無本書所集凡三百十餘人皆言具足智慧成就莊嚴超過一切諸聲聞文俱淺近可讀蓋為常人說法之用也

孝經一卷 寶顏堂秘笈本

明陳繼儒訂正 繼儒字仲醇號麋公又號眉公諸生隱居崑山之陽後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書法蘇米兼能繪事名重一時或剩瑣言僻事詮次成書遠近爭相購寫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 本書孝經本文與今本無異惟事君章列第十六感應章列第十七與今文倒置此乃依虞淳熙氏所更定者也書首有誦經威儀教人每日清晨盥櫛盛服上香北向禮拜畢面北默坐閉目存想頗似宗教家禮拜光景又教人逆想回在母胎中母呼亦呼母吸亦吸時光景何如到此情識俱忘只有綿綿一氣忽然自生歡喜此乃佛教修止觀之法非儒家所固有矣

錦江禪燈二十卷 繡藏經本

清通醉輯通醉字文雪姓李氏内江人幼時母攜入寺見金像巍煥慨焉興感顧謂母曰他日我亦如此父母知非凡物禮古宇山清然落髮嘗讀法華經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皆以成佛道固默忖曰成佛若是其易耶癸酉甲戌之间靈筏來自江南言破山明荷金粟衣鉢入蜀負笈從之謁明於萬峰入記室丙子秋造天童康熙癸卯還集昭覺癸酉七月示寂壽八十四臘七十八本書乃叙蜀地之禪宗各代尊宿凡產自蜀而闡揚宗風於異地或產異地而大建法幢於西川者皆録其源流行實警語悟偈自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起至大鑒下第四十世完璧玉禪師止而實際有録者則僅自四祖下第六世智威法嗣天柱崇慧禪師至大鑒下第三十九世純備德法嗣法幢遠禪師卷十六至二十乃高僧神僧傳也按歷代法寶記達摩祖師傳法袈裟自則天賜智詵智詵授處寂處寂授無相無相授無住則此地禪宗在唐代自成一派與南北宗並立而此記蜀地佛教之書則反不甚重視傳法衣之事既略而不載諸大師之事亦僅録無住一人者蓋禪宗傳至後代以南嶽青原之门最盛幾有籠罩一切之勢而作者出於破山明乃天童圓悟之弟子臨濟時为極盛同门之人已不勝叙述何况已絶之世乎其失之眉睫非無因也

佛祖心燈一卷 南京刻本

不著編者名氏。蓋傳燈錄中各佛祖之後俱有傳法偈一首，此書即抄錄其偈而成者。自毗婆尸佛至慧能大師凡四十首。竊意禪宗雖稱傳心不立文字，然心之為物不可持以示人，必仍乞靈於言文字可知。惟頗為簡單，非環境相同且相知有素之人不易了解，如神秀之屈曲直三字即其例也。各佛祖俱以其一生參悟所得簡化為數字以授弟子，而弟子復依其字以造偈，於是各佛祖傳法之語句一若整齊劃一矣。今細察各偈，特留意其重要之字，則當日各佛祖所注意研究之事以及其心得大略可覩矣。如自毗婆尸佛至迦葉佛諸偈中幻字凡十見，可見必注意幻字意義之研究，惟此時傳說荒渺難稽，竊意作者以此一字演為六偈也。自釋迦牟尼至阿難僅三人，而法字凡二十一見，蓋佛法初創之時須特重此字也。自商那和修至彌遮迦凡四人，法字十四見，心字十六見，知其時又加心之研究矣。自婆須蜜至佛陀難提凡二人，而虛空字五見，知此時已予心以虛空之義意矣。自伏馱蜜多至脇尊者凡二人，而真字凡九見，蓋研究虛空之後繼以研究真實，乃極自然之事也。自富那夜奢至龍樹尊者凡四人，隱顯二字凡六見，蓋法之本體既已研究，其隱顯之因不得不加之意也。自迦那提婆至羅睺羅多凡二人，偈中特留意法之實證。自僧迦難提至闍夜多凡四人，生字凡六見，蓋留意心之動向也。自婆修盤頭至般若多羅凡七人，偈中所言心法生諸字皆前人所已言，惟界說較為顯明，且以前只重一說字，此時則重一悟字，亦其進步處。自菩提達磨至慧能大師凡六人，偈中言華言地言種言生，皆兼心地與人傳授而言，故此諸偈若果出諸佛祖之口而非由作者一手造成，則禪宗思想之演進史上頗有研究之價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新續高僧傳四集六十五卷目一卷 民國十二年鉛印本

喻謙編輯謙字昧庵先為安徽徽州人從父官湘遂家於衡陽為王湘綺弟子民國戊午之秋避地北上至燕都寓於法源寺道階法師延修寺志數月之後復請編高僧傳四集謙遂據明如惺所撰高僧傳推而廣之搜討舊編徵遺考簡凡五年之久以癸亥孟夏書成蓋始自北宋終於清季共六十五卷凡七百八十一傳計譯經十四義解一百三習禪二百二明律七十二護法二十三靈感四十一遺身二十淨讀一百三興福一百三十一雜識七十二譯經篇諸傳較少者以中國自宋以後所譯佛典已汗牛充棟讀不勝讀斯時印度本土回教勢力漸張佛教受其排斥勢力遠不如前故中國之研究佛教者僅求之本土即足無再遠求梵本之必要故譯業不盛也習禪篇諸傳較多者以自唐以後各宗俱衰惟禪宗特盛幾有籠罩全體佛教之勢故也然就此二百餘傳觀之重要人物闕略者尚多如天童圓悟與磬山圓修俱師龍池正傳兩人門下人材之盛亦俱相埒書中則僅有圓悟而無圓修又清初禪宗在江南者以三峯法藏一派最盛書中則僅載其弟子弘儲而無法藏皆是也書中淨讀篇諸傳所載大率弘揚淨土之人然淨土一宗本接近

平民高僧甚少故此一百三傳殊嫌其多也書首有參考書六十四種而名山及寺志居其半佛教傳部重要著述頗未列入且名山名寺之中未必盡為名僧而名僧亦未必盡居名山名寺何況本書所列僅三十二處也故闕略濫入之處頗殊欠謹嚴參考書又列有弘明集乃梁代作品與本書起始之年相隔甚遠不知其參考何事也

弘贊法華傳十卷 大正藏本

唐釋惠詳撰。惠詳自題曰藍谷沙门，其身世則未詳也。觀書中所載諸事至中宗而止，中宗之後為睿宗，睿宗在位時甚短，當宗之後為玄宗，則作者必為玄宗時人也。本書為弘揚法華而作，其題目有八，共為十卷，即圖像第一，第一卷；翻譯第二，第二卷；講解第三，第三卷；修观第四，第四卷；遺身第五，第五卷；誦持第六，第六卷、第七卷、第八卷；轉讀第七，第九卷；書写第八，第十卷。凡東晉以來至乎李唐學習法華得其靈應者備載於此矣。按天台宗本以法華為主要經典，故亦稱法華宗。此宗自天台章安二代而後，氣勢不揚，傳智威、慧威、玄朗三代，其间凡百年，頗形衰微，故此書出世，弘揚法華，有裨於天台宗，實非淺鮮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解惑編一卷 鼓山木版

明釋弘贊著。弘贊有兜率龜鏡集已著錄。本書乃記歷代關於佛教信奉之事，其一信虔信者則錄其信奉之事實之言語之奇跡顯示，其有惑者則兼錄他人对此辯解之言，故定名曰解惑編。書中所載自吳太宰嚭起至明末而止，但史料皆隨手拈來，無甚組織，故各代所收多寡不均。如南北朝為佛教極盛之時，非难及擁戴佛教之文連篇累牘，而本書則僅採廣弘明等書之文寥寥不過數條，即高僧傳亦未收。至唐代則奉道教為國教，雖甚信佛，終殺於道，以致釋家屢有非难之事，故此三百年中僧道辯議之事甚多，而本書所記除奉佛之事外，僅有當時文人學士論佛之文，且史料年前後次序顛倒錯亂，不可卒讀。至於宋代以後，多引文人學士信佛之事，雖有可信，然往往謂其文接名僧，或虔誠篤信始終不二，或始則懷疑終歸皈依，甚至激烈反佛如歐陽修、朱熹之倫亦俱載入，非惟誣儒，且以誣佛也。

佛祖綱目四十二卷 續藏經本

明朱時恩著時恩松江人號心空居士生於嘉靖四十三年蓋蓮社中人也發無上心勤求妙道又思報佛恩照依歷代年號編輯佛祖綱目草創於萬歷三十八年之庚戌卒業於崇禎四年之辛未嘔心枯類者歷二十有一年遂成四十二卷是書採擷佛教史料分年記載不論篇數多寡以一甲子週為一卷起周康王二年甲子止洪武十六年癸亥總計四十一甲子成四十一卷并卷首為四十二卷四十一卷皆依千字文編號以便查考書中抉擇史料頗為審慎對於舊史乘中之訛謬者時為糾正如馬祖石頭會下有道悟一道悟嗣石頭東陽張氏子初參國一後謁石頭頓悟住荊州城東天皇寺一道悟嗣馬祖渚宮崔氏子初謁石頭不契次謁忠國師後謁馬祖言下大悟授記返荊門節使以天王嗔責造天王寺於府西供師則天王應嗣馬祖而傳燈錄乃誤列於石頭法派本書即為之改正又如乾祐庚戌吳越王以誕辰飯僧王問永明今有真僧降否曰長耳和尚乃定光佛應身也王趨駕參禮稱為定光出世又顯德甲寅王始建永明寺請道潛居之宋建隆辛酉道潛化王乃請延壽住永明自辛酉迄至庚戌凡十有一年此時壽未出世永明寺亦未建安得謂王所問之永明乃延壽之永明哉本書於凡例中編之甚悉可知其所選之史料必甚精粹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諸家宗派一卷 南京刻本

清守一重編自題曰吳中南禪沙門守一空成是書敘禪宗天台華嚴南山律諸宗之派別及傳授偈頌歌訣其中特重禪宗餘僅附帶敘及而已禪宗五派溈仰下至五世雲門下至八世法眼下至六世惟臨濟下至四十一世曹洞下至四十四世俱源長流遠傳授歷歷且各世多有旁枝亦各演派若干字故其支流之汎衍若何亦約略可覩本書之首有臨濟源流訣又有徑山與虎丘分宗訣竊意作者由昭覺克勤一派傳授而來故記之特詳也然各世數俱就始祖而言其相隣之世不必定為師弟關係如臨濟下二十一世雲巖福愛禪師而二十二世則為閩中雪峰祖定禪師乃天台下十五世是也至若曹洞雖支流較少然其系統仍未能一貫而下且字句簡略異常非熟習其掌故者觀之殊難了解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往生西方淨土瑞應傳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惟序中有云有沙門文諗釋子少康於往生論中高僧傳內標揚真實序錄希奇證丹誠感化之緣顯佛力難思之用致使古今不墜道俗歸心則此書固出於文諗少康之手也文諗身世未詳少康俗姓周縉雲仙都山人七歲入靈山寺中佛生日禮聖容母問康曰識否忽發言云釋迦牟尼佛聞皆怪之蓋生來不言語也由是父母捨其出家年十有五於越州嘉祥寺受戒貞元初至於洛京白馬寺殿見物放光遂探取為何經法乃善導行西方化導文也康見歡喜呪之曰我若與淨土有緣惟此軸文斯光再現已而果然遂之長安善導影堂內乞願見善導真像化為佛身如有所證後於烏龍山建淨土道場每遇齋日雲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座以貞元二十一年示寂時號後善導本書凡四十八傳皆記努力念佛往生淨土之事按唐代淨土宗分慈愍流及善導流此乃善導流之著述也書後有附記曰天德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延曆寺度海沙門日本書在延勸導傳持寫之傳焉天德二年當周世宗顯德五年知其時乃傳入日本也

居士傳五十六卷 揚州木版

清彭際清撰際清有善女人傳已著錄是書之作志在利己利人上下數千百年凡偉人碩士有契斯道者采其言行比以史法合為一書其所取材除諸燈錄之外別徵史傳諸家文集諸經序錄百家雜説凡二百二十六傳各傳前綴頗為得體諸居士雖在正史傳有詳傳而本書則僅採其有關佛教者故作者不致浪費筆墨而觀者可以了然於本書主旨之所在蓋始作於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之夏削稿於四十年乙未之秋中間辦味淄澠商量去取以吳縣汪大紳之助為多瑞金羅臺山往來過蘇每相切磋訂其離合最後書成婺源王顧亭諷誦一周讚歎歡喜丞捐金付剞焉

三寶感應要略錄三卷 大正藏本

遼釋非濁集非濁字貞照姓張氏范陽人重熙初(當宋仁宗明道時)禮圓融國師為師遯跡盤山數課於太白峰顛重熙八年(當宋仁宗寶元二年)冬有詔赴闕興宗契闕道要寵之紫衣十八年授上京管內都僧錄尋遷燕京管內左街僧錄道宗清寧時設壇奉福寺懺受之徒不可勝紀九年(當宋仁宗嘉祐八年)四月示疾告終於竹林寺本書所述皆佛教感應之事卷上凡五十事皆佛像感應也卷中凡七十二事皆佛經感應也卷下凡四十二事皆菩薩感應也其意蓋在靈像感應以為佛寶尊經感應以為法寶菩薩感應以為僧寶故三卷分錄也撰非濁本遼人而藏經題宋人者蓋遼據中土僅得一隅不足稱為一代故此時僧人仍以宋稱之也

正訛集一卷 南京刻本

明袾宏撰。袾宏有緇門崇行錄，已著錄。此書凡六十六條，皆舉明代世俗訛傳佛教之事，逐一辨正之。如剃髮不剃鬚條，謂世俗言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此語曾見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可知出於明代世俗人之口也。本書辯正允稱明快，然亦有原為糾紛未決之問題，雖經辯正而仍不免偏於一方者。如論出家父母反拜事，謂父母反拜者，子出家是為佛子，親不復子之，故子拜而親答拜，反也者答也，還也，非反常之反也。是說雖巧，然此本為六朝以來爭論未決之問題，僧方主張大致有二：有謂父母與子兩不相拜者，因僧俗異禮，若强僧從俗，則俗家不以為榮，而僧家之規矩失矣；有謂父母當拜子者，因道在則貴，不以人為輕重，僧既佛種，弘演教於來際，功德常在人間，故可受父母之拜也。袾宏之說，蓋調和儒佛之說者也。又如正佛本條，宋儒出老莊之語，此言雖出朱晦庵，然非晦庵所創，首倡斯語者實為化胡經，此亦六朝以來久經紛爭未能解決之問題，袾宏數語恐不足以服人也。然就全書之體例觀之，稱為佛典之考信錄，洵可當之無愧也。

直道錄一卷 南京刻本

明釋袾宏著。袾宏有正訛集，已著錄。是書成於萬歷甲寅，作者自序著書之意，以為生理本直，無論智愚皆具此耿耿不昧之性，故亘古以來雖欲曲而不可得，因是博稽上下古今凡史傳之所記錄、耳目之所聞見，千百中摘其一二，復以己意加以抑揚，爰成此篇。按雲棲一生功在宏揚淨土，故其為文近於通俗，通俗之弊在於淺薄。雲棲之著此書，乃以出世之人而講入世之道，故所言頗有幼稚可哂者。其論郭巨、論蘇子，有似王充論衡，猶之可也；至論詩韻、論古文時文，皆不似通人所宜道；又論漢高帝、論酷刑，則涉及政治問題，是棄出世之道而復入世矣。試掩卷思之，孰悟其為釋家弟子也。蓋正訛集所論乃其分內之事，故多精審透闢之論；斯書所言全在範圍之外，故多世俗之見也。

真大英雄言行錄二卷 長沙刻本

丹先難編輯。先難，長沙人，自號澥迷居士，曾組織淨宗贈書會。此書之作，乃因鑑於震旦之沈淪、群生之迷惘，爰彙集古今尊者之名言懿行，都為一帙，藉作塵刹之南鍼，期拯性靈於窮劫也。書之訂名，蓋以常人未聞佛法者，其沈沒於六道輪迴之中，無能解脫，固毋論已；即古今稱為英雄者，亦未能免此，惟照見度一切苦厄於無量劫者，始不愧英雄之名耳。書分上下二卷。上卷為理論，乃雜錄沙門居士有關佛教之論文，以及東西各邦學者之所見聞及講演。卷後附有詩文六篇，乃先難自作也。下卷為往生紀略，乃雜錄古今中印念佛者之略傳，特重於其往升西方之事實。書成於民國十六年，迨至二十年，長沙居士曾希蕃會合同人集資重印，又改名為升西寶筏云。

蓮宗諸祖略傳四卷附蓮宗警語 揚州木版

清貫通撰。通自稱蓮宗後裔，又在本書醒公大師傳中稱與醒公相契有年，則通亦乾嘉時人也。本書之作，由於長生寺退居性蓮老和尚閱其所撰蓮宗九祖傳，稱便一覽，中有訛略，因思諸祖有功於後世者甚多，禮懇頂戴奉行，由是編集其顯著者三十六位，以訂方冊。然此三十六傳，僅各由一書錄出，其未能訂正之處甚多。如善導傳載善導柳樹捨生之事，乃據佛祖統紀而錄者，然續高僧傳二十七卷釋會通傳末所載，有人告導曰：今念佛定生淨土不？導曰：念佛定生。其人禮拜訖，口誦南無阿彌陀佛，聲聲相次，出光明寺門，上柳樹表，合掌西望，倒投地下，至地遂死。道宣與善導同時，所記當較可信，則此事由於道宣所記傳訛甚明，此當訂正者也。書後又附有蘭谷大師等人所示念佛法語，多切要精粹，不可多得也。

心性罪福因緣集　三卷　續藏經本

宋智覺禪師注。智覺（名延壽，字沖元）餘杭王氏子，少誦法華，錢文穆王時知稅務，多用官錢買放生命，罪當死，引赴市，曹王使人瞯之，色不變，命釋之。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復參天台韶國師，發明心要，嘗於國清寺行法華懺，又登智者禪院作二鬮，一曰一心禪定，一曰萬行莊嚴淨土，冥心精禱，七拈皆得淨土鬮，於是一意修淨業。建隆二年，忠懿王請住永明寺，賜號智覺禪師，日課一百八事，夜往別峰行道念佛。忠懿王為之建西方香嚴殿。以開寶八年示寂，年七十二。為高麗法眼宗之祖，石芝宗曉又稱為蓮社之六祖。本書乃記諸大德教人尋求佛法，觀照心性之事。謂一念心嗔恚邪婬即地獄業，慳貪不捨即餓鬼業，愚癡闇蔽即畜生業，我慢貢高即修羅業，堅持五戒即人業，精修十善即天業，證悟人空即聲聞業，知緣性離即緣覺業，六度齊修即菩薩業，真慈平等即佛業。雖言詞繁多，而仍主直觀心性，則禪宗之本色固甚濃也。各條記載皆先有標題，復記其事，敘其言，於說者受者之身世皆不能詳，蓋說理之意味濃而記事之功用淺也。

兜率龜鏡集　三卷　續藏經本

清弘贊輯。弘贊，廣州南海寶象林沙門，明清間人也。兜率者，欲界六天之第四，彌勒說法處。此書乃書有關彼處之事蹟，以為後世龜鏡也。書之緣起，乃因清士曾通紹之請。紹謂西方有往生集行世，而兜率上生古今不乏名賢，請師撰之，以為萬世龜鏡。師許之，弟子開覺復懇其速成，為四眾之寶筏，後代之資糧。師由是披諸經論傳記并所見聞者彙編成帙，以康熙十年辛亥孟夏告成。書分三卷，初集為應化垂迹，乃記菩薩羅漢以及諸大德顯化世人之蹟也；中集為上生內院，乃記諸誦彌勒者得往生兜率之事也；後集為經咒願文，乃為誦彌勒者所用之經日文。中復敘各經之概略，文頗簡明易讀也。

見聞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智旭隨筆 智旭字素華晚稱藕益老人俗姓鍾氏吳人也少好儒頗斥佛教十七歲讀雲棲竹窗隨筆大悔悟二十四歲夢受教於憨山欣然慕之以道遠未能往學乃依雪嶺出家雪嶺憨山弟子也蓋藕益本出自禪宗後擬注梵網經作四鬮問佛一曰宗華嚴二曰宗天台三曰宗法相四曰自立宗頻拈得天台遂潛心研究天台著述晚年住靈峯故又稱靈峯老人但藕益於律法相念佛種種方面著述頗多是不以一宗學者自居也以永歷元年寂壽五十七臘三十四是書所錄皆幽明相通之事因果報應之迹雖荒渺难稽然年月地方往往並載且俱現代之事蓋筆記小說體裁也

法界宗五祖略記一卷 續藏經本

清續法輯 續法後名成法字柏亭別號灌頂俗姓沈仁和亭溪人九歲禮杭城慈雲寺明源和尚為師朝暮課誦大小經懺兼通四書詩易十六薙染十九具戒平居嘗論天台賢首之異同折衷於明源源曰汝當留二派之所以異而毋濫狙其所以同能審其所由異自辨其所由同而并參其非同非異者而證悟焉則功圓俄頃見佛於塵毛矣何彼此紛歧之異執也於是法豁然頓悟並精研諸經論晝夜無倦容不唯一家教觀朗然洞曉即諸宗歧途亦深入融會是時華嚴典籍多已散佚續法乃方搜考勤於著述於華嚴宗之源流始末辨析異同此宗系統始釐然分明以雍正六年四月朔示寂於天竺山之慈雲寺壽八十有八此書乃記華嚴五祖之事五祖者初祖法順先名杜順號帝心和尚二祖智儼別號雲華和尚三祖法藏稱賢首國師四祖澄觀稱清涼國師五祖宗密稱圭峯大師書中所載雖採自僧史然頗有糾正僧史乖舛之處如三祖賢首大師傳謂登封丙申詔師講新經感白光震地勅十德為師受戒賢別新經乃證聖乙未年方譯聖曆己亥年始畢豈未譯而先講耶且三祖咸亨庚午歲剃染承旨便講至登封丙申越二十七年年

五十四歲道滿天下方與受戒恐無是理本書則予糾正即此一端亦可見其矜慎矣書成於康熙十九年庚申蓋由於應虎林復齋居士戴京曾之請云

釋門真孝錄五卷 揚州木版

明張廣湉輯廣湉身世不詳然按書內題名稱雲棲優婆塞戒弟子後序又稱其蚤年皈依雲棲大師力修念佛禪三昧雲棲袾宏乃明末人則廣湉亦明末人也本書乃集佛教中言孝道之事蓋佛教與中國固有思想最為衝突者莫如有虧孝道故歷代闢佛者率以此為攻擊之的佛家應答各方亦嘗舉其有關孝道佛教者以資辯護如慧遠对周武帝謂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擔棺臨葬本書所舉之事皆此類也然佛教之被非难者非僅孝養一端尚有生育一事亦為辯难所及孝養一事尚可勉强解釋而生育一事殊鮮圓滿答覆如蕅益大師達母書有云生育一事世間苦本況與功名皆有定數然不婚娶終無生育之望即命中有子何以得生是說也豈不支離难通耶蓋中印兩大民族之文化各有特色互有得失求其處處相通不合者固多也

黔南會燈錄八卷　續藏經本

清沙门如純輯純習安天龍山僧也本郡張氏子母陳氏任法海寺禮雲光老宿披剃依頂相和尚具足參善權和尚印證復志遍遊自浙歸里住天龍山次遷松歸復住天龍純師善權達位禪師善權師月幢徹了禪師月幢師文雪醉禪師乃臨济三十二世天童下法嗣也本書凡一百一十八傳皆清初黔中之僧人及宿士蓋黔南宗風興自明末自燕居老人語嵩雲腹和尚三人入黔為破天荒自是以還洞濟兩宗漸次流行然以臨濟兒孫居多洞下僅有數人而已純師行脚東南經诗大剎每於休夏之際披閱傳燈見古今尊宿名目多在江浙諸省惟黔中未見片言遂慨然以蒐羅散失為己任乃取明季諸老以至清初行超明實四輩語錄共七卷名曰黔南會燈錄以康熙壬午年書成各師傳授系統多有不能銜接者蓋書中所收僅限於黔中而中間诗大師不盡黔人故也

現果隨錄四卷　續藏經本

明戒顯筆記戒顯崑山人明崇禎三年庚午結念佛會甲申國變後出家師具德和尚和尚為天童门下之人也順治丁亥侍瑞光玄墓靈隱三老和尚從三峰過虞山追後往來各處以住武昌寒溪時為多書中題靈隱罷翁晦山樵蓋最後所稱也是書以陰德陽報說因果故所記者皆為念佛行善持齋飯僧以獲美報之事書意既淺文亦拖泥帶水蓋僅為勸導常人之用也書首有介石淨寿序稱至其記我徑山費祖舍利一事其言可徵也又讀其述論極讚念佛功德則知蓮社中人也由此可知可知淨寿對於戒顯蓋未熟習序中又稱今茲戊寅余寓黃檗書林藤氏偶攜一抄本謁余其時為康熙三十七年蓋戒顯已先卒也

古清涼傳二卷 大正藏本

唐藍谷沙门慧祥撰。先是華嚴經菩薩住處品謂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中國人遂以五臺山當之。自元魏之時始建伽藍，芳猷浸盛，遂為佛教聖地。慧祥幼尚異概，長而彌篤，每聞殊方之唱，輒慷慨興懷，遂攬榛木，啟荒蓁，徧登五臺之顛，捃拾遺文，詳求耳目，以冀思齊之士粟征同往。總其所得成書二卷，分為五類。卷上有立名標化一，乃記清涼之得名以及在佛教中之地位也；封域里數二，乃記山之高度及各部相距里數也；古今勝跡三，乃記山中之佛教遺跡也。前[illegible]者文甚略，而此獨詳者，蓋慧祥赴清涼志在為佛教考古，故所得獨多也。卷下有遊禮感通四，乃記遊札清涼沙门之事跡也；支流雜述五，乃記山中靈異事跡也。後者甚略，前者較詳，亦因慧祥特重沙门事跡之故也。

廣清涼傳三卷 大正藏本

宋延一編。延一，仁宗時清涼山大華嚴寺壇長賜紫沙门，號曰妙濟大師者也。先是唐慧祥作清涼傳二卷，頗成倫理，其餘亦有傳記，皆文字舛錯，辭意乖謬。秘書丞郗濟川慨其若是，訪得延一純粹聰敏，博通藏教，講說記問靡不精諳，因請其採摭經傳，收据故實，附益祥傳，推而廣之，更記寺名勝蹟以及異靈章物。書中頗有珍貴史料，如晉釋支遁文殊像贊義般若男都衍讚並世所希見，而遁序尤足補弘集之所佚；又如王勃釋迦如來成道記、釋迦佛賦，今四傑集及文苑英華俱無之，尤為瓌寶。中國佛教聖地多由襲用佛經中之地名而來，故大方廣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中國人遂以之附會中國東北之五台，陸續興建，遂漸成莊嚴妙勝之聖地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清涼傳二卷 大正藏本

宋張商英述商英有護法論已著錄先是商英以元祐丁卯二月夢遊五臺山金剛窟自此遂心向清涼後五月商英除河東提點刑獄公事乃得真遊其地本書所記皆其遊五臺之散文詩賦及疏表後又附有當時人閱於五臺之雜文故本書體例純為詩文集性質與古續二傳之為地志體例者不同也此書諸史志俱不著錄杭州何夢華始得之以示阮元阮繕錄進呈世乃知有此書然中秘之書外不得見阮氏文選樓書又燬於火藏書家恨焉光緒間吳縣蔣清翊依歸安陸氏皕宋樓及錢塘丁氏正修堂藏本合梓遂行於世焉

補陀洛迦山傳一卷 大正藏本

元盛熙明述熙明其先曲鮮人後居豫章嗣寓四明之盤谷自號曰玄一道人清修謹飭篤學多材工翰墨通六國書有書法考已見四庫是書成於至正二十一年乃記補陀洛迦山之聖地其科（品）目有七即自在功德品第一記觀自在菩薩之洋洋功德也洞宇封域品第二記補陀洛迦山之地方沿革及寺宇洞府也應感祥瑞品第三記觀世音之神通變化顯示於世人者也興建沿革第四記歷代在此地閱於佛教之建設也附錄第五乃附帶言他處之觀音聖地如長安南五臺武林西山上天竺寺薊州霧靈山皆是觀音大士讚第六稱王勃所作也名賢詩詠第七雜錄附讚頌大士之詩詠也惟卷五之末有補陀洛迦山傳終句則盛明原書蓋盡於此以後二品乃釋子附入者也余按補陀洛迦山本為印度山名今以其名稱之中國之山遂成中國聖地觀者原始聖地反不可知矣

往五天竺國傳不分卷 大正藏本

新羅慧超記。慧超身世未詳。此書乃據燉煌遺書所印。書初發現時首尾殘缺，楮紙寫本，每行自二十七字至三十字不等。記周遊五天竺行程及國土、宗教、物產、民風。無書名及作者姓氏。經羅叔言等考覈，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百有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就其音義與此書證之，合者凡十五條，且其次第亦一一無差，故知即此慧超傳矣。書失千載，今得重覩，雖非全璧，亦足快意。書中有開元十五年十一月上旬至安西之事，超之時代可資以考得。本書所記雖不如西域記之詳贍，然如稱胡密國北山中有九識匿國，有一王，足證唐書西域傳五識匿各有酋長之誤；謂疏勒外國人呼伽師祇離國，證以唐書疏勒傳，足正慧琳音義伽師佶黎即葱嶺之非。其他可資以考證者尚多。書雖殘闕不完，然其價值亦不亞於宋雲、惠生之紀行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曹谿通志八卷首一卷 清懷德堂刊本

清馬元及釋真樸重修。馬元字子貞，三韓人，官湖廣等處提刑按察使，以康熙十年知韶州府事。真樸字雪樵，閩人，為木陳道忞高座。木和尚奉詔入對，因事納忠，多所啟沃，雪公時在記室，天下事洞若觀火。大中丞劉公暨諸臺使眷懷方丈，妙選總持，遂迎雪公專攝南華寺。主蓋曹谿之建制，歷代名稱不一，自梁天監開創以來，或曰寶林，或曰中興，或曰法泉，以六祖居此，遂成為禪宗本源之地也。先是明時有憨山大師力闡南宗，嘗修通志。馬元歸檢其書，將以折衷，但斷簡殘編，蕪穢特甚。適留寺中，見雪公眉宇清癯，蘊藉鶴立不群，依依別去，因以重修等志事屬之雪公。校輯兩月，成書八卷，有山川形勢、建制規模、道脈源流、傳燈人物、從席宗匠、佛法提綱、王臣外護、品題詞翰諸目。書雖重刊於道光十六年，然其中亦有同治、光緒之事，蓋當有後人補入之語也。

皇明寺觀志一卷 鈔本

不著撰人名氏書前有硃草文曰積學徐乃昌藏書各紙後俱有天尺樣鈔字樣原書無序跋題識作者之時代殊難詳考惟肥城縣三官堂下注云在武定门外之恩橋之东正德乙亥建（原書建字誤置正字之上今為改正）萬曆元年知縣朱衣修則作者蓋為明末人也本書始於七十三頁終於一百七十二頁則是所缺者有少半也所存者有山西 山東河南湖廣四川江西福建廣东廣西雲南贵州十一省各省之寺觀俱分署於府州之中並亦有特别提出一縣者如山西屯留縣下注云嘉靖己未知縣郗宗尧修志山東有肥城縣下注云隆慶壬申邑人李邦珍修志是必先依省府志諸書為底本以作此書後特别得某縣志或曾居某縣知其處特詳因不厭求詳一並載入也故濟南府中有山棲寺下注云在肥城縣西肥城縣中亦有幽棲寺可知此縣乃特别提出附於後也書中不惟残缺且誤字甚多故書頂上附有校勘可想見原書係明末之兵火零亂清代之禁錮隱匿以至於残缺訛誤幾不堪釋讀也

大宋僧史略三卷 大正藏本

宋釋贊寧撰贊寧姓高氏德清人其先渤海人也初出家於餘杭祥符後棲靈隱習南山律宗著述毗尼時稱律虎遂得明義宗文大師之號錢武肅王欽其聲望署為兩浙僧統宋太平興國三年至東京召見滋福殿延問彌日更賜號通慧勅住右街天壽寺命修僧史又詔修大宋高僧傳一百三十卷及三教聖賢事蹟一百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此書在其諸種著作中為卷數最少者並其品目分别最繁凡五十九门配置於三卷之中卷首為自一至二十三所叙者多为佛教门内之事包有佛教流傳僧尼得戒以及詳講及注釋經論諸事卷中為自二十四至四十多叙佛门制度及僧眾任務諸事包有立僧正僧統國師以及道俗立制管屬僧尼諸事卷下為四十一至五十九多叙佛门中之瑣事如內供奉并引駕結社法集以及上元放燈諸類旁及大秦末尼外教之事書中言簡意該可称矜慎之作後又附紹興朝旨改正僧道班文字一集乃南宋高宗紹興時法道等所上引祖宗舊制言僧道班次後人因制度載於僧史略中遂認为二者有密切関係而刊於一處也

五臺山聖境讚一卷 誦芬室鉛印本

釋玄本述。玄本不詳何代人。書中僅題曰金臺釋子玄本述。書原敦煌石室發現，吳縣蔣斧斷為唐代寫本，則作者當即唐代或唐以前人也。書中有讚有題，總括其目可得十一，即大聖真容、普賢菩薩、東臺、北臺、中臺、西臺、南臺、金剛窟、聖境、阿育王瑞塔、肉身羅睺、金剛窟邊念經感虎等是也。書末有句云大乘五更轉以下，缺佚不可考矣。按明釋鎮澄清涼傳中附載清涼山詩，其中東臺、西臺二首與此本正同，則此本其詩蓋即取諸本於舊讚改削之，非盡自撰也。伯希和嘗言有一洞窟繪五臺山圖，叢設疊巘，工細無論，清涼傳所載諸寺歷歷可辨。考舊唐書吐蕃傳載長慶四年九月吐蕃遣使求五臺山圖，當即此本矣。

佛學地理志三卷 北京中華印刷局鉛印本

張相文撰。相文淮上名士，號蔚西居士，富於著述，曾創地學會。此書之作，本以供僧人學地理之用，故其範圍包括全球，而側重於佛教諸國。敘述特詳，自中國外，特重視印度、日本、錫蘭、暹羅等國。又名山巨刹，隨處皆有，茲編惟就各宗祖庭所在，及古德之足資觀感者，詳其住持而已。書之上卷有圖凡五，即東半球、西半球、中國、亞洲、印度是也。此外又有方量、劫量、大地形勢、亞洲諸國，皆以文字紀述者也。中卷專紀中國之地理。下卷則記印度、日本以及歐美各國。書之範圍頗廣，而文字簡潔明確，敘述饒趣，又以地名係裁，融於佛教出世世法，兩兩無礙，非尋常佛學者之空疏與地理之拙實者所可辨，不惟僧徒課誦朝山者所必需，亦普通言東方文化、考古通今所應摩挲憑弔者矣。

普陀洛迦新志十二卷 國光印書局鉛印本

王亨彥輯。亨彥字雅三，定海人。以民國癸亥春，應開如了餘兩長老之請，因此書。按普陀山即補怛洛迦，觀音菩薩說法度菩薩，隨類逐形，尋聲救苦，即有不可思議靈迹。自元盛熙明始為普陀洛迦山傳，明侯繼高始為志，厥後明周應賓、清裘璉、朱謹、許琰、秦耀曾並沿志例，各有修輯，並傷於簡略，傳佈未宏。是書共分十二類，而以本迹居首，形勝、靈異、檀施、梵剎、禪德、營建、規制、流寓、藝文各分類別，末附志餘敘錄，另附全山勝境全圖。讀此一書，對大士深恩、名山應迹，瞭如指掌。著者雖出身儒士，未精佛理，並取材極博，行文簡捷，頗便觀覽也。

諸上善人詠一卷 續藏經本

明道衍撰。道衍，長洲人，俗姓姚，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為僧，名道衍，字斯道。讀書工詩畫，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洪武中選高僧，以病免。又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還。燕王興語甚合，請於帝，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常居府中。惠帝時勸王反，事成，錄功第一，拜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又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卒贈榮國公，諡恭靖。有逃虛子集。先是南宋徑山宗杲初參曹洞禪，因曹洞禪過重傳授，不合，遂去而參臨濟，承圜悟之法，名重一時。孝宗時賜號大慧禪師。大慧之下德光之門分靈隱之善、北澗居簡二派，道衍即靈隱四傳弟子也。是書敘諸上善人凡一百二十二人，各有小傳，小傳之前各有七言絕句一首以詠之。諸人中有文殊、普賢，而無觀音，蓋明初之時觀音聲勢尚未及於上流僧人社會中也。此書雖為上流人士所作，並其作用則全為下流社會說法。故常舉作惡一生而臨終念佛，立有善報之事，如張馗販雞、張善和屠牛等類，皆是此真所謂忙時抱佛腳者也。雖為俗人之所喜，終不免識者之所笑也。

新修往生傳下卷 續藏經本

疑宋王古輯撰古華人字敏仲第進士紹聖初累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興尚書蔡京多不合徙兵部後知成都入崇寧黨籍謫衡州別駕是書叙往生淨土之人惟僅有下卷蓋殘本也此卷自唐南岳釋承遠至大宋司士王仲回凡正傳三十一人仲回之後目中尚有華嚴講師有誠但正文中無傳諒必為殘缺所致也此書中諸傳僅依年代分其前後而不區別其為僧尼居士蓋僅取其與淨土有關耳且自宋初以來念佛宗流傳頗廣但非獨立一宗凡抱天台華嚴乃至禪宗宗旨之人多有期冀念佛往生或勸人念佛故淨土著作中多引有他宗之人也最後王仲回傳為元祐四年楊傑述傑無為人字次公嘉祐進士元豐中官太常一時禮樂之事皆預討論自號無為子有無為集書紀蓋著者之舊相識也諸上善人詠稱敏仲與次公同志歸命西方敏仲嘗著直指淨土決疑集次公為序當指此書惟上卷已亡不可考矣

淨土聖賢錄九卷 續藏經本

清彭希涑述希涑彭際清兄子也嘗以大教東來單傳直指外以念佛得度者若緇若白未易悉數際清有意薈萃成編而未果希涑初發信心願成此錄以堅向往因為標指條要載稽經論次中土著述續以耳目所及斟酌損益勒成一編蓋雖出希涑手筆實秉承際清之意旨焉書共九卷內包十類卷一有淨土教主及闡教聖衆卷二至卷六有往生比丘及往生比丘尼卷七為往生人王及往生王臣卷八有往生居士卷九有往生雜流往生女人與往生物類此書之迥異於以前淨土著作者即首立阿彌陀佛以為淨土教主次提高觀世音菩薩以為闡教聖衆之首蓋淨土宗本盛行於民間向無一定尊崇自宋以後觀世音之地漸次昇高在民間之受崇拜遠過於佛然在佛教著述中正式承認實為最近代之事故明代蓮池大師嘗謂高王觀世音經鄙俚不成文義蓋其時此宗雖盛而自明之僧人觀之尚多疑問也又希涑在此書中雜引諸大德之事蹟不分宗派因宗派之分實為上流佛教所為而自民間觀之固無甚區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繼業西域行程一卷 大正藏本

宋范成大撰。成大，吳縣人，字致能，號石湖居士。紹興進士，官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假資政殿大學士，充國信使使金。初進國書，辭氣慷慨，不辱命而返。除中書舍人，累擢參知政事。紹熙中卒，贈少師，追封崇國公，謚文穆。成大素有文名，尤工詩，有石湖集、吳船錄諸書行世。此書蓋錄自吳船錄，乃記繼業奉命使西域取經之行程也。業姓王氏，耀州人，隸東京天壽院。宋太祖乾德二年，詔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業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略可考，故成大錄之，以備國史之闕。然考宋史卷四百九十宋太祖乾德年間派僧一百五十七人往天竺求經，天竺國傳及佛祖統紀卷四十三法運塞志、宋僧史略謂遣僧百人，皆與本書所載不同。吾意當初遣之時或訂三百名之額，而實際成行者則不及此數，故或由政府方面而記其預定之額，或由本寺方面而記其成行之額，或由撤迴者之口中而記其歸寺之額，故各書所載紛歧也。

法華經持驗記二卷 續藏經本

清周克復纂。克復，清初陽羨人，自號曰同善道人，生平以流通經典、弘揚佛法為務。順治十五年秋，輯金剛持驗記，流通於世。翌年，復刻淨土、法華、華嚴、觀音持驗諸記，搜採載籍，徵信古今，頗殫心手之勞，用意殷，依於不朽。嘗以法華為眾經王，世尊以廣長舌演拈華之勝因，會諸法之秘密，開權顯實，三一同歸。前後七軸，凡六萬餘言，洋洋乎大觀，誠生死路之津梁，淨土門之梯級。其流傳之法，殆有五门：最上曰受持，其次解說、讀誦、書寫、供養。故曩時為法華傳記者，率依此五门分科。惟克復所作，無此區分，概以年代先後為次，且僧尼居士男女等亦不分部類，僅以信男女等置於各代僧人之後而已。此諸人中，雖引各宗大德，如吉藏為三論宗，智者為天台宗，窺基為法相宗，澄觀為華嚴宗，道宣為律宗，無畏為密宗，法融為禪宗，皆是。蓋克復意在弘揚法華，僅取其與法華有關之一端而已，是乃通俗之書，非為中人以上說法者也。

觀音經持驗記二卷 續藏經本

清周克復集。克復有法華經持驗記，已著錄。此書成於順治十六年，分上下二卷，已有一百一十八人，蓋為弘揚觀音經而作也。蓮池大師正訛集有云：高王觀世音經，世傳高王誦之脫難，此訛也。其經鄙俚不成文義，不知肆自何代，以理斷之，即是法華普門品耳。高王仗此脫难，故以為名，後人不知，別造偽語，稱高王經，因名迷義，俗所不覺。余按觀音之崇拜，盛行於民間，上流社會向不重視，故蓮池云然。書中僅言誦經得救之事，不及義理，乃為常人說法也。故所引諸人，亦不分品類，信士反多於僧尼，可以知其非僧人社会之所重視矣。書中所採亦未能精心抉擇，如稍引唐新語玄奘之事，不知波羅蜜多心經之多字當屬上讀，乃逕称之曰多心經，毫不知怪，亦可見其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華經顯應錄二卷 大正藏本

宋宗曉編。宗曉字達先，石芝其自號也，四明王氏子。十八受具戒，先從具庵強公遊，次謁雪庵洪公，理觀密契，遂分半座。越二年，退隱西山，復遊浙西諸刹，大參說偈以相其行。歷三歲而還。大府丞汪公興其季栺詳命主秀，久之謝去，居延慶第一座。講演之餘，編法華顯應錄、考邦文類、教行錄、三教出興頌、諸祖贊、振祖集、光明照解、施食通覽，又集儒釋孝記、明良崇釋志、明教編、蒙鈔要旨，血書法華，墨書華嚴、寶積、般若、涅槃諸經。凡弘傳教觀四十餘年，以嘉定甲戌示寂，僧臘四十七，世壽六十四。宗曉嘗以法華至典，實諸佛降靈之大本，群生達道之淵源，聖大士之所勸發，上首諸天之所護持，無論出家在家，莫不傾誠讀誦，極意修治，以致功德發顯，略然顯著傳記之中，所載非一，遂檢閱大藏三朝僧傳及內外典章，隱顯畢收，新舊並列，總二百三十九事。先示古聖為首，次以四例分別，曰高僧，曰高尼，曰信男，曰信女。其中高僧凡一百七十三人，全書之中此為最多，蓋事實宜然，非有深意於其向也。所引高僧有如京兆慈恩之屬於法相，五臺清涼之屬於華嚴，荊州思之屬於禪，皆是。蓋僅視其有關法華與否，其何宗何派固不論也。且宋末以

來諸宗融合之論漸盛故嚴格區別此時已不甚需要又宋曉本身因跨有天台淨土二宗其提倡誦經且誦法華經乃極自然之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海東高僧傳二卷 大正藏本

高麗覺訓撰訓自題曰京北五冠山靈通寺住持教學賜紫沙門是書之首有論曰佛以穆王壬申入滅又曰佛入滅至今乙亥二千一百六十四年則本書之作當在南宋寧宗嘉定八年高麗高宗二年故知作者亦必為是時人也書中記高麗之高僧始自順道終於玄大凡十九傳附傳七人蓋自高句麗解味留王(或云小獸林王)二年(當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前秦王苻堅遣使及浮屠順道送佛像經文於高句麗王受之始創肖門寺是為高麗佛教及佛寺之始自此之後高麗高僧輩興中土有密切之關係至宋真宗景德中高麗穆宗遣使於宋求藏經之官本以與其國故有之前後二藏及契丹之藏本合校刊刻是稱高麗本大藏最精善本此書尚在其後故未收入其卷一稱流通一之一卷二稱流通一之二則此書蓋非全本乃自一部全書中錄出也

淨土往生傳三卷 大正藏本

宋戒珠叙。戒珠福唐飛山沙门，是書乃叙誦念佛經以期往生淨土之人。書中自叙有云：余以像季之餘，值佛遺法，紙懷淨業，其亦有年，每以前賢事蹟散於諸傳，淪於異代，不得數例相從，條然以見，錄是歷考梁隋而下慧皎、道宣諸師所撰傳紀十有二家，洎大宋通慧大師（贊寧）新傳，且得顯等七十五人。今觀此書，卷上自西晉江東釋僧顯至後周河陽釋慧命，凡正傳十九人，附見十二人；卷中自陳南嶽釋慧思至唐成都釋雄俊，凡正傳二十人，附見四人；卷下自唐并州釋僧衒至大宋餘杭釋晤恩，凡本傳十七人，附見三人。本宗自宋初以來流傳頗廣，但非獨立一宗，凡抱天台、華嚴乃至禪宗宗旨之人以期念佛往生或勸念佛者其人甚多，故本書中將慧思、智顗、灌頂諸人俱羅列於内也。

法華傳記十卷 大正藏本

唐僧詳撰。僧詳不知氏族，蓋博聞達識之人也。記法華之靈驗，誘愚昧之徒，乃成此書。共十二科，分置於十卷之中。卷一之中有部類增減第一，言機者有廣略，遂致部類增減，雖有增減，不失其異。顯利有隱顯時異第二，言法華在時之隱晦及顯揚也。有傳譯年代第三，言法華傳譯之年代也。有支派別行第四，言法華之單品別行者也。有論釋不同第五，言治法華者所作之諸論也。卷二有諸師序集第六，乃集諸大德法華經序或後記也。自此以下雖立名不同，皆為傳記體也，如講解感應第七（共二章，置於卷二及卷三中）、諷誦勝利第八（共四章，分置於卷三至卷六中）、轉讀滅罪第九（在卷七）、書寫救苦第十（卷七至卷八）、聽聞利益第十一、附出輕毀見報（在卷九）、依正供養第十二、附出法供養（在卷十），皆叙諸治法華者之經歷也。總觀此書，關於記載法華之論文者不過一卷有餘，而其他立名雖多，皆為傳記體，蓋仍弘贊法華傳之類也。

智者大師別傳註二卷 續藏經本

宋曇照註。按佛祖統紀卷第二十二云：法師曇照，四明人，受業方廣。宣和初，述天台別傳註，最為詳悉，學者韙之。而卷第二十四云：未詳承嗣。意者曇照不在山家之內也。本書原為章安大師灌頂撰，語本詳明，然時移事異，以致初學之人莫明事之原委、語之含意，故注解之書，勢所必需。考智者歷陳隋二代，備受崇奉，故其行動可與歷史互相印證者甚多，然注者對此似覺疏脫。如注永陽王之事，引南史而不引陳書，則失於出典。顯越之事，殊難說明，且云其文甚略，殊覺難滿人意。又云南史帝紀，後主太子名深，今云淵者，誤也。不知唐人諱淵，深乃淵字所改也。又灌頂碑中南羊祜之事，固羊祜已死，後人追憶故也。今智者方當盛壯之時，碑為紀其功德而作，豈得生後人哀思此正文之當辨者也。又後遭二親殁喪丁艱荼毒一事，本文與荊碑不同，書中存而不論，亦職責有所未盡也。

真言宗小史不分卷 震旦密教重興會鉛印本

日本伊藤弘憲、秋山秀典共著，潮安王慧蘭女士譯。慧蘭者，王弘願居士之季女也。弘願夙以弘揚密教為心，曾遨日本權田雷斧至潮州傳授此教，又親往日本慧山學習，歸國之後，取是書譯成漢文行世。書分五編：第一編為真言宗創立時代，所敘包有真言宗在印度之肇始、中華之流傳，以及弘法大師在日本之立教開宗；第二編為真言宗極盛時代，敘真言宗在日本漸趨興盛，遂分為廣澤六流及小野六流也；第三編為新義派之勃興，興教相義學發達時代，敘興教大師仁和醍醐高野諸高德之更兼攝台密，起大傳法院流之一派，翻密嚴新八主義之旗，遂使真言宗之面目一新，而新派別因之而起也；第四編為新義派隆盛時代，敘智豐兩山之興起及其新教義也；第五編新古合同時代，敘明治大正兩代真言宗之概況也。蓋宗教學術傳入他方，為期既久，原本性質不復存，必與其地固有之宗教學術漸次融化，而形成一新面目。如印度為佛教發祥之地，但大乘不昌於印度而昌於中華；又禪宗之在印度相傳自師子尊者已絕，或謂二十八代單傳，流入震旦，風行日廣，幾有籠罩佛教之勢。乃觀日本自空海來唐，真言東渡，漸達兩部大

經之奧源，標六大緣起、即身成佛之義，佛教談理之精至斯而極。嗣是而日本之佛教雖各宗並列，而究其精奧皆密教化也。於是西中國之談密教者亦不得不挹彼注此矣。

法華靈驗傳二卷 續藏經本

明了因錄。卷首又有小序，稱觀識沙門了圓錄，未詳孰是。序中又云《法華靈驗傳》有大唐藍谷沙門慧詳所撰《弘贊傳》十卷，大宋朝四明沙門宗曉所撰《現應錄》四卷，又有本朝真淨國師所撰《海東傳弘錄》四卷。今歷覽此三傳，抄錄其中最為奇特事，合成二卷，以勸將後來。兩卷合七百奇異，據此則本書所載諸事皆係抄撮諸書而來，然非漫無標準，一味雜抄者。書分十六段，其十五段皆舉法華經中若干品目，如序品、見寶塔品、提婆達多品等，自一至四不等，將諸事分列於各段之中，以釋諸品，可謂援證恰當，語無浪費者矣。書後又有附記云：皇明嘉靖十三年甲午六月日全羅道高敞文殊寺重鋟。據此則此本乃依高麗本所印者矣。

修西聞見錄七卷 續藏經本

清悲觀老人輯老人姓鄭氏名應房字駟卿晚號且翁住崇園一名藍光籍江都為廩貢生性謹慎篤於宗族能行書古近體詩初不信佛後赴浙闈至上天竺觀音異力移其機遂移心念佛漸次斷菸酒葷血勤閱大乘典籍館麻村將十年雖未能證第一義而心知之用淺淺以引人因而入佛者頗眾與徐壁如程韶巷相往還事青蓮子謹年七十一卒於鷄園之彌勒殿是書乃記有清末葉修習淨業之事共分七卷每卷人物各不相同卷一為比丘卷二為比丘尼卷三為居士卷四為善女人卷五為童女卷六為雜流卷七為異類各傳皆自友人寄來故內容頗雜而以晚近之事為多蓋均為耳目所及也又有錄自報紙之雜文不竟稱為精心之作又有記作者身後之事其出於後人採入明甚蓋鷄園念佛道場於老人卒後整理其所輯遺稿之稿遂並將與其有關之事一並採入也其自序有云歲歲增之始志於同治甲子初刊於光緒丁丑丁丑為光緒三年然書中所載三年以後之事尚多可知刊行以後尚續續採入至集者卒後復由同人集成之也

淨土聖賢錄續編四卷 續藏經本

清胡珽述珽之身世在本書中殊難夠稽然仁和有一胡珽字心耘官太常寺博士僑居吳下好收宋元舊本書手自校勘有得即記有石林燕語集辨懶真子錄集證在本書中曾記蘇州事又有元和陸安人事云胡珽目擊與僑居吳下之言相應則為一人也在種蓮集中又稱其為蓮歸居士本書乃為續彭希涑之淨土聖賢錄而作其所依據以染香集為多至於蓮藏身世金丹華山宗統西方公據集驗諸書亦間一引用餘則友人之所敘述也所載諸事皆取其淨行可傳而又臨終正念者書共四卷而所包往生者凡六類卷一為往生比丘及往生比丘尼卷二為往生王臣及往生居士卷三為往生居士及往生雜流卷四為往生女人及往生物類各事之後往往有述者贊語自稱西史氏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種蓮集一卷 續藏經本

清陳本仁述本仁身世未詳此書之首有本仁識語曰蓮歸居士輯淨土聖賢錄續編採訪往生事實共有百數十條而續得於書成之後者正復不少余為另列一編不分門類不序先後隨聞見而記之名曰種蓮集取思齊大師句與居同作種蓮人之意余按此語頗欠明晰蓋既以編訂胡珽淨土聖賢錄之餘稿又似本仁己身所蒐集者也且所識之語在道光三十年九月而玉峯法師條則最後年代乃至光緒十九年亦殊難索解然在全書二十七條之中惟在顧登師一條之後特有識語稍述杭城數十年來多勤念佛往生淨土之事則著者於杭城之淨業有甚深之因緣蓋無容疑也

西舫彙征二卷 續藏經本

清釋瑞璋輯瑞璋身世未詳然書中所輯諸條至乾隆五十六年而止則固乾隆以後人也書序後題曰昔祝犂單安者至日祝犂單安者己卯年也時當在嘉慶二十四年著者自述作書之意曰不待聖而興自是上等見賢思齊正為吾儕今日之急務故搜輯從古諸上善人歸化靈蹟亟付剞劂欲與蓮社法侶共覩先進之模楷庸作西邁之章程耳本書分上下二卷共分六類卷上有尊宿瑞化乃記歷代高僧也有高尼淨因乃記歷代高尼也卷下有居塵卓行乃記歷代之信女也有在閨清操乃記歷代信女也有發悔頓超乃記先為惡業後乃悔悟歸依佛教也有含識俱往乃記畜生之含有佛性者亦得往生西方也所記清代諸僧多江寧人所為蓋作者乃江寧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西藏剌麻溯源一卷 續藏經本

清沙门守一編輯守一有諸家宗派已著錄此書又名溯查西藏剌麻溯源乃摘錄聖武記卷五也按西藏之剌麻教與西藏之歷史有密切之關係修拉徵以特 Schlagintweit 之西藏佛教及托名爾 Waddell 之西藏佛教記載甚詳此書自唐至元不過寥寥數語明代則始自永樂至於太祖封元帝師喃迦巴藏為熾盛佛寶國師之事則闕略不載在清代剌麻教四支一在布達拉一在札什倫布一在庫倫一在多倫泊本書敘其來源語簡而該且年代不苟寺廟及剌麻之數亦俱確切可靠蓋本書史料乃錄自官書故所載皆有可徵不帶宗教意味與源自僧人之記載者有殊矣

大方廣華嚴經感應傳一卷 大正藏本

唐惠英撰胡幽貞纂英賢首大師弟子據新羅崔致遠所著法藏和上傳賢首有高足六人即宏觀文超智光宗一慧苑以及慧英是也然除慧苑外餘五人之事蹟學說俱不可考但知英居經行寺而已胡幽貞身世未詳自署曰四明山大方廣無生居士此書卷首有小序云此傳本花嚴疏主藏公門徒僧惠英集為上下兩卷今予刪其事外浮詞蕪於祥感乃筆削以為一卷據此則本書乃一簡本其原書組織如何不復可考然以前各條俱依次敘述而最後大足年中之事乃武后時事其永徽年中之事在高宗時應置於後而置於前又有劉謙之事乃在北齊時亦應在前而在後竊意大足以前乃記誦讀之事永徽之事乃記流傳之事劉謙之所為乃記注釋之事原書必有區別且史料多寡適均今經刪削之後混而為一遂不可辨別矣

西域僧鎖喃嚷結傳一卷　大正藏本

明李日華著日華嘉興人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疑萬曆進士
官至大僕少卿恬淡和易與物無忤工書畫精鑑賞世稱博物
君子王惟儉與董其昌並而日華亞之有官制備考六研齋筆
記諸書此乃梵僧鎖喃嚷結自記西來緣起戰歷蹤由之作而
日華錄於六研齋筆記卷二者也僧乃東天竺主活國人出家
苍辣法藏寺寺乃北周天元時甘露梵王所建也嚷結翹慕華
風遂結五衆同行東來以萬曆時入京住双林寺宰官居士見
者往往詰問蹤由因述其大略焉按明之末葉東西交通以海
路為最繁而陸路則阻隔甚多來往較少故本書所言頗足珍
視然書中所言方向以證實圖殊多纍誤蓋述者僅知中國在
印度之東故無論若何轉折皆認為東行也且羯霜那恭御諸
國皆在中亞豈有由東印度東行乃至此耶讀者須以他書比
較參驗之方不致迷途也

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四卷　民國四年求恕齋刊本

林鶴年撰鶴年清明經字樸山茂名人吳存甫之弟子也初讀
四庫總目表愛其贍博而昧其故實沈吟者久之遂有箋釋之
意是後乃徧搜廣雅書院諸古籍復質疑於院長梁節庵朱鼎
甫廖澤群三先生及東西粵諸同學置之案頭者十年日有所
得迨宣統元年春章一山太史入值實錄館纂修乞其在京假
聖製詩四集一百卷讀之於是修書之掌故御筆之權衡一得
所依據又博訪通人及李仲約先生注本互參聞見商推是非
而此書之規模始具余按表文作者紀曉嵐先生天資卓異博
贍遠識且又身當總纂之任故能敘學術之源流如數家珍明
事實之原委鉅細靡遺徒有先生之才學而不當其位不能為
此文也惟文中所引之書多至二百餘種初學之人見聞匪廣
對此每有望洋興嘆之感故箋釋之事尚矣鶴年之作乃於本
文每句之後箋釋其出處及故事後又加以按語以明當時之
事實斯固善矣惜其未窺中秘於清代掌故之書如實錄等類
皆未之見於本朝故事僅據一御製詩以致用力雖勤而前朝
之故事詳本朝之興作反略矣今鶴年之初稿出世取以與印
本相校則稿本尚有錄自類書因在原書中未曾檢得以致印

本刪去者如鏽棧先鳴聆音膺集條稿本有注曰左氏口公年
傳曰求諸侯而麇至杜預注曰麇群也此乃昭公五年之文稿
本蓋採自類書類書不載年代著者蓋於原書中未曾檢得故
於定稿之中削去此文而別引本草也又如表文中有曰臚登
讖記衍洪範而原非妄議井田訖周官而更誤二句讖記之事
在東漢一代問題甚多如桓譚張衡諸人之傳當稍引一二井
田之議王莽亦曾試行當稍為叙述今皆闕略未免遺憾至於
七緯成編知出莊周書後注引御製詩題謂乾坤兩鑿度蓋後
於莊子南華第七篇率已揭其旨倏忽鑿七竅竅通混沌死乾
坤即倏忽渾沌實太始乾坤既鑿開太始斯淪矣此乃據兩鑿
字以論其先後實鑿實甚然此實柄乃高宗為之曉嵐知之而
不敢掃其意鶴年亦僅箋釋表文之意注疏之體不得不然未
可以之苛責二人也

法門鋤宄一卷 續藏經本

清淨符著符自署曰古杭白巖偶道人五燈全書則稱曰錢塘
白巖位中淨符禪師乃石雨方嗣青原下三十七世弟子清初人
也此乃為辨五燈會元天王道悟傳下之注文而作注文謂道
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荊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荊南城東天
皇寺嗣石頭其四傳之後有雲門宗六傳之後有法眼宗者乃
馬祖下之天王道悟而非石頭下之天皇道悟也丹丘玄素碑
以為證考大原本從無是注至元至正間越天衣清公翻刻會
元始增入者蓋因廷俊序中有雲壑心燈錄未行為惜之語後
人遂附會其說假捏故事清公誤信其言耳本書力斥其非共
舉六證一南泉下有雲照禪師其機語與馬祖下道悟所道者
不漏一言不差一字二人同一卅同一機語復同一機語無此
情理故知此道悟為幻出者也二僧宝傳第四卷玄沙章末云
石頭之宗至是遂中興之考玄沙與雲門為昆季雲門既為道
悟之後則師備當亦道悟之後而云中興石頭之宗則道悟嗣
石頭而不嗣馬祖明矣三景德傳燈錄載馬祖之嗣一百三十
八人会元載馬祖之嗣七十六人指月錄載馬祖之嗣四十七
人皆絕無所謂天王悟者而青原下第三葉則俱有天皇悟故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道悟僅有石頭下一人也四澧州龍潭崇信禪師以餅為業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為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居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今荊南城東有天皇巷而城西絕無遺蹟可尋且靈鑒潛請人既不測故信日得以十餅饋若丘碑所云節使親臨府衙供養者則四事豐饒貴顯求見且不得而餅家兒乃敢以十餅見瀆耶由此可知丘碑之妄稽矣五夢覺堂重五家宗派序云張無盡疑洞山德山垂手不同恐自天皇處或有差誤後於達觀穎處得唐符載所撰天皇道悟塔記又討得丘玄素所作天王道悟塔記云云此譌言也達觀穎殁於宋仁

宗嘉祐四年張無盡卒於徽宗宣和三年相去六十三載即使穎寂時無盡已生亦必正在幼年安能留心及於佛學門庭宗派中事耶且無盡家住渚宮渚宮在荊州而城之東西天皇天王既有碑碣則道悟之一人兩人朝夕在無盡眉睫間固可了了又何必於達觀處討得丘符二碑始克決其為二人哉且達觀居金山去渚宮三千餘里豈有眼前碑碣不觀乃區區遠從數千里外人討得此語之偽固不待辨矣六明成弘間雪庭禪師為臨濟下二十四世西蜀直指堂休休翁雪峯之子而續略繼燈誤列為未詳法嗣乃古雪刻師拈古又以古庭前堅名是

不考古庭雪庭之有別況古庭即無際悟嗣雪庭去悟尚有雪峰休休翁兩世之隔則古庭與雪峰乃昆季雪庭又古庭之孫行矣何竟混同為一人明清相授猶有此誤自唐迄今凡千年其譌誤者尚不可勝數偽碑豈足據哉此乃禪宗中一大判案治佛學所不可不知者也

八十八祖道影傳贊六卷 續藏經本

明德清述高承埏補德清事跡見憨山大師年譜疏已著錄諸祖道影八十八尊本藏大內明初傳寫安奉金陵之祖堂萬曆乙卯兵憲吳公命畫士臨小像冊請憨山各為傳贊憨山欲從事而未能及投老匡山之四年庚申值夏於病中考傳燈統記諸書纂為小傳各系以贊力疾書之至冬脫稿僅七十七傳贊尚缺雪巖欽無用寬鐵山瓊斷崖義絕學誠季潭泐松隱然無一全本空照大滿大以及慧約國師高承埏者嘉興人字寓公一字澤外崇禎時賜同進士出身歷任遷安寶坻涇縣令遷工部主事病此書未完遂為補綴成書又以憨山嘗稱雲棲紫柏及自為贊並亦各為之作小傳附其後計卷首為序記之屬卷一為西天諸祖卷二為漢季六朝神僧梁隋唐三朝東土六代祖師及唐朝教主卷三為唐朝禪師及後梁禪師卷四為宋朝禪師宋朝古師元朝禪師及國朝禪師加師卷附為萬歷間賜紫衣三大師諸人之去取無甚深意蓋以有圖像者為準故雜取各宗諸祖獨無三論蓮宗有後人而無善導天台有灌頂而無以上四祖皆以無圖像故也然就八十八人觀之可以知明人之於各宗皆平等視之無所軒輊於其間蓋明代諸宗融合之編其或

而憨山大師更思進而融合三教故對於佛教內部各宗之去取自依事實為標準而無所容心於其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禪燈世譜九卷 續藏經本

明道忞編修道忞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沉毅有夙慧總角以藝文擅名鄉曲誤為生員然恒有出塵想及冠讀大慧語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走匡廬出家歷參憨山黃檗諸名宿後參天童圓悟於金粟因閱殃崛難產機緣遂徹悟從上關鍵親炙十四年圓悟寂後繼席清順治十六年奉詔入京帝親賜號弘覺禪師帝歸後謝天童金粟院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平陽明洞天自卜塔於黃龍峰下為開山第一代入寂於康熙十三年壽七十有九所著有九會語錄北遊錄等書行世此書成於崇禎四年故忞題明人書與佛祖宗派世譜大致相同其所不同者俱注記於書之頭上約分為二一為代數之不同如本書以臨濟義玄為五世乃自南嶽懷讓數起也佛祖宗派世譜以義玄為一世乃推尊臨濟宗之始祖也故臨濟宗二書相差四世又如本書以洞山良价為五世乃自青原行思數起也佛祖宗派世譜以良价為一世乃推尊曹洞宗始祖也故曹洞宗二者相差亦四世二曰諸嗣之不同二書所取僧人往往此有彼無致生差異續藏於佛祖宗派世譜下注云但載與禪燈世譜不相同者耳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佛祖宗派世譜僅卷五卷六兩卷可知二書不同者多在此二卷也三傳授次第之不同如卷三中之白水中白及九頂智海卷四中之萬壽普信及廣教罽卷六中之龍翔希璉及雲巢巖諸人之傳授次第皆與佛祖宗派世譜不同書頭俱注記之文可稽也

五派一滴圖一卷 續藏經本

日本一東著。此書乃引仲虎關和尚之說者也。虎關於元亨二年上元亨釋書，寂於貞和二年，嘗著五家辨，論五家皆出於馬祖。本書復加詳釋，謂趙宋時達觀穎、覺範洪、夢堂覺之諸老，有志於質五家，然僅解雲門、法眼之被傳燈誤，而不解曹洞一宗亦被傳燈誤，故俱系於石頭之下也。本書復列三表以資比較：一據道原傳燈錄，二據夢堂宗派序，三據虎關五家辨。且謂傳燈載而誤者二：其一載龍潭於天皇下，其二載藥山於石頭下。傳燈不載而誤者四：其一不載天皇於馬祖下，其二不載龍潭於天王下，其三不載惠真於天皇下，其四不載藥山於馬祖下。此說與法門鋤宄、五家辨正俱不同，然固可代表一派主張，理宜並存者也。

五家辨正一卷 續藏經本

日本讚陽沙門養存述。先是濟北集五家辨，謂達磨西來迄於三祖，單而不分，四祖派牛頭，五祖派北秀，六祖派青原。又謂唐仲撰藥山碑系儼於大寂，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碑系悟於大寂，又呂夏卿撰雪竇碑謂竇為大寂九世之孫，以五家共出大寂下，為合馬駒一踏之讖，是六祖之下當宗南嶽派，青原矣。本書力辨其非，謂五宗當並重，不容軒輕於其間。且藥山首至石頭，一度謁馬祖，復歸石頭，是當系於石頭之下甚明，故列舉七證以辨之。以外又辨雪竇亦出石頭，辨馬駒一踏之讖之不可盡信，皆可補法門鋤宄之所不足。如是南嶽下出二宗，青原下出三宗，二者庶可平分天下，與行不悖，故曰一華五葉同春色，兄弟鬩墻勿競芬，是本書著作之本意也。

居士分燈錄二卷　續藏經本

明朱時恩輯。時恩有佛祖綱目，已著錄。蓋時恩力扶正法，猛擧弘願，自萬歷三十八年庚戌至崇禎四年辛未，凡二十餘年，既纂載佛祖綱目，又輯居士七十二人以為分燈錄。諸居士之中，以唐宋人為最多。蓋唐世豪傑之士以儒門淡薄，收拾不住，遂多歸釋氏；宋世諸公又以儒者操衲子之戈，陽樹為敵，實則陰咀其腴。故本書取材，凡言語中有涉及佛典或與僧人相往來者，皆列為居士。然如韓愈、司馬光、程頤、朱熹，皆反佛教甚烈，史籍所載甚明，今一概錄入，則居士之範圍難明矣。有人問程頤佛說生死輪迴事，答以未知生焉知死，此正儒家之傳統主張，與佛教頗反，此不當錄而誤入者也。又書中引朱晦庵解孟子曰：五十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夫獸毛蠶口，害物傷慈，佛制也，以五十乃衣帛，則衣帛者鮮矣；食肉者斷大慈悲種子，佛制也，以七十乃食肉，則食肉者鮮矣。不知朱子特恐人皆衣帛食肉，則供不應求，五十七十者反無以給，故云然，與孟子上文所云魚鼈不可勝食之意同，非有不忍食魚鼈之意於其間。今竟視為晦庵助佛揚化之處，亦云誣矣。

普陀列祖錄一卷　續藏經本

清通旭集。通旭，松江華亭俞氏子，祖籍新安。居童子時，每遇食以手擊香作梆聲，人詢之，曰：吾集衆以會食。父母駭其非凡，乃送補陀薙染於紫竹旃檀林。比長，稟具戒于白龍慧鏡禪師，遍參海內名席，隨侍嘯堂、寒泉二老，悉入堂奧，當機不讓。旋受天台萬年無礙徹老人囑，始開法于慈邑壽峰及慧正聖壽。後以省祖來山，時山無主席，緇素與總戎藍公即請主院事。以康熙戊寅示寂，世壽五十，嗣法二十五人，有全錄行世。是書記普陀諸祖凡四十九人，有偈者十九人，始自宋真歇清了禪師，終於清通玄機禪師。清了者，青原下十三世嗣也，弘揚曹洞，來居此山時在南宋高宗紹興元年，蓋以地處海中，交通不便，故佛教傳入較晚也。書成於康熙丙子，蓋前於示寂者僅二年耳。今觀書記及通旭之寂及其弟子明志繼法壇之事，則非通旭親筆也。意者旭有草稿而未成書，其後嗣整理遺稿，並以後日之事附紀於後歟。

三教平心論二卷 大正藏本

元劉謐撰。謐自署曰靜齋學士，與李純甫同時。皆謂浮屠之教興中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老子之道，魄並相合。是書更進三教並行中國，缺一不可。蓋自伏羲畫八卦為儒教之始，自老子著道德經為道教之始，自漢明帝夢金人為佛教之始。儒教使綱常以正，人倫以明，禮樂刑政四達不悖，天地萬物以位以育。道教使人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一洗紛紜轇轕之習，而歸於靜默無為之境。佛教使人棄華而就實，背偽而歸真，由力行而造於安行，由自利而至於利彼，皆有功於生民。故秦始皇欲去儒，梁武帝欲除道，三武欲滅佛，而三者之暢行終不可遏。書中雖稱權衡三教，其意在闡明佛法。故歷舉韓愈、陽、橫渠、朱晦庵、大小程子謗佛之語而駁斥之，而尤以論韓愈之言為詳。蓋韓以文章名世，學士讀其文者甚多，故諫佛骨一表，理論無不必精於他人，而影響於世殊為廣遠，故信佛者尤深忌之也。

建州弘釋錄二卷 續藏經本

明釋元賢編輯。元賢有繼燈錄，已著錄。是書則成於崇禎己巳冬。蓋元賢以天啟癸亥秋居甌寧金仙庵閱大藏，三年徙建安荷山。明年之檇李請藏經歸，乃作此書，至己巳始成也。書為弘揚閩中建州釋教而作，共上下二卷，分為四科。卷上有達本第一，重明宗也。自唐建陽佛跡嶺道一禪師至元甌寧天宝山逆川智順禪師，凡三十二人。蓋唐時閩省文化雖較後，然以馬祖掛錫之故，其佛教之發揚亦不讓他處也。卷下有顯化第二，彰稀有也。自唐崇安銅鉢山袁公至明壽寧虎皮庵金漢道人，凡十七人，皆言靈異之事也。有崇德第三，錄衆行也。自唐建陽明覺禪師至明建陽董巖一庵圓長上座，凡十四人，皆正修之大德也。有輔教第四，備金湯也。自宋浦城楊文公億至明甌寧務吾開居士世昌，凡十四人，皆閩地名儒復有關佛教者。錄之以為佛教之輔翼也。書中達本所據者如傳燈會元諸書，皆釋家名著，最有價值。顯化崇德所據者多為志書，僅為世俗相傳之語，其價值較低。輔教中所敘多理學名儒，如朱熹之倫，考諸事實，殊不如本書所言，是亦滋人疑竇，有不如無也。

唐大薦福寺故寺主翻經大德法藏和上傳 大正藏本

新羅崔致遠結遠自署曰海東新羅國侍講兼翰林學士承務郎前守兵部侍郎權知瑞書監賜紫金魚袋是書撰於天復四年春已在唐末時矣書分爲十科乃就藏所著華嚴三昧觀直心中十義而配譬焉一族姓廣大心二遊學甚深心三削染方便心四講演堅固心五傳譯無間心六著述折伏心七修身善巧心八濟俗不二心九垂訓無礙心十示滅圓明心此十科中所叙事實雖似依年代先後爲序然究以章於科名之故往往在後日之事中而追叙既往說在前科之前殊足令人眩惑如第七科追叙十六歲之事則當在第四科同前後第八科淵及垂拱則當在第四科之前矣又傳前有大唐大薦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師之碑秘書少監閻朝隱撰又有新刊賢首國師碑傳叙題曰元祿戊次已卯仲秋搏桑攝津浪華僧濬鳳潭叙按閻朝隱欒城人字友倩少有名中宗爲太子朝隱以舍人幸性滑稽屬辭奇詭爲武后所賞累官著作郎先天中遷秘書少監唐書有傳蓋法藏方叙其門人請朝隱爲碑銘也元祿已卯在東山天皇時當清康熙三十八年云

善導大師與日本不分卷 大東書局印本

日本大野法道撰陳應莊譯此書乃叙善導大師之身世教義及其宗派流入日本發展之情形也其科目有八第一序言乃概論淨土宗在佛教中之地位也第二生涯乃叙善導大師之身世也第三業蹟乃叙大師之著述與宗教畫之製作給與世人之影響也第四人間觀乃叙人間之種種形態與求道之關係也第五佛陀觀乃叙佛性之真像及求道之關係也第六淨土觀言解脫之境地也第七生活記錄言猛進中所常遇之事實也第八感化無窮言淨土宗在中日兩國傳佈之情形也又有附錄乃善導大師著書之註釋書目錄也按日本高倉帝承安四年元光大師源空出黑谷空居洛東吉水唱專修念佛朝野靡然歸之是爲本邦淨土宗之始祖是後分四派曰鎮西派曰西山派曰長樂寺派曰九品寺派九品長樂二派已亡餘二派尚繁盛復各有分枝西山派之寺院至一千零七十四所鎮西派之寺院至六千一百五十四所亦云盛矣本書之作殊嫌義少辭繁蓋宣傳之文非著述之體也

楊仁山居士事略一卷　天津木版

居士徐文蔚述是書乃叙楊文會居士之事蹟包有文字二篇一楊仁山居士塔銘二楊仁山居士事略塔銘略叙佛經弘布之歷史自迦葉阿难之第一次畢鉢羅窟結集以及東土流傳復及楊居士之校刻佛經以見文會在佛教中之地位事略叙楊文會之身世文會字仁山安徽石埭人生於道光丁酉年十一月十六日幼穎悟不喜舉子業二十七歲時得馬鳴大乘起信論反覆讀之得其奧旨由是一意搜求佛經是為入道之始後居金陵發心刊刻單行本藏經手訂章程徵集同志得十餘人分任勸募創設金陵刻經處踵嘉興藏式專刻方册藏經又自日本購求失傳之經疏得藏外典籍二三百種擇其最善者刊行之至光緒三十三年就刻經處立祇桓精舍就學者緇素二十餘人宣統二年金陵同人創佛學研究會推文會為會長三年八月卒壽七十有五蓋自清中葉後佛教衰微加以太平天國之劫處摧殘殆盡佛法不絕如縷同治以來所以能重整舊觀而光復之者皆由比丘居士中有傑出之人尽心弘布之故然求其願力之弘關係之鉅成績之優則莫有如文會者也

緇门世譜一卷　續藏經本

清明善撰輯明善天龍山寺僧也當陝西西安府華州城西南十五里入終南山赤帝峪又名馬家峪後名勅德峪太頂二十里許即天龍寺初臨濟宗也徑山師範之後嗣有天童圓悟者傳龍池萬如通徹徹傳浮山文弱行盈盈傳于肅超遠遠傳迟雷明善故善為臨濟宗第三十四世也本書原名為終南山天龍會集緇门世譜又名為釋氏源流五宗世譜定祖圖乃記禪宗五宗之傳授次第也其目錄分為四部即序圖宗派是也序者記本書撰輯之缘起也圖者乃記初祖達磨以下及五宗創始之人也宗者乃記五宗之正統派也派者乃記五宗之别派也文簡而該尚無脫漏但傳授次第頭緒紛繁尤以臨濟曹洞二宗派初學者觀其文字每易發生誤會須有圖表及注釋以輔之方能使讀者無誤入歧途之病也

華嚴經感應略記一卷　續藏經本

明袾宏輯錄。袾宏有緇门崇行録、直道録、正訛集諸書已著録。此書專為記華嚴感應之事而作，凡二十八條，各條標題皆以四字為句，括約其事，文中僅載有関感應者，餘均不録，頗簡明易讀。蓋著者僅為略記，所得以便誦讀，故頗有翦裁也。惟各條之出處或載或不載，體例不純，検查為艱，未免遺憾。書後附有華嚴大經處會品目卷帙總要之圖，乃以圖表形勢分析華嚴經各品，依次分為九類，即四分五周九會放光會主入定說法品節品目是也。此表組織頗為精密，非對於華嚴有深切之研究者不能為。且初學之人誦讀華嚴茫無頭緒者觀之，当可得一捷徑也。

華嚴感應緣起傳一卷　續藏經本

清弘璧輯。弘璧吳郡鄧山聖恩禪寺沙门也。嘗以華嚴感應詳略不同，傳記纂靈散遺難考，因於華嚴疏演義鈔內節出教起因緣部類傳譯及付法藏經、會玄記等總立十门而成此書。十门者：初明九會說經，言世尊成正覺已與諸菩薩說華嚴經也。二明圍山結集，言世尊既說經已，文殊師利乃與阿难等赴鐵圍山結集法藏也。三明天龍護藏，言結集既已，此經即隱於龍宮由天龍護藏也。四明龍樹誦出，言龍樹入於龍宮見此經始行誦出也。五明流傳西域，言西域遮拘盤國寶藏此經也。六明法領請歸，言法領至拘盤國請歸華嚴前分，始流行中土也。七明覺賢初譯，言佛度跋陀羅（此云覺賢）始於揚州譯出此經也。八明喜學重翻，言經雖翻譯猶未大全，至唐證聖元年于闐三藏實叉難陀（此云喜學）再譯舊文，兼補諸闕，計益九千頌，華嚴始煥然完備也。九明正彰感應，言華嚴感應之事，所舉凡二十二條，引證較詳，蓋本書之正文也。十明續集感通，與上门性質相近，蓋日後由他書所得之史料也。故著者自云：上諸感應具演義鈔，其餘英師感應傳及会玄記等節錄於後，以廣感通。凡十八條，其取捨不如以前之嚴，往往雜鈔經論之文與

以前之記載事實者異、如十地品離垢地菩薩章及如來出現品如來心第十章諸目皆與前目格式不類書後又有雜錄乃雜鈔有関華嚴之瑣事如華嚴傳記盥洗受持登廁偈呪諸目皆是此亦通俗之書也、

華嚴經持驗記一卷 續藏經本

清周克復纂克復字重朗荊溪人有法華經持驗紀及觀音經持驗紀諸書已著錄此書序中叙編纂之原委中有云余既哀次金剛法華持驗二書因復取是經（華嚴經）感應事蹟表而出之為後人勸書中又題古子周石校及吳郡陳濟生皇士參蓋二人助之成書也書中人物自帝天竺龍樹菩薩至明繆工部貞默止凡四十九傳其中唐人凡二十有一而明人僅三其原因有三一本書主旨意在通俗而華嚴一經哲理深奧故華嚴宗人多專之內講學問之宗派其哲理既非常人所能受持故通俗之史料較寡二元明之際華嚴宗頗形衰微著述不多且又難得故採集史料不易三著者之於華嚴蓋未有深切之研究故史料之選擇頗無準則如智儼圭峰長水諸大師俱為華嚴宗中重要人物本書一概不載亦可知其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唐故大德贈司空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行狀 大正藏本

唐趙遷撰。遷不空三藏弟子也，自署曰前試左領軍衛兵曹參軍翰林待詔，參預翻經之事。凡九載，不空既寂，乃為此狀。不空者，北天竺人，年十五事金剛智，隨之同履中土，至二十八歲，金剛智入滅，遺命不空等於開元二十九年發中國，自錫蘭入印度，留五年，攜大日經、金剛頂經之大本及其他諸部密教經典五百餘部，具得指授口傳，再還中土，時天寶五年也。不空所譯經論凡一百十部一百四十三卷，代宗極重之，因歸依焉。以大曆九年示寂，行年七十，僧臘五十，帝為之廢朝三日，贈司空，謚曰大辯正廣智不空三藏和上。先是善無畏、金剛智互傳密教之胎藏、金剛兩部，善無畏來自北方，金剛智來自南方，各以其學授不空，密教得不空之廣為疏通，始大顯於世。按密教之傳授，怪誕之說甚多，惟趙遷乃受不空親炙之人，所記自見多實異之事，故迷信色彩較少也。

東林十八高賢傳 續藏經本 漢魏叢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又名蓮社高賢傳，自隋唐志及陳、晁二家俱未見著錄。今觀漢魏叢書本有短跋云：熙寧間嘉禾賢良陳令舉舜俞粗加刊正，大觀初沙門懷悟以事跡疏略，復為詳補，則此書至宋世始顯於世也。余據高僧傳初集慧遠傳有遠與劉遺民等百二十三人於精舍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之事，是所謂立白蓮社事當在此時。劉遺民著其文有云：維歲在攝提格七月戊辰朔，考攝提寅年也，晉安帝紀載元興元年庚午，朔則七月朔必為戊辰，與文中正合，故知蓮社之立正當元興元年也。此書之疑點有三：高僧傳稱遺民與雷次宗、周續之、畢穎之、宗炳、張萊民、張季碩等與慧遠於無量壽像前建齋立誓，共期西方，文中復有百有二十三人之語，則此七人當在百二十三人之內也。今書中有百二十三人傳，而七人反在其外，其可疑一也。書中稱謝靈運在廬山鑿石種白蓮，時遠公諸賢同修淨土之業，因號白蓮社。靈運嘗求入社，遠公以其心雜而止之。夫既不許其人入社，而又取其人所種之蓮以名社，則於社之定名殊欠鄭重，其可疑二也。陸修靜乃道士，南朝道教系統之人，而謂其參加佛教之念佛社，其可疑三也。竊疑此書乃唐

宋以後之人雜鈔東晉末年帝之高僧隱士許傳為之非有確據也

中國佛教史四卷　商務書館鉛印本

蔣維喬編是書乃以日本境野哲所著支那佛教史綱為依據而又加以改正增補者也然原書問世於二十年前嗣後時有修正故最後定本篇帙較多此書所依據乃其最初之本也全書共四卷分十八章卷一凡八章即佛教東傳之期佛經傳譯之初期四大翻譯南地佛教之中心佛教之弘傳與道教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統（一）隋唐以前之二大系統（二）及禪之由來是也卷二凡六章即極樂往生與兜率往生天台宗之起原及其開創嘉祥之三論宗造像與石經會昌以前之佛教概說唐之諸宗是也卷三凡二章即華天之再興唐武周世之破佛及宋以後之佛教是也卷四凡二章即近世之佛教及近世各宗是也其中卷二之造像與石經章及卷四之兩章全為著者自撰餘則就原文稍加修正者也取材豐富敘述亦頗有條理惟於史事間有失考之處如佛教之弘傳與道教章謂東魏都洛陽禪之由來章謂宋太祖為武帝誤謬殊甚又如元世祖焚燬偽經之事雖亦見元史然其後呂見道士之事尚多似佛道仍居平衡之地位文中亦當約略敘及也又如禪宗系統中天王道悟之問題甚𠄎清淨符𠄎法門鋤究日本養存之五

家辨正曰本一東之玉派一滴圖皆因此而作本書僅據丘玄素碑遥系道悟於馬祖之下其他論辯皆置而不言以致法眼雲门两门莫明所出斯亦披作聰明之過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玄奘西域行迹圖 南京支那内學院結石印本

印峽劉定權纂按玄奘法師為世界史上屈指可數之大旅行家其旅行區域有大唐西域記之多為記載然書中所記行程忽南忽北非有輿圖以定各地之位置則讀者每有迷於方向之感自來旅行新疆者往往考記南道或北道今依此圖觀之知玄奘實去以北道而來以南道也夫往印度者大抵皆取道蔥嶺入迦濕彌羅而玄奘則渉天山過熱海至突厥可汗之廷而後經昭武九姓之地出鐵门渡雪嶺而後至於印度其所以如此迂迴者以雪山北六十餘國皆葉護可汗統屬不得不北謁之以便開道也又按此書所記諸國之位置觀之可以解釋西域記慈恩傳之疑難者頗多如西域記颯秣建之後有從此東南至弭秣賀國從此北至劫布呾那國從此國西至屈霜儞伽國從此國西至喝捍國從此西至捕喝國從此國西至伐地國從此西南至貨利習彌迦國諸語慈恩傳又略去弭秣賀劫不呾那二國考此諸小國既無聖跡又無法可求必無迂向迴路遊之之理西域記辯機後記云書行者親遊履也書至者傳聞記也此處皆書至而不書行而後文又云從颯秣建國西南行三百里至羯霜那國則中間諸小國乃記傳聞本非親歷西

域記原甚分明慈恩傳誤混而採之遂以致誤也又如西域記伐拉毘國之後有云自此西北（诸國記之西字疑衍）行七百餘里可至阿难陀補羅國自此西行五百餘里可至蘇剌佗國老慈恩傳記此二國及瞿折羅國皆依次序中無自此二字、其誤自不待言、西域記序此三國皆至自伐剌毘似是、然蘇剌佗在伐剌毘之西、阿难陀補羅在其北、瞿折羅更在阿难陀補羅之北、法師本可先至蘇剌佗、遂伐拉毘之後更經阿难陀補羅以至瞿折羅、必無先至阿难陀補羅後至蘇剌佗之理、今記之不以次、可知法師本未至此二地、不過偶語及其距伐拉毘之

里數、弟子聞而記之、遂若法師真有二返伐拉毘之事、此皆依據文輿之千百言不能明晰、而曰一揭輿圖則可了如指掌者也、

廣濟寺新志三卷 康熙間刊本

清沙门湛祐遺稿、監院沙门然叢編輯、白下余賓碩鴻客較訂、祐字天孚、三韓人也、姓金氏、年十三入燕都廣濟寺落髮、師事恒明、未幾母亡、祐哀毀甚、久之豁然曰、吾有以報母矣、於是皆守經訓、究心義解、受具戒后手書華嚴經一部、既有省、乃發足南遊、徧參江浙諸方、與靈機觀問答契合、復至京口鶴林寺、時天樹植弘法誠山、道風甚熾、因留居之、深入閫奧、遂授衣偈、因自称臨濟正宗三十三世也、時都门檀護有啟請歸廣濟、至乃別築一室、深自韜晦、凡諸名刹祈請開堂者卒不一赴、康熙聖

駕幸臨寺、賜御書金剛經、募師任寫書、頗為優礼、殁時年五十四、僧臘四十一、按廣濟寺在今北京舊內城门大街路北、余賓碩序云、寺創於宋末（宋之疆域未至燕京、當曰金末）、曰西劉村寺、兵燹之後、已廢為荆榛瓦礫之墟、至明憲宗時、潞州僧喜雲慧以因土人掘得石佛、即於其地重建、今寺賜額曰弘慈廣濟、玄慈忠並為戒壇、有清定鼎、收天僧恒明美公暨其门人復初仍公大加修葺、煥然一新、祐公遂刊為志以記廟產、祐殁、睦林叢載為監院事、段廣又建、復編輯祐師遺稿而為梓行、其目録凡十、曰御製弘慈廣濟寺碑文康熙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所

製也曰御書匾額供奉大殿乃妙明圓通四大字康熙四十三年六月十一日所書也曰建置圖乃記廟中之建設也曰碑銘頌曰傳記序皆記本寺前後大德者也曰賦贊跋僅載祐之廣濟寺賦及高兆之觀音三十二變相贊跋二文曰補尊宿乃記與本寺有關或偶居他寺之大德也曰塔院記玉泉山西麓塔院也曰下院記玉泉之二聖庵及飯僧地與彰儀門外天寧寺惟板心皆稱建置志則與內中之目錄不合微嫌草率

山菴雜錄二卷 續藏經本

明無慍錄慍臨海陳氏子從徑山寂照薙落參方首謁靈石於淨慈後參一元靈逾年歸覲照命居擇木寮復遊四明見太白砥典藏一日偕木菴聽大宗興往台州紫籜山謁竺元妙道禪師纔擬開口問無字話被道一喝師豁然大悟後住象山之靈巖後主黃巖之瑞巖其機鋒峻拔學者莫能擬議後謝事入松巖巖為秋江湛隱處萬山之巔人跡罕至師悉遣徒御嶄然獨處衆涕泣哀請堅拒不出明太祖洪武甲寅夏日本使奏請師化其國以水晶數珠峩山石硯為贄上召至闕師以老病辭上憫而不遣留處天界全室泐延致丈室時宋公景濂方在翰林詣師劇談道妙一時朝士靡不敬慕是年冬奉詔放還以洪武丙寅七月十日示寂壽七十有七臘五十有九師得法於鷲巖妙道道得法於育王如珙珙得法於天童文礼礼得法於松源崇嶽禪宗松源一派在虎丘派中與破庵派並峙者也是書之作乃以平生師友所講授湖海所見聞或機緣之扣擊或善惡之報應與夫一言一行一出一處不擇其時之先後人之貴賤凡可以警勸乎後來者信意信筆據實而書之所紀有善有不善皆直書無隱殆緇門之良史如紀中竺珂公雪屋之絕粒楊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廼真加之發宋諸陵合尊大師之被殺宋度宗之命道士設大
醮皆南宋末年之珍貴史料讀者不可以其為宗教紀載而忽
之也

祖庭指南二卷 續藏經本

清徐昌治編述昌治法名通昌號覲周別號無依道人鹽官人
也出最晚父母甚憐愛幼習儒為補博士弟子以副榜貢入都
道經山東湊兄從治巡撫彼省巡撫彼省駐萊州孔有德反從
治被圍時援萊者泄泄且拖敗為功昌治據实具疏上聞得俞
旨旋携兄家眷南還見髮兄又嘆世情冷淡鬱鬱不樂發憤攻苦
獲賢書以慰親心一日於僧寺聽講楞嚴經有悟遂棄公車徒
圓佛乘道從自金粟至天童自天童至福嚴自福嚴隨費隱通容禪師入徑山編嫡傳一帙師諭曰源流
正派拈頌者多詮試品題可稱獨步或出自手眼或採訪古錐
或集收諸宿使編曰會心有所得益則豈不美哉昌治依言行
之順治壬辰書成遂刊行焉蓋自追隨費老人至是將二十年
矣本書乃記臨濟宗楊岐方會派虎丘系破庵流傳至費隱容
歷代法語之書也故以南嶽讓為一世臨濟玄為五世楊岐會
為十二世虎丘隆為十六世破庵先為十九世千巖長為二十
四世天童密雲悟為三十四世通容為三十五世書中所載機語
及史事多錄自燈錄諸書不見短長惟謂南嶽出馬祖祖出臨
濟溈仰雲門法眼者原出石頭頭出曹洞又稱道悟有二人一
為天王悟嗣馬祖一為天皇悟嗣石頭與景德傳燈錄不同是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乃襲丘玄素碑之說者也文中時有注脚或注正文之所不及或評機語之紕繆處當切著明頗有益於讀者此所以貴隱師校之也实傳靈山会上發願而來非同等閑也

禪苑蒙求三卷 續藏經本

金嵩山少林錯庵志明禪師撰燕京大萬壽寺無諍德諫注志明字伯昏雅號嵩真子安州郝氏子性忍繩墨外簡朴而內精懃始為糠禪四祖作黄花標月集有潔首座者激礪乃離長老師香林淨公愛其日夕咨參咨扣勝静晉之室後徵請於東林東林遜趁化衆請補少林志明打算自誓長歎而去挽留不可衆方咸仰其高致本書為初機後學而設乃以正法眼作文字禪辭以对偶諧以韻語凡五百六十二則其所取材以傳燈錄五燈会元僧宝傳諸書為多書中所載以事為主非僅一人一事故往往前後數則而实为一人所行者如臨濟馬祖青原洞山諸人之事皆數數引用是也其中採用最多者首推趙州從諗如趙州狗子老態四门趙州布衫趙州下載從諗洗脚趙州略彴從諗仍舊趙州一指趙州擲水趙州接客皆是蓋諸大德多南人惟從諗則設教北方於北人影響最深作者乃北人故採其故事甚多也

禪苑蒙求拾遺一卷 續藏經本

不著撰人名氏然書中引及山菴雜錄又引緇門崇行錄前者為明初時書後者為明末雲棲大師所撰則作者至早為明清之間人也書為補禪苑蒙求而作故體例亦相同凡一百二十四則事較前書為少而所引之書較前多至數倍有碧岩錄傳燈錄僧寶正續傳人天寶鑑諸祖偈頌石錄大慧武庫枯崖漫錄羅湖野錄正宗贊叢林盛事續燈錄六祖壇經臨濟行錄五燈會元聯燈錄緇門崇行錄禪門寶訓冊尚錄擊節錄慈覺宗賾禪師勸參禪文道吾和尚學道歎禪門規式圓菴集阿育王山蒙堂記普燈錄英岩楢禪師錄明教大師行業記白雲端禪師祖堂綱紀序雲卧紀談趙州真際禪師行狀廣燈錄石頭思禪師草庵歌禪林類聚雪堂拾遺錄補僧寶傳慈明楚圓禪師錄增集續傳燈錄山菴雜錄等書共三十九種蓋禪苑蒙求乃一己特創之書任何書籍皆可採擷蒐集甚易而拾遺之作則重要故典已見前書故普通書中所錄甚少故不得不傍覓異籍而所引之書因之增加且前書作時有書籍尚未出世或已出世而流行未廣以故至明末始見此所以拾遺引書較多也

正宗心印後續聯芳一卷 續藏經本

明善燦著燦身世未詳此書蓋以閩中禪宗傳授之情形也為心而敘也或生於閩求法於閩或生於他地而求法於閩約以閩人為多也所記凡六十七人計以果字序次者凡三十二人以德字序次者凡五人以圓字序次者凡七人以明字序次者凡二人以正字序次者凡十七人以真字序次者凡二人以普字序次者凡一人以如字序次者凡一人各人傳後皆其師傳法及勗勉之語或己身見道之言此諸僧人身世多未詳且有前後重複如前後有無真智傳亦相同又有二果清傳雖不同並其師開示之語俱有本來具足之言且觀所學之偈前果國清有英才頓悟承斯旨後果清有英靈頓悟其遞相承之言未必就錄為二人也則本書之疏略亦可見矣

朝鮮禪教考一卷 續藏經本

朝鮮朴永善輯永善漢陽人身世未詳是書雖題曰朝鮮禪教實則所敘者乃一般佛教之流通情形非僅禪教也書中所載諸事頗似編年體裁惟簡略特甚且年代亦不甚詳明耳始自中國漢明帝永平八年佛教初入中國以後則云若干年後有某事引金富軾三國史以證明之所記太半為三國分立時代之事高句麗始自佛教入中國之後三百七歲（高句麗小獸林二年東晉簡文帝咸安二年）自符秦傳入終於寶藏王二十七年（唐高宗總章元年）以軍事委之奸僧亡國百濟始自佛教流句麗之後十二年（百濟枕流王元年東晉孝武帝太元九年）終于百濟之亡（百濟餘豐二年中国唐高宗龍朔三年）新羅始自佛教流傳句麗之後五十餘年自句麗傳入（當新羅訥祇王中国劉宋時）終於新羅之末佛宇有七大國隨以亡（當敬順王中国後唐時）此皆據三国史尚為稍有年代可稽者也至於以外所得或採諸傳燈錄諸書或得自碑銘俱頗簡略或僅一二語則附諸其後本書末又云至若高麗禪教本出杭州慧日之宗年代未遠今姑略之按朝鮮禪教之始在宋太宗末年三國分立時代之佛教皆非禪教也以朝鮮禪教題名者殆名不符實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釋氏蒙求二卷 續藏經本

靈操撰 操事蹟未詳自署曰雪水講學沙門本書為初學之人誦習佛教故事之用故自稱曰教法東興後漢以來迄於今幾於二千載其有人隱跡林野於高僧傳中尚不能廣録况佛西化天竺諸国始於鹿野終至鶴林聖賢讚助事繁廣亦可知也今於東土高僧傳略採靈異之事撰為蒙求志欲勉誘後進童儒繼聖賢之蹤者也今按書中標題皆以四字对偶之句且用韻語两聯皆舉傳中本事共一百七聯即二百一十二事及最後作者自述作書之意因用東興尚廣西化可知一聯也惟往往前後所述事雖不同而出於一人所作微嫌重複如道安望肇之与弥天辯與法開才華之与法開善醫道生領徒之与道生取獸宝瓊度法主之与宝瓊度龍瑞皆一人之事而分隸二處者此皆由採擷未廣諸事多取諸二部僧傳且特重六朝大德之故也

優婆夷志一卷 續藏經本

明圓信輯定郭凝之彙編 圓信凝之有先覺宗乘已著録 本書無序跋作書原委及脫稿之年月不可得而知體裁與先覺宗乘相似惟僅簡略且僅記善女人之機語而已若與先覺宗乘合為一書蓋無不可也書中選擇甚嚴所記僅三十人皆禅宗弟子也惟此類史料蒐集不易往往因依附著名大德之故始能名傳後世故書中所載與龐居士有関者二人與趙州有関者六人與臨濟有関者三人與圓悟有関者三人可知本書各條多由禅宗中之有名大士及居士傳中割下而成篇中所載盡為參禪之語而不及於梵音誦經因果報應等迷信之事蓋出自有名大師之手訂自與常人所為者不同也文中注脚多引憨山之語二人生當同時而憨山年代稍前則圓信固可親見憨山故得引用其語也

先覺宗乘五卷 續藏經本

明圓信校定郭凝之彙編。信字雪嶠，姓朱氏，鄞人。年二十九始為僧，進具。欲往天台訪尋知識印證，忽舉頭見古雲門三字，豁然大悟。遂返縛茅雙髻峰，復以偈謁雲棲，更參龍池室中機契。萬曆間遊徑山，復住廬山。崇禎八年復開法於徑山，自稱曰語風老人。崇禎丁亥示寂。凝之，浙寧人，字正中。天啟舉人，官兵兗東兵備副使。有孝友傳及明孝友傳。本書所記皆居士參禪之事，共五卷。卷一、卷二傳中諸人皆終身以佛教為事者，故諸傳皆論其始終頗為詳盡。卷三傳中諸人雖於佛教亦有領悟，並非全付精力以赴之者，故其傳載簡也。卷四所載皆有名宰官居士問法之士，故所舉者往往為一事或一二語而已，不成其為傳也。卷五所載皆無名宰官居士，体裁與卷四相同，惟此二卷所叙往往有失之於甚意味，如丹霞、今留守是也；有失之纖巧者，蓋僅取其言詞警闢，其含意之深實不及前卷也。

宗統編年三十二卷 續藏經本

清釋紀蔭撰。蔭字湘雨，號宙亭，又號損園，嗣卓發，隸住常州武進縣祥符寺。康熙二十八年聖駕二次南巡，召見行在，奏旨嗣晏詔入都，賜御書神駿二字以易寺名，並水月禪心額，又御製詩一首，御臨諸家書賜之。當時毗陵諸山大德莫能方其寵遇。蔭少通儒術，深得文字三昧。脫白龍溪，偏參釋乘，謁晏石儲於靈巖，得受記莂。退翁為三峯藏得法弟子，直價傾海內。蔭承心印，聲譽大起。以其餘為古文辭，與明代諸遺老相唱和，一時有齊己貫休之目。常以佛祖紀綱宗師血脈歷數千年來紀述之家，或體例未精，或徵采踳駁，未足為千古正傳，退翁嘗欲著法苑春秋而未果。蔭因博采經史釋乘，一仿朱子綱目體例，始自周昭王二十二年我佛降生，迄康熙二十八年，共三十二卷，分為三部：卷一之卷二為佛紀，乃紀釋迦牟尼佛也；卷三之卷十三為祖紀，其中卷三至卷七為西天祖師，卷八之卷十三為東土祖師；卷十四至卷三十為五宗紀，紀禪門五宗，以臨濟曹洞二宗傳世綿遠，臨濟至第二十九世，為門傳祖師，曹洞至第二十九世。宗鏡書祖師臨濟宗派別甚多，本書所視為正宗者，乃由楊岐傳至昭覺克勤，復傳至虎丘紹隆，復傳至破庵祖先，以

及禹门傳宗鏡書一脈相傳者也卷三十一之三十二爲諸方略紀蓋紀自明季至康熙二十八年之間諸方之出處大概有年月可徵見聞所及者附書年中之下以俟後之宗統定而詳紀焉本書雖以禪宗爲主然於他宗諸大師以及釋門中重要史事亦時有採擷分繫於各年之下語頗簡該蓋仿朱子綱目體例之故也

雲卧紀譚二卷 續藏經本

宋曉瑩録瑩徑山宗杲禪師弟子以乾道辛卯初自南閩遠歸江表録寺城山以尚書孫公仲益所書雲卧菴字而揭焉既高寒孤迥非老者所宜至淳熙戊戌冬以從弟隸名曲江感山小寺而徙居焉是書之作乃因身閒無事遇賓朋過訪無可藉口則以疇昔所見所聞公卿宿衲遺言逸跡庶而資乎物外談笑之資聞者遂相與記之會稡成編共九十六條大抵皆宋代僧人居士之軼事乃筆記體裁趣味濃厚而無系統然如孝宗之原道辯謂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則調和三教之論者也金山達觀穎禪師之性辯論三才五性之性皆儒家主張此可知三教互相影響在當時已有顯著之表現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人天寶鑑一卷 續藏經本

宋曇秀輯。秀，四明沙門也。常以三教古德於佛法中有一言一行雖載之碑傳實錄及諸遺編而散在四方不能周知徧覽，於是潛德或幾無聞。秀既出處叢林，或得之尊宿提倡，或訪求採摭，凡可以激發志氣垂鑑於世者，輒隨而錄之，總數百段，目曰人天寶鑑，以紹定三年成，因刊行焉。是書所採人物不分別宗派，如智顗，禪宗也；玄奘，法相宗也；慧遠，淨土宗也；道宣，律師，律宗也。皆取其與禪學有關之一事，故不復分別宗派也。又不銓東人品，如宋孝宗，帝王也；裴休、王日休，居士也；孫思邈、張平叔、呂洞賓，道士，皆於言下有省，或有悟見到之語，故亦錄入也。亦不條次先後，蓋本書意在闡人天眼目，事由證隨得隨錄，時代之先後無甚關係也。書中引僧傳、國清百錄及燈錄諸書，皆常見之典籍，非不能周知者，於由鉤闡而論之，殊所謂也。

叢林盛事二卷 續藏經本

宋道融撰。融，黃龍六世孫，居叢林凡三十年，人稱古月融。後厭世掩扃丹丘中峰之下，信手抽骨董箱，得江西瑩公所著羅湖野錄一帙，卷首有無著禪師序，中有云前哲入道機緣，禪書多不備載，其過在當時英俊失於編次，是無衛宗弘法之心也。覩此有感，而追憶平日在衆目見耳聞前輩近世可行可錄之語，共成一編，慶元己未書成，將呈鄧峰佛照老人，之請侍僧道權曰：此真吾門盛事也。因勸之刊本以傳後世，乃梓行焉。全書蓋就耳目所得記宋代僧人居士入道機緣，隨憶隨記，故無系統可言。然所載內容亦有頗與他條不同者，如思鑑開燈錄一條，乃評論紹興間四明再開傳燈統要之事，僅言其妄作及當據之版本，無一語及機鋒，此乃特異者也。又如卷思法師一條，記及唐人，與他條之記宋人者不同，且謂范思乃尉遲敬德之子。此僅可見於紫桃軒雜綴諸書之中，與釋家諸正式紀載俱不合，亦見其對異派之事不甚留意也。

枯崖和尚漫錄三卷 續藏經本

宋圓悟錄悟福之福清人含儒入釋居泉州興福寺稱枯崖和尚景定癸亥歲歸從山蒙堂掌記於此因裒集平昔所聞見宗宿入道機緣示衆法語及殘編短碣名字未上於燈者隨所筆名曰漫錄其志有在足似偃溪佛智被叱掌下無事閣裏至咸淳八年稍事刪削遂請北山紹隆及清浄僖菴陳叔震為之序而梓行焉書中所錄多採諸耳目見聞故皆時代相近人之事且隨得隨錄故各人之機語非僅一次者往往分條記載如石田薰凡五次佛心禪師凡四次秀瑞巖真源日俱三次笑翁堪破庵先大川癡介石朋松源岳崇菴聰俱二次大抵皆楊岐方會以下之子孫蓋作者亦為此派鉅子故對此派人物見聞較多也

于文襄手札不分卷 民國廿二年北平圖書館影印本

清于敏中撰敏中字叔子一字重堂江蘇金壇人乾隆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累遷侍講典山西鄉試督山東浙江學政十五年直上書房累遷內閣學士十八年從督山東學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三年署刑部侍郎旋實授調戶部管錢法堂事二十五年命為軍機大臣三十年擢戶部尚書三十三年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協辦大學士晉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如故安徽學政朱筠上奏陳開館校辦永樂大典之見劉統勳欲議寢之敏中與劉力爭議始定四庫全書館開命為正總裁其間敏中數度隨鑾木蘭拳拳不忘館事數與總纂陸錫熊函札往來講論四庫部居之分別體例之釐訂去取之標準立言之法則敏中均躬親縱指示密授機宜四十四年卒優詔賜卹祀賢良祠諡文襄此札四函當日所寄者凡五十六通乃上海陸小耳所存小耳敏中之後也道光戊申歸洪春暉堂徐氏咸豐戊午徐氏負官錢以書抵還遂歸里沙黃氏後又歸武進陶氏民國二十二年由北平圖書館重為編次付諸影印余擬編纂四庫全書掌故私家紀載此諸函札備述當時辦理情形多為官文書所不及事關中秘殊可珍貴敏中以大學士總裁

四庫之事以官場之舊例視之必以爲徒擁虛名機軸實出紀
陸二人之手今觀諸札則詳核名實發縱指示事合機宜言語
不苟非僅画諾而已考四庫總目提要成於乾隆四十六年而
四庫薈要成於四十三年則是函中僅見及薈要之成而不見
及總目提要之成也觀四庫薈要排架圖經史子集各書之歸
類常有與總目不同者是目錄分類更易甚多為函中所不解
見及手札中言及此者亦不如他項事件之多至於提要之內
容書札內每有精到之論如五月二十九日札有云又閱提要
內寶真齋法書贊有米子備儀一帖云云數句與此書無大關

係而備議事尤不必舉以爲言因節去另寫將原篇寄還今觀
總目提要中對此帖之語甚為簡捷且未舉備議事是遵函中
言改正也然亦有不遵之改正者如六月二十三日札云文選
照汲古閣本鈔錄最妥若別用六臣注本並寫既多費工夫又
與御覽之本不合今總集類六臣注文選仍與汲古閣本並錄
六月二十四日札云子淵集通賢作納新對看甚不安祈即告
小岩（宋銑）純甫（劉錫嘏）囑其另酌今別集類金臺集
子淵集仍作納新蓋函中之言紀陸二公有時僅為參考之用
不必重視且函中於未成書時已先舉圖可不必從其說也又

如札內論容臺集之述而不作只須刪去有礙者依本錄外仍
存論宋史新編當入存目提要又須將其偏駁處於提要聲明今旦
書皆入存目而宋史新編評論甚詳蓋依函中之言而作也容
臺集提要則只論者比之趙孟頫並其詩文多率爾而成不暇
研錄詞章之工蓋不及孟頫多矣觀此札知其不著錄而入存
目以其有違礙非因詞章不逮也故此書對於四庫事故之考
證頗有裨益也

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卷 民國十年[illegible]學社藍石印本

清紀昀書此本乃故宮博物院理事郭寶昌所藏民國十年由[illegible]學社藍石印行世按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丙子諭云現辦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卷帙甚繁將來鈔刻成書繙閱已頗為不易自應於提要之外另列簡明書目一編祗載某書若干卷註某朝某人撰則篇目不煩而檢查較易俾學者由書目而尋提要由提要而得全書又按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廿七日載查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進呈發下改正另繕清本並遵旨纂

出簡明目錄二十卷於四十七年六月進呈蒙皇上欽定發下繕寫四分於四閣陳設現已繕出第一分於本年正月送武英殿裝潢其餘三分繕寫將竣現在校對考四庫全書內容之隨時更易殆與高宗相終始此目錄尚可資吾人考查其最初編定之狀況也如李清所著諸史同異錄南北史合注南唐書合訂列代不知姓名錄及周亮工所著讀畫錄閩小記印人傳於乾隆五十一年抽出致四庫總目內已無今本書目錄內尚可得見又十六家詞當乾隆五十二年奉諭刪去龔鼎孳詞一種改名十五家詞而本書目內仍名十六家詞又按總目史評類

之欽定古今儲貳金鑑纂輯於乾隆四十八年紀事本末類之欽定石峯堡紀略撰於乾隆四十九年今書中皆不載可以知本書尚保存四十八年以前之面目也惟書中訛字頗多如宋震作宋宸（漢上易集傳之作者）卦變考略作外變考略（明董守諭撰）易緯通卦驗脫一緯字若此之類不一而足又合計各部之卷數多與後之總計之數不同如易類一百五十九部一千七百二十八卷而實際則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三十九卷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五十六卷而實際部數同卷數則為五百九十四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三十二卷而實際

則六十三部七百三十四卷小學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而實際部數同卷數則為三百八十九總集類金國朝九十七部六千八百四十三卷今部數相同卷數則為六千七百八十三竊意目錄既上之後書之內容數有更易或增加部數或增加卷數或則撤銷部數以及卷數總計之數既不勝改故仍其舊以致與實際總數不合也考今本簡明目錄（即四庫總目之簡明目錄）禮記之屬卷數與總計之數同而四庫總目實際卷數亦與其總計之數同但二書則相差三十八卷其中有欽定日講禮記解義今本目錄為二十六卷紀寫

本及總目本俱作六十四卷相差正為三十八卷可想像卷數增加紀寫本因之改易（乃閱書者所改非寫字者所改）而未改總計之數而今本目錄乃沿襲未增加之本付刻者也若兩本俱加改正則不可知矣又如高宗於乾隆五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諭將文淵文津閣藏貯李清所著諸史同異錄一書掣出銷燬其比項空出應補之書俟該館仍行繕竄可知撤出之後仍行填寫（撤出南北史合注一百零五卷補入尚史一百零七卷）故往往有部數同而卷數不同也

觀音慈林集三卷 續藏經本

清弘贊編弘贊有兜率龜鏡集已著錄此書乃為弘揚觀世音菩薩顯化時人及頌觀音經之靈驗也贊年甫二九而二親斯亡每艱義之章輒興風木之思聞說持齋能資冥福遂斷葷禮未三載閱壇經便含宿懷知人能作佛即捨家趣於非常冀立身行道以益先靈每晨夕代為礼懇及逢盂蘭必薦順治丁酉春繪千手千眼大悲聖像成三七日修禮遂感大士身放金色光手所執青紅二蓮花頻放白光緇素咸覩誠為希有私衷慶慰必藉慈力度親靈於上界矣由是念慈恩浩瀚思有以報發

尋究三藏披誦傳記據所見聞用編此集以康熙戊申夏日編成三卷上卷為諸經乃摘錄諸經中有關觀音之文也中卷下卷為感應乃雜錄頌習觀音經者所受之顯應也按觀音乃過去古佛三十二應隨類度生佛既稱之則當在佛前今人以之在佛後甚非當也又觀西域記載玄奘途中屢逢魔妖持觀音聖號不退誦心經乃退則唐人之視觀音不如後人之重也遠矣雲棲大師云高王觀世音經鄙俚不成文義不知譯自何代以理斷之即是法華普門品耳高王仗此脫難故以為名則觀世音經在明清之間尚不見重於上流僧人今之所錄乃專為

常人說法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金剛經靈驗傳三卷 續藏經本

日本淨慧集淨慧靈元天皇時沙门當中國康熙中葉也此書乃記中土誦習金剛經神奇靈驗之事所引之書凡二十七種條數最多者為報應記凡四十條次為酉陽雜俎凡十六條又次為廣異記凡十五條又次為山庵雜錄凡五條又次為太平廣記凡四條又次為往生集凡三條其餘如法寶壇經林間錄侯君素集異祥記紀聞冥報記續玄怪錄因話錄述異記宣室志通幽記冥報拾遺緇门崇行錄前定錄法華持驗記周君續志瑞應刪傳法苑珠林壽昌語錄石门文字禪護法錄則不過一二引用而已後又有附錄總論金剛般若全書乃錄自明西浙海鹽京福庵沙门如觀所述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筆記首題釋也書蓋以報應記所敘為標準與此重複者不錄故以下五種俱較少而其餘則不過一二條也書中無甚條理可尋蓋即因其自跋中所言不分緇素不論前後隨得隨記之之故也且有名僧傳未嘗一引如卷下梁智藏之事本出自道宣高僧傳今乃引自緇门崇行錄可知其於史料之來源多未能尋根究底矣

金剛經持驗記二卷 續藏經本

清周克復纂 克復有華嚴經持驗記、法華經持驗記、觀音經持驗記、已著錄。此書與金剛經靈驗傳性質相同，亦記金剛靈驗之事。所引之書凡二十三種，引證最多有金剛證果凡二十一條、受持果報凡二十條，其次者有金剛靈應錄凡十五條、報應記凡十五條、新異錄上全、廣異記凡九條、鳩異上全、巾敦乘續集上全、法苑珠林凡六條、錄如三寶感通記、紀聞、宣室志、湖廣通志、荊州志、揚媛徵驗、感應記、靈山勝蹟、戴相城志、明遠再生傳、暢若齋續集、回生自記、筆乘、吳廣生金剛果報、剛靈隱寺，則不過一二引用。復有得自親友之口述者，但僅寥寥數條而已。取以與靈驗傳所引者相較，則彼多純為釋門記載之書，而此較為駁雜，如荊州志、湖廣通志是也。書為勸導平民誦讀金剛經而作，故多引神異靈驗之事，實則無固定性質，可用於此經，亦可用於彼經。如卷下華友之事，復見精忠說岳傳，稱為虔奉觀音是也。又如晉陵人之事，出前作惡多端，而以誦金剛經得解，是教人為惡，而以佛教為逋逃藪也，於勸人為善之本旨不亦悖乎。

金剛般若集驗記三卷 續藏經本

唐孟獻忠撰 獻忠梓州司馬也。是書撰成於開元六年，乃集金剛般若靈驗之事也。共分三卷，每卷有二篇。卷上有救護篇，敘金剛般若救人災難之事也；有延壽篇，敘誦習金剛般若使人增益壽算之事也。卷中有滅罪篇，敘誦習金剛般若得以削滅罪業之事也；有神力篇，敘金剛般若使人災害不侵、神通變化之事也。卷下有功德篇，敘誦習金剛般若鬼神欽其功德之事也；有誠應篇，敘誦習金剛般若可以感格天地，如祈雨有驗之類是也。是書所記雖多世俗流傳之事，然依其性質分別科目，且各目前有序，後有贊，總論其大意，在諸種金剛靈驗書中，為比較有組織者也。按金剛般若譯本有六：後秦羅什譯一也，後魏菩提留支譯二也，陳真諦譯三也，隋笈多譯四也，唐玄奘譯五也，義淨譯六也。其中以秦譯為最通行，然孟氏當無暇查考諸人所誦習者為何種譯本，蓋其目的在誘導世人誦習此經，意在勸人，不作更進一步之研究工作也。

金剛經新異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王起隆輯著起隆秀水人號曰戴生子常以世所刊金剛證果報應大都取諸冥異廣記詳於唐宋而略於明遂雜採當代諸書所載金剛靈應之事又加以平日之耳聞目見成為皇明金剛新異一卷始自弘治終於崇禎凡四十事觀諸事中所引金剛詞句似明代通行羅什譯本也然據玄奘所言觀之對於以前諸譯俱有微詞其言曰今觀諸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惟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今世間傳誦之本仍以羅什本為最通行蓋以其文字流利易於頌讀為初學者所喜之故也

金剛經感應分類輯要一卷 續藏經本

清王澤注編輯澤注字巨川蓬萊人號歸一居士嘗作金剛經句解又思從事於感應分類之輯取古今傳記所載鑿鑿可據之事擇其切要者五十條分為十八類即延壽愈疾生子登科免溺止焚卻鬼避邪伏虎化賊脫難還陽免畜如願度禽濟幽生天歸西是也以乾隆二十六年二月八日告成書中分類不甚精密惟觀各題目即可知其性質最後論歸西與生天之別曰生天尚未脫輪迴歸西則永離生死也因輪迴共有六道輪轉不已第一即天道天上受福雖勝人間然壽命亦皆有數若至西方極樂世界則壽命無量無邊永離生死故曰歸西與升天有別也然此乃歸一個人之區別實則生天乃中國固有之名詞歸西乃印度傳來之名詞論其造作故事之原意未有高下之意於其間也

地藏菩薩像靈驗記一卷　續藏經本

宋常謹集。常謹身世未詳，自署曰傳教沙门。以宋太宗端拱二年己丑集成此書，蓋北宋初人也。按地藏菩薩出世於釋迦既滅以後彌勒未生之前，衆生賴以救苦，自誓必盡渡六道衆生始願成佛，現身於人天地獄之中以救苦難，其狀圓頂手持宝珠及錫杖。本書所記凡三十二事，所注意者为菩薩像現其靈驗之事。蓋常人之視佛像無異於真佛所在，故僅記像之放光即足以感動世人也。且觀三十二事之中，関於地下或冥中救苦者凡十六事，或由地藏二字聯想及地下，误認其专在冥中救苦，故記此類之事較多也。至第三十事載冥王語釋道真："莫作觀音地藏像人中，造此二菩薩像，汝衆生不來至吾所，三惡道空荒，吾等可無官，是故憂惱而已。"雖意在極言崇信地藏之効，然冥王慮三惡道空荒恐已失職，不惟有背菩薩盡渡六道衆生之旨，抑且不及儒家哀矜無喜之精神矣。

金剛經鳩異一卷　續藏經本

唐段成式撰。成式有寺塔記，已著錄。先是成式父文昌受持金剛經十餘萬遍，徵應事孔著。成式近觀晉宋已來時人咸著傳記，彰明其事，又先命受持講解，有唐已來金剛經靈驗記三卷。成式當奉命受持講解，太和二年於揚州僧栖簡處聽平消御注一遍，六年於荊州僧靖奢處聽大雲疏一遍，開成元年於上都懷楚法師處聽青龍疏一遍，復日念書寫，猶希傳照罔極，尽形流通，撫拾遺逸，以備闕佛事，號金剛鳩異。書中所載僅二十一事，蓋雜採各書或得之耳聞目見。其中有成為佛教中之問題者，如僧智燈條載冥王向人間衆僧中後食薏苡仁及蕈食，此大違本教。燈報云律中有開遮條，如何云此。後人加之，非佛意也。今荊州僧衆中後無飯蕈者是也。有無甚深意者，如孫咸條載僧懷秀亡已經年，在生極犯戒，及入冥無善可録，乃紿云我常嘱孫咸寫法華經，故咸被追对。咸初不省，僧故執之，經時不決，忽見沙门曰地藏尊者語云：弟子若招承亦自獲祐。咸乃依言，因得無事。觀此所記，頗覺冥王瞶瞶，而地藏教人誑語，雖为推崇佛典，而於但頗失神靈尊嚴之意矣。

金剛經受持感應錄二卷 續藏經本

此書乃錄自太平廣記報應部蓋僅採擇其有關金剛經之事而錄之也雖僅自一書中選錄而成原著書人之意旨並不在此然太平廣記本為李昉等雜湊之書非有一定宗旨由本編反可以見宋初關於金剛經故事流傳之情形也本編所引之書凡九即報應記(凡引五十三條)鳩異(凡引十八條)廣異記(凡引十五條)法苑珠林(凡引九條)冥報記(凡引二條)三寶感通記紀聞宣室志述異(以上各引一條)是也其中以報應記引用最多佔全數二分之一強蓋即集

太平廣記編纂此部時所根據之底本其後嫌其不足始以他書所載補充之也本編關於鳩異各條僅記其目不載原文乃因與鳩異同冊故避免重複也取本編所載故事與金剛般若集驗記相較頗為短簡蓋彼意在弘揚金剛故記敘不厭其詳此則意在敘述因果報應之故事以簡短有趣為主不專在弘揚金剛意旨有別也

五家正宗贊四卷 續藏經本

宋紹曇記紹曇理宗寶祐時比丘也號曰希叟和尚行脚天下凡五十載以求參透關眼明其至理歸至靈鷲放山室而為此書書中所載諸傳乃參考各書擷其精華去取頗有斟酌傳後有贊即本書作意所在也各贊皆用儷語機鋒總括其一生頗能標着癢處卷一凡十二人皆未分五家以前之大德也卷二為臨濟宗諸大德自臨濟義玄以下凡十五世至密庵傑而止記虎丘徑山二派之先祖一綫相承者外復有旁枝故得二十六人也卷三為曹洞宗諸大德自洞山悟本以下凡十一世至自

得暉而止然洞山曹山之正系法脈後絕其傳於後世者皆雲居宏覺之子孫也卷四所記為雲門溈仰法眼三宗諸大德雲門自雲門匡真以下凡九世至月堂昌而止其中有記旁枝而遺漏其先世者如洞山聰大覺璉等是也溈仰宗自溈山大圓至芭蕉徹凡五世而止是乃以東塔湧為正系而以西塔穆為旁枝而略去也法眼宗自清涼法眼至永明智覺僅三人於智覺後附語有云法眼五此三世師嗣印高麗三十六傳並燈不載名字殊係某不及發是則法眼衰於中國而弘布於高麗者已知之矣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感應傳一卷 續藏經本

不著編者名氏，亦不詳其時代。然觀書中所引各條，有年代可考者最後至承局周興，其事在淳熙元年。淳熙以後諸條，不惟不載年代，亦且無朝代可考。茲取以與清周克復所纂之金剛經持驗記相參，則尚有可知者。如荊州江陵縣李玄宗女，本書引雜俎記無朝代，周氏書引金剛證果則作宋人；縣尉王迪功，在本書引報應記無朝代，周氏書引金剛證果作宋人；馮寮院，在本書不載出處，亦無朝代，周氏書則作宋馮侍御（疑所指為宋初丞相馮拯）出金剛證果；湖州城南屠戶陸翁，在本書無朝代亦無出處，周氏書亦作宋人，出金剛證果。此四者皆宋人，而不著時代，則編者當即同代之人，疑即南宋末年人也。二書同記一事，而文字大同小異，疑此等故事流傳，文字不如耳之速且廣，且亦不必如經典之字字求真，故戕徑流傳，一著文字即差異甚多也。

天聖廣燈錄三十卷 續藏經本

宋李遵勗編。遵勗上黨人，字公武，好為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萬壽長公主，累官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於政事多所補助。師楊億為文，億卒，為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痛哭而返。通釋氏學，與石霜楚圓相往還。楚圓者，臨濟宗汾陽善昭之弟子也。遵勗將死，請楚圓相見，且與一偈曰：世界無依，山河匪礙，大海微塵，須彌納芥，拈起幞頭，解下腰帶，若覓生死，問取皮袋。遂逝。仁宗聞之嘉嘆良久，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是書上於景祐三年四月，名出御賜，且為製序。始自釋迦佛，終於青原十二世，所收人物不及景德傳燈錄之多，重要大師多有遺漏，故溈仰、曹洞、法眼之大德多不可得而見，惟機語及法偈則在同一傳中，此較景德傳燈錄為多。蓋作者本非門內之人，故對於禪宗傳授之源流多所隔膜，以致常有遺漏，但以常與僧人往還之故，多聞機語，隨得隨錄，故所得特多。其稱廣燈者，乃廣其機語，非廣其人物也。

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 乾隆間武英殿刊本

清紀昀等奉敕撰 按清高宗乃武乃文際茲鼎盛琴肅之詩既闡弦歌之聲以起於是建修館舍延聘碩儒發中秘之藏開獻書之路三千年之典籍琳瑯滿架四百州之英俊濟濟都遂乃海滙百川綱舉條貫大功以立陵駕前古非蘭梁之華林高齊之修文所能望其項背也且四庫之所以遠勝前代者非僅在內容多寡而已也亦以其有深厚之意存焉有出於好勝心者蓋高宗既見唐之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明之永樂大典皆巨製清代既有聖祖之古今圖書集成足以比擬前朝矣高宗乃欲結集一空前之大叢書以期壓倒一切其原因一也有出於猜忌心者明清原為敵國故明人著作多有不滿清朝之語高宗乃欲借此機緣將此等語句一舉廓清其原因二也有出於應合當時者清代中葉之際宋學家之勢漸衰而漢學派如旭日方昇高宗即應合此潮流開館編書以籠絡漢學家總纂紀昀之外有戴震邵晉涵周永年諸人皆漢學鉅子高宗私衷之所在可以窺知其原因三也考四庫之編修事雖一貫分而視之可得有二一曰繕寫二曰撰述繕寫者鈔錄各書也撰述者概論各書也故論其費時耗財則繕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寫雖成而撰述易就論其人才之需則各部撰述之人皆須才有專長非比繕寫之事人人可能也修撰提要者即撰述之事也是事起始於乾隆三十八年觀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載是年三月十一日群臣上奏有云臣等復加勘定分別應刊應鈔應刪三項仍均倣劉向曾鞏等目錄序之例將各書大旨及著作源流詳細考證詮疏崖略列寫簡端並編列總目以昭全備即應刪者亦存其書名節敘刪汰之故附各部總目後應刊應鈔者即著錄者也應刪者即存目者也大綱既已擬定紀昀等遂著手撰述矣至三十九年七月總目已編製就緒故清高宗實錄九百六十三載上諭有云辦理四庫全書處進呈總目於經史子集內分晰應刻應鈔及應存書名三項各條俱經撰有提要將一書原委撮舉大凡並詳著書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較之崇文總目蒐羅既廣體例加詳自應如此辦理又觀總目卷首載乾隆四十一年九月三十日上諭有云前經降旨令將四庫全書總目及各書提要編刊頒行當即指此次所上而言然此乃其初稿仍須詳細釐訂且各處尚在陸續進書故辦理總目提要之事仍在繼續進行至四十六年二月始大體就竣故高宗實錄一千一百二十五載上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現

已辦竣呈覽頗為詳覈所有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著交部從優議叙然至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四庫第一部完成仍有續辦之書如大清一統志盛京通志日下舊聞考等又有臨時增加之書如四十九年之增加欽定石峯堡紀略五十三年之增加欽定臺灣紀略皆是也書籍既已增加提要即當續撰故總目提要之實際勒為定本當在高宗晚年也今取紀昀寫本之四庫簡明目錄與今本四庫總目相較內容時有差異可以知其故矣

四庫全書修撰中之首要工作當為分部蓋非有精密之區分部類不能將天下之書歸納於一大系統之下也四庫之分始自西晉之初荀勗校書中秘因中經著新簿變劉歆七略之法分目次為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小學二曰乙部紀諸子兵書術數三曰丙部紀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紀詩賦圖讚汲冢書此時子居史前至東晉李充作書目重分四部五經為甲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而經史子集之序始定此次四庫之編修即採此四部分類法每部又分為若干類凡經部十類史部十五類子部十四類集部五類各類之中或流別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條理分明間有無類可歸者則別為附錄有附於某類之後亦有附於某子目之後者此等

體例之製定以總編纂紀昀氏之功為多然自乾隆三十八年四庫館開大學士劉統勳薦紀昀陸錫熊為總纂紀昀在館十三年始終其事全書體例皆其一手製定氏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在館期中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諸簡端四庫全書總目多至萬餘種皆經其權衡然後進上評騭精當時人稱其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然金石圖譜二類書籍之收建議於朱筠（笥河）復經閣臣附議今又有何氏積煌所藏翁覃溪先生手錄雜纂各種內有擬纂史部傳記金石譜系三類今之四庫書目無金石圖譜及譜系三類而有譜錄類其金石一類則大部附於目錄類餘則或置之經部小學類（如石鼓文考及鐘鼎款識是）或置之子部譜錄類（如宣和博古圖及考古圖是）或置之集部總集類（如徐獻忠之金石文及楊慎之金石古文是）或置之集部詩文評類（如墓銘舉例是及金石例是）其譜系一類亦分置於各類之中有置之子部類書類者（如古今姓氏書辯証及氏族大全是）有置之史部傳記類者（如范文正公年譜及朱文公年譜是）有置之子部目錄類者（如陳士

元之姓鐫及姓滙是）有置之史部載記類者（如吳越世家是
）有置之史部別史類者（如歷代史表及歷代帝王譜括是
）有置之史部史評類者（如歷代甲子考是）知四庫分部
雖擬議者大有人在而最後裁定仍在紀昀也又觀四庫全書
薈要之分部與四庫總目不同者甚多如易象圖說在薈要排
架圖中列於經部第一架第四格第十四函四庫總目則列於
子部術數類春秋列國臣傳在薈要排架圖中列於經部第三
架第二格第六函四庫總目則列於史部傳記類總錄之屬山
海在薈要排架圖列於史部第六架第三格第十六函四庫總

目則列於子部小說家類異聞之屬薈要成於總目之前其相
異若此可向接考知四庫分部時有更易至進上時始定也部
類之分雖什九因襲舊名並皆考核舊名詳為配隸非若以前
泛就書名略為分別者可比若筆陣之屬舊入小學類茲惟以
論六書者入小學其論八法者僅為筆札之工故改隸藝術類
羯鼓錄之屬舊入樂類今惟以論律呂者入樂其論管絃工尺
者僅世俗之音故亦改隸藝術類左傳類對賦之屬舊入春秋
類茲以其但取儷辭無關經義則改隸類書類孝經集靈舊入
孝經類穆天子傳舊入起居注類山海經十洲記舊入地理類

漢武內傳飛燕外傳舊入傳記類茲以其或涉荒誕或涉鄙猥
均改隸小說類他如揚雄太玄經舊入儒家類茲改隸術數類
俞琰易外傳舊入易類茲改隸道家類又如倪石陵書名似子
書而實文集則改入別集類陳植木鍾集名似文集而實語錄
則改入儒家類凡斯之流皆就原書實質一一考核務使不失
其真此皆較往昔分類進步者也然其中亦非無可議者如班
馬異同為評史之書宜入史評今隸正史晏子春秋漢志列之
子部今入史部傳記白虎通為群經總義而列於雜家朱得之
宵練匣雖近漢明道錄識仁篇亦發揮陽明之學亦歸於雜家

存目均似不倫頗有斟酌之餘地也至於紀昀以下學者甚多
且各有專長然最後裁定仍不得不折衷於紀氏故後世言四
庫者大率歸功於紀昀焉然亦有持異議者如會稽李慈銘越
縵堂日記有云四庫總目雖紀文達（昀）陸耳山（錫熊）
總其成然經部屬之戴東原（震）史部屬之邵南江（晉涵
）子部屬之周書昌（永年）皆各集所長書昌長於子蓋極
畢生之力吾鄉章實齋為作傳言之最悉故子部綜錄獨富雖
間有去取失宜及部敘未當者要不能以一疵掩也耳山後入
館而先殁雖未及見四庫之成而目錄頒行時已不及待故今

之言四庫者尽归功文達然文達名位顯而於經史之學則实疏集部尤非當家經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經則力尊漢學識語既真别裁自易史則耳山本精於考訂南江尤為专门故所失亦勘子則文達涉畧既徧又取資質園惟集部滿略乖錯多滋異議是說也雖若言之有據實則不尽可信當日修撰諸公咨就所長尽量撰著則有之矣若謂某人专撰某類殊不尽然今觀邵氏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史部固居大多數然如洪範口義洪範統一數文鄭氏書說为經部續名醫類案为子部盤洲集性情集臨安集勉齋遺集为集部是南江不专主史部也戴東原固精於經學所撰提要如儀禮集釋儀禮釋宮儀禮識误大戴禮記方言注等俱属於經部然又有水經注則属於史又有項氏家說孫氏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等則属於子是東原亦未专主經部也以上所辨乃諸人撰稿之大畧情形若此稿非能直達御前或公諸社會也尚須經紀昀之筆削改易如邵氏之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當視为未經改竄之稿也若取以與四庫總目提要所載相較則二者文詞時有多寡差異之處顯有紀昀增竄筆削之功在内也又四庫書中各書之前各有提要今人稱为原本提要取以與總目提要相較則大抵面目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全别蓋總目提要詳於學術考證之資料故文体煩瑣而原本提要乃供皇帝乙覽之便故文体簡潔也考原本提要中諸提要最後常有某年某月恭校上字樣可知此必於一書鈔畢進上之時所作或直録原稿或加以删削或别自为文大抵皆出紀昀之手也又總目一書雖为集合各提要而成但已組成一有系統之目録書不惟區别部類條理井然且各部類之前俱有敘文述其大意故各部類之提要必須互相呼應此詳則彼畧此簡則彼繁此處持甲說則他處不能復持乙說其对於原稿不能不出於修改之途者勢也故總目一書可稱为高宗之意旨文達之手筆欲於此中求分纂諸公之真精神者蓋綦難矣考高宗對於此事特为加意觀高宗实録卷一千十載乾隆四十一年六月賈文淵閣上諭有云方今蒐羅遺籍彙为四庫全書每輯録奏進朕親加披閱釐正可知此時修書與他代意義不同乃有深遠之意存乎其間蓋意在統一思想思以數千年來學者之思想歸於一定型範之下然學派紛歧由來已久蓋権論定豈能改易今不滿其遺書思有作为於其間其出於竄改增删之途也必矣故雖有諸儒之分纂紀昀之筆削仍可謂高宗之私意也總其處理各書之方除於问題者依定規著録

不許外又有三則一曰焚禁清高宗之於天下進上之書視為有違礙者輕則焚其書絕其板務使根株不留重則大興文字之獄使多人羅刑網喪身家故四庫開館表面以修書為務實則焚書較重於修書故於搜查違碍清朝各書幾為其主要目的特派正總裁英廉主辦查書之事英廉指定纂修戴衢亨蔡廷衡潘廷筠王春煦吳裕德吳省蘭汪如洋程昌期吳舒帷吳錫麒孫希旦陸伯焜陳萬青等十三人將明代以後之書逐一詳加磨勘分別簽注呈由英廉會同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覆核後請旨定奪其中有抵觸清朝者以明清之間書籍為多蓋因明末之時與清尚為敵國故著書者多記清代朴野情形毫無顧忌至此高宗乃下詔嚴厲禁止高宗實錄卷一千七十載乾隆四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上諭有云前經降旨各督撫查繳違礙書籍並令明白宣示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繳出譬之常人設遇詬其祖宗之字亦將泚而不食而況國家乎而況食毛踐土之臣民乎此類書籍於明許重熙之神宗大事紀要周文郁之邊事小紀魏煥之九邊考皆是若年代已遠無從追究則僅燬焚其書而已若年代甚近或其人尚存將並追究著者而文字之獄起矣有違礙清朝者蓋清人

入主中國其習慣與主張自有諸多與前代及中國固有習俗不合故有若干著作雖非直接詆毀清朝而朝廷覺其與本朝主張不合者亦在焚禁之列如查辦違碍書籍條例第八條云凡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之於元其書記載事蹟有用敵國之詞語句乖戾者俱應酌量改正如有議論偏謬尤甚者仍行簽出擬銷又如高宗實錄一千一百十八載四十五年十一月乙酉諭軍機大臣等前令各省將違礙字句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燬現據各督撫等陸續解到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亦未必無違碍之處自當一體飭查至南宋與金朝關係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至轉以劇本為真殊有關係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於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刪改及抽掣者務為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刪改抽掣之篇一併黏籤解京呈覽此種挑剔由書籍以及曲本亦可謂無微不至矣有謂於是非者高宗本一善作聰明之人對於歷代之事常以己意權衡遇有不合則視為乖於大義此等例證在御批通鑑輯覽中頗多及至修四庫全書時閱書之機會愈繁故常有以是非挑剔古書之事如四庫總目卷首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十六

上諭言及宋葉隆禮所撰契丹國志中有云又引胡安國論斷
以劫迫其父開門納晉軍之楊承勳謂變而不失其正時承勳
同父被晉圍慮禍及身乃劫其父致被晉戮而已受晉爵賞夫
大義滅親父可施之于子子不可施之父父既背叛子惟一死以
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正此乃胡安國華
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因命紀昀
等詳加校勘依例改纂又如實錄九百九十七載乾隆四十年
十一月己丑上諭如宋穆修集有曹操帳記語多稱頌謬於是
非大義在所必刪皆是也有因人燬書者由於著作者以他事

觸清廷之忌則不論其書之良否一律禁止其招忌之端亦非
一致其中有視為其人不足取者如高宗實錄一千二十一載
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上諭有云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
又復身仕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
靦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猜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
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燬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又如實錄一
千九十五載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甲辰諭錢謙益屈大均金
堡等所撰詩文久經飭禁以裨世教而正人心今各省郡邑志
書往往於名勝古蹟編入伊等詩文而人物藝文门內並載其

生平事实及所著書目自應亟加芟削以杜謬妄是則不惟燬
其書並將其簡略傳记及零星詩文之見於志書者亦一並除
去斷其人可謂深惡痛絕而其搜索之功亦可謂畢至矣其因
一二點抵觸清朝遂並禁其全部著作者亦所在多有如高宗
實錄卷一千二百七十七載乾隆五十二年三月丁亥高宗閱
李清所著諸史同異錄內稱清世祖與明崇禎四事相同大为
震怒遂傳旨將李清所撰各書概行查燬又如辦理四庫全書
檔案載周亮工所著讀畫錄內有人書漢魏上花亦義熙餘之
句語涉違礙文源閣詳校簽出奏請銷燬並將周亮工所撰各

書一概查燬皆是也有言詞瑣屑傷於大雅者如高宗实錄一
千一百四十四載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甲辰諭昨閱四庫館
進呈書有朱存孝編輯迴文類聚補遺一種內載美人八詠詩
詞意媟狎有乖雅正朕輯四庫全書當採詩文之有関世道人
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俾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
詠詩著即撤出又如辦理四庫全書檔案內載吳其貞書畫記
以中有春宵秘戲圖語涉猥褻館臣奏明應燬皆是也以上五
種皆視為不應存在於人間不惟不收於四庫且諭令燬其違
礙之處或全行焚禁者也二曰改正有若干書籍經審定結果

雖視為確係一代名著且有関世道人心但其中有違礙字句
不便全存亦不便全燬者則加以改正而仍為著錄此等辦法
又可分為三即改易字句改正言論及改易史事是也改易字
句者如高宗實錄一千二十一載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甲申
上諭有云劉宗周黃道周王允成葉向高諸人言論若當時能
採而用之敗亡未必若彼其速是其書為明季喪亂所関足資
考鏡惟當改易違礙字句無庸銷燬是也改正言論者如高宗
實錄一千一百七十六載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乙卯上諭有云
前因披閱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內發明廣義各條於遼金元三

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之處特交諸皇子及軍機
大臣量為刪潤改補粘簽呈覽并遍便發交直省督撫各一部
令其照本抽改是則对於古書肆意改易即經其皇祖御批之
書亦不得免焉改正史事者如高宗實錄載乾隆四十一年七
月乙丑上諭有云関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乃史書所
謚並非嘉名陳壽於蜀漢有嫌所撰三國志多存私見遂不為
之論定豈得謂公今當鈔錄四庫全書不可相沿陋習所有志
內関帝之謚應改為忠義夫史書所謚或佳或否為一事其確
實與否又為一事今乃以個人愛憎之故毫無依據輕改舊史

不惟使古書多訛真像不明亦皆輕減四庫全書之價值也三
曰評論吾人依常識而論各書提要之作本當由於諸學者發
揮特見以論諸書著作之大意或流傳之情形以及是非得失
然高宗本為一好名之人此正為其大發議論之機詎肯輕易
放過吾人觀乾隆御製詩文注知高宗對各書加以評論者甚
多群臣之為此等書籍提要者亦惟在高宗所持論範圍之內
行文而已總計高宗注意之點可得有四有維君主之尊嚴者
高宗閱歷代之書関於臣下言論有對君主不敬者則痛與駁
斥如高宗實錄卷一千四十三載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上

諭有云四庫全書館進呈李廌濟南集其詠鳳凰臺一首有漢
徹方秦政何乃誤至斯之語於理不順因檢北史文苑傳叙亦
有頡頏漢徹跨躡曹丕之語韵府因而錄入均屬未協李延壽
乃唐臣李廌乃宋臣其於中國正統之漢武伊祖未嘗不為其
臣豈應率逞筆端罔顧名義輕妄若此此等背理稱名之謬豈
可不為改正以昭示方來著是交武英殿將北史文苑傳叙及
李廌集一体改正易漢徹為漢武韵府刪去此條所有陳設之
書悉行改補又傳諭四庫全書館臣等於校刊書籍內遇有似
此者俱加簽擬改聲明進呈此則於本朝記載挑剔之外更為

他代君主肆行挑剔矣有表示己朝得國之正者观高宗实錄
及乾隆御製詩文中高宗嘗為文言本朝得國於闖賊非得之
於明故於明末清初之書有與本朝不相牴觸者嘗喜引之以
為據否則皆在删削之列如四庫總目卷首載乾隆四十一年
十一月十七日上諭論黃道周侍物典衆是也有表示己身之
大公者高宗以為大一統天子當示天下以大公故在不抵觸
清朝之原則下常表示大公之狀如高宗實錄卷一千一百六
十八載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之論吳三桂卷一千二百
十載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之論歷代帝王崇祀皆以好名
之故誇示寬大並出於己口則可若出於臣下之口則結果不
可測矣有表示己身之明察者因高宗嘗喜弄聰明故於書
中之事每以己意評斷言人所不敢言之處固有並亦有顯其
不明外事之處如通鑑輯覽敘隋煬帝開河事有云官吏督促
晝夜立水中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高宗批云
腰下生蛆其人當已久死安能立水中不息且僅云什三四乎
此皆常識所不致生疑之事而竟疑之群臣亦畏其威而莫敢
糾正故四庫書中此類笑柄甚多也然四庫全書究為曠世之
大典不僅在有清一代即在全中國全世界文化史上之地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俱有不可磨滅之價值存在鉄工程過大限期復促且為之者
心非純潔又以帝聖避忌甚多故瑕瑜不掩兹可分為優點方
點敘之優點可得有三一曰編目四庫全書之編目雖因襲歷
代典籍之類別採用四部分類法但分门析目較之以往則至
詳且確是誠不能不归功於當時纂詩人之苦心經營也惟前
已詳叙兹從略焉二曰輯佚四庫全書最為先代所不及者厥
惟輯佚工作蓋前代之於蒐集古書事宜僅能求得世上流傳
之本对於已無存本者俱付之無可奈何而此則依據各書中
所引一一拼湊使其書之大致情形復現於今日不可謂非儒
林之快事也四庫中就永樂大典輯出而著錄之書凡三百八
十五種四千九百二十六卷存目者凡一百二十七種惟其中
尚多未能輯出且有業經輯出未及列入四庫者如宋元兩鎮
志嘉泰吳興志嘉定維揚志奉天錄九國志之類並即此五百
餘種之成績已可謂蔚並大觀矣大典之輯在當時士論不如
後世之重視观于敏中書札七月十三日函云永樂大典内集
湊散片原以鸡肋（旁注諸城似有不樂於裒輯之意然未明
言也秘之）以既辦輯多時似难半途而廢至大典内集部檢
行不辦此與原奉谕旨不符愚見以為既辦四庫全書似屬多

惟因

多益善斷無因多而棄斥弗顧之理為此言者蓋未通盤籌畫
耳由此可見當時對輯書之心理與態度矣今日吾人推大典
輯本為四庫精華集部卷帙尤富而當時士論並不如是乃於
無意中獲此善果亦云奇矣三曰撰述前代修書之事或修撰
一書範圍甚小或一人专司人才不衆此次修撰以全中國所
有之書為範圍復廣集天下學者故多第一流人才如戴震邵
晉涵等修撰其中咸能辨別真偽敘述源流撮其要旨綴謹於
去取也另點有四一曰版本之疏略也四庫書中僅記收藏家
之名或記某處採進本而不記此本之時代源流及其優劣諸

有所收之本不及未收之本者如子部雜家類有竹嶼山房雜
部二十二卷分五種據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據孝慈堂目云
八部共四十三卷疑四庫本五部未全又如史部目錄類郡齋
讀書志一書四庫所據者乃陳氏刊小字本即所謂袁本也而
嘉慶己卯汪本較袁本收書倍之解題亦多至數倍又如太白
陰經（在子部兵家類）在平津館有影宋鈔本十卷云四
庫本止八卷前缺天無陰陽地無險阻二篇又失卷八分星風
角鳥情卷九遁甲卷十玄女式篇此本完全可知四庫所收未
佳之本甚多也有所收據大典而原書尚有舊刻舊鈔者如子

部小說家類有東齋記事六卷稱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
出而守山閣則有刊本十卷足又如經部小學類有切韻指掌
圖從永樂大典錄出而據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昭文張氏有
舊鈔本較大典本完善姚薑洲有影宋鈔本此乃四庫館中所
未得見者有如宋元舊刻亦有明刻為祖本者如集部別集類
鮑參軍集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云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
本即四庫著錄之都穆本陽湖孫氏有影寫宋本係鮑集原文
又云宋版十行行十六字可見當時有宋版而未收入也二曰
原書之改竄也王靜庵嘗譏戴震修撰水經私改大典以曲循

己意有類東漢之私定蘭臺漆書不知此尚為個人方面之事
至在公家方面則改易古書乃為極通常之事其最注意者為
違礙語句不惟違礙清朝當所避免即宋人之於遼金元明人
之於元其書內記載事蹟有關敵國之詞語句悖戾者亦加以
刪削竄亂此例甚多莊綽雞肋篇一段為遼元鈔本載云自古
兵亂郡邑被焚燬者有之雖盜賊殘暴必賴室廬以處故須有
存者靖康之後金虜侵略中國露居異俗凡所經過盡皆焚燹
如曲阜先聖舊宅自魯恭王之後但有增葺莽卓巢溫之徒猶
假崇儒未敢犯至金寇遂為烟塵四庫之改本則為孔子宅

在今偃源故魯城中归德门内阙里之中（中略）遭漢中微
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隳壞而靈光歸然獨存
今其遺址不復可見而先聖舊宅近日亦遭兵燹之厄可歎也
夫二者相較幾不辨其為一書改易之烈可見一斑結果古書
之經整者訛謬相尋而提要之論累亦因之多不能正確矣三
曰高宗意旨之曲循也編纂提要之時高宗喜發表己見煊示
臣下群臣秉承意旨據以為斷雖明知訛謬亦罔敢或違如上
四庫全書表文有云亡緯成編知出自莊周書後觀經部易類
乾坤鑿度有云伏讀御製題乾坤鑿度詩定作者為後於莊子
而举莊子應帝王篇所云倏忽混沌分配乾坤太始以推求鑿

字所以命名之義援據當核析衷尤當說雖穿鑿附會為識者
所嗤而紀昀等為取悅高宗起見亦不敢不採其說也又如関
関羽之謚壯繆高宗謂非美名不知繆字與穆同並非繆誤之
義群臣承其意旨不敢言非乃妄改三國志且以其詔書刊入
書中並為千古笑柄四曰編纂者本身之疏略也四庫成書限
期既甚迫促編纂諸公無暇詳細研討故對於日常習見之書
往往不屑檢查以致失之眉睫之事甚多如孟子正義論藉文
報讐之不得其出處有注云某藉文報讐似謂藉文游之力以

報讐如朱家郭解非有人性藉名文也疑不能明謹附識於此
並吾人試觀史記貨殖傳閭巷少年借交報讐纂注幽隱皆為
財用耳游俠傳郭解少時陰賊以軀藉交報讐 漢書游俠傳作藉友報讐 漢
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客報讐師古注借助也者子夜切孫氏
音義總夜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乃謂以其身代為交友
報仇提要既知為指朱家郭解乃不考之游俠傳竟望文生意
解為藉文游之力以報仇則與史漢之意反矣又如史記提要
內有云據遷自序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
共為百三十篇漢書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並據漢志春

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今實際考之漢志本文則十
篇有錄無書之文並非在目是不得謂之曾考漢志也今觀邵
晉涵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無此語此蓋紀昀自逞聰明加以
增訂芟削又未細檢原書致生此謬誤也又如陸賈新語有云
按漢書賈本傳稱著新語十二篇漢書藝文志儒家陸賈二十
七篇 余按七當為二字 蓋兼他所論述計之隋志則作新語二卷此本
卷數與隋志合篇數與本傳合似為舊本並漢書司馬遷傳稱
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時守節猶
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

悉不見非史記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其為後人依託非賈原本歟余按漢書司馬遷傳贊中並未有司馬遷引陸賈新語之言此蓋撰稿者因楚漢春秋附想及新語又不細檢原文遂以妄生疑問且穀梁傳雖出於武帝時然自秦火以來師弟相承歷歷可指以豈足致疑耶又如道家類冥通記提要引有陶弘景所作周子良傳稱年十二從弘景於永嘉十一年從還茅山此年代明指天監今皆略而不書致使讀者茫然莫知所從亦可見其疏矣又如李瀚蒙求集注於顏叔秉燭句云事出毛公詩傳案小雅巷伯哆兮哆兮不毛傳載顏叔子獨處於室使鄰婦執燭達旦事其文甚詳是注文本不誤而提要乃云今詩傳實無此文何其謬也又如宋名臣言行錄五卷提要譏其遺漏劉安石並後集卷十二實曾紀載未嘗遺漏此皆因限期迫促無暇詳閱或以習見之書不以檢查或以匆匆披閱因未能得遂輕發議論而謬誤迭出甚矣書成眾手之難也

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二十卷 宣統三年仁和邵氏刊本

清邵懿辰撰懿辰字位西仁和人道光舉人官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咸豐十一年以太平天國之亂在籍殉難其生平交遊多方聞縣學之士隨所見載籍必疏導源流詳考其義例之得失版本之優劣就四庫簡明目錄中寫之久之徧滿上下方幾無隙紙及殉難之時家藏群籍蕩然一空是書以借於友人幸而得存其子順國東還是書又參以諸家詮釋之語遂付諸手民焉是書可以糾正四庫之失者有四一不應收而收者如子部藝術類標注云此卷所收多而無謂又如集部別集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類一瓊琯園侍讀法標注云瓊琯園已見總集四文類衷內此書似可不收之類是也二所收之本不及未收之本者如子部雜家類有竹嶼山房雜部三十二卷分五種標注云按孝慈堂目云八部共四十三卷疑四庫本未全尚有家規家要宗儀三部之類是也三所收據大典而原書尚有舊刻舊鈔者如子部小說家類有東齋記事六卷稱原本久佚今從永樂大典錄出標注云守山閣刊本十卷足之類是也四無宋元舊刻止有明刻為祖本者如集部別集類鮑參軍集標注云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即四庫著錄之都穆本陽湖孫氏有影寫宋本係鮑

集原文又云宋版十行行十六字小字不等之類是也除此之外又有最便讀者之四事一注明版本現四庫目錄僅記收藏家之名或記某處採進本而不記版本之時代源流本書則對於四庫所依據版本之可考者俱為注明以便取資對照校刊二分別存佚自宋至清各書之版本不一或版本雖佳而四庫館未見遂收劣本或四庫館收入而今已不存俱於書中敘之三分別善否書目雖已羅列並非讀者一人之力所能購求題一一比較者也本書中則曾論其優劣以備讀者之採擇四增加書目本書所增加書目有為四庫所遺者有四庫入存

目者有當時為禁書者有出於四庫修成之後者皆用小字附志於性質相同或時代相同各書之下故是書一出檢閱四庫方有南針可遵不致茫無適從也

辦理四庫全書檔案不分卷 北平圖書館印本

王重民集是書之史料以陳援菴所蒐集者為多乃鈔自圕舊軍機處檔案及內閣大庫起居注等以及乾隆京報或其他檔冊外參以條植忠所集大高殿所藏軍機處檔冊又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輯並以諸家文集或他書所附載者皆依其年月排列先後起自乾隆三十七年終於乾隆五十九年後又附以辦理四庫全書記過檔冊及集者自作之四庫館職員記過統計表內中關於編纂之鉤畫用品之報銷禁書之挑剔珍聞秘記所存甚多如鐘音之在乾隆四十三年充四

庫館副總裁四庫全書表之撰自陸錫熊而改定於紀昀皆吾人所希見之史料深足環寶其中亦有誤收者如乾隆五十年四月二十三日之事考之清高宗實錄一千二百二十九乃係海昇毆死伊妻吳雅氏一案與四庫毫無關係又如五十二年十月十八日有三通館進食賬之事考三通館之建遠在四庫館之前二者亦無關也又如五十九年十月十七日查永貴大典一事此應在初辦四庫時焉有四庫完竣已久而復行檢查大典之理此蓋集者誤置也又按本書內容尤補充者甚多依書中錄四庫卷首上諭之例如高宗實錄所載乾隆御製詩

文所存以及今日文瀾閣之舊檔册尚能盡量採擷尚可增益
數倍也

四庫未收書目五卷 清道光間大興傅刊學津實集本

清阮元等編、揅經室外集著錄其元官學政（官浙江學政在乾隆五十九年）巡撫（官浙江巡撫在嘉慶五年）之時，曾留意於東南秘書，或自江南舊家或購之蘇州番舶，或得之書坊，或鈔自友人，有浙之鮑以文（廷博）、何夢華（元錫）、嚴厚民（杰）為其訪求購借，凡宋元以前為四庫所未收存目所未載者不下百餘種。至嘉慶十年六月，元以父憂歸里，遂次第校寫各書，做四庫書式，加以提要一篇，以十二年入都進六十種，十三十四年間續進四十種，但觀本書目則共一百七十五種，百種之外不知何時所上也。然按本書後有嚴杰附識云：提要五卷，計書一百七十五種，其中元秘史十五卷，因詞語俚鄙未經進御，又趙元鎮建炎筆錄三卷、辨誣筆錄一卷，已見趙氏忠正德文集，即四庫全書總目所云筆錄七篇是也，亦未進呈，又皇元征緬錄一卷、招捕總錄一卷，乃元文類中所載征緬、招捕二篇，並採訪者未覈其實而誤錄之也。今故宮養心殿有宛委別藏一百六十種，其內阮元所進者一百五十七種，可知諸書雖撰提要而實未盡進，其故宮中所藏止此也。本書之作，本為補四庫之所缺略而作，其四庫全缺者無論矣，有四庫有其書而非完本者

亦賴此以補之如宋魏了翁之尚書要義宋史藝文志本二十卷四庫著錄其十七卷今未收書目所載三卷正其所缺也又如元許謙之論語叢說及讀中庸叢說在四庫四書類有讀四書叢說内中僅收大學一卷中庸一卷孟子二卷中庸闕其半論語則全缺今未收書目有論語叢說三卷讀中庸叢說二卷正可補其缺也又如元歐璞之玉山璞稿在四庫僅著錄一卷而覲讀画齋叢書本則有二卷又遺稿一卷許氏有毛斧季鈔本二卷吳焯跋較四庫本多今未收書目亦二卷自較四庫本完善也然其中亦頗有可議者　如書齋夜話在四庫已著錄於子部雜家類五此書復行收入是乃與四庫相重也蓋因四庫作俞琰撰他處有作俞玉撰者誤認為二人遂收入也不知紀昀等本四庫簡明目錄乃作俞琰因寫於嘉慶即位之前無所避諱及即位之後以避聖諱之故琰字或寫為琬或寫為玉遂誤認為二人而其書亦認為二書也又如宋蘇過之斜川集四庫別集類存目一有十卷今未收書目復有六卷蓋不知四庫疑此為偽作而刪之故此乃誤收四庫所刪書也又如四庫著錄有翰苑集本將陸贄公奏議包括於内今未收書目有奏議十五卷云從元至正甲午翠巖精舍重刊宋本影寫並觀乾隆御

製詩四集卷之九十四有題宋版陸宣公奏議可知編修四庫時未嘗不見最佳之本惟依内容較多者著錄耳是乃誤收四庫整理以前之書也此皆其可議者也

佛祖正宗道影四卷 光緒刻本

清釋守一重編。守一有宗教律諸宗演派，已著錄。是書之初作，遠在明洪武間，當時有好道者繪華梵諸祖道影百餘尊，藏諸牛頭山寺。萬曆己丑紫柏老人有序二篇，勸利播焉。崇禎戊寅，平窰真寂寺不覺賢大師復製傳偈，百三十尊，刻印流通。雖具宗教律蓮，頗有缺略，又無世系。康熙丙辰禹航雲福院靜熙啟公刪訂宗門正脈道影一百六十尊，而於教律蓮及諸書文概不見列。光緒丁丑守一遂將賢啟二公刻本合為四卷，凡二百四十尊，遂梓行焉。卷一佛祖正宗三十九像，乃自釋迦牟尼文佛至鳥窠道林禪師也，其中三十三世之嵩嶽慧安二十四世之永嘉真覺皆傍枝，三十二世之牛頭山法融三十八世之徑山道欽以及鳥窠道林皆牛頭支也。卷二為南嶽正宗六十八像，自三十四世南嶽懷讓至七十一世波停上睿也，內中包容臨濟潙仰二脈。卷三為青原正宗八十五像，自三十四世青原行思至七十一世子賢口紀也，內中包容曹洞雲門法眼三脈。卷四為教律蓮宗四十八像，內列有西土聖賢十三尊，乃自天竺世親菩薩至南宋濟顛祖師也；有天台教十六尊，乃自初祖北齊慧文尊者至十六祖四明法智尊者也；有賢首教五尊，乃自初祖帝心杜順和尚至五祖圭峰宗密禪師也；有慈恩教二尊，即唐三藏玄奘、唐三車窺基法師也；有瑜伽教二尊，即唐三藏不空法師、唐大慧一行禪師也；有南山律二尊，即唐終南道宣律師、唐靈芝元照律師也；有蓮社宗八尊，乃自晉廬山遠公法師至清梵天省庵法師也。諸宗之中以禪宗為最多，餘則或僅具唐代，或略錄數人，以備數而已。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世音菩薩靈異記二卷 民國丙寅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鈞有佛教宗派詳註，已著錄。是書為記叙觀世音靈異之事而作，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蓋為上流人士研究之用，故共分三章：一曰聖蹟紀略，乃從經典中蒐集並考證觀音之事蹟也，分有總叙、因緣、行化、概要、考正、形相、讚誦、嚴言諸目。二曰經咒彙録，乃從經典中鈔出有關觀音之經咒也，有心經、觀世音經、圓通章（在大佛頂首楞嚴經中）、大悲咒、高王觀世音經、白衣大士咒、觀音十句經諸聖典。三曰發願儀文，僅有一禮觀音文也。下卷蓋為勸導普通人民改惡從善之用，故多神靈顯化因果報應之事，共分八章：一曰拔除病苦，二曰脫離厄難，三曰求得福慧，四曰慈悲救度，五曰勸善懲惡，六曰神力攝化，七曰示現靈感垂護，八曰附錄。此略觀其名而可料其內容者也。誠尊佑最良之書，故流行最廣也。

禪宗正脉十卷 續藏經本

明釋如卺集。卺嘗以景帝景泰庚午參學容谷禪師于修吉山，山在杭西湖上，得旨即韜光環堵於嘉禾之真如。及憲宗成化庚寅，容谷遷化，其年卺四十六，亦病革，再甦，自惟失怙，問始專心淨土，勸人念佛，數以米一粒一聲，積二百斛，供衆三年，印圓菴千萬，相涉十有五年而未能。既因於病中讀五燈會元，苦其篇帙浩繁，又多有機緣峻險，壁立萬仞，上根吐舌，中下罔措，乃發心抄錄簡集，以便觀覽。始自成化丙午，終於孝宗弘治仲冬，書方得就。此書僅為抄撮五燈會元而成，故無甚特殊精彩之處。二十七祖簡為十四人，其他大師之法嗣亦斷續靡定。五宗之內所刪尤多，觀前者共四卷，而五宗僅六卷，可以知其內容之簡略。[illegible]各傳之文詞，亦頗有簡省，蓋僅為誦讀之便，而未可用為研究之書也。

雪堂行拾遺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道行編 道行處州葉氏子依泗州普照英得度去參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着脚指話遂大悟出世住常明遷薦福末領衢州烏巨後示疾门弟子教授汪喬年至省候行以後事委之示以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门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服跏趺而逝闍維五色設利煙所至處粲然舌齒不壞塔於寺之西按道行屬於臨濟宗楊岐方會一派方會再傳弟子有五祖法演法演下有佛鑑(慧懃)佛眼(清遠)佛果(克勤)三佛行雖出自佛眼然所記諸事並無主客之見故其起首即記死心之事死心者乃黃龍慧南下晦堂祖心之弟子也非於本派中則記五祖圓悟以及張無盡之事較多其所記雖簡而耳目較近聞聽易得其真可稱為北宋末禪宗之一部實錄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五燈會元目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普濟集 普濟字大川明州奉化人杭州靈隱寺沙门乃南嶽下十八世為徑山琰禪師法嗣先是景德間吳僧道原作傳燈錄仁宗天聖中駙馬都尉李遵勗為廣燈錄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佛國白禪師成續燈錄孝宗淳熙十年淨慧晦翁明禪師作聯燈會要寧宗嘉泰中雷庵受禪師作普燈錄斯五燈之所由始與藏典並傳至是大川禪師以五燈為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廼集學徒作五燈會元以惠後學上起七佛中敘西天祖師與東土祖師下敘南北兩禪以及南禪之五派師弟相承歷歷有據其有無事實及機語可敘而具傳授之関係者則於目中僅列其名下注不列章次於正文中即不復敘及其有為某人弟子而又自開一派為始祖者則於目下注云語具別卷總計禪宗五派皆出南嶽青原南嶽下出臨濟溈仰青原下出法眼雲门曹洞南嶽下至十七世青原下至十六世僅觀此目錄則全部禪宗傳授之情形亦大略可覩矣

旅菴月和尚奏對錄一卷 康熙刻本

清釋純宗記錄。是書乃記本月和尚見清世祖奏对之機語及事实也。先是順治十六年七月，本月侍天童道忞應詔入都，九月謁帝。至十七年五月，道忞辭歸還山，帝挽之不獲，以本月既分座說法，禁中乃留在都，采寺闡法，以慰依戀道忞之意，遂居善果焉。至十八年正月初七帝賓天，四月十七日梓宮在景山火浴，月以在京無所留戀，遂於六月乞假南旋。此書即記此二年中帝与和尚问对之事，頗見尊信，故常面諭朕實不華隨帝王家，今期速朕願，似師兄輩振興臨濟祖道足矣。又言朕因馬蹶而有省，聞雨聲得大自在。知帝对於禪门頗有所悟，而後世順治出家之傳說亦非無因而發。依純宗自序观之，知作於十八年季夏，蓋在本月南下之月，本月見帝時純宗充侍者，故所記能得其真也。

滇釋記四卷 雲南叢書本

清蒼山比丘釋圓鼎和空編集。圓鼎身世未詳，然以書中所記諸事觀之，至康熙時而止，則當為康熙以後人也。書為記叙雲南佛教流傳之情形而作，分為四卷。卷之一有目八，即法源、感化、隋釋、唐釋、後晉釋、後周釋、宋釋、元釋是也。法源者，記摩訶迦葉隱跡雞足事，然中國興佛教有関之地名每喜附會印度地名，如普陀落伽之在南海，清涼之在五台是也，雞足恐亦類是，殊不足信也。感化凡十一人，其事蹟以神話成分為多，亦不足信。隋釋僅有智嚴禪師一人，而又云行迹未詳。唐釋至元釋乃班班可考矣。卷之二乃明釋，上下共九十五人，以應文大師為首，即遜國之明建文帝也。卷之三乃清釋，上下止於康熙時。卷之四為雜科，共十七人，乃記事體有首尾不具不足成傳，或雖向佛化而非僧人之事，又有補遺，乃日後發現之事未能插入正文者也。按滇省處於西南邊陲，交通阻隔，文化落後，故佛教傳入較晚，且記述不易，能得此書亦屬难能可貴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光明藏三卷 續藏經本

宋寶曇述寶曇號曰橘洲老人蜀人也有奇才能屬文語輒驚人一日忽棄所業參上乘於諸方後造妙喜室中決了大事辭歸絕塵如空群之月題也史彌遠之父一見喜動眉睫遂與文交道契相羊于東湖山水之間煙雲沙鳥外意甚適焉就南鄞洲中央築淨院安之以尚其賢遂令栖焉橘洲自號焉常以冰崖絕壑之地無所用心欲將平生所習自先師傳法而至二十八世菩提達磨迄于震旦五祖師而下具大眼目者一一拈明之如史法也命之曰傳灯大光明藏又得空文二禪人相與討論書成之後以母喪西歸及再出閩未幾不起史彌遠因其弟可宣得覽其書遂以嘉定丙子為之序焉是書始自七佛而終於徑山宗杲各傳僅記機語不言身世各傳去取頗有疏略曹洞宗有洞山良价而無曹山本寂則開宗之祖師不全禪宗五宗無雲門文偃則缺雲門宗矣有宗杲而無紹隆則缺虎丘派矣然觀卷首則全載神秀慧安普寂之嗣法可知本書詳於初而略於後矣

大慧宗門武庫一卷 續藏經本

宋道謙編道謙建寧人未詳氏族初依杲無所入妙喜住徑山謙亦在侍令往長沙通書於張紫巖乃自謂參禪二十年尚無個入處又有此行豈不荒廢乎一日在途中同寮宗元謂之曰我可替者盡替汝只有五事替不得須自承當曰何為五事元曰著衣吃飯遺矢放尿馱個死屍路上行謙於言下大覺徹不覺手舞足蹈後半載返雙徑妙喜於山門外亭一見便曰建州子這回自別也本書所載乃釋宗杲之所見聞宗杲字大慧同居妙喜庵又稱妙喜初參曹洞禪因曹洞禪過重傳授以為禪乃佛自悟自證之法豈別傳授者耶於是去而之臨濟承圜悟之法在圜悟門下最稱卓越名重一時高宗命住育王又受詔遷徑山孝宗時賜號大慧禪師[illegible]寂於孝宗隆興元年嗣法者九十餘人書中載宗杲耳目所及參禪之事有出於杲自悟得者如但載師云不載其名者是也有記本派之先師者如五祖演昭覺勤之類是也有紀本宗之別派者如兜率悅大愚芝之類是也有記本朝居士之事者如呂[illegible]申公王荊公之類是也亦有遠紀前代大德之事者如生肇融叡是也蓋宗杲乃一代大師故見聞較廣而所見列之處亦較他人深刻也

玉泉寺志六卷 光緒十一年刻本

清釋茂山等重修。茂山當陽玉泉寺主也。先是有胡琦者始創寺志，惟時代已不可考。及明神宗時，度門老人與袁公安昆弟（袁宗道、宏道、中道）邑校陳子弱而新之，值滄桑劫，蕩然無復存録。康熙乙酉夏，當陽朱引之編纂縣志，捋寺乘，僅得二十八篇，乃請之縣主李公，公曰：玉泉名冠四絕，而志乘無聞，乃有土者之責，亦士大夫之責，遂命引之專領其事，而公劃俸以助，遂成二百零二篇。其中不無缺略。光緒乙酉，邑紳陶廣唐又勸寺主茂山續修，山乃興祖印旁搜博採，缺者補之，略者詳之，遂續成二百九十二篇。本書除卷首有序及修志姓氏、凡例、目録、圖之外，又有六卷。卷一者，山水營建、公牘事紀也。卷二者，古蹟禪宗護法也。卷三為詞翰志一，自隋至明。卷四為詞翰志二，皆國朝人。卷五、卷六乃五七言古今體詩及四言贊銘也。此書以康熙時本與後續之文混為一起，不可分別，而仍以朱引之語置於各類之文之後，殊欠妥善。余按玉泉山之名人，在隋有智顗，在唐有神秀，並在常人心目之中，則遠不如關壯繆。觀張商英之《重建關將軍廟記》及《建關三郎廟記》，則壯繆之受常人崇拜，自宋而然。觀宋司馬知白之《壽亭侯印記》，不知漢壽為地名，而以為壯繆乃漢之壽亭侯，其淺陋情形，當非出諸上流人士之口矣。

清涼山小志六卷 清乾隆間刻本

清和碩和親王弘晝撰弘晝世宗第五子雍正十一年封和親王乾隆間預議政好言喪禮言人無百年不死者奚諱為嘗手訂喪儀坐庭際使家人祭奠哀泣岸然飲啖以為樂作明器象鼎彝盤盂置几榻側三十年薨此書乃乾隆十一年丙寅季秋王隨聖駕朝五臺所記也蓋中國五嶽之外復有三山即普陀峨嵋五臺是也普陀以慈航顯峨嵋以普賢稱而清涼則以文殊著也北方之人距五臺較近故朝者甚多滿蒙之人俱信佛教故視五臺為聖地清帝之所以數數往朝者以此也本書所記五臺名勝之地凡三十八處即真容院（又名菩薩頂）望海寺法雷寺普濟寺靈隱寺演教寺古南臺圓照寺羅睺寺大羅頂七佛寺宏慶寺般若寺碧山寺妙德庵雜花庵壽寧寺三泉寺鐵瓦寺玉花池西林寺廣宗寺顯通寺塔院寺殊像寺碑樓寺佑國寺紫府寺（以上三者共一條）棲賢社萬緣庵鎮海寺沐浴堂明月池護眾庵白雲寺千佛洞金燈寺黑龍池是也皆就耳目所及而記之各處有題詠因在其處無長時期之勾留不能作詳細考查故文甚簡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揞黑豆集九卷 續藏經本

清心圓拈別火蓮集梓心圓又稱破戒居士火蓮本名平聖臺二人閱古德機緣於差別機關未復穿透甚多疑義乃相與住菴結夏取指月錄及諸家燈史所載應菴以下諸尊宿法語機緣一一拈提決擇始會得古人殺活機權無非洞明從上來事於是向之所疑渙焉冰釋腳根下事洞徹無遺其以黑豆名集者蓋自應菴華以來至於莭溪萬派歸墟千峯列嶽展卷則目迷五色沒量大人被黑豆換卻眼睛其稍劣者即輾轉推尋愈尋愈遠故望世有靈根慧性之士肯於黑豆未生芽已前一肩擔荷得去便能拈一莖草現丈六金身拈丈六金身作一莖草噴嚏揮臂殺活得人不犯鋒鋩不落擬議也此書所敘者乃虎邱紹隆一派曇華者六祖下十七世也莭溪行森者六祖下三十六世也按本書之目復有跋語與莭溪行森同卷檢諸篇中莭溪之後無跋語而卷卷之後有破戒居士心圓妄語今有原刊本揞黑豆集中有卷卷補遺所補者仍為莭溪之機語題曰心圓居士校字火蓮居士續梓最後有心圓跋稱乙卯閏秋即乾隆六十年也與此本互有短長未可偏廢

佛法金湯篇十六卷 續藏經本

明心泰編。心泰者，越之東山住持也。字佛宗，幼習洙泗之業，於鄉校稍長，為釋氏學，嘗師事夢堂曇噩禪師於台之國清寺，而為其掌藏鑰焉。其學贍而識達，氣充而守約，其為文章雄渾淵雅，惟務以弘宗樹教為本，不以誇多鬪靡為奇。嘗出世說法鄞之東山禪寺，而從之學者益衆。此書之作，言佛教之所以盛，非僅在僧人之勇猛精進，亦由歷代明哲之君與夫公侯卿大夫士之賢者崇向之，擁樹之，而為之外護之力也。故蒐括自上古以訖胡元，瓔千年間各種人士之言行有裨慈氏教者，彙次成帙，凡十六卷，三百九十九人。以洪武十九年來京師，出此書示僧錄司左覺義靈谷禪寺住持清濬，濬為之序，始梓行焉。書中所敘，皆僧人以外信佛之人，蓋居士傳之類也。然其中頗有可删者，如周之昭王、穆王、孔子、列子，邈遠難稽者也；三武一宗，帝王之破佛者也；韓愈、司馬光、程頤、朱熹，儒士之反佛者也。皆以一二疑似之語、難憑之事，而皆濫入，不亦淆人疑惑乎？是皆貪多務得，不求精確之過也。

清代殿版書目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刊本

武進陶湘編次。所收書目，自順治至宣統朝，凡三百六十六種。編者自謂其購求殿版書，起光緒十五年己丑，訖民國十六年己巳，得百數十種，按代為次，編目以存其非購得而內府尚存者；又內府寫本書之未付刻者，均各編一目以附；又內府不存而南北書賈求售而得，以及各書館照影石印者，低一格錄入，以示別。嘗溯夫清代殿版書權輿於明代經廠本，故順治刊本與經廠本大同小異也。迨康熙十二年以後，刻本凡方體均稱宋字，楷書均稱軟字，雖雜出衆手，必斠若畫一。於武英殿設修書處，校對官員，寫刻工匠，咸集於茲。又勅刻銅字活版，擺印其書，均稱內府本。雍正一朝，精刻內典，別規格式，字體力求方整，刀法力求勻淨。迨至乾隆之初，稱為極盛，其寫刻之工，紙墨之邃選，印刷之色澤，裝訂之大雅，莫不盡美盡善。自十二年以後，則漸不如前。蓋官家人力財力均有限度，斯時量之方面激增，則質之方面自減矣。乾隆以後，國力銳減，右文之舉漸成具文，故刻書之事亦復昔日盛況矣。下至同治八年，武英殿災，凡康熙二百年來之藏書、儲版，蕩然無餘。自此纂修、協修之官名猶在，寫刻印裝之工匠仍存，而刊書之事已無可言者矣。殿版

書籍雖由國家頒布然有不易得者有經後世竄改者如雍正朝之大義覺迷錄雖出御撰然在乾隆四十三年竟列於違礙書目數呂留良四書講義雖不見於違礙書目之中然四庫不載則亦視為違礙書矣是皆不易得者也又如乾隆四十八年三月乙卯以康熙御批通鑑綱目續編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辭句詆毀之處特交諸皇子及軍機大臣抽改其書是後世所見之殿本御批通鑑綱目續編已難得康熙時之原本矣

明毛氏汲古閣刻書目錄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陶湘編次此乃明常熟毛晉所刻書目也晉字子晉原名鳳苞諸生家富圖籍世所傳影宋精本多所藏收所編有毛詩陸疏廣要蘇米志林海虞古今文苑毛詩名物考明詩紀事諸書晉有五子襄褒衮表扆扆字斧季最知名耽校讐精小學毛氏汲古閣傳刻古書此父子二人刻書蓋起自萬歷之季迄順治之初垂四十年刻成六百種有奇道光間顧湘有校刊書目一卷補遺一卷鮑芳谷有汲古閣刊板存亡攷一卷其版自毀革以來屢經喪亂諸多亡缺其完好者漸集之他家始而剜補經則重雕亥豕魯魚觸目皆是後人不察往往歸咎毛氏如孫從添藏書紀要云毛氏汲古閣十三經十七史校对草率錯誤甚多又云毛氏所刻甚繁好者僅數種陳鱣跋元本後漢書云蕘圃嘗曰汲古閣刻書富矣每見所藏底本極精曾不一校反多憾改殊為恨事段玉裁汲古閣說文訂自序畧云毛晉及其子扆得宋字本以大字開雕固錫瓚出初印本有扆親署云順治癸巳汲古閣校改第五次本卷中旁書朱字復以藍筆圈之凡其所圈一一剜改考毛氏所得小字本四次以前微有校改至五次則校改特多往往取諸小徐繫傳亦間用他書今世所

存小徐本乃宋張次立所更定而非小徐真面目而據次立刻
改又識見甚下凡小徐往處少所採掇而不必從者乃多從之
學者得之以爲拱璧豈知其謬盤多端哉今陶氏得十三經注
疏原版初印每經之後均有篆文或隸書印記爲通行本所無
十七史爲開花紙印内府有之經史之錢謙益序均未抽燬文
選字口如新與通行汲古本自迥別於是毛刻之含冤蒙垢乃大
白於天下矣

閔板書目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陶湘編次此所集者乃明末閔齊伋凌濛初兩家所刻套印本
書目也齊伋字及五號寓五又號遇五明諸生不求進取耽著
述有六書通盛行於世凌濛初字玄房號初成崇禎甲戌以副
貢授上海丞署海防事清鹽場積弊擢判徐州甲申正月流寇
攻徐州濛初殉節死齊伋創朱墨及五色套板濛初彙輯諸名
家詩文評批點而印行之宋體方正朱墨套印或兼用黛紫黃
各色白紙精印行疏幅廣光采炫爛書面簽題率用細絹朱書
標名頗爲悅目陶氏所集此種版本之書凡經類十五部十七
種子類二十四部四十三種史類七部七種集類六十四部六
十九種總計一百十一部一百三十七種外又有非朱墨本或
聞其名而未見其書者共六部八種各書印刷之格式欄上錄
批評行間加圈點標擲務令詞意顯豁段落分明皆采擷宋元
諸名家之說而萃之一編欲使子弟得此可以識途徑便誦習
最便初學非徒爲美觀而已也

武英殿聚珍板書目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陶湘編次。按乾隆御製詩有題武英殿聚珍板十韻詩，前有序云：校輯永樂大典內之散簡零編，並蒐訪天下遺籍不下萬餘種，彙為四庫全書。擇人所鮮覯有裨世道人心及足資考鏡者，剞劂流傳，嘉惠來學。第種類多則付雕非易。董武英殿事金簡以活字法為請，既不濫費棗梨，又不久淹歲月，用力省而成功速，至簡且捷。是此次武英殿聚珍板乃為四庫書之印刷而設也。是書所編次者凡一百三十八種，其以聚珍板擺印之單行本書，如乾隆八旬萬壽盛典、千叟宴詩等八種，俱附於後，不使與此相混也。又光緒乙未年廣雅書局刻聚珍板書凡一百四十八種，本書指出其所多之十種，如春秋傳說彙纂、例河朔訪古記、白虎通義、新唐書糾謬、唐史論斷、小畜集、帝王經世圖譜、萬壽盛典、四庫全書總目、輯安瀾志等，皆證明其非真依據聚珍所刻，乃誤認他板為聚珍而彙刻也。又乾隆時活字均用梨棗所刻，與康熙時之用銅字者不同，蓋銅字已於乾隆九年燬以鑄錢，此時需用，悔不可追，故高宗於詩中尚追嘆之也。

禁書總目不分卷 咫進齋叢書本

清姚覲元輯。覲元字彥侍，歸安人，即禮部尚書姚文田之孫也。道光舉人，官至廣東布政使，有大疊山房詩集，所刻咫進齋叢書，世多稱之。此書所載乃乾隆間詔命嚴禁之書也。書中有乾隆五十三年上諭及浙江巡撫查辦應奏布政司收書告示，又有軍機處奏准全燬書目七百五十一種，又有軍機處奏准抽燬書目三十九種，又有應燬錢謙益、屈大均、金堡、呂留良、王錫侯、徐述夔、卓長齡、戴移孝與子昆孔、繼涑、尹嘉銓、李清，以及專案查辦悖妄各書，復有浙江省查辦奏繳應燬書目一百五十三種，外省移咨應燬各種書目三百五十四種。此諸種書尚有存者，被禁原因亦尚有可考。除大部為明人詆毀清朝之書，理當嚴禁者外，亦有出於挑剔過甚者，如錢綵之說岳全傳，乃歷史演義小說，以詆毀金朝而被禁者也。李清之著作本無詆毀清朝之語，僅因在諸史同異錄中偶言及明崇禎與清世祖四事相同，觸高宗之忌，而其著作遂被全數禁燬也。顧炎武日知錄乃劄記書，中有數處論及明清間事，又引李清之語而被禁也。世祖章皇帝諭宏覺師數條，出於先帝手筆，本應保存，蓋因恐人見及清初樸野之情形，故不令通行也。

銷燬抽燬書目不分卷 國學保存會印本

不著輯者名氏此書前有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大學士四庫館正總裁管翰林事英廉所上奏摺言覆加檢閱各省解送明代以後之書共看出應行銷燬書一百四十四部（實際數之則為一百四十六部當係計算之誤）應酌量抽燬書一百八十一部又有三月二十五日所上一摺言遵旨行知各省嚴查應行銷燬或抽燬書籍之事以後即此兩種書目也全燬書目中僅錄書名卷數及作者不言應燬之故竊疑違礙之處多由吹毛求疵而得蓋清代文字之獄各省過於露骨之反清書藏之惟恐不密孰肯輕進以試歐刀耶故斯時銷燬之書雖曰有違礙之語而實非真正反清者也抽燬書目載書名及本數下注何人所作又言其何處有違礙語故應抽燬其所以僅言本數不言卷數者乃因抽燬後卷數與前不同也抽燬之後仍不剗錄僅置之存目並全書不燬仍恐天下有得其原本故嚴令各省注意抽燬之事也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十六卷 宣統元年鉛印本

清莫友芝撰友芝獨山人字子偲號郘亭晚號眲叟道光舉人少喜聚書通蒼雅故訓六藝名物制度旁及金石目錄家言治詩尤精又工真行篆隸書與遵義鄭珍齊名時稱鄭莫太平軍起客曾國藩最久事定寓妻子金陵遍遊江淮吳越之其名士蘇撫李鴻章薦於朝有詔徵用卒不出著有黔詩紀略遵義府志聲韻考略唐本說文本部箋異過庭碎錄諸書常留心於經籍刊本善本時代有所得輒箋志四庫簡目當條之下間及存目其四庫未收者亦記諸上下方又採錄邵懿辰所見經籍筆記並之郘本有汪家驤朱筆記並取焉同治辛未友芝卒子繩孫依錄為十六卷凡經部四庫存目者三四庫未收者百十八史部存目者二十八未收者二百有十子部存目者十四未收者百九十八集部存目者一未收者百二十一其四庫已著錄未箋備者並闕之因是書當與簡明目錄合觀也又是書成於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之後故可補邵書遺漏之處頗多如經部春秋類有宋崔子方之春秋經解十二卷四庫以京本久佚乃從永樂大典錄出故邵書無標注而本書則稱有宋本是其補邵書遺漏者一也又如經部五經總義類有宋錢時撰融堂

四書管見十三卷標注僅云四庫著錄係瓶花齋鈔本姚若有鈔本是懿辰未見宋本也而本書則稱宋景定辛酉天台錢可則刊本是補邵書遺漏者也又如子部醫家類有宋陳自明撰婦人大全良方二十四卷標注僅云四庫著錄係勤有書堂刻本而本書則云宋刊本每頁二十四行行二十二字是補邵書遺漏者三也又如集部別集類有宋鄭獬鄖溪集三十卷標注僅云路有鈔本本出於此諸外又云宋淳熙十三年秦焴刊本五十卷是補邵書遺漏者四也按四庫總目不言版本故書中若有錯訛之處不有良本對校莫由知其字句之實異同故有標注則可彌四庫總目之缺憾有本書而標注之功用始完也

武英殿造辦處寫刻刷印工價等例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陶湘編次此乃武英殿造辦處所需物品及各項工資之估價單而成為定案者也但物價之漲落靡定若有變動相差無幾尚可勉依舊例若差別甚大則不能不加以修正也本編前面所開蓋為舊例至嘉慶五年已不能完全施行故對於各項價目加以修正此次價單分為兩類有依舊例者有照時價者其照時價者與前單不同固無論矣即依舊例者亦與前單不盡相同如梨木板四項皆較前錢增至一倍核稜增至一倍有奇惟連彩硃砂黃軟簍紙銀硃尚合於舊蓋此四者用之者少故價尚無顯著變化也嘉慶五年之單乃修正五十五年者前單既與嘉慶五年之舊例不合則當更在五十五年之前矣又觀欽定武英殿聚珍版式有云寫宋字每百個工銀二分刻工每百個銀四錢未分並本編內不言刻工竊疑本編之前尚有刻工定例等類陶氏所得恐非全豹也

昭仁殿天祿琳琅續編不分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清彭元瑞等輯初乾隆九年命內直諸臣檢閱祕府藏書擇其
善本進呈御覽於昭仁殿列架度置賜名曰天祿琳琅有書目
十卷著錄四庫遠嘉慶丁巳距初編時五十餘年書目成亦二
十餘年矣乃復有天祿琳琅書目續編之輯書中體例記載一
依前帙互見別出各有源流而其規模有拓而愈大析而彌精
者如前編書目十卷續編則二十卷前編書四百部續編書六
百五十九部萬有二千二百五十八冊視四庫全書逾三之一
前編宋元明版外僅金刻一種續編則宋遼金元明五朝梓本

俱全前人評跋各人印記確有可證絕無翻雕贋刻為坊肆書
賈及好事家所偽託者御題諸書之詩凡百數十首亦皆鑒別
精詳攷證明確元瑞識語言之甚詳惟兩編書目向無刻本光
緒初長沙王先謙始於京師購得鈔本攜歸長沙刻以行世海
內儒生雖不獲盡觀中秘之藏而一覽其目滿目琳琅蓋無不
詫為歷代所希有矣惟續編所載宋版書不如前編之可據葉
氏書林清話摘其宋版史記集解索隱正義一百三十卷重廣
補黃帝內經二十四卷板書之字皆為書賈偽造加印太玄經
十卷校刊圖後刊以萬玉堂為明仿宋本孫可之集十卷板心

字畫濃淡不一通部不同明知為書賈增印而仍列入宋本又增
刊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二十五卷為元建安虞平齋
務本書坊所刊而亦列宋本蓋搜羅既廣考證偶疏不免一二
贋鼎亂雜其間並不足為全書病也

四庫全書提要分纂稿不分卷　光緒間徐氏鑄學齋刊本

清邵晉涵撰。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浙江餘姚人。嘗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歸部銓選。四庫館開，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與戴震俱由徒步入翰林。於是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推戴君，言史學推晉涵。海內駸駸然趨實學矣。生平著述甚多，廿四史中之薛居正五代史即晉涵所輯也。以嘉慶元年六月卒，年五十有四。此書所收，乃晉涵在四庫館時所撰之提要也。以史部為最多，凡二十八篇，正史幾盡出其手也。餘如經部三篇，子部一篇，集部四篇。晉涵為邵念魯族孫，而友章實齋。念魯、實齋學皆長於史，成一家言，而章氏尤為譚史大宗。以故晉涵之論推闡義法，鍼藥膏肓，多發古所未道，誠可見晉涵史學之特見也。然觀四庫全書總目所載晉涵所撰之提要，不僅於平議史法者多削而不存，即文字之間亦往往改易甚多，與此本面目全別，且有因改易而致誤者。如史記提要內有云：「據遷凡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共為百三十篇。漢志本傳稱其十篇闕，有錄無書。」並據漢志春秋家載史記百三十篇，不云有闕，今實際考之，漢志本文則十篇有錄無書之文並在目。余初疑晉涵之誤，並觀此書則無其文，蓋由紀昀自逞聰明，對於晉涵之稿輕加增訂芟削，又以日常習見之書不屑檢查，致至此誤。幸得晉涵原稿問世，方不致受誣後世也。

指月錄三十二卷 續藏經本

明瞿汝稷集汝稷字元立常熟人好學工屬文以廕補官三遷刑部主事扶溝知縣狀宗人神宗令予重比汝稷曰是微服至邑庭官自扶扶溝民耳識上得釋歷辰州知府長蘆鹽運使以太僕少卿致仕卒有石經大學質疑兵略纂要冏卿集及此書先是汝稷垂髫之時好讀竺墳尤好宗门家言於是在架之書以此為多每讀至適意處輒手錄之至萬歷乙未積錄有三十二卷友人陳孟起見而賞焉為錄二本會有黃州之役過故里嚴道徹至齋中亦賞之遂以孟起本遺之道徹欲付梓堅止之逮辛丑自昭武乞休致归道徹请益堅遂許之而為次第緣起指其端題之曰水月齋指月錄水月幻也蓋竟在虞山所云心月孤懸光吞萬象者也是書自卷一七佛起至卷三十一二宗杲大師語要止多重機語不詳載史事故卷之未詳法嗣目中如死魚浮水獅子捉兔等數皆不知何人所演也

續指月錄二十一卷 續藏經本

清聶先編先字樂讀廬陵人研窮經史復沈酣於宗门家言嘗見明瞿汝稷所集之指月錄迄南宋隆興而止隆興以後三十八世之宗派上下五百年之慧燈茫然無所知也遂以康熙丁巳之春為續錄以隆興二年為始自六祖下十七世續起迄康熙十八年三十八世而止其专在流通宗眼以機緣為重姓名出處略備查考一依前錄之例並闕於史事有可疑之處則辨之甚晰如續燈未詳法嗣卷內所載翁仙可觀禪師於仙林雪庭之後存出以雪庭乃明英宗時人可觀乃宋高宗時人相隔二百餘年不宜次叙故為改正又本書有兩海舟恐人妄疑為一人之誤多故詳為說明言其一為金陵翼善開法之海舟一為杭州東明繼席之海舟普慈其姓氏生里不同其長幼年歲有別其悟道機緣可證其付授時日甚殊經此考証之後乃敢斷其為二人可知本書下筆之矜慎矣

五燈會元補遺一卷 續藏經本

明文琇集文琇有增集續傳燈錄已著錄此書即附於該書之後者也先是大川濟作五燈會元至大鑒下十八世而止其最後之兩代因與大川時代較近各種著作尚未通行故所收不甚完備文琇之增集續傳燈錄始自第十八代錄五燈會元者僅二十一人其增補者甚多至第十七世則别為一編名曰五燈會元補遺所錄凡十八人而徑山大慧杲禪師法嗣則有十三人蓋先後同也易於蒐集之故也又附有未詳承嗣者七人於卷末蓋僅意其在十六世二十世之間而未知其師承附於卷末乃効傳燈錄之例也

五燈會元續略八卷 續藏經本

明釋淨柱輯淨柱支提山沙门也自號曰遠门道人先是宋大川濟公集諸學侶為五燈會元自宋季迄明季凡三百餘年代有宗匠說法如雲指不勝屈而未有度心法事如濟公者以收聚之萬曆時紫柏大師每念斯舉終未獲遂後有明眼禪師徵修有年亦未刊出淨柱羅輯多年至崇禎壬午乃載筆從事甲申冬季書成以天下方亂乃藏之石室未通行更歷四載遇其師石雨示寂乃嘆曰是書之出其有待乎遂為凡例於書前而藏之其自序称崇禎十七年馬嘉植序則在弘光元年凡例又称戊子乃永曆二年即清順治五年蓋淨柱終未入清也是書所錄僅臨濟曹洞二宗臨濟宗始自南嶽下十六世終於三十四世曹洞宗始自青原下十五世終於三十六世他如雲门宗雖點脉未絕並嗣法未可考遂闕之以俟異日有所得書中最後五道志通琇諸人簡略異常並諸人與清廷關係甚深而以後竟不載知淨柱卒於其前也雖搜索未博而簡捷精核為其特色讀者取以與續傳燈錄續燈正統諸書比較參之可也

增集續傳燈錄六卷 續藏經本

明文琇集文琇字南石姓李氏崑山人出家邑之紹隆庵參法
要於行中仁居虎邱得言外旨嘗覩五燈會元以妙峰北磵松
源破庵諸老宿皆未登錄乃有撰述遺之意於是凡見禪宗典籍
及塔銘行狀自宋季及元以來諸碩德言行超卓者遂筆之凡
三十餘年以永樂乙未務書諸大方尊宿籍靈谷幻居和尚天
童即庵和尚展轉搜討而又得郡人吳道玄亦為傳尋遺籍遂
以所得銓次成書又覩續傳燈錄於五燈會元後若大鑒第十
八世至二十世曾收三世而收之未盡已收者亦言行太略故
於所收外又增入之而名曰增集續傳燈錄各傳之下有注云
舊傳者乃錄自五燈會元者也有注云續傳者乃錄自續傳燈
錄者也有注云增正者乃續傳中有差悞今考而正之者也有
注云增備者乃因續傳太略今復增補者也有注云無傳者乃
得其名而不見機緣語句及塔銘行狀錄之以備他日或後之
增補者也其無注者皆文琇自行搜訪所得者也本書之前有
弘儲序復有文琇自序自序作於永樂十五年三月並書中敘
及傳道衍與琇本人示寂之事在十六年則當出於後人之所
增補非盡當日手筆矣

刻經僧妙空大師傳塔銘不分卷 宣統間揚州刻本

熊潤生撰傳王丹忱撰塔銘妙空大士俗姓鄭名學川字書海
揚州江都人初食餼以能文名久而厭之少遭母喪欲以超薦
報母恩讀地藏經有感稍長讀法華經慨然有出世志避亂居
浙陵以放生念佛導人著百年兩事書繼閉關於焦家蕩日課
佛號十五六萬聲著彌陀經修西定課往揚州東鄉[illegible]鷄院出
秀清淨多聞道書就院設建念佛社親奉老父家人感化焉同
治五年祝髮於金陵名紹乘號妙空悲前明經版燬於兵火因
興許靈虛楊仁山等發重刻之願首創局於金陵繼立局於如
臯常熟浙江而總持於揚州磚橋生平從事於著述以外者心
於刻經故又自號刻經僧凡募刻全藏近三千卷創刻經處五
所著念佛叢書四十八種奉行水陸九次惟大般若經僅刻至
四百二十五卷以光緒六年庚辰秋示寂世壽五十五僧臘法
臘俱十五年其所著述彙刻為樓閣叢書誠清末弘揚佛教最
重要之人也

法藏寺鏡之大師傳　宣統間揚州刻本

王丹悅標鏡之，俗姓胡，名廣礼，出家名本賢，號鏡之，嗣法名性賢。年十六時，閱老莊，慨然有忘世志，堅請父母，卻聘，篁持齋戒，習丹經。同治三年，妙空尚在俗，就磚橋道院興諸善信創圓通道場。大師讀經至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恍然若失，語人曰：佛理淵微，圓超一切，豈仙宗所可方哉。於是損棄舊學，誦楞嚴，明情想修止觀，頗相參益，因住焉，佐校經事。光緒六年，妙空將示寂，以大般若經未完，手持龍藏與大師曰：勿忘所事。又有秦郵放生寺前主席藕香清公出與維持，遂俟般若圓成。復有金山前主席朗月法師悲經版無归，出內外護，增募院鄰屋，就地興建內藏版處，名法藏寺。辛亥九月示寂，世壽七十二，僧臘八夏。徒覺願、覺行侍法藏，守經版，而奉住圓之香火。蓋大師佐妙公經營，與守經三十年，恪尊遺範，妙公之弘願，至大師之世始完成焉。

高僧摘要四卷　續藏經本

清徐昌治編輯。昌治字覲周，海鹽人，自號曰無依道人，又曰武原居士。先是有百癡行元者，臨濟宗大師，費隱通容之弟子也。費隱初主金粟，以順治戊子夏遷天童，於是金粟虛席，昌治等乃請元繼席。癸巳八月，又送藏經入寺，翌年九月即成此書。內包一百七十三人，蓋摘錄各種僧傳燈錄而成者也。先為僧傳者多分十欵，是書則沒其分欵之法，而分為四卷。卷一取道之高，如攝摩騰、玄奘、雲門宗杲、蓮池、費隱諸傳，是共四十二人。卷二取法之高，如佛圖澄、鳩摩羅什、智顗、一行、澄觀、木陳諸傳，是共四十三人。卷三取其品之高，如曇雲、豐干、唯儼、憨山、玉林、百癡諸傳，是共四十七人。卷四取其化之高，如安清、康僧會、慧遠、道宣、智玄、隱元琇諸傳，是共四十一人。其文字摘取尚稱簡要，惟此種分類所立界說頗難明晰，且某人居某類亦未見其有當，並不易之理，蓋從心所好而摘錄，取便誦讀而已。

印度佛教史略二篇 商務印書館鉛印本

呂澂撰。此書乃依日本荻原雲來博士所著印度之佛教之結構而重為編訂，又取諸崛謙德、馬田行啟諸氏印度佛教史之說而有所改正。書有導言，分三章：一為佛陀出世以前印度之住民及其宗教；二為佛滅後佛教發展之概觀。導言以後有二篇：本篇上為佛在世時之佛教，又分二章：一釋尊略傳，二教法之大要是也。本篇下為佛滅後之佛教，亦分二章：一為根本佛教發達時代，其中又分若干節，所叙者第一結集以後至迦膩色迦時代也；二為大乘隆興時代，亦分若干節，所叙者自龍樹以後大小乘發達之況狀也。篇中插入佛像、地圖數幀，篇末又附印度佛教史略表數種，以便讀者之參證，用意至善也。其書中亦有疏略之處，如佛之生卒年代問題頗多，此僅言卒於西元前四百六十八年，而不言何所依據，如何考得，則使人莫明其妙矣。又如叙阿難說經，以梵網經為始，而有五部：第一長部、第二中部、第三相應部、第四增支部、第五雜部，在中國僅有四阿含。此言五部，所據者當為錫蘭島所傳之巴利文矣。此不明言所依據，頗為缺憾。且阿含傳授之次第與印度佛教之演變至有關係，此亦缺而不考，殊不便觀者也。

清梵大師傳不分卷 宣統間揚州刻本

王丹忱撰。大師俗姓姜，山陰人，幼出家，號蕅香，多才藝，其書法蒼勁，詩詞清逸，作不留稿，間散於橫圖叢書中。居常以弘法為己任，往來江浙諸山，募刻阿含等部為儒諸佛紫柏憨山雲峰諸集幾數百卷，更為妙空大師續刻大般若經一百七十五卷，於是妙空未竟之志始得完成。大師晚年結蓮社於揚州靜慧寺，提倡淨土法門，日與修淨業者數十人六時清課。又大師於華嚴悟境甚深，每印淨行梵行二品以贈人，欲人之見聞覺知無過失，悉留清淨，入普賢門，以其淨行利益眾生。後於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十七日示寂，時年逾七十，年齡與妙空大師相似，而晚卒幾二十年，故得終妙空未竟之志也。

出三藏記集經序續編五卷　中央刻經院本

不著編者名氏乃輯錄出三藏記集所漏載之序並其後續出之序也共五卷前四卷所錄之序凡八十八篇其去取之道可得有四一以經律論譯文所載序文為主其集鈔（如四分比丘戒本）合異（如大阿彌陀佛經）之序亦擇尤附編至撰述注疏之序則皆不收二撰序之人皆取與聞譯述者否則不採雖譯時所作而詞義空疏者（如唐高宗菩薩藏經後序佚名投身餓虎經後記等）亦不採三經律論序有原出注疏而誤載於譯本（如佚名法鏡經後序惟濬消災吉祥陀羅尼經序等）不錄又譯本所無而寫本刻本所加者（寫本所加者如四十華嚴經後記心地觀經後記有部毗奈耶尼陀那後記大毗婆沙論後記等刻本所加如普寧經局金剛經後記等）亦不錄四經律論中偽籍有籍撰序而掩飾者（如智愷及佚名起信論序姚興釋摩訶衍論序等）刪杜淆亂又譯本不偽而序有偽者（如慧思和尚唐梵對音心經序等）亦刪此卷五中有經錄之序（如貞元釋教錄序等）刪篇又有經序存目乃由各書之引證知其書有序而失其文則歸入此類凡四十三目余按本書雖云補僧祐之作並祐作之中尚有經目僧傳等類此則僅有經序範圍似狹但彼等類目後世各書頗多似可不錄也

四庫館進呈書籍底簿不分卷　清乾隆間四庫館原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按四庫全書之修纂所依據之書來源有三一永樂大典本二內府本三公私進到之書永樂大典　大典興　本書無闕始置不論內府本乃政府固有藏書又分為勅撰本及內府本勅撰本者乃自清初以迄乾隆時諸臣遵依帝旨編纂之書內府本者乃皇帝住居遊憩之地所藏度之書也如皇史宬如懋勤殿如摛藻堂如昭仁殿如武英殿如內閣大庫（即明代文淵閣）如含經堂或在宮掖或在御園皆所謂內廷者也凡取自上列各處藏書者謂之內府本書所記者專在各處所進上之書對內府本僅記武英殿兩次所上之九百種而已公私進到之書又分為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本各省採進本者乃各省督撫學政採訪各地遺書送館備用者也有係購買有係借鈔當時進書最多者為浙江前後進書凡十二次共計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無卷數者尚有二千零九十二冊最少者為奉天僅有三種十六卷而已私人進獻本者乃當時藏書家自己送館備用者有奉旨進獻者有自願進獻者進書至五六七百種者為浙江之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江蘇之馬裕四家進書至百種以上者為江蘇之周厚堉

蔣曾瑩浙江之吳玉墀孫仰曾汪汝瑮以及在京之黃登賢紀昀勵守謙汪如藻等進獻之書有家藏本有家刊本有購進本家藏本係借用性質私人進書者僅書官名及姓有可一望而知為何人者如侍讀紀乃可一望而知為紀昀也至於庶吉士王內閣沈考庶吉士王有王念孫王朝梧王受三人內閣中書沈有沈琨沈叔埏沈鳳輝三人獻書者果為何人則無從考訂也

奏繳咨禁書目不分卷　國粹叢書本

鄧實校書中載有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諭旨一道乃因江西省海成呈繳應燬禁書八千餘部清高宗以浙江乃文物薈萃之區藏書之富遠過江西乃所繳禁書則弗如遠甚皆由督撫辦理不力之故故下詔嚴厲申斥也又有乾隆四十三年諭旨一道乃因各省紛紛呈繳應燬之書又恐僻壤窮鄉尚有存留遂傳諭各省督撫實力查辦也後載有江寧布政使布告二通又有四庫館查辦違礙書籍條例再後即各省奏繳之書目也蓋當時官吏經嚴厲諭旨之後附合帝意欲外蒐誅甚至有以回教經典列於禁書之內者以致小民懼禍私自焚棄之書不可勝數蓋秦火以來書籍之厄莫有甚於此時者也目中之書有由鈔錄各省所上之書目者有由鈔自文字獄中之逆書者如河南奏繳之聖諱實錄湖南奏繳之國朝詩的皆於乾隆四十三年曾興文字獄可知此書乃因獄事所上者矣

群書備考六卷續二三場群書備考三卷　明刊本

明袁黃撰黃字坤儀一字了凡吳江人萬歷進士知寶坻縣有善政擢兵部主事博學尚奇凡河洛象緯律呂水利戎政旁及句股堪輿星命之學莫不究覽有兩行齋集歷法新書皇都水利評注八代文宗以及此書嘗尊人持功過格鄉里稱為愿人此書雖以群書定名然其中不依書分類而依學術分類然各卷之中所定目錄極不倫類如卷一有聖賢道學正朔之目卷二有詔命書籍氏族之目皆毫無關係者也此蓋僅供科場舉子之用標目不厭其多舉證力求其簡而非可語於精到也且謬誤之處亦觸處可見如謂儀禮出於孔壁而后蒼傳其業又謂賈逵為儀禮疏又謂趙岐分孟子為四十四篇此皆見笑大方遺譏通人非可以仁者見仁強自解說者也本書自卷一至卷三所論皆偏重於學術卷四至卷六皆偏重於政治書後又有續二三場群書備考三卷皆單篇論文雜論天文地理政治經濟之術行文較為謹嚴乾隆時此書列於禁書之內蓋書中言及邊防有牴觸清朝之處也

增訂二三場群書備考四卷 明刊本

明袁黄著黄子儀注西湖洪吉臣龔五馥閱沈昌世增徐行敏訂是書為增訂群書備考而成然作書原意本為備科場舉子涉獵之需非純正立言之作故後人任意修改不以為嫌也此本分目較前稍有系統可尋總其增訂之道有五事焉一曰更易位置如移正朔於天文象緯曆數之處移詔命於治道親政之處皆取其性質相近較前為合理也二曰增加新目如舊帙袁儀作凡例有云若郊祀盟法之屬正編雖無亦不敢妄分名目然今本則有郊祀盟法諸目可知增訂者已因事增目矣三曰舊例化簡舊帙有群書粹言文林雜錄先儒建論數欵本書總彙於前曰集群書事蹟考及私評則較前簡易多矣四曰增加插圖蓋象緯京省漕河邊防圖非按圖誌義不得其解今本俱添圖象以補舊所未備則便利多矣五曰增添內容有事關典制且屬中外所急正續編雖已載而蒐取未盡或時異局換非刻舟膠柱可行者俱由昌世等偏搜異書悉行增入故以著述之體言不可謂合於正軌然為常人之檢閱計則便利殊甚按本書雖言邊防並未見有抵觸清朝之文字而乾隆間之禁書目錄中亦列其名竊意是書問世未久即遭鼎革乃將抵觸清

朝之文字加以刪削故論邊防諸文他篇皆頗詳盡而遼東獨簡短且對刊考豐府考之中皆稱前朝太祖又稱明文皇帝明係異代人語氣其為改人挖改無疑則此書已不得謂之全璧矣

東國僧尼錄一卷　續藏經本

不著撰人名氏但書中言及西山大禪師松雲洪濟大師俱稱李朝且數數言及萬歷時事則作者固李氏朝鮮宣祖時人也本書僧尼共分五類敘之一曰名僧凡四十六人二曰尼姑凡一人三曰詩僧凡十九人四曰逆僧凡一人五曰奸僧凡一人其分類定名既屬勉強且各類人數多寡又極不平均蓋以朝鮮紀載甚為缺乏不得不依據中國傳燈錄諸書以致名僧之中禪宗特多也至於西山松雲兩大師之事蓋為作者所目擊故言之特詳十九詩僧傳中多載詩句所依據者為補閑集北漢志詩選聖覽諸書或因一二首見於碑刻或他人稱引遂得列名其亦勉強聚集而成者也

三國遺事年表一卷　續藏經本

朝鮮一然撰然自署曰國尊曹溪宗迦知山下麒角寺住持圓鏡沖照大禪師乃高麗忠烈王時人也一然繼金氏史記而作三國遺事乃取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之遺聞逸事以成書也年表冠其前專記各帝之生卒在位之年以及國中重要之事所紀年代以中國紀年為主於多年之下復分紀三國之年始自安帝永初元年終於石晉天福元年丙申凡八百三十年此書以元至元大德間成後二百餘年迨明正德七年壬申再刊慶州府尹李繼福為之跋在日本所傳有二本一在尾州德川侯一藏男爵神田氏並係正德再刊文字模稜魯魚焉馬率仍其舊甚則空紙脫葉文斷義絕殆不可讀於是文學博士坪井九馬三日下寬校稽群書參互檢覈訂其謬舛補其闕漏遂付梓問世焉

教外別傳十六卷 續藏經本

明黎眉等編。眉，湖昌人，先治河洛之學，後續子輿氏傳性命之宗，為長者折枝處頓證拈花一脈，乃集釋迦而下迦葉阿難已至大鑒，振起五宗，南嶽下叙至十七世，青原下叙至十六世，至卷十六則有過去六佛、西天東土應化聖賢、未詳法嗣、宋世玉音諸目。崇禎間有徑山語風圓信及阿育王寺方丈老僧圓悟等人為之序，因梓行焉。書中所錄，微嫌蕪雜，南嶽下二世水潦和尚諸人俱似可刪，又列天王道悟於馬祖之下，是法眼、雲门二宗皆出於南嶽也，此乃依據丘玄素所撰碑文立說之故。本書諸人至宋而止，年代似嫌其短，蓋僅據五燈諸書而又參考元以後著作之故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目錄三卷 續藏經本

宋惟白勅集。惟白，東京法雲寺禪住持傳法佛國禪師，乃青原下十一世法雲法秀之嗣也。先是景德時有傳燈錄，天聖時有廣燈錄，至建中靖國元年惟白復上續燈錄。此書目錄分為五门：一曰正宗门，自本師釋迦牟尼佛至汾州太子院昭禪師，凡五十一祖，有注文曰西天此土諸祖相傳契悟因緣，直叙宗致。二曰對機门，錄禪宗諸大師自青原南嶽以下俱至十四世，有注文云諸方師表啐啄應機敷唱宗猷發明心要，蓋本書中之主文也。三曰拈古门，錄明州雪竇重顯明覺禪師以及廬山開先心印禪師凡二十九人各人語句，少則一則，多則二十則不等，有注文云具大知見拈提宗教抑揚先覺開鑿後昆。四曰頌古门，錄雪竇以及湖州上方日益禪師凡二十人語句，有注文云先德淵奧頌以發揮詞意有規宗旨無忒。五曰偈頌门，錄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以及隨州大洪山恩禪師凡十六人之作，有注文云古今知識內外兼明唱道篇章錄為龜鑑。此在諸燈錄中最為特殊者也。

正源略集十六卷 續藏經本

清際源了貞輯際源字霹霖湖廣陳氏子卄歲出家師事天慧徹禪師後住揚州宝輪寺了貞字昭月徐州沛縣余氏子幼依銅山潔生和尚出家年二十受具於宏濟律師常誦法華金剛致疑奮志參方謁高旻了凡聖際參究有省從茲日窮玄奧後主法席三十餘年規約嚴明不妄許可乾隆五十年乙巳示寂年五十有七是書凡卷一始於何人不可確知然約為南嶽下三十三四世或青原下宗鏡一二世也所錄諸人皆清中葉以前之禪宗大師南嶽下至第四十世青原下僅錄宗鏡一派至宗鏡三世而止又書中載有際源了貞二人之傳源傳僅錄機語摘之可也貞傳更錄及卒年則非出本人之手而由弟子補記也惟卷一之七序文不見其作書原委以及付梓之年不可考矣

正源略集補遺一卷 續藏經本

清達珍輯珍字宝林昭月了貞之弟子也先是磬山修傳玉林琇琇傳棲雪岳岳傳南谷穎穎傳靈鷲誠誠傳天慧徹徹於靈鷲誠座下發明大事行腳三十年有聲會雍正訪玉林國師法裔奉詔入禁庭奏對稱旨蒙賜紫衣雍正十三年命住揚州高旻寺由是高旻法席極盛綿延不絕徹傳了凡際聖聖傳昭月了貞貞傳達珍珍於高旻受付後移住天台山國清寺重興禪宗道法大振有語錄行世正源略集雖由宝輪際源了貞所輯而實為達珍所編故正源略集中有了貞示寂時事也本書所補者凡二十八人蓋一則由於際源了貞之偶爾遺漏一則取材於後日之大師機語是書之成蓋在正源略集業已通行之後不便合為一書故別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白衣神咒靈驗記不分卷 北京中央刻經院本

葛鈞編鈞有觀世音菩薩靈異記及法華經靈異記已著錄按觀世音菩薩本可成佛乃發弘大誓願欲度盡衆生方始成佛最合於普通人民之心理故自明代以來民間之信奉觀音者日盛一日而奉觀音為始祖之宗派亦日見其多也此書有觀音聖像凡六有觀音携善才立雲中之像有觀音立蓮花上之像有觀音靜坐蓮臺上之像有觀音施甘露之像有觀音携善才侍金毛犼之像有觀音立蓮花上盛現威儀之像又有白衣觀音大士神咒有國音注音最便初學誦讀之用又有敬錄靈異十四則皆民國以來耳聞目見之事也按觀音靈異記記載誦觀音經咒得善報之事甚多並文字繁多非目不識丁之人所宜此書重觀音神咒則更易由俗矣並觀所記諸靈異之事皆經咒並稱蓋二者僅有程度之差作者之本意原不以僅誦神咒即能完滿功德也

歷史感應統紀四卷 上海佛學書局印本

衡山聶雲臺編纂是書所錄感應之事以二十四史所載為主而又前加左傳檀弓呂氏春秋中加通鑑綱目等書但在目錄之中則正史與他書相混未加區別是其疏略之處書前又將所採事蹟分為二十四類即孝親不孝友愛不悌忠主不忠仁民虐民敬化叛逆救濟濫殺厚德悖德高潔貪黷敬佛慢佛敬神慢神貞節邪淫愛物戕物是也其用意固在以正反對立之二事標題但其區別殊欠明顯故同一人同一事既置於此復置於彼者比比皆是如同一殷紂之事而互見於虐民貪黷慢神邪淫各類同一曹彬之事互見於仁民愛物二類且既以感應定名則當顧及因果報應之事而本書所引諸事多以善惡分類報應之事多付闕如殊於名實有乖又本書所引不僅個人之事如人生牛豕生人馬生人人化虎之類皆物類怪異之事而此二十四類則僅因人而分以致上述諸事皆不能收入是皆由其不善處理史料之故也

浙江解進書目不分卷 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按清高宗對於採集遺書曾訂有還書手續凡
勅撰本內府本用後仍送還原處存貯各省採進本私人進獻
本通行本如係購進者彙交武英殿另行陳設收藏借用者則
原本付還本家當進呈時在各書面頁標記藏者姓名進到年
月以便給還還書時在京者親赴書局領回在外省者由各督
撫派員領回分送本家本編所載書目即浙江應行領回者也
觀浙江巡撫咨四庫館云浙江省解進備採遺書四千六百種
內熊前院王亶院任內進書一百一十六種本院任內進書四
千四百八十四種內除熊王兩任內一百十六種本院任內一
千八百七十五種均係可備抄謄應存留館閣收貯毋庸領回
不開外餘所獻者二千六百九種理合開造書籍名目冊聽候
貴處清檢給發以便派員領回轉發各處還書之時又有特殊
褒獎善本之一事即精醇之本高宗親為評詠題識簡端並令
書館儘先發還如鮑士恭之武經要覽唐闕史汪啟淑之建康實
錄錢塘遺事等書皆是也然觀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所載四庫
館中對於善本書籍每以抄謄呈覽尚須詳校為借口一再遷
延不與發還此亦當時之弊端也

纂輯禁書目錄一卷 乾隆間刊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有乾隆禁書諭十五道計乾隆三十九年
二道四十年一道四十一年三道四十二年一道四十三年四
道四十四年一道四十五年二道四十六年一道以後即各次
朝廷諭禁及各省所繳應禁之書單也按清高宗徵集書籍之
始意在以多為貴對於禁書不甚苛求觀高宗實錄載乾隆三
十八年之上諭中有云文人著書立說各抒所長即或字義觸
礙如南北史之互相詆毀此乃前人偏見與近世無涉又何必
畏首畏尾耶朕辦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於天下豈有下詔訪
求遺籍顧於書中尋摘瑕疵罪及藏書之人乎及三十九年八
月徵書目的已達其嚴厲面孔乃突然出現觀其下諭云各省
進到書籍不下萬餘種並不見奏及稍有忌諱之書豈有裒集
如許遺書竟無一違礙字跡之理況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間
毀譽任意傳聞異詞必有詆觸本朝之語正當及此一番查辦
盡行銷燬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斷不宜置之不辦是
真可謂圖窮而匕首現矣此嚴厲詔書既下之後臣下附合意
旨盡力挑剔於明清間鴻儒碩學之著作多付諸一炬遂釀成
中國文物上一大浩劫其中查辦最力者首推江西巡撫海成

自下詔之日起至四十一年十二月共呈繳違礙書籍八千餘部是以高宗傳旨嘉獎中有云看來查辦遺書一事惟海成最為認真故前後購獲應繳禁書籍較江浙兩省尤多江浙為文物所聚藏書之家售書之肆皆倍於他省不應購獲各書轉不及江西是則於嘉獎海成之外更嚴詞督責江浙兩省矣然是後甫及一年江西王錫侯字貫獄起海成以未留意及書內所列廟諱御名被責為天良澌滅全不知有尊君親上之義竟由是革職治罪此則求全之毀非始料所及矣

全燬書目不分卷 原刊本

不著編人名氏按四庫館開高宗特派正總裁英廉王辦查違礙書籍之事英廉指定纂修翰林戴衢亨蔡廷衡潘廷筠王春煦吳裕德吳省蘭汪如洋程昌期吳舒帷吳錫麒孫希旦陸伯焜陳萬青等將明代以後之書逐一詳加磨勘分別簽注呈由英廉會同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覆核後請旨定奪皆就處理四庫館中所有之書而言也本書稱為全燬自對於抽燬者而言共書七百四十四種蓋為依據進上審核之稿所刻也故張靜生遺集下注云明張纘曾撰十卷以前乃其祖張選遺文係嘉靖初人語無干礙仍名庸燬又如鴻寶應本下注云此係舊刻其新刻之倪文貞集毋庸銷燬明倪元璐撰此明係在上者審核之語氣非載於本書者皆應燬也以前發生重大事故之書此書中不載因早已銷燬四庫館中無其書故也又如書中載有李清之諫垣疏草而無其他著作蓋他書俱經抽出銷燬是書偶爾遺漏至發還底本磨勘時始被發現也考辦理四庫全書檔案載乾隆五十七年二月三十日有全燬書籍清單與本書所載頗有出入而廣東新語一書見於檔案不見本書僅用硃書附書於後竊意本書所刻尚未全也

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 續藏經本

宋惟白勅集。先是真宗景德時有道原作傳燈錄，仁宗天聖時有李遵勗作廣燈錄，至神宗元豐三年詔於大相國寺創二禪剎，遂元豐五年以越國大長公主及集慶軍節度留後駙馬都尉張敦禮之請，復建法雲禪寺於國之南，於是祖席輝光，叢林鼎盛，天下之襲方袍慕禪悅者雲集於上都。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敦禮以其寺住持僧佛國禪師惟白所集建中靖國續燈錄三十卷進上，帝親為之序。是書所錄諸大師至雲門宗時而止，以前兩燈錄記載甚詳者，此則對其身世記載較略，甚至不著一語，僅擇要錄其機語而已；前兩錄記載簡略或未載者，此則特詳，尤以神哲二宗時代內，最如東京法雲寺圓通禪師法秀及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佛陀禪師德遜諸傳，皆詳錄其受帝室之尊崇及警闢之機語，蓋皆耳聞目見，採擷較易之故也。然其簡略之處，亦不注意及傳之前後呼應，如湖州上方齊元禪師嗣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前既未有牛頭之傳，此時突然言及，覺其缺漏也。

僧寶正續傳七卷 續藏經本

宋祖琇撰。琇，隆興府沙門，臨濟宗巨子也，曾著佛運通鑑二書。佛運頗詳，通鑑亦有史體。是書紀兩宋間之臨濟宗大師，自第一卷羅漢系南禪師至第七卷臨濟金剛王，凡三十人，大抵與作者時代不遠，為耳目所及，故評之頗能中肯也。各傳有贊，贊中曾道及一脉永續之事，又曾舉僧人逸事，如大溈果禪師傳贊中有云：草堂得死心作用而不忘，晦堂月庵聞死心語，發明而造寧公之室，死心宗即遂不續。又如黃龍震禪師傳贊中有云：震天資耿介，草堂晚居泐潭，道大盛，時有厚奉香信，請法衣者，草堂將與之，震默諫以為不可，草堂不允，震遂拂衣遁他境。皆不見傳中而見贊中者也。蓋傳者或錄自他人所記，而贊中所載乃本人所聞見者也。書後有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乃因洪罪承古禪師說法有三玄，因代古為論以駁之。此足二人之語，實臨濟宗中之重要判案，不可不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太上感應篇靈異記一卷 上海道德書局本

無錫萬鈞編。鈞有法華經靈異記、觀世音經靈異記諸書，已著錄。此書乃叙奉信太上感應篇所現靈感之事也。書中諸事可分九類：一曰總論，二曰延年，三曰愈疾，四曰禦災患，五曰得子，六曰得功名，七曰得富，八曰成仙，九曰其他靈異。當中七類性質甚明，無庸詮釋；最首一類多含解釋意味；最後一類則着重刊行之功也。揭世之奉行此書者其道有三：一曰誦，誦時要一字一頓，看時要句句與自心相对照；二曰行，其要在持敬集義，當無事時心要常在腔子裏，不可暗中妄想；有事時心要常在理上，不可强從己見。此即持敬集義之法也。此書專爲勸導平民之用，故所叙多淺近禍福之事，且僧道不分，然爲宣傳計，則頗易流行也。

好生救劫編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不著編者名氏。是編之所定名，蓋言後世人心不古，縱口腹之欲，逞殘忍之私，遂至普天之下人人嗜殺，日日戕生，積之既久，條毒之氣落於太空，聚爲惡劫，殺人如草，莫可拯救。欲挽此劫運，則須人人體上天好生之心，起惻隱之念，庶幾舉世悉釀太和之氣，而兵戈永息，仁壽同登矣。書之作成，乃由生生、廣生、當生、好生諸編參以他書裒輯而成。其分類則就廣生編名目略加增改：明理第一，存矩第二，皆爲言明指點；辨惑第三，啟蒙第四，皆爲中人警覺；徵報第五，則爲中下勸戒矣。編中所輯皆古聖賢訓言暨近代諸儒語錄，而釋道之說，徵引精當，蓋恐未徹藩籬者或有疑阻也。編中雖論因果報應之事，然如眉州鮮于氏之碾蝙蝠，合葛同發之烹鱔，皆言詞悱惻動人，令人慈悲之心不禁油然而生，誠導俗之良書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放生文圖說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不著編人名氏此乃據蓮池大師所作放生文所載放生故事多爲精繪詳圖並附以說明者也所包容之故事凡二十有八即母鹿斷腸悲猿下淚成湯解網子產畜魚取象囊泉飼鷹割肉鑿放生池護樓鳥贖鱗蟲得度救龍子傳方救蟻得高壽活蟻占大魁放龜免溺救魚封侯縱鯉增壽放蛇得珠拯溺蝎酒匠免刑贖物命魂超天界放水族毒解丹砂禽鳥助葬魚族送行者牲禱神守網放免救雀受銜環之報放狐脫臨阱之災蜈蚣听經鱔魚乞命是也畫法精緻解說簡短而明惟放狐脫臨阱之災事既言人之得報復言僧之自斃與他事之專言放生得善報者不同似引證原文之時刪削有所未盡也

三朝聖諭一卷 西禪山房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乃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關於佛教之上諭也上諭有十而於雍正皇帝凡八蓋雍正於禪門頗有造詣故所下諭旨特多也此中所包者約有三事一順治與木陳忞之事蓋道忞以順治十六年入京頗蒙寵遇忞所著書嘗記與順治遇合之事每意中多流露清初質朴之情形觸雍正之忌故下諭查燬北游集等書也二與三峰派之筆戰蓋鄧尉法藏一派之論禪與古來祖師相傳者不同諸方驚疑多加攻擊雍正不惜以天子之尊與釋子筆戰著揀魔辨異錄力闢法藏門人弘忍之說復特下明諭將法藏弘忍所著語錄無不盡行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法藏派下所有徒眾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復入祖庭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鐘板不許說法地方官即擇天童下另支承接方丈此亦清初禪宗中之大事也三三教同原說調合三教之說自明以來漸次興盛至雍正帝不惟力持此說且下詔將紫陽真人所著之書編入佛藏此則較宋明諸人之論更為積極且鮮明也

觸目驚心錄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是書所載皆近代戒殺放生念佛修行之事，或錄自書籍，或得諸報章，或聞之友人，共有八目：曰集美大學之生捕魚奇遇，言巨魚被捕畏死而流涕，以證明物之通靈與人無異，不得視而殺之者妨也；曰大魚救輪之奇聞，言利生輪遇颶風幾沈，賴有兩巨魚護持以至無恙，以證明一切衆生皆有佛性；曰食肉問題，言含生畏死人物所同，何忍因一時口腹之欲，使彼受無量痛苦哉；曰小牛銜刀救母記，言有屠戶且屠牛，忽失其刀，遍覓始知為小牛銜去匿於身下，且流涕不止，屠者因以感悟也；曰蔡仁初君遇綁得脫，言其藉念佛之力也；曰勸學佛文，勸人放下屠刀，致力佛學，以圖挽劫禍於萬一也；曰糞中生活的蛆，言蛆生於糞溷之中，頗能自足，一旦投諸清水，轉而喪命，故善人勿望人學佛，而不強人學佛也；曰普勸修行文，言人生世上，如沈迷海，有此一身，實與苦本，急早回頭修行，庶不致空過此生也。

佛學平議三卷 漢陽黃氏刻本

漢陽黃嗣艾撰。嗣艾字績宣，光緒間留學日本，著有王荊公字說諸書。是書共分三卷，上卷言佛之略史及教義之概略，下卷言佛教之正宗為心宗，又言宋儒道學出於心宗，又言佛教與忠孝相合之理，故依本卷而論，似其主旨偏重禪宗，又似主將儒釋合一者；下卷則略言各宗之教義及各大師之身世，書後附錄又略言回教基督教之教主及教義，殊為本書之贅。篇首著者在日本時見及該處佛教之盛，回國之後又受萬國道德會一類宗教之影響，故調和色彩甚濃也。不知各種宗教之產生，皆由於一民族經長時期之歷史關係所造成，雖由一人享其名，而實非僅由一人之力所能憑空產生，今雖欲採取其各種優點，然亦僅屬空想而已。

暗室燈二卷 中央刻經院本

清梁山居士編。居士身世未詳，並觀其原序及玉屏山人識語，似作者為嘉慶時蜀中人也。是書乃勸善之作，分上下兩卷。上卷乃取列聖精妙之文而錄之，更出己見，或撰或注，以廣其義。有前議、文昌帝君曉世文、警世文、太上感應篇、關聖帝陰騭文、重申陰騭文、戒溺女文、原釋道、正論、補議、釋疑、進一籌論計目。下卷集果報諸果，以為明鑑，有集鑑總論及敬天、孝親、兄弟、夫婦、忠君、朋友、慈孝、貞淫、地理、刁訟、詐騙、刻薄、陰險、善德、謙覺、忍言語、師弟、戒殺諸鑑，蓋皆據所得史料標立名目，故重複錯雜，極不論類也。書後有附錄，列有座右銘、敬惜字紙、敬惜米飯、地理輔鑑、補戒色歌、淨業指津，皆文詞淺顯，懇切動人，誠導俗之金石也。

佛教西來玄化應運略錄一卷 南京本版

金程輝編。輝，靈仙人，字日新，皇統進士，大定間累拜參知政事，以老致仕，復起知河南府事，章宗立，乞歸卒，謚忠簡。輝性倜儻，敢言，善雜學，尤好論醫。而本書題曰宋正議大夫安國軍節度使開國侯者，蓋中國習慣以正統之國稱同時他國之人，金宋同時，宋為正統所在，故稱金人為宋人也。本編略叙佛教興起及來至東方教化之事，所依據之書為五分律及周書異記，並後文引通人傅毅之語，有昭覽周書異記云云，則又引周書異記以後之書，是或漢法本內傳等類也。書中載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正月十五日夜夢金人，十年十二月三十日王遵等十八人取經回洛陽，此記去衍人而獨取王遵，則又兼採牟子理惑論及王浮老子化胡經諸書之說，是文為短簡，而採取頗雜也。

地藏靈異紀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不著編人名氏。按地藏經具名地藏菩薩本願經，唐實叉難陀譯，凡三卷十三品：一忉利天宮神通品，二分身集會品，三觀眾生業緣品，四閻浮眾生業感品，五地獄名號品，六如來讚歎品，七利益存亡品，八閻羅王眾讚歎品，九稱佛名號品，十校量布施功德緣品，十一地神護法品，十二見聞利益品，十三囑累人天品。經中載佛生忉利天為母說法，復召地藏大士永為幽明教主，俾世人有親者皆得報本薦親，咸登極樂。此經多說地獄諸相及追薦之功德，乃佛門中之孝經也。故佛告虛空藏菩薩：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像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華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二十八種利益。故世間誦讀地藏經之靈感聖迹所在多有。茲編所錄凡分五部：一曰菩薩像，二曰本迹傳，三曰靈感錄，乃修整宋常謹之地藏菩薩像靈驗記者也；四曰應化錄，乃錄康熙朝濟公和尚之閱藏隨筆地藏經章也；五曰附錄，乃錄佛告虛空菩薩以誦讀此經之利益也。

普庵祖師靈驗記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不著撰人名氏。普庵祖師名印肅，袁州宜春石裏鄉大二甲人也。以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生，至高宗紹興四年八月出家於壽隆院，投賢和尚為師。賢授以法華經，普庵曰：諸佛元旨貴悟於心，數墨循行何益於道。賢異其器之。時年二十也。至紹興二十一年辛酉四月八日始祝髮，填詞牒為僧。次年五月受大戒于袁州開元寺，聞牧庵忠公唱導溈山，乃入湘訪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牧庵豎拂示之，有省，歸壽隆。至二十三年癸酉，使帖請住慈化寺，自是於禪定之外兼以利人為事，聲聞日高。在當時已有神僧之稱，故後世多傳其靈跡也。其中興道士呂洞賓問答語，明由黃龍晦機與呂洞賓之事分化而來，其他靈應之事亦未敢必其由本身生出也。普庵寂於乾道五年，壽五十有五。有語錄四卷行世，今刻於日本續藏經中。此編為語錄所不載，萍鄉張德奎始得之於江西佛學書局，乃刪除其詩序題記，僅節取其本事印以行世焉。

淫孽鏡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清石瑨輯。瑨字恂齋，雍正時吳縣人也。夫淫為佛教五戒之一，良以世人於此沈迷忘返者比比皆是，宣尼亦稱未嘗見好德如好色，是儒釋皆以淫屬禁也。茲編將戒淫之事條分縷析，共分三類：一、隨遇致戒，依犯淫之對象分為處女、婦人、寡婦、僕婦、娼妓、尼姑、孌童是也。二曰隨人致戒，言戒淫者之各類人也，其中有少年、老年、士子、富人、平人、鰥夫、旅客、官宦、將士、僕隸之分。三曰隨事致戒，言與淫有關之各事也，列有逢遇、留盼、談人閨閫、造言、污衊、乘危、誘脅、私奔、苟合、廣蓄姬妾、溺殺兒女、淫書淫画、怙過不改諸目。惟溺殺兒女一目，其造因由於貧窮者多，由於犯淫者寡，列之於此，稍覺費解。此大體論之。此書敘述詳明，言詞懇切，誠度世之金針也。書後附錄文昌帝君天戒錄及冥罰淫律，皆以因果報應之事，言天上地下對於犯淫者之處罰，與前者雖用意相同，而遠不如前者言詞之平易近人矣。

普告大衆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不著編者姓名。是書前半採自豐子愷之護生畫集，以生動文字描寫動物受屠時之苦痛，以便引起人之慈心，使其自此戒殺素食，更將此慈心擴而充之，做至徹底慈悲，遂入佛教之門矣。本書論皈依佛法可分兩部：一、信仰佛法之理由；二、念佛法門。理由有二，即理論的及實證的。理論的乃在歷史方面證明有佛，又證明佛所說乃絕對之真理。至於中國歷史所載佛教事蹟，紙不勝書，皆佛法之鐵證也。事實的乃言宇宙問題非哲學科學所能解決，在佛教則久已解決，亦可見其內容之宏富矣。念佛法門乃修行法門中之最穩且速者。本書乃為大衆說法者，故採此捷徑也。念佛之詮釋可分三層，即何謂念佛？乃求其心口相合也。所念者何？即阿彌陀是也。念佛之理安在？即依阿彌陀之願力，以淨心而往生淨土也。念佛之要素有三：即曰相信，乃相信西方確有阿彌陀佛及極樂世界也；曰發願，乃時時以救度一切衆生為心也；曰修行，乃勇猛精進以達最後之境界也。

玉歷寶鈔不分卷 宏善書局印本

題道人淡癡得自酆都大帝，其弟子勿迷鈔傳。按本書中引湯濟庵類書仙釋編，內淡癡，宋真宗朝人，心存普救，志切痌瘝，鐵杖芒鞋，雲遊天下，偶以肉身進入地府，親受玉歷於冥王，傳之人間，勸化世俗，後白日飛昇，封洪濟真人。復觀書首有昔時天下太平庚午秋九月重陽戊辰日，貧道淡癡遊於渺茫之中，并有大宋紹聖五年勿迷鈔傳之語。乾隆間李宗敏考核玉歷誌云，查宋仁宗天聖八年係是庚午，宋時遼邦太平十年也。淡癡必遼邦人，故稱時天下太平，弟子勿迷或居中國，其曰戊申雲遊四川，按戊申乃宋神宗熙寧元年。又曰前於戊寅夏東岳並今庚戌等語，夫戊寅，宋哲宗改元紹聖之五年，正合舊本所載年分。今庚戌諒在宋高宗建炎四年，必非近時之庚戌。從此互考，已信而有徵矣。本書共分五章：一曰序論，二曰圖像，三曰緣起，四曰傳流，五曰印證，六曰善報，七曰惡報，八曰欲除苦厄之善法。著書宗旨本為通俗勸善之用，体例不甚謹嚴，故印行者隨時更易增加，以致各種版本內容時有多寡之差。而最後者乃至民國十六年也。今觀各章之中，似以第三章為原始所傳，而其餘乃後人陸續增加。尤以第二章之圖像，各本不同。清時本刻本所載諸地獄甚備，近時通行本各圖刪略甚多，且頗逮近代，如汽車、起重機之類，具備於書中，與紗帽玉帶之人錯雜一處，頗覺不倫類也。

護生痛言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李圓淨編。此書乃以實證方法敘殺生之慘痛及護生之快樂，乃採自豐子愷畫集。書中插圖雖寥寥數筆，而寓意極深，頗有感人之魔力。書中所言可分四項說明：一、心理方面，言禽獸之好生惡死、受割之慘痛，皆與人同；母子之情、死別之苦，亦與人同，惟智力不及人類，遂為人所制耳。人當時時設身處地，以思其情，則慈心自生矣。二、果報方面。書中引佛言：今生被我所殺的衆生，前生多是我的眷屬。又說人具八識，如田；起善惡之念，如種。如果起了一念好殺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為輪迴之種；那衆生被殺的起了一念怨恨之心，熏入八識田中，便累劫永為怨恨之種，生生世世，因緣會遇，報復永無休止之期矣。三、營養方面，言肉類之營養成分遠不如植物，且易腐敗而傳染惡疾，故不如菜蔬之益，故亦當素食也。四、放生之益，言放生一事，乃人以其仁慈之心推及物類之表現，乃使鳥飛魚躍，各盡其自然之致，而人心之樂亦無窮矣。

心經靈異記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按心經在大般若經中，唐玄奘法師齎來大般若梵本六百五十七部，惟心經一部特有神跡流傳，蓋以此經流傳較廣之故也。據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謂法師在蜀遇一病人，授與此經；而唐人小說則謂法師在罽賓國得此經。二處記載得經之地址不同，並其傳者之身患有瘡痍，且謂法師持此經得太平過險路則一也。竊意此皆寓言。蓋佛教主旨在乎無我，而心經言色受想行識，所以成我之根也；照見五蘊皆空，所以除我根也。我且不存，何有於瘡痍惡臭，更何有於險阻艱難，此所以太平渡流沙也。此經短簡而含意極富，故讀之者多。此本靈異記分為二部：一誦經之靈異，二持名之靈異。此經前後六譯，是心持誦經始自玄奘，然誦觀音名號之事則遠在玄奘之前，是以持名始自晉富平令樂苟也。至於世人謂此經傳自烏巢禪師，更將波羅蜜多心經之多字屬下讀，則頗覺淺陋，吾無取焉。

揅經室經進書錄四卷 光緒八年刊本

清傅以禮重編。以禮字節子，大興人，光緒時官至太守。先是嘉慶中阮元視學浙，繼官巡撫，先後采進遺書一百七十四種，皆四庫未經著錄，仁宗賞賚有加，特建宛委別藏以庋之。阮元次子福裒集所進各書提要，曰揅經室外集，題曰四庫未收書提要。以禮復將此書目依四庫全書總目之體，釐為經史子集四卷。楊卧雲舍人曾相助排比，謂此書原名似已進見，遺與附存書目清涵，因改題揅經室經進書錄。是書可以糾正舊目之失者凡三事焉：一曰標明版本，不惟舊目不記版本，即四庫總

目亦僅記進者姓名，對此則付諸缺如。茲編據其版本之最善者注之，庶便於檢查閱矣。二曰分別條理，編者自謂漢文鑑原載卷一篇內有前次所錄東漢文鑑，語疑其書以進呈先後為序，及檢東漢一種，翻列第壬興前，編絕不相應，始知巢集成編未經合訂，故有一人而名字雜書者，一事而冗複屢見者，此外體例不一處尚夥，不勝枚舉，本編依次排列，自可免於斯病矣。三曰指明重複，如云傷寒明理論已入四庫，策學統宗已列存目，皆不應復錄，其次則文道集亦不足存，考是集宋元已不載，亡佚久矣，明嘉靖中吳人皇甫涍忽以二卷刊行，一時詫為秘

冊，互相鈔傳，不知其書全從宏明集錄出，別無增益，如清涼傳中文殊像讚序即未采及，是并不得稱重輯本，況宏明集四庫已收焉，用此鈔撮者乎？即此可見編者識見之絕人矣。

補鈔文瀾閣四庫闕簡記錄不分卷 民國十五年浙江圖書館刊本

堵福詵編。福詵字申甫，浙江紹興人也。先是清高宗既成四庫全書，復鈔三分存於江浙，即揚州之文匯閣、鎮江之文宗、杭州之文瀾閣是也。洪楊之役，文匯、文宗俱燬於兵燹，文瀾閣亦頗散失。錢塘丁中潛拾殘書藏之，存一萬餘冊，復辛勤補輯，略復舊觀。革命之役，又有亡失。袁提學家穀輯閣目待訪，然後知四部闕漏尚多。歸安錢恂任浙江圖書館長，捐款派員至北京，就文津閣中鈔闕書二百六十八卷，竭一年之力始克竣。書並閣書籍缺漏猶多，且丁氏補抄各書多據坊本，舛誤極多。民國壬戌，海昌張宗祥長浙江教育，發起補抄文瀾閣缺簡，復派員至北京，依據文津閣本校鈔，計補鈔閣本缺簡二百七十一種，補鈔丁氏鈔本闕簡五十二種，重鈔丁氏鈔本訛脫書十三種，重校丁鈔本二百一十三種，計補鈔、重鈔、重校都凡四百三十種，一萬一百五十七卷，四千二百九十七冊。凡需鈔寫生二百餘人，歷二年之久，耗金一萬六千圓。有此全書遂復舊觀，誠可為此中文獻留一紀念也。

江蘇學政黃體芳飭各縣學訪書札一卷 鈔本

清黃體芳撰。體芳，清瑞安人，字漱蘭。同治進士，官至兵部右侍郎，降通政使。峭直剛正，同光間為京朝清流之魁。視學江蘇，建南菁書院，以經訓造士，得士最盛。是書為光緒九年准國史館文移訪求積學篤行及居官清廉政績卓著者，備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四傳之選。其札知者凡六縣，即上元、無錫、陽湖、嘉定、丹徒、溧陽是也。彼江浙為人文淵藪，乾隆嘉慶之際，魁儒傑士相繼朋興，可列於儒林傳者何可勝數。然江蘇人才似不及浙江之眾，蓋江蘇可與浙江相比者，僅為江南一部，而江北大部份稍遜。故本書所載札知之六縣亦盡在江南。而各札之內既指定人名，復臚列書目以備徵采。進外又有嘉業堂叢書目錄、吳興叢書目錄、求恕齋叢書目錄、留餘草堂叢書目錄以及嘉業堂單行本與金石叢書，蓋由一己訪購而不責成各縣也。

江蘇採集遺書目錄不分卷 鈔本

清黃烈編。烈上海學廩生也。按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徵集遺書之詔既下，各省紛紛從事徵集以備進上。於是兩江總督高公設局江寧，鹺院李公設局揚州，巡撫薩公偕布政司胡公設局於江蘇之紫陽書院，廣徵坊肆及藏書家，其自呈者蘇州則有將曾鎣、吳成佐、朱奐，松江則有沈厚堉四家而已。自三十七年九月始至三十八年冬，共選得二千八百部，陸續裝載至京。又付書局。今實際計算本書所載之書目共一千七百一十五種，然覌四庫全書進呈底簿，兩江總督進書三次凡一千三百六十二種，江蘇進書二次凡一千二百二十六種，外有兩淮鹽政進書三次凡八百九十種，商人馬裕進書三次凡六百八十五種，合計凡四千一百六十三種，與本書所載書目相差甚遠。竊意本書所列乃第一次進上者，蓋官方三處第一次總計凡二千五百一十九種，外加周厚堉等所進，遂得二千八百部，列目之時又刪去重複，乃有一千七百餘種也。考此書各部類之定名，蓋未加詳細斟酌，故遠不如四庫之精核。如經部之釋經解，史部之有政事，子部之有仙釋，皆草草定名，勉强將該書分類而已。

嘉泰普燈錄三十卷 續藏經本

宋正受編。正受字虛中，號雷庵，出蘇之常熟邵氏，年十六肄儒業，因游邑之慧日寺，與主僧心鑒語，異其敏慧，勸其出家，母從受志，俾禮鑒薙落，登具遊方，首見應庵華於天童，機緣不契，回淨慈依月堂昌，昌峭峻，少許可，識受於室中，留侍左右。一旦指續燈嘆曰：佛祖之道，澹通廣被，曾何僧俗之間，是書獨取於比丘，而於王侯士庶尼師皆遺而不錄，燈雖曰續，如照之不普何？爾盍為摭所闕遺，扶與宗眼者，備成之。普燈之作，於茲權輿。凡越十七年，以寧宗嘉泰中書成進上，遂行於世。是種燈錄之中不限於僧人，亦不限於機語啟發，故其所載範圍與諸燈錄不同。曰示眾機語，凡二十一卷，乃自卷一之二十一，始自六代祖師，終於南嶽下十七世，所錄者皆僧人略傳以及機語，此與他燈錄相同者也。曰聖君賢臣，凡二卷，乃自卷二十二之二十三，所錄者乃宋代太宗、真宗、仁宗、徽宗、孝宗六帝以及諸臣時方平、呂惠卿、李遵勗諸臣之研求佛法諸事也。曰應化聖賢，載於二十四之卷，乃錄顯示靈跡以化世人之聖賢也。以外有廣語、拈古、頌古、偈贊、雜著諸目，除頌古為二卷外，餘皆一卷，其中皆講論或發揮佛教之文字，因文體不同遂分別也。正受以

嘉定改元歲示寂壽六十三臘四十七授法弟子武德郎敬齋黄汝霖代為行業而陸游復為此書之後也

續燈存稿十二卷 續藏經本

明施沛彙集通問編定沛華亭人自稱曰笠澤居士通問武林南澗沙門螢山圓修弟子也先是宋景德出傳燈其後有廣燈有續燈有聯燈有普燈以暨紹興間大川濟公之會元布列分張騰輝溢彩盛行於宋自宋至明末凡三百餘年雖溈仰法眼雲門三宗俱無傳人而臨濟曹洞二支繩繩不絕聯芳並茂然未有繼其作者遂使大方宗匠湮沒無聞達觀大師有志弗遂追將入寂乃有傳燈未續則我慧命一大負之嘆沛讀紫柏集不勝感憤因家有藏書復多方搜羅有明諸尊宿語錄及傳記塔銘崇禎壬午夏通問來華亭遂以與之通問編定數載始得成書弟子行昱以康熙丙午將此書付梓問其書始自大鑑第十八世終於第三十四世洞宗始自大鑑第十六世終於第三十六世另為流通宗眼之用未獲機緣法語不與收入嗣內得姓氏出處大略者載之以備續考書已編定而仍曰存稿者蓋行昱以其師手澤未敢遽稱惟俟當來有志續傳燈者也

重編諸天傳二卷 續藏經本

宋行霆述。行霆字鏡菴，福田西華嚴蘭若沙門也。先是鄭南煥師謂凡列天位，失尊卑之序，無昭穆之儀，因欲刊正其事，而集天傳，尚或循舊，人亦病諸。紹興間，傳天台教觀釋奉規主禹成擒院，鏡菴出住宝閣，具元復在焉，考槃双槐蓮社晦菴一時諸方士以道義相忘，每以禪教詩文雅会，激揚嘗論天位，考槃有言兩刹每供天会，既排列失序，二公之辯正，使無誤可也。後即退閒，乃報南北十五年後，謁鏡菴，乃見重編天傳已成，以大梵尊天為主，其諸天皆臣屬也。又有主賓之分，主者三目摩醯為大千主，帝釋主地居三十三天，四王賓者，大辯在山澤，功德在北天園中，皆客寄耳。又有男女之分，男者梵釋四王，男天也，女者功德、辯才、地神、樹神、鬼子母，有女功德天，有男散脂，脩摩也。本書非僅於舊傳筆削潤色而已，且補入經論天文辯證前失，仍立兩端，明排列之次，及各為讚詞，可謂始末大備矣。

續燈正統四十二卷目錄二卷 續藏經本

清性統編集。統，南海普陀沙門也，字別庵，西蜀人，初徑山宗杲之下有聚雲徵忠為峯諸和尚，相繼重振臨濟之道於西蜀，別菴別嗣為峯，来至江浙，掃祖塔於徑山，據師位於普陀。先是，自五燈会元以後，大報恩刻有續傳燈，南石秀禪師有增集，皆考世不廣。以後燈錄疊出，曰補燈，曰續略，曰纘續，曰存稿，曰大統，曰宝續，纘述玄取各有所尚，是編特搜群集，会為大成，與廣演僧宝傳互相發明，曰續燈，仍舊名也；曰正統，昭法系也。先自曹溪十六世徑山編起，至曹溪三十一世止；次自曹溪十六世虎丘編起，至曹溪三十五世止；復將洞宗自曹溪十六世雪竇編起，至曹溪三十七世止；又收未詳法嗣及補遺，共四十二卷，以康熙辛未書成，壬申之歲，奉直大夫商州牧沈廷勸為之序，是年黃宸英泛南海登普陀，翌年復為之序，丁未之歲[illegible]亦見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楊雍建又請其為序，書遂行於世焉。

皇明名僧輯略一卷 續藏經本

明袾宏輯。袾宏有緇門崇行錄、正訛集、戒殺放生文諸書，已著錄。又有雲棲法彙本，書即出自雲棲法彙第十七也。書為記明代高僧而作，去取頗精，且生於元而示寂於本朝者錄，示寂於元朝者則不錄，故目錄僅有十人，附錄僅有八人，又附則僅一人。各人所錄身世頗能精詳，故自楚石梵琦十人以下，關於上堂示眾普說拈頌題詠詩雜著等皆錄少分。試以楚石為例，則有行實、上堂普說、示眾、開示淨土詩、詩目。附錄者宋景濂學士集中所載諸善知識序文誌銘，取其曾與本朝者，錄古鼎銘以下八人，僅載一略傳而已，無詳目也。又附者乃高麗普濟禪師答李相國書也，著者失其身世，且其語錄中國未有，福建許元真得之朝鮮，元真攜原本還閩，故僅錄其一篇云。

了凡四訓不分卷 北京佛學書局鉛印本

明袁黃了凡著。了凡名黃，曾著群書備考，已著錄。此編乃其家訓，共分四篇。一曰立命之學，言人之行善積德可有回天之力，造命之術，創功過格以記錄一己之行，為其法盛行於世，後世頗李學派尚遵行替也。二曰改過之法，言改過有機，其機在心，第一要發恥心，欲人慎之於幾希之間也；第二要發畏心，言人命無常，一息不屬，欲改不由，可為哀痛也；第三要發勇心，言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遵孔子過則勿憚改之語，方可成為聖賢豪傑也。三曰積善之方，積善有存心，有擇術，女子入寺施錢二文，主僧親為懺悔，及後入宮，回施千金，主僧令其徒回向而已，蓋後者物雖多，不若向者心之虔也。子貢贖人而不受金，子路拯人而受謝，二人居心相同，而孔子獨喜子路者，以其擇術足以獎勵後世濟人也。四曰謙德之效，言人滿則招損，謙則受益，處世並即求科名，亦莫不然也。蓋了凡之學雜糅佛道，觀其佛前發願有云：但願諸佛憐我，聖賢助我，即賜神丹，或逢仙草，證五通仙果，可以知其概況矣。又書後附有俞淨意公遇竈神記及袁了凡居士傳一則，可與立命之學比較參驗，一則可略知了凡之身世也。

永明禪師自行錄一卷 天津刻板

宋釋文沖重編輯。文沖，永平大雲寺沙門。此書乃記永明禪師每日功行之事也。按禪師名延壽，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悉能誦之。年二十八為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其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為師，尋往天台山天柱峯，又謁韶國師，國師深器之，密授玄旨。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常著宗鏡錄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於海外，高麗國王覽其言教，遣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數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承其法，自是法眼宗弘布於高麗，而中國反衰矣。是書記其每日所行一百八件功行之事，行願雙持，自他兼利，無有片刻虛費光陰。世人但量己力，於此錄中或取一二則、三五十則，逐日精進，以為常課，果能日久不怠，自可漸入漸深，至於無上菩提，非難事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念佛靈感記一卷 上海佛學書局本

賀國章撰述。國章，萍鄉人，自號曰亦蓮居士，前參議員賀萼生之弟。萼生事淨業，故國章亦一意西方，訂禮佛持名誦經各日課焉。是書專輯近今念佛士女而獲感應者，錄之所以堅固念佛人之正念，啟發未念人之信心也。內容以耳聞目見實人實事為主，故得諸家人親戚者較多，而轉引他人者較少，要皆誦經念佛立得善報之事也。然念佛課程，普通分為三種：一為定課念佛，先定念佛之課程，然後依之行事，不敢有違也；二為隨緣念佛，於一切時、一切處、一切事、一切緣，無不在念佛之中也；赴期念佛者，乃定一日或至七日、一七日，乃至七七日、數月，乃至一年、數年，乃至終身，晝夜六時，長坐經行，專念阿彌陀佛，赴期念成也。此念佛非僅口中念誦，亦且心中思念。書中所記，事專在口中念誦，即得善報，未免淺視佛教矣。

鳳孽記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清陸圻撰。圻字麗京，一字景宣，號講山，錢塘人。順治時貢生。少與弟堦、培咸以文章經世自任，海内稱三陸。又與陳子龍等為登樓社，世號西陵體。事親孝，刲股療母病，久而知醫。莊鍾史禍作，麗京與查繼佐、范驤皆被株連，久之事白，乃歎曰：今幸得不死，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親殁後，遂入武當為道士，不知所終。所著威鳳堂集、西陵新語、詩禮二編、新婦譜等書。是書所包凡文二篇：一曰黃景範鳳孽記，乃言平望黃景範前生殺兄害妻、其嫂諸惡行，後懺悔為僧，至此生當受惡報，幸藉佛力以解冤也。二曰凌氏女鳳孽記，乃言杭州文學凌聚吉之女，以前生為揚州察院吳賦，枉斷致死人命，但今生以誦觀音之故，遂得釋怨。本書所叙年代，最後至乙未。乙未者，順治十二年，遠在莊氏史獄之前，蓋陸氏好道之心早定於前，故獄事既解，親殁之後，乃即出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峨眉山志八卷 蘇州弘化社鉛印本

清蔣超原著，釋印光增訂。超字虎臣，金壇人。順治丁亥探花，官編修，主浙江試，所拔多知名士，遷修撰，刻苦讀書，過於諸生。性好山水，徧遊五岳及黃山、九華、匡廬、天台、武當，不避蛇虎。其在人寓，嗜內典，一意台宗，故自號華陽山人。雖甲登榮林，嘗有出世之想。晚歲假歸江南，抵泰郡，不欲歸，子哭挽之，弗聽，遂附舡舟上峽入蜀，居成都金沙寺。久之，又之峨眉，居伏虎寺，以癸丑正月卒於伏虎。著有綏庵集。是書蓋就居峨眉時考查所得而記之也。此山居四川峨眉縣西南，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又名蛾眉。志物者以為牙門山，其脈自岷山綿延而來，突起為大峨、中峨、小峨之秀峰，三山相連，名曰三峨。相傳為普賢菩薩應化道場，所謂光明琉璃世界。菩薩道證一真，德圓兩足，具遮那之全體，示居補處，結華嚴之大義，指歸西方，發十大行願，應化峨眉。志乘所載，雜有道家，將峨眉道宗久已絕響。印光法師發心重修，使見者聞者增長善根，種菩提因，誠佛教之大佑獻也。讀此者，不啻身朝峨眉矣。

陰隲文圖證不分卷 北京錄印本

烏程費丹旭繪圖海昌許光清集證本編乃取文昌帝君陰隲文逐句為之繪圖且為之舉證也共八十八圖而第一圖即引化書言帝君生於周武王時以後迭次轉生至第十七世乃託化張浚是時紹聖丁丑也迨隆興甲申死葬衡陽掌文昌之命此十七世皆姓張頗為有趣余按文昌帝君即梓潼帝君四川七曲山清虛觀碑云帝君生於唐時姓張諱亞越人也後從蜀即梓潼居焉其人俊雅瀟落其文明麗浩蕩為蜀中宗師有功文教已發辭隨第春官帝君感時事託為方外遊蜀人慕之構

祠清虛觀題曰梓潼君祠遠近禱之輒應咸曰天有文昌主信其人矣是帝君受人崇拜之始也今人附會前後十六張姓為帝君轉世之歷史疑未得其實也陰隲文所言皆流行舊日社會之倫理思想所舉諸證及附證文詞亦頗雅訓頗便閱覽也

陰隲文註證不分卷 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是書乃就文昌帝君陰隲文加以註釋復舉故事以為例證也按虞集廣州路右文成化廟記天官書以斗魁戴匡六星為文昌之宮徵文治者占焉或曰降靈吾蜀之梓潼者則其神也是以縉紳大夫士多信禮之而文昌之祠遂徧郡邑皇元延祐中書詔加封號其祠曰右文成化贊詞具在而朝廷設進士科以取士文風大行人謂神實主之故自宋以來文昌帝君靈驗之事甚多世所傳陰隲文原文自吾一十七世以下止有五百四十一字清初傳本多十餘言蔡章敬易名為丹桂籍至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康熙壬申春有歸安金見星者纂成陰隲文註證示烏程潘成雲成雲將帝君丹桂籍增補之句悉心註釋並取蔡公註所未盡者為之增潤以利印流傳萬君復為之略加增飾遂成今本而行於世焉

近代報應紀一卷 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鈞有法華經靈異記觀音經靈異記金剛經靈異記已著錄本編者記近代報應之事大意謂今之所得皆以前積因所致故學問不進者怠惰之報應也衣食不足者奢華之報應也妻女不潔者好色之報應也官司累身者好訟之報應也兒女不孝者忤上之報應也患難無救者欺人之報應也壽命不長者作惡之報應也子孫敗家者阻善之報應也鬼神不佑者虧心之報應也災禍滅門者孽障之報應也此皆目前道理顯而易見者所舉諸證皆就耳目所及者記之而特重誦經免禍最終主旨則勸人戒殺言殺一命償一命報應不爽殺人固如此物亦同並吾人貪口腹之慾漠視物命天下如此冤氣所結遂釀一代刀兵之災試觀歷史之中數十年小亂數百年大亂皆由於此故欲免除戰亂當勸天下人戒殺素食也

圖書集成神異典二氏部彙考二卷 續藏經本

清聖祖敕撰按是編乃依據正史摘錄政府尊崇佛道之事實也始自後漢明帝永平八年終於清聖祖康熙五十年其所記載以政府頒行之制度為主故自後漢之後曹魏東吳兩晉宋齊非無佛教但其制度不見正史故從略耳又如三武一宗之禍在釋家視為空前災難而正史記載若不甚經意摘錄之人復不能扼要故周武帝廢釋道之後立通道觀一事竟闕而不書周世宗廢佛之事亦不著一字也並佛道兩教在政治上之地位可藉此大略考得尤以明代及清初之佛教史料一則當時明史未成一則國家大典尚未宣布於外故深足珍貴也各條之下俱標明正史上之出處亦間有舉佛教典籍以為旁證者如佛法金湯篇及佛祖統紀等書是也亦有所舉之書後日焚燬者如名山藏是也

圖書集成神異典釋教部二卷 續藏經本

清聖祖世宗勅撰按是編乃依據正史及佛書摘錄個人評論佛教之言論及尊崇佛教之事實也佛書之中以錄自宋志磐之佛祖統紀及明心泰之佛法金湯編者為最多以篇中所載之人物而論乃始自東漢之牟子終於明萬歷中太學胡日華女篇後又有佛說自殺者不復得人身條乃後人取俞正燮癸巳類稿所載附入之也篇中採取頗雜故間有非難佛教之語濫行采入如梁書范縝之神滅論乃佛教之勁敵也魏書楊謙之稱佛是九流之一乃夷佛教於諸子也是皆不應載入者也又如篇內引法苑珠林謂後魏崔浩改信佛法迎康僧會是不惟大背實際情形抑且不知康僧會與崔浩之不同時也蓋編者本非佛教信徒始取雜說勉成一典故所載往往有可議之處也至其引正史者不為偏袒之論最能得其真此亦局外之人最易拋棄主觀之見之處也

覺世經註證不分卷 中央刻經院本

萬鈞編是書乃就關帝覺世經而加以註證也按關帝君聲名之增高當在近世考六朝之時雖勇稱關張並尚未有靈異之事至隋時天台宗引之為護法靈異之事漸聞於世至宋代張商英等為關三郎廟記諸文言關公父子顯聖於玉泉山部下有十萬陰兵聲名益高然觀明代雖甚崇拜而當代小說如三宝太監下西洋演義及混元盒諸書所載關帝與馬元帥趙元帥同受符咒之驅呼則猶未如清代崇拜之甚也清雍正三年封關帝三代光昭公裕昌公成忠公乾隆三十三年改追封為謹封敕封為敕奉乾隆四十一年為之改三國志本傳之謚法嘉慶二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定致祭用双犢等其崇敬可謂無以復加矣今世傳覺世經稱關帝作文若朱子家訓皆代表清代之民間倫理思想並其語氣則殊合關帝之武勇身分故曰言雖淺近有益身心戲侮者斬首分形有能持誦消凶聚慶本編對於此一百六十七字之文一字一句俱為詮釋且分舉故事為證最便通俗也

五宗原一卷 續藏經本

明法藏著。法藏無錫蘇氏子，十五出家，十九剃染，究心教典，精析儒術，嘗語人曰：十河九洛，象數總持，須從無文字處求之。乃著四書五經參同。一日恍然曰：宗乘中事自閑理會也。理會得說也說得，只一事未在敵他生死不得，遂決志行腳參訪，歸一話偏扣名宿，皆不當意，遂隱廣山三峰，掩百日不語，究閱忽聞折竹聲，乃大徹。厥嫌無師自悟，乃往謁天童，一見相契，命為首座。厥後以見解與師不同，而圓悟所作，然其門下人材最多，故世人稱三峰藏。以崇禎乙亥示寂，壽六十三。所著有語錄三十卷、廣錄五十卷。是書之作，乃推原禪門五宗之所以立也。嘗云：得心於自，得法於師，師有人法之分，心有本別之異，故傳法之源流非獨以人為源流也。此言五宗之分乃自然之趨勢也。又云：六祖一華而出二枝，南嶽懷讓、青原行思是也；讓出四葉，自馬祖道一；青原一枝出一葉。此言臨濟、溈仰、法眼、雲門四宗皆出南嶽，惟曹洞一宗出青原也。揭景德傳燈錄以天王道悟出石頭，六傳而有法眼，但據丘玄素所撰碑文，謂道悟為馬祖嗣法，參於馬祖之前，一謁石頭，因不投機，去而受馬祖之教。是說也，爭論頗多，如淨符之法門鋤究，即擁護舊說最力者也。清

世宗雖反對法藏之說，然僅在教義上論五宗之不宜有所區別，非在史實上有精密之考核也。

護法正燈錄一卷 鼓山木板

不著編者名氏。然此書初刻於浙中，且護法諸人亦俱浙人，則編者當即浙人也。先是景德傳燈錄載馬祖道一得法於南嶽，三傳而有臨濟、溈仰二宗；石頭希遷得法於青原，四傳而有曹洞；石頭復傳天王道悟，自道悟四傳而有雲門，六傳而有法眼。但說久為釋子所公認而不疑。及大川作五燈會元，復稱荊州有道悟，一在城西天王寺，一住城東天皇寺，遂疑道悟有二人，一住天王寺嗣馬祖，即住天皇寺嗣石頭；嗣馬祖者，即雲門、法眼之所從出也。舉丘玄素及符載兩人所撰碑以為證，然僅小註於旁，而不敢徑換其宗派，蓋以雲門、法眼二宗之嗣雖式微已甚，然猶有存者，未嘗認馬祖為師翁也。及後二宗已亡，臨濟、曹洞平分天下，各思壯己派聲勢，故俱欲壟斷已往之成績。雪雪上人刻傳燈世譜，徑以雲門、法眼列於南嶽；及密雲弟子通容又盡黜曹洞，獨尊臨濟，於是洞上尊宿交起而鬨之。是書所載，皆地方官長、鄉紳等之告示、書札、呈啟、批語，凡十四則，俱為曹洞張目者也。余觀續藏清淨符之法門鋤究、日本善存之五家辨正，皆為纖論以關題而作，是則此種爭論不但延及後世，且亦波及日本也。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三卷 明藏本

釋法海等集。法海，曲江人，六祖門人也。本書乃記六祖傳法及說法之作，流傳版本甚多，文句頗經後人增刪，故頗有異同。今通行者為宋契嵩改訂之本，如郎簡序曰：「六祖之說，余素敬之，患其為俗所增損，而文字鄙俚繁雜，殆不可考。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因謂嵩師曰：若能正之，吾為出財模印，以廣其傳。更二載，嵩果得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至元代至元辛卯，宗寶復加增改，遂成明藏本之祖。近年敦煌寫本壇經出世，取以與明藏本相校，明藏本多出十分之四，如行由第一自惠能後至曹溪，又被惡人尋逐以下，至印宗法師講涅槃經，惠能說風幡不動是心動，以至印宗為惠能剃法，惠能於菩提樹下開東山法門，凡四百餘字，明藏本有而敦煌本無；又如宣詔第九全章，總計約六百字，亦見明藏本而敦煌本無之。以上二事，又見續藏經曹溪大師別傳，則契嵩所得古本，蓋即曹溪大師別傳也。然前例明藏本與別傳相同，而後例則頗多差異，蓋因別傳出於陋僧之手，謬誤百出，如載神龍元年高宗下敕之事，即其一證。此契嵩所以不得不從事修改也。大抵宗教史料之最先出世者，往往包含神話在內，迨後有歷史眼光之人，察見其荒誕不經，遂從事修

改雖去真像益遠而後之人莫由察其漏洞不免誤信為實有
其事而以偽亂真之史料乃公然行世矣

揀魔辨異錄八卷 續藏經本

清世宗胤禛撰清初禪宗盛行於江南者首推天童圓悟門
下之三峯派此派開自鄧尉法藏法藏居海虞三峯掩百日不
語死關聞折竹聲忽然大悟頗慊其師自悟乃往謁天童一見
相契命為首座厥後以見解與師不同為圓悟所斥然其門下
人材眾多故世人盛稱三峯法藏著五宗原標立異說有背師
旨其弟子弘忍復迴護其說而作五宗救此派攻擊者甚多清
帝乃不惜以天子之尊與釋子筆戰故著此書有云法藏之言
肆其臆誕誑世惑人此真魔外知見如魔嗣弘忍中其毒者復
有五宗救一書一併流傳冀魔說之不朽造魔業於無窮又云
朕身居局外並非開堂說法之人但既深悉禪宗之旨洞知魔
外之情灼見現在魔業之大預識將來魔患之深實有不得不
言不忍不言者帝既為此編復於雍正十一年四月初八日下
諭有云著將藏內所有藏忍語錄并五宗原五宗救等書盡行
毀板僧徒不許私自收藏有違旨隱匿者發覺以不敬律論另
將五宗救一書逐條駁正刻入藏內又云天童密雲悟派下法
藏一支所有徒眾著直省督撫詳細查明盡削去支派永不許
復入祖庭又云諭到之日天下祖庭係法藏子孫開堂者即撤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鐘板不許說法也。方官即禪天童下別支承接方丈，三峰派遭此打擊，遂由盛而衰，不克復振，此亦清初禪宗中一大事也。

淨業詠香集不分卷　道光十八年刊本

清釋悟靈集。悟靈，雲間沙门，居鏡花精舍，號曰軼群和尚。嘗見松郡張震泉、方鉄華等修習淨業頗有所成，遂立志收集當代此類人物，分為比丘、比丘尼、居士、信女四部，詠人之中首為際醒。際醒即夢東禪師，乃以臨濟宗而兼修念佛者也。友人陸復齋、錢伊庵復助之蒐集，且以所得附之，勸其付梓問世，遂以道光十七年刊行焉。按淨土宗之持名念佛，自唐代善導提倡之後，漸普被於一般社會。宋明以後，則無論禪律各華各宗，皆兼修念佛法门，是則淨土一門，謂諸宗融合之歸宿處矣。洪楊亂後，各宗俱無可觀，蓋以飽受摧殘故也。惟居士之修淨業者，既不假僧舍，復無需多經，故蔚然獨茂。本書作於亂前，可窺見當時修淨業者之一斑，如此又或不無用矣。

萬緣金剛經感應圖說一卷 民國十二年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是書乃希白居士增德募緣所刻故以萬緣標目書後附有書寫正本居士闕敏之書寫草本居士石雨樓刊刻版工黎玉山郎兆瑞則集者或即增德而寫畫者當即闕氏諸人也圖凡四十各有說明蓋始自蕭梁而終於清之同治乃摘錄金剛經持異記靈驗傳詩書之文而成者也惟諸事之中往往有不言金剛經而言心經者如唐元奘及馬知像崔善沖諸人之事是也亦有頗不倫類者如國黃恭一之事言及呂祖降壇傳兩經之注是也亦有所畫殊欠斟酌者如黃恭一之事繪清代衣冠奄無而以前有大興具黃芳洲以後有海寧蔡明心亦俱清代人而繪古代衣冠則觀之殊覺刺目矣惟雕刻精緻裝潢亦頗典雅頗足吸引閱讀之人焉

感應篇注證不分卷 感化叢刊本

萬鈞編鈞有感應篇靈異記已著錄惟彼書乃記奉持感應篇者所受之善果此則逐句解釋其義復舉例證明也按感應篇之文字雖不甚深奧然頗有神話中最隱僻之故事非注解莫能明也如解越井越竈云井之利濟甚廣有泉神主之名觀狀如美女竈居五祀之一是為太乙火神姓張名卓字子郭又如解無故殺龜打蛇云蓋道經以北方為真武所居而以龜蛇為二將此亦經所不載然二者為物中之最靈皆能得其本意惟皆不注明出處為稍疏耳其所舉諸例有與本文不相應者如輕秤小升下舉魏武帝行小斛之事乃一時行權不得與商人作偽欺人者同科也又穢柴作食條下兩舉勞薪之事皆與穢柴無涉是皆應加修正者也

欲海回狂三卷 安士全書本

清周思仁述。思仁一名夢顏，字安士，崑山諸生也。博通經藏，深信淨土法門，自號懷西居士。嘗以眾生造無量罪，淫殺二業實居大半，因深維經義，著戒殺、戒淫二書。本編即戒淫書也。卷一為法戒錄，卷二為受持篇，卷三為決疑。既說明戒淫之義，復舉因果報應之事以為證，終之以戒淫之方。大抵修止觀之道也。故勸修淫者先觀胎獄種種苦，是為息淫原始方便；次觀此身諸蟲蛆集，究精遊行，當人精血，是為初聞不淨方便；次觀男女膿血涕唾惡露中滿，稍乃潰爛，糞穢所都，是為息淫對治方便；次想死人正直仰卧，寒冰徹骨，黃水流出，臭不可聞，徧體生蟲，處處鑽齧，皮肉漸盡，骨節縱橫，冢破骨出，人獸踐踏，而我此身終亦如是；次念法華所說因緣生相滅相與不生滅，是為斷淫窮源方便；次觀自身在極樂世界七寶池內蓮華之中，蓮華開敷，見阿彌陀佛，作寶蓮華及諸種種莊嚴瑞相，自身礼拜供養於佛，作是觀時，發願往生極樂世界，永脫淫界，是為究竟解脫方便。是編雖得佛法之要領，並恆雜太極兩儀四象以及男子有室女子有家等等儒家道教之名詞，蓋隱然有混合三教之意也。

西歸直指四卷 安士全書本

清周思仁纂輯。此亦安士全書之一也。卷首為像贊，係圖有數者，遺像及像贊並各種淨土教義之圖解。卷一為淨土綱要，凡二十五條，皆節古代經文及後世大師所定課程，以為修持之法則也。卷二為疑問指南，凡十二條，皆將闡揚淨業之語，設為問答之詞也。卷三為啟信雜說，凡二十八條，皆摘錄指迷歸信之言，可與淨土相發明者也。卷四為往生事略，凡九條，各條皆舉諸色人物往生之事迹以為證也。其所持理論頗有新奇可喜者，如謂大孝人不願入胎，乃言神識投胎，不獨自己受苦，即為母者亦大受其苦，故託胎一世，即累一父母；託胎百千萬世，即遺累百千萬世父母矣。若能超出生死，蓮華化生，永遠不累父母，豈非大孝之大孝乎。又謂大貴人須知自慚，乃言人當去其與禽獸相同之賤態，如腹中化糞一事，無論珍羞百味，一入咽喉，便同涕唾腦涎，隨之而下，經一晝夜，流注大腸，臭不可聞，積之既多，遂從大小便分道湧出，醜累之態同於犬豕。六天之中雖食天須陀味，然皆香潔輕清，無纖塵渣滓，無有涕淚痰涎大小便利之穢。是欲人不生殖、不便溺，雖言之動聽，然恐離之現實甚遠也。

周子戒殺書四卷　安士全書本

清周思仁述。此乃安士全書之一也。思仁以衆生造無量罪，淫殺二業實居大半，遂著戒淫戒殺二書。戒淫書又名欲海回狂，已著錄。此書又名萬善先資，凡分四卷。卷一、卷二為因果勸上下，乃勸各種人之戒殺，且歷陳各項殺生之事實也。卷三為辨惑篇，乃解釋各種對於戒殺之疑問也。卷四為謹微錄，乃言交際應酬之間凡可以引起殺生之機者皆當留意也。其最沉痛之言為：刀兵之難在於人道，或數十年或百餘年即一二見，至於畜生無日得脫，普天之下一遇雞鳴，無量無量無邊狠心屠戶手執利刀奮向群衆，爾時群衆自知難到，大聲哀號，救援不至，被人裂腹剜心，抽腸拔肺，哀號未斷，又投沸湯，受大苦惱，片刻之間，閻浮世界芸芸生靈頭足異處，積群衆骨高過山巔，傾群衆血赤江水流，如是罪因，如是罪果，語其根由，皆為我等口腹所致。我勸世人未能持齋先須斷殺，任今好殺之人觀玄此文亦當觸目驚心悔過改悔也。

平等閣筆記不分卷　民國十一年鉛印本

狄葆賢著。葆賢字楚青，溧陽人，曾游歷日本朝鮮諸地，又在上海辦時報，創辦有正書局。光緒丁未（三十三年）報館被焚，遂一心念佛之事。其妻汪觀定先修淨業頗有所成，葆賢之皈依釋教者乃受其薰染所致，故筆記中嘗稱為定師也。此書共五冊，第一冊乃雜記庚子年八國聯軍入北京京中社會秩序之狀況，又雜記京中文物之情形，後四冊皆有關釋教之記載，大半其修淨業之經過與心得以及宗人講論之語也。按淨土宗與禪宗不同，禪宗乃為上機上根人說法，淨土宗則為普通人說法，依阿彌陀佛之願力，一心念佛迴向淨土，即得往生，為易行門。本書說理入微，詳記一己悟得之境地，雖為易行門，究非常人所可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寶通賢首傳燈錄二卷 嘉慶甲子年刊本

清祖旺、心露全集。祖旺字興宗，俗姓苑，平幼出家，依萬善泰公為師，十九歲依潭柘山岫雲寺恒實諒公圓具，後聞達翁於嘉興寺啟建諸經講期，特來依止，歷聽楞嚴、法華，漸有啟悟，即於期滿蒙其印可，信衣付之，俾傳賢首宗旨，時乾隆二十六年四月十五日也。至於嘉慶元年六月，香界寺虛席，蒙總理僧錄司怡親王奏命旺為香界寺住持，時年五十有六，即賢首宗所稱第三十一世傳法者也。心露字東林，住鴉足觀音菴，即賢首第三十世翠巖通醫法師之弟子也。此書為蒐集賢首宗傳教大師而作，卷上自初祖杜順下至玉符印穎，凡二十八世，皆一綫相傳也；卷下多載玉符下之子孫，至第三十四世而止。玉符之弟子有四，即耀宗圓亮、滄妙性洪、波岩浙旺、有章元煥，是為寶通四支。卷下所載諸大師皆此四人之後裔，其中有章之弟子達天通理為最有名，住京師拈花寺，著述甚多，最稱傑構者為法華經指掌疏，精思二十年，易稿三次始克成書也。此書所敘諸大師與柏亭大師所訂之系統不同，蓋一則弘教於江南，一則弘教於華北，見解不同，宗尚有異也。

一夢漫言二卷 光緒五年華山律堂刊本

清見月律師述。律師名讀體，俗姓許，滇楚雄府人。年十四失怙恃，二十七出家為道士，號曰還極道人，習靜三載，偶遇一老僧授以華嚴經，披閱大悟，遂詣雲龍山大覺寺亮如法師薙染焉。因慕江南三昧律師，乃攜瓢笠東行，跋涉二萬里，始值三昧於潤州之海潮庵，時年三十六也。自是研窮藏中四分廣律及餘部律文，克上座講梵網經，析義釋文，口若懸河，座下千人罔不歎服。嗣隨三昧主華山法席，以教授兼掌院務。三昧嘗語眾曰：老人三十年戒幢，若非見月幾被摧折。弘光元年閏六月，三昧示寂，以衣缽戒本授月，使嗣法席。月即以十誓勵眾共同遵行，復遵祇園遺制，建石戒壇，每開壇說法，四方緇素不期而至者恒數千人。以康熙十八年己未示寂，壽七十有九，著有大乘玄義、毗尼止持會集、毗尼作持續釋、傳戒正範諸書。是編乃見月自說行腳之書，故自署曰繼主千華見月叟自述，乃述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冬，書中事實至十二年冬而止。諸事之中有與當時國政有甚切之關係者，如甲申七月十五日南京文武百僚於大報恩寺薦大行皇帝，請見月主壇，以及魯王、潞王之皈依佛法，清兵傳戒皆是也。如記明末地方情形之紊亂，以清初入閩

時官兵在各地之情形皆不可多得之珍貴史料也

龍舒淨土文十卷 鈔山本版

宋王虛中撰虛中名日休廬州人端靜簡潔博極經史宋高宗
時舉國學進士棄官不就以六經諸子數十萬言皆業習非究
竟法遂壹意西方之事精進念佛年且六十布衣蔬茹重趼十里以
是教人風雨寒暑弗皇惜閒居日課千拜夜分乃寢面目奕奕
有光望之者信其為有道之士也嘗徧覽藏經及諸傳記取其
意而為此書欲以勸導世人其文淺說曲喻至詳至懇且引三
教經書為證無一字無所本凡修習法門興感驗章著具有顛
末誠方便利益開導後人之良書也內分十目即淨土起信淨

土總要普勸修持修持法門往生事迹特為勸諭指迷歸要現
世感應助修上品淨濁如一是也虛中以己所居原為古龍舒
地又以世修淨土文者不一惡其相混故自號曰龍舒居士復
以之名其文焉

九華山志十二卷 佛學書局印本

印光法師等重修。法師名聖量，別號常慚，陝西郃陽人，俗姓趙氏，少為儒生，有聲庠序。年二十一悟世相無常，出家圓光寺。由是徧參知識，叩向上事，淹通宗教，專力提倡淨業。初駐紅螺山，既而卓錫普陀法雨寺，自是影不出山者二十年。九華山者，在安徽青陽縣西南四十里，本名九子山，上有九峯如蓮花削成，唐李白改名。明王守仁讀書其中，遂悟得良知之理。在釋家則謂地藏菩薩於十方世界現種種身，以說法常在此山，其極苦之處以行救度。菩薩更示生新羅國王族，姓金，名喬覺，唐高宗永徽四年來九華，苦行道迹，世難比倫。識者知為地藏示現，此山為菩薩建立道場。後屢經兵革，山志皆官廳主修，對於菩薩弘慈未能表揚。今由印老法師、許止靜等重修，遂成一宗教上之史乘。讀此書者不啻身朝其山矣。

觀世音菩薩本迹感應頌四卷 中華書局印本

許止淨著。止淨，彭澤人，自弱冠即讀佛經，但意在擇取行文之資料，未暇繹其意也。於民國二年始歸心淨土，深知觀音大士為蓮邦尊首，而復現身塵世，隨機利生，其應化之迹在浙江普陀。遂於十一年造山拜謁，得見印光法師。法師卓錫是山三十餘年，以普陀舊志皆於大士本迹感應未曾發揮，深為痛惜，擬將大藏大士本迹及此方感應撰為頌詞，並一一注其義意，又輯諸經大士本迹，依之以為證據，以力不暇及，乃託許止淨。止淨備搜藏典，及傍群籍，時經二載，方始殺青，述成頌文近二萬言，而復逐聯注其義意，俾閱者悉知所以，又節錄各經以為明證。頌文三卷，經證一卷，共三百七十餘首。頌文者，頌觀音菩薩往劫本迹因緣及此方感應事迹也。經證者，略引十餘經，俾閱者知觀音一大事之所以，並為前頌往劫本迹之具足註證也。又附金剛經頌者，以是經受持者多，故亦作頌發揮也。書中科文至為簡略，不拘常例，唯取大綱，又中途之文亦隨宜標出，不科稍有出入。其普陀現相諸章，特標一二等字樣，查閱便也。

真言宗付法傳一卷 北京木板

日本空海述。空海幼名真魚，生於讚岐國多度郡屏風浦，以延歷十二年年二十歲歸命三寶，名称教海，後改如空，廿二歲于東大寺戒壇院受具足戒，改法號曰空海。以延歷廿三年（即唐德宗貞元二十年）至唐，於青龍寺得見慧果阿闍梨而師事之。時慧果喜宿契之現前，甚厚遇之，所傳之兩部大法等百餘部之密軌，悉以授之，為青龍门下之正嫡。以大同元年（即唐憲宗元和元年）歸國，齎去經論多達二百十六部四百六十一卷，并兩部曼荼羅諸種之密具，作成目錄奏上之。平城帝大同之末奉敕入京，始弘通傳來之密教。後於高尾山開灌頂壇，此即為金剛峯寺之權輿也。以承和二年入寂，壽六十有二。寂後八十六年，醍醐天皇延喜之二十一年（即五代梁末帝龍德元年）諡弘法大師。此書叙毗盧遮那法之次第，自毗盧遮那而金剛薩埵，而龍樹，而龍智，而金剛智，而不空，而慧果，凡七祖。又有善無畏，當時與金剛智並稱，有一行與不空並稱，亦多有傳。自慧果之後，中國密教勢衰，而日本獨盛矣。

罪福報應經集解四卷 中央刻經院本

劉宋三藏求那跋陀羅譯，長沙王先博集解。求那跋陀羅，宋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號摩訶衍。元嘉十二年來至廣州，宋文帝延至建康，眾僧共請出經，遂於祗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五十卷，即法顯自印度齎來者也。本編乃阿含中之單品。先博以民國乙卯至北京，參廣濟寺清一禪師，獲聆釋典，覺其廣大無邊，深邃無阻，遂於乙丑四月搜輯內典之經論，旁採祖師之傳疏，為此集解，訖于丙寅書成。卷一卷二皆釋經題之文，旁徵博引，洋洋數萬言，可作佛學概論讀。卷三卷四始正式為經文作注腳。謂此文始終文別有三序，正流通序分為二，從聞如是至五十比丘俱為通序，從九月本齋至一心善聽為別序，從佛語阿難至無狐疑想為正宗分，阿難前整衣服至歡喜而去為流通分。各分中語句，不惟博引佛書以證之，且旁及儒道二氏，如注賢者好布施句，引莊子外物，又引荀子哀公篇之類是也。書中對於經義發揮雖多，並謂諸天不廢男女，亦有貴賤貧富之別，則是意在與世法調和，以便流行也。

壬子文瀾閣所存書目五卷 浙 文瀾閣書補 民國十二年浙江圖書館補刊本
清錢恂編恂有清代進書表錄存目已著錄授文瀾閣書經洪
楊之役頗有散失錢塘丁申潛拾殘書藏之存九千餘冊復辛
勤補輯略復舊觀提學袁家穀輯目待訪並後知四部闕漏尚
多及恂為浙江圖書館長復撥款派員至北京鈔補文瀾閣書
其最精者為西清硯譜離騷圖兩種當時聘善畫者至京鈎摹
竭一年之力始克成書是編之中略敘當時閣中藏書之情形
云閣中藏書據舊冊所載凡三萬五千九百九十冊總目考證
二百二十七冊咸豐兵燹後丁氏先後收得九千六十冊餘俱蒐
訪補鈔顧亦有編訪舊本而不得者別列目曰待訪待訪之中
又有全書待訪缺目待訪二種今下一格書而上冠一圈者皆
全書待訪其中有丁氏業經訪得補鈔鈔後復因借出未歸而
現今無存者亦下一格書其中有丁氏誤鈔者如四庫全書總
目僅列之存目而丁氏依據嘉慶舊目鈔入者是也又有續藏
之書乃嘉慶以後所出官書頒藏閣中者也又有古今圖書集
成自咸豐兵燹舊藏散亂丁氏別購純氏家藏不完本以代之
又用他本鈔補四十二冊始勉成完書又有武英殿聚珍本叢
書乃鍾麟督閩時對書千冊來杭附藏閣中者也其丁氏求之
未得欲鈔無從則列其目曰待訪之書曰待訪之卷本編對於
舊鈔殘存以及補鈔卷數或有誤據新本而與閣本不同以致
與提要不符者俱詳為敘明詢考察武林文獻者所必備之書也

文津閣並園内各殿宇書籍目録不分卷 鈔本

清世綱英麟同編世綱英麟乃熱河行宮之正副總管也余所見者有二鈔本一北平圖書館所藏凡二冊一東方圖書館所藏凡三冊北平圖書館所藏者上冊有光緒二十年奏進字様下冊有五萬有六十四字字様此蓋英麟初到任時會同世綱率領苑丞苑副檢察書籍所作之報告也其庫存繕本經史子集刊本古今圖書集成等書共六千八百五函三千三百三十四部九萬一千十五卷又園内各殿宇共四百六十二款九百十七部七萬一千七百三十八卷總計文津閣並各殿書籍共

四千二百五十三部十六萬二千七百五十三種按四庫全書北四閣之中當以文津閣為最佳蓋清帝以天暑之時居於熱河觀書最便故清高宗於四庫館訖之處亦以文津為最多其校対亦當以此為最細也並因範圍太廣仍不免有所遺漏故查明後上奏有云經部日講詩經解義一編有函無書當經檢查欽定四庫全書目録日講詩經解義目下空白三行徑未填寫撰註僅注提要原缺四字其為當時並未纂入似無疑義又朱文公全集一百卷原缺二十三卷可知四庫編纂之草率故其訛誤之處至清末猶不絶存現也

四庫闕書不分卷 清鈔本

清徐松編輯松字星伯大興人嘉慶進士官編修坐事論伊犂歸授礼部主事歷官潼商兵備道精於史學尤長地理有新疆識畧唐兩京城坊考後漢書西域傳補注西域水道記西遊記考訂等書四庫闕書者宋紹興中訪求圖籍之目也書録解題通志略明文淵閣書目錢遵王述古堂書目皆載之惟書名稍有出入或言求書或言闕書實則一也書本散見永樂大典之中松以校書録得副帙遂以道光壬寅編輯成此書取以與宋史藝文志相校雖多寡懸殊而先後次序往往不甚相遠知此書

當時館閣舊目作史者蓋據以增益之且有足訂史志之脱誤者如周易卦象賦藝文志直書名亡此則將標陳在中撰又唐長孫無忌撰太宗實録許敬宗撰高宗實録藝文志乃以太宗實録為許敬宗撰此則仍題長孫無忌既足以資考證惟其分類似較清之四庫粗疏如史部之霸史偽史故事刑法諸目皆徑清四庫修改是也又有與宋史藝文志不同者如歷譜類宋志作五行類是也又有原書無此目而徐氏依宋史志以增者如原書無雜藝類以其中諸書均歸於類書之中而則據宋志增目是也有依宋志改原目之名者如原書有文律書目此則

改为別集類是也

四庫湖北先正遺書提要四卷 民國十一年沔陽盧氏刊本

盧弼編、弼字慎之、湖北沔陽人、兄靖、字木齋、以圖書館學知名、弼好書成癖、性喜收藏、清佚所餘、都歸廠肆、連年蒐集、卷逾十萬、木齋擬輯刻湖北先正遺書、屬弼蒐集舊籍、擇要刊行、弼就行篋所藏、約檢得百數十種、方擬分類編目、商推選訂、偶過潛江甘鵬雲處、見其日記中鈔撮鄂人著述書目、四庫著錄者九十四種、入存目者百九十八種、乃假歸重為一通、復檢四庫總目提要、按目鈔輯、去其缺者數種、補其遺者又十餘種、凡鈔錄提要四卷、存四目卷、考正疑義、別为劄記一卷、提要某類及所見各本、均附注目下、今實際計算本編所載著錄者凡九十一種、存目者凡二百零一種、與甘氏所記者相較、著錄々少三種、而存目者多三種、總數仍合、蓋甘氏分類偶誤也、按此數與江浙地方著述相較懸遠、蓋由文風不及江浙之故、試觀清高宗修四庫徵遺書之時、湖北前後進書三次、僅得八十四種、則四庫中湖北遺書之寡、豈足異哉

索引式的禁書總錄二卷 上海國光社印本

海寧陳乃乾編。按姚氏咫進齋所刻禁書目四種，一為四庫館奏准書目，二為軍機處奏准書目，三為浙江奏繳書目，四為河南省奏繳書目。陳氏皆得其所據底本，又得江西、湖北、廣東各省奏繳書目及多次奏繳總目，於是刪併重複，校補缺失，共為四庫館及軍機處奏准勒禁者，更加圈於眉以為之識，彙為禁書總錄，以首字筆畫之多寡為排列先後之序。以前禁書目錄或出於一時所頒行，或出一地所繳上，故往往此有彼無，頗難統計，此則不惟檢查較易，且亦便於計算矣。總計全燬之書凡二千四百四十七種，抽燬者凡三百八十六種，而僅有鈔本或未及出而遭禁燬者尚不在內，如程鏊之秋水詩鈔（見清高宗實錄卷四九八）、蔡顯之閒漁閒閒錄（見清高宗實錄卷七八六）、袁繼咸之六柳堂集（見清高宗實錄卷一〇六一）等書籍，皆未流行社會，即遭文字之獄，故其名不復見於禁書目錄。更有恐文網私自銷燬者，不知凡幾。文字之禍，自秦火以來未有烈於此時者也。

南山宗統十卷 民國影印乾隆間本

清福聚編輯。福聚字文海，號二愚，姓駱氏，義烏人也。年十四就邑之上方寺出家，苦志修持，一易寒暑，乃詣寶華山，固其精究諸大律部，復徧參諸方善知識，閱歷八載，始歸本山，尋上座，董華眾學，繼主法席，立規率眾，大振法鐸。雍正十二年奉詔入京，主大法源寺席，今所稱法源第一代律祖也。後奉命開三壇大戒，四方乞戒學徒至千八百十九人。事畢辭歸，溫旨慰留，固辭至再，以其法嗣明宣代主法席，乃還山。乾隆二年奏請將本山三代祖師著述編入大藏，以乾隆三十年示寂，凡主席三十載，得戒學徒徧天下，以數十萬計，高足弟子主席於南北叢林者二十餘人。所著除此書外，有瑜伽補註施食儀觀諸並。律宗自宋允堪、元照以後，雖未中絕，然元明之間典型盡失，至明末清初有古心律師傑出，重興南山律宗，故附稱古心為優波離轉世。古心弟子三昧寂光創戒壇於寶華，四方緇素之求戒者咸趨之，是為寶華山律宗第一世，至福聚凡七世矣。是書敘律宗傳授源流，卷一有七佛，又有西天六祖，即所謂律源也；卷二有東土二十一祖，自曇無德尊者至天隆慧雲馨律師，即所謂宗本也；卷三為中興律祖，即傳南山宗者，自馨師之法嗣起至古

林八世止卷四至卷十為千華燈譜世系自千華第一世三昧律師法嗣起至第十世遇隆行等止著者出身千華故特詳於千華一派又本書頗有後人增補故常有福聚以後事也

律宗燈譜八卷 北京影印乾隆刊本

清源諒著源諒字恒實姓侯氏東光人六歲依吳橋三元庵釣一薙染康熙六十年受具於岫雲德彰提挈梵綱者求律範雍正元年癸卯初由引禮指導漸學多方誘進昕夕罔怠六年戊申忽遘痺疾四体不仁息心靜養尋就痊可負杖出遊歷諸禪講所入不合徑還舊土因念病苦多緣宿業遂自設壇晨昏禮懺默求垂護垂護三載身始強健乃梯五臺覲礼文殊復來潭柘會啟龍華留為引礼乾隆元年始理教授更進羯磨辛酉冬得主法席益勵精修研味梵典開建閱藏道場高宗幸臨潭柘頻蒙寵遇以乾隆三十七年示寂壽六十有八臘四十有五諒於弟子之徒殷勤啟迪為教務化不躬瑣細故四衆悅豫福應備臻時文海福聚主法席於寶華於是南北戒台高峙輝映婆娑弘宣毘尼法燈常熾高僧輩出不可勝紀述成律宗重兴之偉業焉是書成於乾隆二十七年以紀律門宗脈而作文字不若南山宗統之詳而範圍之廣大過之原書四冊共三百七十七頁盛行當時而年湮代遠乃成孤帙茲得影印行世以供同好誠可謂律門之光云

釋教三字經一卷 揚州木板

明釋廣真撰。廣真蜀東沙門，號曰吹萬老人，以天啟元年為此書，用教沙彌。蓋見於儒有三字經為童子學，意欲童齔誦習，思其壯而開悟，則經史諸子以及處世待人之常識，皆可略知一二。是編亦仿其体，叙釋教事為三字經，凡一千六百五十六言。先叙法界，次釋迦佛傳，次大法東來，次諸宗，次佛法之救度，次舉諸種修行之事，且引古人為證，以勸沙彌。此種體例最適於記誦，故頗便於初學。然其中亦有淺陋可笑者，如叙釋迦佛傳之中有號金仙之語，不知金仙之稱並非釋家固有。考宋徽宗宣和元年，改呼佛為大覺金仙，菩薩為仙人大士，皆使從道士之風也。輕自引入，殊可笑已。至於荊南敬修長老之注，亦有背於史事者，如慈悲識因晁錯剎七王也為禍句中有注云七王謂七國之王魏趙韓秦齊楚燕，此乃戰國七雄，當漢之七王也。然印度民族性本不注意史事，傳至中國，交為此時情形，亦屬難能可貴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教初學課本一卷 天津刻本

清楊文會述。文會身世見楊仁山居士事略，書已著錄。先是明季有吹萬老人，效世俗訓蒙之書，而作釋教三字經。敬修長老為之注釋，流行於世二百餘年。至清末，印光法師從而新之，正文改十之三，註釋改十之七，原本編為兩排者改而為一排。文會復行改作，與新舊二本迥不相同。其叙述次第，壹以史事先後為準，故先略叙法界，次叙釋迦佛生，次叙結集三藏，次叙十宗，又次叙諸法之所包蘊，最後乃叙勸學，叙古德，而結以餘韻。此書事略而法備，言簡而義周，且以三字歌訣作出之，最便於初學紀問之用。書成於光緒三十二年，人有勸其易名者，因名之曰佛教初學課本，蓋一則道本書所適用之範圍，一則避免與以前二書名目混淆也。

正學啟蒙三字頌註三篇 國光印書局印本

江謙撰謙字易園號曰陽復居士婺源人曾執大學教鞭退居鄉里專心淨業先是宋王應麟著三字經風行於世家弦而戶知之其為書也專以儒而通於俗（按三字經果否出於伯厚尚有疑問有謂區適子所撰者有謂黎貞所撰者以其非本文所関茲從略）明西蜀吹萬老人著釋教三字經清楊仁山居士著佛教初學課本亦三字為句是二書也雖與王作體裁相同但以專於述佛故行之未廣謙思啟迪後來返邪歸正因絜矩正學作三字頌課本上篇述佛中篇述孔老下篇述歷代史乘之要述佛者固無論矣述孔老者最終結語為佛修德至圓滿佛說法至究竟天中天聖中聖述歷代史乘之要者最終結語為弘佛法為中心等眾生於六親亂庶已治日新世太平冀自今知其所以雜論諸事者乃借以襯墊佛教也門下士弟靳章闲修復為之箋注印光法師善而序之排印流傳誠家庭課讀之良書也

西藏佛教略記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釋恒演述演名法宗蜀人先是民國八年有黃董李三子自川祗甯乞太虛法師髡鬀度名以傳心傳佛傳眾字之曰大慈大覺大勇大慈旋閉関杭州淨梵院而斷夕侍奉在前者則其次子恭佐也大慈逝世恭佐依大勇為沙彌名法宗而字恒演隨學佛教藏文學院從之入藏求法滯止西康者數年及返回漢土遂記述所見聞為此書按西藏密通印度佔地域上之便利有淵遠之歷史其向高德迭出佛法弘興教典之盛著述之富有較足稱者若取以與內地佛教相較則內地得其高廣而西藏獨具精純故本書特注意宗喀巴大師所著菩提道次第其於大小顯密貫於一途令末法學人得所向往又兼記及藏境藏俗之狀況不僅為學佛者所需要凡史地家政治家均有取焉惟其地交通阻隔言語不通致使世人輕其民小其地陋其俗忽其教於是不能得其真相而以秘密國號之得此書出其實際狀況當可大白於天下矣

西藏佛教略史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臨川李翊灼述按翊灼富於懷疑精神善以歷史眼光研究佛
教對於佛教史事之評述常獨具隻眼故其治佛教史之新穎
可喜之論本篇拈出三原則以為敘述西藏佛教之準的一政
教相資之理蓋西藏政教一致之區域本篇論宗教以立其本
政刑以奇其末世界各國莫不各有信仰之宗教其為政也莫
不各視其所崇之宗教而為差然實際論之文明各國政教多
離已久而西藏則尚膠滯於中世紀狀態中也二佛教為宗教
中最優勝之教理因西藏為完全佛教之世界故本篇論世界
宗教之派別無慮數十皆多能隨所在民俗而為利導然考其
理事之圓融宗趣之純正思想之高尚事業之廣大利益之博
厚於一切宗教中最占優勝者蓋莫如佛故信奉佛之則致治疑
毀之則召亂然世界文明各國並不完全信佛然一則以寧靜無
為為治一則以國家強盛為治觀點不同也三西藏崇奉佛教
之理因西藏為世界第一高原四周皆極高之山遂陶冶該地
人民高尚特殊之思想而特受佛教亦易於他族也本篇敘述
文簡而事略備頗便學者之觀覽焉

五家宗旨纂要三卷 續藏經本

清性統編統有續燈正統已著錄此二書可相互為用因彼乃
分敘各大師之身世及教義此乃總敘各宗之宗旨也惟彼僅
注意臨濟曹洞二宗此則五宗平敘也各宗俱列有條目如臨
濟之四料揀三句三玄要曹洞之偏正五位君臣五位功勳五
位溈仰之圓相起因暗機義海雲門之三句八要一字關法眼
之華嚴六相義四機四料揀等皆是也各條目之下又分為若
干細目以敘之如四料揀之奪人不奪境奪境不奪人人境兩
俱奪人境俱不奪偏正五位之正中偏偏中正正中來兼中至兼
中到等皆是也按楊文會之釋教三字經論禪門五宗云臨濟
宗行棒喝玄要分賓主別人與境奪不奪溈仰宗示圓相暗機
投義海暢曹洞宗傳寶鏡定君臣行正令雲門宗顧鑒咦一字
關透者希法眼宗明六相禪與教無兩樣可謂簡而扼要並大抵
自此出云本書對於各條之解釋除用文字外又有用圖表
者與道藏中道士煉丹之圖頗相類此足以知作者對於道士之
經典亦必有甚深之研究矣

佛教史蹟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上海佛學書局編輯部編纂。是書乃將自暹羅緬甸請來佛陀世之圖像,以及掘地所得古物照出,令人撫圖神往,景仰之忱意油然而生。編者又加注說明,編印成冊,足備宗教界裝供之需,教育界示教之用,至若美術家之賞玩,考古家之參考,靡不有取。圖凡二十,即乘象入胎、佛母歸寧樹下誕生、七步說偈、太子入宮、梵志占相、太子結婚、遊遍四門、離宮出家、飛馬踰城、牧女獻乳、降伏魔女、佛陀伽耶大塔遠景、尼連禪河邊廣林、佛陀菩提樹下金剛座、大般涅槃寺精舍遺址、那爛陀大學遺址、舍衛城遺址、祇園精舍遺址、鹿野園精舍遺址是也。前十二圖乃佛故事之傳說,後八圖乃佛教聖地之遺蹟也。其故事傳說有與中國相傳不同者,如牧女獻乳一事,本篇載於佛出家之後,而中國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則謂佛母吹無孔鐵笛得白牛,因以養佛於初生之時是也。

西湖寺院題額沿革考不分卷 上海佛學書局印本

山陽姚掬盦編。是書乃為佛學書局編西湖為佛藝文傳略而作,皆由西湖志、西湖遊覽志、咸淳臨安志及民國十四年出板之杭州府志所載寺院中摘出。但六朝三橋間名寺古剎變遷甚多,新舊並列,且湖上諸山歧出,各據方隅,欲以簡單之筆墨敘之,殊非易事。茲編依西湖志分為五路,以清界地:一曰孤山區寺觀庵院等凡十二,二曰南山區寺觀庵院等凡一百四十四,三曰北山區寺觀庵院等凡八十三,四曰吳山區寺觀庵院等凡二十四,五曰西溪區寺觀庵院等凡二十九,共計二百八十九所。於各寺觀之下所注意之事有三:一、各寺觀之所在及其多廢之沿革;二、各寺觀之碑記及名流詞翰等之有關歷史之文字;三、與各寺觀有關古蹟之樓台亭閣池井堂軒及高僧塔葬之地。並成書倉猝,蒐羅未宏,其所依據者不過上敘數志,往往有一代勝跡付諸闕如,如清高宗數下江南,對於雲林、淨慈、清漣、天竺、理安、開化、雲棲、聖因諸寺皆有題詠,俱闕而不載,可知其須待補充者尚多也。

紀文達公筆記摘要一卷 佛學書局印本

陳荻洲摘要錄按紀文達公天資卓絕思入無間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假說奇絕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也濟陽破納將是書分類列之曰紀文達公筆記類編而此書則由陳氏摘錄其中有關佛教足資警戒者百則排印流通印光法師為之序又選錄宜興史玉涵所撰感應類鈔附於後考紀文達公雖言鬼神之事並其含意深遠有非淺識所能測者如載一八十餘歲之女鬼與一二十餘歲之男鬼歎歎情話於風聲月色之下蓋書一節婦自十餘歲喪夫至老始卒人體可衰老而鬼倖無變化故死後相見之時或此可笑之情況也此明係以滑稽語調懷疑鬼之世界此非細心玩味不能知也又如本書八十一則錄大僮僕死後變盤事言其主人感夢哀而不食庖人笑之詬數校人之貪以蓋意在受報已由天定非哀求所能減免此則言淺而意長頗足耐人尋味矣

大清重刻龍藏彙記不分卷 同治九年金陵刻經處本

清高宗勅編此乃清刊龍藏之總目及板片之數也先是明萬曆十七年刊大藏計六千七百七十一卷乾隆三年乃敕選校世大德著述增入藏中為今六百七十二部七千二百四十七卷名曰大清重刊三藏教目錄從事雕印所謂龍藏是也清代雕刻藏經在康熙帝時已編集圓覺金剛楞嚴維摩仁王楞伽深密涅槃心地觀諸部般若等二十二經在內府出板此龍藏乃經始於雍正帝至乾隆時完成者在雍正時乾隆帝已經理其事及即位後又加以整理故龍藏可謂由乾隆帝一手完成者也如清高宗實錄載乾隆三十八年二月諭旨我皇考曾命朕於刊刻全藏時將續藏經中所載叢雜者量為刪訂嗣朕即位後又令大臣等覆加校覈徹去開元釋教錄略出辯偽錄永覺序讚文等部共錢謙益所著楞嚴蒙鈔一種亦據奏請燬徹所有經板書篇均經一律芟汰此亦四庫全書外之一偉大事業也

佛教問答不分卷 民國十二年商務書館印本

海虎道人編纂。此書包有二種，即佛教問答及佛教問答選錄是也，皆選錄佛教研究會互相問答之辭語而成。蓋會中以各地會友未能常相聚首，遂有通信研究之法，俾問者答者均收裨益。四載之中，積稿甚多，略加簡別，彙為此書。所謂問答選錄者，乃選自該問答稿件，非選自佛教答問，故問答選錄之分量反多於佛教答問也。其間問者為嵊縣張德威、周治棠、戚津、姚俊、潘伯兼及嘉興沈厚彬、范古農諸居士等，而以張居士為特多；答者為觀宗諦閑老法師及范古農居士。辭語周多而淺近，錯誤者亦所難免。如問佛何姓名，答姓釋迦，名牟尼。不知釋迦乃氏族，牟尼乃賢者，而其實際姓名乃瞿曇悉達多也。又如善導大師由柳樹投地自殺事，乃俗說也，實則為善導弟子之事，見道宣續高僧傳。道宣與善導同時，所記必不謬。此亦理當詳審者也。

四庫全書總目韻編不分卷 清藕香簃鈔本

清范志熙編。志熙字月槎，湖北武昌人，由太學校官歷官得揚州同李海五監司光綸向領書局於青溪九曲之旁，志熙先嘗同治己巳時，自揚州移淮北公務，校簡遂獲檢校藏書，方欲隨手纂錄，適於秦郵旅舍晤京江戴氏（延年），出其父培之（一植）所輯提要別目五卷，其中多依韻分編，為之鼓掌稱快。惟隸其鈔胥筆率，常有魯魚亥豕之訛，且去入之韻亦多未備，遂細心校訂，其未備者復補綴之，以成完璧。其書乃用當代人治經詁史姓輿地之例，取提要書目首一字依韻次之，綴以書之撰人及提要門目篇卷，一韻之中仍以四部為先後，綱舉目張，開帙即得，於用則宏，於事則約，識目錄家津逮之書也。蓋四庫全書多至萬餘種，書目至二十卷，檢閱甚難，雖有門類之分，可以依為簿針，然諸人意見不同，分類亦異，且門類之分有時由於內容，非由表面形式，初學者既未見其書，何由知其部類？是書之作，為初學者立一確切不移之標準，可以查書名，由書名以查全書，法至便也。

文津閣四庫全書統計表一卷 油印本 民國十年

京師圖書館編。先是民國九年十月九日，政府任命閩州朱桂莘（啟鈐）為印行四庫全書督理，同時有番禺葉玉甫（恭綽）遊歷泰西歸國之後，慨祖國古籍淪胥，亦欲印行四庫全書，遂託新會陳援菴（垣）招延同志閩人樊守執、楊韶、王若璧，粵人李倬均、李宏業，至京師圖書館點查自熱河運來之文津閣四庫全書，預備印行。檢點結果，共計一零三架，六一四四函，三六二七五冊，二二九零九一六頁。按清光緒間英麟世綱檢點四庫全書，知其闕漏者甚多，如經部日講詩經解義一編有錄無書，當經檢欽定四庫目錄，日講詩經解義目下空白三行，經未填寫撰註，僅注提要原闕四字，又為當時並未纂入，似無疑義。又朱文公全集一百卷，原闕二十三卷，若印刷之事果能實現，則此等處所當可陸續搜覓。惟在京師圖書館查點之時，似僅注意頁數，以便預算經費，未暇及其他也。

文宗閣四庫全書裝函清冊不分卷 清鈔本

清佚名編。此書共四冊，記各書裝函之數，卷帙多者則一書數函，其寡者則一函數種。以理度之，似當時與文宗閣有關之人所編也。其中如史部明名臣琬琰錄不避琰字（嘉慶帝顒琰），可知其編於乾隆時也。各書之名，較錄於總目者，而間各部之末均有考證四函，惟次序與總目時有顛倒，如石鼓論語答問移於孟子說以後之類是。此蓋因當時為分配各函之多寡便利所致也。又數書歸於一函，時有略去書名者，如易數不見易閑一書是也。俾後人考查四庫現存各部之書時，有錄無書者，原因固有出於遺失，然亦有書未送到者，如潁山雜記、閩小紀、嶺南風物記合一函，有紅簽小字注曰閩小紀未到，國史考異一函亦有紅簽注曰未到之類是也。考文宗閣成書晚，而被燬最早，以故片紙無存，記載亦少，得此一書，詢足珍貴也。

欽頒文瀾閣四庫全書書目不分卷　舊鈔本

清杭州商人金裕新造據當時江浙之富甲於天下故高宗辦江浙三閣四庫全書之命既下浙江商人即欲捐〔領〕貲辦文瀾閣以報效也（事在乾隆四十七年八月見高宗實錄一千一百六十四）其後管理之權或歸於商人故點查及報告之事由商人辦理也是書已殘缺不全所存者有子部一冊集部一冊復有清理書籍核对不符謹請存案清冊一冊則經史當各為一冊原書或有五冊矣覩各書目下有注者總计之知本閣書當嘉慶元年清查一次二十五年清查一次此次報告在道光

四年八月當為本年清查後所造矣按四庫全書完成之後因校对之故時有變動其成為定本殆在高宗之末年矣且江浙三閣成書較晚嘉慶元年高宗尚在此當為第一次清查矣考各書之注知其所查出之事有四一曰缺頁如大學衍義第五十八缺第二十一頁武編第三卷缺第六十頁玉芝堂談薈第十八卷缺第九頁等皆是也二曰缺目如鐵叉甲乙經第三卷缺目錄一卷御纂醫宗金鑑第四十卷缺目錄錦繡萬花谷集前集無目錄等皆是也三曰缺卷如藏一話腴缺外集二卷翠渠摘稿第二卷缺校致鏡原第二十二卷内粥部不全等皆是也四曰末用前寶或後寶如婦人大全良方卷一少用前寶普濟方第二百十三卷末用後寶等皆是也最末一冊乃將清理書籍與原存印冊不符並查出現無存貯書帖者也故於書目之下常注書冊數與印冊不同或印冊失載之句亦有注曰無此書者如乾隆石刻十三經法帖一部二百六冊書閣無有乃嘉慶三年內按寔五公提去故冊中特別敘明也

熱河尊經閣所藏善本書目不分卷 東方文化杉部校印本

熱河省立圖書館編共書一百八十種一萬三千四十六冊圖一百二十一葉考文津閣書目除四庫之外又有園內各殿宇陳設書籍目錄凡四百六十二種尊經所藏當為其中之一部也各書以清代編纂者為多且均為自順治以迄乾嘉之刊本蓋非出於有計畫之收藏故不免重複如康熙御批通鑑綱目正續編凡二部文津閣書目則云三部其一當在他殿閣之中也然此二部之下一注五十冊一注四十冊俱為康熙四十六年刊原裝不知共四十冊者有殘缺否也又如明史凡二部一注開花紙原裝一不注裝潢之事考文津閣書目自聖祖至仁宗依次載欽定之書故有高宗欽定明史一部以後又載欽定各書不言何帝亦有欽定明史一部則尊經閣中所藏當即此二部也文津閣書目之僅言卷數及撰人此則並及板本合而觀之當可互補㒃漏也

四庫全書總目撮鈔不分卷 清鴨游亭鈔本

不著鈔撮者名氏書共八冊其第五冊内有朱子四書章句提要中引戴顒中庸傳顒字不避諱者是鈔撮之時或在乾隆中也按四庫全書總目錄書萬餘種首尾二百卷篇帙浩繁披閱不易僅就簡目而論即有二十卷之多故鈔撮精華不失為便利初學之道但本書僅有經史二部經部凡二百五十種史部凡一百八十八種共四百三十八種提要之中亦非全鈔原文剪裁甚多如子夏易傳提要錄至決非子夏之文也而止其朱彝尊以下以及案語皆略去亦俱不載此種選錄固由個人性之所喜然言正史而刪去舊五代不惟使一代史事莫得其精且於四庫編纂中之輯永樂大典工作亦湮沒不彰又缺金史則宋遼元三國之事皆不免遺其一角缺明史則於本朝史學之成績亦殊漠視其疏略處也

內府寫本書目一卷 民國丙子陶氏印本

武進陶湘編次共三百二十六種其中又有區別如實錄如本紀如玉牒皆祇有寫本而無刻本均寫為四份分藏皇史宬乾清宮內閣奉天大內此外如御製及勅編勅纂欽定諸書刻本之外均有寫本各書卷首多有皇帝寫照或有御筆題詠其式均係朱絲直格楷法工整勝於明之永樂大典亦有烏絲格者如書之中有大臣等寫進者如王吉進世祖人臣儆心錄及趙元瑞等進孚惠全書是也有由御筆或皇子所寫者如仁宗御書木蘭記及皇子永瑢寫高宗盛京詩是也以上所言皆寫當代編纂之書復有勅詞臣鈔寫前代書籍者如康熙年及乾隆[illegible]己甲戌庚寅諸年俱勅詞臣分繕李善注文選六十卷是也其中惟無刻本者最足珍貴以其包括者往往為一代大典而外間復不易得見也

撫梁疏稿四卷咨稿一卷 崇禎戊辰刊本

明郭增光著增光北直大名人萬曆甲午科舉人丁未科進士官太僕寺添註少卿又任戶部右侍郎以天啟五年八月內奉兵部劄付前往南直隸催償馬價事竣便道過里忽於六年四月陞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兼提督軍務本書所載皆其任內上疏及移咨屬下稿也按疏稿中載有入境文代疏知其於五月二日到任視事考明史熹宗紀是年閏六月辛丑巡撫浙江僉都御史潘汝楨請建魏忠賢生祠許之又閹黨閻鳴泰傳謂魏忠賢生祠幾遍天下且歷數建之之人中有河南巡撫郭增光建之開封之語通鑑載河南建生祠之狀謂開封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是增光之諂諛忠賢可謂備至則其生平行事蓋一依附閹寺以固祿位之人本無德政可稱迨明年忠賢誅死增光必以閹黨獲譴不克終其功名故河南通志及大名府志諸書之中僅列其姓名科第而無事可傳也觀諸疏所言皆居官者通常例行之事實無宏謨建樹其書得以流傳至今者幸也然明季史籍經清代之摧殘銷燬零落不全者頗多增光地據要津總攬一省之大政故其所交際之人物所稱敘之事實往往與他書相參可以互

相印證互相發明者如入境交代疏所謂准前任巡撫亓咨送原奉相仍勅諭五道之語與河南府志相參知前任巡撫即亓詩教若有考詩教撫豫之歲者此為最確切之證也又地震疏所載地震之事可以與通鑑明史等書所載京師天津宣大山東河南地震之事互相印證又按明史熹宗有三子皆殤然不記其年月此則有皇子慈焴薨逝恭慰疏知其一實薨於天啟六年六月初六日也又如覩恭報盧氏盜賊蕩平疏知天啟六年之時以災旱頻仍盜賊蜂起疏中雖言其業已蕩平意在虛報軍功然流寇之禍實開端於此邇後屢仆屢起日益昌熾迨崇禎之世陝西賊起遂成燎原之勢而明室終底於屋矣

大明崇禎時代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甯光先奏稿不分卷　明鈔本

明甯光先著光先身世未詳以觀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疏中有云從真定至臣鄉還京路不過千有餘里臣離任後即辭便道省親則光先當為北方人也按明史職官志洪武十年詔遣監察御史巡按州縣洪熙元年又定巡按以八月出巡北直二人宣大一人此諸奏疏乃光先於奉旨巡察時所作之報告也依各疏中所載之事考之知其所巡察者為真順廣大四府北直共八府其他四府當由同時出巡之別一人負責巡察也又按崇禎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奏疏中有云臣到任原在元年六

月間至二年五月間連閏共足一年方及瓜期而二年三月復有疏云臣於崇禎元年九月十一日勅巡按真定等府監察御史今命不妨巡按事務此與前疏所言就職月日不同蓋以前為照例出巡之事迨出京以後復有新指令也各疏之中雖多數為舉劾盤查之事然亦間係當時軍國要務者明代滅亡之兆往往於疏中露其端倪如崇禎元年九月二十四日疏有災黎不堪遼運召買尤能足餉之語又如崇禎二年正月十五日疏為通查遼左缺餉之因而上中引以前聖旨有云遼餉歲該五百二十餘萬歲入僅三百九十萬出浮於入其何以支可

以洞悉當時邊事吃緊、財政窮匱、以及民生愁苦之狀、知明室之崩潰並非偶然、又如元年十月十三日奉聖旨詳查各邊增餉之故、悉議諸務可行之實、疏中謂條陳屯田之實以抵年例、革鹽法之利以濟邊餉、嚴逋欠之罰以足邊儲、清虛冒之餉以塞濫費、杜增餉之端以甦太倉、嚴外府之入以佐軍需、信必行之法以重考成、雖為刷新政治之良法、然明事自萬曆天啟之後、已如朽木不可舟、加以帝即位以來、連年災旱、善後無術、以致人心思亂、盜賊蜂起、故嚴覈名實、反足速禍、而帝自即位以後十七年中更迭宰相至五十餘人之多、蓋大勢已去、求治過急、不自覺其步驟之紊亂也、又摘明史裁驛站冗卒之事、實由激起陝西流寇之直接原因、觀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疏、即言整理驛站之事、而卒於陝西以此問題激成大变、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者歟、

焦山藏書目六卷 民國甲戌印本

清阮元藏、民國焦山書藏委員会編、先是元於嘉慶十四年撫浙時、立書藏於靈隱寺、繼欲再置焦山書藏、至十八年春、轉漕於楊子江、焦山詩僧借菴(巨超)、翠屏洲詩人王柳村(豫)來瓜州舟次、論侍之暇、涉及藏書之事、遂議於焦山亦立書藏、以瘞鶴銘相此胎禽等七十七字編號、屬借庵詩錄編之、復刻銅章書櫥、編訂條例一如靈隱、觀察丁百川(淮)為治其事、及洪楊事起、靈隱書藏燬於兵火、焦山之藏、遂亦無人道及矣、及光緒辛卯粵東梁星海太史至杭州與丁丙言及焦山書藏未燬、山僧尚守成規、簿錄完備、雖歷七八十年、仍流傳弗替、藏中猶空四厨、宜募書以實之、丙因捐嘉惠堂所藏所刊所寫諸書、又從朋好乞家集、凡四百五十一部、計二千六百卷、綜一千冊、並前所藏凡一千八百二十四種、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七卷、一万二千一百二十二冊、為數之中以叢書為多、世間稀見之書、恒包容於中、此亦近代文獻中一重大貢獻也、

孝順事實十卷 明永樂刊本

明成祖御纂。按成祖得國不正，思欲逆取順守，以掩其簒奪之跡，故自即位以後，頗留意於文事，提倡撰述，不遺餘力。其官修之書有永樂大典、五經四書大全、性理大全等，其自撰者有聖學心法及此書。此書首有永樂十八年五月十一日自序，中有云：朕嘗歷求史傳諸書所載孝行卓然可述者，得二百七人，復各為之論斷，并系以詩，次為十卷，名曰孝順事實，俾觀者屬目之頃，可以盡得其為孝之道，油然興其愛親之心，歡然盡其為子之職，則人倫明，風俗美，豈不有裨於世教者乎。考本書所載諸事，概以年代先後為次，惟他卷皆敘男子，而第十卷則專敘孝女之事也。中國社會素重孝道，其載諸史乘，前後相重者不知凡幾，若不精密選擇，則難免有千篇一律、令人觀之生厭之弊。本書亦正坐此病，如為親求魚一事，第一卷有王祥剖冰，又有王延躍魚，第九卷復有王興卧冰，是不惟事同，且俱同姓，竊疑本一人之事而相傳之異也。第一卷又有姜詩出鯉，第五卷有陸政供魚，第九卷有龐遵求魚，姓氏雖異，事亦略別，然大由前一事蛻化而來，可斷言也。其他扇枕席、感神明、化賊盜之類，重見者往往不一而足。余常見清金比軒撰孝經傳說圖解，所集凡二百事，而兄良弟悌、夫義婦聽、長惠幼順，以及忠臣義士、烈女節婦之卓卓可傳者，胥包於內，復以孝為百行之原，一義貫串其間，且以四言對偶韻語出之，故能流行無阻也。此則僅鈔雜事而已，且出成祖御筆，無人敢為月旦，故頗有蕪雜之處也。

傅永毅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地冥陽水陸雜文續集三卷 明太原府刊本

宋釋宗頤編宗頤姓孫氏洺州人少習儒業起草出群元豐清滿禪師見之勉令奉佛遂投圓通禪師出家落髮受具參長蘆廣照應夫禪師忽然有悟述投機頌廣照可之後住真定府洪濟寺先是梁武帝取藏經置法雲殿躬自披覽擬造儀文三年乃成帝建道場於初夕時親捧儀文悉停燈燭而向佛曰若此儀理協聖凡利兼水陸願礼拜起處所止燈燭不爇自明或體未詳利益無狀所止燈燭悉暗如初言訖投地一礼初起燈燭自明以迄周隋兩代此文不傳至唐咸亨中西京法海寺英禪

師得之於吳僧義濟遂布行天下東川楊諤舊祖述規制儀文三卷行於蜀中最為近古並江淮所用著京路所得皆後人事增華麗以常與法至於律濟也宗頤於紹聖二年向因據諸家所集刪補詳定勒為卷帙然今傳本恐已屢經後人修改非宗頤之舊如覺皇表文稱帝號都州大明國而數狀式又稱帝號都州大明國太原府可知刻書為便於應用起見遂以時地相宜之名詞列入決非原文如是也書分三卷卷一有文及表章疏牒見皇詔諸種格式卷下為疏牒疏狀孤魂戒焰諸種格式以及焰口經蓋此乃本為通俗之用又自多處採集而來非出一手故不免有重複者也又有圖一卷乃天地冥陽水陸壇場各部鋪陳之式也後又有淨土樓各種神符以及淨土三重往生圓壇募師全壇水陸牌像本書所載雖依佛教之經典行佛教之儀式並其中頗雜道教之事故請天仙繪八卦用神符皆用道教打醮故事也則民間佛道兩教之混自宋世已並矣

憨山大師淨宗法要不分卷 天津刻本

明憨山德清著憨山生平事蹟具憨山大師年譜已著錄又有憨山夢遊集五十五卷乃其門人錄憨山手記而編輯者其處策進學人處直抉病原語語痛快雖以上諸祖竭力提唱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本編乃自夢遊集摘錄精語而成蓋以俾淨業行人得有切實下手工夫不致虛度光陰有名無實亦令知生死大事斷非浮泛悠忽者所能希冀也總憨山之要旨乃主張禪淨一致者故曰禪淨二行原無二法永明大師示之於前矣又曰吾佛說法以一心為宗無論百千法門無非了悟一心之行其最要者為參禪念佛而已參禪乃此方諸祖創立悟心之法其念佛一門乃吾佛開示三賢十地菩薩總以念佛為成佛之要而末法妄人乃敢謗念佛為劣行是欺多聞不知佛慧妄生分別耳並依實際言之念佛參禪皆佛教傳入後中國人所創之簡易法門視為一致於理可通惟念佛之流行於民間參禪之流行於上流社會為差異耳憨山恐人輕視念佛故曰念佛雖為世人不知都輕視為尋常殊不知為真實出生死之要路但不知念佛之妙訣多錯誤耳且念佛即是參禪更無二致凡念佛時須先將自己胸中一切煩惱妄想貪嗔癡愛種種雜念亂頭一齊放下放到無可放處單單提起一聲阿彌陀佛歷歷分明心心不斷如線貫珠此殆恐念佛之道過於簡單為人輕視遂創此繁難途徑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百文叢林清規證義記九卷 揚州刊本

唐沙门懷海集 清儀潤證義 懷海福州長樂人俗姓王氏早歲離塵三學該練爾馬祖道一闡化南康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懷海既成宗匠檀信請居新吳界有山峻極可千尺許號百丈嶼自此禪客無遠不至宗門特盛再傳之後遂有臨濟溈仰二宗以唐憲宗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享年九十五穆宗長慶元年敕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勝寶輪是編之作蓋以禪宗自達磨至六祖以來多居律寺雖列別院並於說法住持未合規度懷海乃於大小乘中博約折中設規務歸於善創意不循律制別立禪居凡具道眼者有可尊之德號曰長老如西域道高臘長呼阿闍黎等之謂也即爲教化主處於方丈同淨名之室非私寢之室也前立佛殿後樹法堂者表佛祖親囑受當代爲尊也所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堂中設長連牀施椸架掛搭道具臥必斜枕牀唇謂之帶刀睡以其坐禪既久略偃息而已具四威儀也朝參夕聚飲食隨宜示節儉也行普請法示上下均力也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或有假號竊形混於清眾別致喧撓之事即當維那檢舉抽下本位掛搭擯令出院者貴安清眾也或彼有所犯集眾公議行責即以拄杖杖之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其諸制度與毗尼師一倍相翻天下禪宗如風偃草自此以後禪子漸次龍象全體佛教而禪院則更易律居由懷海之始也然流傳既久真偽雜糅楊億序作於景德元年尚可以考見懷海之原意儀潤字源洪昔上迴龍真寂寺比丘也參閱諸本復引古德成書疏通而證明之使文之要義愈顯以道光三年成書因梓行於世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靈谷紀遊編一卷　古書叢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本書乃從風雨樓所藏墨蹟錄出。依其中所載詩文考之，知為清初宿松朱書、緑水王槩，以及李星甫、卓爾堪於庚辰三月既望陪杜谿先生送春靈谷山寺所作詩也。詩文中復有范北山、舫翁、芥公、曉公，留不詳其身世，並尚可以略知舫翁為手輯寺乘者也。文中有云：廟社既墟，而後天地之間，惟游上一隅以賜玉終，奉故朔垂三十七年而亦已矣。可知諸人固明之遺老，或當時逃跡緇流，隱身黃冠者。屠端詩有云：黃冠人更見先民。註曰：謂舫翁。是等諸人蓋以庚辰三月烈皇帝諱日聚於靈谷，蓋有謁神烈山陵，次飯曉公禪室，歸往神樂觀道房看牡丹。卓堪詩有云：像瞻龍準神光肅，圖挈鷹揚筆最詳。注云：攜顧寧人孝陵圖對展，寧人號鷹揚弟子。此可補正史所未及。依以賜玉終奉故朔垂三十七年之句，知其紀遊當在鄭氏臺灣降清之後也。

清世宗御選語錄十九卷　金陵刻經處本

清世宗御選。初，帝於少年時喜閱內典，惟慕有為佛事，於諸公案總以解路推求，心輕禪宗，謂如來正教不應如是。曾延禪僧迦陵性音為結制，帝著力參究，偶有省悟，性音讚為大悟徹底，帝不自信，叩問西藏喇嘛章嘉呼土克圖，章嘉則不許之，更勉其進步。故帝於章嘉極為信仰，稱為證明之恩師。藩邸清閒時接茶話者十餘載，得其善權方便，因知究竟此事，帝因自號曰圓明居士。於雍正十年臘月輯古來禪師語錄中之提持向上直指真宗者，編為十九卷，名御選語錄。其正集中所採語錄為僧肇、永嘉覺、寒山、拾得、溈山祐、仰山寂、趙州諗、雲門偃、永明壽、雪竇顯、圓悟勤、玉琳琇、茆溪森十三人，而以道教之祖師紫陽真人張平叔及己所著圓明居士語錄加入之。外集則採雲棲蓮池大師語錄，蓋帝既喜研禪理，又頗提倡淨土，因鑒於禪門空洞之弊，而欲矯正之，示學人以腳踏實地之修行也。其於淨土祖師特重視蓮池大師，故採其要語以為模範也。其正集中以張平叔與諸禪師並列，以示紫陽之由道入釋。於古代佛教中特冠以羅什門下之僧肇，最後則又附入雲棲，蓋有調和教禪淨土宗之意焉。至於前集則就妙喜所輯正法眼藏約寄

所刻指月錄二書採取若干則公案以示後學者也及前集已經刻成又於教外別傳禪宗正脈諸書中得若干則雖於語因即編為後集焉帝又曾在內廷與王大臣參究禪理集此等諸人之語錄亦為一編名曰御選當今法會置於第十九卷其中奇拔之語頗多也

東天目山昭明禪寺志十二卷 杭州鈔印本

清釋覺存撰覺存字松華傳臨濟四十五世住持祖山昭明寺嗣法也昭明禪寺在臨安之東梁大同間創建即昭明太子修禪處故名昭明院禱賢隱者代不乏人其後一廢於元末再廢於萬曆初三即廢於咸豐年間洪楊之亂其初廢也至明洪武二十年建復其再廢也則有邑令戴公九元黃公鼎象者各捐俸而重建焉至三廢而復使之巍峨輝煌神居赫濯者則智海靜能諸和尚創其始而松華集其成也松華以光緒戊戌住持是院急急焉以繼志述事為己任復得當時之簪纓巨族搢紳先生之助於是宏規大啟百廢具舉不數年而天目中興先是四庫存目載有韋之采天目山志八卷其書作於前明萬曆天啟間臨安令吳鼎象於潛令徐嘉泰東山志四卷成於名宿黃汝亨西山志四卷成於喬世致杭州守李燁然合而刻之為八卷至清初東西山又分刻之各為四卷東山四卷燬於辛酉兵燹備訪無存松華有志重修甫久之閱杭丁府文瀾浩瀚採詢東日事蹟蒙寄至武林名山莊掇諸書計五百冊付其收藏禪誦餘暇廣爾知見遂識該山緣起知識化跡名公翰墨種賢功勳遂以庚子為志甲辰告竣除卷首附圖之外有形勝興建

禪宗第一宿法譜法語寓賢藝文清規田產考據雜記諸目搜羅頗勤於其源流法譜以三十世爲天童密祖三十一世爲漢月藏祖不知其師徒二人以五宗原之事爭辯甚烈此尚得認爲一脈相傳者乎且三峯一派經清世宗之摧殘後頗形衰微此時有人自認爲其子孫則其法統不無可疑矣

秋雪庵志四卷 夢坡室藏板

清周慶雲輯慶雲字夢坡烏程人秋雪庵在杭州西溪西溪者在杭州郡西表裏溪湖當山之陽韜麗明靚天竺靈鷲爲卑趾焉溪伏山之陰窈然深古聚落一區而已庵建自宋淳熙初始名大聖繼乃稱資壽院廢敝〻之而潼軍節度使又爲嚴禪師建文室於此故咸淳臨安志明釋大善西溪百詠序皆稱資壽而大聖之名廢矣明崇禎時僧智一駐錫庵中陳眉公取唐人秋雪漁釣船詩意題曰秋雪而資壽之名又廢矣庵僧傳學能性耽風雅聞山水佳處必溯洄以從偶遊西溪愛其景絕幽遂訪所謂秋雪庵者荊榛塞塗與蘆荻掩映遂慨然發宏願力募集而重新之不惟復其舊觀更別築歷代詞人祠堂於其後又仿智一及吳本泰等所輯西溪梵隱志例輯爲秋雪庵志分爲形勝建置人物藝文四門較之梵隱志以體例論不如其廣而專就秋雪一庵而論則詳審遠過之也

西方確指不分卷 天津刻本

清常攝集常攝身世未詳依書中所載諸事考之蓋蘇州居士也據金鏐序是書之緣起乃覺明妙行菩薩於乩語中所說而攝集之也先是鏐於丁未夏（康熙六年）過雪山和尚方丈和尚出一書示之且叙其緣起謂明末時吳城八友無朽常攝常源定茂遣本查定宏陳定嵩查定敏等同修玄門日請乩仙以談其術後覺明妙行菩薩忽降壇勸諸人念佛開示念佛法門令捨偽歸真求生極樂又宣示夙昔因緣菩薩名號及瑞異香天花種種靈瑞始於明崇禎癸未五月廿八日迄清順治丁亥十月初二日前後共二十四會所說皆修行要妙問偈中有確指正修路句遂名之曰西方確指本書各條皆先叙本起因緣然後記菩薩與諸人問對之語立論精確不從禍福上立言蓋爲上流人士說法者也留意此書雖講佛法然儒家氣味頗濃蓋易代之際遺老爲之也

闢妄救略說十卷 續藏經本

明圓悟著侍者真啓編圓悟號密雲宜興蔣氏子耕樵爲業年三十棄家事龍池和尚掩關千日後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遂大悟凡六坐道場法席最盛臨濟之傳稱爲中興時天童古刹久廢悟慨葺興之遂號天童悟也以崇禎壬午逝世壽七十有七初弟子法藏著五宗原標立異說有背師旨藏之弟子弘忍復作五宗救一書以爲羽翼崇禎三年五宗原寄至圓悟不閱復云目原之一字第恐不出六祖道成知解宗徒不得不說破其與磬山書有云男自威音前象一○爲千佛萬佛之祖臨濟玄要所以發明七佛歷祖之秘以簡一橛頭相似野狐涎當時未置之後見五宗救始知三峰之說日益蔓延恐再沉默不言將有滅佛滅祖滅慧命之罪遂於崇禎十一年長至日作闢妄救略說援此爲師徒之爭辯誠禪門中有趣之事也觀三峰一派之言論處處標奇立異反對舊說其細枝末節猶可不論其最大者爲在立一○爲千佛萬佛之祖下五宗各出○之一面又下三玄三要爲臨濟宗旨竊覗○之形狀與其解釋頗似道士之先天圖蓋趙宋以來三教互相影響其道教流入二家影響最大者厥

惟先天圖說、理學家之太極河圖洛書諸說，原出道士，史有明徵。將論其禪宗思想，本與老莊接近，三筆則更進一步，襲用其圖，以為諸佛之所從出，宜當時人為之警惕不置也。

淨土彙語不分卷　天津刻本

明袾宏著。袾宏有緇門崇行錄、正訛集，諸書已著錄。曾至京師參徧融、笑巖二師。笑巖乃天奇本瑞之法孫，徧融見續稽古略稱，證華嚴三昧，得大解脫法門。袾宏雖兼學禪宗華嚴，並其一生所弘揚者，多屬淨土。蓋宋明以後，禪宗無不兼崇念佛也。本編所包有開示、書問、答諸目，乃在會場中所講授，以及與友朋門徒問答之語也。又有附，乃有關念佛之雜文與雜錄也。又有竹牕隨筆、二筆、三筆，亦稱雜記念佛之文也。總其要旨，可分四類：一言淨土之實有。蓋人非信淨土實有，不肯壹心念佛，故必須證明也。二出世間大孝。世間之孝，人多知之，出世間之孝，人每不知，故特殊表明出世間之孝，則勸其親齋戒奉道，一心念佛，求願往生，永別四生，長辭六趣，蓮胎托質，親覲彌陀，得不退轉，人子報親，於是為大，是可破除出家無父之譏也。三念佛之方法。念佛之事，雖云捷徑，並非一定不移之法，故本書詳為敘明何謂持名念佛，何謂觀像念佛，何謂觀想念佛，何謂實相念佛，俾初學者不致誤入歧途也。四淨土與他學。袾宏既兼學華嚴與禪，故其解釋淨土，亦兼採二義，如判念佛教，謂其在小始終頓圓五教中正屬頓教，而兼通終圓二教，此用華嚴也。又謂

參禪人雖留心淨土而不妨發願參禪雖得個悟處倘未能如諸佛住常寂光又未能如阿羅漢不受後有則盡此報身必有生處與其生人世而親近名師孰若生蓮花而親近彌陀之為勝乎並則念佛不惟不礙參禪實有益於參禪時調和參禪與淨土之說也

圓津禪院小志六卷　清嘉慶刊本

清釋覺銘編覺銘字慧照俗姓謝氏圓津禪院住持也按圓津禪院在青浦縣珠街鎮元至正間始建明萬曆間重修迨至清順治十五年僧通澄通初別構亦峰居曹溪草堂墨花禪清華閣息躬之室那伽定處前閣為遊眺之所一時推為勝地通澄通初又以餘力遊戲筆墨花竹扶疏琴書蕭暇遠近士大夫多與之遊西田老人慕其清迥為書曹溪草堂膀之院左董學堂者深其自通澄以後多代皆工書佐以篆刻六傳而至本耀振華與王昶為方外交振華弟子覺銘嘗以書畫與昶屢題昶又為撰重建清華閣記及振華示寂又撰塔銘甲寅秋王昶乞身歸里復過墨花禪牆閱前賢題贈各祖詩文卷帙謂其能守先澤者而兹地風景之秀人士之多賓客登臨過從之寄及禪書畫相傳之盛勝游佳話宜彙而志之而林鶴相所稱東鄉詩文二卷遺佚已久不可不亟為志也本書卷一為圖世次扁聯卷二為文自卷三以下皆詩也其中頗有一代文人之作如錢大昕王鳴盛阮元等人皆有題咏唱和故本書可作一時一地之唱和集讀也

金山龍游禪寺志略四卷 康熙刊本

清釋行海纂。行海字鐵舟，乃南澗問禪師弟子，嗣南嶽下三十六世（即佛圓勤下二十一世），以順治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倚臨濟正宗，繼席開堂。是書作於康熙二十年，並其刊刻則當遠在其後。觀其所列祖位，行海之後尚有三十七世香林淨等三人、三十八世量聞銓禪師，可知據是地之建寺，遠在蕭梁之世，自為僧寶公律師僧祐從金陵來建水陸大會，乃有澤心寺。至唐靈坦禪師住錫此山之顛蜂洞之內，是為禪宗開山之始。迨後四方高僧紛來建置，遂為京口十剎之首，而成江南名勝。宋真宗時改澤心為龍游禪寺，又賜大藏一部、山場田地若干頃。及高宗南渡，駕臨維揚，詔佛果勤於行在，機緣符旨，賜號圜悟，勅住金山，為國開堂，結制日一夜悟十八高賢，更古曉堂為大徹禪堂，法道益彰。本書敘寺中建置之概略，凡分四卷。卷一乃記廟中形勢建設，以及碑記廟產諸事；卷二前半乃記高僧傳略，以及奇聞異事，自此以下則皆選錄詩句矣。蓋江南人文薈萃，風景清幽，而金山一地尤為遊賞者所必至之處，所故多有吟風弄月之句，而虔誠之意味稀淡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釋部

韓文公論佛古表糾謬一卷 清蘭山館本

郭振墉纂。振墉字涵齋，湘陰人。按唐代迎佛骨之舉，三十年始一行之，既非數見，又非過於耗財，愈之上疏，殊嫌大殺風景，殆由所謂衛道之誠、好名之念，遂為此過舉耳。以論表中之義理，遠不如以前荀濟、傅奕諸人之文之精，並諸人之文，世多不甚留意，而愈文幾於家誦戶曉者，一因其文雄奇卓犖，暐晚今古，頗有吸引觀眾之力；一因其以衛道自任，深得後儒之推崇也。自此文問世之後，釋門宗師紛紛申辯明教，嵩大師著非韓三十篇，詳為指摘，即其一也。本篇廣輯事證，旁引理論，於原文句梳字櫛，批摘瑕疵，幾無完膚，頗有足補嵩大師所未及者。昔紀曉嵐先生有言：闢佛之說，宋儒深而昌黎淺，宋儒精而昌黎粗。然而披緇之徒，畏昌黎而不畏宋儒，銜昌黎而不銜宋儒也。蓋昌黎所闢，檀施供養之佛也，為愚夫婦言之也；宋儒所闢，明心見性之佛也，為士大夫言之也。天下士大夫少而愚夫婦多，僧徒之所取給，亦資於士大夫者少，資於愚夫婦者多。使昌黎之說勝，則香積無煙，祇園無地，雖有大善知識，能率恒河沙眾，枵腹露宿而說法哉？此如用兵者先絕糧道，不攻而自潰也。並昌黎之意，專在如何佛法可破；信士之意，專在如何佛法可尊。立

場既有不同持論自不能無所偏袒從未有細究其何以當破
何以當尊之真因者甚矣爭辯之際平心靜氣之難也

對類二十卷 明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亦不詳其時代依本書之紙張及字體斷之知其為明刊本且本書對於玄字（卷十第十六頁上之玄谷）弘字（卷六第十九頁之弘文及卷十第十九頁上之弘被）俱不避諱虜塞字樣（卷二第十九頁下）亦赫然在目尤可決定其非清代之書也書蓋為小學生徒習對之用卷首有習對發蒙格式中有云平字用仄字對仄字用平字對平仄不失又以虛實死活字教之蓋字之有形體者為實字之無形體者為虛似有而無者為半虛似無而有者為半實實者皆是死字惟虛字則有死有活死謂其自然而然者如高下洪纖之類是也活謂其使然而然者如飛潛變化之類是也虛字對虛實字對實半虛半實者亦然最是死字不可以對活字活字不可以對死字其別詞性頗有與後日暗合者全書共分二十門即天文地理節令花木鳥獸宮室器用人物人事身體衣服聲色珍寶飲饌文史數目干支卦名通用巧對是也各門又分若干類故有一字類二字類以至四字類各類之中又分若干項皆以首一聯之字標目如天文門一字類之天日第一為厚第二字類之乾坤日月第五風雨水第六之類是也復有連綿門

疊字门並附各门卷末其巧對一门乃彙合各類自二字以至長聯作其地練習者也作者之學識蓋不甚高故往往有不通之句如卷八第十頁有虎變及龍臥君子虎變猶之可也謂孔明臥龍為龍臥則殊可笑矣又如巧對门有乘駟相如不負題橋之志飯牛寧戚已曾扣角之歌負題橋之志猶之可也曾扣角之歌則殊屬不詞矣

隴南王氏族譜不分卷 咸豐癸卯重修本

清王進泰修進泰曾孫堉德重修進泰字雨蒼以雍正元年授鑾儀衛整儀尉洊歷參領乾隆七年署鑲黃旗漢軍都統累官至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以乾隆五十二年卒壽八十二謚恭勤曾孫堉德字馨一號果齋別號偶生道光丁酉科順天鄉試舉人同治六年選授河南府故城縣儒學教諭先是王氏族本太原後遷秦卜居隴南歷有年所至順治三年肅親王豪格統師定四川可臣降清隸正白旗漢軍此乃王氏旗籍一支之始進泰即其曾孫也至於王氏之鄉太原遷秦始自可臣之高祖廷掌廷掌有四子長次二房世居陝西原籍四房寄籍甘肅三房即可臣一支所自出也乾隆十八年進泰自京口將軍調補安西提督十九年復調補甘肅提督近祖宗桑梓之邦族人往還疊加推擇略有明指遂奉遷入關中者為鼻祖由昭穆以迄雲仍陝西叙至十代而八代下多存乳名蓋均與進泰同時易於訪問也至咸豐三年堉德復重訂舊譜增入後世更為於譜以王氏籍分三省支派繁合叙則眉目易混遂據第二代房次以陝譜為前編旗譜為正編甘譜為後編以示區別編首仍將三省世次合叙一圖至十三代而止其他三支仍為十代

蓋以路途遥遠無法咨訪迷夢注意本支之增加也譜後有附考一目並未書一字蓋以備後日咨訪有得即附書於後而終未能如願是以留此空白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吳氏族譜十二卷 原寫本

清吳重熹録重熹字仲懌(字仲松)山東海豐人父式芬官内閣學士精於金石之學重熹其次子也邑庠生同治壬戌恩科並補行辛酉正科舉人工部郎中賞戴花翎陸軍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誥授資政大夫先是明永樂二年有吳士安者自直隸遷安縣遷居海豐古籍坊廓里卜居於南閣迨後子孫繁衍分居各處者甚多及重熹修譜之時共分九大支乃自九世數起一曰志德之後住城內二曰志遠之後住東南閣三曰志興之後住東南閣四曰志光之後住周家庄五曰志明之後住城後六曰志清之後住城後七曰志登之後住蔣家庄八曰志興之後(此興第三支同名異人)住東南閣九曰志慧之後住鄧王庄是九支皆出於第五世諧而修族譜之重熹屬於住城內之一支故對於支叙述特詳其所輯吳氏世德録一書亦概叙本支之事對於他支所叙則較簡如第八支之志興與第三支同名又如第九支志慧上一代失其名皆由家無讀書之人對於本支舊事莫能記載故或與他支同名或失祖先之名以致修譜不得不從簡略或闕疑也此譜係同治九年庚午所修僅叙所知闕漏尚多[illegible]鄧王庄一支及當居邑

縣一支（出於六世瑞之後）各將譜系之來又勤加搜羅經二十年至己丑之歲始臻完備是時本支已可續至二十一世矣。

衡漳考不分卷　浙江吳氏鈔本

清呂游撰游字禹天河南臨漳人乾隆時歲貢候選訓導此書初作於乾隆三十四年言治漳之道有開渠十便築隄十不可之議為全書綱領經十五年其兄祭河神還願命游講求祭礼乃以西（西門豹）史（史起）有功於河者配食及乾隆五十四年游在南召聞洗銅雀臺之南東並再分一支經韓陵之北下同洹水入運河與其預料相合復聞被當事者堵塞為之三歎至五十八年六月河乃大遷即五十四年故道也考漳水出太行山入臨漳县境河南北岸百餘里間皆有漳河故道此水多挾泥沙且所經之地平衍無山故最易氾溢考之史乘及古廟碑碣故老傳聞無有三五十年不変者尚貢言衡漳即以其流之無定也吾國歷代治河之策約分二途一曰築隄二曰疏濬並倡議者每重疏濬而輕築隄而朝廷歲縻之費則因築隄多而因疏濬寡蓋疏濬必在平日無事之時而常人於此每每於目前而忽後日之禍故動作不甚積極及險狀已成雖明知築隄非根本之計並斷無坐視百千萬人沒於巨浸之理故暫為燃眉之計亦勢出不得已也漳河兩岸土質疏鬆築隄固易隄防即疏濬亦頗易冲積游平治之立意乃重開渠以為

如此可以分水勢，可以資灌溉，轄害而利，莫便於此。蓋以當地之人謀桑梓福利之事，自較他人代謀於千里之外者為親切而合於事實也。

五燈嚴統二十五卷 續藏經本

明通容集。通容，閩福清何氏子，年十四依三寶殿出家，參壽昌經，後聞天童悟和尚寓吼山，冒雨往謁，所有伎倆知見一時冰釋。追悟殁後，容與木陳道忞至主天童，後以清順治辛丑示寂。是書之作，用意有二：其一推崇南嶽而退青原。蓋是時禪門五宗之中，法眼、雲門、潙仰久已絕嗣，所餘者僅臨濟、曹洞耳。臨濟出於南嶽，曹洞出於青原，故臨濟之退青源，即所以退曹洞也。如曰：曹溪下二派，首列南嶽，次紀青原，載在會元，炳若日星。近見續略所以續會元者，反首青原而次南嶽，豈私尊其所自之祖而顛倒其所續之書乎？且西天震旦馬駒，兩讖俱主南嶽，而青原無聞，即此亦可以定後先之序矣。此其先南嶽之說也。其二引雲門、法眼入南嶽一派，如謂傳燈錄紀天皇道悟嗣石頭，慣以龍潭崇信嗣之，致謂雲門、法眼二宗出自青原，一時稽載未詳，千古遂成疑案。今考丘玄素撰碑，謂天王道悟嗣馬祖，而龍潭為之子；又考符載撰碑，謂天皇道悟嗣石頭，而慧真據其派。且唐有聞人歸登著南嶽讓碑及權德輿馬祖塔銘，各載天王道悟之名。佛國白續燈錄亦叙雪竇顯為馬祖九世孫，佛祖通載所紀亦同，故大川著五燈會元而定其案曰：以二碑參合

應以天皇嗣石頭而慧真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入天王道悟以崇信嗣之，始為不差誤矣。此引雲門法眼入南嶽一派之說也。本書名為嚴統者，乃公然以臨濟為禪門正統之義，故對於曹洞各世機語多所刪削。如曰今閱五燈續略，天童淨之後更載一十八世，俱有機語，不知從何而得。及天童僧某直抵宝壽面質乃文，其詞曰是皆得之少室殿前碑也。夫殿前碑所記僅有名氏歲月，絕無語錄等述，祇是歸唱之傳，未明本分一著，烏容濫冒祖燈耶。故削其機語以嚴佛法之防，姑存其人以紀世系。所自爾其對曹洞可謂嚴刻，而其黨同伐異之心亦暴露無遺矣。

五燈嚴統解惑編一卷　續藏經本

明通容述。通容既作五燈嚴統，意在推崇臨濟，貶抑曹洞，以致曹洞諸人紛起答辯，有三宜公及遠門輩各著書刊佈。一謂明宗正訛，一謂摘欺說，一謂闢謬說，意在仍因舊典，以天皇天王兩人歸於青原南嶽派下，以通容改易龍藏是無君之過。又有浙中地方長官鄉紳等紛為曹洞張目，其所為告示書札呈啟批語刻有護法正燈錄一書，於是通容乃重為此文以答辯之。一謂曹洞宗所刻續略一書以臨濟抑於後而以曹洞置於前，與五燈會元不合，大翻前案，殊屬乖悖，故反之不為過。二謂曹洞自天童淨以下至慧舟和尚自昔未見語錄行世，實並一旦刻出，則刪之不為刻。三謂引雲門法眼入南嶽一派乃依據徑典，並非臆說，且傳燈錄、正宗記二書只明人數與世次，實不曾分支派表宗旨，何為昆何為季，只能侗一式敘成，故後人當依據五燈會元之法以分別之也。遠門又謂嚴統皆竊彼續略所訂，通容答辯謂其徵修一啟已於壬午年出佈海內，其見即彼續略自序亦謂邇來明眼宗師徵修有年，未見刻出，何前後自相矛盾耶也。並即以此語論之，則遠門固僅見徵啟一啟，未見嚴統而作續略也。通容以此自解，殊不能令人釋然也。

布袋和尚傳一卷 天津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先是元有佛鑑禪師曇噩輯傳流通，明末有廣如法師再敘布袋宗猷二師所撰因緣偈語不相雷同，各彰布袋不思議之業。此書蓋依二師所撰之業偈語，旁稽指月錄、五燈會元、神僧傳諸書以證節節，分錄而成。今欲分析其內容，可總括為四項：一身世，書中叙布袋和尚之身世頗為惝恍迷離，神異之跡頗多，以致後人意其為彌勒轉世也。二機語，和尚之機語大類禪僧，故禪宗書中多喜引用而尊奉之也。三偈，書中所引詩偈有五言七言之分，頗有引人入勝之致，類敦文之人所為，亦寒山拾得詩之流亞也。按明初有布袋和尚詩云：大千世界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此與本書所載鄉人問師為何常持布袋，答曰包納乾坤詩語相近。又西遊記及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諸書皆有彌勒佛用布袋之事，則此故事之被文人採為小說資料蓋已久矣。書中所叙亦有鄙俗無意味者，如云師夏浴溪水中，脫衣置岸上，群童戲斂衣走，師裸逐之，岸人聚觀，窃見其陰藏，蓋重真迹。此與佛法無關，不錄不失為完善之書也。

傅大士集四卷 佛學書局本

宋樓炤刪訂。炤身世未詳。按大士顯化於梁陳之間，與寶誌齊名，世所稱為雙林善慧大士者也。陳宣帝太建五年，開國侯徐陵為撰碑文。迨唐文宗開成二年，故御史大夫元湛禎索取蕭陳二主書詔碑錄共一十三軸，洎侯安都等名氏諸事蹟盡還於其家，皆無存焉。所有傳語於昔甚多，樓穎編輯定為八卷，失記年月。宋高宗紹興十三年，樓炤復刪為三卷，附錄一卷。自來抄刻不知有幾，年深日久，字多訛舛，遂由印光法師詳為較正，梓行於世。考宗教家之事乃傳之愈久而愈神，故欲得其真像，當觀與其時代最近之記載。本書所收以徐陵所撰碑文為最早，其上梁武帝書有云：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其上善以虛懷為本，不著為宗，無相為因，涅槃為果；其中善以治身為本，治國為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以護養眾生，勝殘去殺，普令百姓俱稟六齋。此較五燈會元諸書所載披衲頂冠靸履朝見之事平易近人多多，蓋以見聞所及之故，記載能得其實也。本書所收詩偈頗有足以糾正五燈諸書之誤者，如四相詩生相中有為迷真法性，還卻受輪迴之句，甚屬明顯，五燈會元作為憐迷覺性，則意義晦矣。又如死相中有句精魄辭其路，遊魂入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死關之句亦殊易曉五燈辭字誤而隨字則不可通矣並僧家亦不講校勘之學似此之類累有名大師莫索莫得強作解人者不知凡幾矣

淨土徵經錄一卷 天津刻本

不著編者名氏據淨土一宗本偏重願力可講之教義較鮮並弘揚此宗者欲擇得上流人士之信仰則不得不取重於經典以說明本宗之各種問題也本書所提出之問題共三十八關於彌陀者有四即彌陀因地彌陀名號彌陀眷屬彌陀現在說法是也關於往生者十五即聖賢往生信心往生發願往生淨業往生念佛往生念佛滅罪往生念佛不退往生十心往生十願往生八法往生五念往生誦經往生誦呪往生念菩薩往生往生現相是也關於念佛者有十即念佛見佛念佛成佛念佛卻魔念佛愈病念佛方便念佛三昧尅期念佛無相念佛普重念佛念佛數珠是也關於極樂者二即普修極樂勸生極樂是也他如三輩九品觀佛三昧他佛助生西方邊地留經度世亦各有其一此仍為普通問題惟在經中尋其根據頗似清代漢學家所用之方法所引之書至七十六種亦云浩博所指者大半由他書轉引而來未嘗檢閱原書故訛誤時所不免惟無量壽經阿彌陀經華嚴經為一般人所習見故得覩原書引用較多其他則為原引者所限僅二三引證而已

淨土文鈔二卷 天津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本書乃選輯歷代僧人居士關於淨土之文章、詩詞也。凡九十九人，計晉人四，南北朝人三，唐人六，宋人三十五，元人四，明人二十八，清人十三。上卷所選者為文章，分序、記、書、論、文、雜著、碑銘、頌贊諸類，共六十一篇；下卷所選者為詩詞，分賦、詩、詞曲諸類，共七十六首。按淨土一宗，本係接近平民者。然自宋初以來，得各宗中兼力弘念佛之高僧，如永明延壽、靈芝元照、雲棲袾宏、藕益智旭諸大師之提倡，漸見重視於上流社會。故所選諸人之文，嘗見有以淨土與禪宗比較研究者，如宋鄭清之淨土極要序有云：人皆謂修淨土不如禪教律，余獨謂禪教律法門莫如修淨土。如單方治病，簡直要截，一念之間，即到彼岸，不問緇白，皆可奉行。但知為化愚俗淺近之說，其實則佛道捷徑之途。又比較淨土與他宗之效果云：今之學佛者不過禪教律。究竟圓頓莫如禪，非利根上器、神領意解者，則未免墮頑空之失；研究三乘莫如教，非得魚忘筌、因指見月者，未免鑽故紙之病；護善遮惡莫如律，非身心清淨、表裏一心者，則未免自纏縛之苦。總而觀之，論其所入，則禪教律；要其所歸，則戒定慧。不由禪教律而得戒定慧者，其惟淨土一門乎。其餘或論原理，或言方法，或抽寫塵世之苦、淨土之樂，或吟詠傾慕之誠、進道之猛，殊有令人目迷五色、美不勝收之感。有志淨土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活世生機四卷 上海宏大書局印本

清邵紀棠輯、紀棠字蔭亭、身世未詳、本編蓋就說部雜列因果報應之事、以勸化世人也、其去取範圍、首重在捨財濟人之事、故其所記、以此事為多、即其偶記文人雋永之語、亦首注意描寫貧人之苦況、如紅白酒對云、紅白相兼、醉後不知南北、青黃不接、貧來賣了東西、又如二升豆中之題壁詩云、斷食明朝且覆瓿、自憐馮鋏向誰彈、卧房尚有三升豆、分半鄰翁一飽餐、觀此、即不談因果報應、亦足發人慈善之心矣、每條之中、詳人之籍貫年歲、往往言之歷歷、蓋皆取其平易近人、確有根據者、非若他書專言神鬼、令人難信者比也、然中亦有滑稽之語、似是而非者、如茹三橋為縣令、設自新所、勸犯人一事、有異人問曰、君得子否、曰、我有天閹之疾、不作此想久矣、異人曰、觀君神彩煥然、滿面陰騭紋發現、不獨可得子、且應得貴子、及至家、陽事忽舉、明年生一子、即茹棻先生也、此則頗有嘲弄古香先生之意、味不宜輕易採入者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法界安立圖三卷 明刊本

明釋仁潮集、仁潮、燕山天目蘭若沙門、以萬曆丁未仲秋成此書、意在啓明有門、謂人天世界、凡聖因果、皆是實有、非寓言假設、若夫空空妙理、無我無人、絕修絕證、生佛一如之奧義、自有八部般若諸大經論在、通都大郡、有大藏有明哲處、加此則為駢贅、但山陬海曲、窮年不聞正法、顛白未諳因果者、以此開發善信、不無小益也、全書分為三卷、每卷復分上下、卷上之上為略明南洲、略論南瞻部洲之區分及道法流傳之情形也、卷上之下為廣步大地、乃由南瞻部洲進叙及其他三大部洲之情形也、卷中之上為徧觀三界、乃論欲色無色三界之情形也、前為縱論無方、此乃上論天上、下及地下也、卷中之下為四大千劫量、此所言方面愈廣、時分愈長、卷下之上為游諸佛剎、謂深心信解諸佛剎土、神智徧觀也、卷下之下為研窮法界、及法界總論、謂法界為心之別目、蓋心之體用深廣、性相無礙、即是以心為法、以心為界、安立者、心之妙相分齊、莊嚴各各建立、不相雜亂也、初學之人、或鄉曲之士、無不能多讀經典、莫知佛教內容之莊嚴華麗者、當無手此一編也、

德山暑談一卷 明天啟刊本

明袁宏道編。宏道字中郎，公安人。年十六為諸生，即結社城南，為之長，為詩文主妙悟。舉萬歷進士，知吳縣，聽斷敏決，公庭鮮事，日與士夫談說詩文。官終稽勳郎中。所著有觴政、瓶花齋雜錄、袁中郎集諸書。是書之作，在萬歷甲辰秋，宏道偕僧寒灰、雪照、冷雲，諸生張明教入桃花源，銷暑尚熾，遂憩德山之塔院。後巖古樟樹婆娑偃蓋，梁山青色與水光相盪，蒼翠茂密，驕驕如洗。櫛沐未畢，則諸人已先坐其下，既絕糅雜，兩號吸閒言冷語，皆歸第一。明教因談而編之，既還，以示宏道。宏道曰：此風痕水文也，公乃為之語耶？然公胸中有活水者，不作印板文也。遂揀其近醇者一卷付之梓。其中所談十之八九皆與佛理有關，可由此看出明末儒生對佛教之見解。如謂達磨西來只剗除兩種人：其一曰齋僧造寺實無功德，乃剗除修福者；其曰廓然無聖，乃剗除修禪定苦行及說道理者。上一種不僅表明禪宗之真精神，亦可消除儒家攻擊之點矣；下一種乃佛道混合之見地也。文中又有：應以宰官得度者，即現宰官身而說法，陽明是也；應以儒教得度者，即現儒者身而說法，濂溪是也。此則頗近於喇嘛化身轉世之說法矣。

聯燈會要三十卷 續藏經本

宋晤明集。晤明又名晦明，號曰真懶子，初居鎮江江心寺，後居泉州崇福禪寺。先是，明於淳熙癸卯坐夏永嘉之中川，因閱傳燈、廣燈，前輩當代諸大老錄，採摭其徹見向上巴鼻可以開鑿人天眼目者六百餘則，提唱機緣問答語句，拈提古今，得其要妙者，各逐本人章次收錄，離為三十卷，命曰聯燈會要。其卷第一至卷第二之前半，皆西天諸佛祖；卷第二後半至卷第三，皆東土祖師以及禪宗先世各派之大師；卷第四至卷第十八，皆南嶽一系之大師，至十八世而止；卷第十九至卷第二十九，皆青原一系之大師，下至十五世而止。沒五宗之名，僅以南嶽、青原下幾世為別，蓋寓五宗同觀之意焉。惟臨濟、雲門中諸大師自汾陽昭、雪竇顯而下，罕得其錄，所編者十之二三，不取續燈所載。卷第二十九後附有應化聖賢、佛陀波利尊者、豐干禪師等八之機語，又有無名尊宿，皆不著參禪者之姓名也。卷第三十乃雜錄諸大師警切之語，以詩歌韻文為多，如傅大士心王銘、石頭和尚草庵歌等皆是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蓮宗輯要五卷　天津印本

不著編者名氏本書乃將念佛之事分別門類以勸化初學者也每門一卷共有五門一曰持誦門乃敘念佛之各種儀式及方法所申明者為如何發願（特重祈禱）如何念誦如何調息如何攝心皆念佛者之表面工作也二曰觀想門以上所言注重表面頗帶強制之意味本門所言乃就心之動向利導之引入正軌也此乃採天台宗修止觀之法如一心三觀五門四教等皆天台宗所提出也三曰助行門修行之事雖云盡其在己者然不能與社會斷絕關係本門申明修行者與社会関涉之事如何去取皆示以適當之方針也四曰發明門乃雜論淨土宗中之精義皆採自以前大師之著作中也五曰勸導門以上四門所言皆為信佛者說法也至於素不信佛者欲引之入門則須加以勸導之力告以世界之苦惱淨土之可慕修行之當早皆足發人猛省者也

文殊菩薩示現錄一卷　天津印本

不著編人名氏本編蓋以南宋台州觉華院戒闍黎為文殊菩薩之化身而述其顯化之迹也按大方廣佛華嚴經四十五菩薩住處品云東北方有處名清涼山從昔已來諸菩薩眾於中止住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與其眷屬諸菩薩眾一萬人俱常在其中而演說法考佛教傳入中國既久中國人每喜以此處之地名附会印度之聖地故以中國之南海普伽山當印度南海之落伽山而謂觀世音處之以中國東北之山當印度東北之清涼山而謂文殊師利居之又喜以中国人行事与經典所載相類者附会為某佛或菩薩之化身如以傅大士及布袋和尚為彌勒佛之化身即此類也然南宋疆域狹小轄地不及五臺遂以江南東方之天台當之而在天台現化之戒師遂被目為文殊矣本書所記顯化諸蹟頗有小說風味然其言語玄妙含義深奥殊非小說所能企及至突敲老瞿曇打破曹溪祖全為禪宗呵佛罵祖之風更非箇中人莫能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慧寺歷朝碑記不分卷 舊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是書所錄碑文，自唐王勃廣州寶莊嚴寺舍利塔碑記，至清道光時王文誥重修淨慧寺覺皇殿並祀魯般神記，共九碑。碑後又有五言或七言詩歌數首。此外有御製宏仁寺碑文及御製旃檀佛像西來歷代傳祀記，皆似與本寺無關，竊意原鈔者以此二文附記本書之中，蓋以備他日參考之用，榜鈔者遂誤以之入正文也。又有淨慧寺喬宗紹公清方冊大藏序，出憨山禪師夢遊集第八卷，乃因其與本寺有關而錄入也。又有石刻六榕二字碑記及東坡記，皆為紀念東坡之遺蹟而作，亦出文誥之手。按廣州淨慧寺，始自梁大同三年曇裕法師奉武帝命建塔開寺，初號寶莊嚴寺。五代南漢時改為長壽寺。宋端拱二年復改名淨慧寺。元祐元年郡人寶鴉王僚林修者，復於寺重建千佛寶塔。紹聖元年學士蘇軾南遷，因覩榕樹六株，想慕蔭下，遂書六榕二字，真蹟猶存。至明洪武六年毀其殿，廢撥永豐倉，惟存塔及觀音殿。八年住持僧愈堅重建佛殿，改為東向。二十四年併入西禪。永樂九年復還本寺，扁曰六榕。廣東人呼為花塔寺，自此以後雖時有重修，而寺名迄未變云。

僧傳排韻一百八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釋堯恕編輯。堯恕，天台沙門後學也。幼年出家，學振古德，明均太陽，華姿挺異，才壓緇林，入妙法院，窮究顯密蘊奧，兼進戲乎文翰，衆所知識，實釋門象王也。一日，道話事及僧傳，曰：為僧者不可不知，而史傳所載，其文浩繁，苦難悉讀，檢考之向，亦弗能無向隅慮也。今欲效萬姓統譜、尚友錄之作，便於觀覽，其可乎？於是決其志，探索僧傳於諸方庫藏及本藏者凡若干部，僧名若干人，各摘其所長事實，釐為一百八卷，名曰僧傳排韻。蓋立筆於延寶元年癸丑，訖事於延寶八年庚申，首尾八載，其間寒暑，可謂勤矣。按為僧傳作索引，與常人稍有不同。蓋常人皆以姓氏分類，至釋氏則無姓氏可以辨別，故僅可依其名以分類。惟僧人之名，本有上下二字，而上一字常兼以法師、禪師、戒律師等字樣加於下一字之下，且上一字往往道、法、僧、師諸字混用，亦不便於分類，故取下一字依韻排列。至卷一百三為梵語科，所舉諸人皆天竺人來儀震旦者也，不來震旦者一切除之。又如發思巴雖非梵語，無諱字等可分別，故攝入梵語中。此則不復排韻，略依年代先後為次矣。卷一百五至卷一百八為亡名一科，是乃有年代及所居之可據于諸書者，亡其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者為台依名山或州郡以立名如揚州台州嵩山松山等是以下一字不可分乃依上一字分韻排列如揚州入陽韻台州入支韻是也

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 大正藏本

唐沙門法成譯法成本姓王名守慎官至監察御史天后時乞出家為僧苦節勤於化導嘗聲聞齊隨行高僧直長安中於京兆西市疏鑿大坎號曰海池焉又分永安渠以注之以為放生之所池上佛屋經樓皆成所造穿池之際獲古石銘云百年為市後為池自隋朝置都立市至於時正一百年矣儀鳳二年掘地得佛舍利萬餘粒敕於此處造光宅寺成公居之行其激勸多以崇福為己任焉按是書出於燉煌蓋殘本也大意為預言佛滅後二千年像法滅盡之情形文中言及突厥迴鶻等國按迴鶻之名始見於隋唐之間而突厥則亡於唐高宗之時則此書之作約當唐初蓋去譯者之時代不甚久也文中言及赤面國王有大威勢多侵餘國以為自境爾時有一菩薩於赤面國受生為王於自國內廣行妙法從於他國請大法師及經論赤面國中建精舍造寺塔彼國王大臣并諸國人廣行正法後於異時有一菩薩為赤面國第七代王彼王納漢菩薩公主以為妃后將六百侍從至赤面國時彼公主極信佛法大具福德赤面國王亦大淨信過於先代興大正法考赤面國當指吐蕃以其國人赭面也第七代王當即棄宗弄讚漢菩薩公主當即文成公主作者蓋見

及西域戰亂無已恐有像法滅盡之虞故為此桐人之預言也

唐人通常說法以佛迦牟尼降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見廣弘明集卷一及七今佛道論衡）壽八十餘歲則至唐代已千七百歲故有二千年後像法滅盡之預言也

正信錄一卷 上海木板

清羅聘撰聘安徽歙縣人字遯夫號兩峯別號花之寺僧為金冬心弟子畫入高妙王昶稱其畫羅漢足與陳洪綬崔子忠頡頏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為世所重詩亦超然物外嘉慶中寓江都以布衣終按清代以名儒入佛發為精湛之論而啟導善信者有彭尺木之居士傳江子蘭之入佛問答沈穀成之報恩論堪與相比者惟兩峯之正信論總其要旨可得有三其一佛法非奇特蓋平常心即是道此平常心凡有血氣之屬皆本有之非待佛菩薩傳而後得之也但眾生不善用之而現三毒奇險之心是故須待佛菩薩以宝几珍御之風鼓吹而化之則荷擔之心生矣其二儒書佛法同旨言佛教中放生戒殺報應因果輪迴等事儒書均有各舉例以證之頗為切當毫無牽合之處其三人心本有內典言人心先有一部教典若能充分發揮即可成佛故道生謂一闡提皆有佛性又謂頓悟成佛即由此理生本此義舉例以明之頗能引人希望無窮勇猛向上之心也

靈泉寺記一卷 舊鈔本

不著編人名氏。此乃以靈泉寺為中心，而記靈泉山之名勝古蹟藝文也。編中所載至明代而止，並太祖敬心錄、有順治七年圓叙之文、揭楚王帖、有順治年間根盜掘挖諸寢之文，則編者當為明末清初人也。又觀靈泉山內八大縉紳序之後，有江夏靈泉山生員黃員沈少崗（庠生）、李仲文（儀賓）、廩生鄒繼魯、張廷瓚仝考訂，則本書或即出此數人手筆也。並此書之編纂實雜亂無次，忽而文，忽而詩，忽而呈文書札，忽而碑傳記叙，簡言之，直一有關靈泉之雜錄簿而已。書中多有記明末之軼聞，可補正史之缺，如釋靜音與宗弟玉璧書記崇禎十六年武昌失守張獻忠屠城之事，張泓遺三子及喻兌書言及州尚德於永安向以聞台灣功升遼東巡撫事，又書中多記楚府越佔官產欺君害民之文，蓋作者於此事有切身利害，故蒐集此種文字特多也。

少林寺志不分卷 乾隆十三年刊本

清焦欽寵原輯，焦如蘅重輯。欽寵字錫三，號穆林，登封縣候選訓導。如蘅，欽寵之孫，字遠倩，號岑巖，登封縣舉人。欽寵先於康熙時共登封令楚葉封修寺志，至乾隆十二年，遠倩復出其稿與縣令福建施奕簪裁酌編次，遂成完璧。書共四冊，其目有八：即序、繪圖、形勝、營建、古蹟、祥異、藝林、題咏是也。藝林所佔篇幅凡一冊，題咏凡二冊，其他合計不足一冊，故知所注意者乃在文章方面，蓋紀名勝之意味長，而發揚宗教之意義薄矣。考是寺始建於後魏，乃孝文皇帝為天竺佛陀禪師所設。山在少室，雖屬深邃，然居全國之中，且密邇帝都，巡礼甚易，故頗興盛也。按少林寺僧在中國歷史及傳說中常叙及其特殊之精神，即尚武一事也。如魏孝武帝西奔，以五千騎宿於瀍西楊王別舍，沙門都維那惠臻負璽持千牛刀以從。少林寺碑又稱唐初征王世充時，少林寺僧立功者十有三人，且有封為大將軍者。舊唐書元和十年，嵩山僧圓淨與淄青節度使李師道謀反，結勇士數百人伏於東都進奏院，乘雒城無兵，欲竊發焚燒宮殿，留守呂元膺乃出兵圍之，賊突圍而出，入嵩岳，山棚盡擒之。宋史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官兼節制軍馬，宗印以僧

為一軍號尊勝隊然則嵩洛間之僧人固有尚武之風世之論武技者常稱少林奇拳武非盡出虛構而本書則避此不談豈以此非僧家之正軌歟

景州志四卷 康熙間刊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清張一魁等纂修一魁字槐庭遼東廣寧人廕生原任本府知府歷七載陞山西河東都轉鹽運使司鹽運使陳守茲土編審均役偏枯悉除發剔奸頑強凌風息他如重修學宮復置廨舍獎勵士子善政難於枚舉按景州本唐代所置屬河北道治東光五代因之晉割入契丹周顯德中收復廢州為定遠軍宋改置永靜軍金復置景州屬河北東路治東光元從置景屬中書省河間路明省蓨縣之州屬京師省河間府清屬直隸省河間府先是明隆慶辛未州守羅許創志後有許安周繼之於萬曆壬子及清康熙十一年部臣覆允輔臣請敕直省各纂集其山川疆圉丁徭田賦風俗人物上之史館以便彙為大清一統志一魁於是博求文學諸生分局蒐輯參之舊編蕪以於閩而體要則一魁自鑒定焉凡三月書成本州轄縣三東光吳橋故城宜志而不及者綱以郡志紀以縣志足徵矣惟在昔建置之析合人物之表著則容以互見至康熙十九年庚申閏中張鳴珂為州守奉憲檄將康熙十一年以後事續編成書遂進文學呂克諧輩取前志而纂續之因復親為校訂付之剞劂書雖亦號為四卷而其實量僅及前志八分之一其中賦役一類有協

濟各處之頃多種可以知此州之富庶矣五代馮道雖位崇名高並不足為瀛人法故鄉獻中不載賈島村雲蓋寺為賈島祝髮處本書以非所急故亦不載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和縣志十二卷 鈔光緒二十年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清王立勳修李清芝等纂立勳皖南太平人字芸臺庠生十六年尹南和清芝字仁山邑舉人南和縣訓導也按南和縣初置於漢屬廣平國東漢屬冀州鉅鹿郡晉屬司州廣平郡後魏入任縣北魏太和中復置為司州廣平郡治隋屬冀州襄國郡唐屬河北道邢州一作南河五代因之宋屬河北西路信德府金屬河北西路邢州元併入沙河尋復置屬中書省順德路一作南河明屬京師有順德府清屬直隸順德府考是邑有志一見於有明宏治年再見於萬歷年至清朝康熙年十九年復兩修之乾隆十四年邑令周章煥選拔張汝功呂演等取舊志之繁者汰之缺者補之失次者訂正之考證得失折衷同異閱月書成為綱八為目五十有四爾後百四十五年間戶口之繁增河道之淤塞人事之變遷節孝之湮沒與夫職官選舉諸端皆有增入之需立勳遂以光緒十九年請李清芝查善根分司其事二人皆嗜古之士參稽眾志當取舍恭嚴閱兩月而告成其目為星野地理典禮田賦職官選舉事實列傳藝文等又卷首有修志姓氏凡例圖繪卷後附詩文向如天文辰鎮二星易位者正方向也寺觀別為一類不續列壇廟之後者示區別也諸右侯之相業所

以嚴出處之大防，列宦績爲專門，所以侍循良之遺澤，若夫選舉事實列爲表，數乾隆十四年以前所志者，或簡略，或遺漏，年湮代遠，文獻难徵，則亦不敢强爲附会，恐滋疑議，其從事亦可謂審慎矣。

晉州志六卷附節烈志一卷 鈔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不著撰人名氏，然觀書中貞節志序有云，職在司牧，當爲闡幽微表，安得不搜訪而明載之，似此書由州守監修也。考康熙時任晉州守者爲文鏞，則必由文鏞監修也。鏞鑲紅旗滿州齊所佐領人，由筆帖式光緒三年七月任晉州，五年復任（復任之前五年四月宋彭壽任晉州），本書所記之事最後者至光緒七年而止，則書當成於七年或七年以後也。按晉州乃春秋鼓國地，後滅於晉，漢置下曲陽縣，晉因之，後魏改曲陽縣，北齊廢，隋改置昔陽縣，尋改爲鼓城，唐宋因之，元始改置晉州，轄鼓城、安平、饒陽、武强四縣之地，屬中書省直定路，明省鼓城入晉州，屬京師有直定府，清因之，雍正二年始不轄他縣，是志篇帙雖繁，但缺欠組織之功，細目所分甚多，無總目以概括之，故不如他志之有目也，然觀卷二戶口田賦二志，書中板心俱題曰賦役志，則是修者未嘗無整理之意，惜其未竟所志也。文頗有冗雜可刪者，如吏胥無關重要，祀典一目篇幅甚長，且爲各縣共有之儀文，皆無存在之必要也。

武定州志三卷 鈔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明邢侗纂。侗字子愿，臨邑人，萬曆進士，官終陝西行太僕卿。善畫，能詩文，書為海內所珍，與董其昌、米萬鍾、時瑞稱邢張米董。琉球使者入貢，願小留買侗書去。家資鉅萬，築來禽館於古黎丘，滅產奉客，遂致中落。有來禽館集，墨跡刻石曰來禽館帖。按武定在秦為齊郡，北魏稱樂陵郡，隋改棣州，唐玄宗改為樂安郡，南宋附復為棣州，宋時隸河北東路。明太祖時屬濟南府。又以棣字犯諱，改樂安州。宣德時平漢王高煦，復改武定州。是州舊志，或作於州人劉經先之手，是志依劉作者什之七，增附者什三。大抵劉氏主於諒要，當時而此則此手於裁書。成於萬曆戊子，為目有十三，即地理、建置、田賦、軍旅、風俗、史祥、侯王、職官、選舉、詩志，及循良、人物、列女三傳，復有四縣附。是也各志傳之後，每附加評語、讚述，論其利害得失，賢否何如。或一代合，或二三人合，或一人獨列，皆取事實與衆之通，聊昉二氏內載雖云編纂，並無慚一精心結構之稱。又但篇中字句多有殘缺之處，蓋所據鈔之本，原對當餘為日已久，故利損甚鉅也。

泗水縣志十二卷 明萬曆二十五年刊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明尤應魯修，番允脩纂。應魯，晉江人，由進士，萬曆二十一年任泗水，二十五年陞戶部主事。允脩，縣之儒學廩生也。按泗水春秋魯卞邑，漢置卞縣，晉以後因之，北魏省入鄒縣，隋改置泗水，屬徐州魯郡，唐屬河南道兗州，五代因之，宋屬京東西路襲慶府，金屬山東西路兗州，元屬中書省濟寧路兗州，明屬山東省兗州府，清因之。是縣舊志修于嘉靖三十年辛亥，維定遂張祚來涖茲土，搜羅舊聞，博採新見，分文辨類，各為評斷，上下二百年間，斯亦稱苦心矣。自是以及至於萬曆中葉，凡四十餘年中間，遴官之名籍，鄉賢之品格，政事之得失，風俗之污隆，山川之廢興，皆莫得而稽。應魯既宰斯邑，乃命允脩董修志之役，凡分文辨類，大體如舊，制其分方輿、建置、食貨、職官、選舉、人物、藝文、災祥、雜政九號。其於舊制缺者補之，疑外者刪之，繁蕪者刪之。史大較可述者，則卞里祠有記，見子路之百世師；陪尾山有記，見夫之明德遠；歷山廟有記，見舜之為萬世人正祀典之明；則孟獻子、柳下惠，向入鄉賢，即削而去之，發潛隱之光；則張路城劉烈婦，向泯泯無聞，特表而揚之。是書後序作於萬曆二十五年，蓋即以是年刊成也。並以後事跡有記至康熙三十八年者

則由於清代縣令清苑劉桓等所續志知原板之經增入及改換者當不少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潮州府志八卷(存卷一)明嘉靖二十六年刊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明郭春震纂修。春震萬安人,字瀨齋,蓋潮州守也。按潮州在晉為義安郡,隋初改置潮州,煬帝罷州,復為義安郡,唐武德四年復改為潮州,屬嶺南道,五代屬南漢,宋屬廣南東路,元為潮州路,屬江西省,明為潮州府,屬廣東省,清因之,俱治海陽。明時潮州轄縣有七,即海陽、潮陽、揭陽、程鄉、饒平、惠來、大埔是也。是州舊志不知作於何時,弘治中會稽車份官於此,有潮志,盛端明重為纂輯成編,份復參之舊志,考正其訛謬,補其闕遺,為志四卷,彙分為二十篇,科貢職官別為年表一卷,是志之續修在嘉靖丁未,蓋去弘治志已四十餘年矣。原志殘缺,僅存卷一。今按推官林庭蕢序知其凡例有八:首曰地理,辨其形勝而險塞可知;次曰建置,時其損益而規則可考;次曰田賦,明其版籍而取民有矩;次曰祠祀,紀其秩典而無不載;次曰官師,里氏備輯而治忽參稽;次曰選舉,科貢並備而明制不紊;次曰人物,顯晦襍見而賢者有徵;終曰雜志,比方類記而義例以燦,災祥附焉而天人以判。今僅存地理志一卷,觀其敘述精詳,且於小注中皆論古今之地之沿革存廢,以及風景物產,或雜錄古今有用之文,知全書定必燦然可觀,惜今未能觀其全豹矣。

寧鄉縣志十卷 康熙四十一年刊本（東方文化委員會藏）

清呂履恒纂修履恒字元素號坦庵河南新安人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之孫也以康熙戊午鄉舉登甲戌二甲進士有制義詩集行世於康熙三十八年任寧鄉按寧鄉之置始自宇文周於離石郡析置寧鄉平臺二縣隋又併為平夷至金改為寧鄉屬河東北路石州元屬中書省冀寧路石州明屬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清屬山西汾州府初國家命儒臣纂修一統志蔚世成書凡郡邑山川形勝扼塞之處責在有司討論履恒觀舊志殘缺深慮典章放失風教淪斁無以稱厥官守乃採輯舊聞訪之故老有易道人者西河耆舊也佐以王生顯晉劉生信王生純元相與考訂而序錄越明年成其目為天文地理建置典禮制祀文教武備賦役土產職官人物選舉藝文等大藝文一類佔全書十分之四餘則分目雖繁而內容不豐蓋縣小地僻可記之事甚少不得轉議撰脩者見聞之寡陋也書中用筆謹嚴取捨允當而方言一項（在地理類）尤為本志之特色此非由實地蒐集不為功興他人之增刪舊志以成書者異矣

廬山蓮宗寶鑑十卷 續藏經本

元優曇和尚（名普度）撰和尚丹陽蔣氏子家世事佛弱冠出家號曰優曇和尚初參龍華寶山慧禪師師深器之後歷叩諸方述念佛要目曰蓮宗寶鑑天壹奇岩圓意日禪師深加嘆賞繼聞法於京都法王寺灌頂國師以至大元年十月十一日捧其書呈進御覽武宗降旨褒美並以其書頒行天下並於大都付梓焉是書凡十篇首曰念佛正因謂入室必由戶也次曰正教乃示念佛法門漸偏頓圓使進修者隨根器而歸淨至道也三曰正宗蓋示念佛三昧正心之理俾修習者明其宗而達其本也四曰正派蓋明佛祖暨諸宗師得道之本末欲令後學知有其自也五曰正信六曰正行七曰正願皆俾信正法修正行發正誓而求生西方也八曰往生正訣蓋示臨終生淨土之路也九曰正報蓋明修行所得淨土依正之功德莊嚴也十曰正論蓋引諸佛誠言破群邪異見欲令改不善而從善也是書頒行之後宣政院以朝旨榜行原文累數千言俾淨業比丘果滿復取同時讚頌詩作一並編為廬山復教集二卷蓮宗寶鑑尚見於明藏而廬山復教集世乃罕傳矣

筆識不分卷 明刊本

明王辰錄。辰身世未詳，其自署曰古安成無住道人。考三國吳析豫章郡置安成郡，在今江西安福縣境。又漢置安成侯國，地在今河南汝南縣南七十里。又隋有安成縣，屬揚州鬱林郡，在今廣西賓陽縣。是則安成有三，不知王辰究屬何處人也。其序載其著書之經過，中有云：道人年四十，幼即學內文，又頗為刑官，出入平反。又云：壬子既為道人，結茅古香山界地，稚而剃僧，不識字，片楮如錦，眉墨如金，乃單筇獨履，葵扇遮日，走山南寺中，見案架上有經卷，即假袖而歸，歸而從鄉塾乞紙筆繩䟦細書，久而遂成帙。後隊亂軍中，諸物俱亡失，僅此帙存。是則此書僅可謂之經錄耳。其所錄最多者有華嚴經錄、法華經錄及楞嚴經錄。其所錄較少者則俱入之詩經雜錄之中，自阿含、寶積、涅槃以及此土撰述之釋迦譜、傳燈錄等，俱見採擷。此間釋語頗多可供初學之玩索。作者為此，僅以表其懺悔之意，故名筆識。惟既為道人，何以序言仍書於廣陵署中，以史料缺乏，不可考矣。

闢異錄二卷 顏李遺書本

清顏元撰。元，博野人，字渾然，號習齋，為清初大儒。其學主於思、嗜、慾、動、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國家之用。著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傳弟子李塨亦有名於時，世人稱為顏李學派。本編乃習齋依佛教立場闢佛之語也。一破出世說：編中載習齋在京見白塔寺一椒園僧無退，謂佛教有一件不好，不許有一婦人。無一婦人，更講何道。當初釋迦之父有一婦人生釋迦，方有汝教；無退之父有一婦人生無退。今日方知某有此一講。若釋迦之父亦無一婦人，並釋迦、無退無之矣。今世又焉得佛教，白塔寺上又焉得此一講乎。二破空論：佛教講空，習齋闢之，大意謂天地人三才或有空時，然此明明未空，則當盡其未空之道，釋家遽先空之，可乎。三破禁慾說：習齋謂佛教以耳目口鼻為六賊，夫謂之賊，則必割截其耳目，窒塞其口鼻，然後可以除賊。何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但使之各還其天則乎。彼以為慈悲普渡，彼視其生身之父母、同生之兄弟，皆斷喪而不恤，殘忍甚矣，又何假惺假悲之多也。然習齋在京，未嘗見釋教之有名大師，故所辯之事只此而已。其中亦有或為懸想，終未解決者，如僧無退與習齋言念

經化緣僧猶世教免貼營財秀才參禪悟道僧猶世教中舉人試秀才習齋曰不然吾教中中舉人試秀才正是世教念經化緣和尚吾教中自有存心養性秀才然存心養性與明心見性究有何別得非即參禪悟道僧乎若遇高僧必有以辯之也

竹窗隨筆分類略編不分卷 佛學書局印本

明袾宏撰 袾宏佛教居士林編 袾宏有往生集緇門崇行錄直道錄諸書已著錄 本編原在雲棲法彙中 共三集 其自序云古有容齋隨筆 宏效之 竹窗之下 時有所感筆焉 時有所見筆焉 年踰八旬 共成三帙 今觀其書評談世出世間語言明快公允 不落門戶之見 惟原書係隨筆記載 各類問題常分見多處 殊不便於觀覽 今分為理論警策因果淨土禪宗僧範戒殺雜錄八類 於是雲棲之言論有系統可尋矣 按雲棲為在華嚴 行在彌陀 久為後學楷模 而實則護戒尤嚴 隨筆中可微窺之 允足為末法僧伽表式 黃梨洲先生撰張仁庵先生墓誌謂蓮池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 遍查三筆 未見詆佛之語 不知梨洲何所見而云然 且雲棲不特不詆儒 並不欲人之非儒 謂儒與佛不相病而相資 又謂儒佛設化各有所主 固不必歧而二之 亦不必強而合之 又謂為儒者不可毀佛 為佛者獨可毀儒乎哉云云 是雲棲之不詆儒 固已明白自言之矣 又謂存菩薩慈悲之心 學菩薩慈悲之行 不必遠期常啣 又謂百丈清規已由後人增廣 非百丈所作 皆明快絕倫 為一般佛教徒所不敢言所不肯言者也

嘉興藏目錄一卷 北京刻經處刊本

清順治間嘉湖兵巡道訂。先是紫柏真可大師以明萬曆間創刊方冊藏經，板存徑山下院，以便刷印流傳。當年原有編成目錄，刊定畫一價，每百紙銀三分，以迄順治四年，凡四十餘載，其間時移世異，物用變遷，印裝之工食漸增，紙之騰價值，復加以往來搬運人力之勞，舟船之費，迥異曩時。從前畫一之定了復適用，遂有居士朱茂時、朱茂曜等公訂每百陸分，詎主僧不公議，私翻納刻，每百增至壹錢。十六年間靈隱本剎幾盡，於是有馮生玄邪平議，折實紋銀捌分陸厘，復有嚴生大參擬減染分，多寡不倫，眾莫適從。經姚升秀等上呈請憲台批定，從中酌斷，洽示以期永遠遵行。於是出示諭嗣後經坊方冊每一百頁定價紋銀捌分，永以為例，不許低昂價值，以致叢弊作奸。此書目各部經均標有價格，共計正藏經典貳百拾疊，該銀壹百貳拾柒兩肆錢伍分，外套銀壹拾陸兩捌錢，二項通共該紋銀壹百肆拾肆兩貳錢伍分。此不僅便於當時，亦足資今日之參考，又可略見此三百年來書價變動之狀況也。

淨土晨鐘十卷 續藏經本

清周克復纂。克復有華嚴經持驗記、法華經持驗記、觀音經持驗記諸書，已著錄。順治己亥輯諸書已竟，又以佛法中最簡捷而通貫者，莫如淨土一門，因取古今之書表章是教者，擇其精要而編之，曰晨鐘，意欲開世人之朝氣，警甜夢者而鼓鐘之，為除晨課夕課之外。其目有十：原始一言，極樂是我故鄉，阿彌號為慈父，故當發信心向往也。啟信二言，信願行為適淨土者之資糧，而信為最要，非信則願力不生，起行等本也。勸修三言，決定如是可行之謂信，決定如是而行之謂修，可行而莫之行，修既不力，雖信無徵，故亟勸焉。念佛法門四言，既信矣，修矣，然須有真實修持之法，方得其門而入，法門不一，大約以念佛為宗，以行善為要。功行法門五言，淨業重功行，大要以善為歸，復曇鸞云：六度萬行不出一心，八萬四千法門智慧功德皆從一念念佛中生出，是則淨土法門一念佛蔽之矣。冥多求生淨土策進六言，往生以往為義，往以進為功，進則西方彈指可到，退則隔十萬億剎之外。淨土餘終七言，起信而下，淨土資糧具矣，循是而往，順水揚帆，樂邦如在目前，何疑於終，而更煩餘，不知欲辦大事，喫緊尤在臨時，一著只方寸間靈明，閑事醒則立現蓮臺，昧則

六道三塗有分淨穢歧剗異路淨土正辨八言世人対於蓮宗之旨往々竄言玄解文雖百出厥病有三一偏執己見二錯会意旨三隨人腳跟是名小慧而実大愚自誤々人莫斯為甚故須詳為述正以起沈痾而示迷途也淨土了俗九言人須了世俗之苦始可以息塵淨土之要也淨土持驗十此皆萃実人実事以為修淨土之證也此十者皆淨業中切要之問題有志修行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

梵僧指空禪師傳考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編者名氏本編乃元領藝文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李穡指空浮圖銘并序及高麗（朝鮮）金守溫檜巖寺重創記而成禪師名禪賢號指空人稱為提納薄陀尊者自言迦葉百八傳父摩竭提國王母香至國公主禪師剃髮出家遊方五印行化中国遍歷川陝雲貴兩廣江淮等地以泰定間見天子于難水之上論佛法稱旨命有司給衣糧師曰吾不為是也去而東遊高句麗礼金剛山法起道場有旨趣還燕天曆初詔與所幸諸僧講法內庭天子親臨聽焉諸僧恃恩詭詐作氣勢惡其氣已沮不得行未幾諸僧或誅或徙而師之名震中外以至正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示寂於貴化方丈先是（薄伽那提尊者）禪師於天曆間至高麗檜巖寺基以為酷似西天阿蘭陀寺且曰迦葉佛時已為大道場於是執繩量地以定其位玄陵王師普濟尊者受指空三山兩水之記遂來居此乃欲大創之移棟樑奔走募緣功未及半而王師亦逝矣其徒倫絕澗等念王師未竟之志踵其遺矩以畢其績金守溫為文以記之焉李穡之文作於宣光八年宣光乃元昭宗年號昭宗即元順帝之子愛猷識理達臘其八年即明太祖十一年也按本編文雖短簡述禪師於歷遊區域頗廣

所採擇之人亦不一當十三十四世紀相交之際印度及中國西南邊疆佛教史料甚感缺乏得此可窺見大一二也

淨土指歸集二卷 續藏經本

明大佑集佑吳郡北禪寺沙門為僧錄司右善世號曰啟宗法師嘗採摭經論援祖文造立此書以為修行者之南針也分二卷為門有十一曰原教言教之由起故敘彌陀因地文殊教誡以及廬山結社蓮社立祖諸事也二曰宗旨言本宗之大旨故敘心觀為宗念佛通別心外無法淨土惟心諸事也三曰法相言本宗法相故敘淨土十難淨土十疑橫豎二出類寶二修諸事也四曰觀慧言妙觀之功故敘一心三觀十六特觀五方便門四教離念諸事也五曰行法言加功進行之道故敘執持聖號四種行願修歎二行修十善業諸事是也六曰證驗言修淨業者往生西方之事故敘菩薩龍樹遠公以及愚輩靈會往生之事凡三十一目七曰決疑世人雖聞修淨土之事然因障重疑深未能度信此則將世人懷疑之點一一為之詮釋俾有超死回生之妙八曰斥謬蓋凡夫迷倒不了佛智全佛境為魔軍我見為本執斷執常六十二見百八煩惱無所往而非魔矣此則剖覺路之荊榛闢異端之邪說煥為明晰九曰指實此言修行之道乃諸經相通故有法華楞伽華嚴結歸般若念佛仁王觀佛諸事十曰勸修言眾生在迷生死無際一旦獲聞念

佛三昧頓超生死，若飛出淨界而翼羽太虛，真渡苦海之慈航、起沉痾之妙劑者，故有志之士須以此道轉相勸勉也。

布水臺集三十二卷 清康熙刊本

明釋道忞撰。道忞潮州茶陽林氏子，幼沉毅有風慧，總角以舉文擅名鄉曲，試為生員，後讀大慧語錄，忽憶前身雲水參方歷歷如見，即走匡廬出家，歷參憨山、黃檗諸名宿，後參天童圓悟於金粟，因閱殃崛難產機緣，遂徹悟，從上關鍵親炙十四年，圓悟寂後，遂繼法席。清順治十六年奉詔入京，屢與帝問對於萬善殿，有三世奏對錄。既住京逾年，屢請還山，乃留其法嗣旅菴本月、山曉本晳在京開法壇於善果、隆安兩寺，帝賜忞號宏覺禪師，親送出京。忞南還後，謝天童、金粟院，投老於會稽化鹿山之平陽明洞天，自卜塔於黃龍峰下，為開山第一代焉。入寂於康熙十三年甲寅，壽七十有九。按集名布水臺者，乃因匡廬黃巖山有布水臺，道忞居之，故以此名其集也。集首有序，署曰槃譚謹書，此不似人名，其前有劃削之遺蹟，疑其中有觸犯清室之語，經後人削去，遂成不可究詰之文字矣。序作於己亥春二月，己亥即順治十六年，則是書之初成當在忞北上之前矣。作序者蓋為明之遺老，故以血性男子忠義之人期道忞也。然忞以是年北上，且集中記及康熙時事，則或由後時後人增入，不惟非作序者之意，抑且非道忞之原意矣。本書作者為兩代大師、

故其所記多有價值之作如禪燈世譜序及書後以及諸種語錄序皆明末有關禪宗重要之文也且作者身處方外為文網所不及故流傳雖稀而道忞在明清兩代所作之文皆未經修改得以保其真像如與牧齋錢虞山書及書謝氏一門五節傳後皆觸忌清朝之文字若在清高宗時不銷燬即修改耳此則以不為世人所留心而存焉蓋藝林之瓌寶也並其中亦有膚淺無甚意味者如皇明歷科程墨徵序是蓋僅出於酬應而非有意為文者多者擇要而覌之可也

八指頭陀詩集十卷

清釋敬安撰敬安俗姓黃氏名讀山出家後本師賜名敬安字寄禪復自號八指頭陀蓋以出家後然兩指供佛故也十八歲時投湘陰法華寺出家禮東林長老為師又詣南嶽祝聖寺從賢楷律師受具戒恒志和尚於岐山時精一首座為維那間以詩自娛乃諷之曰出家人不究本分上事乃有閒工夫學世諦文字耶渠笑曰汝鬢齔精進他日成佛未可量至文字般若三昧恐今生未能證得後省舅氏至巴陵登岳陽樓友人分韻賦詩敬安獨澄神趺坐下視湖光一碧若頃忽得洞庭波送一僧來句歸述於郭菊蓀先生謂有神助且曰子於詩殆有宿根遂力勸為學授唐詩三百篇一目成誦後精師見其所作大奇之並以讀書少用力尤苦或一字未愜如負重累至忘寢食有一詩至數年始成者觀其對雪書懷云四山寒雪裏半世苦吟中鬢易根根斷詩難字字工心肝徒自嘔言論有誰窮寂寂平生事蕭蕭傳夜鐘其刻意學詩甘苦自知於此可見又如歎逝詩之西方有佳人灼灼桃李姿言論吐清芬顧盼生光儀明僚漢魏詩句可謂得阮步兵之神髓知敬安於古詩造詣之深矣

八指頭陀詩續集八卷 民國八年法源寺本

清釋敬安撰先是敬安爲詩自同治癸酉年起始至光緒戊戌年止共得十卷曾由義寧陳伯嚴湘鄉王佩初同縣葉煥彬先後刊出其己亥以後尚有八卷敬安自定爲續集敬安既寂七年之後乃由北京法源寺梓行問世焉覘是集中可注意之事有三一敬安行年既長閱事愈多故交際亦愈廣覘其所與往還者多一時知名之士如樊雲門易實甫端午橋王益吾章太炎等皆是也二是時國勢日非外患日亟敬安雖世外之人並憂時憂國之思常流露於詩歌之中如哀陸仲處觀察詩等類是也三敬安晚年蓋亦章太炎諸人持同一論調如田君梓琴贈詩再疊前韻一首本酬中有云流盡英雄血回天力勁蒼黃農夥可接不獨繼成湯可知敬安晚年受民軍人物之影響已不復歌詠清朝矣惜其入民國不久即寂故其詩不能別創一新境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慈心寶鑑四卷 中央刻經院本

清沈培本編輯培本字惜甫後更名英乾隆間吳江諸生編輯是書凡四卷共數十篇古文四六詩歌各體全備大意主戒殺兼及放生餘外採言概不採入雖雜錄古今名人之作其意在通俗故頗有刪節一刪削冗雜之文對於國初浙中人所輯廣戒殺放生文刪削大半外更搜羅其精要者以增入焉二不取深奧之文蓋以勸人惜福行善貴詞旨顯亮乃能使高下共賞故玄微深奧之文不錄也三刪削釋氏如來之語蓋儒釋之教原相表裏但門戶之見人所難免故本編多取儒者之說凡釋氏如來之語刪改殆盡恐排佛者因語言出諸釋氏之口乃不顧兩者相通之義而一概排斥也此書將人生殺之是非利害昭然列於目前誠有裨益於勸化世人者也原書成於乾隆辛巳續刊於道光辛丑板舊存蘇州久燬兵火至民國甲子綿竹曾經沅乃依所得之孤本梓行問世焉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十二卷 光緒七年刊本

明李飛侯輯飛侯名翥宜興人以天啟七年為此書按此寺以後唐天成二年吳越忠武肅王建初稱慧因禪院後有賢首大師之九傳弟子晉水法師主其院晉水名淨源號潛叟閩之晉江人故稱晉水從地也其疏釋華嚴諸經義凡數十種流傳海隅以及殊域高麗文宗仁孝王之子義天航海而朝乞為師門弟子宋神宗遣尚書郎楊傑賁命伴行抵師所遂改為慧因教院明晉水教宗也及義天受教暮年還國以青紙金書晉譯華嚴經三百部并經閣之費附貢舶以進晉水而俗遂稱院為高麗一時豐碑大觀咸以高麗冠之非獨通俗亦借晉水榮耳天啟間寺住持止水乃請飛侯為寺志志凡十二卷為目有十卷一至卷五皆缺卷一目即原始景物祖德檀那常守是也卷六卷七為碑記卷八為傳記卷九為雜文卷十卷十一為題詠卷十二為法嗣世事無常變遷迭作為時既久往迹多湮故必賴碑記以資考證也又此地山水本佳故名士往遊多有題詠佳句稍一鈔錄即足成帙故分量亦較多也大體言之此志仍以佛教為主體不失為最佳之寺志其於華嚴宗之記載亦頗有珍貴之史料也

武林理安寺志八卷 光緒戊寅刊本

清杭世駿撰世駿仁和人字大宗號堇浦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貫舉雍正甲辰鄉試乾隆初召試鴻博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改御史條上四事有朝廷用人宜泯滿漢之見語下吏議擬死尋放還自號秦亭老民寺以著述為務是編之作在乾隆二十五年當被放還鄉之後也按理安寺在西湖南山十八澗古名涌泉禪院亦名法雨寺五代時有伏虎禪師卓錫於此錢忠懿王為之建寺宋理宗時以祝國泰民安改為理安寺明弘治四年寺廢於洪水萬曆甲午法雨大師重建清初帝加意興建高宗且五次駕幸此處是以琳宮貝葉輝映山阿也自法雨大師時即手定寺紀四卷斯時規條初設銓次未周且歲久板毀世不及見玉迦陵老人再著寺志六卷然脫稿未鐫擔匠既罄即遭祝融劫去乾隆甲戌（十九年）寺僧五世孫實月既主法席復事重修而未成丙子（二十一年）春乃請杭世駿秉筆先有湯孝廉某齋為撰志編世駿乃并蒐羅賸究別為八門一序山圖恩寵二梵宇三山水四田畝五禪宗（附舊記）六規約七述著八藝文（詩賦疏序記題跋）是書內容較他寺志為豐而標目則簡甚此於

文萃手筆，亦出自常人者，風格自不同也。其中著述一目，列本寺僧人著作二十種，尤為本寺之特色。因本寺名僧輩出，多所著述，或佚，故可合列一目也。恩寵一目，所叙事蹟至乾隆五十四年，蓋由後日僧人附加，非出世駿原有之文也。

孝義無礙庵錄一卷 光緒辛巳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按孝義無礙庵在杭州菜市橋西，乃蓮池大師之妻湯氏所立也。蓮池出家，湯方二十有九，與母氏同居。母尋故，湯乃薙髮居庵，以田廬分與諸姪而出家焉，法名袾錦，字者稱太素師。又有朱文子懋正與諸善人等為建此庵，後以萬曆四十二年甲寅示寂，世壽六十七，僧臘二十有一。本編即雜錄有關庵與太素之文而成，共七篇（內有三篇合於二題之下）：一、菜市橋重建孝義無礙庵記，乃萬曆三十四年蓮池友人宋應昌所撰也；二、遺囑，乃蓮池於萬曆三十四年所立，蓋湯既出家，已將田廬盡行分與姪輩，而此庵乃日後諸善士捐金所建，與前之家產無干，故蓮池為此聲明，以防族人之覬覦也；三、續記，乃記臬司吳如本給歸之事也；四、囑餘，乃蓮池作於萬曆三十九年，以付孝義庵主徒眾廣占等，所開乃孝義庵規約也；五、曰紀賢，有廣覺傳，乃孝義庵之沙彌也。有庵主太素師傳，皆蓮池所撰，又有武林孝義無礙主大尼太素師塔銘，乃蓮池弟子吳應賓撰文也。

孝慈庵集不分卷 光緒辛巳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本書皆集記述孝慈庵之文章詩詞而成。蓋是庵依艮山城隅，始自溪芷、溪筠兩大師。師俗姓周氏，其先為杭城巨族，甚煒煒有聲名。父時霖，素業世，母孫氏，撫双孤。二師幼穎悟，孝友過人，及長而肄業詩書，雖子史百家言無不覽誦，並俱涼意功名，寄懷恬淡，常慨然自矢曰：人生於世，百歲能幾，吾衣紫腰金，亦屬虛幻，況夫今天下之人，狡詐百出，意態嶮巇，苟隨波逐流，汹汹於名利，將淪沒於閻浮世間，而忘卻本來面目，何益哉。乃請命母，欲為瞿曇弟子，母許之，因而二師披緇露頂，從師於報恩寺，志清修，而學通大小乘法，並以萱堂期耄，不克久辭膝下，托跡雲遊，故歸而結庵於家鼻之半畝居，而顏之曰孝慈。按書中所收王文光撰孝慈庵主傳，知芷公圓寂於康熙二十四年以前，亦曾著有詩偈。又集中有老晋銘庚午夏日贈孝慈庵溪筠上人詩，則筠公至康熙二十九年尚存也。又觀溪筠和尚語錄序，知筠公為玉林國師高座，且有語錄行世，其於禪教之造詣，當較芷師為高，而芷師之少時刲股療親，出家後之戒行精嚴，亦屬難能可貴。至其母亦隨二大師之潛心梵唄，了悟真詮，亦有功於宗門法教也。

化度寺碑考一卷 鈔本

唐李百藥製文，清翁方綱考。百藥，安平人，初仕隋，後歸唐，為右庶子，累官宗正卿，諡曰康。子翰藻沈鬱，尤長於詩，推厥皆稱之。撰有北齊書。方綱，大興人，字正三，號覃溪，乾隆進士，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金石諸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摘抉精審，於法尤冠絕一時。有兩漢金石記、經義考補、復初齋全集。按僧邕禪師事蹟見於高僧傳二集卷二十三，彼時已有文筆秀華多增修之故。累謚野外之語，自唐至今千有餘年，拓原本及翻刻者頗多，故有原本、宋人翻本、橫石本、直石本、章氏墨池堂本之別。原本世所未有，宋人翻本亦不多見，其他各本又有初翻再翻雜陳。宋潛溪謂南本失之瘦，北本失之肥。橫石本凡橫鐫五石，即所謂近肥之翻本，本確是從真本翻出者，但訛謬甚多。直石本直條二石，即從橫石本翻出者，並其中往往字數增多，疑其亦兼採墨池本也。墨池本見於章仲玉墨池堂帖，此本確係從原本翻摹出者，中間亦有極肖原本之處，而無如此本久被人描，其遇泐損而描失者數十處，故其說雖與橫石本頗異，雖均為西字之得真，乃有談於橫石本者。本編對於各本鑒別極精詳，為證明。又謂王述庵金石萃編中所載化度寺碑亦為道

後人仿刻之直石本可知著者鑑別金石之能碑非他人所可及也惜其文施泥滯水不似他人之流暢然崇惜耳

房山石刻拓本二百五十三張 民國間拓本

不著拓者名氏。按房山刻經始於北齊時，南嶽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石藏閟封巖壑中。座下有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承師付囑，乃於隋大業間撰刻石藏經板，就涿州西北五十里之白帶山開鑿石洞，以石經板藏諸洞內。既滿即用石櫺塞戶，以鐵錮之。自是以後，歷代陸續增刻，以迄於遼，而四大部始完，總合二千四百三十石。此山既藏石經，故亦名石經山。以其景物幽秀，類似天竺，故又名小西天。遼時名六聘山，亦名大房山。山頂有雷音洞，就洞建宇，高丈餘，深九步，寬闊亦橫九步。其前闊十三丈，三面之壁皆嵌以石刻佛經，南北壁為全部法華經，西壁為雜編，共有四百十八石，故又名石經堂。此雷音洞之石經乃露於壁間，供人摹拓，非深錮於洞內者也。雷音洞之左有洞二，右有洞三，下有洞二，共計七洞。此二千餘石略皆在此七洞之內，有石幢記其目甚悉。此處所輯者皆房山各處石刻之經像碑幢等，有華嚴經、法華經、金剛經、方廣經、願生偈、千佛出賢經、八戒齋法、教戒經、大王觀音經、無量義經、陀天經、維摩經、百の十願、千佛名柱、石經山雷音寺高麗碑、四大部成就碑、寶藏下之石經、正德碑、千佛名、元和佛說溫室洗浴眾

僧經慧月北塔（紅塔）四將角南塔（壓經塔）前八角大塔
靜琬法師皆藏於石巖，封閉洞內考無疑，並欲考查房山雲
故則可云略備矣

即是盧自省錄二卷 原稿本

江都周秉清述。秉清字少如，幼孤，承母鄧大夫人教誨，年十五入庠，後考入譯學館，奏派赴法國留學，習土木工科，卒業後，忽悉世所謂最高最難之學術，祇此入耳出口之談，日用資生之技，心即飲並不以為足，歸遊歷英德，畢竟游比瑞士諸國，即留意於其宗教，雖服其傳布力願之宏，終覺其教義不能與心相契，自常覺悵悵然無所歸之，自至民國八年，隨魏希齡治水於天津，於羅營生（遠耀）處聞老法師一之語，求為解釋，受而安之，以為此心得所歸宿，是為秉清研求內典之始。民國九年皈依法禪師無極于鷲峰寺，乃請受皈戒焉。此書凡二卷，內分為前中後三編：前編列法界圖說及戒善綱領，有十法界表、十八界業因果報略說、三界諸天名數表、人天善果修持法；中編載三業策勵諸語，凡五十八則，皆秉清於平生所經歷之事，取以為經義相參，並提出問題，復加以解釋也，如斷慾戒貪、上衛門、敬禮、缺僕之類是也；後編略載關於法界性相及觀念法門，凡八十二則，其論義較中編略深，蓋多年研精，並附其識見進也。

增集人天眼目二卷 光緒間長沙刊本

清釋仁岠增集。仁岠字紫琛，湖北蘄水春沙門也。先是宋晦巖有人天眼目一集，將五宗綱要指授可稱詳盡，惟中間半為強恭所亂，或以三生為溈仰宗旨，或以六相為法眼門庭，甚至賓主參洞濟之君臣，有配合之謬，釘釘膠黏，堅不可破。五百年得白巖重訂，奪秦稚始碎其壁。仁岠又以康熙癸未於會稽吼山之採菊堂取其書重加考訂，冗者汰之，乏者增之，盤錯難入者又從而疏通之，較舊本頗加詳焉。書中精義頗有與儒家相近者，如溈仰宗之九十七種圖似河圖，曹洞宗之五位似太極圖是也。其所引用之書有重訂人天眼目、祖燈大統、頌古摘珠、洞上古轍、五家宗旨纂要、五家語錄、洞宗綱要、白巖偶言、青原輔轍、原宗辯謬、洞燈紀略、散木正傳等，皆為稀見之書，亦可見其考之博贍矣。

石谷禪師年譜一卷 常州刻經處刊本

清釋真淨編。真淨，揚州高旻寺沙門，石谷禪師之弟子也。按石谷名悟成，字方聚，石谷其號也。壽春梁氏子，生於乾隆三十一年。十八歲時，投潛通禪院勝者座下薙落，即依居止。二十一歲時居橫山小祇園，依晚曙老和尚學律，習禪業佛，修持淨業。二十三歲時，抵金閶，能清老和尚中興蘇香封崇古寺，宏揚毘尼，嚴持梵行，乃往依焉。皓清以為教授，歷時五載，勞而忘倦，緇素咸稱。封崇自其來後，規模愈整，常住愈興，實為指提中福也。是年（乾隆五十七年）往高旻，見古光老人，嘉其開啟，大有所悟。至五十一歲時（嘉慶元年）能清復請其回封崇。王柳村徵士常題云：石谷長老主律於白下封崇，主宗於蕭灣高旻，戒法宏宣，風丕振。三十八歲時，古光老人示寂，翌年乃主高旻法席。本編所敘至六十歲（道光五年）而止，乃石谷雜度之弟子中老宿所述，真淨等編輯，復經石谷審定者也。因其成於石谷生前，故語多皆撷其精而遺其粗，石谷修道之始末皆源源本本，具載編中，誠有裨以于之也。

僧懷素傳一卷　靈鶼閣影宋刻本

唐陸羽撰。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苧翁，又號竟陵子，著茶經三篇。按是傳與他種僧傳不同，他種僧傳叙修行傳法之事，此則專叙其習草書之經歷也。編中先叙懷素習書之勤，次叙得韋尚書之欣賞，又次叙從師，又次叙臻於悟境，末叙其習書法，實則所言者與禪宗之掩関頓悟無異也。試觀素與顔真卿之問答，顔公曰：師豎牽學古釵腳，何如屋漏痕？素乃抱顔公腳唱賊久之。此則頗似禪宗之機語問對也。惟傳中頗有殘缺，且懷素之身世首尾不具，疑非完本也。今按墨池編諸書考之，知懷素爲長沙錢氏子，字藏真，嗜酒，善草書。自言得草聖三昧，貧無紙可書，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名其庵曰綠天，棄筆堆積埋山下，曰筆塚。世傳有草書千字文等，此足以補本編之所不及也。

天童密雲禪師年譜一卷　縮刷大藏經本

清道忞編。道忞有禪燈世譜，已著錄。本編乃叙其師圓悟禪師之身世而作也。按圓悟字覺初，亦號密雲，宜興蔣氏子，樵爲業。年三十始棄家事龍池正傳，掩関千日，後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遂大悟。時正傳已入都，北來覲之，二襆而歸。禮天台，探禹穴，海門周汝登唱道東南，以宗傳證聖學，與悟深相契，結祭酒陶公望齡、司空王公舜鼎之參扣，擊悟之道法遍於東海自茲始也。傳歸龍池，月老以衣付悟。由是六坐道場：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臨濟之傳稱中興焉。崇禎辛巳，天步方艱，物多疵癘，國戚田弘遇奉御香祈福普陀，隨齋紫衣賜悟，又以南都大報恩寺屈悟住持，以老病辭。逾年寂於天台通玄寺，壽七十有七，全身龕迎還天童示嗣付弟子十二人，有語錄十二卷行世。道忞乃其高足，故所叙事蹟親切，得其扼要。厥後道忞於順治己亥應召入京，奏悟道行，天語咨嗟，有生不同時之歎，又將其遺像親爲題識，並編其語錄入大藏。至康熙四十四年，賜謚曰慧定禪師，皆道忞弘揚之力也。

昭覺文雪禪師紀年錄序一卷 四川木板

清釋徹綱等編。徹綱內江李氏子，卅歲削染，世味幾並巾瓶廿載，兩下吳越，錫竟峯費圓具，及辭去，侍文雪，後遂繼文雪主昭覺寺也。本編初撰於康熙庚申夏，蓋徹綱與同門互相參酌編定者也。文雪名通醉，俗姓李氏，成都府內江縣人。五歲時（明萬曆四十二年）上古字山礼肥叔清笠師落髮。二十二歲時（明崇禎四年）上峨嵋山，欲得證悟，遇禪客言及金粟密雲老和尚門庭孤峻，卓有古風，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矢橛，疑之如石礙胸，直入西山參鑑隨，而隨不重機鋒，特語一味平實。因圓戒信二十四歲時（崇禎六年），仍歸古字掩關山所，讀諸家語錄，鎮日如癡，翌年聞破山明於金粟衣鉢入蜀，自發及以之參破老人，倒穿了鞋便得一場快活。二十七歲時（崇禎九年）參密師為機鋒，凡提一見契旨，隨即入太白山偶閱梆岀，源退不少，遂回蜀復參破老人，磨拳入方，大氣息非常，於破老人鉢袋入白牛山雪居禹門二刹，再上天童掃塔，過漢中，打殺陝西鐵牛，捉殺西河獅子，仍攜杖返蜀，闢昭覺祖庭，收指覓悟老人未了公案。以康熙三十四年示寂，時壽八十有六矣。有語錄、詩集、雜著文等出行世。本編叙禪師身世之中，頗有與他人相關而涉及歷史上重要事件者，如四十七歲時（即順治十三年）與木陳忞衝突，及與靈隱具德和尚言五宗事；及五十三歲時（康熙元年）上許方伯闢天主教滅佛教；及五十五歲時（康熙三年）致書五林國言湯若望行左道偏似汰佛教之說，皆歷史上極可珍貴之史料也。紀年初編於康熙庚申（即十九年），時師年七十一歲，後十五年乃卒，蓋以後之事乃隨時續入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一卷 頻伽藏本

宋祖詠編。祖詠身世未詳，並觀續燈錄卷第三十二目錄中有石泉詠者，為大慧弟子，或即其人也。按大慧禪師名宗杲，因居妙喜庵，又稱妙喜，宣州奚氏子。年方十二即投慧雲齊公受經論，五載涵泳，乃從雜染初遊洞宗之門，洞宗耆宿因其鋒銳，乃燃臂香授厥心印。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於是去而之臨濟，承圜悟（昭覺克勤）之法，在圜悟門下最稱卓越，名重一時。紹興七年詔住雙徑，十一年秦檜以杲為張九成黨，毀其衣牒，竄衡州。二十六年詔移梅陽，復其形服，放還。又詔住育王。二十八年令再住徑山，大宏圜悟宗旨。孝宗在建邸時，親書妙喜庵大字及製真讚賜之。及即位，賜號大慧禪師。以隆興元年示寂，世壽七十有五，坐五十八夏，諡曰普覺，塔曰寶光。嗣法者九十人，其間[illegible]如需、思嶽、彌光、悟本、守淨、道謙、遵璞、祖元、沖密等九人，皆契悟廣大，先師而殁，其餘皆道化一方，臨濟宗旨益振。大慧之法在南宋與虎丘紹隆並稱，乃臨濟中最重要人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萬法歸心錄三卷 續藏經本

清祖源超溟撰，侍者明安編集。超溟，天童圓悟弟子，蘇州洞石通賢法嗣，南嶽下三十六世也。居燕京小湯山。是書作於康熙十五年，中有自序，作於佛成道日，述其撰書緣由大意，謂出之定名，乃取萬法歸於一心之義，中採三教殊途同歸之說。卷上有警省俗迷、儒釋論理、釋道辨偽諸題，以明三教之理；卷中有頓悟修證、教乘差別、唯心淨土諸題，以說破諸教之淵旨；卷下有禪分五宗、十魔亂正、經語引證、七佛偈、佛陀已明、祖語述後諸題。究極種種差別異相，譬黃金為種種之器物，而諸器物皆黃金為例，以說明萬法歸一、諸教一心之理。是編乃以佛教為中心，而融合儒道二教者也。由定慧校閱，刊者鄭際泰等附序跋，乃於十六年梓行焉。

續日本高僧傳十一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釋道契撰。道契字天靈，號甄乙，子備後安那郡神邊村人，俗姓黑瀨氏。年十歲習經咒句讀於鄉之密寺頂見山，遂拜持寶院道雅得度剃染。既長，受具足戒於高貴寺智幢，承祕密印璽於智積院海應，皆修不閏，持法於嚴島彌山，兼又學顯教。台宗則遊於守脫、密成等之門，禪旨則入醫王寺思玄之室，皆得印證。弘化三年董美作西北條郡香々美村圓通寺主席，一住三十年。明治之初，官置教部省，諸宗僧徒咸任教導職，師補中講義，尋遷大講義，為津山中教院學頭。九年示寂，世壽六十一，法臘五十一。所著有般若經一滴、談密宗祖影贊、保國篇、續保國篇、護法談、闢邪大義及此書。此書係續師蠻本朝高僧傳而作，有法本、淨慧、淨禪、淨律、感進、檀興、願雜、科，蓋史據僧傳舊例，立十科。此傳雖續之，然缺淨忍、遠遊、讀誦三科，蓋無其人故也。蠻史立法本科，錄于摩開經法之人，此亦立法本科，攝于法流一派開創之人，其意相同。又蠻史於十科之尾敘附總論，此則不作總論，以傳篇故也。本書共二百四十三師，每師傳下俱注明其宗派，有天台、華嚴、三論、淨土、真言、日蓮、黃檗、臨濟、曹洞諸宗，眉目頗清也。

東國高僧傳十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清性激撰。性激字高泉，以日本靈元帝時居日本（約當中國康熙時），曾在法苑編僧寶傳二十卷，以禪教兩家析為二帙，附表上進。嵩允流通，將鋟梓，或有謂曰：教門諸師釋書載之頗詳，人或知之，非所急也；而禪門實鮮，不可緩。於是先梓禪傳十卷。偶登某山，與賜紫大德圭公談及，公曰：是固然，但為史當全，既已命筆，而文於釋書異，未可以禪教而分緩急也。心領其意，至貞享四年，以年衰老，恐失斯會，乃從新筆削，易名東國高僧傳焉。先是日本僧風樸略，自大法東被以來七百有餘載，未有僧史。及元亨之時，慧山虎關國師撰元亨釋書三十卷，此乃釋門史傳之權輿也。自是又三百餘載，乃有性激承隱元老和尚之命，遊此方，卓錫伏陽天王山，開創佛國伽藍，遂採摭釋書并諸零篇為此編焉。本編卷首附以聖德太子傳。太子乃用明帝第一子，生於敏達二年癸巳（當中國陳宣帝太建五年），薨於推古帝二十九年（當唐高祖武德四年），凡住世四十九年。生平最敬重佛法，盡力弘布，其願未了者頗類蘇乾大聖，東瀛三寶于是始蔚興焉。以下僧傳十卷，凡正傳二百八十七人，附見四十六人，蓋始自帝都元興寺道昭大師，乃以白雉四年

（當唐高宗永徽四年）奉勅與同志二十三人入唐抵長安謁三藏玄奘法師者也終於東叡山寛永寺慈眼大師大師寂於寛永二十年即明思宗十六年也是書不依科目僅依年代先後爲次蓋原編僅分禪教二帙既經刪削區別更難故裁中國各種僧傳傳例單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二卷 杭州木板

清超琦輯錄琦自署曰得度小師嗣法孫乃在康熙六十年十月開爐日述此編按國師名通琇常州府江陰楊氏子十九歲時（崇禎五年）出家參磬山圓修雜染受具夜則隨衆坐香一晚目不交睫至五鼓倦乃以龐居士初見馬祖之問晋之國師於言下大徹至二十三歲時（崇禎九年）繼主報恩法席爲清順治十五年奉詔至京帝即於萬善殿請其昇座說法後迎入西苑時時問答遇合之隆一時無比勅封大覺普濟禪師國師還山帝留其首座茆溪行森在京至十七年復入京傳戒加封爲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其晚年居天目山康熙十四年示寂於淮安慈雲菴世壽六十二開堂說法凡四十年國師與天童圓悟派之道忞俱受清世祖之眷遇故圓修圓悟二派覺得都門並譽連鑣一時稱盛考順治十六年敕諭有云爾禪師通琇臨濟嫡傳天巖近裔心源明潔行解孤高故於戊戌之秋特宣華之陛聯來京廠卓錫上林朕於明覺之餘親詢釋梵之奧實獲我心深契予志洵法門之龍象禪苑之珠林者也其尊崇可謂至矣然此敕諭此譜皆不載國師在當時人望之高并以考見亦其疏略處也

心經釋一卷 紫光樓抄釋乘本

明林兆恩釋。兆恩，莆田人，字懋勛，號龍江，又號子谷子，又稱三教先生。惜學工夫，能以艮背之法治病，生平立說，欲合三教為一。有林全子集，本編釋心經諸語，雖常引前人成說為證，然有本人一貫之主張，語語明快絕倫，如釋色不異空諸句云：余嘗譬之石焉，火之性蘊於石之中，而石之中但惟有火之性而已，本無火也，奚有於滅；既無火矣，奚有於色乎哉；既無滅矣，奚有於空乎哉。而人之性亦由是也。然石擊之則火生，頃之而火滅，火生則有火之色，火滅則無火之色而空矣，而生而色而滅而空，都在石外，殊不知身性本不在外也。此乃兼採儒家之理論也。又如釋諸法空相云：余嘗指諸空器而問之人曰：器中何物也？答曰：但見器中之空爾。夫空可得而見之，不謂之空有空相耶？此之釋空，非與道家之釋無相等耶？故兆恩雖釋佛書而實兼採二家之理論，稱為三教先生，詢無愧也。

泰山石堂老人文集不分卷 泰山書屋本

清釋元玉著。元玉，江南通州馬氏子，號祖珍，晚號古翁，又號宛庵，又號蓟林，孟隱諸方稱為石堂老人。少年出家，徧參尊宿，依木陳老人座下受拂於金粟天岸大師。順治年主青州法慶禪寺，至康熙間主泰山普照寺，營石堂居之，蓺蓟蒔竹，嘯詠其中，與江山民孔璧六、張方平、趙蹈若、吳舫翁等為友。康熙乙亥示寂於於陵大悲庵。其所著語錄詩文名石堂集，又有金臺隨筆、石堂近稿。道光年崇川徐清惠公宗幹為邑令，又考訂印行。民國十五年寺遭兵燹，板俱散亂，至十七年始由泰山在家琳僧與寺僧搜羅整理，刊行問世。此編乃集中之一部，大都為石堂平居講論道義之作，間錄詠文詞。前人稱其與釋言者言戒而不徑言禪，與儒言者言倫而不徑言性。今觀本編中所載與舫翁先生書言中庸乃先聖傳心秘典，與三堂隱君書之論儒釋之辨，與邴里集序之言為學必須能述孔孟之心、堯舜之道，語重實際，不尚空論，且無釋無儒，言近旨遠。其文字雖淺近而易讀，然其意旨則非門外漢所能了解也。

禪玄顯教編一卷 榮光樓抄稀本

明楊溥著。溥，石首人，字弘濟。建文進士，授編修。永樂中侍皇太子為洗馬，坐繫獄十年，讀書不輟。仁宗立，擢翰林學士，掌弘文閣。至正統中入內閣典機務，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卒謚文定。本編乃錄明初僧人以及道士神異之事蹟也。凡僧人十三人，即金永壽（號璧峯）、宗泐、妙淨、文謙、慧日、梵琦、來復、行保、吳印、周顛、[illegible]得、天眼尊者、抒虛是也。道士凡九人，即月秋、冷謙、張三丰、張金箔、徐道人、劉淵然、周玄初、江南命者、鐵冠道人是也（附載人物）。雖出於傳說，不盡可信，然距編者年代甚近，則其故事必流行天下，且非全屬子虛可知也。其最為後世所熟知者，則金璧峯在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中為主角，鐵冠道人即出鐵冠圖者也。其他如周顛、張三丰之故事，亦多流傳於世人之口。又如冷謙之故，乃大類綠野仙蹤中之冷于冰，疑其故乃展轉相傳，附次增删，後隨編為綠野仙蹤也。

山游倡和詩一卷 光緒丁亥嘉惠堂刊本

宋釋契嵩編。契嵩字仲靈，亦號潛子，姓李氏，鐔津人。初隱南屏，後隱靈隱大桐塢永安精舍。所著有禪宗定祖圖、傳法正宗記及鐔津集等，前四庫及本四庫已著錄。本編之成，乃因楊從事公濟（蟠）與沖晦惟晤上人訪契嵩，明日乃邀宿靈隱，又明日乃天竺，遂宿於天竺。三人且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其後相別，而諸人懷寄賡唱往來者又二十餘篇，並編之而集，以嘉祐己亥成。並觀契嵩敘，謂三人游且詠，得詩三十六篇，云其後敘，則謂先有二十七篇，後有二十七篇，兩處之數有異，且謂唱和總六十四篇。並實際數之，則六十九篇，其數亦異，竊疑契嵩誤記也。至其詩則展神情散朗，有林下風氣，令人愛玩不忍釋手也。

小雲棲放生錄一卷 光緒丙戌刊本

不著編者名氏。按小雲棲禪院之名，始於嘉慶甲子，武林諸大居士結淨社，廣放生，而建焉。初謀於西湖之六橋，以裏復放生古剎，嚴諸公撫院大中丞曰可，詎格於成議，不果行。復商之奇城余菴舊住蓮邨師，蓮公聞之歡喜讚歎，遂指其舊址，并一切莊嚴，復購左側華嚴諸華二菴，合而一院，規模似雲棲而小之，乃因以定名焉。是編包有楊曰礼、吳錫麒、江步青三人之文，又有劉墉、朱珪、梁同書、汪志伊、秦瀛、吳錫麒、潘世恩、沈舒華諸人之詩。詩後有釋仁楷之後記，仁楷乃院之住持，蓋是時諸人議以小雲棲归合於大雲棲，遂延仁楷兼理之也。編後有丁丙於丙戌年之附記，乃記後日之事，蓋自道光庚子此地已成廢寺之所，於是淨域清池化而赤標黑蝕，後經洪楊之亂，愈無復原之望，故此地施生之事久廢，成為陳迹矣。

祖庭事苑八卷 續藏經本

宋睦庵善卿撰。善卿身世未詳。本書蓋撰於宋哲宗元年至三年之間。所引之書頗多，有雲門錄、雲門室中錄、雪竇洞庭錄、雪竇後錄、雪竇瀑泉、雪竇拈古、雪竇頌古、雪竇祖英集、雪竇開堂錄、雪竇拈遺、懷禪師前錄、懷禪師後錄、池陽百問、風穴眾吼集、法眼錄、蓮華華錄、八方珠玉集、永嘉證道歌諸書，所謂雲門、雪竇、懷禪師皆雲門宗大師，本書既多引其書，當意作者亦雲門後裔也。本書之其成，乃就以上各書中採其故事成語、名數人名、略字誤字等，加以注釋，第八卷則有十玄談序、雜題目、立題、諸種解釋之文。雖所選引偏於一宗之典，然所注意之事件，大半為名物之文字訓詁校刊之資，略亦頗有書偏性，能充用於他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三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釋凝然撰。凝然東大寺沙門，傳華嚴宗者，以應長元年撰此書，時年七十二，蓋生於仁治元年也（當中國宋理宗嘉熙四年）。本書乃為敘天竺、中國、日本佛法相傳之迹而作，一明天竺宗源，敘天竺佛法傳通以及各經出世之次第，言詞頗為簡要；二陳震旦傳法，敘佛教傳入中國分立多宗之情形也，共十三宗，即毗曇、成實、戒律、三論、涅槃、地論、淨土、禪、攝論、天台、華嚴、法相、真言是也，各宗皆略敘依何經成立及創始之時，末又略敘與日本之關係，敘述亦略，與前通者俱合於卷一中；三述日域弘通，敘佛教在日本傳播之情形也，共有八宗，即三論、法相、華嚴、俱舍、成實、律、天台、真言是也，各宗俱敘其傳入之肇始，傳法之大師，年代歷歷可考，伽藍處處有據，言詞簡而敘述詳明，非尋常手筆所能作到也。至於中土十三宗在此方久已無人能道，此則俱為敘其原委，尤屬難能可貴者也。

龍興祥符戒壇寺志十二卷 光緒癸巳嘉惠堂刊本

清張大昌輯。大昌仁和人，字小雲，舉人。按本寺創始於蕭梁之初，名發心寺，隋改名眾善寺，唐改名中興寺，尋又改為龍興寺，是得名龍興之始也。吳越錢王寶正六年仍稱中興寺，立戒壇院。宋祥符初改名大中祥符寺，因合稱之曰龍興祥符律寺。建炎之初寺燬於兵，於是興廢不常，或改為里器所，或改為貢院，或改為縣治，或改為酒庫，其後隨時修復，則或曰龍興，或曰祥符，或曰戒壇。考寺在武林城中斜對祥符橋，乃城中唐人遺蹟之僅存者也。寺志分建置、寺宇、古蹟、金石、僧伽、著述、僧伽表、僧伽列傳、雜述、題詠九目，以志為僧人而立，故其分目亦依照僧人史料之有無而定也。此寺高僧自僧祐以下代有聞人，而贊寧尤著，不獨闡發宗旨，抑且涉獵儒書，如撰春秋繁露、論語纂解諸書，皆非尋常釋子，諸得此一書詳為表揚，庶不致湮沒已。

南都高僧傳一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不著撰人名氏、本書乃記日本奈良、平安兩朝有關南都諸高僧傳及諸系譜也、在諸僧傳之中、與唐代有關係者甚多、其有直接關係者即入唐者也、如道照（成實宗鼻祖）、玄昉（法相宗）、道慈（律師）、朗辨（華嚴宗祖師）、弘法大師（真言宗）諸人是也、亦有僧人自唐東渡傳教而不返者、如道璿、鑒真等是也、此外或敘僧都、僧正、或紀帝王所相、或載一寺之興建、或表傳法之系統、其敘述頗為簡當、便於閱覽、然卷首頗有重複顛倒之處、如前已敘道昭之事、而隔清水寺本願延鎮及僧正義淵二人之後、復有道照（即道昭、以其事蹟有相同者、亦有互相出入者、並以他書考之、則俱為一人之事也）記載、殊嫌重複、竊意原書雖引書傳甚多、後有散亂、整理者誤將之分於二處也、

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一卷　大正藏本

日本僧修榮撰、榮自署曰故婆羅門僧正入室弟子傳燈住位僧、按婆羅門僧正在日本高僧傳要文抄及元亨釋書中俱有傳、稱為釋菩提、南天竺婆羅門種、遙聞中國五臺山文殊師利靈應、發本國、駕小舟入唐、即登五台、會日本使丹治比真人廣成、學問僧理鏡、仰其芳譽、要請共歸、遂以天平八年五日來、勅館大安寺東坊、十月賜時服、天平勝寶二年有勅崇為僧正、天平寶字四年歲次庚子（當中國唐肅宗上元元年）遷化、春秋五十七、按碑中所載僧正事蹟、與傳中常有互異之處、竊意碑中所載出於入室弟子之手、且碑文為身後不久衆目共見之作、故簡略或不免、而不致有偽也、且文中語語切實、毫無溢美之處、可稱忠實之記錄也、

霜葉吟一卷附一葦集 鼓山木板

釋法新撰。字不染，福建鼓山沙门古老和尚之弟子。蓋自唐建中四年靈嶠禪禪師入閩華嚴庵龍出潭聽法，為傳宗開山之始祖，嗣興聖國師傳燈至今八十三代矣。按書中有詩序云：丁丑臘月廿有七日，承老和尚命移榻過大寺，赴領常住之職。予自揣無能，力綿緣薄，年將七旬，何堪世用。丁丑，康熙三十六年也。至三十九年庚辰，而陳宗為之作序。考書中無庚辰之作，蓋法新是時以年老絕筆，始將其詩文整理成集也。諸篇鏗鏘韡韡，靜則如梵唄初句，動則如天花偏被，索索寫心，說境其自得處，皆可見其獨解領解之深，非世休希之輩僅以詩名而禪行不聞於時者可同日語也。其自叙其詩曰霜葉吟，蓋取傲岸於風霜之意。其野集詩序中有云：風清月白，花開鳥語，悲懽苦樂，會之於心，寄之於詠，無非般若中流出，豈從別處得來耶。此亦可見其胸襟矣。

日本高僧傳要文抄三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釋宗性撰。性自署曰權大僧都，又署曰華嚴宗末葉法印。據其書後識語，知其於建長元年年四十八，則必生於建仁二年也（當中國南宋寧宗嘉泰二年）。是書三卷，非一時抄成，故卷一之後識云：建長元年己酉十月五日，晚於東大寺知足院別所信願上人御房御庵寶抄之畢。而卷二之後則云七月晦日。卷三之後復識云：建長三年辛亥十月一日，晚於東大寺知足院實弘法師之庵寶抄之畢。卷一抄畢反在卷二之後，而卷三復隔一年之久，可知初抄之時並無一定宗旨，且各卷之分並無一定標準以為區分，及至後日乃合為一書也。觀卷一僅有婆羅門僧正、弘法大師、禪林寺僧正（宗睿）、靜觀僧正、淨藏貴所、寬空上人、道場法師、陽勝仙人之事；卷二僅有傳教、慈覺、智證、安惠四大師及尊意、贈僧正慈惠大僧正、池上阿闍梨皇慶之事；卷三則共二十七人，以君臣居士之名為多。知其去取無甚標準，且各傳亦非全抄原文，乃擇要採錄，殆類筆記也。

元亨釋書三十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師鍊撰。師鍊即平安城府北大沙門虎關禪師也。虎關以元亨二年上此書，寂於貞和二年，蓋在二十〇年之後也。常著五家辨，言禪宗五家皆出於馬祖，頗稱特見。此書則敘表其淵傳，蓋始於傳智，終乎序說，上自推古，下至元亨七百餘年間事，若僧尼士庶之傳，若寺宇佛像之志，若國家君臣資治之表，有一關乎釋氏者靡不登載而收錄焉。其傳之爲目有十，即傳智一、慧解二、淨禪三、感進四、忍行五、明戒六、檀興七、方應八、力遊九、願雜十（內分古德、王臣、士庶、尼女、神仙、靈怪諸目）是也。表之爲目一，即資治是也。志之爲目有十，即學修、度受、諸宗、會儀、封職、寺像、音藝、拾異、黜爭、序說是也。是書不惟包羅弘富，且有補於中國僧傳之所不及。往代有中國名僧來至東土，以致不知其後日結局如何，而此傳則俱記載甚詳，如鑑真、義空、普寧、正念、一寧、法進、神叡、道璿、菩提諸人等皆是也。亦有日本僧人至中國求法返國之後，開宗立教，爲一代大師，爲中國所不及詳知者，如最澄、空海、圓珍等是也。

善誘文一卷　說郛本

宋陳錄編集。錄自稱曰丹穴老人，身世未詳。以寧宗嘉定十四年爲此書，弟錬爲之序，言錄僻好編集戒殺之文傳於世，因戒而得善報者則編之，因不戒而得惡報者則不敢編也。雖然，猶慮人之不喜觀，復以前賢警世格言渾融乎其間，聊藉誘人之一觀也。縱觀本書所引之文，依其涵意可分二大類：一曰濟人，濟人者不必時時多費財也，即常存一念之仁，因可使貧人多受其益，如春承事於每歲收成之際隨意出錢收糴米糧，候至來年新陳未接之際，糶與細民，價例不增，升斗如故，此不必損己而可積莫大之陰德，人亦何樂而不爲善哉。二曰戒殺，佛言五戒以殺戒爲首，佛言十惡以殺業爲首，蓋物類雖微，其貪生惡死與人相同，今觀物類之畏死哀鳴而不動其心，則其仁心久已息矣，尚何善果之可言乎。有人言我雖不殺生，不能禁人之不殺，仍無裨於事也，不知屠人之所以殺生者，以有人食肉也，若[illegible]之人皆不食肉，則彼等無利可圖，自不致殺生矣。若待物類已被捕獲而買以放生，雖屬一念之仁，而效果究屬甚微也。

報應記一卷 說郛本

唐唐臨撰。臨有冥報記，已著錄。按冥報記說報有三種：一者現報，二者生報，三者後報。本編乃引自後魏以及唐代受持金剛經以得善報之事，凡十六則。以高紙之謗佛、宋義倫之好殺，均以持誦金剛經之故，不惟免罪，且得善報，故知本書乃極力申明現報之道者也。蓋金剛經言近指遠，簡而易誦，最便於流行。當時孟獻忠有金剛般若集驗記，段成式有金剛經鳩異，可知當時誦持金剛般若之書遍，故有多人作書弘揚之也。此事之中，亦有巧引古書者，如盧景裕之事，魏書及北史傳中俱稱景裕之敗也，繫晉陽獄，至心誦經，枷鎖自脫，此雖似由佛書鈔來，並未常指明誦何經也。本書則於經上加金剛二字，遂儼若金剛經之普，乃自後魏已然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觀音問一卷 萬曆間李氏焚書本

明李贄撰。贄有雜述，已著錄。按李卓吾別傳稱卓吾喜接引人來問學，無論緇白，彼心酬對，風動黃麻。間時有女人來聽法，或言女人見短，不堪學道。卓吾曰：謂人有男女則可，謂見有男女豈可乎？謂見有長短則可，謂男子之見盡長，女人之見盡短，可乎？且彼為法界者，男子不如也。卓吾氣既激昂，行復詭異，斥黃間士大夫皆大噪，詆為左道惑眾，因卓吾與彼中士女談道，刻有觀音問等書，意者更以帷薄蜚語，思逐去之。今觀其書中，不惟不見非聖無法之語，且融合儒釋之精神，於此中見之。如與澄然有云：今人但見得父母生我身，不知日夜承世尊恩力，蓋千生萬劫以來，作忘恩背義之人久矣。此乃真尊所尊之語，凡宗教家無不皆然，豈可以儒家之尊尚衛之乎？其答澹然師有云：佛之心法，盡載之經，經中一字透不得，即是自家生死透不得，惟不識字者無可奈何耳。此勸人讀書，與儒家道問學相近，而與禪家不立文字禪者異矣。在宋儒中最欽佩楊慈湖，又云：慈湖於宋儒中獨謂第一了手好漢，以屢疑而屢悟也。其人不疑，是謂大病，唯其疑而屢破，故破疑即是悟。彼以談詩談佛為二事，不知談詩即是談佛，若悟談詩即是談佛人，則思過

日談詩何哉此列直以讀儒書之法讀佛經不謂大主持儒釋合一者得乎故是書之作直可謂卓吾之讀經方法論也

雜述一卷 明萬曆間李氏焚書本

明李贄撰贄號卓吾一曰篤吾又自號曰溫陵居士泉州晉江人生於嘉靖丁亥之歲萬曆間為姚安知府後致仕客黃安又至麻城龍潭湖上與僧無念周友山邱坦之楊定見聚閉門下鍵日以讀書為事偶因頭癢倦於梳櫛遂薙其髮獨存鬢鬚若冠服即所居為禪院及為麻城當事所逐入黃蘗山壬寅（萬曆三十年）北遊抵郊外極樂寺館於通州御史馬誠所為給事中張問達所劾逮下詔獄以剃刀自割其喉死時年七十六矣生平著述甚多最著者溫陵集焚書藏書等本編係焚書中乃卓吾論道之雜文也論者謂卓吾非聖無法然觀本編中批下學上達語見其非聖之意惟其獨具隻眼言人所不敢言且自孩子而下皆凡民之言足見其睥睨一切之概宜俗士聞而驚心動魄也又如戒眾僧中謂戒者定慧之因我釋迦老子未成佛之先前後苦行十二年既成佛之後前後說法四十九年總知父母乳哺之恩難報必須精進以報之所謂一子得道九祖升天非妄言也可知卓吾真解將儒佛之真精神合而為一世人借其放誕無忌者非真像也又如謂布施持戒忍辱真禪定之本而禪定又為智慧解脫之本後生小子指得一

慧山記四卷 同治戊辰刊本

明釋圓顯輯，邵寶刪訂。圓顯，正德間慧山寺住持也。邵寶，無錫人，字國賢，成化進士，官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謚文莊，學者稱二泉先生。按無錫以山之秀、泉之清著，先有住山覺性字海中者，為山記未就而歿，顯其弟子也，從事於斯者凡二十年，書成二十卷。既以献之邑人潘緒（字玉林），復參之於莫止（字常沙），後經邵寶加以潤色，刪定為四卷，乃梓行焉。其卷一有慧山泉石峯鳴池澗諸目，卷二有寺（附住山庵院釋老）祠廟諸目，卷三有物望山居古蹟（內分城坡宮室書翰器物卉木）諸目，卷四有勝覽（內分堂亭軒閣樓）墓土產（內分木竹菓果蔬茶）諸目。刪改之役，邵寶又輯慧山集載古今詩文若干卷，皆序而梓之，版藏桃花塢聽松庵，庵故邵氏香火院也。隆慶間燬於火，版付楚炬，其書遂不易覯矣。咸豐丁巳，邵寶八世孫涵初（字吟泉）重刻慧山記，附載古今詩文合記之集而一之。庚申之劫，版復被燬。涵初文孫海嶠復依舊本刊之，即今通行本也。

大覺普濟能仁國師年譜二卷 嘉興藏本

清行峰述，超鉻撰。行峰，國師之嗣法門人（名超溫，戊子），稱曰骨巖和尚。順治八年國師以和水方丈托行峰主之，翌年行峰承退院國師乃兼主和水。行峰後主武康報恩寺，以康熙二十六年卒，壽七十有九。超鉻字永鑑，行峰門人，法華寺住持也。按國師為清代禪宗中最重要之人物，故記載其身世之文字頗多，內容則互有詳略。續指月錄著年歲語錄後所附之年譜有二種，一為法孫超琦所撰者，即此書法嗣所述也，又有王熙所撰塔銘及潘耒所撰行狀。本書編于行峰再住吳興報恩之日，超鉻奉命校訂於初住金陵芥子菴時，其間一事一行悉遵行峰所述，一言一語盡依所刻所錄，以康熙三十三年書成。蓋始自明萬曆四十二年甲寅國師生，以迄清康熙十六年丁巳國師涅槃後三載。以較超琦之作，則前者敘事較詳，而此則錄法語較多，于年之中以順治十六、十七兩年記敘最詳，因國師是時在京深蒙皇帝之寵遇，門下諸人視為千載一時之盛事，故記敘不覺特詳也。

大通禪師行實一卷（續群書類從本）

元雲岫撰。雲岫乃真翁德舉禪師法嗣，青原下十八世，出於宋末大普寺僧也。生於宋理宗寶祐二年，卒於元泰定元年，壽八十有三。此書所敘者爲西澗子曇（謚號大通禪師）和尚之行狀。和尚乃石帆惟衍禪師法嗣，南岳下二十一世，鎌倉建長寺十一代也。生於宋理宗淳祐九年，浙江台州府仙居縣黃氏子。在紫籜山廣度禪寺剃髮，侍平江承天寺石橋明，參石帆惟衍。二十二歲時至日本，受建長寺大覺禪師、東福寺聖一國師之優遇，時文永八年也（當宋度宗咸淳七年）。弘安元年（當宋祥興元年）年三十歸元，爲天童環溪惟一禪師會下藏司。元至元二十五年，年三十八歲時出世台州紫巖寺，嗣石帆。二十六年四十一歲時，杭州徑山雲峯寺高印迎之北來。翌年又居潭州天柱寺。五伏見天皇正安元年（當元成宗大德三年）伴一山一寧禪師再至日本，北條貞時請住圓覺寺。嘉元元年（當大德七年）五十五歲陞住建長寺。德治元年（大德十年）十月二十八日示寂於正觀精舍，賜謚號曰大通禪師。本編作於元至治二年，乃雲岫八十前一年也。

靈空和上年譜一卷（國文東方佛教叢書本）

日本智幽撰。智幽生當中國清高宗時，乃靈空和上之弟子也。本書原題比叡山安樂律院中興靈空和尚年譜。和尚以承應元年（當清順治九年）生於筑前國福岡，出家名光謙，字靈空。師事叡山安樂院慈山。蓋先是本邦天台一宗自中古以來以口傳秘事之盛行，遂失一宗之真面目。慈山潛心天台四明之學，深達性具之旨，於是本邦台教再興。靈空繼之，復高唱乘戒俱急，主張高揚戒律。元祿六年（清聖祖三十二年）賜旨以山門安樂院爲律院，故世稱爲安樂律，風靡一時。享保八年（清世宗雍正元年）以東叡山淨名院爲律院，十四年以日光山興雲院爲律院，於是三山律法之大旆高豎矣。以元文四年（清高宗乾隆四年）示寂，壽八十八歲。生平著述甚多，好闡邪編、玄旨歸命、破邪說詳作，共六十三部二百餘卷。其弟子凡大僧四十一人，其律院事四十五，誠日本佛教史上有數之人物也。

老僧衣社疏一卷 鈔本

清傅山撰。山山西陽曲人，初名鼎臣，字青竹，後改名山，字青主，一字仁仲，別署公之它，亦作公他，亦曰朱衣道人，又字嗇廬，少有異稟，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搢紳先生氣習腐惡，山獨堅若持氣節，國變時衣朱衣居土穴養母，天下大定，始稍稍出，隱於康熙中年七十餘，詔舉博學鴻儒，以死拒，乃放還。善畫山水墨竹，工詩文及金石篆刻，又精醫，家傳有藥方，乃資以自活，有霜紅龕集。本編乃青主紀老僧事，其兄事老僧事皆四字一句，文詞通俗而饒具禪機，紀兄事乃紀兄死後子二人追憶之情形，文言遇老僧之因緣，老僧生於正德元年丙寅，至崇禎十五年壬午，凡一百三十七歲，此可謂自古以來稀有之長壽人矣。其敘明季遺事於熊廷弼被害事雖寥寥數語，而明廷屈殺忠良之失誤亦可概見。手蹟冊原藏陳數賢山堂中，此疏乃據霜紅龕文補遺錄出也。

性海和尚行實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日本無名氏撰。此乃記叙京都南禪寺性海和尚之傳也。和尚乃東福四十三世虎關鍊禪師法嗣，天龍十七世，南禪四十世也，名靈見，字性海，自號不遷子，信州横山福氏子也。十一歲在鎌倉建長寺得度，十九歲參京都建仁寺清拙清澄和尚，康永元年秋二十八歲入元，在元凡十年，觀應二年三十七歲五月歸朝，以虎關遺命住龍泉寺，復隱丹州藥山，歷住長壽禪居，以勝貞治二年應足利義詮之請住三聖寺，應安元年五十六歲時足利義滿請住東福寺，復陞住天龍南禪，晚年閑坐東福寺退耕庵，應永三年三月二十一日（當中國明太祖洪武廿九年）示寂，壽八十二，臘七十二。著有山門疏、禮越請疏、東福羅漢供跋等約五十餘篇，亦日本佛教史上重要人物也。

長慶老和尚行狀一卷 北京木版

清釋函昰述。函昰字天然，長慶法嗣也。按長慶名道獨，號宗寶，別號空隱，廣東南海陸氏子，生於萬曆二十八年，以二十九歲時入博山，參無異元來，與語竟夕，以頌呈山，一眾環觀，咸登具足戒。故長慶為青原下三十六世法嗣也。出世後，歷主羅浮、西禪、長慶等處，以順治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六十二，臘三十有三，全身塔於羅浮華首臺西溪之南。其生平以道自守，以悲攝人，遇物純真，不事聲譽，大小淺深，各隨所受，凡示誨皆明達曉人，稍有所稱，必喜見眉宇，有乞偈頌，隨口命記，欲易字句亦笑從之。人有進曰：道法所關，和尚何得輕易乃爾。正色曰：壇經曰彼善知識有大因緣，所謂化度人根利鈍不可數齊，但具正識，豈可辜負至宗，向大法中不能窺，老僧自有權衡，豈若輩所知耶。蓋其闡法二十餘年，終未越博山矩範宗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慶宗寶獨禪師塔銘一卷 北京本版

清錢謙益撰。謙益，常熟人，字受之，號牧齋，明萬曆進士，官至禮部侍郎，坐事削籍，歸福王時召為禮部尚書，多鐸定江南，謙益迎降，授禮部右侍郎，旋歸鄉里，以文章標榜東南，後進奉為壇坫，生平藏書極富，著述亦眾。乾隆時以其語涉誹謗，不惟將其著作禁燬，即他人書中有引用其語者，亦勒令劃除，惟此書似尚不在禁止之列，如清高宗實錄卷八百四十八載乾隆四十四年十二月甲寅，軍機大臣等奏查續藏經內有錢謙益塔銘跋二種，擬請刪去，得旨：錢謙益銘跋二種，所言皆釋家之事，語意俱無關礙，亦不必徹去。此乃虞山著作中之特殊，蒙恩允其存留者也。銘前半之文，與行狀大致相同，所異者即此間少十四歲時所成之偈語耳。惟文後之銘，言詞古奧，非大手筆不能，此或即清帝不忍徹出之意也。

松源崇岳禪師塔銘一卷 續藏經本

宋陸游撰。游山陰人，字務觀，早有文名，孝宗稱其力學有聞，言論剴切。除樞密院編修，後權夔州通判。因愛蜀道風土，故題其生平所為詩曰劍南詩稿。其詩清新刻露而出以圓潤，自成一宗。故宋以後詩有劍南一派。官至寶謨閣待制。范成大帥蜀，游為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按崇岳字松源，龍泉吳氏子，年二十三棄家依埽塔服緇，大慧杲於徑山，又咨請乞庵華，隆興二年得度於西湖白蓮精舍，參方最久，後謁密庵傑，聞室中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話，忽大悟，遂得心印。因密庵遷靈隱，命居首座，久之出世，首住平江澄照，次居江陰光孝、饒之薦福、明之香山，最後居虎邱，道化盛行，得法者眾。寧宗慶元年詔住靈隱，三易寒暑，以老乞退，居寺之東庵。嘉泰二年八月四日手書別公卿，並語示弟子曰：有大力量人因甚擡脚不起；又曰：開口不在舌頭上。遺囑弟子以闡法是務，乃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壽七十，臘三十九。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得法者香山光睦、雲居善開。松源法派在虎邱一派中與破庵祖先並稱，而在日本則盛行於鎌倉中晚之際，即中國宋末元初時也。

雪峰義存禪師年譜一卷 續藏經本

明林弘衍編。弘衍閩人，號曰得山居士，以崇禎十二年夏日為此編。按雪峰乃雲門、法眼兩宗之先師，開創雲門之文偃乃其弟子，開創法眼之文益乃其三傳弟子也。雪峰義存以唐長慶二年壬寅生於泉州南安縣曾氏，十二歲出家蒲田玉澗寺，十七落髮，謁芙蓉山恒照大師，見而奇之，故止其所。止宣宗之時，北遊吳楚梁宋燕秦，受具足戒於幽州寶剎寺，訪四名山，扣鋪禪宗，爰及武陵一面德山，止於珍重而出。其徒數百咸奠測之。德山曰：斯吾儕也，吾得之矣。後居於福州閩川之雪峰，唐僖宗賜號真覺禪師，法席常有眾一千五百餘人。當時天下騷然，群雄割據，為自稱王閩王王氏，嘗眾養民之外，雅隆其道，凡齋僧構剎，必以問焉，為之增宇設像，鑄鐘以嚴其山，優施以充其眾。時則迎而館之於府之西甲第，每將徵由幢聆法論，未嘗不移時。凡垂化四地四十餘年，於後梁開平二年三月入寂，壽八十有七，臘五十有九。本編附於語錄之後，乃弘衍於重刊語錄時始編成加入也。

石田法薰禪師行狀一卷 續藏經本

宋物初大觀禪師撰。禪師四明沙門，以淳祐十年五月撰成。此編法薰號石田，破菴祖先禪師之法嗣，南嶽下十九世也。生於眉山之彭氏，佛海禪師瞎堂遠和尚其族祖也。初游石霜禮雷避塔，述偈曰：一念慈心容元不隔，何須特地辟乖張。平白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由是名大著。聞密庵先道峯遂往叩。先一見知為法器，然於日用語默不少假借。薰於是決意依棲。與無準範日相激礪，久乃辭去，復徧遊諸老門庭，咸稱賞之。後出世蘇之高峰，次遷寒山、鍾山，虛席，朝堂奏師補處。寶慶初遷淨慈，端平二年復遷靈隱。生平開法五處（高峯、普明、蔣山、淨慈、景德），嗣法三十餘人，弟子二百五十三人。以淳祐四年示寂，壽七十五，臘五十三。亦破菴流中重要之人物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釋家部

禪門師資承襲圖一卷 續藏經本

唐裴休問、釋宗密答。休字公美，河東聞喜人。歷官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宣武昭義河東鳳翔荊南節度使。為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生平喜與釋子往還，所最服膺者為黃檗希運及圭峯宗密。宗密有禪源詮及原人論。此篇錄本書所論者為禪宗之傳授源流、南北兩宗共有七家：一北宗神秀一派是也，二成都淨眾寺無相一派，三成都保唐寺無住一派，四洪州宗馬祖道一一派是也，五牛頭山宗慧融一派是也，六南山念佛門念佛本禪之一派，故別為一家也，七荷澤宗神會一派是也。復上論諸佛之教與佛正法，以及達磨門下各宗派之源由，師承宗旨，俱為詳解。更言中華心印相傳，始自初祖達磨，所傳之佛正法本無二法，但因人之天賦不同，而領會有異，且化益群生各有善巧方便，故派別不能不分，實則猶一樹多枝，功用相同，而眾生之受益無二致也。

豫約一卷 明萬曆間李氏贄撰

明李贄撰。贄有觀音問等書，已著錄。此書前有小引，云：余年已七十矣，旦暮死，皆不可知，故此書之作，當在萬曆二十四年。蓋對禪院中僧人之遺囑也。共有七條：一早晚功課，一早晚山門，一早晚禮儀，一早晚佛燈，一早晚鐘鼓，一早晚守塔，一感慨平生。除早晚功課一條見於他處不復說明外，餘六條皆有詳明之文字以敘之。按卓吾雖為不羈之士，而此六條中則諄諄以謹戒律為言，是猶鳩摩羅什污泥中生蓮花之類也。至於早晚守塔中，稱世之念佛修西方者可笑也，決矣決矣無生西方之理也。縱一日百萬聲佛，百事不理，亦一如此，然我知其非往生之路也。須是發願欲求生西方，而昔昔聽其教旨，半言不敢不信，不敢不理會，乃是求往生之本願正經主意耳。此可謂予世之念佛修西方者頂門一針也。又如感慨平生中謂世間有三種人宜出家。非三種而出家，非避难，即無計治生，利其閒散，可以成就吾之懶也，無足言也。三種者：其一如莊周、梅福之徒，以生為我梏，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世為贅瘤，然不得不棄官隱去，一也。其一如嚴光、阮籍、陳摶、邵雍之徒，苟不得比於傅說之遇高宗，太公之遇文王，管仲之遇桓公，孔明之遇先主，則寧隱毋出，亦其一也。又其一者，陶淵明是也，亦愛富貴，亦苦貧窮，苦貧窮故以乞食為恥，而曰叩門拙言辭；愛富貴故求為彭澤令，然無奈其不肯折腰何，是以八十日便賦歸去也，此又其一也。此乃言隱士方可出家，可以糾世人度僧太濫之弊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本朝高僧傳七十五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師蠻撰。師蠻字卍元，號獨師，相模人，俗姓熊澤氏，十八歲出家，翌年巡歷諸山，耆舊問訊，江湖禪友，立志編纂本邦僧傳，蒐集資料凡三十餘年，至延寶六年（當中國清聖祖康熙十七年）凡收禪僧之傳一千有餘，完成延寶傳燈錄。至乙年入美濃加納盛德寺，增益資料，遂成本書。後住京都盛德寺，以寶永二年（當中國康熙四十四年）入寂，壽七十有五。先是日本僧傳在元亨（當中國元仁宗至治中）以前，雖有述者，但無通傳。元亨中始有虎關和尚著釋書三十卷，僧員不滿五百，遺漏尚多。師蠻乃於三都邊陲遐邑周流胥峨，挈包汲汲搜訪，隻字片言無不網羅，以至禪錄、叢集、王庫之史、公府之乘、釋志、神書，旁及雜記、稗說、靈異密篇、積帶所遺，多數編訂，共有十科，即法本、淨慧、淨禪、感進、淨律、檀興、淨忍、遠遊、讀誦、願雜（內分化化一、異邦二、先德三、神仙四、感應五）是也。遠起上世，下迄昭代，班一千六百六十二人，釐成七十五卷，別附總目以元祿十五年（當中國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成書，定名曰本朝高僧傳。其所引證之書甚多，多傳之下皆注明其出處，其有說誤者則隨處筆正，誠一最完美之僧傳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長谷寺緣起文一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菅原道真撰。道真生於承和十二年（當中國唐武宗會昌五年），以寬平六年為遣唐使（當唐昭宗乾寧元年），昌泰二年為右大臣（唐昭宗光化二年），卒於延喜三年（唐昭宗天復三年）。寬平八年（同乾寧三年）二月十日為此書。蓋是時大和長谷寺三綱等奉敕述本寺開創之由來，而道真乃為此書也。書由於行基菩薩國符記七卷、流記文三卷以及本願德道聖人上表狀而來，記敘長谷寺鄉名稱之由來與天武天皇時代近江弘福寺道明聖人精舍之建立，次序德道聖人感靈夢得一大奇木，喚巧匠雕刻十一面觀音像，安置於內，至天平五年（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某月十八日開眼供養，續述德道聖人對於寺院道學之勸進，以及天平七年五月十六日之上棟，又詳敘十九年（玄宗天寶六年）九月二十八日至天平勝寶五年（天寶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行供養之全事，誠僧寺掌故中最簡而該括之文也。

趙州從諗禪師行狀一卷　續藏經本

唐文遠編。文遠身世未詳。按趙州姓郝氏，曹州郝鄉人，年六十一得傳南泉普願之心印，住趙州觀音院凡四十年，語錄大行於世，所貴有趙州古佛之稱。其卒年代頗有問題，宋僧傳卷十一本傳異常簡略，且無卒年；行狀作戊子歲十一月十日示寂；景德傳燈錄十及五燈會元十俱作寂於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壽一百二十；佛祖綱目則作光化元年戊午，宗統編年因之。今按乾寧四年之後即光化元年，趙州寂於二年之間，故或置於此，或置於彼也。至行狀所載戊子，當在咸通九年，與此相差二十九年，未免過遠。竊意子與午二字形頗相近，戊子或為戊午之誤，則行狀與綱目相同也。

月林觀禪師塔銘一卷　續藏經本

宋陳貴謙撰。貴謙身世未詳，據語錄序，本編蓋以嘉定十一年撰成也。按月林觀乃大洪祖證禪師之法嗣，南岳下十七世，楊岐下七世也。其一生說法之經歷，可就其語錄之八會見之。初於嘉泰元年七月十四日入院，乃有平江府蠡口聖因禪院語錄（法寶編），住山凡四年；次同府承天能仁禪寺語錄（法璹編）；次同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慶全編）；次臨安崇孝顯親禪寺語錄（法清編）；後有李氏特請開創湖州報恩傳衣禪寺語錄（有宗編）；平江府靈巖山崇報禪寺語錄（惟珪編）；臨安府西湖道翠庵語錄（道果編）；及嘉定十年示寂於湖州烏回山密嚴寺，壽七十五，在此地亦有語錄（無門慧開編）。今之語錄乃法嗣德秀、宗月等編纂，有嘉定十年十月十五日平江府承天寺鐵鞭元韶跋，及同十一年正月十五日附陳貴謙序。蓋貴謙為序兼為塔銘，附於此以利行也。

招提千歲傳記九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義澄記。義澄乃招提寺律師，在寺中集此律宗史傳甚久，從事凡十五載，以元祿十四年（當中國清聖祖康熙四十一年）始成。分上中下三部，全九卷。卷上為傳律篇，乃載本山千年間住持之傳也。卷上之一起自扶桑律宗太祖鑑真大師，以迄第二十祖戒如律師；卷上之二起自第二十一世（中興第一世）大悲菩薩，以迄第二十八世示現並國師；卷上之三起自第二十九世禪戒惠和尚，以迄第六十五世玉峯和上。卷中為明律篇、王臣篇等，乃記此千載之中以明律顯者也。卷中之一起自唐揚州崇福寺祥彥師，以迄田郷施平、戴舉、秦小道西（凡三十七僧）；卷中之二起自生駒山大聖竹寺信願遍大僧都，以迄安養庵智空稱律師（連前共七十八傳）。卷中之三有王臣篇，自聖武皇帝至大相國道家公，凡七傳；有居士篇，自卑法力至慈禪上人，凡五傳；有尼女篇，自智首尼至正法寺開山信如，凡四傳。卷下乃記本門中千載之雜事也。卷下之一為殿堂篇，自寺基金堂講堂以至別院，凡四十二門；卷下之二為舊事篇；卷下之三則有舊跡、靈寶、靈像、法事、枝院、撰述、封禪、辨說、遺疑、異說、拾遺、連名，凡十二門。此書所包者千載之而百九十三人之傳，旁及釋家碩彥多門，誠一包羅宏富之書也。

闡教禪師塔銘一卷 天津木版

釋際醒撰。際醒即夢東禪師，著有夢東禪師集，已著錄。本編所敘者乃通理禪師之事。通理爲賢首宗第三十世，字達天，姓趙氏，新河人。生於康熙四十年辛巳，卒於乾隆四十七年壬寅春，秋八十有二，僧臘六十三。嘗受濟北密印於古梅成禪師，傳賢首宗教觀於永祥煥法主。城市山林，歷四剎，皆以苦心實行爲住持，兼述講演爲佛事。乾隆丙戌夏，皇六子挽之主祐花寺。辛卯冬，賜紫色伽黎以旌異之。壬辰，開清字譯館，翻大藏諸經，師偕三宗通曉經旨沙門日於館所講證大義。庚子冬，復蒙敕旨封闡教禪師。時年八十矣。嘗於雍正癸丑奉旨入圓明園校對宗鏡錄及教乘諸書。又自著有楞嚴指掌疏、法華指掌疏、心經合疏、金剛新眼、盂蘭摘要、圓覺新義疏、普門品別行疏、五教儀增註諸書行世。尤以楞嚴指掌疏之撰述，始於乾隆三十年，精思十二年，至四十一年始成。蓋因其住香界寺開講楞嚴，嫌楞嚴正脈前後次第與清涼大相逕庭，不合賢首家法，遂生衛道之念而著此書也。其觀塔銘所載與僧傳之集所載頗有異同，尚能一一刊正之，亦治佛教史考尤爲之要也。

克靜慧律師傳一卷 天津木板

清釋悟成撰。悟成身見方聚成禪師年譜，已著錄。本編所述乃律宗大師克靜了慧之傳也。了慧，鳳陽縣人，少爲道士，後改從釋氏。從淮上慈恩寺巨律師亦受具戒，又至維揚參昭月貞祖，及返鳳陽參隆徹律師，徹授其記，又付以院事。後辭去，參隆覺之岫律師，又之金陵參香林寶石寺和尚，寶林亦授其記。後居著闡寺，嘉慶十七年至臨淮，二十年寂於定遠池河驛之茶庵門人處。了慧之生年，作者不知，故曰八十餘歲。行狀爲飛遠而望之，龐眉皓首，儼如古佛，問其年月，則云吉年吉月吉日吉時。雖其至親弟子亦未嘗知其日月。蓋僧家一意出世，故易忘世俗之日月，非不告也。在嘉慶二十年以前八十餘歲，則當生於雍正時也。了慧雖以律顯，其亦受教於高旻寺一派昭月了貞之下，蓋有禪律兩宗之長者也。

禪門第一祖菩提達摩大師碑 北平研究院拓本

梁武帝撰唐李朝正重建據歷代法寶記載蕭梁武帝造碑文似武帝確有造碑文之事前後所題之語似朝正重建時所加也考續高僧傳卷第十八菩提達磨傳稱初達宋境則宋時當在宋時又僧傳稱釋僧副太原祁縣人也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遂從而出家爲建武年南遊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可知達磨於建武之前已至北朝則其初由南至北之時必在宋齊之間矣並歷代法寶記等書載其見梁武帝之事居達磨已於以前游化嵩洛則無緣得至梁朝碑文中言莫知其所居未詳其姓氏亦似未見梁武帝之續僧傳所載相合然觀碑文中載及達磨入滅之時有云其侍者惟可禪師大師舒眉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以傳燈此有傳燈而無傳衣缽之事蓋意其出世當在禪宗盛之後而南宗北宗之前所謂梁武帝撰者當係偽託不然其豈肯爲一不識姓氏居止之僧人立碑於異國乎然其出世究在法寶記諸書之前與續僧傳似爲一系統一時期之傳說而究梁武因緣之記載則當在唐中葉以後也

蘭溪和尚行實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日本虎關師鍊撰虎關撰元亨釋書已著錄本編乃依據蘭溪法嗣佛燈國師約翁德儉禪師所述而編纂者也按蘭溪名道隆乃南岳十九世楊岐九世嗣宋無明慧性禪師法統又鎌倉巨福山建長寺開山大師也原爲宋四川涪江（一作內江內水）冉氏子十三歲出家四川大慈寺歷參無準師範癡絕道冲北磵居簡酬陽山無明慧性南宋理宗淳祐六年（後嵯峨天皇寬元四年）年三十三至日本寓筑前圓覺寺有京都泉涌寺來迎依院主智鏡指示往鎌倉壽福寺見大歇了心北條時賴請至常樂寺開法建長四年（當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年三十九歲冬請於巨福山建長興福禪寺開山嵯峨上皇聞其道譽延入大內請問後以門人之事流謫甲州後由時賴之請住壽福寺以弘安元年五月（當元世祖至元十五年）歸住建長寺同年七月二十四日示寂壽六十六臘五十賜謚號大覺禪師是爲日本禪師賜號之嚆矢嗣法二十四人開葉甚盛有語錄三卷行世亦日本佛教上重要人物也

言半句便自猖狂不敬十方不礼晚末說道何佛可成此真与外而教何異乎非吾欺也此乃自謹飭修行之路入手与禪宗之主持頓悟者以異而實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省庵法師語錄二卷 揚州本

清釋實賢撰彭際清重訂實賢字思齊一號省庵常熟時氏子世業儒七歲礼清涼庵僧容選為師聰慧異朗經典過目不忘十五雜染兼通世典能詩善書法錢王友許暘谷皆執節與交年二十四圓尸羅於昭慶嚴習毘尼不離衣鉢日止一食脇不帖席率以為常康熙三十九年庚辰依渠成法師聽講法華圓義謁紹曇法師聽唯識楞嚴止觀諸部曇師授記為佛靈峰四世天台正宗焉五十三年甲午叩靈鷲和上於崇福參念佛是誰話操持嚴密四月恍然契悟曰我夢覺矣自是應機無礙才辯縱橫乃辭鷲受禁足於真寂寺五十七年戊戌春止杭之隆興寺紹曇法師命其代講經律每歎節稱善由是法化洋溢江浙黑白傾心歸仰歷有十載法道之盛甲於諸方又嘗應永福普慶海雲諸禪席每進院模範一新清規肅穆後退隱杭城仙林寺不出戶庭力修淨業雍正七年己酉冬杭人茅靜遠業世皇甫子儀李執玉等請主鳳凰山梵天講寺於是屏絕諸緣純提淨土結長期嚴立規約晝夜六時互相策勵人皆謂永明再來也以十二年甲寅四月十四日示寂春秋四十九臘二十五此書雖名語錄並實包有詩歌偈讚文銘諸體蓋備並成之非

有意為文故曰人命在呼吸間那有閑工夫學世諦文字稍一錯過便成他世欲望出離难矣哉蓋後人集其辯禪篇文字以成書故無甚高論可言也然其中精義實多其指示迷津普渡苦海之心尚可見於字裏行間也

角虎集二卷 乾隆間刊本

清釋濟能編濟能字水懷山陰朱氏子自幼知念佛了生死為事年十九出家遂參湛然和尚于顯聖東塔密雲和尚咸領肯乾矢橛話後抵姑蘇北禪參漢月老和尚見堂中有參者棒然出愧即勇猛用功時三峰梵伊和尚瑞光頂目和尚為兩堂首座躬親遭鍛煉偶天氣晴和步溪濱見桃花開頓釋前疑得入濟宗堂奧遂遁跡廬山數載後遊歷諸方歸隱姚江雲頂山自號一壑子其晚年以淨土一門深入有示修淨業法語本書之作乃主張合禪淨為一者也以為遠公仰宗經論默契大乘結集十八高賢同修念佛三昧遂開東南淨土法門而達磨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立地成佛明教外別傳之旨六代而下大鑑南能北秀枝派分歧賢首台教遮相為立於是永明智覺禪師紹彌陀願遵普賢行門糾集三宗同歸一貫極力主張唯心淨土故有角虎之喻至是濟能鑒於後學信疑不決遂蒐羅列代傑出宗師要語則旨歸淨土者編集成書號曰角虎集令宗禪者不敢輕淨土修淨者無復貶禪宗其所收錄於臨濟自死心新禪師以下凡十四人曹洞自真歇了以下凡十五人於雲門自本覺真以下凡九人於溈仰法眼自永明壽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以下凡九人於古今尊宿自廬山遠祖以下凡九人此書乃述
而不作並於廿人之利益則殊謬也

釋家官班記二卷 群書類從本
日本尊圓親王著按尊圓法親王以文和四年（當中國元順
帝至正十五年）於青蓮院勅定撰進內中分目頗細卷上一謚
觴事自一品親王至一身阿闍梨凡二十九事二僧官相當事
三僧中禮事四僧官員數事卷下五顯宗名僧昇進次第有事
京山門寺門三事六名僧昇進採用故實自最勝会至假題事
凡六事七山徒昇進事八貴種昇進次第九臨時受戒事十一
身阿闍梨事十一僧綱事自皇子至孫子凡五事十二僧官採
擇故實事自大僧正至法橋凡十三事十三勸賞事自神社至
密宗凡四事十四辭退暫事十五僧事連書次第十六學頭等
勞被聽昇進事按此書記日本僧官最為詳明之書在中國如此
詳明之書尚鮮而在釋家如此秩序井然之制在歷代亦所罕
覯以中國君主皇宗雖有入釋家者並向不列於制度之內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閑居編五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孤山智圓撰。智圓錢塘人，字無外，號中庸子。講讀佛典，旁好周孔孟楊之書，善為古文，吟五七言詩，皆自寄偶。於大中祥符九年五月十日得病，療養於孤山之下，集書整理，為閑居編若干卷。智圓後寂於乾興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壽四十有七。今觀此書有乾興元年宣德郎守大理寺丞監杭州清酒務吳遵路撰序，在始撰六年之後，竊疑是書乃智圓臨終始定也。書之編定雖有倫次，但亦有未能精當之處。其卷一至卷十皆經論之序，而第十一則為黃帝陰符經題辭及病課集序，則有兼及道教者矣。第十二至第十七皆為有關佛教之碑傳雜文，而第十八至第二十如善惡有餘論、詩文，則皆儒家之語。第二十一至第二十四皆與友朋之書札。自第二十五至第三十七皆論辨記序贊頌詩雜文。自第三十八以下則皆詩章也。編後有孤山法師撰書目，凡一百七十餘卷，文殊說般若經疏二卷以下經疏記凡二十七部六十七卷，最後有閑居編五十一卷，並吳遵路序則稱六十卷，尚差九卷，疑其有遺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碧巖集十卷 續藏經本

宋重顯頌古、圜悟評唱。重顯字隱之，遂寧李氏子。依普安院仁銑上人出家，後常遊造智門祚，豁然開悟。出住翠峰，後遷雪竇。來會者號稱極眾，故世稱雲門中興。圜悟即昭覺克勤，已見前。本書原由於重顯取傳燈錄千七百則中之百則，附以頌古，門人遠塵編纂為雪竇和尚百則頌古。其後圜悟和尚應張商英之請，住澧州夾山靈泉院，將雪竇之書加以垂示、著語、評唱。又以居地扁額為碧巖，遂採之而名碧巖集，流傳於世。及大慧宗杲禪師出，有鑑於學人或誇知解，疏於實參實究，決然將本書付之一炬，嚴禁閱覽。二百年後，元大德年間有張明遠者得此書善本，乃再刻問世。於是本書之名復盛傳一時，至有宗門第一書之稱。其於五家七宗之間，於臨濟特詳，蓋時勢所趨不得不如此也。此書傳至日本，流行頗廣，有妙心寺版、越後版、總持寺版、瑞龍寺版等，亦可見其盛矣。

佛照德光禪師奏對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釋德光撰。德光賜號佛照，臨江彭氏子也。志學之年，即依郡之光化吉薙髮，受具後，大慧住明州阿育王，四海英才鱗集，光亦造焉。入室，大慧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大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到此瓦解冰消。侍久之，孝宗慕光道價，降詔[以淳熙三年]住靈隱。一日，詔問：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所成者何事？光對曰：將謂陛下忘卻。嘗留宿內有觀堂奏对機緣，是為淳熙三年十一月三日之事，此乃一世希有之際遇，本書所集者，皆其奏對之語也。後光以嘉泰三年示寂，壽八十有三，諡曰普慧宗覺大禪師。按大慧禪師之下，雖门徒甚多，然以德光门下最盛，又分靈隱之善、北澗居簡二派，後嗣綿延不絕，且東傳至日本，亦可見其盛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揚州高旻寺了凡禪師塔銘一卷 揚州木版

清彭紹升撰。紹升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諸書，已著錄。本編所敘，乃高旻寺了凡際聖之身世也。際聖姓薛氏，海寧人也。年十二，讀戰國策云：生王之頭，不若死士之壟也，即有觸發。年二十四，讀蘭峰語錄，念生死事，怦怦心動，不覺流涕，掩卷悽然，惘惘出门。後參天慧實徹，一日觀露柱，便知情與無情悉皆成佛，即成所得。徹云：子大事了畢。遂付衣拂。聖繼主高旻法席凡十二年，紹承先烈，以弘道濟人為己任，四方學者爭趨之。以乾隆二十一年示寂，年五十有七。先是，自玉林國師四傳而至天慧徹，行腳三十年，有聲。會雍正訪玉林國師法裔，奉詔入禁庭奏对，稱旨，蒙賜紫衣，後命住高旻寺，由是高旻法席極盛。聖師繼之，又加弘大，後嗣遂綿延不絕。其嗣聖寂後十餘年，嗣法貞公過蘇州，訪紹升，以塔銘之文屬之，紹升乃節采傳文及貞公所口授者，為此文焉。

揚州高旻寺昭月禪師傳一卷 揚州刻本

清彭紹升撰。紹升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諸書，已著錄。本編乃敘高旻寺昭月禪師之事。昭月字了貞，徐州沛縣余氏子。自幼出家，嘗誦法華、金剛，致疑奮志參方。謁高旻寺了凡、際聖參究有省。聖曰：誰教你坐在者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更甦，欺君不得。月豁然開悟，從茲日窮玄奧。及乾隆二十一年，際聖示寂，月繼主法席。先是高旻自天慧老人奉敕住持，鉗鎚猛厲，為諸方冠。諸學子非忘身為法者，往往望風裹足。一傳至了凡、揚鐙，續燄日新不已。及貞以少年英特，奮跡者猶上，咸憂

高旻宗風且不振。乃貞純提向上，不少假借，每結制入堂開示，淋漓激切，聞者多痛哭。或自陳所得證驗，津津輒一言斬截，使沮喪愧恨，重加策發，終獲契證者不可一二數也。故三十年來，海內叢林知有生死大事者，必以高旻為歸矣。以乾隆五十年十月七日示寂，年五十七，僧臘三十有七。先是貞游至蘇，輒與紹升相接。紹升出所著華嚴念佛三昧論，貞閱之盡卷，喜曰：子於此事已得不退轉地矣。及病中時時念紹升，謂侍僧際標曰：寄語彭居士弘揚淨土，普利三根，今正是時，勿更他求也。其為紹升之切如是，故紹升為之傳焉。

高峰禪師語錄一卷 明刊本

元高峯原妙撰。原妙，蘇之吳江人，姓徐氏。年十六出家嘉禾密印寺，受具。癸丑寶祐乙卯行腳，辛酉得悟，丙寅隱龍鬚，苦行九載。甲戌遷雙髻。元至元己卯上西峰，辛巳入張公洞，扁死關，不越戶十五年。學徒參請無虛日，僧俗授戒者數萬人。開山師子、大覺。元貞乙未臘月朔，焚香說偈告眾，坐亡。春秋五十八，臘四十三。徒弟戒百人。其對參覲者示本分鉗鎚，外時以孔孟老莊微言要旨立問難而啟迪之，足見其隨機設化之方也。生平未嘗握管，今語錄中有一二偈讚十數頌，皆雙峰時所作，為弟

子竊記者。乃先示徒之語，一句一字皆前所謂踐履真實中流出，假言以顯道而已。按原妙為虎丘派破庵流中最重要之人物，自來參究此事最極精銳，無有過之者。真似純鋼鑄就，一回展讀，一回激發人意氣，俾踴躍淬礪忘倦。雖悟處深玄，不敢以凡臆窺測，而但覺其直截根原，脫落窠臼，近有慈明妙喜之風，遠之不下德山臨濟諸老。故篇幅雖短，而頗有用也。

梅岑集四卷 康熙刊本

清釋性統著。性統字別菴，普陀禪寺沙門也。原為蜀之夔人，生時父有異稟，幼通經史，童齡出塵，師事高峯老人凡十餘載。康熙乙丑歲，老人歸寂於西蜀之高峯。次年丙寅，辭蜀下南浙，遵師遺命也。是年夏，即抵嘉禾。禾之天寧高峯曾主席焉。丁卯，統主普陀。戊辰秋，復至嘉禾。及庚寅之歲，有江南之役，再過嘉禾。己巳三月朔日，聖駕南巡，遣侍衛吳爾達、吳格禮、部郎中觀音保賚帑金至山，因問以山中諸事，遂視為一世盛典，而吟詠之焉。是集之中長章短句，大會淋漓，懷古悼今，纏綿情致，蓋亦宗門名家。精研於道者，莫或先之。至戊寅中秋，慈點法弟裘璉以修志事入山，與共盤桓多日，乃出其所梓梅岑稿屬璉為序，因行於世焉。

華嚴聖可禪師語錄十卷 康熙刊本

清聖可禪師門人光佛等編。聖可名德玉（一作印玉），以明崇禎元年生於果州營山王氏。出家，師事破山尊者。明之季世，全蜀大亂，破山以化導不辭腥穢，群魔救免俘殺者億萬之計，蜀之人為之稱道不置。可之住錫巴縣華嚴禪院，時在康熙庚戌十月十五日，以雙山里蔣弘道等新建本院，請其開爐也。可一承師旨，提倡宗風，法筵海衆，緇素皈依，豎天龍之指，握歸宗之拳，頗徹權用棒喝鉗錘，俾學人於句語之下，靡不若紅爐之點雪焉。以康熙四十年卒，壽七十有四。此集乃由門人等分類編成。卷一、二乃門人光佛等編，卷一起自康熙九年庚戌，卷二起自十六年丁巳。卷三、卷四乃門人祖異等編，稱曰瀘州方山雲峰禪院語錄，起自康熙二十三年甲子。卷五上下乃門人徹爾等編，卷五上起自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卷五下起自三十一年壬申，稱曰三住雲峰禪寺語錄。卷六乃門人務靜等編，記晚參法語也。卷七乃門人光孝等編，記拈古也。卷八上下皆記頌古，上為門人道崇等編，下為性亮等編。卷九為門人務鳴等記機緣也。卷十為雜錄，仍為光佛等編。一本語錄後附務鳴等編年譜，此別本也。

洞宗二十九世傳法玉雲很亭挺禪師塔銘一卷 西河合集本

清毛奇齡撰。奇齡著有經集、文集多種，前四庫及續四庫多已分别著錄。本編所叙者為洞宗二十九世很亭淨挺禪師之事。淨挺未出家前名徐繼恩，字世臣，别字逸亭，仁和人。中崇禎壬午副榜，弘光帝舉明經首。世臣先是杭城一帶文社大起，要奇張溥、漳浦黃道周、婺源、其餘襄世臣為社名登榜，又名攬雲泉，臨安名士於其中，主奇帝壇坫凡三十年。鼎遷之後，從洞宗大師西湖愚庵出家，其時年四十七也。歷居花塢雲溪、禾中資聖、武塘慈雲。以康熙二十三年示寂，世壽七十，法臘二十四。生平能詩善文，著述甚多，佛教經典、洞宗要籍之論述外，旁及儒之五經、道之玄談、術數之道、博物之學，復有詩文多首，實釋門中有數人物也。並考漢洋詩話、清詩別裁集、文獻徵存錄、畫史彙傳均以徐繼恩為僧名止巖（亦作正嵒）字豁堂（豁亦作谿）。明詩綜、今世說則謂徐為僧名淨挺（淨明詩綜作靜）字很亭，與塘志合。杭州府志云正嵒字豁堂，金陵郭氏子，高僧傳四集云正嵒字豁堂，亦號隨山，姓郭氏，仁和人，與此僅生地相同，餘則絕不相類，後世向或合而為一，非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在唐日錄一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圓珍撰。圓珍天台座主義真之弟子也，以寬平四年寂（一說寂於寬平三年），壽七十有八，謚曰智證大師。嘗以仁壽三年八月（當中國唐宣宗大中七年）乘唐商之船起航，在福州上陸，同年十二月入天台山國清寺，大中八年二月（即日本齊衡元年）至天台山禪林寺，同年七月至越州開元寺，九年二月至蘇州，四月合圓載，五月至洛陽，爾後數年間研究受法頗為精進，大中十二年年四十五歸國。其日記乃記大師於大中八年二月在天台山十餘日巡遊時日記也，此為在唐巡禮記之一部，記述天台山靈芝峰六祖高祖之墳墓、石鼓石象、華頂石橋、白道猷之故事等，其文簡捷流暢，讀之恍若身遊天台。書末又有翌大中九年五月入長安時記事之增入，皆此記中最佳之文字也。

佛光國師語錄十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元無學祖元語一眞等編祖元字子元又自號無學會稽鄞人許氏子生於宋理宗寶慶丙戌年十三祝髮淨慈事北礀簡明年入徑山禮無準範後又下靈隱見石谿月之育王謁偃溪聞又參虛堂愚於靈鷲叩物初觀於大慈於是道日隆德日尊四方傾慕向者日衆後賈太傅悅其道請主五台之眞如元至元乙卯日本平時宗將軍迎赴日本入主建長寺又為建圓覺寺請主之至元二十三年歿於日本壽六十有一是書卷首有享保十一年五月三日僧錄司金地院乾崙元雄之勅謚佛光圓滿常照國師三會語錄序以及享保十一年再刊本圓覺寺一七四世海昌宜一七五世東岳是岱一七八世峻道碩隆等之依發願補眞如寺語錄及上梓之緣起序卷一大宋台州眞如禪寺語錄卷二眞如寺語錄之拈古鎖口訣禮祖塔住來偈頌卷三日本相州巨福山建長禪寺語錄卷四相州瑞鹿山圓覺興聖禪寺開山語錄普說小佛事卷五建長寺普說卷六最明寺殿忌辰等之普說卷七示衆之法語請益問答心要卷八佛祖讚偈頌卷九拾遺雜錄(光一編)告香普說上堂示衆書向偈頌讚法語書跋又附錄諸尊宿關於佛光國師詩偈古杭南

山淨慈禪寺靈石如芝所撰無學禪師行狀又元大德二年十一月慶元路昌國州龍峰普慈禪寺開潛覺明所撰之行狀建長寺三十二世東陵永璵所撰山城州萬年山眞如禪師開山佛光無學禪師正脈塔院碑銘後光嚴帝勅謚圓滿常照國師徽號履踐等卷十年表雜錄及元泰定三年十二月龍興路西山旌忠崇福禪寺前住祖堂師正之手書建長寺之五十六世中山法穎之集錄補入揭傒斯之佛光禪師塔銘乃佛光歿後四十一年(元英宗泰定三年丙寅即日本後醍醐嘉曆元年)其徒慧廣來從袁州之仰山乞傒斯所為者也

釋家如來行蹟頌二卷 續藏經本

元無寄撰無寄天台學僧也居始興山乃元文宗時人以天曆元年由此書書之作法乃依釋尊八十年生涯如誕生成婚出家成道說法涅槃諸行蹟皆輯錄於一處其資料一依高麗諦觀所撰天台四教儀之文又旁集拾諸經論中關於傳記部分作頌文總七百七十六句其於文中难解之處需要說明者俱為加注釋如此作法便讀者對釋尊傳之研究上最為便利誠有用之書也本書之首有大元至順元年正順大夫密直司左司副代言判繕工寺進賢提學知製教李叔琪述之序文序係書之原委文字頗為簡捷云

佛眼清遠禪師語錄八卷 續藏經本

宋清遠語清遠字佛眼南岳下十四世即五祖法演門下三佛之一也（三佛即佛鑑慧懃佛眼清遠佛果克勤也）生於臨邛李氏於舒州黃蘗山黃龍慧南之法嗣真覺惟勝後又受法於舒州太平山五祖法演於海會寺讀傳燈錄破竈墮之因緣忽大悟乃堂舒州天寧寺演法龍門山十二年政和八年勅命移和州褒禪寺以病退隱蔣山東堂宣和二年冬至前一日示寂壽五十四此語錄乃其法嗣江西南安府南康縣雲居寺高庵善悟和尚輯錄始自天寧寺終於褒禪寺之法語故有開堂語上堂語要偈頌真贊小參普說頌古室中垂示垂代示禪人心要三自省察誡問話等目有宋徽宗宣和七年八月上休日馮檝序豫章徐俯序宣和三年正月清遠道友李彌遜撰宋故和州褒山佛眼禪師塔銘本書之主旨見僧序中有云所謂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也單傳直指也直而不迂其禪師之言明而不昧其禪師之道乎觀其反覆丁寧輸感苦口斯亦勤矣夫禪師之說與無說無寄也可謂得其實其為楊岐派中之翹楚蓋非無自也

夢窗正覺心宗普濟國師碑銘一卷 續藏經本

明宋濂撰。濂字景濂，浦江人。明初由江南儒學提舉命授太子經，修元史，累轉至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以老致仕。本編所敘之國師名疎石，日本天龍禪寺開山，特賜夢窗正覺心宗國師也。以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乙亥，經其母禱於觀音以誕生，後住臨川寺、南禪寺，俱留有道跡，又開創天龍寺，以觀應二年示寂（當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壽七十有七。在日本記其身世之書，有春屋妙葩之夢窗國師年譜，有東陵永璵之夢窗國師塔銘並序。此碑銘則作於洪武九年，蓋日本特派使者求碑銘，而濂乃奉詔為之也。文中敘其參謁高峰之大悟，以及濃州古溪、甲州龍山、南禪寺之行蹟，更詳記天龍開創之事實，後附以銘。最後又附延宝九曆七月日知敎小比丘中泰焚香拜瞻謹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博山和尚塔銘一卷 續藏經本

明吳應賓撰。應賓字客卿，一字尚之，桐城人，萬曆進士，授編修，以目眚告歸，居鄉四十載，究心著述，深於性命之旨。天啟中以理學召不赴，加左春坊，門人私謚宗一先生。有學易齋集、宗一聖論。常受雲棲戒，由優婆塞致信甚篤，雲棲碑誌多出其手。本編所敘者，乃江西廣信府信州博山能仁禪寺元來之事也。元來一名大艤，字無異，舒城人，為青原下三十五世，乃壽昌慧經之高足也。其道大振於明末吳越江閩之間，學士大夫禮足求戒者先後不下數萬人，曹玉、桐城、金陵迎者塞徒，以崇禎三年九月十八日示寂，壽五十有六，臘四十一。翌年十月吳應賓為塔銘。法孫弘瀚、弘裕編其語錄凡三十五卷，而劉日杲所為禪師傳亦合刊於一處云。

三國傳記十二卷（大日本佛教全書本）

日本玄棟撰。玄棟初內隱遁生活，以餘暇著本書。時在應永初（當中國明太祖末年），後出家，專心撰述，以永享三年（當明宣宗宣德六年）完成本書。乃集印度、中國、日本三國關於佛教之事，其作法略似今昔物語，分類記載，皆自經律論釋疏傳史書中抄出。第一卷釋迦如來出世之事等三十項，附載八相成道五時事等六項；第二卷造藥師像延壽事等三十項，附載蘭相如高名事等九項；第三卷阿彌遮國波羅门無量壽佛等三十項，附載稱名號破地獄事等二項；第四卷歸后三寶持王之邪心事等三十項；第五卷地藏王菩薩過去事等三十項；第六卷阿育王破獄舍造文殊像事等三十項；第七卷阿難尊者事等二十七項，附載薄拘羅不受一錢供養事等十六項；第八卷觀世音三昧經等二十九項；第九卷目蓮尊者救母事等三十項，附載顯神通事一項；第十卷勝鬘夫人事等三十項，附載六十六部經事等十項；第十一卷波羅奈國沙門事等三十項，附載難道因果事等十五項；第十卷鞞索迦國大日事等三十項，附載無量義經事六項。計本計三百五十六項，附載六十五項，總計四百二十一項。此書援引故事甚多，頗宜於涉獵也。

清拙大鑑禪師塔銘一卷（續群書類從本）

元東陵永璵撰。永璵，元四明人，東陵其號也。自少參方，隨天童雲外岫和上得洞上之宗，開法本州天寧，學徒奔歸。以至正十一年渡海至日本，時日本觀應二年也。入都，謁夢窗國師，國師屬以寺務，後住相之圓覺、建長，化導甚盛。以貞治四年（至正二十五年）五月六日示寂，敕謚妙應光國慧海慈濟禪師。其東渡以前，與清拙正澄為友，及至日本，而正澄遷化，璵歎息不已，因作塔銘焉。正澄者，號清拙，元之福州連江邑劉氏子，家世業儒。年十五，依伯父月溪圓公於城南報恩寺落髮，在鼓山平楚聳禪師下六年苦修。二十三歲入浙，謁愚極慧禪師於淨慈，造極順世，隨方山寶十五年。後歷訪諸山，道俗敬慕。以泰定丙寅夏六月受日本之請東渡，著陸翌年上京，更入關東，歷住建長、圓覺、建仁，奉勅主南禪，創開善寺，規矩悉本百丈清規。住二載，歸東山禪居菴。以曆應二年正月十七日示寂，世齡六十六，僧臘五十三。此塔銘雖撰自故友，然在日本未嘗相遇，故其後半史料仍屬得之間接也。

普照國師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清獨耀性日撰。性日身世未詳，蓋普照國師之弟子也。國師名隆琦，字隱元，明之福州福清林氏子，生於萬曆二十年。少時附進香船至普陀山，礼拜觀音，發心持素。泰昌元年禮鑑源壽薙染黃檗。年二十九，聞密雲和尚來金粟，遂往依之，始露頭角。密雲甚相契重。崇禎三年住獅子巖。費隱和尚住黃檗，舉琦為西堂。十年丁丑，主黃檗席。日本承應三年，充肥前興福寺主逸然之招，達於長崎，即住興福，移崇福寺。明曆元年，始到攝之普門寺。萬治元年，妙心之耆宿又告京尹，而承鈞命，偕往江府，寓天澤寺。侯伯士庶拜禮，作群謁源大樹，承賜歸攝。翌歲賜太和田地，地乃開萬福，為第一世。以寬文十三年示寂，世齡八十二，法臘五十三。後水尾法皇賜大光普照國師之號。此乃日本黃檗宗之祖也。

高峯三山來禪師年譜一卷 嘉興藏本

清性統撰。性統有續燈正統，已著錄。本書乃撰述其師燈來禪師之書也。按禪師以明萬歷四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生於蜀之重慶墊江，曾氏，俗名守定，字不波。少習舉業，十四歲充小試，登第。迨至三十歲時（崇禎十六年），邑中盜賊蜂起，家屬八十餘口多有死亡，妻陳氏亦病卒於山洞內。師乃以兩子送至長兄處，而自投弔崑南浙二師受業，取名照洪，字葦度。翌年過江南，寓忠州東明寺，聞慶忠老人卓錫太平，奉書上候，復入山參禮，相依半月，被南師強之入黔。至三十五歲（順治五年）再見慶忠老人于石峯，老人普告大衆：我辛苦二十餘年，今纔得箇據據之人。來至三十八歲時（順治八年）有覲老人于靈峯，忽然穎脫，遂更名燈來，命師首衆。四十一歲時（順治十一年）再有慶忠老人于忠南玉印山，總戎袁宝善居士請就崇覺開堂。五十三歲時（康熙五年）宝善復請師結制高峰。以康熙二十四年七月示寂，春秋七十有二，僧臘四十三。其上堂、小參、示衆、機緣，皆書記性豫、性定隨任手錄，總討正錄二十卷、正燈集拈頌三卷、宗旨纂要三卷、松嶺問評一卷、祝延增補一卷、表疏三卷，更有閒談淡語、日習語、闢邪說、偈拈雜著、老衲宿儒叢藏手珍編散置

匾矣蓋臨濟宗自徑山宗杲以後十四傳至眾雲真真再傳至慶忠機機傳而峯以西風川華胄負環偉之才金石其心冰霜其操契悟廣大種性殊勝於是宗風益盛焉

華嚴聖可玉禪師年譜一卷 嘉興藏本

清釋於鳴等編於鳴乃禪師之弟子住瀘州方山雲峯寺按禪師以明崇禎元年七月十三日生於果州營山縣王氏遭明清之間全蜀大亂顛沛流離二十七歲棄家礼朝陽寺道源禪師出家命師名曰德玉二十九歲赴浜雅八面山澄江和尚處圓具明年參愛山曉元和尚和尚勤大隨師隨往遂而依止大隨三十二歲見破山師翁於金城醉佛樓以康熙元年三十五歲時決志北遊入漢涉秦度潼關逾平陽入汾禮昭祖塔又涉武鄉太行渡滎陽至鄢陵渡汴抵鄴禮二祖塔時雪嶠法泊在彼深斥之以為離師太早也會双桂訃音至有促師南遊之偈遂往澧州礼濟祖塔訖直下江南渡錢塘歷覲聖雲門平陽聞自若和尚乍住天華師欲明洞上宗旨遂往參之若見師形儀與眾不同屢加於外提撕故師此次遠遊在二祖塔上及天華二處大有所益也又上天童礼密祖塔轉嘉興赴松江至是乃欲回川遂經武昌上江陵以康熙七年回双桂時四十一矣師不欲露面於城市乃避寓於大龍山閱月半偈立禪松石三禪師領居士李生蕃楊繼芳請住華嚴師不得已而從之翌年以嚴谿不能容眾楊氏乃捨宅基田地留師建寺華嚴之名自此始也

四十三歲遂開爐焉其法語有語錄行世以康熙四十年示寂壽七十有四此年譜蒋明鏞至六十八歲（康熙三十四年）自六十九歲以下皆門人圓海等續编也

雙桂破山明禪師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清釋印豐輯印綬编二人皆禪師門人按禪師以萬曆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生於四川順慶府大竹縣之蹇氏十九歲礼本郡佛恩寺大持律主為師命名海明號旭與二十歲持圓覺遂瓢笠出蜀二十三歲住黄梅破頭山凡三歲至二十六歲參憨山侍山開谷雪嶠諸大師二十七歲參湛然和尚是年圓具二十八歲參金粟密雲悟和尚作柴牛頌二十九歲再參湛然和尚於海鹽天寧寺三十歲復上金粟主維那西堂事命住方丈三十二歲悟和尚書寄貼正脈來源一紙并信金付師及莫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春嵩菖溪福山越明年夏受嘉禾東塔廣福禪寺之請開堂演法寺即清涼國師講席向無提持教外別傳者於是建立天童宗旨開選佛場自師始焉三十六歲辭眾返蜀翌年住梁山萬峯太平禪寺三十九歲移住中慶禪寺翌年冬住開縣栖靈四十二歲住渠縣祥符禪寺自此蜀都咸欽法化之盛矣爾後展轉身他說法至五十七歲高梁聖瑞姚公為建大梵剎名之曰双桂規模甚宏道風大振以康熙五年三月十六日示寂壽七十生平建法幢凡十有五陞堂語要普說小參機緣法語拈頌偈贊書問雜著先由丈雪醉编成十二卷離為二冊刊入楞嚴

藏室流通其有後錄如記錄參之秘所集亦刊行以壽於世
度弟子印開等凡百餘人嗣法弟子八十七人南北分化各振
家聲焉

無隱禪師略錄一卷 清金陵刻經處本

清普顏居士集校普顏身世未詳按禪師名□壽字無隱俗姓丁毗陵世家也年十三聽講楞嚴經於放生池即知大義便有出塵之想父母強之婚娶乃歎曰人生處世如夢幻空華命不待時異用聲色名利為哉遂出家於郡西郊之可庵旋往金陵至華山具戒精究毗尼知為成佛基址又徧參叢席於古人機緣權實方便一眼覷破諸方尊宿命謂法器以再來人目之嘗開講於紹興戒珠寺諸方耆宿咸皆稱賞而質疑問義者無不各愜其意以去又託足雲水瞻禮普陀山感大士現相莊嚴身朝阿育王舍利示金色佛像既歸養病於郡南之夾椒馬蹟山神駿寺潛神斂默韜晦自收無何本山紳士強推為主席師以檀護懇誠勉起允命住持三載緇白受化者日益衆以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示寂凡閱世五十有一蓋二十三出家僧臘二十有八本為所錄共為文有四一刹那說言刹那無體依諸法念念生滅而立也二與友人書言淨土奧旨謂唯心淨土即華嚴三昧問乃與友人論念法也四普說言脩行先須識得自心見理諦當然後以觀行磨鍊也

無文元選禪師行狀一卷 大正藏本

日本祖秀校祖秀字陽舜日本三州大町淵龍寺沙门也按禪師乃後醍醐天皇第十皇子滿良親王生於洛西梅津十八歲出家禮建仁寺十八世明覺禪師明窓宗鑑和尚落髮歷參建仁二十八世可翁宗然三十世雪村友梅禪師等二十一歲以康永二年（元順宗至正三年）入元遂次參侍多聖福寺無隱元晦禪師入元參金陵龍翔寺笑隱大訢禪師等諸名宿二十五歲元至元七年參見勅賜湛然至遠佛日廣智禪師古梅正友和尚問法又參天寧寺楚石梵琦本覺寺了菴清欲伏龍山千巖元長等諸尊宿二十八歲日本觀應元年歸朝至德元年六十二歲春住奧山擴化四衆參學法门者至數百人國美濃瑞椿山了義寺以明德元年閏三月二十二日示寂壽六十八臘五十一勅謚大聰普光聖鑑國師乃遠州引佐郡奧山村深奧山方廣寺（臨濟宗方廣寺派大本山）開山者也

永覺元賢禪師行業記一卷 續藏經本

明林之蕃撰之蕃閩人字孔碩號涵齋崇禎進士知嘉興縣善画山水居官清廉有聲不喜逢迎上官被劾歸一縣一衲隱居以終按元賢字永覺建陽蔡氏子幼習儒早歲入泮爲邑名諸生嗜周程張朱之學讀書山寺聞誦法華偈即知周孔外別有此一大事往參壽昌經參究有得年四十剃髮青衿出家一日興壽昌問答身心銘並乃開千重鎖相似自此徹見玄奧壽昌遂傳以法住鼓山三十年道望孤高曹洞綱宗於焉大振座下常數百衆皆勉以真參實悟問道受戒者數萬人入寂於清順治十四年十月七日（明永曆十一年）壽八十臘四十有二著有寱言補燈錄繼燈錄禪餘內外集共八十餘卷更有楞嚴金剛心經諸疏考福建通志作年八十一今據此行業記及潘晉臺撰傳又道霈撰塔銘見為霖秉拂語錄下俱作八十可以內證

西方公據二卷　續藏經本

清彭際清編。際清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諸書，已著錄。此書乃經數十年之研究以成篇，至乾隆五十七年重訂問世。共分七門：一起教大綱，二淨業正因，三淨課儀式，四西方境觀，五往生功行，六蓮宗開示，七往生現果。其中以第四西方境觀之條，揭接引見佛二圖，以資觀力；又給九蓮華，以分標九品之機類；又於一圖中給九蓮於一大圓之內，以明九品總歸一乘。第五往生功行之條分為四種行業：其一誦經，乃讀誦大乘也；其二懺悔，乃懺除業障也；其三作福，乃勸修方便也；其四普度，乃等度冤親也。第六蓮宗開示之條，採善導之專雜二修說、臨終正念訣，智旭之示念佛法門，以至十一種法語。第七往生現果之條，乃知歸學人（際清之號）役集驗書證二項收錄當時所見聞也。惟其中常記臨壇之事，似可為下流八士說法矣。

湛然圓澄禪師語錄八卷　續藏經本

明釋明凡錄。明凡，禪師弟子。此蓋明凡錄其語，而了元、公祁跋，佳復為編定也。按圓澄字湛然，姓夏氏，會稽人，得法於大覺明。萬曆間至徑山，遂棲止焉。所著有宗門或問、撈古錄、思益簡注、楞嚴臆說、法華意語、涅槃疏、金剛三昧諸書。是書凡八卷，卷一為會稽雲門湛然澄禪師萬曆甲寅二月受雲門廣孝寺之請結制上堂及於廣孝寺諸上堂，卷二為萬曆乙卯於徑山萬壽寺開法上堂及開法諸上堂，卷三為提語，乃楞嚴思益法華諸經之概說，卷四為小參、夜參、普說語，卷五為頌古六十二種，自釋迦出世以至五宗七家皆包於內，卷六為禪師在世中一切問答之網羅，卷七為請示書問，卷八為讚記銘序跋疏引偈詩辭歌。且師平生凡修建大剎五、禪塘一百五十里，屢著神異，故遠近宗之也。

圓通大應國師塔銘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元釋廷俊撰廷俊乃杭州路中天竺天歷萬壽永祚禪寺住持以洪武元年為此塔銘按圓通名紹明號南浦以四條天皇嘉禎元年乙未（當宋理宗端平二年）生於駿河國安部郡以建長元年（當淳祐九年）赴鎌倉入常樂寺大覺禪師道隆之室禪師住建長圓通隨至建長參學無倦正元元年己未年二十五歲（當開慶元年）遊宋徧參諸老後謁淨慈寺虛堂智愚禪師奉命司賓客宋之咸淳元年乙丑（文永二年）虛堂遷徑山圓通亦從之一夜定起豁然大悟作偈以呈虛堂虛堂大悅咸淳三年（文永四年）秋拜辭返國再居大覺禪師会下當知藏之任文永七年庚午出世筑前國興德寺更遷太宰府崇福寺在九州前後三十六年西海禪風大揚嘉元三年乙巳秋太上皇遙欽其德召入宮披奏对稱旨勅主萬壽寺又革東山故址起嘉元寺詔為開山始祖德治二年丁未依平貞時之請東下入正觀寺後承無隱圓範住建長寺以延慶元年戊申（元至大元年）臘月二十九日示寂世壽七十四臘六十勅謚圓通大應國師此塔銘乃其弟子無我省吾攜行狀入元託廷俊所為也

大圓禪師傳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不著撰人名氏蓋禪師之法孫所為也按禪師名鏡堂宋西蜀人乃詩人白玉蟾之裔也出家為浙江寧波府太白山天童景德禪寺環溪惟一嗣法以日本後宇多天皇弘安二年（當元至元十六年）年三十六歲奉佛光圓滿常照國師無學祖元禪師至日本得北條時宗之歸依歷住相模之長勝禪興淨智圓覺建長五刹後住京都建仁揚京都建仁寺十六世南岳下二十一世之法燈賜號大圓禪師鏡堂覺圓和尚在建仁一住七載後二條天皇德治元年九月二十七日（當元成宗大德十年）示寂壽六十有三有語錄三卷行世此傳乃鏡堂示寂後百五十年即後花園天皇康正元年頃（當明景泰六年）法孫某甲所為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建長禪寺竺仙和尚行道記一卷 大正藏本

元南堂清欲撰。清欲，靈巖了庵沙門也。按竺僊名梵僊，自號來來禪子，明州象山徐氏子，年十有八，行杭之靈山，依瑞應隱公，既得度牒，拜其師虎巖伏禪師塔落髮秉具。僊機鋒穎脫，英氣逼入，去叩諸刹，首謁晦機熙、雲外岫、景元端、東嶼海、止巖成、中峰本諸老宿，皆受僊賞，而以礙膺未脫為憂。復造建康古林茂，一聞舉唱，心地寥廓，自此還兩浙，遊荊楚，一錫去留，為人所慕。天曆己巳夏，登徑山，會明極和尚赴日本，挽僊浮海，以日本元德元年六月達太宰府，明年二月入鎌倉，平元帥高時請明極住建長，僊居第一座。藤別駕高景欲奏住之南禪，俾其嗣明極，僊笑而卻之。正慶元年平帥復以淨妙起僊。建武元年（當中國元統二年）以府帖主淨智。源公給金三萬，地三千畝，明年施天柱峰故址為寺，增其地，下瞰大海，絕類楞伽山，僊號其勝刹楞伽院。復有大友直菴居士之子吏部侍郎氏泰以三浦號豐寺請僊為開山祖。曆應元年退淨智居豐四年，奉旨住南禪，朝廷昇為天下第一刹，太上皇常親臨幸，世皆樂之。以貞和四年示寂，世壽五十七，法臘三十有九。當其東渡之時，正日本多故之秋，然終能得王侯之寵禮，弘揚佛法，蓋非盛德不能也。

一山國師妙慈弘濟大師行記一卷 大正藏本

日本虎關師鍊撰。師鍊有元亨釋書已著錄。按釋一寧，自號一山。以宋理宗淳祐七年（即日本寶治元年）生於台州胡氏。初投郡之鴻福寺無等融公，又往四明普光寺處謙習法華等諸經。踰二歲得度，進具。聽律部於應真寺，學台教於延慶寺嫌義學支解，棄到天童，質疑簡翁敬和尚，又上育王山依藏叟珍公。以後又相繼從東叟愷、寂聰照、頑極彌諸師。既已契悟，雲遊天台、鴈蕩，問錫環溪一、橫川珙、巧庵祥諸老。至元甲申夏，住四明祖印寺，居十載，遷慶元府補陀山，住持六年。海岸靈區，寧之道義光輝熾騰。一日詣巖洞，忽見大士現於圓光中，隨喜作禮。大德三年（即日本正安元年）賜寧金襴伽梨，并妙慈弘濟號。遣至日本，副元帥平貞時疑為偵，編置豆州修禪寺。或說平帥以為寧公乃有道之士，不宜棄錮，乃聽寧赴相陽。冬十二月主建長大道場。壬寅十月遷往圓覺。正和癸丑秋，南禪虛席，後宇多上皇敕平元帥促寧住持。以文保元年（即元仁宗延祐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示寂，壽七十有一。寧之為學，不僅釋典，諸部即儒道百家、稗官小說、鄉談俚語，綜錯汎濫，故其才於文化上之價值，實遠過於他人矣。

佛日焰慧禪師明極俊大和尚塔銘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元壽靈撰。壽靈有新修科分六學僧傳，已著錄。本編乃記敘楚俊和尚之事。楚俊字明極，明州慶元府黃氏子，生於宋景定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歲出家，投靈巖竹牕喜和尚剃髮受具，學出世法。久之，辭去，參横川珙禪師於玉凡峰，謁虎巖伏和尚於冷泉，又居天童掌藏，錫於止泓鑒公會裏。出世金陵之奉聖，焚香嗣虎巖。繼遷瑞巖、普慈二寺，解印，登之双林，而徑山、靈隱、天童、淨慈皆以第一座聘之。所至諸刹，包笠填門，爐鞴宏敞。延祐二年，俊年五十四，乞書帶寺渡，當正和四年。一云年六十九東渡，當至順庚午，即元德二年。俊入上都，後醍醐天皇賜佛日焰慧禪師號，勅建攝之廣嚴寺，為第一代。續祇相州平帥高時請住建長，住持二載，退靖雲澤庵。未幾，充府帖再住建長，湖海雲衲，靄著山中。有檀越革律為禪，名報恩寺，請俊為開山祖。未幾，奉詔遷河之南禪、建仁。釋氏宿碩宗儒，咸望風而至。以建武三年（一作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寂於建仁方丈，壽七十有五，僧臘六十三。壽靈公銘其塔，乃四言二十八句偈也。

慈雲大師遺集三卷 民國九年北京刊本

宋釋遵式撰。遵式字知白，天台寧海葉氏子，少往東山依義全師出家受具戒，繼入國清，雍熙元年見寶雲，北面受業。寶雲入寂，師乃返天台，眾請居寶雲，講法華、維摩、金光明等經。祥符七年受杭州昭慶請，大弘法化，從化者甚眾。自是居杭久，刺史薛顏始以靈山命師居之，即隋真觀所營天竺寺也。天禧三年，王文穆撫杭，與師道契，奏錫天竺舊名，復其寺為教，又奏請西湖為放生池，因賜號慈雲。乾興元年，章懿太后以師重修精進懺，遣使齎白金命于山中為國行懺。天台教文於是入藏矣。以明道元年十月入寂，壽六十九，臘五十。崇寧三年賜號法寶大師，紹興中又諡懺主禪慧。是集共三卷，卷上之目為授菩薩戒儀式、十科授五戒法、示人念佛方法并悔願文、修盂蘭盆方法九門；卷中之目為放生慈濟法門（并序）、梁朝高僧放生文、施食正名、施食法（附呪）、施食文、施食觀想答崔育材職方所問；卷下之目為誡酒食慈悲法門（並序）、誡五辛篇、熾盛光道場念誦儀、中誡勸檀越文、改祭修齋疏文、改祭修齋決疑頌（并序）、野廟誌、三衣辨惑篇，皆淺勸化僧俗修持戒殺之文，非講深奧教義者也。

白隱禪師傳法家譜一卷 白隱和尚全集本

日本白隱慧鶴撰慧鶴生於貞享二年（當中國清聖祖康熙二十四年）寂於明和五年（當清高宗乾隆三十三年）先是臨濟門禪宗衰頹至隱再興之勅諡神機獨妙禪師之號是書所記乃日本臨濟宗中興五百年間之祖師蓋自中國臨濟義玄以下至白隱慧鶴凡三十五世也其次第即臨濟義玄興化存獎南院慧顒風穴延沼首山省念汾陽善昭慈明楚圓楊岐方会白雲守端五祖法演天寧克勤虎邱紹隆應庵曇華密庵咸傑松源崇嶽運庵普巖虛堂智愚以上皆中國人也傳至日本則南浦紹明宗峰妙超關山慧玄授翁宗弼無因宗因日峯宗舜義天玄承雪江宗深東陽英朝大雅耑匡功甫玄勳先照瑞初以安智察東漸宗震庸山景庸愚堂東寔至道無難道鏡慧端白隱慧鶴（白隱法嗣遂翁元盧東嶺圓慈峩山慈棹）自白隱之後臨濟宗乃復盛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佛法金湯錄三卷 日本延寶八年刊本

明屠龍撰龍字緯真一字長卿號鴻苞居士浙江鄞人有異才落筆數千言立就萬曆進士除潁上知縣調青浦時招名士飲酒賦詩縱遊九峰三泖而不廢吏事遷禮部主事罷歸家貧賣文為活以終有鴻苞考槃餘事游具雅編及由拳白榆采真南遊諸集是編之作意在護法故對於排佛之語力加駁辯上卷所引排佛人物上起韓歐二子經以司馬光楊龜山朱子朱援程伊川謝上蔡李純甫張橫渠等文特引程朱二子之言十七條駁之其論斷極為切當中下二卷特注意於禪淨律天台等難解語句皆加以淺近之解釋蓋努力使佛教之理通俗化者也是書與心泰和尚之佛法金湯編並稱為明代護法之二大著作而體例則不相同金湯編對於護法之帝王宰官名儒等之言行略歷加意記載而本書所注意之人物概為排佛者故二書當互相參看者也

無明慧經禪師語錄四卷 續藏經本

明釋元賢編。元賢身世已見林之蕃撰行業記。按禪師乃廩山蘊空常忠禪師法嗣，青原下三十四世也。生於江西撫州崇仁縣裴氏，二十四歲閱金剛經有省，參廩山常忠得法。為明末洞門宗匠。當此之時，祖庭荒穢，道法陵替，而禪師熱心衛道，正色凜然，無一毫媕娿之態。劉崇慶為贊，稱其自律堅固，提撕徹捆，親切門下，有鼓山元賢、博山元來、晦台元鏡等俊英。語錄四卷，卷首乃示寂前二年萬曆四十四年佛成道日撰，有劉崇慶序。卷一為初住地峨峰語錄、次住地寶方語錄，並於建陽董巖結制語錄。卷二為壽昌寺語錄、拈古、頌古。卷三為初住地於峨峰向問答贊。卷四為偈頌雜著（法語及廣文等）。又有慧經禪師示寂後三周年萬曆四十八年四月憨山德清師撰述塔銘，附於後卷末，有崇禎十年夏月黃端明居士序、德清題贊、長山崎興福寺逸然性融禪師之承應三年六月跋文。

語風老人道行碑一卷 常州木版

清釋貞默撰。貞默身世未詳。按老人名圓信，字雪嶠，寧波朱氏子。九歲聞彌陀經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自此發心。至二十九歲出家，後行腳上秦望訪妙禎山主，又走雲棲參蓮池大師。蓮池嘱以頭陀行住双髻山，續佛慧命。遂往參龍池傳和尚，室中機契，即獲心印。出住徑山，性率真不羈，詆呵諸方，無當意者。寫偈少徒一節：孤往後老歸徑山，一夕呼茶，飲畢，唱自所書小兜曹生死路上好逍遙，皎月清霜曉，一杯茶坐脫去了，遂示寂。順治丁亥八月二十六日也。覺浪杖人為建塔双徑，後弘覺忞公復遷全身塔於雲門右麓。考王燈續略無年歲，續燈正統作年七十八，今據續燈存稿十及本公俱作七十七，為可信，故採之也。

明州雪竇山資聖寺第六祖明覺大師塔銘一卷 大正藏本

宋呂夏卿撰夏卿晉江人字縉叔舉進士編修唐書遷祕閣同知禮院仁宗遣仕大臣求治道夏卿陳時務五事朝廷頗采其說學長於史貫穿唐事博采傳記雜說數百家折衷整比又通譜學創為世系諸表於新唐書頗有功有唐書直筆按明覺大師即雪竇重顯已見碧巖錄乃青原下九世雲門文偃下三世也寂於皇祐四年六月十日俗壽七十三僧臘五十夏寂後十三年碑表未立餘杭僧惠思撰行業錄與其徒元圭覺濟大師悟朋繼踵擕文請銘夏卿遂以治平二年二月五日為此文考五燈會元及清僧傳俱不載生卒年代建中錄有生年無卒年祖庭事苑一作皇祐五年卒佛祖通載作年七十二惟本編及禪林僧寶傳所載較為可信當從之又淨慈寺志八述歷代住持以卒於南宋淳熙之慧暉為第十二代以卒於北宋元祐之元淨為第十八代又以重顯為第二十二代而無卒年其顛倒錯亂可稱已極清僧傳列之南宋或即為此文所誤也

宏智禪師廣錄九卷 續藏經本

宋正覺語宗法集成等編正覺乃河南南陽府鄧州丹霞山子淳禪師之法嗣繼青原下十三世法統興臨濟宗大慧宗杲對立洞濟二宗之競秀於此兩人見之矣正覺本為山西隰州李氏子故世稱隰州古佛十一歲於淨明寺本宗得度十四歲於晉州慈雲寺智瓊受具依汝州香山枯木法成嗣丹霞山之子淳為廬山圓通寺惟照真州長蘆清了等所推重歷住普照太平圓通能仁長蘆天童靈隱本書分九卷卷首乃參學居士范宗尹(退晦)紹興二年序卷一乃泗州大聖普照寺語錄舒州太平興國禪院語錄(宗法編)江州廬山圓通崇勝禪院語錄(宗榮編)江州能仁禪寺語錄(法澄編)真州長蘆崇福禪院語錄(宗信編)並收小參卷二乃頌古一百則(法潤信悟編)卷三乃拈古一百則(侍從編)卷四乃明州天童山語錄(普崇法為編)卷五乃小參(中巽曇俊編)卷六乃法語卷七乃真贊(清萃法恭編)卷八乃弘通頌古拈古小參之偈頌箴銘記(道京淨覺編)卷九乃真贊(師儼編)並行業記(乾道二年六月王伯庠撰)揭行業記及塔銘(周葵撰)載正覺於紹興二十七年十月八日示寂壽

六十七臘五十三考兩浙金石志載周癸撰塔銘作辛丑卒紹興無辛丑金石補正載周葵撰塔銘作乙丑卒乙丑爲紹興十五年干支皆有誤故當從語錄所附也

密菴和尚語錄一卷 大正藏本

宋崇嶽了悟等編崇嶽即松源與了悟皆密菴弟子按密菴名咸傑俗姓鄭福州福清人得法於應菴華華得法於虎丘隆隆得法於圓悟勤蓋臨濟之正宗叢林之巨擘也其分坐而說法則見於吳門之萬壽四明之天童其正坐而說法則見於三衢之烏巨之祥符金陵之蔣山無錫之華藏所至之處舉揚宗旨露裸裸活鱍鱍七縱八橫無少罣礙淳熙四年有旨住徑山召對選德殿問佛法大要七年自徑山遷靈隱上親灑宸翰以法要恩遇甚寵十一年歸老於天童十三年六月十二日示寂

年六十九臘五十二此語錄之中有衢州西烏巨山乾明禪院語錄衢州大中祥符禪寺語錄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常州褒忠顯報華嚴禪寺語錄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明州太白名山天童景德禪寺語錄密菴和尚小參普說頌贊法語末又有葛邲所作塔銘考塔銘密菴寂於淳熙十三年而宋統編年則作慶元三年自當以塔銘為正也

虛堂和尚語錄十卷 大正藏本

宋虛堂智愚語，元參學妙源編。虛堂，四明象山陳氏子，年十六出家邑之普明寺，後過金山，適值運庵普巖衛事真之普巖，解后語話，見其氣宇不凡，未幾赴湖州道場，攜之過雪上，雜染為不聲務侍者，又遍歷諸大老之門，與石帆衍叔結盟，遊江淮湘漢，巡禮祖塔。至紹定二年，忠献史衛王秉鈞軸，嘉禾天寧別浦以師名聞之，出世興聖，復遷報恩，又歷住明之瑞巖、顯孝，以及延福寶林、金泉育王、淨慈，以咸淳丁卯秋遷徑山，至己巳十月示寂，春秋八十五，夏臘五十三。生平性不通方，與時寡合，臨事無所寬假，言纔脫口，則釋然無間，以是學者畏而仰之。是書卷一有嘉興府興聖禪寺語錄、嘉興府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慶元府顯孝禪寺開山語錄、慶元府瑞巖開善禪寺語錄、慶元府萬松山延福禪寺語錄，卷二有婺州雲黃山寶林禪寺語錄，卷三有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柏巖慧照禪寺語錄、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卷四有法語、序跋、真讚、普說，卷五有頌古，卷六有代別，卷七有偈頌，卷八乃虛堂和尚續輯，卷九乃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後錄，卷十乃[illegible]之偈頌，又有虛堂和尚新添書後，有行狀，乃住持慶元府清涼禪寺嗣法小師法雲所撰也。按五燈全書四十九載師寂於至元癸亥，至元無癸亥，故當依行狀以正之也。

撫州曹山元證語錄一卷 大正藏本

日本沙門慧印校訂。慧印以吉祥之眾納於庚辰之秋，就其集錄元證語要刊版，欲與洞祖錄并行。翌年內寶曆十一年辛巳（當清高宗二十六年）正月書成印之，為之序。按元證泉州莆田黃氏子，年十九往福州靈石出家，二十五登戒，尋謁洞山，山深器之，自此入室，盤桓數載，乃辭去，山遂密授洞上宗旨。往曹溪禮祖塔，回吉水，眾嚮師名，乃請開法。師志慕六祖，遂名山為曹焉。後寂於天復辛酉閏，世六十二，臘三十七，諡元證禪師，塔曰福圓。按本書所載事跡與五燈會元相同，其法語不若五燈蒐羅之廣，然本書之後又多出本光重編之解釋洞山五位顯訣、五位旨訣三種、隨四種異類、三然燈諸目。自元證之後，曹洞一派始正式成立，而與臨濟競秀，以至後代焉。

物初大觀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物初大觀語，德溥等編。大觀字物初，浙江寧波鄞縣橫溪陸氏子，參北礀敬叟居簡，嗣南岳下十八世。悟旨，敬叟命典文翰，後住慶元育王。此語要始自南宋理宗淳祐元年七月臨安府法相禪院上堂語，以後有安吉州顯慈禪寺語錄、紹興府象田興教禪院語錄、慶元府智門禪寺語錄、慶元府大慈名山教忠報國禪寺語錄，以及南宋理宗景定四年癸亥十一月十日慶元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六會之上堂、示眾之語要、小參、法語、頌古、佛祖讚、偈頌及小佛事之香語，在語錄乃較為簡略之書也。

列祖提綱錄四十二卷　續藏經本

清行悅述。行悅字梅谷，號呆翁，晚號蒲衣尊者，姓曹氏，婁東人。參百丈之瑞白明雪，得悟於箬庵通問，以順治丁酉繼席南㵎，又演法於蔣山天華寺，留之大隱院、西華山龍光寺、蔣山金陵寺等。以康熙二十三年十二月一日示寂，壽六十六，臘四十，是乃南嶽下三十五世也。其生平凡七坐道場，五會說法，一語一機，有照有用，學者宗之，弟子數十人。此書之作，蓋費二十年之歲月，蒐羅列祖陞座演法提綱語要，依百丈清規類別住持日用諸項目，以為修道者之南針。凡編錄四百餘人，項目三百餘種，提綱語三千餘則，誠偉然大觀也。書成之後，有都督宗性並劉新庵、劉鳳庵等捐資，華陸孝山、閔捷宇等助緣，剞劂流行於世，此觀其序文而可知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慧林宗本禪師別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宗本述，慧辯編校。禪師乃雲門宗天衣義懷法嗣，東京大相國寺慧林禪院第一代，生於常州無錫管氏，出家後居蘇州之承天、興教二寺，又因杭州淨慈寺之堅請，往居淨慈寺。爾時四方互請，故說帖中有借師三年為此邦植福，不敢久占之語。元豐五年，應神宗皇帝之召住慧林寺，圓照禪師其號也。其卒年，新續僧傳及五燈會元俱不載，禪燈世譜作元年，建中錄九作元符二年，壽八十，此小差異無甚重要也。本編乃法嗣參際大師慧辯編，法真大師守一校勘，有大觀三年三月本書跋語，謂所收者乃慧林宗本在瑞光、淨慈、慧林三住持地之語錄。宋元豐八年四月，哲宗為前皇神宗請師陞座演法事，以至同年七月高麗僧統義天來問興討論之諸錄，又自元祐元年義天之請陞座演法語錄，以至其他上堂法語及靈巖山居頌二十首，別附錄普燈錄、會元、僧寶傳等遺留語要數則，此乃雲門宗重要之書也。

榮尊大和尚年譜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日本享庵宗元撰。宗元乃大和尚之弟子，以文永頃（當宋理宗景定五年至度宗咸淳十年）為此書。按大和尚名口光，字榮尊，賜號神子。以建久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當宋寧宗慶元元年）生，為平判官康頼之子。以文永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示寂。本編之作，乃記其七十八年間之行實。蓋大和尚嘗師事日本臨濟宗祖榮西禪師之弟子永津寺元淋長光寺榮歸，入宋參佛鑑禪師。仁治元年（當宋理宗嘉熙四年）歸，創萬壽寺、朝日寺、報恩寺、妙光寺等，此其著名之行蹟也。書之編纂，成於除法嗣享庵宗元之外，尚有光山徹叟道映、一関祖丘、神光了因等，以建治元年（即宋恭宗德祐元年），即榮尊示寂三年後十二月八日錄出，復有了因公後證明之，故其確實性甚大也。

遠溪祖雄禪師之行實一卷　續群書類從本

日本道濵記。道濵住歸江禪師之法孫也。按禪師為南嶽下二十三世，乃楊岐派中峰明本禪師（楊岐下八世）禪師之法嗣，丹波國氷上郡佐治庄瑞岩山高源寺開山也。以後宇多天皇弘安九年（當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誕生，於北朝光明天皇康永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當元順帝至正四年）示寂，世壽五十有九。其生涯之中，最值得特別記載者，為入元參中峰之得機，以及高源寺之開創因緣。卷末乃法孫頤賢碩㬎和尚於禪師入定百七十四年後，出於遠溪十世孫知傳碩精和尚開本寺勅願紫衣道場事，及自正中二年（當元泰定帝二年）至天正四年（當明萬曆四年），凡二百五十一年向經過之要事記載也。

運菴普巖禪師語錄附行業一卷 續藏經本

宋元靖智能惟衍編挍。禪師四明杜氏子，出家事松源崇岳，後住湖州道場山，嘗題趙州像贊曰：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著意參，冬向青州作寒處，不知春色在江南。本書乃編錄禪師語要，有鎮江府大聖普照禪寺語錄（元靖編）、真州報恩禪寺語錄（智能編）、安吉州道場山護聖萬壽禪寺語錄（惟衍編）及法語二篇、贊佛祖五首、頌古十首、偈頌十首，並附錄南宋紹興二十六年至寶慶二年七十一年間禪師之行業，乃敘運菴之行實也。此乃臨濟宗虎丘派松源流中之重要人物，其再傳弟子即西㵎子曇，又禪師傳徑山智愚，智愚傳南浦紹明，日本有名大師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戒律傳來記三卷 續群書類從本

日本豐安撰。豐安住唐招提寺，為律宗第五祖。此乃淳和帝時代（自唐穆宗長慶四年至文宗太和七年）有勅命依四分律宗撰述戒律之傳來，豐安乃以天長七年撰成之（當太和四年）。本書三卷存上卷，有四章：一佛傳西域，敘佛滅後於印度之誦出與傳持五部二十部之分裂，以及四分律之所屬；二凡聖流漢，敘支那之受戒與傳律之史要也；三百濟傳來，即鑒真以前日本傳律之狀況也；四唐傳日本，敘傳戒法建招提寺以及鑒真渡來傳律之事實也。蓋自佛教傳日本以來凡二百年，其間雖受戒於百濟，學律於大唐，又有律師來朝者，然法緣尚有所缺，未行壇法，鑒真來築壇於大佛殿前，行授戒，武帝已下受戒者四百餘人，戒律始盛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盤山宗禪師語錄附行實一卷 康熙十六年刊本

清了宗超見語徵凡編徵凡身世未詳超見室姓楊氏子八歲業儒十五歲於諸篇章過目輒諳偶染疾許出家病痊於龍泉寺薙髮愍忠寺圓具後參詢聞天童雪竇二公名藉甚往謁之於二公言下俱有所得歸至都门時大傅乾公開法盤山師不解包而至盤山傅錄為弟子每入室參請當機不讓後居盤山石窟中三載諸方聞之競請出山凡十坐道場如仁壽光善放生等處居多洪益後復上盤山住古中盤以康熙丁卯十月示疾說一偈住世七十有餘秋只把金圈作釣鈎願滿度生無別事佛宮魔國任優游至二十三日遂示寂此在盤山之一派乃臨濟宗天童一派之居北方者也

大乘無生方便门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本書原係燉煌寫本由斯坦因蒐羅藏於大英博物館開卷總叙書之內容第一總彰佛體第二開智慧门第三顯示不思議法第四明諸法正性第五自然無礙解脫道分部皆用問答體以闡發微理第一第二文尚完全第三殘缺第四第五則俱亡失矣書內講說禪宗之頓悟思想而作在第一詳論何者為報身佛何者為法身佛何者為化身佛在第二所加意討論者為如何得圓滿菩提其最扼要之語為六根不動諸入不會即是圓滿菩提又根塵不染則一切處不會在第三引維摩詰語以推衍不思議解脫法门惜其後半殘缺未竟窺其全豹矣本書出於何宗不可詳考並依其理論觀之似近於禪宗也

府君存惠傳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此蓋隴西李氏以北宋初年記其祖上功德之事也。文初藏於燉煌，今歸大英博物館。大正藏本乃據燉煌本鉛印者也。文中自言府君諱存惠，字孫遠，其先著姓殷王武丁之派，隴西伯陽之苗，則明謂李姓之後。又言白馬東來，青牛西去，因化胡國，以留子孫至□，今為燉煌人也，可知其為燉煌人。觀其自叙三代之事，知其歷世顯宦。其曾祖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則為政界要人，惜其名已不可考。其祖檢校兵部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亦屬要職。但以年代計之，此文既記其父之卒，且作於太平興國五年，去宋之建國僅二十年，則其曾祖及祖之出仕當在五代或唐之季世也。按此時西夏未興，隴西北也完整，宋之聲威尚振於西方，由此文猶可見其概況也。

泉州千佛新著諸祖師頌一卷 大正藏本

唐千佛燈禪師撰。按此文原出燉煌，不具年月，文字句多有殘缺不完，或不甚明晰之處。如序中有云思得以前意請於千佛燈罕讓而弗獲，免其罕字殊為費解。又文之前題曰：終南山慧觀撰序，序後則云招慶明覺大師述，似明覺大師即慧觀也。然招慶之寺名不經見，似為招慶之訛也。招慶之名見於宋高僧傳卷第十二義存傳，在泉州境内。本書諸贊皆八句，句四字。凡西國二十七代祖師，唐土六代祖師，及南嶽讓和尚、吉州行司和尚、國師惠忠和尚、石頭和尚、江西馬和尚等文。後有字一行曰：沙州三界寺沙門道真記，則此文蓋作於福建，傳於閩中，而後有序，最後流傳至沙州，乃保存於莫高窟也。

進旨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按本文乃據大英博物館藏燉煌本所印文後有字一行曰開宝五年張長繼書記然雖記於此年未必即作於此年也此文上下俱闕所存者首言皇帝聞語滿目流淚良久乃言和尚曰朕之小國總無供養上人數年在其內中朕且無心輕慢朕雖為人主監處乾坤每謝上人來過小國伏願和尚慈悲更住三五日間得之已否現此則後僧人之受皇帝寵遇可謂深矣然僧人究為何人乎下文又云遠公既出長安足下雲生如壯士展臂須臾之間便至廬山竊疑此遠公即晉朝慧遠廬山即廬山也然遠公未嘗至長安則又何說余謂本文乃隴西一見聞寡陋之僧人所為彼蓋聞遠之聲名未嘗在書中細按其生平行迹而想像為文[教旨所關]且僧人所重者在教義對於史地向不重視亦認為無詳細考核之必要也

楚石梵琦禪師語錄二十卷 續藏經本

楚石梵琦語曇紹良彥胤丘善啟正參等編梵琦身世見宋濂所撰塔銘已著錄本書卷首有宋濂之序及錢雞善之序卷一有楚石二十九歲當元泰定元年冬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首座寮受請初住福臻禪寺語錄(祖光等編)卷二卷三乃三十三歲當天曆元年二月三日入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文玹等編)卷四乃四十歲當至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入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錄(曇紹等編)卷五乃四十三歲至元四年八月八日入嘉興路本覺寺語錄(祖澤等編)卷六乃六十二歲當至正十七年八月一日入嘉興路恩光孝禪寺語錄(良彥等編)卷七乃再住天寧永祚禪寺語錄(景瓛等編)卷八乃以代語要諦垂示學人(應訢等編)卷九乃秉拂小參之語要(侍者等編)卷十十一為舉古乃舉古別以提撕學人(明遠等編)卷十二乃頌古(胤丘等編)卷十三十四乃佛祖偈贊(文晟正隆等編)卷十五乃示學人之法語(善啟等編)及偈頌(文斌等編)卷十六至十九乃偈頌(文斌等編)卷二乃題跋記頌及附明洪武元年九月十一日及二年三月十三日凡二次有明太祖之命在蔣山

禪寺設水陸會陞座說法之水陸陞座語要，並法弟紹興府崇報禪寺行中至仁和尚撰成之楚石和尚行狀及蘇源居士之佛日普照慧辯禪師塔銘（中端正參等編）。各卷末俱附有音切，頗便誦讀講解。

阿彌陀經義疏一卷 大正藏本

宋元照述。元照字湛然，餘杭唐氏子。少依祥符東藏慧鑑，年十八通法華，試經得度。尋學毘尼，及見神悟謙師講天台教觀，博究群宗，以律為本。既從廣慈授菩薩戒，慧定珠圓，威儀中度，綱領條貫，罔不兼備。後嗣法允堪，南山一宗，蔚然大振。元豐間，繼真悟主昭慶，晚居靈芝三十年，攝衆講授，衆逾五百，有義天遠來求法，為授菩薩戒，登壇六十餘會，度者幾及萬人，所至伽藍必為結界。政和六年示寂，壽六十有九。本編卷頭自序，次則分教理行果四法以明經之綱要，次則入文解釋，分序正流通三科，以執持名號為經之宗旨。著者本為律僧，常以淨業願生西方淨土，執持名號可決定往生。然元照之資持記方為精心之作，此書猶其餘事也。

曹源道生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曹源道生語道冲編道生南劍人分座雲居出世江西饒州府妙果禪寺徙江西廣信府信州之龜峰後住饒州薦福與松源崇岳破菴祖先俱為密菴咸傑門下之宗匠學徒皆衆本書乃法嗣癡絕道冲和尚編錄道冲武信長江苟氏子以紹興壬子參道生於妙果後住徑山其編錄是書內題曹源和尚住饒州妙果禪寺語錄以妙果及龜峰之語要為主即在雲居受妙果寺之請時之語要以及上堂語復有在妙果受龜峰之請時之語要及其上堂語並收小參又有讚密菴禪師等機語要續凡十

首之編錄按道生雖與松源崇岳破庵祖先俱為密庵門下之宗匠並他二人子孫蹤延後世傳授不絕道生之聲勢則弗如遠甚也

鎭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一卷 大正藏本

唐臨濟義玄語慧然集義玄曹州南華邢氏子出家參黃檗希運既得印可由南方北來居鎭州臨濟院後移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入寂於唐懿宗咸通八年勅謚號慧照禪師塔曰澄靈是為臨濟宗之始禪宗五派中最盛者也此語錄乃法嗣鎭州三聖院慧然禪師所集有上堂語及示衆又有勘辨乃與他人之機鋒相對也復有行錄乃錄慧照一生問答之機緣也蓋始自黃檗令下終於臨化時凡十九條末附塔記乃住鎭州保壽嗣法小師延沼所書也卷首有元貞二年大都報恩寺禪林泉老人從

倫序大德二年前監察御史郭天錫序復有開泰艮堂龔祖第二十世孫五峯普秀序論及臨濟宗自汾陽以下已身凡二十世之法統甚詳又有真定府路安撫使馬防序乃宣和庚子中秋日所作也按此書較之其他大師之語錄其量可謂甚少蓋此時尚不甚注意形諸筆墨僅擇其精粹記之不似後人之有意著述也

黃龍慧南禪師語錄一卷 大正藏本

宋黃龍慧南語，惠泉集。慧南，信州章氏子，出家住石霜楚圓門下，與楊岐方會並稱。寂於熙寧二年，壽六十有八。生前法席之盛，評者以為可比馬祖、百丈。嗣法者頗多，其中以寶峯克文、晦堂祖心爲著，亦常總三人為其法流之最廣者。本書集者乃祖心之再傳弟子，五燈會元中所謂嘉定府九頂寂惺惠泉是也。書中有初住同安崇勝禪院語錄、遷住歸宗語錄、黃龍山語錄，末又有偈頌四十一首。語錄雖篇幅不長，並紀其上堂因緣頗詳，蓋有所受而書，故能確切也。五燈會元中師自頌語，語錄中無，有別有趙州喫茶二首，與自頌語中誰能更喫趙州茶句相承，蓋所受不同，故紀載互有出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生無生論一卷 大正藏本

明傳燈撰。傳燈姓葉氏，衢州人。少從進賢映菴禪師薙髮，隨謁百松法師，聞講法華，恍有神會。次問楞嚴大定之旨，百松瞪目周視，燈即契入。百松以金雲紫袈裟授之。後卜居幽溪高明寺，前後應講席七十餘期，年七十五乃寂。是書乃融會三觀，闡揚淨土，共立十門：初一真法界門，言一真法性中具足十法界依正，本融通，生佛非殊；二身土緣起門，言一真法界性不變能隨緣，三身及四土悉由心變造；三心土相即門，言西方安養土去此十萬億，與我介爾心初無彼此異；四生佛不二門，言阿彌與凡夫迷悟雖有殊，佛心眾生心究竟無有二；五法界為念門，言法界圓融體作我一念心，故我念佛心全體是法界；六境觀相吞門，言十六等諸境事理兩種觀，彼此互相吞，如因陀羅網；七三觀法爾門，言能觀為三觀，所觀即三諦，全性以起修，故稱為法爾；八感應任運門，言我心感諸佛，彌陀即懸應，天性自相關，如磁石吸針；九彼此恆一門，言若人臨終時，能不失正念，或見光見華，已受寶池生；十現未互在門，言行者今念佛，功法不唐捐，因中已有果，如蓮花開敷。此亦淨土宗中有數之著作也。

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 續藏經本

宋惟勉編。惟勉婺州后湖沙门。以宋度宗咸淳十年結制前二日，校定繕寫古文大智禪師之古清規以降傳寫諸本，成本書二卷，題曰叢林校定清規總要，別稱婺州清規、咸淳清規，略稱校定清規。在宋徽宗崇寧二年成禪苑清規之後百七十一年，元武帝至大四年成禪林備用清規之前三十七年，是三書皆重用於叢林。惟勉自傳本書成年之後，當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辦刊後五日，以時世之推移，叢林規矩有稍事改革、修補之必要，於北山推雲寮重書，至至元三十年十月附淨慧之愚極邦慧禪師題語，流通於世。凡分上下二卷，上卷自告香、依戒出班燒香之圖至兄弟相看礼儀，凡三十九項目；下卷自上堂、普說、小參（巡堂茶見此）至無量壽禪師日用小清規，凡二十項目。所謂下卷第二十項即無量宗壽禪師之入衆日用（日用小清規）。本書之圖式規矩記載頗詳，誠可謂禪门日用必備之書也。

大乘北宗論一卷 大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是編乃依大英博物館藏之燉煌本所印。篇幅極短，以文字觀之，中間及後似有闕文，原紙不見，不克查矣。書首有題名大乘心文，中云：我尚不起布施心，何況慳貪心；我尚不起持戒心，何況觸犯心。如此者凡二十，乃有我尚不起涅槃心，何況生死心。又說偈云：憂從心憂，苦從心苦，苦妄於心，何憂可苦。後復有對偶句，以生死與涅槃相对，如有文有字名曰生死，無文無字名曰涅槃；有言有說名曰生死，無言無說名曰涅槃，皆八字為一單句，如此者凡七偶句。以下則為斷煩惱名曰生死，不斷煩惱名曰涅槃，上句七字，下句仍為八字。最後有一偶句中有闕文，其詳不知，並依空行觀之，似上句為八字，下句為九字也。最末有大乘有十也一語，不知其真意若何。此書蓋唐代流行北宗一派之禪籍也。

斷橋妙倫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斷橋妙倫語文寶善靖編妙倫台州黃巖徐氏子年十八落髮見谷源道於瑞巖復參無準師範聞板聲大悟後住臨安淨慈以為南岳下第二十世以景定二年示寂壽六十一是書上卷有林希逸序文台州瑞峯祗園禪寺錄台州瑞巖淨土寺語錄天台國清教忠禪寺語錄內分入院語三门佛殿踞室拈衣指法座陞座拈香之序下卷始淨報慈恩光孝禪寺語錄法語七佛祖讚七自贊二十偈頌十二小佛事十五卷末附錄行狀又有斷橋和尚語錄重梓序蓋自師入寂之後有日本僧正見送金十兩求語錄始得刊行問世以後五百六十餘年向淪沒無傳迨至康熙壬申始行重梓云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四卷 大正藏本

元如瑩編釋師正校勘按本目錄乃杭州路餘杭縣白雲宗南山大普寧寺大藏經目錄也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宋端宗祥興元年）至二十六年凡費十餘年間之歲月由住持道安如一如志如賢等相次募緣僧侶向於寺內設置大藏經局以次雕造開版成私版大藏經經典目錄而普通呼此藏經為杭州本大普寧寺本或單呼元本故本目錄可稱為元版藏經總目錄也本目錄之冠首有元成宗大德三年己亥本寺比丘如瑩之序文書為四卷而每卷之末皆有奉口峨嵋山崇聖寺傳天台宗教比丘師正校勘以示負責也本目錄始大般若經六百卷至佛說大堅固婆羅门緣起經蓋起天字號至微字號共六百四十九函總數六千一百二卷又有大宋高僧傳三十卷南本大般涅槃經三十六卷宗鏡錄一百卷蓋始且字號至感字號共十七函一百六十六卷並前總數六百六十六函六千二百六十八卷又本目錄自武字號至遵字號凡二十八號（一卷數不明）皆祕密經目錄仍字一函六卷乃本函卷之名稱故本目錄所載為六百九十五函也

大川普濟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大川普濟語，元愷編。普濟明州奉化人，嗣徑山如琰，乃南嶽下十八世也。住靈隱。曾編纂五燈會元，前已著錄。本書首揭目錄，即上堂、小參、舉古、頌古、贊跋、偈頌、小佛事、行狀。次則慶元府妙勝禪院住持上堂語，又同府之觀音寺、大中寺、嘉興府之光孝寺、慶元府之報國、紹興府之十方寺、臨安府之光孝寺、臨安府之靈隱等寺之上堂語。次則揭小參語十有一。更拈舉石頭、趙州、雲門、雪峰等之古則，是為舉古。次則收頌古。又有佛祖觀音、布袋、寒山以及其他祖師之贊，雪庭蜘蛛、大死、送日本國僧等多方面之跋。次則小佛事若干之法語。而一卷終焉。卷末乃禪師之行狀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祖庭鉗鎚錄附宗門雜錄二卷 續藏經本

明通容輯。通容乃密雲圓悟禪師之法嗣，南嶽下三十四世也。著有五燈嚴統，已著錄。本書乃編錄祖師鍛鍊接遇學人之語要，為使學人易於了會，故為懇切說示，兼述自己之見解。上卷自靈源惟清禪師之偷心提撕，至晦菴彌光禪師，凡揭三十師之提撕。下卷自懶菴鼎需禪師至大慧宗杲禪師，凡揭二十師之提撕，一一唱和勘驗也。附錄宗門雜錄：一拈花微笑之典據；二聰禪師與達觀曇穎之五問答（師資相傳斷絕事、達磨大師楞伽經四卷將來事、傳法偈事、祖意對天台之一心三觀如何看法、六祖大鑑下諸家分出之理由）；三覺夢堂重較之五家宗派序；四禪家之分一喝五教事。此四者即宗門雜錄之所包涵也。

大乘開心顯性頓悟真宗論一卷 大正藏本

沙门大照居士慧光集释 按本書之首不言作者之時代然書中有云時有居士俗姓李名慧光是雍州長安人也不顧榮利志求菩提前事安闍梨後事会和尚皆已親承口決密授教旨雍州長安乃唐時地名其所事之会和尚或即神会也观本書中所言頗有神会和尚集所載相彷者如本書言不斷煩惱而入涅槃神会和尚集云世尊实不遣断妄想本書又云衆生実無妄想亦無正智神会和尚集則云道體无物復无比量亦无智覺照用可知其与神会所言不無因襲之處也並本書後半多言維識言八識特詳意者慧光原習法相教義後乃折入禅宗也本書原出燉煌後藏於巴黎國民圖書館大正藏本即據該本印行者也

率菴梵琮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率菴梵琮語了見文郁本空等編 按梵琮乃佛照德光禪師之法嗣南岳下十七世也居於江州雲居山本書所收乃其三会語錄及頌古佛祖贊及歌偈等法嗣了見侍者文郁本空等共編纂即慶元府伏錫山延勝禪院語錄(南宋寧宗嘉定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入院了見編)江州南康軍雲居山真如禪院語錄(紹定元年五月三日受請入院文郁編)並真如院寄閑菴居寄閑居語(在紹定二年本空編)之上堂小參語要偈頌三十五首佛祖贊十二謌偈有率庵歌圜提歌草鞋歌柱杖歌四篇並偈二十首考梵琮生平最著名之語為上堂舉百丈野狐話頌曰百丈野狐石女無夫一回淚出滄海乾枯其浴佛上堂曰且喜今朝降獨尊率庵無物慶生辰只將一盞薔薇露洗出湖山淨法身此足以見其率真之性格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愚守芝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大愚守芝撰。守芝，太原王氏子。出家事汾陽善昭，後住瑞州大愚山，是為南嶽下第十世。宗統編年載其寂於景祐元年，嘉泰普燈錄二則作嘉祐初，二者雖同在仁宗之時，然相差至二十餘年。按此語錄出於慶曆之時，在景祐之後，故宗統編年之誤顯然，自當以嘉泰錄為是也。本書在續藏收於古尊宿語錄第二十五卷中，名曰筠州大愚芝和尚語錄。書內上半為上堂語，後半為拈古。上堂語知其直接師之宗風，拈古知過去佛祖之宗風。如何守芝與石霜楚圓同出汾陽之下，然其影響後世之鉅，則守芝遠不如楚圓也。

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一卷 大正藏本

宋遵式撰。遵式，字知白，姓葉氏，寧海人。投天台東掖山義全出家，納戒於禪林寺，習律於守初師，又習天台教法。趣寶雲義通師講席，盡得台宗秘奧，與四明尊者知禮齊名，且相友厚，號稱慈雲尊者。世人稱之曰：螺溪寶雲振於前，四明慈雲光其後。常宣講於杭州之昭慶、姑蘇之開元，學者歸慕，如水赴壑。以明道壬申歲入寂，壽六十九。是書之作，意在弘揚淨土。蓋遵式常著觀音禮懺文，誓生西方，記念佛三昧，十四大願文，皆與此互相表裏也。二門者，即決疑門、行願門也。決疑門有疑師、疑法、疑自，因疑為信障，不破其疑，則世間小善尚不能成，況菩提大道乎，是以須詳論以解其惑。行願門分為禮懺、十念、繫緣、眾福四門，欲求修行整足，此四門不可不加之意也。

雲峰文悅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文悅述，齊曉編。文悅，南昌徐氏子，出家參大愚守芝，芝汾陽善昭弟子也，故文悅為南嶽下十一世。其寂年，各書記載不同。建中錄作治平中卒，佛祖通載作治平元年卒，古尊宿語錄作年六十五。據禪林僧寶傳二十二，知其寂於嘉祐七年，壽六十有六，則當生於至道三年也。是書上卷有翠巖、法輪三會語錄，下卷則收有於翠巖室中所作拈古以示學人之室中舉古、偈頌六十六首，俱法嗣寿寧齊曉編。山谷老人黃庭堅於卷題語評文悅禪師家風云：「青山白雲，開遮自在……不受然燈記莂，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下一椎。」定當可謂碓切之偏也。

法演禪師語錄三卷 大正藏本

宋五祖法演語，才良等編。法演，綿州鄧氏子，年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後嗣舒州白雲山海會院守端禪師，是為南嶽下十三世。門下出佛鑑（慧懃）、佛眼（清遠）、佛果（克勤），傳法甚盛，子孫繁衍，虎丘、徑山二大系皆出自此，故後世南嶽宗傳記尊為第四十七祖也。按五燈會元僅載法演寂於崇寧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不言其壽；補禪林僧寶傳及嘉泰錄言其卒年八十餘，則當在天聖之初或天聖之前也。書後有知台州黃巖縣事張景修、河間劉跂、吳郡朱元衬三人之序。後二者皆作於紹聖二年冬日，則書之編成當在法演示寂之前十餘年也。書之上卷有初住四面山語錄（參學才良編），次住太平語錄（參學清遠集），次住海會語錄（參學景淳集）；卷中為海會語錄；卷下有黃梅東山語錄（門人惟慶編），并前共四寺五會。外又有偈頌多首，以韻文寫佛教之義，殊有意趣。

往生淨土懺願儀一卷 大正藏本

宋遵式撰遵式撰往生淨土決疑行願二門已著錄該二門乃遵式之淨土教義本書之性質則頗近行願門蓋採大本無量壽經及稱讚淨土等諸大乘經等集得十種修行方法以示世人也第一嚴淨道場第二明方便法（入道場之方法）第三明正修意第四燒香散華第五禮請法第六讚歎法第七禮佛法第八懺願法第九旋遶誦經法第十坐禪法此諸方法乃襲用天台一家法華懺法之十法其中第三明正修意亦依天親淨土論修五念門之行於一心之意蓋天台念佛二宗關係最為密切天台之行者多修念佛以期往生西方神照即其著者也此書之後有遵式自作之後序知其作於大中祥符八年也

大明太宗文皇帝御製序讚文 卍字藏本

明太宗文皇帝御撰蓋太宗以僧道衍之助得國故信佛教極篤後日之刻北藏即其顯著之提倡佛教事實也本書乃集帝之御製序及讚文共有十篇一藏經讚乃永樂八年三月九日所作也二御製如來正宗大覺妙經序乃永樂十年九月十五日所作也三御製四部經序（四部者乃本行因果釋迦譜涅槃經）乃永樂十年八月初一日所作也四御製聖妙吉祥真實名經序及讚乃永樂九年四月十七日所作也五御製喜金剛本續序乃永樂十三年四月十七日所作也六御製般若論中道論對論律論比量論序乃永樂十三年六月所作也七御製經牌讚乃永樂九年五月初一日所作也八御製釋迦如來金像讚（無年月）九御製尊勝佛母讚（無年月）十御製藏經跋尾乃永樂九年閏十二月所作也

大慧普覺禪師書二卷 武英藏本

宋大慧宗杲述，黄文昌重編。大慧身世見大慧禪師年譜已著錄。本書所錄乃大慧對於門下之縉紳居士等之問難答之以書，以說示宗門之要旨也。上卷有答曾侍郎（三書）、答李參政、答江給事（二書）、答李參政別紙（二書）、答許司理、答劉寶學（五書）、答富樞密（二書）、答陳少卿、答趙待制（二書）、答劉通判（二書）、答張丞相、答汪內翰（二書）、答秦國大夫、答張提刑（二書），共收二十七篇。下卷有答呂郎中（三書）、答王教授（二書）、答楊教授（二書）、答曾太尉（三書）等共二十六篇。觀諸書札所言，可以見出大慧提撕學人之手段。卷頭有龍淵之序，卷尾則係入文昌之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草堂善清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草堂善清語。善清，廣東南雄府保昌縣何氏子，依青林寺法恩得度，嗣南昌縣隆興府黄龍寺寶覺禪師晦堂祖心和尚，是為南岳下十三世，繼黄龍三世法統，居隆興府泐潭草堂而開法。有善清禪師開堂語、上堂語十數條，並有同府洪州寶峰入院語要。其門下有雪峰慧空等年法一首王普崇黄龍道震等六。提撕極懇，嘗曰：將心覓佛，不知佛本是心；以妄求真，不知真即是妄。直得真妄雙泯，心佛兩忘，到此如何理論？良久云：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此乃傳黄龍一派之家風，蓋黄龍慧南一派之下，以晦堂祖心之徒衆為最盛也。

義勇武安王集二卷 明刊本

元胡琦撰明呂柟重修錢謙益訂胡琦邑郡人字元璋隱於漳濱以至元元年正月為此書名曰新編関王事蹟呂柟高陵人字仲木號涇野正德進士第一授編修累官禮部侍郎立朝持正敢言學守程朱卒諡文簡以嘉靖四年冬十月修正此書為六卷始名義勇武安王集至明末錢謙益取二書次第刊定釐為八篇其名則仍呂氏之舊曰本傳考第一以陳壽蜀志本傳及先主傳為綱雜取魏吳二書以事類件繫曰故事考第二取遺跡瑣語雜見傳記者載之曰譜系考第三將胡琦原書年譜世系二圖合為一篇也曰墳廟考第四記各地之関王墳廟而又特重河南（降生地）當陽（歸神地）玉泉（攝化地）三地曰封爵考第五敘歷代之追崇封號也曰神跡考第六敘関王皈依佛法顯化於世之神跡也曰正俗考第七世俗相傳関王之事蹟有與史傳牴牾者俱為之糾正曰藝文考第八載歷代文人憑弔関王之詩章也本書考證詳明不以無稽之語亂正史是其所長並如洛陽関帝冢乃中州洛陽有名古跡乃竟闕而不載此所謂失之眉睫者歟

測海集節鈔一卷 繡藏經本

清彭紹升撰紹升有居士傳善女人傳淨土聖賢錄諸書已著錄本書包有紹升讚清朝歷代皇帝之聖德詩七篇讚詠賢臣詩百六十首其書之定名蓋言聖德如天而已則以蠡測海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四月朔書成弟子某復為節鈔丈人物皇帝中餘世宗聖德篇一篇思賢詠中一修撰蔣超虎臣二學士曹本榮木欣三少詹事耿介介石四推官實可權雲明五督捕徐越山琢六尚書湯斌孔伯七知縣許定升升年八左都御史沈近思位山九尚書孫嘉淦錫仁十總督于成龍北溟十一光祿少卿楊猷靜山十二光祿卿沈起元子大十三徵士孫奇逢啟泰十四徵士李顒中孚十五處士謝文洊秋水十六處士汪渢魏美十七處士徐枋昭法十八處士張光緯次民十九處士畢奇紫嵐二十處士鄧元昌慕濂此諸人皆參得儒佛之賢臣故為之讚頌也

空谷集三卷 明刊本

明空谷景隆述。按湖州碧巖寺空谷景隆，姑蘇洞庭龜山陳氏子，生於洪武二十五年，寂於正統八年，春秋五十有二（見續灯正統二七）。是書撰於正統五年，分為尚直編及尚理編，意在弘揚三教而辨析其不利於佛教者。卷上卷中為尚直編，乃針對儒教之闢佛者而發，尤特重於宋儒晦庵，故曰宋儒深入禪學，以禪學性理著書立言，欲歸功於自己，所以反行排佛，設此暗機，令人不識也。如是以佛法明擠暗用者，無甚於晦庵也。其大儒不受其瞞，餘人甘受其縛，聽其指呼，從之以排佛，余輒為之痛惜，故著尚直編以警之，直說而無紆，故名尚直也。卷下（為尚理編）乃針對道教之窃佛典及以攻佛教者而發，而又特重於神化圖，故曰茲因緣道士妄造神化圖，以黃龍洞賓之語更換而說之，虛架陋辭，糅扶屈曲，擅以刺板印行，世之不識邪正者，競以彼圖揭之於室，刻相傳誦。余不忍觀，故著是編以諭之，語雖不文，理亦頗當，故以尚理名其編云。卷末附有天隱文集之書朱晦庵與蔡季通手帖後，兼有弘治丁巳孟春後一日嗣祖沙門雨華寂庵之題語，蓋以其為評晦庵之語，故并刊之也。

淨業痛策一卷 續藏經本

清照瑩集。照瑩號歸西，後人稱為空靈大師，乃戀西大師之闡揚者。其欣求淨土之熱情，盡吐露於詩文集之間。以光緒元年為此書，於其淨業痛策緣起有云：不揣固陋，勉成八偈，并偶成十詠，及次妙能法師淨土詩原韻三十首，共四十八，稿恭呈閱。前荷師（戀西）鴻慈，細加改正，謹錄一編，以作終身痛策云云。此其作書之本意也。光緒三年心永刻序有此書，亦名淨業痛策者，誠可謂痛策中之大痛策也。其推崇本書可謂至極，故卷首附其阿彌陀經禮想儀、臨睡回向簡便法、蓮宗正傳。書之內容，則為一晚成八偈（內有自怨四偈、自慶四偈），二偶成十詠，三妙能法師淨土感懷原韻十首，四妙能法師淨土偈成二十首，五妙能法師淨土感懷十首。此外，又有戀西大師贈佛偈、覆聽公書、又覆聽公書、淨土隨學題詞行文。故書中所包，在淨土教文學上及淨土思想史上，皆佔有重要之地位也。

淨業知津一卷 續藏經本

清悟闡述悟闡字豁然號水雲道人晚年住靈巖之寶藏庵本書成於道光九年乃為解釋清信女唐貞稱名念佛之要義而作也文中述念佛之方有五開眼念佛心動易散尚可閉目而念更欲兩耳得聞其聲即念即聽即聽即念其聲綿綿不絕即念佛之妙訣也五念佛之唱字其道有二即四字念乃但念阿彌陀佛也六字念乃念南無阿彌陀佛也二者之功用無有輕此則本書之主要論點也此外本書之中又載有念佛人之日課禮拜法他力念佛義念佛往生淺說念佛進一解說念佛須戒殺說等卷末則附記本書之來歷以及上梓之緣由等乃習淨業者入門之書也

信心銘闡義解一卷 續藏經本

元中峯明本撰明本錢塘孫氏子年十五出家參高峰妙和尚和尚一見懽然許為祝髮後觀流泉有省遂成嶽下二十二世之傑出人才生平居無定所或船或庵咸名幻住僧俗爭相瞻禮稱江南古佛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以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示寂春秋六十有一信心銘者三祖僧璨大師所作也學人膠着義解並佛祖之深旨多不明本文之解釋凡分三段先舉信心銘之各句次舉義解以知一態義理次乃闡之以明其深旨皆以七言四句衍述之誠信心銘之指南書也書卷末附有校訛音釋乃門人北庭慈寂所編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神珠一卷 續藏經本

清古崑集古崑有淨土必求諸書已著錄本書作於同治九年其自序有云淨土神珠者何現前一念心性靈妙莫測之謂也本書乃依禪天台淨土多角形之立場而特集有關淨土往生之先聖要言一以資己身之道業增長一以廣告有緣之大衆也自言以前雖喜淨土而於唯心之淨土自性之彌陀皆知之不切後閱淨台二宗及無生論始知淨土實境昭彰即是唯心彌陀真身顯現即是自性實有淨土可生實有彌陀可見由此可知著者對於淨土之造詣矣書中自慧雲大師之往生淨土決疑文以下凡列三十六項之要言其卷首有芳慧之序序中有云淨土法門所以稱神珠者蓋佛德圓融隨心發現如摩尼寶有願必遂又有自序卷尾附有同治庚午夏月錄於旌教講寺之天台教觀更附有四佛像詩淨土八要及同治十三年芳慧跋

石溪心月禪師語錄三卷 續藏經本

宋石溪心月語侍者住顯等編錄心月號佛海眉山王氏子出家師事鎮江金山善開禪師住徑山石溪是為南嶽下二十世以寶祐三年冬示寂是書乃心月示寂六年後所編卷首有景定元年劉震孫序卷上有初住之建康府報恩禪寺語錄（住顯編）建康府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嘉熙二年九月十九日在徑山受請祖定編）平江府虎丘山雲巖禪寺語錄（宗莪光玉編）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仁安應儀等編）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永玲祖森等編）卷中有於清涼焦山蔣山靈隱東拂於前據報恩寺六會小參於蔣山及徑山等皆香普說示學人之法語卷下收有題跋偈頌讚佛祖自讚小佛事等卷末有新添序跋數篇並有寶祐三年四月壬午楊棟所撰御書傳衣菴記雪頂濱和尚語及偃溪禪師跋其御書傳衣菴記乃記石溪授與因緣及御書傳衣石溪以賜之因緣也

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二卷 續藏經本

明受教記初幽溪高明寺有釋傳燈者著生無生論融会三觀闡揚淨土法门受記乃其法孫所著此書即淨土生無生論之注疏也以天啟六年成書其自序有云記稱親聞者表禀承非謬也由此可知書名之由來書分上下二卷著者解釋淨土生無生論大體分三部门即一釋論題二釋作人三釋正文其釋正文之下有大師（即指傳燈而言）講此論時已有分剩今依舊科毫無所加之語依此而言知本書可謂聽幽溪講淨土生無生論所記之筆記也書後有康熙五十一年真銘跋語叙重刻親聞記之緣由云

淨土旨訣一卷 續藏經本

清為霖道霈撰道霈建安丁氏子出家白雲寺參聞谷密雲歷諸講肆後得法於永覺元賢撰述甚富有語錄行世寂於康熙四十一年壽八十有八本書乃集有関淨土教之文筆凡收念佛書序法語問答勸進偈讚等十六篇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溫陵弟子龔錫瑗之序有云霖公提倡之餘極讚淨土師嘗言曰老僧志在宗门行在淨土辛酉之秋承其遠寄旨訣一書之中多開示念佛及書序問答偈讚若干篇接引佛言廣參祖語決定澄信詞簡旨深則是出生淨邦之階梯亦別傳之宝鑑哉此外佛於經疏著述甚富於淨土之外又出入台賢兩宗故稱為當帝一大法窟也

禪宗雜毒海八卷 續藏經本

清性音重編性音字迦陵別號吹餘瀋陽李氏子年二十四始投高陽毘盧真一求薙髮尋受具戒真一示以本來面目話默參有省辭一南遊後見夢菴於理安便入記室康熙丁亥夢菴主柏林寓書招之入京分座後又歷主大千佛寺柏林寺以及杭之理安京之大覺終至廬山之歸宗以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勅贈圓通妙智大覺禪師本書之作蓋本於宋大慧宗杲禪師在洋嶼庵唱說之語句有云參禪不得多是雜毒入心之語也侍者宏首座編錄成書因題曰雜毒海明洪武之初龍山中獻祖闐(號歸庵)禪師閱其所錄謂舛甚多殊覺遺憾乃刪其繁冗摭其精要分類成卷重新編訂至洪武十七年得恕中無慍禪師之序遂付梓焉清順治十一年南涧行悅禪師復有增入康熙五十三年六月性音又補刻問世本書之中皆編錄諸尊宿之偈頌借事顯理以開明學人之心地卷一題佛讚收諸尊宿之佛祖讚自讚等卷二題雜讚收禮祖像禮祖塔示徒贈別等卷三題投機收諸尊宿之投機偈留贈之偈頌等卷四題釣机收托事物提撕宗乘等偈讚卷五卷六偈雜卷七道號並山居之偈頌卷八山居並普明之牧牛十頌梁山之牧牛十頌等其內容與元祖闐重編之十卷本大同小異並即其組織觀之則似此較為謹嚴也

淨土全書二卷　續藏經本

清俞行敏重輯。行敏，清初人，以康熙三年夏依龍舒淨土文重輯此書，分上下二卷。上卷專引經説祖釋以顯揚淨土教之勝：一序（自序及他人之贊序）；二佛祖因緣（記鼓音王經及悲華經之弥陀本生譚）；三菩薩因緣（記大阿弥陀經及悲華經之觀音勢至補處成佛之本生譚）；四淨土原始（記淨土莊嚴弥陀果德往生者之德等）；五淨土起信（説明參禪者对淨土真信現當二世之利益易修勝果）；六淨土定式（記每日修，即早中晚之勤行法）；七修持要約（記上品觀想、三時執持名號、依法修行、數息觀念佛等）；八淨土扶迷（舉天台等數人之勸淨土文以勸念佛往生）。下卷乃述古今往生人之事蹟及靈異也：一淨土果證，有沙门往生類凡八十二人，有王臣往生類凡三十三人，有處士往生類凡四十四人，有尼衆往生類凡七人，有婦女往生類凡三十五人，有惡人往生類凡九人，有畜生往生類凡五事；二念佛現應，凡記粹語二十四處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淨土資糧全集八卷　續藏經本

明莊廣還輯釋、袾宏校正。廣還，字復真，浙江桐鄉人。少為儒，已而學醫，年四十餘從事養生術，偶覩花開落悟身無常，遂閉関坐禪，取金剛諸經誦之。以萬曆十三年泛舟遊武林，謁蓮池，蓮池授以念佛法，遂受五戒，歸家日課阿彌陀佛五萬聲，未半載心地寂然。年八十再謁蓮池受菩薩戒，歸老於家。居常病其鄉人不知正法，多宗邪教，閱淨土諸經論，掇其語要，名曰淨土資糧集，以導衆信，鄉人從而化焉。全書八卷，本集六卷，補輯二卷。本集六卷之要目：一淨土往生章，二淨土起信章，三淨土誓願章，四淨土齋戒章，五淨土日課章，六淨土兼禪章。其自叙論分章之意義曰：始往生以定其趣，次起信以迴其向，又誓願以決其志，乃齋戒以成其德，日課以達其材，終則兼禪以詣其極。其淨土兼禪章实為本書最重要之部分，乃合數篇而成，即一豫行篇，二正修篇（攝心念佛法、數息念佛法、參究念佛法、实相念佛法），三調和篇（附六種料揀），四明宗篇上下（附禦魔法）。書之卷首有西方淨土図、中峰大師懷淨土詩、雲棲袾宏於萬曆二十二年及陸光祖於萬曆二十三年之序，又有萬曆二十八年之自序並萬曆二十七年募刻淨土資糧全集疏等。卷尾有仇雲鳳並著者後序及芳林跋序。雲棲校正及莊廣還輯書之事也。

淨土紺珠一卷 續藏經本

清德真輯德真號虛舟光緒時法幢山慧定寺長老也以光緒六年為此書乃採經論中有關淨土教之語句遞次加一而編成其例言有云自一至十雖廣略不齊皆可臚列而十外之數隨見隨記至四十八而止其以紺珠題號者乃取張燕公記事珠之故事也開元遺事云張說為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曰記事珠或有遺忘之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事無巨細亦取記事不忘之義也故靈蓮居士序云法幢山虛舟長老早悟宗乘大闡玄風真叢林之領袖末法之津梁也今取經論中淨土句語原數者輯成一書名曰淨土紺珠蓋取張燕公記事不忘之義也書之首尾有光緒六年自序及同年寶華居士蒂方劉燀跋云

治平鐵壁機禪師年譜一卷 康熙刊本

清至善編至善字童真（營邑同馬江陽之子）禪師嗣法門人也住潭州美峯以禪師寂後為此年譜而西江李道濟為之序按禪師名慧機字鐵壁營山羅氏子生於明萬曆三十一年十月二十日少有志出世而格於母命不果天啟元年年二十歲始克如願四年年二十二歲抵忠州南參聚雲老人精鍊凡十年一旦忽然大徹聚雲乃命分座秉拂時三十二歲崇禎八年也丑十二年三十七歲時聚雲老人示寂本郡縉紳四衆等請其就本寺開堂順治十三年年五十四歲時住梁邑太方斗山棲賢寺（方斗山一作太平山棲賢寺一名慶忠寺）以康熙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壽六有六示寂生平主法三十二年生夏四十有七十坐道場名播中外語錄二十卷佛道無價專病隨宜慶忠等集總計三十餘卷度門弟子佛書燈蓮而下一百七十餘人其言有章其行有條怒罵嬉笑咸皆佛事故親炙其旨者每多英傑之士荷法分化者不乏起宗之賢可知其繼往開來之功關係蜀地禪教甚鉅也

禪宗指掌一卷 續藏經本
清行海述行海常州府天寧寺沙门以乾隆五十二年四月望
日為此書書凡八篇第一篇言世俗失中庸之道以致事事失
準惟出家者依於般若根本大智能說明如來中道之第一義
諦真空妙理第二篇言明真心第三篇言參禪貴其善巧用心
第四篇第五篇言本來面目之有無第六篇言斷常二見第七
篇言本來面目之得見與不得見第八篇言本來面目須如何用
心始能參得書中之文用問答體記述所以便於使人了解也
其識語有云以上八條皆為破斥斷常兩邊虛妄之執直顯中
道法身真實之義閱者宜細心焉此可見其作書之本意指示
入道捷徑之書也

淨土境觀要门一卷 大正藏本
元懷則述懷則乃傳天台宗教興敎大師虎谿沙门受法於雲
夢允澤即天台大師下二十二代也以至大三年冬至前三日
為此書乃極力闡明四明尊者約心觀佛之義其自叙作書之意云西天
此土聖賢道俗迴向發願臨終見佛得佛往生者具載典記
不可勝數但下劣凡夫貪著麁弊色聲甘心流浪生死不求出
離譬如入城句當若不預辦安歇之處至乎日暮無所棲泊深
可痛傷悲悼也並而誘上善人厭苦求樂發心念佛者多知於境
觀者少因引筆略書大概庶使信嚮之人因此以得入道之门
不致徒勞苦行也其所謂境觀者即利用天台之內觀與外觀
二種觀法也前者攬彼法於我心即彼法唯心一切唯識觀之
立場也後者攬彼法於心外事物如色或香等即唯色唯香等
觀之立場也著者利用此二種觀法得最精之義曰定境屬外
境便是心不須攝佛歸心方名約心觀佛此其境觀之相精揀
之後可稱圓修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請益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正覺拈古元行秀評唱正覺有廣錄已著錄行秀字万松姓蔡氏河內解人年十五出家既受戒遂遊燕歷潭柘慶壽諸剎晚歸西劉村西劉村者今廣濟寺也初住報恩洪濟元太祖庚寅迺奉勅主万壽已而退居從容庵以至元元年四月七日示寂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生平勵行苦志勤修弗倦數與名藍登揚洞旨宗風茀茀動人神髓是為青原下二十二世也

本書乃依宏智正覺禪師所拈題之百則古則公案而加以評唱取受請問沾益之義而題曰請益錄是為南宋紹定三年九月之事時行秀六十五歲也後至明萬歷三十五年十一月覺虛行一和尚校閱本書撰序文出出道人以之付梓焉續藏經所據者即此本也卷上自文殊過夏至陸亘坐臥所收者凡五十則卷下自文殊出定至洞山錚代衣所收者凡四十九則此外行秀之著述尚多此猶非其精神所注者也

水菴師一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水菴師一語師一婺州東陽馬氏子十六披削首參雪峰慧照禪師後師阿育王山佛智端裕禪師為南岳下十六世宗匠住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寂於淳熙三年年七十補續僧作淳熙五年卒五燈全書四六作淳熙六年卒今從嘉泰普燈錄一九本書所收者有上堂語要八條頌古八則於頌古藏身處沒蹤跡有云藏身無跡更無藏脫體無依便廝當古鏡不勞還自照淡煙和霧濕秋光此可見楊岐派下宗匠提撕之一般也並師一所言有與前人微異者如圓悟師為言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始徹頭師一則不然參禪參到無參處參到無參未徹頭若也欲窮千里目直須更上一層樓觀此語似覺圓悟更進一步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青州百問一卷 續藏經本

元慧雲自覺答希辯問自覺青州王氏子出家參長翁淨禪師後住襄州鹿門山以政和七年卒是為青原下十七世法嗣希辯或作一辯洪州黃氏子住青州普照寺以金皇統九年卒壽六十有九此書為一問一答體最足啟發後學希辯後五世孫燕京報恩寺林泉從倫之序有云青州法祖大師提綱振領鼎新曹洞之宗運智興悲彌覆兒孫之蔭師一日厭居京邑退隱山林取十方僧東三條箋每向室中勘驗皆明格外良規用一對多孔竅鉗鎚……言言有據字字無虛燒破瞎衲子眼睛扭轉杜禪和鼻孔其頌揚本書之為用可謂至極書又附從倫之頌乃由華亭生生道人梓行焉

新受比丘六念五觀法一卷 續藏經本

宋允堪述允堪錢塘人未詳其姓氏少從天台崇教慧思公祝髮學無不通尤精律部續南山宗仁宗慶曆二年建戒壇於杭之昭慶寺自茲以後復依律建壇蘇之開元秀之精嚴始宏法會傳戒度僧晚歲退居西湖菩提寺撰會正記諸書以釋南山律義以嘉祐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寂於昭慶仁宗賜號曰真悟大師徽宗崇寧元年更謚智圓大師本書之作乃依南山律行事鈔記比丘日日行事中晨朝六念法及食時五觀法也六念法者一念知日月二念知食處三念知受戒時夏臘四念知衣鉢有無五念同別食六念康羸五觀法者一計功之多少量彼之來處二忖自己德行之全缺多減三防心顯過過過三毒四取正良藥之事以濟形苦五言修成道非為世報律宗在唐末五代之頃頗見衰微至允堪之著述出乃復盛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悔齋全集不分卷　康熙刊本

清汪楫撰。楫字舟次，休寧人，僑居揚州。歲貢生。康熙間舉鴻博，授檢討，充冊封琉球正使，不受餽贈，國人建卻金亭誌之。官至福建布政使。年少於櫟下周亮工而交誼甚篤。亮工為詩多激楚感惻之音，楫獨好之，每得其一言一詠，則與竟陵吳子野人相顧嘆絕，而亮工亦嘆服。楫詩以為蕭遠閒曠，得古人之意，而深之以性情。王阮亭雖長其二歲，亦每稱其詩，謂以古為宗，以潔為體，以清泠峭蒨為致。全集中共分三部：一《悔齋詩》，乃康熙五年楫經友人之敦勸，始刻百篇以問世者也；二《山聞詩》及《山聞續集》（亦稱《悔齋二集》），乃丁未（康熙七年）遊江西，歷匡廬、青原、西山諸勝，所得詩數十首，蔣也老人題曰山聞，謂青泉白石實聞此言也，以迄壬子（康熙十二年）始合數年登覽酬贈之詩授之梓，統名之《山聞詩》；癸丑歸新安故里，過新嶺上白嶽，每山行輒得詩，丙寅冬又合數年未刻詩刻之，為《山聞續集》；三《京華詩》，乃入京以與友朋或朝臣酬酢之詩也。自是之後，內宦之意味漸深，而名士之習氣漸減，詩之分量遂遠不逮前矣。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

盤隱山集八卷道旁散人集五卷 合肥王氏今傳是樓影鈔本

清李孚青撰。孚青著有野香亭集十三卷，已見四庫集部別集類存目，惟撰四庫提要者未見此二集，故對於孚青之事頗有訛謬。如謂其年未四十而歿，實則孚青五十二歲始卒也。四庫提要又謂野香亭集起康熙戊寅，訖己亥，按孚青於康熙十八年己未通籍，年十六，若其詩終於己亥（康熙五十八年），則五十六矣，尚安得謂年未四十而歿乎。茲以廣德重光集校之，知戊寅（康熙三十七年）爲丙寅（二十五年）之訛，而本集終於戊寅，則又四庫提要所稱爲起始之年也。盤隱山樵詩乃戊寅以後之作，自己卯至癸未，凡五年，分爲八卷，卷各有子目，曰蓬櫳集七十四首，曰江東集六十首，曰舒州集二十一首，曰淮豫集七十五首，曰怒病集六十六首，曰黃楊館集八十一首，曰夢影草堂集六十首，曰消寒集十四首。道旁散人集自甲申至乙未，凡十二年，分爲五卷，卷亦各有子目，曰南淮集四十六首，曰赤五山房集三十二首，曰卧禪榻集三十八首，曰西笑回車集三十一首，曰負瓢集四十一首。四庫提要稱其氣骨未遒，功候猶淺，國朝詩別裁亦稱孚青蚤歿，而惜其流傳詩篇絕少。今則其二十年後之作，公布於世，吾人對孚青之評價，當迥異於前人也。

磧砂藏目錄二冊 上海影印宋版藏經會印

不著編者名氏按磧砂為平江府陳湖中小洲南宋乾道八年僧寂堂築庵其上曰延聖寺其後水郊田增文物漸起刻經弘法此藏之所以名磧砂也其始刻於何時不可詳考各經跋尾之有年月可考者最早為寶積經一百一卷題紹定四年七月解制日范顯施刊並是藏目錄始於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自當先自該經創刻其年月當更早於紹定四年且該經三百七有跋尾云大檀越成忠郎趙安國一力刊經一部六百卷則此藏當即創始於趙安國也考日本善福寺所藏延聖院本大宗地玄文本論第三之刊記有云近見平江路磧砂延聖寺大藏經板未完遂於大德十年閏正月為始施財募緣節續雕刊已及一千餘卷自此年至紹定四年凡七十餘歲是則非成於一人之手且非一時之事矣是藏久成孤本由陝西開元臥龍兩寺先後印刷供養者歸陝西省立第一圖書保存以民國二十四年由朱慶瀾等照攝原本移至上海印造其所缺損之二百餘卷帙則取善本以補足之總計影印全藏凡五百九十三冊(以內有總目錄二冊)總文共一千五百三十部合六千三百六十二卷考昭和法寶總目錄附有端平時磧砂藏目錄惟其所列函數止於合字計五百四十八函今所訪得者乃多四十三函自濟字至煩字皆編次斷接有題文可資考證是知補本之確實而是藏尤稱天壤間之瓌寶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湖州思溪圓覺禪院新雕大藏經律論等目錄二卷 昭和法寶目錄本

宋王永從刊按日本南禪寺藏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二有題記云大宋國兩浙路湖州歸安縣松亭鄉思村居住左武大夫密州觀察使致仕王永從妻恭人嚴氏與家眷等恭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捐捨家財開鏤大藏經板其後又記雕經對經勸緣等之人名然觀所緣緣論之題記人名則與此大同小異又本書之後有題記曰嘉禾比丘慧明敬書比丘元偉編集此二人復不見於前二題記中竊疑總其成者為此二人也此經純係私板蓋經始於北宋之末而成於紹興二年凡五百五十函五千四百八十卷又有安吉州思溪資福禪寺所刊大藏凡五千七百四十卷蓋在嘉熙淳祐間王國維疑資福藏即就王永從所刊加以增補未必別有一藏殆可信也

福州東禪大藏經目錄一卷 昭和法寶總目錄本

宋釋沖真等雕造按法苑珠林第七之刊記有云福州東禪等覺院住持慧空大師沖真於元豐三年庚申歲謹募眾緣開大藏印版一副又此大藏經之首函大般若經卷第一有勅賜福州東禪等覺禪寺天寧萬壽大藏為名牌中有云賜契勘大藏經唯都下有板嘗患遐方聖教鮮得流通於是親為都大勸首於福州東禪院勸請僧慧榮沖真智華智賢普明等募眾緣雕造大藏經板及建立藏院一所至崇寧二年冬方始成就則經營此事首尾凡二十四年矣此藏亦以千字文編號目錄後有附記云自天字至于英字已上貞元錄五千藏自法苑珠林至于華嚴合論福州新入並則前者依據貞元錄後者乃依己意加入宋代所出者也

御製大藏經序跋集一卷 昭和法宝總目録本

日本色川誠一編。按是書乃集日本及中國皇帝所製之經序跋，等自日本聖武天皇至清世宗，所製文凡二十三篇。卷首有明治十五年二月涅槃日大教正增上寺沙门福田行誠序、明治十三年九月十七日敬宇中村正直題語。書中所載序跋，等有聖武天皇一、光明皇后（孝謙天皇）三、唐太宗一、唐高宗二、唐中宗一、唐睿宗一、唐代宗一、唐德宗一、唐憲宗一、唐則天皇后四、宋太宗一、宋真宗一、宋仁宗一、宋徽宗一、明太宗（成祖）八、明神宗二、清世宗一。蓋法運興隆，雖云時会所至，而帝王提倡之功，实不可没。兹編之集，可以窺見兩國向各代提倡佛教之情形，至为有用之書。其文字工拙，尚在其次也。

吳山淨端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吳山淨端語師皎重編。淨端姓邱氏，安吉州人也。始見弄師子，豁明心要，往見龍華齊岳，蒙印可，遂旋里，合綵為師子皮，時被之，因號端師子。丞相章公慕其道，躬請開法吳山，化風甚盛。播是為南嶽下十一世。以崇寧三年正月七日示寂，寿七十四，臘四十九。是書前後有劉誼之序、嘉定二年道場山定隆之序、洪覺範之西余端禪師傳、劉燾之行業記、林楫之墓誌銘等。記叙禪師之行履頗詳。卷上有長興壽聖禪寺語錄、西余大覺禪寺語錄、靈山孝感禪院語錄，卷下有詩偈書讚示世偈等約百篇。嘗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西自東自南北。亦可見其禪機活潑之概矣。

道悟（吾）真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悟真語。悟真，石霜山崇勝寺慧明楚圓禪師之法嗣，與黃龍慧南、楊岐方會等爲同門，是爲南嶽下十一世宗匠，居於潭州道吾山興化寺，弘揚臨濟下七世之法。本書所收有開堂語要、上堂語、勘辨、偈頌、序跋等。其上堂語有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且道是什麼物？還識得麼？若識得，乾坤大地森羅洞若也；不識，被物拘着，轉身不得。又云：普化明打暗打，布袋橫撒豎撒，石室行者踏碓，因甚忘却下脚。此誠可謂宗眼圓明，與寂照常照本來照，草鞋底下常跨跳之語相同，亦可見其接引人之懇切矣。

廣鑑行瑛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廣鑑行瑛語。行瑛，桂州永福縣毛氏子，受具於菩提寺，嗣法於東林常總禪師，是爲南嶽下十三世、黃龍下三世。後住廬山開先寺。是書共收其上堂示衆語法語三十一篇。按東林常總居江州東林興龍寺，嗣法達六十二人之多，而以行瑛與泐潭克乾爲最強者。其教學人注重勇猛精進，不達目的不止。故其上堂曰：登山須到頂，入海須到底，學道須到佛祖道不得處。若不如是，盡是依草附木精靈，吃野狐涕唾的鬼子，華嚴恁麼道。譬如良藥，並對苦口，且能治疾，阿哪哪。其誠懇之態度可見一斑矣。

遯菴宗演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遯菴宗演語。宗演福州鄭氏子，出家事大慧宗杲禪師，是為南嶽下十六世，住常州華藏寺。本書所收有其上堂語、小參、偈頌。其上堂粹語有云：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者箇說話，喚作管中窺豹。是諸人各各具此無上大寶，直得包括乾坤宇宙、四大形山。於此寶上，好與一漚發。而今諸人要見此寶麼？開眼也著，合眼也著，擬議躊躇，放過一著。取以興拈起拄杖曰：識得這箇，一生參學事畢。古人恁麼道，華藏則不然，識得這箇，更須買草鞋行脚。何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相較精神正同，此真大慧下之逸材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虛舟普度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虛舟普度語，淨伏等編。普度維揚江都人，姓史氏，稍長無處俗意，母識其志，俾依郡之天寧出家，奮志參方，初見鐵牛印於靈隱，已而江南西湖南北悉徧歷焉。淳祐初，制府趙信庵以金陵半山請其出世，景定間，太傅賈魏公奏補中天竺，復請旨陞靈隱。至元丁丑詔住徑山，以至元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示寂，壽八十有二，是為南嶽下二十世。本書乃法嗣杭州靈隱寺虎巖淨伏禪師、行佑、德珍並日本桂堂瓊林和尚等所編錄。卷首有目次，並桂堂瓊林和尚之序。次則淨伏所編之八会語錄，即虛舟普度禪師之初住地建康府半山報寧寺語錄、鎮江府金山龍游禪寺語錄、潭州鹿苑褒忠禪寺語錄、撫州疎山白雲禪寺語錄、平江府承天能仁禪寺語錄、臨安府靈隱景德禪寺語錄、中天竺天寧萬壽永祚禪寺語錄、臨安府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以上淨伏編）。又有小參（行佑、德珍、瓊林等共編）及悼天童晦巖和尚、付法衣與瓊林侍者、送小師淳真參雪竇等偈頌二十九首，真讚十八首，元日本瓊林侍者之請而自讚九首，小佛事十，並辭世頌一首。卷末有元覺行端禪師以至元二十年十月撰述之虛舟普度禪師行狀，與二十一年中秋節雪巖祖欽禪師所撰之跋。

曇芳守忠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元曇芳守忠禪師語、善權繼祖等編。守忠，江西南康黃氏子。年十二從玉山德珍祝髮，是為南嶽下二十世。歷參佛光鐵山瓊、蒙山異、古巖日、海印如遠、峰宏等。受文宗皇帝之歸依，賜號佛海普印廣慈圓悟大禪師。住持徑山。以至正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示寂，壽七十四。（按增集續傳燈錄作年九十四，今依語錄附克新撰行業記、歐陽玄撰塔銘。玉釋鑑稽古略續集一謂[illegible]寂於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則未知何意也。）本書收有至正六年十月蜀郡徽笑居士虞集序。上卷有湖州路崇因禪寺語錄、建康路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語錄、集慶路蔣山大崇禧萬壽寺語錄、杭州路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下卷有大龍翔集慶寺語錄，並偈頌、佛祖真讚、自讚等，又有題跋，以及至正九年二月參學比丘克新所撰之行業記、同年四月翰林學士歐陽玄所撰之塔銘等。

天目中峰和尚廣錄三十卷 卍字藏本

元中峰明本語、慈寂等集。明本字幻住，晚號中峰，錢塘孫氏子。出家參高峰妙和尚，妙孤峻嚴冷，不假辭色，一見本，權然許為祝髮。至薙為眾處，[illegible]並開發，後觀流泉有省，詣妙求證，妙為打趁出，後於言下洞徹法源。僧俗稱為江南古佛。仁宗聘召不至，賜金襴袈裟并佛慈圓照廣慧禪師號。以至治癸亥八月十五日示寂，壽六十一，臘三十七。（是為南嶽下二十二世）本書以參學門人北庭慈寂等集大成。卷首有元順帝元統二年正月大普慶寺善達密的理所進天目中峰和尚廣錄表，又有降賜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入藏劄，以及餘杭縣南山大普寧寺明瑞之題語、揭傒斯天目中峰和尚廣錄序、徐一夔重刊中峰和尚廣錄序。卷一為示眾，卷二小參，卷三拈古頌古，卷四卷五法語，卷六書問，卷七佛事，卷八佛祖讚，卷九自讚，卷十題跋，卷十一山房夜話，卷十二信心銘闡義解，卷十三楞嚴徵心辯見或問，卷十四別傳覺心，卷十五金剛般若略義，卷十六幻住家訓，卷十七擬寒山詩，卷十八東語西話，卷十九二十東語西話續集上下，卷二十一賦，卷二十二記，卷二十三箴銘，卷二十四序，卷二十五說，卷二十六文疏、雜著，卷二十七偈頌七言長篇，卷二十八偈頌五言長短篇，卷

二十九偈頌七言八句七言四句、卷三十偈頌七言四句、此三十卷各卷之末有音釋、金書之末則有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禪師中峰和尚行錄、大元敕賜智覺禪師法雲塔銘、普應國師道行碑、謝降賜中峰和尚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表、按明本之法不惟盛行於中國、即在日本亦頗盛傳於足利時代、在本書中卷帙雖繁、並其說法之處、則以卷一至卷六為最重要也、

天目明本禪師雜錄三卷 續藏經本

元中峰明本撰、明本有廣錄三十卷、已著錄、本編乃錄其遺餘者也、所收者有其與學人之法語及詩偈、又附中峰和尚懷淨土詩一百八首、中峰和尚和馮粟梅花詩百詠、又別輯山房夜話、信心銘義解、楞嚴或問、幻住家訓、擬寒山詩五篇、其淨土詩初松雪極致敬禮、馮海粟意殊不然、及示梅花詩六十首、明本和之、復成百詠、及九言一首、馮由是歎服加禮焉、按明本之學、豁然超脫宗旨、別傳九流、許子罔不淹貫、徽揚提倡、機鋒翕霍、圓轉不窮、時稱大辯、此乃能詩文之僧、故其所作、除宗教之外、更藉文學上之吸引力以引起世人之注意、故其聲勢甚大也、

山房夜話二卷　續藏經本

元中峰明本語，慈寂編。明本乃高峰原妙弟子，南嶽下二十二世也，有語錄，已著錄。是書乃參學門人北庭慈寂編錄。蓋因明本僻居窮山，當月明之夜，有隱者來其山房，問詢明本，答之，遂因事題名也。上卷所包諸問題，即達磨單傳直指之禪與二乘之禪之比較，禪之稱為教外別傳者其理由安在，諸大乘經之言句與禪家直指之言教既屬同樣，何以必待達磨直指之禪乎，五家分派之理由如何等問題，凡十有一，皆教理上具有興味者也。中卷所包乃參禪實修上之種種問題，如善惡、禪與戒、修證、神通等，凡問題十五。下卷則為住持、說法、嗣法等問題十五，雖為人急切質問，而明本則本其高遠之見地，一一說破，懇切教示。其常謂今之參禪不靈驗者，第一無古人真實志氣，第二不把生死無常當作一件大事，第三拌捨積劫以來積習不下，其懇切明晰，與此處無有軒輊也。

恕中無慍禪師語錄六卷　續藏經本

明恕中無慍語，宗嶽等編。無慍，崑山薦嚴妙道禪師法嗣，南嶽下二十二世也，住台州瑞巖淨土禪寺。著有山菴雜錄，已著錄。本書六卷，乃門人宗嶽等編錄。卷首為洪武七年十月二十日宋濂所撰序文。卷一有初住象山靈巖廣福禪寺語錄（門人前住昌國普壽禪寺宗嶽等編），卷二有次住黃巖瑞巖淨土禪寺語錄（處州府南明禪寺道璉等編），卷三有舉古頌古並小佛事（仗錫禪寺宗亘等編），卷四有讚銘偈頌（翠山禪寺居頂等編），卷五有偈頌法語（清崴等編），卷六有五言七言之律詩、七言絕句、題跋（清崴等編）。其卷末則有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既望四明山人烏斯道所撰之天台空室慍禪師行業記，並附宋濂之空室和尚詩一篇。按禪師之山菴雜錄，觀之知其見聞甚廣，且文字亦頗典雅，故其機語與他人之純由苦修得悟者不同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穆菴文康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元穆菴文康語，清逸、智辯、宝日等編。文康，蘇州靈巖清欣禪師法嗣，即中峰下二十三世，松源崇嶽下五世也。本書收其三会語錄及秉拂、偈贊之語句，由嗣法门人台州府黃巖廣孝禪寺清逸和尚等編録而成，即一元至正十七年十二月六日在初住地浙江天台山明巖大梵禪寺入寺語要（清逸等編）、二至正二十四年九月一日在次住地杭州龍華宝乘禪寺入寺語要（智辯等編），並明洪武七年四月二十一日在鎮江金山龍游禪寺語要（寶日等編）。又有秉拂語及偈贊，書後則附記義堂周信禪師空華日工集所載関係穆菴之記事二項，於穆菴語要在日本之流通頗有論列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徑石滴乳集五卷 續藏經本

清真在、機雲編，機雲重續。真在，德化李氏子，出家住廬山寄林，示寂於康熙十一年，寿五十有二。本書之作，乃編録無準師範（南岳下十九世）法嗣徑山淨慈寺斷橋妙倫派下凡十七世二百四十七名之傳（除語別見者九名，実有二百三十八名）。其內容則为本緣及語要，由嗣法门人晦岳機雲繼述補足。書之卷首有康熙二十一年十月六日楚廣濟學人吉康伯之序，並機雲本書編纂之凡例。卷一揭徑山無準師範、斷橋妙倫、方山文宝等二十三名，凡六世；卷二揭第七世至第八世，凡八十四人；卷三揭第九世至第十一世，凡七十三人；卷四揭第十二世至第十四世，凡十五名；卷五揭第十五世至第十七世，凡五十二名，又有尼二名，居士十二名。真在之傳則收於本书卷四中。按徑山師範嗣破庵祖先之法，其後嗣則以仰山祖欽及淨慈妙倫二派最盛，此則研究妙倫一派宗風最重要之书也。

慈濟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唐投子大同語。大同，舒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由是發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凡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於室。以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寂，壽九十有七，謚慈濟大師，是為青原下四世。本書所收有在投子山住院上堂示眾語要、參問舉徵語要，以及唐僖宗中和年為狂徒所劫，而師隨宜說法，卒使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布施之逸話等。其提撕峻嚴，道破學道機要，其對學人之語頗單簡，驟觀之似尋常，細玩之頗有深意。又有利定記敘本書刪定之原委及必要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通玄百問一卷 續藏經本

元圓通問、行秀答。圓通，青州普照寺一辯禪師弟子，住玉溪通玄庵，是為青原下十九世。本書凡設百問，皆以激勵學徒。大略曰：沒底船子為甚麼無漏？堅固豎起拂子曰：為你說禪了也，作麼生會？又拈起拄杖曰：還有向拄杖頭上下得一轉語底麼？又畫一圓相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總在裏許，作麼生會？復以手空中點一點曰：且道者一點明甚麼邊事？豎起一指曰：俱胝和尚向這裏放大光明，轉大法輪，諸人還見麼？圓通同門有大明寶、寶侍王山體、體侍雪巖滿、滿侍報恩行秀，行秀復以簡短語句答是設問，皆以指示學者修道之方針、宗乘之玄旨。行秀法嗣林泉從倫復為頌以唱和其闡旨，便利後學甚多也。

唯心集一卷 續藏經本

清乘戒著。乘戒自稱曰海湧小白花海岸山人。按小白華梵名曰補陀洛迦，所指即定海縣東海中之普陀山，則乘戒當即此處沙門也。是書首有自序，無年月，大意謂修行之捷徑莫如念佛，念佛之要必先觀心，故以發心念佛之理作為詩句。凡七言絕句四十八首，五言絕句九首，四言四句一首（四言者位於五言者第六首之後），七言律四首，皆提倡淨土者。又有孝思篇，其文以六言為句，言修道之人不可無孝思也。後有散文作之自識，言其幼少出家，早年失父，年將耳順，生追遠之心，乃作詩以自警。此後又有七言絕句四首，五言絕句四首，四言四句者八首，皆為提倡孝思而作者也。

影響集一卷 續藏經本

清菩薩比丘尼量海著。量海身世未詳，按本書中有阿育王舍利塔前然指願文，自稱曰如德，則如德當即其本名，而量海乃字也。其念佛詩自注有我朝世宗憲皇帝云云之語，知其最早當為清中葉人。又其擬古為平湖陸孝友作中有平湖澉東之語，則作者或為嘉興一帶人也。本書篇帙雖短，而為表現時代特色之淨土教文學作品，且出之女性詞屬，不可多得者也。首有淨土詩八首（七言絕句）、偈作二首（七言絕句）、二十四氣有懷詩三首（七言絕句）、無題九首（五言律）、聚沙卷歌一首（七言古）、經題如是一首（五言律）、擬古為平湖陸孝女作六解（四言四句）、念佛詩四十八首（七言絕句）、阿育王舍利塔前然指願文一篇。又有目前機跋警眾語各一。本編倡導淨土，尤注意女子之修養，言詞婉而懇切。

類聚淨土五祖傳一卷 淨土宗全書本

日本源空撰。源空又名法然，美作人。年十五，從叡山功德院皇圓剃髮受戒，當學台宗，又從黑谷慈眼房叡空稟密乘及圓頓戒。凡大藏經論、八宗典義，無不研究。晚見惠心往生要集，棄業而入淨土門，專以善導觀經疏為指南，提倡一向專念宗。承元元年，因南北衆徒控告，流於讃岐，居五年，免還京。以建曆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示寂，壽八十。本書之作，在使初學知淨土宗諸師祖之經歷，以便生信仰之心，而資為模範也。五祖者，即曇鸞法師、道綽法師、善導禪師、懷感法師、少康法師是也。所引用漢文體之書，凡八，即續高僧傳、宋高僧集、迦才淨土論、瑞光傳、新修往生傳、龍舒淨土文、念佛鏡、宋高僧傳。以意在便利初學，故行文務在簡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四明尊者教行錄七卷 大正藏本

宋宗曉編。宗曉有樂邦文類諸書，已著錄。本書之編纂，在四明門知禮滅後一百七十五年，當嘉泰二年十二月。凡輯錄知禮之遺文等篇共百數十篇，分為七卷。卷一有宗曉序、尊者年譜、授菩薩戒儀（十二門戒），以至勅延慶院放生池碑（劉筠撰），凡十篇。卷二自觀經融心解以至對闡義鈔辨三用一十九問并序，凡七篇。卷三自別理隨緣并序以及四種四師問答（四明法師問門人，自仁答），凡六篇。卷四自日本國師二十七問并序（日本惠心僧都國師問，四明法師答），以至草庵錄紀天童四明往復書，凡十三篇。卷五自真宗皇帝諭旨留四明住世，以至四明付門人（覺琛）帖，凡三十一篇。卷六自延慶寺二師（知礼異聞）立十方住持傳天台教觀戒誓辭，以至記四明門下纂成十類，凡二十篇。卷七自宋故明州延慶寺法智大師行業碑（趙抃撰），以及重修法智尊者像志銘（善月），凡十四篇。蓋宗曉意在將本書與國清百錄及金園集，在天台門中鼎足為三，故蒐集四明遺文及與有關之文，不遺餘力，而成此鉅著也。

初學記一卷 續藏經本

宋釋清覺述，道安註。清覺字本然，姓孔氏，曲阜人，少穎異別群，常有逸志，偶讀法華經因之有省，竟爾出家。元祐八年至靈隱，後建白雲庵以居，開闡玄化，自立一宗曰白雲宗。大觀時毀教風熾，清覺著證宗論多所辨正，指斥當時，为忌者移之編管廣南思州，後放归，作偈投太守游公，指日为別，至期而化，时宣和三年，寿七十有九。本書之作，乃为初學者起進修之法，説三乘十地之要，法为初覺者入佛知見。嗣孫南山大普寧寺道安和和復为加注，至元皇慶二年，始由白雲宗主明仁奏進於帝，由大慈隱寺鋟梓而入藏焉。書之卷首，有集賢侍講學士趙孟頫於皇慶二年三月七日所撰之白雲祖師初學記序，其奏進文則見於清覺別著之正行集也。

念佛百問一卷 續藏經本

清悟開著。悟開字豁然，號水雲道人，所著有淨業知津、淨業初學須知、念佛警策、十六祖古道情詩書，皆提倡淨業者，頗博得當時大衆之信仰。此書成於道光五年六月朔，乃對於淨土念佛諸問題，設为簡單問答，總計百則，卷尾有貝墉之跋，文云是書問答百則，提唱蓮宗，皆是腳踏實地，從正知正見流出，剖疑辨惑，切當今時，上秉佛祖宗旨，不違毫髮，固末法之津梁。又例言是書多为在家念佛修行者而發，直達心源，痛掃支離紆曲，此可以見其述作之旨趣矣。今觀其所提出諸問題，有淨土念佛之偏說正說，理之一心事之一心，念佛三昧易入普徧，禅与念佛，四種念佛，興專稱簡易，念佛與持呪，淨業，念佛與長齋，帶惑往生，愚鈍念佛，金剛經与弥陀經之比較，念佛心持與出聲之可否，實踐上緩急高低，行坐之合法，念佛之家子孙稱少之迷信，念佛偏病之妙藥，念佛家之先務，讀經要何經，念佛与在俗之實生活，一心之得不，臨終瑞應，三教同源，信行與淨土法门之三要，皆實地問題而出之以簡明解决者也。

概古錄一卷 續藏經本

明湛然圓澄述。圓澄姓夏氏，會稽人也。得法於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禪師，是為青原下三十五世。歷向始來徑山，耽其幽寂，還遂棲止。生平著述頗多，又修建大剎五，築石塘一百五十里，屢著神異，遠近宗之。以天啓六年示寂，壽六十有六。本書之作，蓋慨末世佛法陵夷，思振起古叢林之禪風，乃本其護法愛宗之念，記警策之垂誡。丁未（萬歷三十五年）季夏之望，與二三子對坐，觀佛日將沉，僧寶殆滅，叢林規矩掃地，三武法難擢起於今日，因為之警歎不置。二三子向其故，圓澄答之，遂得之焉識之，此可以見明末弊風之甚也。

東語西話四卷 續藏經本

元中峰明本語。明本有廣錄及山房夜話，已著錄。本編著於延祐前後，曾收於廣錄，在廣錄之第十八卷上下二卷，又收於第十九卷及第二十卷者，成為東語西話續集之上下二卷，故總合為四卷。本書之所由作，乃因明本以養病餘暇，有客問禪道佛法，隨叩而答，有山房夜話之作，然而餘旨未盡，觸事感興，尚有指示學者學道之方針，此語集為此編。其文既容易，其語既盡其要，然世人愛讀者雖多，而苦其紙外亦偏，揚其旨釋於讀者，便利非淺。根器薄者固易了解，根器厚者讀之亦能覺其意味無窮，誠弘揚禪教之良書也。

藏逸經書標目一卷 北京木版

明密藏道開撰。道開南昌人，棄青衿披剃於南海，聞紫柏真可往歸之，真可知為法器，留侍焉，後助紫柏刻方冊藏。此書所錄者，皆北藏所未收，故曰凡北藏未收者，無論其言義得失，悉採錄其名目如左，以俟明哲揀辨而出入之。自圓覺經大疏至通明語錄，凡一百四種。按道開之意，非謂此一百四種皆當收入也，其中國有南藏已收者，如翻譯名義集、佛祖統紀、續傳燈錄等，或有世所流行宜購求之者，如心燈錄、諸方宿衲、傳石門文字禪等，並其所標列無收入之必要者，可分四種，即有全文則不必求節本者，如華嚴合論、約語、法華玄義文句摘要等，俱有全文，不必收入是也；有其書有邪見不足取者，如金剛經十七家注及心經無垢子注等是也；有膚淺差訛不足取者，如永嘉集註等是也；有多語世諦言事不必收者，如冷齋夜話等是也。多目之中，又討論板本之良否、內容之得失，故錢牧齋跋稱為此中剖明禪講二家流弊，刻骨見髓，知為紫柏老人親承衣鉢，觀者當知宝之重之。此可以見本書之價值，而世間傳本極稀，今北京刻經處得楊文会手鈔本刊行問世，讀者當可一飽眼福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明釋教彙門標目四卷 天津木版

明寂曉撰。寂曉秀水永安蘭若沙門，號曰蘊空禪師，披閱藏乘三週，其文非徒誦其文，實得其心，於無說無聞之際，以三十餘年時光，輯得三藏義門共四十一卷，題曰大明釋教彙目義門，復恐愚者見簡之為煩，執卷興泛河之咨，投函起面牆之歎，於是更為撮略，仍用科分，撰成四卷，題曰標目，檢括群經，備諸尺幅，敘列教語，該攸全文，譬猶振衣必提其領，舉網第挈其綱，俾纔一披誦，便同指掌之明，即三復咀求，更似食飴之雋，斯誠選勝之輪轅，尋源之舟筏也。本書卷首有萬曆戊午長至日范陽鄒濬撰序，又附有民國己巳孟冬優婆塞顯端識語。卷一為華嚴部、阿含部，卷二為方等部、般若部、法華部、涅槃部，卷三為陀羅尼部，卷四為聖賢著述，其次序分開元以來諸家之經目不同，此乃以五時分部也。

紹興重雕大藏音三卷 卍字藏字

宋處观集處观精嚴寺沙门也處观落髮之初有志修學翻閱大藏经以磨鍊智見而藏经卷帙浩繁渺如煙海且義理淵奥非可容易得其精微加以字画舛误音義疏略讀者苦之處观乃從事編纂此書俟讀藏者对於音韻上之疑向可以解决其经中讹误之字则集此本以校对之務俟其正確蓋始自熙寧三年終於元祐八年凡費二十餘載之時光始成就其体例则討論集韻分一百七十の部别白於逐字之下以在高宗紹興年中重上梓故称绍興重雕大藏音也此本为三卷在明藏则为二卷有宋宣德郎新差監在京木炭場柳豫撰序北藏在百字號而南藏则歸入寒字號也

大明釋教彙目義门四十一卷 天津木板

明寂曉撰初曉閱南北藏经及疏論千有餘卷恐其遺忘輒筆記大意歷三十年精力至積稾盈衰彼此比詳南北藏函卷先後更置部類不分相從與否率意仿古條錄銓次而開元錄别分乘藏似分如來說法時次莫能相通故此書之作依判教儀式即華嚴部阿含部方等部般若部法華部涅槃部陀羅尼部聖賢著述是也又科分重單經傳有四十一分既依義銓次經目仍於題下出经文大意并論疏旨趣亦撮略成文附入经部之後此書以明藏为主而此方諸家著述向亦以己意增入厥当

有明季世各宗古德鉅製百不存一至有清中葉以後始次第來自海外在彼时皆無由得見末能博考旁搜以存其目至如碧巖錄及荟松林泉覺絕之作久为密藏禅師所摒斥者皆發並著錄此其未滿人意者也並其別創義例實便初機闡揚振韓之功絕少门户之見較之蕅益未易軒輕書之卷首有萬曆癸丑二月既望西吳沙门釋廣莫序萬曆戊午清和八日汝陽周從龍序復有寂曉自撰之釋例書末則有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周學熙劉顧西等重刊本書之文

佛學書目表一卷 清光緒間鉛印本

清楊文會編。文會號仁山居士，事略已著錄。此表分六格：首書名、次著者譯者、三卷數、四刻版處、五售書處價值、六識語。其所列之書，計華嚴部五種，方等部九種，淨土部（方等部內開出）九種，法相部（方等部內開出）七種，法華部四種，涅槃部四種，秘密部八種，阿含部（小乘經）三種，大乘律（小乘律專為出家者說，故不載）三種，大乘論（小乘論未刻）八種，西土撰集四種，禪宗（以下支那撰述）十二種，天台宗五種，傳記八種，雜集十二種，道家（與佛法相通者附錄於此）四種。

本書之前有學佛淺說，言學佛者隨人根器各有不同，利根上智之士，直下斷知解，徹見本源性地，體用全彰，不涉修證，生死涅槃平等如一，此種根器近世罕見。其次者從解路入，誦讀諸經論，並發回向淨土，此乃由約而博、由博而約之法。又其次者，用普度法門，僅讀淨土經論，或閱淺近書籍，否則單持彌陀名號，一心專念，亦得往生淨土。本書目之列，蓋為初學之從解路入者而作也。

大藏法要類編一冊 佛學書局印本

唐道世撰，佛學書局重訂。本書即道世所撰之諸經要集，後人為世人之初學者便利起見，重行編訂。凡佛教專門名詞，均各分別註解，其經名、人名、地名以及專門名詞均加符號，其名詞解者依各名詞首字之筆畫定其次序。其品目之名，俱易為普通易解者。原書之文字乖謬有錯置之處，如原文三寶部此稱為第一編，佛法僧三寶，又分為三章，所章又分若干段。第一章佛寶，又分為述意、瞻禮佛像之功德、稱念佛號之功德、佛之勝妙業用、佛之勝妙境界、佛在因地之本願、學佛者之發願、學佛法要八目。第二章為法寶，又分為述意、說法及功德、聽法及利益、法分頓漸、求法因緣、聞法感福、報恩謗法八目。第三章為僧寶，又分為述意、敬僧之利益、不敬之過損三目。本編為初學者必備之知識，得此一番整理，眉目清晰，較前易讀多矣。

聖箭堂述古一卷 續藏經本

明為霖道霈述道霈建安丁氏子年十四出家十八參方歷諸講肆後參鼓山賢看庭前柏樹子三年無所入辭別出遊兩浙復歸鼓山充維那一日與師問答被呵出一夜不安至四鼓捲簾出門忽然大徹自此商榷玄奧無不脗合賢年八十付屬大法寂後遂繼其席是為青原下三十六世住鼓山二十餘年海內歸依以為東南一大法窟是編之作乃道霈於鼓山聖箭堂中思救末法之弊風乃記述古佛祖之言行以為後學之楷模蓋隨得隨記以四十五歲明永曆十三年二月為自叙以梓行其所記述有經論及祖師之言行如宏智正覺禪師之僧堂記大般若經性空菴主慧洪覺範禪師宏智正覺禪師嵩嶽元珪禪師雲門匡真禪師室訣和尚十二時歌汾陽善昭禪師香嚴和尚死心頌禪師芙蓉道楷禪師大寶積經靈源惟清禪師後分大涅槃經黃龍清禪師明教契嵩禪師蔣山贊元禪師羅湖野錄圭峰宗密禪師汾陽善昭禪師永明延壽禪師天圓悟禪師大洪恩禪師汾州大達無業國師大智度論善慧大士移剌真卿丞相大珠和尚菩提達磨大師六祖大師息心銘凡三十二條按世人每謂道霈出入台賢兩宗觀此所引者固以禪宗為主而亦頗涉他宗之言論則其教人之方法固非狹隘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為霖道霈禪師還山錄四卷　續藏經本

清為霖道霈述，興燈等編。道霈有秉拂語錄已著錄。本編乃再住鼓山後之語錄，故題云還山錄也。共四卷，卷一上堂，卷二普說，卷三佛事、偈贊，卷四序、題跋、記及自像傳並敘壽臘旅泊幻蹟。侍者興燈、心亮、法雲、性朗各一卷分別編纂而成。康熙二十七年正月有歸戒弟子龔錫瑗序。同年同月當徒興瑞及徒孫戒緋共捐資梓刻。本書竣成之際，有非家叟（即道霈）之跋文。更附有日本元祿六年九月薩州玉龍山福昌禪寺寿山祝和尚之跋文、同年十月寿山道友獨菴玄光和尚之序文。此語錄者可代表其一部分說法也。

三交嵩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智嵩語。智嵩范陽人，參首山省念，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念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嵩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沒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毘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永無遮，廓落世界空為体，体上無為真到家。住并州三交承天院，是為南岳下九世宗匠。本書所收者，有於承天院上堂語要、與學人之問話答、鄭工部、楊大年、李駙馬等居士之問，與首山省念之商量，其三玄偈則收於本書之末。蓋智嵩為北方有數宗匠，而此乃其一生有名機語，故特別重視之也。

了堂惟一禪師語錄四卷（續藏經本）

元惟一語，宗義等編。惟一號了堂，別號芥室，浙江台州府寧海人。宋丞相葉夢鼎之孫，依四明芳寿寺雪崖莊，從萬巖妙道得法，與恕中無慍為同门，是為南嶽下二十二世。至正二年住台之紫籜，次乃遷天童，是為元末舉揚向上之宗乘者。本書由其门人宗義等編錄其四会法要。卷一為元文宗至順元年以四明芳寿寺首座發受清玉初住地慶元路延慶禪寺語錄（宗義省端編），順帝至正二年十月入次住地台州紫籜山廣度禪寺語錄（思𠕋思靜編）。卷二為至正二十三年六月入慶元路天寧禪寺語錄（妙淨無我等編）及二十六年入天童寺語錄（文暐雲澹等編），又有頌古（思謙普莊等編）、讚語（宗遠思康等編）及自讚。卷三有偈頌（文度文朗等編）並小佛事。卷四題後錄，所收者乃雜著與日本禪人法語數篇。其以拂子畫一畫，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頗足見其提撕學人向上之精神也。

證道歌頌一卷（續藏經本）

宋法泉頌。法泉字佛慧，湖廣德安府隨州時氏子。從龍居山智门院信玘禪師出家，嗣雲居山大愚曉舜禪師，是為青原下十一世。歷住大明、千頃、靈巖、南明，並金陵蔣山法泉院。晚年奉詔住大相國智海禪寺。本編乃住千頃山時所作，當宋神宗熙寧九年七月十日。浙江括蒼祝況為本書鏤板，復撰後序。同十年七月吳庸天用撰南明泉頌永嘉證道謌序，遂流通焉。法泉所為之頌，於證道謌各句皆從頌，七字三句，是為簡明之唱和。觀泉臨終書偈：為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謾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门外千山正夕陽。其意味正同也。

古林清茂禪師語錄五卷 續藏經本

元古林清茂語，天歷比丘元浩等編。清茂年十三為大僧，聆老宿舉高庵和尚勵僧語，不覺涕淚交下，乃知有生死，起聖凡一著，于洋志參訪，徧歷門庭，橫川珙居育王，清茂往叩，得法。住金陵保寧，是為南嶽下二十一世。其上堂語有云：空劫已前，單明自己，大似隔靴抓癢，有甚快活處。所以道：群靈一源，假名為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璞散而常存。百姓日用而不知，諸佛常知而獨用。以獨用無私之旨，常居乎有象之先；以日用不知之心，迥出乎真諦之表。無前無後，無古無今，彼我混同，聖凡不異。正與麼時如何？青山不鎖長飛勢，滄海合知來處高。與老莊思想頗有相似之處也。

鐵鞭允韶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鐵鞭允韶語，允韶，密庵咸傑弟子，是為南嶽下十八世。既參咸傑，記莂後，住平江承天寺，擒化四眾。本書所收有上堂語、光孝寺開堂語及小參。其示眾有云：師召大眾云：會麼？欲言言不盡，林下好商量。且道商量箇什麼？良久顧視云：一曲兩曲無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深。可以窺其平常之用處。又如佛涅槃日上堂有云：老漢當年臘月八，三更半夜顛狂發，剛把長釘釘眼睛，直至如今未能拔。山僧今日下毒手，為他拔一拔，看。便下座。此可見其提撕學人之態度矣。又允韶善詩，有鐵鞭禪師詩集一卷行世。

古梅和尚語錄二卷 明刊本

元古梅正友語門人明壽等錄正友貴溪丁氏子參絕學誠於明宗旨流寓江淮垂三十年思得佳山水結茅歸隱慕武夷幽勝遂入閩建陽蔣德懋洎長者陳益宗捨園作庵延古梅山勅額大覺禪智是為南嶽下二十三世宗匠其提撕學人有云行住坐臥著衣喫飯於一切處頭頭佛性瞬目揚眉無非佛事雖然如是直是頓悟一番始得不可喚鐘作甕殊不知在家出家人人人分上本自具足是凡是聖箇箇己躬心珠朗徹只因情存勝負解在因果隨流入流輥入生死海裏去頭出頭沒無有出期縱淡不失人身是其於學者庀光明本偉完全示之自己可謂一語道盡矣

溈山警策句釋記二卷 續藏經本

明弘贊註開詷記弘贊有兜率龜鏡集已著錄本書之作乃科分溈山警策履行誌議以便使人會得其大綱更了解其深意也其大綱分為釋題目及釋本文本文有由長行（散文）及重頌（韻語）合成釋本文之長行分為教誡及示法教誡凡九項即業因苦果生老病死生滅時速違俗入道名利失道啟示三學不修學道業果時熟策勵勸道是也示法分三項即第一道行（立行懲心誡求道擇友結術潛修）第二禪教（禪學之示法與讚勉教理之示教與誡勉）第三結勸（啟發示教勸勉顯示因果自行化他）釋本文之重頌有第一頌標題第二頌教誡凡十一項即幻色時節生滅流轉愛取有虛生空老無名惑慨時命速現因後果因果所由循環不息是也第三頌示法凡八項即依師擇法了妄歸真相忘寂照双泯是也皆所以警策學人使之勿怠惰勿染時代之流弊又指示學者以前進之正道甚有裨於來學故自古以來將溈山警策與四十二章經及佛遺教經共稱為佛祖三經學人所尊為指南者也卷首有清順治十八年開詷之序各卷末又附有音釋記者開詷字慧了廣州順德張氏子住南海寶象林

溈山警策註一卷 續藏經本

明大香註。大香身世未詳，其自署曰金山比丘。其叙有云：崇禎歲次甲戌（即七年）秋中日題於棠溪之淨業樓。文稱注此書之本意曰：大溈大圓大師以論鏡智為宗，忘緣為用，名振兩山，道傳千古。即警策一文，末尾五色緇白，共利大小，咸收偏重律儀，兼修玄道，不肖屬為敷陳，重因箋釋，欲令大地有情，知世如夢，了法無生，共揚百丈家風，深得寒灰少火，古路斷碑，文生慧鐵，山前水牯，信步騎歸。不惟叙明注書之意，亦且將原書之真精神表出。按此書與道霈之書同時，而此則稍前，皆為便於初學之作也。

溈山警策指南一卷 續藏經本

清為霖道霈述。道霈有秉拂語錄、還山錄等，已著錄。本書原在佛祖三經指南之中（即與佛遺教經、四十二章經合注者）。其注釋之文，以平易之旨，懇切叮嚀學人，於學人最便，故稱為指南也。其大綱分文（長行）與銘（重頌）二段，文又分為五節：第一示色身之大患，第二懲出家之流弊，第三明出家之正因，第四告入道之要徑，第五結勸叮嚀。其文簡潔，頗易了解。按溈仰宗之絕響已久，此書注解者乃曹洞鉅子，以曹洞之寶鏡三昧解釋溈仰之暗機義海，以之與徑典並視，誠宗門中有趣之事也。

證道歌一卷 大正藏本

唐玄覺撰。玄覺字明道，俗姓戴氏，永嘉人。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门，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因左溪朗公激厲，遂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溪，既決所疑，能留一宿，號曰一宿覺。猶半偏情也。以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示寂，壽四十有九。本編乃千八百十四字，二百四十七句之古體詩一首，其著作年代不明。此歌中有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干，可知作於謁見曹溪之後也。本歌全首綱目在於明實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此可稱為玄覺对於佛性之確切解釋。又謂法身覺了無一物，本源自性天真佛，此乃教人除妄求真，認得天真佛無相即天真佛之真實相，而諸佛之法身亦不離乎幻化空身也。其文字流暢，聲調鏗然，能使讀者於不知不覺間了得佛法大意，與參同契、寶鏡三昧、信心銘皆為古來禪林所珍貴之書也。後人对此註解頗多，蓋亦以其為世人重視之故也。

證道歌註一卷 續藏經本

宋彥琪註。彥琪，法空禪師，圓照宗本和尚之法嗣，乃大鑒下十三世、雲门七世也。住舒州梵天寺，依學人之請，註釋證道歌。編者為參學门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慧光，又翰林院大學士天倪等。以宋神宗元豐年间共友人二三子於東京大相國寺東林院聽彥琪說話，至哲宗紹聖三年辭官後，遇友人吳純甫見得本書，如遇故知，遂由序其大旨。其參學门人中或以居士為多，故其註釋雖詳，而指示初心義解之徒之點，特多，他則無甚長處。彥琪又於宋哲宗紹聖四年五月十八日撰自序。卷末有永嘉石碑文並音釋。

證道歌註一卷 續藏經本

宋智訥述德最編智訥號曰妙空禪師師事長蘆崇信是為青原下十三世曾住臨安府徑山又住蘇州府靈巖山是編之作乃於玄覺禪師證道歌各句加註唱導其淵旨由法嗣慧并德最和尚編錄之又由蘇州常熟知縣梅汝能居士施財鏤板常宋高宗紹興十六年智訥曾有序亦並引之序闡於證道歌自己之見解並本書編纂上梓之緣由又有梅汝能於同年正月撰後序據訥之自序言德最將其所講者編錄成書請其為序初則駭並不許且謂達磨面壁不言乃來無法可說昔永嘉已是剜肉作瘡詎可於瘡瘢上更加針芥耶子無乃販賣葛藤累我乎德最答以乃師所言皆大根上智一聞千悟不待鞭影而行者所能領解並鈍根末學必假筌蹄師既無言小子何述焉是本書編成之本意不免有得其精而忘其麤之處學者會其意於文字之外可也

證道歌註一卷 續藏經本

元竺源永盛註次德弘編永盛字竺源自號無住為謚號法慧宏德禪師俗姓范氏江西饒州樂平縣人從羅山寺常公出家參蔣山月庭忠和尚嗣無能教禪師是為南岳下二十一世辭能方遊隱居南巢天歷己巳出世西湖之妙果以至正七年示寂壽七十三本書之作據至元六年龍翔比丘大訢序有云竺原兩住鄮之妙果寺倦於涉世謝歸南巢湖內學者大至室無所容有以真覺證道歌請註師隨問析之學者筆錄成帙姑熟陳善会願刻諸梓以惠來學是本書之所由流布也書之註法以原歌數句為一段段句之下又加評語數字各段之後俱有一長文總論或引伸其義文後又有頌歎數句與原歌相似蓋由頌贊原歌而作故較之其他證道歌註殊為詳密也

律苑僧寶傳十五卷 大日本佛教全書第一〇五冊

日本慧堅撰，此乃元祿二年二月十二日所撰也（當中國康熙二十八年）。此書之作，蓋因日本無律宗僧傳之書，乃搜羅於日本及中國之史冊與別記，共得三百餘頁，整理成一書，共十五卷。書內所載，自第一卷至第九卷，始自震旦之曇摩迦羅尊者，以至於景雲寺之上恒律師等傳；第十卷至第十五卷，始自日本傳律之高祖鑑真過海大師，以至於大鳥山神鳳寺之圓忍律師等諸人之傳。按鑑真之至日本，創三戒壇，盛弘戒律，其後漸次衰微，戒律殆至拂地。鳥羽帝時，中川實範上人中興

之，再與正菩薩又提倡於西大寺，至後諸宗雖尚傳戒受律，而彼三戒壇則久廢絕。讀此傳，後律宗之盛衰之迹，可以一目了然矣。

清珠集一卷 續藏經本

清幻空治兆輯。治兆乃清中葉以後之高僧，主靈山普光寺淨願社主也。本書乃節錄諸家之淨土法語，非名清珠者之集也，又名警惺集。其凡例有云：往生方便有二门，一曰觀想，二曰持名。是集專主持名而略觀想者，以眾生心麤，觀難成就，且此土根機，持名甚易，有願必生故耳。其目次有自己佛祕密法门所收者凡二百二十餘則，其引用之書，如智者之淨土十疑論、飛錫之念佛三昧宝王論凡三十有餘。又附錄蓮光普元之結社文（淨願社）、芙蓮性湛之發願文、霧雲圓明之募緣疏。卷首有

綺樹樓主人少荷居士之序、法幢山人虛舟堂德真之序，並治兆之自序。卷尾有门人六益居士淨信之跋、佛國為三沙之跋、

律宗會元三卷　續藏經本

宋守一集。守一有終南家業、已著錄。本書乃說南山律宗之法規、因元照律師註道宣律師三大部之中文、選擇精粹稍引以外之書、如並釋門歸敬儀通真記者不多見也。其內容分為十門、一詳文原教門、二詳文觀法門、三詳文心境門、四諸文戒法門、五詳文戒体門、六詳文戒行門、七詳文戒相門、八詳文持犯門、九詳文悔罪門、十詳文三歸門、各門之中凡設六十餘項目。十門之大旨解說於上卷之始、編者於律宗之見地、及於行儀之事則皆確立深的大乘之理觀、故於原教門之解說則云律即一佛乘、究竟指歸無非一實、乃吾祖弘律之素懷、是一宗原教之歸趣、是將元照弘律之本意發揮無餘矣。

虛堂集六卷　續藏經本

宋丹霞子淳頌、林泉從倫評唱。子淳芙蓉道楷禪師法嗣、為青原下十二世、有語錄已著錄。本書之作乃子淳頌出自青原指級五三界惟心凡公案一百則、元之林泉老人從倫禪師為報恩行秀弟子、即青原下二十三世、亦住於燕京報恩寺、又評唱之以為學人辨道之指針。投子淳與從倫之機語亦有相似之處、如子淳上堂云、亭亭日午猶虧半、寂寂三更尚未圓、而從倫示眾則云、祇知日午是三更、那信天明方半夜、可知其先後一脈相傳、故評唱與頌能相符合也。從倫曾云、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則觀此書者亦當求其言外之意也。書首有元成宗元貞元年九月奉訓大夫姜端禮之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大藏一覽集十卷 明刊本

宋陳實編。陳實字德儀，渡塞也。本書之作，乃將大藏所包，分為八門，每門又分若干品，以備學者之檢閱也。第一門首標大覺先容，術為衆生作則，述因地、示生、出家、入滅等八品。第二門次辨教門究竟，底依學者知歸，述原道、教興、釋疑、證驗等六品。第三門果於此道可入，豈離自己本來，述託胎、五蘊、煩惱三品。第四門良由善惡二途，故依昇沉六道，述三歸、十善、六度、十惡、懺悔、臨終、報應等十六品。第五門天堂延以少歡，地獄待其劇苦，述諸天、有情、地獄、劫量等八品。第六門欲超三界輪迴，是假三乘修證，述四衆入道、聲聞、菩薩等六品。第七門功成果登正覺，相好妙用神通，述法身、相好、神足、十號四品。第八門四十九年苦口，末後一笑收功，述教、相、宗眼、流通等九品。此乃備學者欲得佛教知識良好之典籍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旃檀佛西來歷代傳祀記一卷 同治八年刊

清聖祖撰。按是文專記北京西城宏仁寺內旃檀佛像之歷史，三分之二乃根據元翰林學士程鉅夫所撰之瑞像殿碑刻。大意謂此像乃優填國王時所刻，在西土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十四年，長安一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南三百六十七年，復至江南二十一年，汴梁一百七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十二年，又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供養二十年，復南還供燕京內殿五十四年，元丁丑歲燕宮火，復還聖安寺五十九年，至元十二年供迎於萬壽山仁壽殿二十六年，乙丑還大聖壽萬安寺後殿。明永樂朝自萬安寺遷慶壽寺，嘉靖十七年寺焚，遷鷲峰寺，居一百二十八年，為康熙四年，迎供於宏仁寺。考優填王造像歲為周穆王五十二年，至康熙四年為二千七百一十年。按聖祖之記雖如此，然觀釋氏感通錄云，梁武帝遣郝騫等往天竺國迎佛旃檀像，其王摹刻一像付騫，天監十年至建康，帝迎奉太極殿，建齋度僧，大赦斷殺，自是蔬食絕慾。則此像優填之所刻歟，天竺之摹刻歟，尚未可知也。又此像以庚子之亂燬化，亦天地間一憾事也。

御錄經海一滴六卷 南京木板

清世宗御錄。初宋代永明延壽為宗鏡錄一百卷，意欲學人從此入於五千教典也。並世人猶苦其卷帙浩繁，不克卒讀，帝乃為利十餘二錄其大綱。是後又泛覽經文，下與未來眾生同一傾心悲仰，上與過去諸佛同一化建茲門，爰思五千教典廣博無涯，目覽心周，實為不易，乃推廣永明纂集宗鏡之心，即用前此節錄大綱之例，親御丹鉛，隨披隨錄，既以受持讀誦，即以刊刻頒行，導群生入於如來普光明藏大智度海，以雍正十三年四月錄訖。卷一乃摘鈔圓覺經、金剛經、楞嚴經、維摩經，卷二

乃摘鈔文殊說般若經、仁王護國經、思益經、菴提遮女經、楞伽經、入法界體性經、佛說智印經，卷三乃摘鈔善住意所問經、金剛手經、解深密經、大乘千鉢經，卷四乃摘鈔持世經、心地觀經、無量義經、妙法蓮華經，卷五卷六皆摘鈔涅槃經，以書蓋為初學者入門之讀品，故曰學者如欲廣覽靈文，既可於是先窺其奧闡，如欲直探驪頷，更可從茲即臣於宗城，並市本於釋宗造詣甚深，故其所選諸經亦偏重於楞迦釋宗之書也。

大明三藏目錄四卷 揚州木板

清張心泰輯。心泰字虞尊，江都人。心泰自敘其作書之意曰：釋藏目錄四卷，從潮郡古開元寺假閱南藏本所檢錄成帙者也。明志有藏經目錄四卷，即今藏經目錄焉。然國史經籍志所甄錄者視明史較詳，當即據目錄為之，明史所志固多未盡矣。余觀孝緒之錄，佛道並著，而近輯彙刻書目者皆棄而不錄。陳氏續刊有道藏而獨遺釋藏，其故誠所未喻。今以校讀內典之暇，布刊斯書目錄，因釋家舊本復編檢經律論各帙，詳註翻譯撰述諸人於各條下，其為舊時藏本未經編次者亦附錄之，庶後之

讀書者可按籍而稽焉。按是書乃以北藏為底本，而取南藏較其異同者，其注語頗簡略，宜與大明三藏法數、大明釋教彙目義門諸書相對參看，方能通盤了解也。

閱藏隨筆二卷 揚州木板

清沙门元度撰。元度號冷生，揚州福緣寺沙门，自稱為瞿曇下七十一世孫。備覽全藏，隨閱隨識，每得一解，即成四句偈，闡明其義，提要鉤玄，宣示於世，共三百五十九偈。會亟敬和尚（太穆禪師）曾興鼓山老人監刻藏典者，自閩而來，遂即析之為注，一載有餘，其功方畢。又請邗江楊維漢（字停雲）校訂圈點，乃刊行問世。是書所收有光緒九年春維揚天寧寺沙门聽潮真脩所撰重刻閱藏隨筆序，光緒九年春江都汪國鳳所撰閱藏隨筆序，雍正三年夏荷月穀旦元度所撰之叙，即自叙也。

次即雍正二年秋九月太穆鶴居子所撰之跋，次即目錄與本文。下卷之後又附有續閱藏隨筆十七章，兩卷之末均有音釋。按本書各章雖名為偈，實即七言絶句也。其間語事錯綜，或禪波，或孝行，或屠解，提禪進，或仁智覺道，宿緣本末，善惡因緣，太穆注文俱考其本事，叙其原委，誠可謂洋洋大觀之書矣。

北峰教義一卷 續藏經本

宋宗印述。宗印字元實，鹽官陳氏，號北峰，師慧力德鄰，年十五具戒。首謁當湖竹庵可觀，得教觀之旨，凡諸祖格言，必誦滿千徧。入南湖，修長懺。周氏延以庵居，後歷遷超果、圓通、北禪、道德之寺，既行土木之績，亦就寧宗素聞其名，召對便殿，問佛法大旨，語簡理明，上大敬，說錫賚甚渥，賜號慧行法師。以嘉定六年示寂。生平述教義百餘章，尤為學者傳錄。是編蓋為教義之一，意在破斥淨覺之十二门文心解及義學雜編諸說（後山外派之說），而說示荊溪及四明之說，以顯揚山家正統之道。其

中有三千章、十科者，即出本文，釋三諦，明事理，簡權實，顯佛用，述互具，譬喻，示別圓，對四土，判六即是也。據南屏之學風，號為綿密周到，宗印為其下五世之高足，著四教儀備釋之古雲、著三大部讀教記之法照皆出其门，故自四明知礼以後，天台宗中以此派為最盛也。

宗範二卷 續藏經本

清錢伊庵編輯。伊庵乃倡禪淨双修者，以道光十年十月朔旦初為此書，至十三年十二月始成。是書之作，乃示宗教之規範，修道之正軌者也。共分十章：一曰禪源，言佛法究極直指人心，故有見性成佛、別傳妙心之說，此章即釋明何者為妙心也；二曰徹參，言欲契妙心，準古軌必須參究也；三曰調習，言徹悟尚習氣未消，故須調習也；四曰入聖，言調習不退，故入聖位也；以上四章為自利之法門；五曰利人；六曰顯喻；七曰機用，乃述利他行之古德示言句機用之兩路也；八曰綱宗，說宗門之綱要也；九曰示辯，言其淺深偏圓之別，遂見得種種佛智也；十曰貫教，說禪與教乃一事之兩方面，即禪是佛心，教是佛口，禪乃教外別傳，教乃禪外別傳，等詮釋之語是也。門人諸庵於道光十五年十二月望撰序，附有項皓之跋。後又有光緒十二年浙江省安吉縣知縣悟真居士李鄴所撰重刻宗範序。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真寂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真寂從悅語。從悅，江西贛州府人，俗姓熊氏，從普圓院德嵩出家，參潭州雲蓋山海會寺守智，住洪州隆興府分寧之兜率寺，嗣真淨克文，是為南嶽下十三世。以元祐六年冬示寂，壽四十有八。其徒遵遺誡，欲火葬捐骨江中，得法弟子無盡居士張商英遣使持祭，且曰：老師於祖宗門下有大道力，不可使來者無所起敬，俾塔於龍安之乳峰，謚真寂禪師。其教學人設三語以驗學者：一曰撥草瞻風，祇圖見性，即今上人性在甚麼處；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世稱此三語為三關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南堂興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南堂興語、南堂之身世不詳、但知其為蘄州五祖山法演禪師之法嗣、即南嶽下十四世臨濟第十一世也本書所收者有小參、上堂語、偈頌偈頌乃頌馬祖之即心即佛答望川山順和尚及拄杖歌答望川山順和尚之頌為紅日三竿猶作夢清風一枕許誰同人來問我修何行報道年來双耳聾可見南堂行己之態度矣、按五祖法演之門號為最盛法嗣二十餘人而以昭覺克勤一派為最盛他派如南堂及龍門清遠南福道寧等亦俱有語錄行世並終為克勤盛名所掩者則以克勤有政治上之勢力且子孫繁衍故也、

別峰雲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別峰雲語雲護國此菴景元禪師之法嗣、昭覺克勤之再傳弟子南嶽下十六世也本編所錄有其上堂示眾之語要以及秉拂小參拈古頌贊等其語有云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法離見聞非耳目之所到遮裏如何體会先聖見儞無利摸處遂向第二頭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如虛空無有邊際本來無住並從無住本立一切法立處皆真當體空寂若定執有心有法正是一翳在眼空花亂墜其說明心與法之關係開悟後人不少並其在此菴景元之門下聲勢似不若或菴師体之大蓋其法嗣或不逮師体門下也、

西禪鼎需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西禪鼎需語。鼎需字懶庵，福州林氏子，幼業儒，舉進士，振振有聲。年二十五依保壽貴禪師為比丘，後因教光忠參大慧杲。杲拈竹篦劈脊連打三下，遂獲大悟，返住福州西禪，是為南嶽下十七世。示寂於紹興二十三年，壽六十有二。本書所收有上堂語要，又有小參法語、室中機緣、頌古並自贊。此為看話禪之巨匠，與默照禪之巨匠天童宏智正覺禪師並稱。嘗曰：「懶庵懶中懶，最懶懶談禪，亦不重自己，亦不慕先賢，又誰管儞地，又誰管儞天，物外脩然無箇事，日上三竿猶更眠。」此可見其風格矣。其法嗣木庵安永、龍翔南雅、天王志清等亦俱能振其宗風。

晦翁悟明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晦翁悟明語。悟明，福州人，師嗣木庵安永，是為南岳下十八世。嘗住泉州崇福寺，後住臨安淨慈寺。嘗纂修聯燈會要三十卷，為叢林所珍重。按晦翁之語要散見各處，如續古尊宿語要卷四有其上堂語要二則，續傳燈錄卷三十五、增集續燈錄卷二、續燈存稾卷二、五燈嚴統卷二十二亦各有機本緣及語要。今合而觀之，亦可知其宗風之大概矣。其生平提撕學人，以為專夾山一事為最警切。其法嗣有苦口益者，子孫綿延，大盛於錦江，弘揚大慧杲之宗風，並其機語來傳於蜀土之外，於燈錄中多有缺載，為可惜耳。

慧文正辯佛日普照禪師語錄八卷　續藏經本

宋行端語、法林等編、行端臨海何氏子、十二出家、十八受具■切文字不由師授、初參藏叟珍於徑山、於言下豁然領悟、珍命入侍司、泊珍告寂、端至淨慈、嘗自稱寒拾里人、徑山清居第一座、大德庚子、特旨賜號慧文正辯禪師、皇慶壬子、遷靈隱、至治壬戌、徑山虛席、請其補處、生平三被金襴之賜、二十年來足不越閫、以至正辛巳八月九日示寂、壽八十八、臘七十六、是[illegible]嶽嗣十九世、本書由法嗣竹石法林等編纂而成、卷一收有元成宗大德四年九月十日入湖州翔鳳山資福禪寺語錄（法林等編）卷二有大德九年五月十六日入杭州路中天竺萬壽禪寺語錄（曇噩等編）卷三有杭州路靈隱景德禪寺語錄（古鼎祖銘等編）卷四有杭州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楚石梵琦等編）卷五有法語、佛事及書二十條、卷六有偈頌贊百三十四條、卷七爲題跋、有聖凡融会圖之題、重刊鐔津文集之跋等三十五條、卷八亦爲題跋、有張義祖墨跡之題、大慧墨跡之跋等三十條、卷尾有黃溍撰、元叟行端禪師之塔銘、本書並收有元至正元年三月十三日徽笑居士班廣集序、至正三年正月十五日妙道跋文、復有明洪武七年十月一日宋濂所撰本書重刻之序文、按元叟以呵叱怒罵爲慈誘掖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大公之道、以利他皆陰爲之、沒齒不言、乃撕中之別開生面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劍関子益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劍関子益語，善珙等編。子益乃徑山師範禪師法嗣，南嶽下二十世也。本編所收者有其三会語錄，即宋理宗嘉熙三年正月隆興府興化禪寺入寺語錄、隆興府雲岩壽寧禪寺語錄，以咸淳元年五月在福州西禪怡山長慶禪寺入院語錄，外又有結夏解夏冬至除夕小參、拈古、頌古、法語、偈讃、小佛事等，由侍者善珙、德修、慧澄、銳彰、心寧、慧恭等編錄而成，並收宋度宗咸淳五年冬至日法弟環溪惟一之序，及咸淳六年九月九日林希逸之序。按劍関宗風雖盛倡於江西福建，然其门下則不若仰山祖欽、環溪惟一之盛也。

月磵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月磵禪師語，妙寅等編。月磵身世未詳，僅知其為西巖了慧弟子，即南嶽下二十一世、臨濟第十八世，而徑山師範再傳弟子也。原称為月磵五会錄，蓋為五時代所説，而今則殘缺矣。現存者為月磵和尚在饒州薦福寺中為人度生說示之語輯錄而成，分上下二卷。上卷所載以上堂語為主，下卷所載有送行、頌、題跋、小佛事、讃之類。別此語錄之語峭峻鋒利，為其特色。按徑山師範之门下雖人才衆多，然概為仰山祖欽之盛名所掩，故西巖師徒之名不甚顯也。此語錄其作之確實年代不可知，然約在南宋景定甲子至元大德丁酉元年之間也。

即休契了禪師拾遺集一卷 鈔藏日本

元即休契了語法嗣愚中周及編契了虎巖淨伏禪師之法嗣是爲南岳下二十二世住金山時編乃其語錄之拾遺也周及乃日本京都天田郡上川口村大呂之業金山天寧寺並爲叅之豐田郡高坂村許山之御許山佛通寺開山當周及入元時侍即休左右錄其語至正十年春又求得即休之跋文翌年即休示寂壽八十三周及乃出明州歸國故此書流傳於日本焉書中所收有題釋迦像送日本愚中周及詩松巖道秀和尚贊眷古林清茂次韻等詩偈七十餘造寺化疏等疏十一祭元叟行端等祭文九靜上人之京師序等序跋七圓伊菴記等記三以及大鑑禪師舍利塔銘古山歌獨山悅之銘歌說等一題贊二十六拈香佛事十四卷末有即休與愚中問答於本書之跋文

南嶽山茨際禪師語錄四卷 常州刊本

明通際語門人達尊達謙等編次通際號山茨別號鈍叟通州李氏子年方志學從通之天寧鑑川老宿敎沙彌行後書志參方首抵金粟參密老和尚受具戒旋謁磬山圓修時年纔二十依丈室者三年豁然大徹圓修遂法偈復辭法偈遷報恩乙亥秋圓修命其往武林代住萬明祖剎越三年復捨去歷匡廬至洪崖徧禮寶峰石門諸祖塔直登祝融周旋擲缽峰縛茅以居曰繼隱山中諸老宿聞之咸相給供復爲廣其室曰經鉏在此作南嶽禪燈錄甲申夏兵革騷動乃移住南源以弘光元年示寂壽三十有八坐夏二十有四是爲南嶽下三十五世宗匠本書卷首有虎巖法弟道忞撰序卷一有示衆三處即住杭州府萬明禪寺住南嶽緣壽菴與住長沙府瀏陽南源禪寺是也卷二有拈古代古頌古以上二卷皆門人達尊達謙等編次卷三有機緣法語書乃門人達尊等編次卷四有詩偈雜著乃門人達删達旨編次又附有塔銘乃永曆六年武林南澗全法弟道問所撰也按通際乃磬山門下最露頭角之人惜其短命故其流未能盛行於世此所以道忞得爲藏傳之也

沛靈源禪師語錄二卷 常州木板

清沛靈際源語際源天慧実徹弟子玉林通琇下五世孫即南嶽下三十九世臨濟第三十一世也以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受維揚大守重英公楊公暨合郡紳士諸山上座等請住宝輪寺本書即住宝輪之法語也由嗣法門人顯一等編成其法語乃依節令先後編次按編中元旦除夕等分之約略可知卷上包有九年之法語惜下卷已失不知其內容如何矣卷上收有為沙玄人居士徐源之序嘉慶辛酉夏四月高郵夏四味堂撰宝輪寺沛公語錄叙其提撕學人頗切実際不務高遠故

曰今與衆約不得將浮言蔽我心目不得以濁見汙汝心田不得聞恁麼舉便乃一無所措倒退三千果能別展神機番新智用自無承言之喪寧有滯句之迷又曰須是恁麼人始能恁麼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聲聞緣覺乃是权乘諸大菩薩未有不從末至本以造夫高遠之極至者此亦足見其宗風矣

六益謙禪師語錄一卷 常州木板

清六益了謙語嗣法孫悟通等編錄了謙浙江寧波府慈谿縣人年二十一離塵出俗投天台華頂寺愷凡老和尚薙染受具於金陵宝華山文海聚律師後參天濤際雲而得法焉力任監寺之職輔佐起宗榮滄洪注前後一十二載繼住金山十有三載以乾隆四十五年二月初三日示寂世壽五十有四僧臘三十三戒臘二十九是為南嶽下四十二世臨濟第三十八世也本書卷首有嘉慶己巳年夏四月望前三日正勤序本文始於乾隆戊子九月十二日在監院察衆當道紳衿諸山耆舊等恭

請主潤州金山江天寺法席其法語不甚多但頗精粹如謂禪者淨土之禪淨土者禪之淨土非禪無以達其倖非淨無以識其用可知其主禪淨双修者又有引讚偈頌等凡九目三十二首書後附行実乃悟通所撰也

滄海慧禪師語錄一卷　常州木板

清滄海達慧語嗣法門人悟通等編。達慧字滄海，蘇州洞庭山席氏子。
以乾隆三十年四月八日午二十一歲在山陰大覺林六益了
謙處薙染，復往昭慶懷律師處受具。三十七年參揚州天寧和
尚，示念佛是誰的話頭，後歷參邗江之高旻、毘陵之天寧、嘉禾
之圓通。四十年到金山，復參六益，於言下默契，益遂以衣拂授
焉。以嘉慶三年正月二十九日示寂，世壽五十四，僧臘三十八，
戒臘一十八。是為南嶽下四十二世、臨濟第三十八世也。本書
法語以所說先後為次，始於乾隆己酉（五十四年）五月在
浙紹大覺寺，蒙當道宰官請山顧德暨同門前住金山昱中和
尚等敦請住鎮江府金山江天寺。以後按其元旦或除夕與其
他重複之節令付之，凡有八年，蓋住山九年之法語盡在其中
矣。書後有聯芳偈十三首，又有行實，乃由於達慧自述，復經悟
通補足其後者也。其提撕學人，使其識得自己。如貼單師衆
單云：大衆還見麼，人人有個自己，有個安身立命之處。若識得
自己，便知安身立命之處；若識得安身立命之處，便知自己。且
道如何是自己？復舉衆云：貼起來看。此亦可見其宗風矣。

正一明禪師語錄一卷　常州木板

清正一悟明語嗣法門人真濟編錄。悟明字正一，號可亭，揚州
甘泉王氏子。乾隆五十五年投邵伯來鶴寺清池和尚薙染。翌
年至金山受具於達慧、悟圓，後參名宿，契重諸方，復歸侍達慧，常
蒙印可。於嘉慶十四年志老和尚退院，受諸當道及本山耆宿
之請，入江天禪寺住持。以嘉慶十七年六七月間示寂，世壽五
十，僧臘二十四，戒臘二十三。是為南岳下四十三世、臨濟第三
十九世也。本書卷首有道光元年十二月佛成道日古杭海潮
同門撰序，次則住潤州金山江天禪寺語錄，始自嘉慶戊辰年
（十三年）望旦前二日，即為住持之前歲也。其法語亦依節
令前後編次。書後有行錄略，亦真濟所記。其教學人有云：乾坤
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秘在形山。看者則易，透之則難。嘗
參象從教，側目三世諸佛，迴絕蹤跡者，裏見得可以南去朝海，
北去遊山，寸步不移，直至長安；歸家穩坐，心境一如，萬事總閒。
此參禪所得境界之絕好形容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德慈演禪師語錄一卷 常州木板

清德慈演語演住揚州高旻寺道源真仁弟子方聚成再傳弟子即南嶽下四十五世臨濟宗第四十一世也按高旻寺自天慧実徹重興以來法席蟬延不絕德慈乃其中重要人物之一惟此語錄無序跋亦無年月可考僅由其中可考其交際之人物有隆慶心見宝坊上圓光法叔竹林空老和尚塔叔曉老和尚並道見三見和尚語錄編次與他種之分地或分類者不同此乃依一年節令之早晚而編次其語故往々始於元旦執如竟終於除夕拈拂子前後見元旦者凡九次即九年之語錄也其

勉勵學人最為懇切如云納子紛々大似朵朝饞東去暮西來尋師訪道為生死柳把家珍枉自埋正所謂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終日向外馳求直令一生空過若夫有志之士痛惜光陰通身放下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如自本分立定腳根不起一念修證之心便能直入如來之地不見道麼至道無難惟嫌揀擇此切告學者須認清正路也

妙續大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義清語自覺重編義青青社李氏子七齡穎異往妙相寺出家試經得度習百法論未幾歎曰三祇塗遠自困何益乃入洛聽華嚴義若貫珠嘗讀諸菩薩偈至即心自性猛有曰法離文字寧可講乎即棄游宗席參圓鑑禪師於会聖巖一住六載鑑時出洞下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付以太陽頂相皮履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善宜護持義清初住白雲次遷投子是為青原下十世本書所收上卷有白雲山海会禪院語錄投子山勝因禪院語錄投子答同霖十問答圓鑑五問又收有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偈頌真贊其中五位偏正謠等乃研究中國曹洞獨特禪風之絕好資料也下卷有頌古一百則與行狀及跋頌古者皆頌古人之公案此可見義清對古人評判之態度與指示學人之方針矣

芙蓉道楷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道楷語、道楷沂州崔氏子、自幼學辟穀、隱伊陽山、後遊京師、籍名術臺寺、試法華得度、謁投子義青於海會、問答之下、即時開悟、是爲青原下十一世、後受詔居東京十方淨因寺、更移住天寧寺、且賜紫衣、並賜號定照禪師、堅抗命得罪、迫令還俗、流於緇州、時爲大觀元年、翌年免罪、結庵於芙蓉湖上、以政和八年示寂、壽七十有六、其語要有云、法無彼此、道無凡聖、歷劫坦然、離於修證、得之者紅爐生蓮、失之者碧潭捉影、從來不得、蓋爲今時、如今善惡二念與倆一時掃卻、直教盡處不爲家、空處不爲座、步行不爲衣、行如鳥道、坐若虛空、良久云、還會麼、虛空不掛、劍、玉兔不披鱗、此可以觀其綿密之家風矣、

真歇了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真歇清了語、清了有語錄二卷、已著錄、此所收者乃其語要也、凡收有語要十七條、又佛偈贊七首、按清了與天童弘智正覺禪師俱爲丹霞子淳禪師法嗣中之傑出人才、亦即曹洞十世之有名宗匠、凡居真州長蘆山、福州雪峰山、明州阿育王山、興廣利禪寺、龍翔興慶禪院、臨安徑山崇先顯孝禪院等六處、凡三十年、蒙其化益者數千人、弟子四百人、以宗珏、慧悟、義初、興譽等三十餘人之門尤爲昌盛、生平行業見於同門宏智正覺禪師所撰之塔銘、此語要雖非全豹、然得一句之水者可知大海之所味也、

悟空禪師語錄二卷 續藏經本

宋清了語、侍者德初、義初等編。清了字真歇，左綿雍氏子。年十八試法華得度，往成都大慈習經論，領大意。出蜀至沔漢，扣丹霞之室。霞問如何是空劫已前自己，清了偈呈，鉢盂峰豁然契悟。後遊五臺之京師，浮汴直抵長蘆謁祖照，一語投契，命為侍者。踰年分座。未幾照稱疾退閑，命其繼席，學者如歸。建炎末游四明，主補陀。台之天封、閩之雪峰，詔住育王，徙溫州龍翔、杭之徑山。慈寧皇太后命開山皐寧崇先。以紹興二十三年示寂，壽六十有二。諡悟空禪師。是為青原下十三世。本書卷上有劫外錄，卽上堂語六十八、示眾法要十一、機緣二十一、偈頌十首、頌古五則，南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四月夏安居日法弟明州天童山景德禪寺宏智正覺禪師所撰之崇先真歇了禪師塔銘。更附有西山和尚釆輯之華藏無盡燈記、戒殺文、淨土宗要、自贊、語要（出正宗贊、續傳燈）、船子夾山話、惠超問佛話等。卷下有三祖大師信心銘拈提、信心銘拈古等。按清了與天童宏智正覺皆出丹霞子淳之門，俱為曹洞十世宗匠云。

了山晦果禪師語錄一卷 鼓山木板

清了山晦果禪師語，侍者弘覺錄，嗣法門人弘旨、弘姫、弘嵐編次，弟子樊弘震重編梓。晦果名智估，邵武光澤朱氏子。年十二禮博山無異元來為師，十八從順昌懷融老師祝髮，又到博山領務種園。後往建中參黃蘗無念和尚，住將二載。又往終南、五臺、南嶽、清風、瓦屋各處周旋。復返南方，過蘇州訪漢月藏公於三峰，玉金粟參密和尚。後回博山時，無異老人已遷化。又潛隱羅浮，誅茅以居。未數載，海眾雲集，遂成叢林，顏曰法雲。既而赴虔州弟子程乾所等請，住了山。諸緣輻輳，復成叢席。後際具華乃移錫入石溪蟠龍山。芟指圍繞，不半載，又蔚為法窟，道望日隆。以順治六年己丑示寂，壽六十有三。是為青原下三十六世宗匠，亦即曹洞第三十三代也。本書卷首有康熙三年鼓山道霈於聖箭堂所作之序，及康熙乙巳（即四年）道霈所撰之塔銘。正文內所收有上堂、示眾、茶話、普說、勘辨、法語、頌古、偈歌、佛事，以及行實（晦果所說，解卿受宗雪憨同程乾所、江仲舒、劉生白、余昌侯、蕭伯胤等所錄）、行狀（全名為續了山和尚末後行狀，弟子樊弘震述）。其提撕學人，不務高遠，切近實際。故法語中示弘藹有云：學道之士無別有，只是一句無味語窮參力

究竟？拚命抵捱，得冷灰豆爆，寒灰發焰，纔有開口分。本書詩文不甚工，而令學者有切實路徑可循，則受用不淺矣。

長慶宗寶禪師語錄六卷 續藏經本

明宗寶道獨語，今釋重編。道獨號空隱，廣東南海陸氏子。二十九歲時入博山參無異元來，是為青原下三十六世。歷住羅浮、西禪、長慶寺等處，示寂於永曆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壽六十二，臘三十三。本書卷首收有法嗣天然函是和尚所撰之序文，又附有宗寶之自序。卷一有上堂示眾，卷二亦為示眾，卷三有示眾茶話、問答著語，卷四有臨濟三玄、曹洞三隨、五位君臣與其他頌古並博山和尚像讚、自贊等，卷五有答諸學人之書問，卷六有書問並序引、緫說等之雜著，附有函是所撰成之行狀，又錢謙益所撰成之塔銘，各卷末有音釋。按廣山之著述，清高宗焚燬之不遺餘力，而此塔銘特蒙旨留存，豈以其為世外人所作之文，故不復求耳。

陳尊宿語錄一卷 明刊本

唐道明語。道明一名道蹤，嚴州人，出家事黄檗希運，是為南嶽下三世。持戒精嚴，學通三藏，接化懇切，故世人稱為陳尊宿也。初住嚴州觀音院，移於開元寺，居常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然與禪宗六祖同時者又有一道明，亦姓陳氏，故二人每易相混。惟二人生不同時，居不同地，此亦不難分辨也。本書所收有上堂對機、勘看經僧、勘講經論座主、大師三項之語要。卷末有睦州和尚語錄小序，略記其語句及其身世。又考宋本覺之釋氏通鑑及元覺岸釋氏稽古略，知其寂於僖宗乾符四年，壽九十八，臘七十八，乃晚唐人也。

宗門拈古彙集四十五卷 續藏經本

清淨符撰。淨符有法門鋤宄，已著錄。是書之作，在廣蒐以前佛祖與諸師之拈提機緣，可謂禪門著述中之鉅觀。卷首有康熙三年重陽日淨符之自序、金陵攝山棲霞寺大成和尚序，以及凡例、目次。卷一、卷二為七佛，卷三為西土應化聖賢，卷四為東土應化聖賢以及西天祖師，卷五為東土祖師以及旁出祖師，卷六為六祖旁出，卷七為未詳法嗣亡名尊宿以及曹溪出並二支、與青原一世，卷八為南岳一世至二世，卷九至十二為南岳二世，卷十三、十四為青原二世與南岳三世，卷十五至十八為南岳三世與青原三世，卷十九為青原三世與南岳四世，卷二十至二十二為南岳四世與青原四世，卷二十三至二十五為青原四世，卷二十六與二十七為南岳五世與青原五世，卷二十八至三十一為青原五世，卷三十二為南岳六世，卷三十三至三十七為青原六世與南岳七世，卷三十八為青原七世，卷三十九為南岳八世與青原八世，卷四十為南岳九世，卷四十一為南岳十世與青原十世，卷四十二為南岳青原十一世與十二世，卷四十三為南岳十三世與青原十三世，卷四十四為南岳與青原之十四世以及南岳十五世至二十三世，卷四

十五為青原十五世至三十六世是書對於宋元以前諸大師之語要概本諸元古與清茂之宗門統要續集而頗有所補正以後之語要則為續至清代故可清代禪宗中一鉅製也

廣福山勝覺寺密印禪師語錄十二卷 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清密印禪師語門人如暉等編密印名真傳姓李氏原籍四川敘州府寓以貴筑之安順出家師事靈隱印文文乃破山明翁之法子天童悟祖之嫡孫故密印乃南岳下三十七世臨濟三十二世也以順治十六年春率衆臨楚錫往白雲黃城次受波羅請以闢建然後結制於廻龍復遷勝覺是時三十五歲也居此凡三十餘載道眼精明吹之數省德海澄清溢之四外是書卷首有河南按察司副使莊鑄撰序卷第一之三為上堂卷第四為小參卷五之六為開示卷第七為法語牧牛頌十無語頌卷第八為機緣勘辨拈問代頌卷第九為頌古卷第十為山居集詩水居卷第十一為雜偈詩贊真贊卷第十二為雜偈疏引塔銘塔銘者有真傳所撰靈隱老人塔銘碑記康熙七年作也又有密印和尚塔銘碑記乃康熙十四年楚南金城七十叟劉禺撰甸所自法弟子劉湯總所書也按真贊中有勝覺監院請云破山續派靈隱傳芳握臨濟之宝劍剖衲僧之錦囊貧者即與肩擔劈荷富者便教家破人亡非是平地波浪從來為古綱常此可見真傳在臨濟宗中之地位與其氣概矣

禪宗無门関一巻 大正藏本

宋無门慧開語、宗紹編。慧開有語錄三巻，已著錄。此書有慧開自叙其作書之意曰：慧開紹定戊子夏首衆于東嘉龍翔，因衲子請益，遂將古人公案作敲门瓦子，隨機引導学者，竟爾抄錄，不覺成集。初不以前後叙列，共成四十八則，通曰無门関。此乃由参学比丘彌衍宗紹編其四十八則者，即趙州狗子、百丈野狐、俱胝竪指、胡子無鬚、香嚴上樹、世尊拈花、趙州洗鉢、奚仲造車、大通智勝、清稅孤貧、州勘庵主、巖喚主人、德山托鉢、南泉斬猫、洞山三頓、鐘聲七條、國師三喚、洞山三斤、平常是道、大力量人、雲门屎橛、迦葉剎竿、不思善悪、離却語言、三座說法、二僧巻簾、不是心佛、久響龍潭、非風非幡、即心即佛、趙州勘婆、外道問佛、非心非佛、智不是道、倩女離魂、路逢達道、庭前柏樹、牛過窓櫺、雲门話墮、趯倒淨瓶、達磨安心、女子出定、首山竹篦、芭蕉拄杖、他是阿誰、竿頭進步、兜率三関、乾峯一路是也。篇後附有禪箴及黃龍三関、識曰：請無门首座立僧山偈、奉謝紹定庚寅季春無量宗壽書，又有淳祐乙巳夏重刊時孟珙跋，至淳祐丙午季夏安晚居士（鄭清之）附第四十九則語，以足大衍之數，一並刊行。

臨濟宗旨一巻 續藏經本

宋慧洪撰。慧洪號覺範，瑞州彭氏子，年十四，父母俱亡，乃依三峰靘禪師為童子，日記數千言，覽群書殆盡，靘器之。十九試經於東京天王寺，得度，從宣秘講成實唯識論，逾四年，棄謁真淨克文於歸宗，是為南岳下十三世。後開法撫州北景德，又住清涼，以建炎二年五月示寂於同安。太尉郭公天民奏賜宝覺圓明之號。是編之作，乃引用古尊宿之言句，如三玄三要、十智同真、四賓主等，以說述臨濟宗旨，末謂以法惠人則罪自滅，故有撰述佛祖旨訣之意，欲以惠人而自滅夙障耳，非有他求也。此可窺見覺範撰書之本意矣。抑禪宗雖不立文字，然亦免未得處推筌蹄，殊非初學所宜，則此指示臨濟宗内容之書，亦屬必要也。

宏智覺和尚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宏智正覺語、正覺有宏智禪師廣錄、已著錄、此語要乃錄廣錄卷四、明州天童山景德寺語錄之中上堂示眾語要三十餘篇、及真贊偈頌中之贊偈並佛事香語等各數篇、又有法語篇數、儒按宏智正覺乃首唱默照禪而興揚曹洞真風者、其語有云、人平不語、水平不流、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只麼天真無少剩、莫於裏許著絲頭、此足見其对於學人穩健純密之提撕矣、考正覺在當時名聲最振、著述亦非僅語錄、其從容錄與碧巖錄俱為禪學者所稱、此語要乃廣錄中之精粹、學者覽之、稍益靡窮、較之在宏篇鉅製中探索者、收效應速也、

淮海元肇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淮海元肇語、元肇通州靜海潘氏子、年十九薙染、受具參浙翁如琰於徑山、琰命掌記室、琰既示寂、四明育王虛席、廟堂奏肇補處、復遷杭之淨慈、靈隱、徑山、學人踵至、是為南岳下十八世、此語錄凡十會、侍者覺仁等編、即通州報恩光孝禪寺語錄、（實仁宗文法秀守愿編）平江府雙塔壽寧萬歲禪寺語錄、（行佑了元編）建康府清涼廣惠禪寺語錄、（善之淨證編）台州萬年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法從紹薰普瑋編）平江府萬壽報恩光孝禪寺語錄、（文煥淨伏慧幵編）溫州府江心龍翔興慶禪寺語錄、（文謙正因法思編）慶元府阿育山廣利禪寺語錄、（德紀可能持志編）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覺孫惟康宗和編）景德靈隱禪寺語錄、（如正有智編）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惠雲若舟編）更有佛祖讚及偈頌、此本所收、有寬永四年五月梓獎校讐本之識語、

續古尊宿語要六卷 續藏經本

宋師明編。師明，南宋理宗時鼓山沙门也。鈔撮臨濟以下至南岳下十六世或庵師体禪師，凡八十三尊宿之語錄，以便於學人之觀覽也。以理宗嘉熙二年十二月佛成道日爲自序。又有宗源和尚募財鋟木成本，分六卷，與古尊宿語錄合成一部而流通焉。此六卷依天地日月星辰分之。卷一天字號，自臨濟至長靈卓，凡十四人。卷二地字號，自法眼益至己庵深，凡十七人。卷三日字號，自楊岐會至復菴封，凡十一人。卷四月字號，自佛心才至慈航朴，凡十六人。卷五星字號，自大慧杲至柏堂雅，凡十五人。卷六辰字號，自雪堂行至或庵体，凡十八人。共八十三人。人數較古尊宿語錄多至一倍已上。但有重複前錄者，且所採不如前錄機語之多，並以謹嚴而論，則似過之也。

天童山景德寺如淨禪師續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天童如淨語，義遠編。本書一名天童遺落錄，乃如淨禪師住天童山景德禪寺一部分語錄也。編者無外義遠，乃住瑞巖嗣法小師。卷首有天童遺落錄序，乃日本正德五年（當清聖祖康熙五十四年）龍舍乙未春二月吉旦永平遠孫卍山白嗣祖比丘撰也。次即上堂語三十則。後附有日本仁治二年辛丑春（當中國宋理宗淳祐元年）之跋，乃觀音導利興聖宝林寺入宋傳法沙门道元記也。內復有問答機緣十則。次又有洛北鷹峰宝林楙不下心南海者之跋，亦正德乙未所撰。語雖短簡，並頗可由此窺見如淨禪師之家風也。

聽濫志二卷 荊州鍾室鈔本

明錢希言撰。希言常熟人，字簡棲，博覽好學，刻意為聲詩，恃才負氣，人爭避之，以窮死。有劍筴、戲瑕、獪園等書。是書之作，為紀念其子以痘殤而連敘及鬼神報應之事也。書中先言因果報應之說之可疑，以引起早殤五子，次敘其子環仙生時之異兆、將死之讖語、死時之慘狀，後又縱談災異禍福因果報應卜筮運命以及儒釋道各書中之傳說，而於江意闌痘神蓋以殤其獨子之故，遂不覺怨天尤人之氣透於紙背也。竊意吳俗尚鬼，淫祠甚多，雖歷代毀淫祠者史不絕書，然專作一書以闢之者，此當首屈一指矣。

靈源惟清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惟清語。惟清字覺天，號靈源叟，隆興府武寧縣陳氏子，嗣法於黃龍山寶覺禪師晦堂祖心，是為南岳下十三世。初住舒州太平興國寺，後進住黃龍山，以徽宗政和七年九月十八日示寂。本書所收乃其上堂示眾之語要，其提撕學人注重為師者指導之方法，所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罪，為師者之罪也。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鎚妙密也。此與後日玉林琇國師所謂須師承諦，頗有相合。惟彼重在學者求師，此則重在為師者須引學人出迷途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密雲禪師語錄九卷 嘉興藏本

明密雲圓悟語、如學編、圓悟字覺初、宜興蔣氏子、八歲無師訓知念佛、長事耕稼、偶得六祖壇經、釋卷觀之、始知有宗门向上事、遂決志參究、一日負薪入市、忽見柴堆突露面前、有省、二十九歲棄妻孥、三十從龍池幻有傳和尚、掩關千日、後過銅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頓現、覓纖毫過患不可得、遂大悟、生平凡於龍池、通玄、金粟、黃檗、育王、天童六座道場、三十餘年、宗風大振、以崇禎十五年七月七日示寂、壽七十七、臘四十四、此語錄即在各道場所講、由法嗣五峰如學等編錄而成、後又附有

年譜一卷、乃法嗣道忞所撰也、其提撕學人、頗為懇切、不厭反復告誡、如示時功林居士、祖師西來、不立文字、直指而已、惟至德山臨濟、以棒喝直指、最為明白切要、所謂棒打石山頭、嚗々論實事、今人不薦棒頭指處、而以知痛癢是為心、殊不知乃識神耳、又如示林道人、祖師西來、唯直指單提、令人返本還源而已、欲究其旨、但向不覩不聞之先、直下覷透、便見分曉、如黑漆桶處於黑夜、初無二色、即無二見、既無二見、則不見有男、不見有女、不見有纏縛有解脫、不見有凡聖有淨穢、所以負道生平但有來者、便當頭一棒、俾伊漆桶生光、即無二見、所謂直截根源、佛所印耳、此以知其宗门興盛、蓋有由也、

麗藏新雕本校記一卷 南京木板

高麗守其編、守其高麗開泰寺僧統、學博識精、以其國高宗二十三年（當宋理宗端平三年）奉勅勘大藏經、至三十八年全成、（當宋理宗淳祐十年）編有高麗國新雕大藏校正別錄三十卷、此乃自其中鈔出者也、所校者六十三經、而並舉同經異譯以及大部之單品者、總計七十九目、其所依據以校正者、有宋本、國本、丹藏本、旁參以開元釋教錄、論其訂名之同異、內容之得失、以及譯之存亡分合之無定、皆互相參驗、以定其是非、其以己意論斷者、亦皆信有所本、不尚臆測、其有不決者、則並存互異之文、以俟後人、如含衛國王十夢經等是也、則作者審慎之態度、亦可想見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天童寺續志二卷 民國刊本

清蓮萍編、按康熙間寺僧德介曾增訂重修明崇禎間張廷賓黃毓祺所修寺志、名曰新纂天童寺志、共有山川、建置、先覺、盛典、雲蹤、法要、塔像、表貽、轄麗志餘十目、至民國七年住持淨心法師特招蓮萍法師為之訂誤遺拾、其體例一仍其舊、越三年書成、乃有住持文質和尚於民國九年付梓問世、附有劉承幹、黃慶瀾、姜若勵、振驥、張美翊諸人之序文、又將山圖改刻、於是較異舊觀矣、又民國十九年住持圓瑛法師於此中之建置、先覺、塔像、表貽、轄麗各目再行增訂改版、考天童山之弘法禪寺自

密雲圓悟和尚重興後、門下人才眾多、俱出主諸方名刹、由是天童法雨徧於宇內、及太平天國之役、寺宇全燬、宗風頗生阻力、淨心始住金山、後乃重興此寺、則寺志之重修、亦應時事之必需而作也

宗鑑語要二卷 雍正間刊本

清迦陵性音語、侍者如絳編、性音有宗鑑法林、已著錄、本書乃錄其法語之要也、卷首有性音像、又有大覺山佛泉寺迦陵音和尚贊、乃雍親王以庚子秋九月二十日所題也、復有苟山蕉雲林幹、高熙亭、佛日衡、龍華岠、福嚴岳、丁樅學、大雅誠諸人之評語、卷上所收凡上堂小參一百四十八則、卷下所收有拈古二十五則、頌古二十八則、又有機緣、凡王問（雍親王問）四十五則、僧問九十五則、復次則開示法語二十三則也、按上堂之首有大覺入院為國開堂之語、次即元旦上堂中有云、先我而

生者無量恒河沙數人、不能逢此六十年之寶祚、後我而生者無量恒河沙數人、不能際此六十年之嘉運、似為康熙六十年而發也、迨後依其節令分之、似有三四年之久、故其對龍池、到磬山、列理明似即為僧侍四集所載、飄笠而南、一瓢一笠、山棲水宿居無定止之時也、嘗謂佛法徧一切處、一切處覓不可得、佛法原非一處、一處不覓自得、其論佛法體性甚為精純、又謂妄想執著迷中悟、智慧德相悟中迷、亦為見道之語

禪關策進一卷 大正藏本

明袾宏輯。袾宏有緇門崇行錄、直道錄等書，已著錄。此書之所由作，據其萬曆二十八年孟春自序有云：予初出家，得一帙於坊間，曰禪門佛祖綱目，中所載多古尊宿自敘其參學時始之難，入中之作工夫，經歷勞苦，次第興終之廓爾神悟，心愛之慕之，願學焉。既而此書於他處更不再見，乃續閱五燈諸語錄、雜傳，無論緇素，但實參實悟者，併入前帙，删繁取要，彙之成編，易名曰禪關策進。此一卷中分前集、後集。前集二門，即諸祖法語節要與諸祖苦功節略是也；後集一門，即諸經引證節略是也。袾宏自敘其引書之体例曰：諸祖法語，今不取向上玄談，唯取作工夫喫緊處，又節其要略，以便時時省覽，激勵身心。次二諸祖苦功，後集諸經引證，俱倣此。書後有重刻禪關策進後序，乃宝曆十二年正月伊豆之龍澤寺東嶺閑圓慈所作。此書取材甚精，文詞簡當，最便於初學閱覽之用也。

古尊宿語錄四十八卷 佛學書局影印明刊本

宋賾藏主編。賾藏，南宋中葉人。編錄禪宗大鑑下第一祖南岳懷讓禪師以至南岳下十六世佛照德光禪師，兼有青原以下數人，共三十六祖示眾機緣之語錄。本書各卷之次序，一為咸淳三年三月明州府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物初大觀禪師重刻古尊宿語錄之序，及南岳大慧行狀、馬祖大寂行狀、百丈懷海語錄，二百丈之餘，及黃檗斷際語錄，三黃檗斷際宛陵錄，四臨濟慧照語錄，五臨濟之餘，及興化語錄，六睦州語錄，七南院語要，及風穴語錄，八首山念語錄，九石門慈照鳳巖集，十汾陽昭語錄，及承天嵩語錄，十一慈明語錄，十二南泉普願語要，及子湖山神力語錄，十三趙州真際語錄，十四趙州之餘，十五至十八雲門匡真錄，十九楊岐會語錄，及道吾真語要，二十[illegible]会法演語錄，二十一及二十二演和尚之餘，二十三葉縣省語錄，二十四神鼎諲語錄，二十五大愚芝語錄，二十六法華舉語要，二十七至三十四佛眼語錄，三十五大隨神照語錄，三十六投子大同語錄，三十七鼓山神晏法堂玄要廣集，三十八洞山初語錄，三十九智門祚語錄，四十、四十一雲峯悅語錄，四十二至四十五真淨語錄，四十六瑯琊覺語錄，四十七東林雲門頌古，四

十八佛照奏對錄、撫州大師之中、往往有語錄不傳於後者、在本書中獲覩其概要、因可珍貴、即有語錄流傳者、而此則採其精華、亦足省讀者檢選之勞也。

宗鑑法林七十二卷 北京木板

清迦陵性音編、性音別號吹萬、姓李氏、瀋陽人、年二十四、始投高陽毘盧真一求薙髮、又辭一雨遊、時濟洞尊宿法席相望、音皆錫叩、多未能契、及後見夢菴格於理安、便入記室、是為南嶽下三十七世、康熙丁亥、夢菴主柏林、招之入京、分座、後歷住千佛寺、柏林寺、杭之理安、廬山之歸宗、又主京都大覺、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九日示寂於歸宗、礼親王稟其行蹟奏聞、敕贈圓通妙智大覺禪師、是書之編集、乃依宗門統要、訂南岳青原之分派、正天皇天王之誤、書中所包、自世尊諸經應化聖賢、西天祖師、東土祖師、旁出諸祖、以及未詳法嗣、其於南岳青原下之次第、則至大鑑下三十七世、又終之以嗣法未詳之尊宿、初刻於京師、共收公案二千五百六十四則、再刻於理安、增入百五十餘則、共二千七百二十則公案、亦可謂洋洋大觀矣。

秀山禪師住正覺寺語錄不分卷 乾隆刊本

清超成語。超成字秀山，正白旗龔氏子。生而穎悟，喜佛。昔欲出家，父母不許。後因病久成勞，父母無耐，准其出家。即投朝陽門外關帝廟見老和尚披剃。及長，往定慧寺依宏修律師受具足戒。雍正八年，遍選命在大內佛樓居住。皇上親加提持。十三年三月朔日，賜袈衣等物，特恩承嗣節老和尚，仍在大內居住。乾隆四年四月，勅命開法覺生寺。十八年三月，欽命掌僧錄司印務。以乾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示寂，世壽六十四，法臘四十四。本書由嗣法門人明霽、明林、明壽等編，不似前代語錄之依上堂、

小參、法語等分類，而以時代先後為次，自入院法語起，以後按元旦、興除夕分別年代，共二十年，意即自乾隆四年至二十三年之語也。卷首有乾隆二十二年夏六月和碩和親王旭日居士序，又有雍正十三年五月朔日諭。超成復有行略，不著撰人名氏，蓋門弟子所為也。卷後附有石亭閒作，凡五言律四首、七言律六十九首。考行略中稱其自奉甚儉，待人甚恭，主持法門不事標唱，人聞之或易見之心折敬。今觀其法語，概皆平易近人，與前人之發語不可捉摸者不侔也。

禪林寶訓筆說三卷 乾隆間刊本

清智祥述。智祥住於衡山雲峰，字頻吉，號曰聽雲道人。自參學以來，讀禪林寶訓凡四十春秋，如飲醍醐，如餐妙藥，立身接物之際，嘗取一二言奉為典型。迨及晚年，為禪者請說，卻之弗獲，強起命椿穎二子代為說，日積月浸，遂以成帙，命之曰筆說。於各篇之後，皆以簡該之語敘此篇對學者之用途，而篇中各節皆釋其大意，並為發揮。卷首有康熙丙戌智祥之自序，又有宋吳沙門淨善之舊序。卷末有乾隆己卯秋幻現頭陀了貞所撰之跋。蓋智祥書出後，歲久板沒弗克流通，戊辰間大品老宿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獲原本重開雕於廣嶺海幢，携至揚州壽善庵刷印流布。品寂，其徒宝公不忍坐視其朽壞，欲歸為旻適泰郡無無徐居士慨施淨財，補其殘缺而復得完整，永廣流傳，使吉品二老之苦心得以不泯，而十方緇衣人亦得無得無量之利益。了貞乃於五雲精舍為之跋云。

禪林寶訓順硃四卷 續藏經本

清德玉撰德玉破山海明禪師之法嗣南岳下三十五世也曾有語錄十卷已著錄是編之作乃因應棲霞山人之請為禪林寶訓逐句釋其難解之處又將各篇人物之小傳及其主旨為簡單平易之介紹既以勉勵學人之得亦兼以自誡也其於自序有云遂效顰出醜順硃填墨一上一以隨所欲而句入佛慧一以自警云耳此書由门人智果德定發朗發聞等同刻於康熙二十二年八月浙江嘉興府楞嚴寺般若堂藏板流通書乎者為嘉興吳智先刊行者為秀水陳馥林自此淨善集書以利後人之弘願愈得發揚於世矣

長靈守卓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長靈守卓語法嗣介諶編守卓泉州莊氏子出家事靈源惟清是為南岳下十四世臨濟第十一世也歷住舒州甘露寺廬州資福能仁寺東京天寧寺以宣和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示寂園維日徽宗使中使賜香精金盤求設利爇香罷盤中鏗然視之五色者數顆大如豆本書所收有於舒州甘露寺及廬州能仁資福寺之開堂拈香示眾上堂與垂示更有垂語百則座右銘止堂銘卷末添入行狀與附記乃於紹興十四年臘月始編纂成書也按守卓常謂釋迦掩室過犯彌天毗耶杜詞自救不了如何如何口门大小此其提撕覺学人使其勿過於執着前人遺蹤之心已呈顯於吾人之前矣

拈八方珠玉集三卷 續藏經本

宋祖慶重編祖慶住吳江聖壽山曾參臨安徑山石溪心月禪師故可謂為南岳下二十一世也是書又名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拈提者為五祖法演會下之佛鑑慧懃佛國克勤二禪師又有黃龍五世昭覺純白禪師之法嗣正覺方庵宗顯禪師及掩庵善開之法嗣佛海石溪心月禪師凡四尊宿祖慶住聖壽山其編是書在宋理宗寶祐五年解制日書之卷首有佛果克勤之序正覺方庵宗顯之題語以及祖慶之自序其上中下三卷中拈提公案古則凡三百十九則卷末有後龜山天皇至德二年仲秋（當明太祖洪武十八年）識語有云八方珠玉集湮沒六十年末葉法孫等戮力以雕鐫再聚此書蓋既當時已久不流行矣

傳燈玉英集十五卷 宋藏遺珍本

宋王隨編隨河南人字子正登進士甲科仁宗時累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視事一年無所建明罷為彰信軍節度判河陽性喜佛慕裴休為人並風跡弗逮卒謚文惠此書編於景祐元年蓋以楊億覽道原傳燈錄覺其卷帙稍廣津梁頗難遂擇其精粹撮其機要刪為十五卷題之曰傳燈玉英集以景祐元年孟春告成二年十月十四日進呈三年三月乃奉旨摹印流行焉是書卷第一已闕卷第二為中華五祖并旁出尊宿自二十二八祖菩提達磨至益州保唐無住禪師凡二十八人卷第三首缺九紙次則青原行思之語缺前半復次自南嶽懷讓禪師至百丈大智禪師凡十五人卷第四全闕卷第五自潭州靈祐禪師至黃州齊安和尚凡三十人卷第六自袁州慧寂禪師至汝州南院和尚凡六十人卷第七全闕卷第八首亦殘闕自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以下至洪州建昌鳳棲山同安和尚凡四十七人卷第九全闕卷第十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之首有殘缺自泉州睡龍山道溥以下至口州文殊和尚凡七十六人卷第十一全闕卷第十二自南岳啟柔禪師至冀州周禪師凡一百四十四人卷第十三全闕卷第十四目有殘缺自金陵寶誌禪

師至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凡九人其後列為諸方雜舉徵拈代別語六十一則卷十五首有殘缺所錄者概為讚頌偈詩銘記箴歌等按是書所錄雖存道原原書之半然使讀者有力不多反有未窺全豹之憾此所以不及傳燈錄流傳之廣也

正法眼藏六卷　續藏經本

宋宗杲語　宗杲即大慧禪師有語錄等書行世已著錄是編之作乃抄錄師弟問答之語而成也以高宗紹興十七年由侍者沖密慧然所編輯宗杲自序謂此乃竄居衡州時門弟子請益所說也尊宿跡違前後之次序與宗派殊異之分但謹徵向上巴鼻人能解粘去縛具正眼而取事亦用亦同故明李日華序謂杲所著語錄書簡與此編大都貫串宗乘出入孔老莊磨劉門徒者十之七而為士大夫發拳者十之三後人謂大慧燬本師之碧巖集而行自己之正法眼藏此尋常手段之英俊殊難解也觀此可以窺知本書之內容一斑矣

信心應驗錄十卷 乾隆甲寅敬念堂刊本

清劉山英纂輯。山英字松喬，湖南益陽縣人。乾隆甲午乙未間曾行醫看地於京師，王公大臣延請者紛紛。丁酉署理南昌印務，戊戌又領運江西廣信。是書之編輯，蓋始自壬寅，欲以己之修省應驗始末，及屢蒙神指示夢徵，並一切福善禍淫之說，公之於世也。其中除斷疑論、闢邪歸正說、夢徵備錄、補錄、比邱問答語，為己身耳聞目見者外，其摘錄或註解古人之書文者凡九十餘種。書之主旨在糅合釋道儒三教以成一家之言。雖深信佛法，並於佛法中與中國習俗不相容者，則抉擇出之，以為非佛之本意。如曰：今之為僧者，大半拋父母，別妻子，削髮出家，以為悟道成佛之法，不知如是方且喪心滅性，而罔覺，又何明心見性之有？其從之正者，因只誤信邪說而然。又其語亦有頗明快者，如謂今之出家者，昧佛明心見性之法，每執着訴弟子之出家削髮，遂以為學佛道者如是，得毋謂一身之中惟髮為妄，削髮以除妄耶？豈知身体髮膚受之父母者，皆真性中所現之色相，凡所有相盡屬虛妄，無相真性乃為實体。徒執着削髮出家而不悟明心性，誠妄中之妄也。書中有自叙及海寧居士李隆臣識語，知編成於乾隆乙酉而刊成於甲寅云。

洪州法昌倚遇禪師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倚遇語。倚遇，大鑑下十一世，雲門五世也。有語錄一卷，已著錄。本編所錄，乃其提撕學人中之粹語，即自上堂並小參之語摘錄而成也。小參語有云：大凡參學兄弟道眼未明，心地未安，入一叢林，出一保社，須當親近良朋善友，二六時中將佛法為事，真須決擇，令心眼精明。又云：法昌與麼說話，如眼瞑眩底藥相似，一期苦口，他時大有得力處。所以古者道：假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參人替代偏各自努力。其諄諄告誡，可謂苦口婆心，與五燈會元所謂但能一念回光，定脫三乘羈鎖者語氣正同也。

密庵傑和尚語要一卷 續藏經本

宋密庵咸傑語。咸傑有語錄二卷，已著錄。本編乃自語錄中摘鈔其精粹而成者也。所鈔者有烏巨山語錄七篇、大中祥符禪寺語錄四篇、蔣山太平興國寺語錄三篇、常州褒忠顯報華藏禪寺語錄二篇、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語錄二篇、臨安景德靈隱禪寺語錄一篇、天童景德禪寺語錄一篇，皆上堂示衆之語也。又附有頌古六首、贊諸祖三首。其語與老莊所講頗有相似處，如徑山語錄云：諸佛說不到處，人人開口道著；佛祖行不到處，人人舉足踏着。既道着又踏着，因甚麼從朝至暮不自覺知？良

久云：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與莊子知北遊所載若合符節，惟彼僅講原理，此則用之實行，為尤切實也。

嬾齋別集十四卷 汲古閣刊牧雲和尚五種本

清牧雲通門撰，毛晉編閱，智時較訂。卷首有槜李王庭言（遠敬）所撰之叙，又有欠庵居士朱一是（法名恒晦）序。卷之一為文部甲，有論、序、記、銘諸作，雖用世俗之作，實則皆論佛教者也。如覌苦入道論、達澄昭公語偈序、雲浦上人書華嚴楞嚴二經記、正覌堂銘皆是。卷之二為文部乙，有說、題跋、雜著、疏諸作，如衣說、重刻洞聞和尚語錄跋、雨惚聞語四則、寫寄顧敬修、湛明禪人之江右持鉢疏、興福禪寺結冬榜皆是。卷之三為文部丙，有傳、誄、銘、祭文諸作，如廣陵同人禪師傳、達湛禪師道行

塔銘、告靈溪師文等是。卷之四五為文部丁戊，即書啟上下，有復梅里王言遠孝廉諸文。卷之六為文部己，即雜牘，有與唯一禪師諸文。卷之七為文部庚，即頌與像讚（附雜題画），如雪竇石奇和尚書華嚴經頌及一佛兩菩薩像、牡丹圖等是也。卷之八為偈部，如山中吟等是也。卷之九有詩部甲之一，為銅井時作，如秋冬還山口占等是；有詩部甲之二，為古南時上，如折蘆菴等是。卷之十為詩部乙，即古南時下，如送王言遠北上等是。卷之十一有詩部丙之一，即古南時之餘一，如癸未七月下浣舟發梅溪即事等是；有詩部丙之二，即古南時之餘二，如池上

來三十五首是也有詩部丙之三即古南時之餘三如雲在巷送李晚令等是有詩部丙之四即古南時之餘四如九盤嶺等是有詩部丙之餘上如梅溪八咏等是卷之十二有詩部丁之一即棲真時之一如登雪竇山等是有詩部丁之二即棲真時之二如山行見新桃等是有詩部丁之三即棲真時之三如長夏吟九十四首是有詩部丁之四即棲真時之餘如初过棲真感懷等是卷之十三有詩部戊之一即興福時如酬毛子晉見贈等是有詩部戊之二即興化時如初過昭陽答孤峰上人等是有詩部戊之三即鶴林時如初夏寄日章舊友等是卷之十四有詩部己之一即天童時如贈魯之山竹史等是有詩部己之二即天童時之餘如題雨画東錢聖月歸來圖等是此詩此文不惟罕見於高禪古德中即在詩人之内亦上乘之選也

病游初草不分卷 汲古閣刊牧雲和尚五種本

清牧雲通門撰是編乃通门於明末所賦詩也據其崇禎庚辰歲（十三年）五月於破山禪院自序有云吾人莫不有身則不虞有生死之大病是病世醫拱手除佛莫療設有誤服他藥至於宛轉躃地而莫救可不哀耶余自謝俗役汲於東西南北不遑安處者多他傍向先知當此病源而已故十餘年之游謂之病游是其所謂病乃生死之病而非五行違和之病其所謂游者乃尋師訪道以治生死之病而非尋世醫以療身體之病也其首作為壬戌習禪破山寺作壬戌者天啟二年則此為其九年間所經歷之詩草也按此詩草雖可見通门在此十餘年間之經歷並閱於宗门之事及不可見蓋世俗之意味其濃也卷首有東吳毛晉子晉編閱鄂州記室智時較訂之語則通门與刻書家常相往來故其書向世自易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牧雲和尚病游游刃一卷 汲古閣刊牧雲和尚五種本

清牧雲通门撰、記室智沓重編、侍者超慧对閱、本書乃通门之偈頌一類作品也、其目有八、曰法華句海頌、凡二十八首（皆七言四句）丁卯（明天啟七年）藤谿草堂作、曰法華緣頌、凡十二首、乃艾至法鶴女時作、因從前題、故附編於法華句海之後也、曰十牛頌、凡三十首（皆七言四句）乃丙子秋（崇禎九年）病卧天童時作、初依梁山題十首、次和千岩長禪師十首、附原偈、次和耆明禪師十首、附原偈、曰四依法頌、凡四首、皆五言八句、曰十二時頌、凡十二首、皆三言四句、曰四威儀頌、凡四首、皆五言四句、曰蓮花十二偈、凡十二首、皆六言四句、曰和達观大師療病偈、凡四首、皆五言、一首十七句、三首十四句、附本偈、及天隱和尚和偈、

牧雲和尚宗本投機頌一卷 汲古閣刊牧雲和尚五種本

清牧雲通门撰、記室智沓侍者超慧仝對、閱、本書之作、乃略述以前各佛祖之傳法因緣、後乃附以七言頌一首也、此中所述凡二部、一曰西乾、自本祖釋迦世尊至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共二十八人、皆西土之大師也、二曰震旦、自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至臨濟第三十世明州天童山密雲圓悟禪師、凡四十人、其六祖慧能大師而下、則為曹溪第二世南嶽懷讓禪師、至曹溪第六世鎮州臨濟義玄禪師而下、則為臨濟第二世三世以至三十世、則俱依數字之順序、無甚変化也、閱於圓悟之傳法機緣云、師住天童、门復掌記、作若松閣偈云、古路松陰廿里長、過時誰覺骨毛涼、師云、何不道誰不骨毛涼、门忽有脫去滯礙、歸寮獨坐、偶右手將左臂一觸、頓明師用處、蹋時師自題真讚付之、有正眼從來鄭頂门、歷々綿々續不亂之句、门後出世住嘉興古南、蓋隱然以傳圓悟之衣鉢自命也、

牧雲和尚七會餘錄六卷 汲古閣刊牧雲和尚五種本

牧雲和尚語门人行瑋等編行瑋姑蘇西華山秀峰寺沙门也其編簒本書之年代以及共事之人俱不可考以前後無序跋也卷之一為上堂小參夜參普說示衆示語禪淨玄旨其示語與示衆不同示語乃指示個人向上之路而示衆乃為大衆說法也禪淨玄旨者乃興化極樂禪院元旦陞座所說也卷之二為室中語要書答語天童上堂（附天童闻光祖師闻光出座）卷之三為像讚佛事卷之四至六皆為偈其示學人入手處頗務切实不尚高遠故示劉道人有云寒時寒殺你熱時熱殺你前日未立秋時大熱道人必知之矣入秋稍涼道人亦知君要了生脫死當正在寒熱時參究寒暑處念念不忘忽然会得便知你身本具金剛之体火不能燒水不能漂一切病自然不生即入成佛作祖正修行路矣惟觀其語目不無重複之處蓋編者才力平庸之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病游後草甘卷 汲古閣刊牧雲五種本

清牧雲通门撰按是編書名之下有小字二曰天童蓋言牧在天童所作詩歌也其目中標有年代者初為乙亥冬入山適大殿落成有作紀事在崇禎八年次為天童老人七旬志喜天童寂於崇禎十五年壽七十七則其七十當在崇禎八年又次曰乙卯初夏送友人歸閩在崇禎十二年又次曰香燈歌在丁丑夏當崇禎十年是其詩歌乃約略據年代先後編次惟香燈一歌因內容較多故特移於後以便翻閱也編首亦署曰寄吳毛晉子晉編閱鄂州記室智普較訂本編因作於山中故多篇俱帶宗门風味與病游初草之隨多地所見聞而吟詠者不同也

淨德月禪師語錄四卷 常州木板

清了月語嗣法门人達侍達如等記錄了月字淨德號曉虛寄常州陽湖縣人姓趙氏二十六歲棄家室役潤州五峰山納河祖師為之披剃服勞執役皆然有省是為南岳下四十世臨濟第三十六世也乾隆五十一年丙午年五十六始主常州天寧以嘉慶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示寂世壽八十二臘五十有六本書卷首有嘉慶十七年嘉平月顧復祖撰序又有公啟二則一為蘭陵闔郡紳耆護法趙繩男等所上一為天寧本寺法兄本極和尚及兩序各房寺隣等所上皆請淨德主天寧寺者也卷一即住天寧寺語錄以乾隆丙午年秋自秀州精嚴寺始來常州其語則由嗣法门人達侍達如等記錄卷二首亦有書啟二則一為潤州紳耆內翰茅元銘護法等上一為無錫大居士王文治上皆請淨德主領江天山竹林禪寺者也其語始自嘉慶己未六月十六日初入院時由嗣法门人達明達輪等記錄除上堂語之外又有小參卷三為法語偈頌由侍者達乾等記錄卷四為佛事由侍者達悟達潤記錄後又附以行略乃弟子恒贊收公所述而趙翼撰成也

法鐘禪師語錄不分卷 杭州木板

清海覺語侍者達福記錄海覺字法鐘師事太白和尚太白者費隱通容之法嗣而天童圓悟之法孫也故海覺為南嶽下三十六世而臨濟第三十四世本書卷首有康熙十三年甲寅仲秋晉陵莊回生序康熙二十三年甲子仲秋自序又有康熙癸丑長至後五日句章埜齋道人錢光繡聖月譔序本語錄分三部一曰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語錄侍者達福記錄二曰住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妙行接待禪寺語錄小師湛素記錄三曰住常州府天寧禪寺語錄小師湛素記錄其提撕學人雖重在宿慧亦須修證乃成故於佛成道日上堂云世尊纔生便能行便能言便有自然無師智便得無修無證三昧及至長成反入雪山六年苦行始於臘八夜半忽睹明星悟道乃云奇哉亦可見其宗風矣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慧朗禪師語錄四卷 續藏經本

宋祖欽語昭如希陵等編祖欽閩之漳州人一字慧朗五歲出家十六薙染十八行腳初參雙林洎妙峰善石田薰皆老無所發明聞滅翁住淨慈懷香請益翁示臨濟三頓痛棒話亦無所入遂上徑山謁無準銳志咨參封被脇不至席者數載一日忽豁然開悟遂成為南岳下第二十世宗匠後住袁州仰山等處世稱法席第一咸淳己巳元帝賜齋尊禮以至元二十四年卒壽七十餘本書卷首有元成宗大德四年三月上澣家之巽所撰序文卷一為寶祐元年八月一日在初住潭州龍興禪寺語錄湘西道林禪寺語錄處州南明佛日禪寺語錄台州仙居護聖禪寺語錄、湖州光孝禪寺語錄以及袁州仰山禪寺語錄卷二為普說卷三為舉古卷四為示平川履侍者等之法語以及與吳丞相等之書又有序說銘、偈頌、自讚等卷末收有淨日之跋又有補遺題跋小佛事以及山菴雜錄中關於雪巖之評論其上堂謂箇事本成現覓則不可見白圭本無瑕琢磨翻成玷論道偉頗見精彩

恬退翁後錄四卷 北京木板

清明鼎說嗣法門人實瑄實機等編明鼎有語錄十六卷已著錄茲書所收者乃晚年所說者也、卷第一乃在柏林寺上堂語始自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九新春日欽差天使賜法衣設齋上堂為嗣法門人實瑄實機第編卷第二乃在萬壽禪寺語始自乾隆三年十月十八日奉旨於十一月十二書雲節入院為嗣法門人實瑞實嵩等編卷第三乃在柏林及萬壽小參卷首除夕晚參有五十四年虛歲月之語知其時在雍正十一年也為嗣法門人實濟實瑞等編卷第四乃佛事機緣像讚聯芳偈法語雜偈佛事（為潭柘山六代毓岳和尚）以及自敘（乾隆六年作）為嗣法門人實仁實洞等編據明鼎在此期間曾一度居南而此語錄中無在南方之語至於雜偈則有在南方之作蓋語錄乃弟子在北方所記而雜偈乃就本人所憶及者增入之也考明鼎晚歲處理院事接遇貴人無所藏隱不為防阻參修故必合前錄觀之方見其獨到之處也

牧雲和尚四悉書十四卷 舊鈔本

清牧雲通門撰嗣法弟子鄂州智時編次通門蘇州常熟張氏子二十歲投破山洞聞乘和尚出家原名契門力事參究便有省入後參天童悟和尚於金粟於言下有省悟乃付囑住古南後住天童未幾又退隱京口之鶴林以康熙十年十一月示寂有七会語錄本書又名懶齋四悉書卷首有康熙丙子仲秋止止居士潘耒所撰之牧雲禪師遺書敘又有智時所撰之四悉書結集原起卷一為華嚴擇乳上管記卷二為華嚴擇乳中管記卷之三為華嚴擇乳下管論二十一則卷之四為華嚴擇乳之餘

六相義八喻卷之五為首楞嚴經尊王論上內有覌疏論標本論與析微篇上等卷之六為首楞嚴經尊王論下析微篇下卷之七為四經獅魔箋要卷之八至十二為論卷之十三十四為書其曰四悉書者首釋華嚴楞嚴二經暢通大旨一掃註家窠臼擧一例餘為讀經法次則論經箋要專取辨魔蓋有為而發也次以論說次以書牘皆揭示法門綱宗辨乎其所不得不辯如讀五燈三難論閱五燈嚴統識門下語以及與錢牧齋南源木陳石奇諸人之書皆可稱禪宗中珍貴之史料惟是書傳本極稀蓋其子孫不若木陳漢月諸同門之盛也

調梅鼎禪師語錄十四卷別錄二卷 常州刻板

清明鼎撰嗣法門人實勝實惠等編明鼎字調梅號東庵晚歲乃自稱退士翁本黃梅馮氏子髫齡入匯源庵礼石白落髮守二十秉戒於寿移大楚又徧參宗匠若金粟碧若包山柯皆有啟迪復走淛之理安參夢庵越移於言下大悟康熙丙戌遂承記莂是為南嶽下三十七世臨濟第三十三世也明年從夢庵於京師柏林自此常往來南北乾隆三年監修大藏經告成莊親王為奏請卓錫萬壽並掌僧錄以乾隆十六年七月朔日示寂寿七十二臘五十四本書卷首有康熙丙申夏孟雖遂序雍

正四年性音序又有草亭老人撰敘卷第一為住江南常州磬山天隱禪寺上常語始自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六月卷第二第三為住淛江杭州南磵理安禪寺語錄始自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卷第四至第六為住京都柏林禪寺上堂語始自雍正五年丁未卷第六又有住紹興府新昌縣香林寺入院語時在雍正四年丙午又有住蘇州婁江永寧禪院語以及集雲堂陞座淛江十八磵普說卷第七為江南磬山小參卷第八為淛江南磵小參卷第九為京都柏林小參卷第十為淛江理安小參及示眾卷第十一為佛事卷第十二為機緣垂語、法語、源流頌、聯芳偈（

附）卷第十三十四為拈頌上下卷第十五十六為雜偈上下別錄
皆雜偈也按本書機用痛快語句清穩雖言淺近之事物亦頗
耐人尋味如槃偈云非纏亦非縛錦繡滿胸懷時節因緣至絲
絲吐出來之類皆是也

道圓仁禪師語錄二卷 常州木板

清道圓真仁語嗣法門源明等編真仁為方聚悟成弟子是為
南嶽下四十三世臨濟第三十九世也初在高旻寺監院察以
道光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奉方聚成遺命暨本宗諸山闔院大
眾東明督撫蕭憲請其主席本寺此語錄之升座小參結制解
制等乃依節令之先後編次故可按其元旦除夕等分別年代
上卷自道光六年以後又有四年卷下共四年又有拈頌四十
目讚三十五首卷後有第四世孫楚衆募刻之語按真仁之語
嘗取儒書或語以資比較如曰告之以有過則喜聞善言則拜
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簡則不立解居兩忘斷除煩惱
重增病是非双泯擬向真如亦是邪說又其頌讚等亦頗合於
詩之格律可知真源乃精於世俗之學者也

法乳樂禪師語錄四卷 常州本板

清法乳超樂語嗣法门人明達明融等編。法乳，鹽城陳氏子，九歲出塵，從德聞師薙染，十四歲謁中用和尚，至康熙元年謁天寧巨勃和尚受具，親近二載，謁永寧素巖和尚。乙卯秋金山鐵老和尚結冬，束裝參叩，參到水窮山盡處，忽然打折竹篦，當下如雲開見日，通身輕快，是為南嶽下三十六世。壬戌秋繼鐵老和尚主金山法席。己卯春帝三巡江浙，車駕幸金山，法乳率衆僧朝賀，禮遇甚優。以康熙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示寂，壽六十有一。是書之編纂在法乳生前，故卷首有康熙丙寅長至日法叔行玠序，是為法乳主金山之第五年，然其上堂中有其丁丑、己卯、庚辰諸年之語，則是後日增加之語甚多也。又卷二上堂中復有康熙三十一年之語，時在丁丑之前，則是不依年代先後編次也。卷二又有小參、早參，卷三有晚參、示衆，卷四有機緣、佛事、拈古、頌古、法語、法偈、雜像贊，復有行由，乃法乳自述，明融等所記，復為補足之也。獨法乳之提撕學人，主當機立斷，不假因循，故曰欲明生死事，立志須猛烈，拈起吹毛劍，若緣當下截斷，猶補亂便生擒，路着稱鍾元是鐵，亦可見其宗風矣。

天濤雲禪師語錄二卷 常州本板

清天濤際雲語嗣法门人了信編。際雲，江南嘉定王氏子，弱冠後深厭欲染，因朝五臺遂客京都，受度於崖和尚，受具足戒於定慧寺宏修律師，受法於金山大曉禪師，是為南嶽六世孫，南嶽下三十九世也。初住江寧香林寺八年，庚午住金山寺十四年，後住天寧寺三年，皆受法師舊道場，而中間住天長寺將及三十年，為最久。以乾隆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示寂，壽七十四，臘四十五。本書卷首有乾隆己丑佛成道日南澗宝月之序。卷一之上為住江寧府鍾阜香林禪寺語錄，卷一之中為住杭州府天長淨心禪寺語錄，卷一之下及卷二之上為住鎮江府金山江天禪寺語錄，卷二之中為住常州府天寧禪寺語錄，卷二之下為機緣、舉古、頌古、讚佛事，後附有了信所述之行略，及乾隆己丑臘月仁和吳樹虛所撰之塔銘。按行略中稱其以通來禪學多尚儱侗，不惜腕力提命，周至遇知見纏縛者，必廣引佛祖言教斷之，不至釋然不已。蓋受大曉所囑，以佛祖慧命為重，不可作自了漢，墮入惡燒族穎之語，故其宗風趨向平易，俾人易於領悟也。

鐵舟海禪師語錄二十卷 常州木板

清鐵舟行海語 嗣法門人超智超祚等編 行海字鐵舟 蔣氏子 三歲失恃 父遠出 依兄嫂 思念父母成疾 兄携往忠靈院祈祐 海見像散端嚴 欣然忘返 得法於箬庵通問 問還磬山 行海係主金山法席 是為南嶽下三十五世 臨濟第三十二代也 以康熙二十八年示寂 壽七十有五 著有金山志 本書卷首有順治壬寅仲春月朔日蔣虎臣所撰序 又有請啟三通 一為園山弟子清泰等四十二人請其金山法席啟 一為法末張九徵等四人請開堂啟 一為法弟陸觀陽請其主金山法席啟 卷之一為住江寧府天隆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超智超祚等編 始自順治辛卯七月十七日 卷之二為住鎮江府金山龍游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超慧超倫等編 始自順治戊戌十一月初一日 卷之三為住揚州府邗關華藏禪院語錄 始自順治辛丑十月朔日 嗣法門人超祥超淨等編 卷之四為住鎮江府五峰山紹隆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超還超潤等編 始自康熙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卷之五為再住江寧府天隆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超定超暉等編 卷之六為再住龍游禪寺語錄 嗣法門人超法超端等編 始自康熙戊申年九月朔日 卷之七為小參 嗣法門人超信超岸等編 卷之八為機緣 嗣法門人超朗超宏等編 卷之九為拈古 嗣法門人超悟超野等編 卷之十為頌古 超薦超重等編 卷之十一為代別 超彥超世等編 卷之十二為書說 超住超授等編 卷之十三為法語 超住超授等編 卷之十四為復問 十五為祖讚 編者同上 卷之十六為寓吟 十七為詩偈 十八為雜著 十九為題跋 二十為佛事 皆超虎超贊等編 書後附行錄 乃行海應首座暉公等之請而自述者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恒贊如禪師語錄十卷 常州木板

清恒贊達如語嗣法門人悟潔等編書記昭蘭錄達如號鈍庵廣州南海何氏子十八歲出塵投城西光孝寺蒼慧鏡老宿座下乾隆四十七年冬往鼎湖山於鑑徹公老和尚求受具後出省參方抵廬山又經安徽桐城投子廬江冶父復越金陵香林華山以至天寧淨德老和尚一見即為印正未幾授記莂是為南嶽下四十一世臨濟第三十七世也以嘉慶四年隨侍老人入夾山竹林院後代老人攝管事務十六年主天寧時年五十矣本書卷首有道光壬辰八月朔焦山七十六叟借庵清恒序又有恒贊如禪師壽二通為祝恒贊七十壽也一為左輔等十九人上一為吳孝銘等十五人上卷一為住鎮江夾山竹林語錄始自嘉慶四年五月內分為入院陞座上堂小參卷二為住常州天寧萬壽禪寺語錄始自嘉慶十六年十月內分為入院上堂陞座卷三為上堂陞座始自本邑薛繼賢老護法設齋請上堂卷四至卷八皆始自元旦陞座惟卷八自陞座上堂之外又有小參卷九為示眾法語法偈續法派偈菩提樹葉十八羅漢畫贊自贊詩偈卷十為佛事及行由行由者乃道光辛卯達如七十老門人悟潔等之請而述是書乃天寧寺第四世孫名開清鎔重鐫於宣統二年仲春也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話墮集三集九卷 乾隆刊本

清釋篆玉撰篆玉字讓山自號白雲嶺道人西湖南屏沙門也道韻灑落戒行高峻每愛以韻語為佛事與當時名士如杭世駿厲鶚等相提唱空靈圓秀無一字不從火裡蒲團上來卻無一字有折腳鐺邊蔬筍氣首集卷首有黃小松手跋又有查景綬白文方印次則為南屏主人小像紀青寫也復次則為話墮像贊吳過居士金志章所撰再復為厲鶚序乾隆戊辰二月花朝題杭世駿序乾隆甲子年撰以及自序乃乾隆戊辰四月朔日所作也卷一凡古今体詩七十二首卷二凡古今体詩七十五首卷三凡古今体詩六十六首二集首有會稽魯曾煜序乾隆癸秋杪撰卷一凡古今体詩七十九首卷二凡古今体詩七十六首卷三凡古今体詩六十三首三集首有玉笥山人傅王露序乾隆己卯小春日撰卷一凡古今体詩七十二首卷二凡古今体詩七十五首卷三凡古今体詩五十八首本書初收於逢源閣故閣卷有王貢忱手跋也

石田法薰禪師語錄四卷 續藏經本

宋石田法薰語了覺師坦等編法薰身世已見物初大觀禪師所撰之行狀、是編乃法嗣隆興府龍泉資福禪寺歸壄和尚等編纂卷首有淳祐六年九月二十日中奉大夫程公許序及又年結制石溪心月禪師序卷一有嘉定七年閏九月二十二日在初住地平江府高峰禪院入院語錄（師坦等編）又有嘉定八年正月二十一日在平江府楓橋普明禪寺入院語錄（師坦等編）又有嘉定十六年四月二日在建康府太平興國禪寺入院語錄（了覺師坦等編）又有臨安府淨慈報恩光孝禪寺語錄（了覺師坦等編）卷二有臨安府景德靈隱禪寺語錄（了覺師坦等編）以及請因緣普說拈古等卷三乃妙因至慧等所編纂始自高峰禪院於諸山之小參並示門人之法語等卷四有讚佛祖偈頌及小佛事之香語等次即物初大觀所撰成之行狀並程公許方正李鏐少南等在俗名士之祭文以及石田法弟徑山無準師範之跋、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 卷 部

虎丘紹隆禪師語錄一卷 續藏經本

宋虎丘紹隆語嗣端等編紹隆和州含山人九歲謝親居佛慧院踰六年得度受具又五年荷包謁長蘆信禪師得其大略後至寶峰依湛堂次見黃龍死心並又參圓悟於夾山於言下脫並契證及圓悟回蜀隆乃住邑之城西開聖建炎間結廬於桐峰之下郡守李光延居彰教次遷虎丘道大顯其是南嶽下十五世宗匠以紹興六年示寂壽六十夏四十五是編所收有和州開聖禪院語錄宣州彰教禪院語錄平江府虎丘雲巖禪院語錄其中所載乃女上堂之法語以及小參普說等卷末有初祖贊一偈更附有左朝奉司農少卿徐林所撰之禪師塔銘

圜悟禪師心要四卷 續藏經本

宋圜悟克勤撰克勤有語錄二十卷碧巖集十卷已著錄是編乃克勤对於當時之士大夫居士學人等隨時隨處予以提撕而垂示宗義之玄奧共一百四十二項由嗣法門人子文和尚編錄而成書書分上下二部每部各有始終二門上部始二十七項終四十三項下部始三十二項終四十項故是書有二卷本及四卷本之分按克勤初發於蜀而出峽住荊南碧巖復歷居金陵蔣山元寧美壽鎮江金山諸處蓋其一生行蹤乃沿長江而上下矣五祖下二勤齊名並論其法流之宏遠克勤遠過於慧勤觀其所往來者多有名之學士大夫此亦其盛之一因也

漱玉亭詩集一卷 舊鈔本

清釋超渊撰超渊字心壁滇之昆明人幼多病好黄老之學棄薙髮於金陵寶華山徧參兩浙名宿俱有機契既受平陽老人記莂戊午再策杖入廬山不欲返住大林寺凡數載偶過南州士大夫創憩雲庵留其居之大中丞宋公高其品修葺匡南開先寺使主法席以丙子秋歸滇有親慕陶蒲鞋之孝養未遂故自號蠔蒲道人禪悅之餘耽吟詠故有漱玉亭詩集本書不知何人所註考章門善晤倪永清一首之前有超渊略傳書後有倪永清跋其中各詩之注蓋出於永清之手也以前最大部分似有殘闕並觀其注中之語似出於著者本人所作也著者蓋為明末遺老後見國事無望乃始遁跡空門也試觀追憶江仁謝老師兼呈伯端昆季詩歷述其自少時以至出家之經過又稱自興師別離故國兼追桑師元嚴獨以掉臂淨土鄉吾師能事畢矣用復彷徨又湘江舟次石菜詩用韻二首注有順治辛卯二月十二日舖時忽並風雨大作之語此可以見著者之時代矣

焚虛大師遺集三卷 乾隆刊本

清釋明中撰。明中字大恒，號焚虛，俗姓施，桐鄉人。幼薙度於禾中楞嚴寺。雍正間遊京師，得法於無礙永覺禪師。歸住杭州聖因寺，兼攝天竺講席。乾隆丁丑春移主南屏淨慈。高宗南巡，賜紫衣。以乾隆三十三年春示寂。明中於梵誦之餘，兼習書畫，嗜為詩。無蔬筍氣，故能於兩朝之恩遇，復與諸名士相唱和也。是集卷首有乾隆庚寅清和之望香林居士錢陳群序，繼則無名氏手鈔淮海英靈集所載焚虛事略。其後則為乾隆三十四年二月朔杭世駿序，再後則為目錄，目錄後又有西目空居士手鈔國朝畫徵錄中明中之傳。卷上收有古今体詩八十五首，卷中收有一百十四首，卷下收有六十八首，皆由嗣法門人實詮、實廣、實蹤、實堅編校。梱語隨集中亦曾敘及焚虛，蓋篆玉亦為唱和之同志也。

遠色編三卷 乾隆庚子刊本

清彭啟豐撰。啟豐長洲人，字翰文，號芝庭，又自號香山老人。雍正間廷試第一，授修撰。乾隆間官至兵部右侍郎，致仕歸。工畫山水，詩古文具有家法，碑版文尤推重於世。有芝庭詩文集。本書撰於乾隆三十八年，意在蕩滌人之邪思，以植菩提果也。卷上之目有七：曰經籍垂訓，乃錄三教經籍中戒色之訓辭也；曰先正格言，錄古今聞人戒色之格言也；曰整飭倫常，舉禮經及律條以申明倫常中人戒色之事也；曰嚴戒漁色，論處女寡婦凡女婢女僕婦乳媼娼妓尼姑男色諸種邪淫之當戒也；曰肅清閨閫，言閨閫之中當防微杜漸，使毋瀆染邪淫之機也；曰防閑子弟，言當教子弟使自珍惜，不流入邪淫也；曰及時婚配，言男女當婚嫁以時，使早遂家室之願，則邪淫之事自鮮矣。卷中之目有六：曰戒談閨閫，言不應談淫污之事也；曰考驗功過，乃將犯關美色之事分為若干條，復論其記功過之多寡也；曰勸戒條目，內有杜邪避嫌、毋置妾嬖、肅閨門、嚴家教、喪祭、遠慮、御下、宴會、出外、勸居官諸項；曰洗滌邪心，論用儒家之養心、佛教之正覺以伏邪心也；曰保護元神，論節慾之有益於保身也；曰禁絕淫書，有勸文人、勸梓友、勸書肆、勸書賈、勸藏書家、勸畫家

訪項卷下之目有四曰不淫门列舉訪以正御邪終得善報之
事曰轉移门列舉訪守正戒邪淫遂致命運轉移之事曰宣淫
门列舉訪邪淫人受報之事曰女鑑门列舉貞烈婦女之事後
雜以妒婦事三則以為婦女之借鑑本書論理詳明文字謹嚴
不言談因果之事誠勸善書中不可多得之作也

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六卷 明金陵大觀堂刊本

不著編人名氏搜書中僅稱金陵三山對溪唐富春校梓又卷
首有羅懋登引搜神記首中有云萬曆紀元之癸巳來上吉京
為披閱書記得搜神記於三山富春堂讀之見其列以卷別以
類且繪以像是此書刊於萬曆二十一年以前也然觀其中尚
有隱晦之句且文後語氣似未畢而止蓋一不甚通文之人所
為故本書編纂之原委未能詳細敘明也卷中各神俱有像但
多數不甚明晰卷一自儒氏源流釋氏源流道教源流玉皇上
帝以至雷神電神凡二十二目此乃三教混雜惟載九月十五
日聖誕則與清代不同也卷二自玄天上帝北極驅邪院左判
官梓潼帝君以至律呂神劉師凡二十一目中有五聖即後日
所謂五通乃淫祠也卷三自觀世音天王地藏王以至射木山
神凡二十九目其中頗多山水之神惟宗三舍人楊四將軍之
名頗新異且有像無文卷四自蔣莊武帝以至聶家香火凡二
十七目皆忠義雄烈之人死後為神者其中以義勇武安王為
最著也卷五自廣平呂神翁以至槃瓠凡三十四目皆司雜事
之神如石神馬神等皆可顧名而知其職守者也卷六自大妃
蚕女以至翁仲二神凡二十八目除女神外皆與人生日常有

密切之關係，乃門神、廁神、司命、竈神等皆是。本書雖以搜神記標名，並異乎干寶所著者，乎可謂集晚明民間奉祀諸神之大成者也。

彙編歷代當機錄　三卷　明萬曆刊本

明胡汝桂纂集。汝桂，金鄉人，嘉靖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吏部文選郎中，擢太常少卿。好學慕古，與同志講陽明之學，月旦為會，浙內稱之。是書所集皆處危應變之故事，謂處事有幾，得其幾則不動聲色而績著，失其幾則徒費精神而罔功。大學謂大機，此言要也。是集分為（次類目凡）三：曰天集，即政機第一，計四十五首；曰地集，即兵機第二，計二十七首；曰人集，即事機第三，計六十首。按是書首有嘉議大夫李戴序，稱其初名研幾錄，原不分類，戴僚侯學使吳君為之增纂，又分類易名焉。考是書之纂，固有稗實用，並古人事例甚繁，書中所集猶恨其少。且政、兵、事三者之分，性頗猶疑，無顯明之區分。如昭帝時男子自稱衛太子事入政機，不若入事機之為得。又兵機中之展喜犒師一事入政機或事機均無不可。改是書須多增事例，細分類目，復須詳為審核，始得為完善之書。不然則遠不如馮夢龍之增廣智囊補矣。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稿本）０２６
作者＝
页数＝８０３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